

二十四年度
楊晉豪編

中國文藝年鑑

北新書局出版

目次

第一輯 廿四年度中國文壇考察

動亂中的中國社會……………(一)

經濟生活……………(一)

政治生活……………(四)

文化生活……………(六)

本年度的文壇動態……………(九)

本年度的文藝論戰……………(一四)

語文改革的論爭……………(一六)

文學遺產的論爭……………(一七)

雜文問題的爭論……………(二二)

題材與主題的爭論……………(二八)

論批評與罵的爭論……………(二六)

楊晉豪(一)

文人相輕的爭持……………(四二)

三戶和三家的混罵……………(四五)

「言志」、「載道」與「方巾氣」(五一)

本年度的文藝新潮……………(五四)

手頭字的採行……………(五四)

拉丁化的實踐……………(五五)

通俗化的擴大……………(五五)

科學小品的再度嘗試……………(五六)

生活傳記的蓬勃一時……………(五八)

速寫的流行……………(五八)

報告文學的滋生……………(六〇)

反帝情緒的高漲	(六〇)
幾篇災情的描寫	(六一)
軍事寫生的更高展開	(六二)
失業描寫繼續產生	(六二)
社會小諷刺	(六三)
流氓生活	(六三)
整理和介紹的工程	(六三)
翻印古書	(六六)
今後的展望	(六六)
幾種文藝雜誌	(六八)
本年度的死亡作家	(七九)
曾孟樸	(七九)
第一輯 廿四年度的中國文藝理論	
文藝作品底價值問題	

附 錄

方瑋德	(七九)
一年來的中國文學界	
伍蠡甫	(八〇)
一九三五年中國文壇的回顧	
立波	(九六)
一九三五年中國文藝界	
左衣夢	(一一〇)
一九三五年的中國語文運動	
葉籟士	(一二一)
一九三五年之中國劇壇	
路維嘉	(一二八)
少問	(一三七)

論文學批評之基準……秦甫（一五〇）
說本色之美……林語堂（一五五）
作家的主觀與社會的客觀……

……蘇汝（一五九）
藝術自由論……辛人（一六六）
農民文學的再提起……任白戈（一七七）
中國舞台劇的現階段……

第三輯 廿四年度的中國創作選集

第一部 短篇小說

櫻花……三郎（二八三）
歐洲的風……艾蕪（三〇六）
難民船……沈起予（三三七）
荒……蔣牧良（三六八）
劉長林……奚如（四〇一）

……張庚（一八一）
中國影評運動的諸問題……

……萍華（一八八）
今文八弊……語堂（二〇〇）
林語堂論……胡風（二一四）
張天翼論……胡豐（二四一）

……（二八三）
福羅斯基……東平（四二四）
一個小浪花……聖陶（四四二）
擬「浪花」……茅盾（四五一）
無題……施蟄存（四六〇）
長壽……周黎（四七四）
一個謀殺親夫的婦人……

.....	屈軼 (四八二)
打遞解.....	白塵 (四八八)
團聚.....	因倪 (四九八)
出走以後.....	張天翼 (五〇五)
介紹一位好官.....	江季子 (五二八)
妻的新生活.....	以仁 (五一〇)
第二部 新詩	
夜行車.....	S M (五五二)
我穿着軍衣回來.....	S M (五五三)
運河.....	臧克家 (五五六)
我們是青年.....	臧克家 (五六〇)
我們出發.....	何勿 (五六一)
馬來路工歌.....	雷雨前 (五六二)
港.....	番草 (五六五)

燈.....	戴望舒 (五六七)
鈴之記憶.....	玲君 (五六八)
水牛.....	侯汝華 (五六九)
脫襪吟.....	路易士 (五七〇)
小江夜景.....	陳江帆 (五七一)
小山岡.....	陳江帆 (五七一)
少年行.....	金克木 (五七二)
第三部 散文	
生活	
記者生涯.....	阿蘇 (五八九)
軍事教官的話.....	一寰 (五九三)
幻滅的北征.....	郭沫若 (五九九)
第三次逃奔.....	冰瑩 (六一一)
老牛破車.....	老舍 (六一八)

談自己的畫……………豐子愷(六二五)
豐子愷和他的小品文……………

……………趙景深(六三五)

醒獅還是睡獅……………問筆(六四〇)

記摩南……………王獨清(六四五)

事物

朔風吹蕩中的吶喊……………李凌(六五二)

上海八千餘學生救亡連動速

寫……………高寧(六五八)

草帽……………李輝英(六六五)

平常的故事……………王淑明(六七三)

電車上……………夏時(六七五)

女人……………吳組緝(六八〇)

家……………謝六逸(六八六)

書店……………蒲彙(六九二)

風景

太湖……………兆鵬(七〇四)

都市風光……………征農(七一—)

風俗

搶砲……………李三郎(七一八)

再瞧風俗……………嚴濟寬(七二四)

讀後

庚子事變在小說上的反映……………

……………阿英(七二七)

「錶」……………孟林(七四五)

科學小品

駱駝絨袍子的故事……………顧均正(七五五)

記序

「伊特勤共和國」前記……………

……………徐懋庸（七五八）

無妻之累序……………欽文（七七〇）

日記

梅雨日記……………郁達夫（七七七）

病夫日記……………東亞病夫（七八五）

第四部 廿四年度文藝新書要目……………

後記……………楊晉豪（八五七）

雜談

病後餘談……………魯迅（七九二）

入廁讀書……………知堂（八〇五）

第四部 戲劇

父子兄弟……………墨沙（八一—）

……………（八四—）

廿四年度的中國文壇考察

楊晉豪

本年度的中國文壇，是在整個社會的動亂之中逗引着未來的火花！

作爲現實之鏡的中國文藝，包含在這更遞的社會生活之中，是在勃動着，——雖然我們還沒有看見領導作用的偉大表現而只把捉住了時代的尾巴。

如何瞭解最近的中國文藝界，那末，請先來考察：

動亂中的中國社會

在本年度中，中國社會之中的各種矛盾，表現得愈益深刻，而導始着轉劇的變化——雖在表面上似在麻痺的狀態中衰疲地消沉着。城鄉經濟的崩潰，已經達於無可挽救的地步；內政外交的失措，幾乎至於一蹶不振的狀態；思想文化的紊亂，診斷着時代末運的痼疾；然而在一般的影響上，却給予前進勢力的領導時機，——雖然他們在主觀的力量上，還表現着薄弱。

現在且從經濟、政治和文化三方面來加以一番簡略的追溯：

經濟生活 「在這一年中，我國農村經濟之貧乏與頹弊，農村金融之緊迫與枯竭，達於極點，遠過都市經濟的情形百倍。更加上南北各地的始而大旱災，繼而大水災，愈使廣大的農田毀滅，農舍漂失，成千成萬的農民飢餓死亡，造成中國農村經濟最慘烈的浩劫。在今年度中，農業恐慌依然是中國國民經濟凋憊的最基本之點。

「除此之外，今年度的中國經濟之客觀環境，仍是一個國際風雲緊急，外侮頻仍的最惡劣之境遇。自年初以來，中國全部的經濟狀況，即繼續着九一八事變以還的外侮的威脅，極不安定。尤其是華北，在外交軍事的連續不斷的事變之中，經濟生活，最不安寧，經濟發展，日趨衰落。惟在此經濟日臻頹憊，境遇日趨惡劣的局勢中，有一件特別值得注意的事情，就是在中國市場爭奪戰上，帝國主義列強的對立，愈益尖銳化。以軍事行動獲得勝利的日本，自然是積極的在實現其獨占全華的企圖，一方面憑恃其武力而逐漸由華北向華西與華中華南推進，他方面則在中日關係好轉的美名下，高樹其中日經濟提攜的旗幟，從事市場的擴大與深入，並以阻止英美的對華發展。像這樣利用軍事外交與經濟侵略的剛柔並進之雙管政策，日本實收獲了莫大的成功和勝利。在今年度中，日貨對華輸入的猛進，與日本在華工

業之興盛，即由於此。」

這當然是對於英美在次殖民地經濟利益的一個打擊。於是，美國便用提高銀價以謀爭取中國的市場，而英國則率先派遣其經濟首席顧問羅斯爵士來華，從事中英關係的調整，策動中國在某一形式之下，參加英鎊集團，藉以連結中英的經濟關係，而保障其在華之既得權利。

「這樣一來，英美日三強對於中國市場問題之角逐，乃益形劇烈，彼此皆欲啖此一塊肥肉，因此中國經濟純粹殖民地化之危機亦愈趨迫切。是故今年這一年，不僅是一個經濟恐慌之年。而且還是危機四伏之年。」于是乎我國政府就實施種種方策，以謀渡過此一難關。

「其最主要者，就是：第一，救濟白銀恐慌，實行征收白銀出口稅與平衡稅，並禁運白銀出口；第二，消弭金融風潮，改組中央中交三國家銀行，奠定金融基礎，並整理各不穩銀行，實行信用放款；第三，提倡國民經濟建設運動，以挽救國家與民族的危亡；第四，改革幣制，管理通貨，規定法幣，禁用現銀，使中國的貨幣相當的脫離白銀之羈絆，輕減白銀恐慌的影響。」這種計畫是否足以挽救中國的經濟，都還要等待事實的證明。（見漆琪生：一年來的中國經濟）。

政治生活 在國際上，「在這一年中，世界的再分割，已經成爲一般冒險主義者當面的課題；帝國主義瓜分殖民地的戰爭，已經在歐洲的一角燃燒起來了。

「雖然，一九三五年的世界政治關係，在本質上，却具有許多和過去不同的特點。這就是說，一九三四年的國際政治，是以同盟外交爲基礎；而今日的列強關係，則是漸漸以集體鬭爭爲立場。同盟外交之不易建立，是表現着帝國主義的鬭爭形勢，已經連最低的團結也不可能；集體保障基礎之鞏固，則反映出社會主義外交影響之日益擴大。由於這種國際關係基礎之分野，使我們了解到今年的國際政治關係之異於去年；使我們認識到帝國主義內部的戰爭比重，是已一天天地強化起來。

「不過，近一年來的國際政治關係，依然還是和去年一樣，「沿着兩條路線進行着。一條是在歐洲，另外一條是在東方以至太平洋一帶。」這兩條路線雖然是各別進行；但其結果却是互相影響，互相聯系」。

由於各帝國主義者進攻蘇聯的企圖，以致促成了德國希特勒政府的抬頭，撕毀了凡爾賽條約，而破壞了歐洲列強的均勢，同時，展長了日本帝國主義者在東方的勢力，摧毀了華盛頓公約，而增加了遠東戰事的危機。

於是，首先爆發了法西斯蒂意大利侵奪阿比西尼亞的戰鬥；接着發生了日帝國主義奴化華北的運動。

這種情形，使得整個世界的政治關係，漸漸地走上了兩條戰線的鬥爭，「一方面是以國聯爲綜合的系統，以蘇聯爲中心骨幹的反對戰爭集團；而另一方面則爲以德、日、意這些冒險主義者爲支柱，以奧匈爲附庸的戰爭組合之鬪爭。」

中國在這種事態之中，在政治上受到什麼影響呢？主要的是：在敦睦邦交的日本水鳥外交之下，使中國更趨於殖民地化。華北政權已經在漢奸的炮動之下，落入他人的掌握之中；華中和華南這一張桑葉的部份，也早被那蠶蟲的毛足所抓住而對準在口頭；在同時，其他帝國主義者想瓜分中國的意念，也越益急進。而在中國內部則因此而劃分了對立的兩個集團：一是希望在侵略者的憐憫之下以求得部份領土的保存，一是主張剷除帝國主義的勢力而出之以堅決的一戰；一則在朝，一則在野。顯然地，後者的影響已經遍及於大衆，而成爲大衆爭取生存的靈魂了，——雖然在表面上，在屈抑的境遇下似乎還是潛伏着。在年底，人民大衆的廣泛的救國運動，便是在動搖的民族基礎之下，人民大衆民族精神抬頭的表現（參看會建屏：一年來的國際政治關係）。

文化生活 在這殖民地化的中國半封建的社會中，由於政治意識的紛歧，而形成了混亂龐雜的這一年度的中國文化界。但在其中，我們却很顯著地歸納出幾種主要的流派，而且可以估計出他們對於大眾影響勢力的程度。

代表封建勢力的，有「讀經」和「存文」的復古運動。讀經發源於廣東，該省的當局說：「讀經是我主張的，祀孔是我主張的，拜關岳也是我主張的。我有我的理由。」其所謂「理由」，便是：「做人」必須有「本」，這個「本」必須要到本國古文化裏去尋求。「存文」發源於上海，由江亢虎、胡樸安等組織「存文會」，其「宗旨及工作」：「一，本會專以保存漢字保存文言爲目的，聯合同志努力邁進。一，本會認注音爲識字符號，如字母反切之用，但反對以之替代漢字；認白話爲學文階梯，有啓蒙通俗之功，但反對因而廢棄文言。一，本會主張以羣經正史諸子百家乃國文最高之標準。」

這是一種反常的表現。他們因爲感覺得青年大眾的危險思想和改革運動對於他們的威脅，因此主張讀忠孝仁義的經書，而存豆腐干相的漢文，以養成青年大眾的奴性，並束縛青年大眾的思想。

可是這迴光反照，却也遭遇到了相當的反抗，有許多刊物和雜誌還出專號來清算這一種

傳統思想，而使他們受到了嚴重的打擊。

發動於在朝當道的，有上海十教授「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宣言」。其基本精神是主張文化建設須合乎「此時此地」的需要。但究竟甚麼是「此時此地」所需要的文化準則，却並未明白提及。因此有人把它強調為有「中學為體」的精神。

反對它的，有胡適之等的「全盤西化」論者，認為中國的文化，應該充份地世界化。也有些人是贊成它的原則，可是不知道在這悶葫蘆裏賣些什麼藥，所以在表示着疑惑。

如果進一層去探測它的本質，那末就可以發見這無非是中國新興資產者之思想的表現。他們把中國圈出了世界的範疇，反對西化，也反對復古，而又不主張大眾文化的擴大。結果，終於對於一般大眾毫無關涉和影響。

比較能夠代表大眾要求的，有文學社等所發表的「我們對於文化運動的意見」。他們主張用大眾的力量來促成文化的維新。他們反對復古，也反對「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他們說：

「我們相信復古運動是不會有前途的。假如讀經可以救國，那末，「戊戌維新」「辛亥革命」全是多事了，假如「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主張可以救國，那末，李鴻章和張之洞早已

成了大功了。時勢已推演到這個地步，而突然有這種反動現象發生，我們雖然明白其原因並不簡單，但不能不對這種庸妄的呼號，指出問題的癥結所在而促其反省。不錯，中國民族必須有自信心，信賴我們的自立的能力；我們不願作帝國主義的奴隸，我們要從現在的次殖民地的政治局勢掙扎出來，我們要完成民族解放的功業。但這一切，並不是憧憬於過去的光榮就可以成功的。一切破落戶捧着廢址上的殘磚碎瓦，以為這就可以重建樓台，誰都知道只是一個愚妄的夢想！

『我們以為民族的自救，除了向「維新」的路上走去，再沒有別的辦法了！』

『同時，我們相信民族自救的責任不是少數人所能擔負的，必須大眾來通力合作。怎樣普及知識於大眾，是今日最重要的問題。所以，我們對於改革漢字的運動覺得是必要的。』

這是在現階段帝國主義者環攻中的中國先進的知識份子推進大眾文化的公開的表現，雖然這只是有限度的原則上的意見，可是却說出了大眾的要求。在這一年度中，適合於大眾需要的讀物之蓬勃，原不是偶然的。

本年度的文壇動態

像這樣，經濟崩潰，政治紛亂，而文化混雜的中國現社會，它所反映於本年度文壇上的，應該是多麼地偉大璀璨！可是，事實上，却因為經濟上的商品制度，政治上的威屈勢力，和文化上的統制政策，以致對於本年度的文壇，加上了無上的鍊鎖和阻撓，而所表現出來的成績，却不能像吾人所理想的估計。

在出版物的數量上，據一平在「民國二十四年出版界回顧」中說，這一年出版物的分類統計是：

類別	種數	價值	百分比%
總數	四六	三六·六五	·九五
哲學宗教類	一〇七	八七·一六	二·二七
社會科學類	六〇二	六三〇·一四	一六·四〇
語文學	一三三	一一五·一一	二·九九
自然科學	一七〇	一六八·九九	四·三九

應用技術	二七三	三八六·五七	一〇·〇六
藝術	一四六	一五八·二四	四·一二
文學	三六四	二九一·八四	七·五九
史地	二八二	二六七·七二	六·九七
兒童讀物	一一一	三七·六三	·九八
大部古書	一七	一六六三·三〇（預約價）	四三·二八
總計	二二六一	三八四三·三五	一〇〇·〇〇%

「看了上表的總計一項，簡直不能相信，去年出版界一年的努力，僅有二千餘種的出版物，全部價格連大部的古書在內，僅只三四千元。希特勒的德國雖經盡力的壓制輿論，出版的統計數字正在一年年的跌落，但出版物的數量，還在二萬種以上。

「上表是去年的初版新書，重版書不在內，還有教科書也除外。大部的古書概依預約價第一期整付和平裝的價目計算，就是依最低的價格。但這大部古書的一項內仍佔全體百分之四三·二八，假如出版業所出的書籍，視作讀者們對文化事業的投資，那末我們出版界的吸收游資的着眼點，是在翻印古書了。」

「雜誌刊物在二十四年初是順着雜誌年的餘波，在所謂「第二雜誌年」的口號之下，總算掙扎了些時，終於跟着二十四年而衰落。雜色刊物被淘汰了，剩下依然是雜誌年以前的有學術和社會價值的刊物，另一些是有着津貼的機關刊物。這使幽默派的三大刊物也會倒去其一，一個專營雜誌業的老闆也改營叢書，但仍是終於生「病」「退職」了。

「據說去年是「小報年」，但我們僅看到不多幾種編得較以前進步些的小報而已。」這個報告，一方面，是顯示了朝政的束縛，使得大眾所需要吞噬的讀物，缺少露面的餘地；而同時，在五卅以前時代的那些為資產階級呼號的作品，已為大眾所吐棄；結果，以至於形成了出版物的縮減狀態。他一方面，是顯示了讀者購買力的再度衰退，使他們越益缺乏購備精神糧食的力量，而至影響於新出書籍的滯銷停頓。但這却正扼住了出版家的咽喉，是送他們的屍體的荒廓；他們有見乎這一種危機，因此利用了統治者的明倡、默示，借了續經復古與接受遺產之名，把那沒有版權的金字塔中的木乃伊，一批一批地翻印出來販賣給讀者，以節省他們的成本，剝蝕讀者的經濟，同時也為統治者獻了惑亂讀者意識的功績。

這種事實，在一般缺乏投機能力而又小規模的書業，就感到了窘迫。沒有能力去大規模地翻印古書，而又沒有膽量去迎頭出版大眾需要的讀物，於是，結果就再無法維持了。

第一個受到這影響的，便是在文化界的歷史並不淺短的光華書局，因了老板拖債太多，無從清償，結果在今年春底關門大吉，出盤給他人，改名大光書局，只把舊書打三四折出售抵債，不出新書。

接着，在新書業中曾經嶽露頭角的現代書局，又因積欠房租和工部局的捐稅以及印刷等費，突在十二月二日為第一區地方法院所封閉，並且還波及隣近不少的出版社。

其次，影響於刊物方面的，即以文藝雜誌而論，施塾存所主辦的文飯小品，因了經濟上無力維持，出到六期宣告停刊。戴望舒所主編的現代詩風，只出了一期，便不繼續了。陳望道所主編的太白，因了生活書店改變出版計畫，僅出盡了二卷。鄭君平所主編的新小說，因了良友圖書公司的緊縮，也只出了八九本。林語堂所主編的人間世，接着在年底停刊了。此外雜誌夭折的，不能列舉。

書業如此地極度不景氣，根本原因是爲了帝國主義者的侵略壓迫。由於經濟上的侵壓，而使中國的農村破產，民族資本衰落，以至國民經濟枯竭；由於政治上的侵壓，而使中國的領土喪失，主權消亡，以至民族境域縮小；由於文化上的侵壓，而使思想範疇，言論束縛，以至僅能出露奴化的讀物。基於民族意識的抗敵作品，爲了「睦隣」而勒令禁止發行；雜誌可

以因爲「閒話皇帝」而把編者拘禁；東北的喪失和華北自治政府的成立，又失去了許多出版物銷行的市場；於是乎，作爲全國經濟之一環的書報營業，在這愈益殖民地化的經濟恐慌特別擴大的中國，不景氣的衰疲狀態，更見得顯著了！

可是，這只是傳統文壇之否定的一方面；在它反面，却顯露了一種新的文壇的另一方面。這便是通俗形式而前進意識的大眾文化的抬頭。反帝反漢奸以及反封建內容的新趨向，顯然有了巨大的發展。

這種大眾文化的運動，不但僅在理論上放空砲，而且在實踐上也踏入了一個新的階段。它不但是歷年來「翻譯論爭」，提倡通俗以及語文變革等運動所產生的成果，而且是帝國主義者入於最後階段中，實現生存掙扎之世界攞奪時，以其本身勢力及其附庸的高壓下，大眾爲了爭取生存戰鬥，而要求吸收新文化之意識覺醒的必然產物。已存刊物的改變作風，以及新型雜誌和小型報的叢生，便是這在文壇上的表現。

從中國的社會動態和文壇景象中，來探討這一年度中國文藝界的趨向，那末我們才不至於僅僅看到一點兒浮面，而能更深刻地瞭解它的本質了。

本年度的文藝論戰

雖然中國社會的變動是怎樣地急速，偉巨，但也許是由於環境的限制罷，這兩年來中國的理論家却不再像前四五年那樣地先進，而能夠把握住當前問題的核心。一般的文藝理論，無可否認地是落在時代的後面。這一年來的文藝論戰，同去年一樣，並不會在主要的篇幅中作過嚴正的探討，而只在幾個雜誌的「社論」和報紙的副刊上，提出了少數旁枝的問題。在其中，只有關於語文改革的問題，是具着深刻的意義。

但在這寥落的理論中，我們却又不能抹殺幾篇作為開關或反映時代性的論文。少問的「文藝作品的價值問題」和秦甫的「論文學批評之基準」，是樹立了今後文藝評論的基礎，較之一般麻糊淺薄的對於這一問題的文字，是具着更豐富充實的意義在。任白戈的「農民文的再提起」，是擺脫了過去小所有者感情的見地，而根基於現實社會的觀點，表白了現階段的中國文學，那作為中國社會發展之主要力量之一的農村的描寫，有更深刻表現的需要。張庚的「中國舞台劇的現階段」，從過去的追溯中評判了今日的劇壇，而且導示了嗣後努力的趨向。萍華的「中國影評運動的諸問題」，不但適用於當前中國較之任何蘇聯以外的各國為

進步的影壇的批評界，而且也適用於現今這寂寞而正在長育着的話劇批評界的文字。胡風的「林語堂論」與「張天翼論」，是對於兩個代表兩種社會面之新作家——雖然他們是老脚色，但，我還得稱他們是現社會中所產生的新作家——的清算分析，它們實際上乃是現時代中的文藝理論應用於實踐中的表現，他們不僅是消極的批判，而且是積極的提示。林語堂的「說本色之美」和「今文八弊」，是流露了新進小所有者對於文藝的態度，它們的見解雖然平凡，有時裝腔作勢，甚至自打巴掌，與事實矛盾，但却代表了一個行將沒落的旁流。第三種人之理論家的「作家的主觀與社會的客觀」，又復應用了他的形式邏輯，而提出了藝術自由的論調，把「客觀」與「主觀」截然分開，不明瞭它們之間的統一性，以至再來把他的隸屬於某種勢力下的所謂「藝術家的靈魂」捧了出來，認為是「無論如何應該是獨立的，自由的……」。這種學淺虛偽的見解，顯然還沒有完全死滅，而且在趁着機遇復燃起來。從基本理論上來肅清這種意見，乃是必需的，辛人的「藝術自由論」，是具有著這一個任務。

然而，與中國社會的變動對比起來，這一年度的中國文藝理論，還只是做着準備的工作，而並沒有完成在當前所應迎頭痛擊的任務。固然，其中也並不缺乏主要問題的探討和實踐，但大部份却是很瑣細的。

對於中國文藝足以發生根本影響的，首先得提出：

語文改革的論爭 自從去年發生了文言、白話、和大衆語的論戰，而提出了手頭字的提倡，接着却又出現了從本質上起了漢文拉丁化的運動。現在剔開作爲緩和和大衆需求而實則束縛大衆知識的統治觀點不說，就是有些比較前進的知識份子，對於這一問題，也顯然抱着種種錯誤的見解，認爲「本來的方塊字，是必然要在手頭字漸漸普遍的推行中失去的」。「手頭字運動本身，並不是一個文字改革的最高目標，它只能做到怎樣推進到更接近那最高的目標。所以，只要是各人所在地域一般大衆手頭上流行的字，都可隨時提出來補充改正。」這顯然是一種緩和的改良的觀點，它的實際結果，是取消了語文改革的革命性，而阻礙了中文拉丁化。

批判這種論調的，認爲「他們手頭字是爲了破壞方塊字的根本改革。但我以爲，爲了破壞方塊字的根本改革，只有中文拉丁化」。「要使語文一致，最有效的辦法，只是改用拼音字——中文拉丁化，至少在白話的寫法上要口語化，而不是改良字形所能做到的。所以，僅僅發展了新的較簡便的小市民大衆的字形，這手頭字運動，再明白也沒有的，決不是爲了破壞方塊字的根本改革了。」然則，這手頭字運動有什麼意義呢？「首先，它表示了知識分子

對於原來的方塊字的統治的信仰之動搖，「其次，證明了中文拉丁化的必然實現，」「再其次，它只在爭取小市民羣衆來參加新文化運動拉丁化運動上是有用的。」（見讀書生活一卷十二期，二卷二期，及其他）。

到這時，才重新確定了手頭字運動的真義，而堅持了拉丁化運動的必需性。

至於，作爲這一運動之反動的「讀經」「存文」，則由於封建勢力在實質上的沒落，而只成了迴光反照，時輪一轉，他們就消聲匿跡了。（參看現代六卷三期，反「讀經」「存文」特輯）。

其次，沿襲去年而提出更新意義的問題，則有：

文學遺產的論爭 「關於繼承文學遺產問題，在去年的雜誌報章上討論得很熱烈，但不久就冷漠了，對於這問題並沒有終予一個圓滿的結論」。

在今年文學四卷三期，又由胡風在「關於文學遺產」中提出了這個問題。他說，過去「那些意見裏面包含了一些有趣的問題，但我在這裏只想提到兩個。一個是說「文學遺產」這個名詞，就根本可笑，不過是某一類的人爲了「文飾以前的愚蠢的謬誤起見」而已；另一個是說，所謂接受「文學遺產」，那意義只是指的「形式方面」，因爲「古典的偉大藝術在

思想方面和我們無緣」(去年十月十三日申報自由談辛人先生底藝術的形式和遺產)，和這個意見相合的還有一位先生公言從古典作品裏面學習「技術」是我們現在的唯一急務。

「前者是一種非常素朴的見解，我想大概是由於某種感情的錯亂，因為事實上並不會有過一個無條件地抹殺古典作家的時期，而現在的接受「文學遺產」問題却有着深刻的理論上和實際上的根據。……至於後者，那是正面地表示了對於這個問題的理解，這個理解和現實的我們底要求到底是不是一致的，我以為有想一想的必要。」他想了的結果，認為：

「我們從偉大的古典藝術家莎士比亞學習的當不是成形了的「形式方面」，如果有人想從莎士比亞底作品里搬取寫劇本的「形式」或「技術」，就一定會弄得摸不着頭腦，而是他底描寫人物創造人物的方法。這就不是「形式」問題而是藝術的認識方法問題，那根源不能不是作者對人對社會的看法或理解即屬於所謂「思想」方面的東西。」簡單地說，就是：「所謂接受「文學遺產」是要從那些各各在特定的歷史階段上盡了進步任務的偉大作家們底精神活動和客觀的歷史發展的關聯上吸取教訓，來積蓄藝術的認識方法這個精神上的財富。」

「所以，無論對於那一個偉大作家，既不是直線地接受他底「思想」，但也不是機械地

學習他底「形式」，我們應該從他底生活和作品去理解，他在當時的歷史限制下面怎樣地接觸了現實生活，怎樣地從社會的真實創造了藝術的真實，他底作品底那一些要素在文學史上寄與了積極的意義，由這來提高我們對於生活與藝術的關聯的理解，提高我們底藝術認識和藝術創造的能力。這就是所謂批判地接受「文學遺產」，很明白的無論如何不只是學習「形式」的問題。」

但這論點，却未能使人完全信服，因此在雜文第一號上就把它當做中心問題提出了討論，發表了幾個不同的意見。

沈其繁在其「文學遺產問題」中說：「事實上如下的話我們不能不記牢：「文藝作品的形式，是內容的成果；文藝作品的內容，是形式的創始者，內容包含着形式，形式是當作文藝作品之組織的開端看的。」（蓋多耶拉）這兩句話雖然並不覺得如何新鮮，但是它可以重新提醒我們對於形式和內容間有着絕對不可分離性，不從內容去理解形式固屬不可，不由形式去接觸內容也是絕不可能的。」

「繼承古典文學遺產問題，我以為絕不是單純的在「形式方面」或「思想方面」的爭執上獲得解決，我們必須進一步地借重文學史的方法，去研究古典作家的作品，首先來確定古典作

品的內容形式和文字的表現之主要的特點，特質和特徵，及其相互間的綜合關係及作用。其次再研究一切的作爲文藝作品基本因素的——著作家。本因爲文藝作品是創自著作家，著作家就是文藝作品的創造者和因素，因之，我們對於古典作家及其人格，和他的生長地，他的社會環境，他在社會現狀和社會發展中所處之時代，是不能不加以研究的。

『通過這複雜多樣的研究，然後再談「批判地接受」！』

孟式鈞在其「關於文學遺產」中，則認爲『所謂接受文學遺產，既不是單學習古典藝術家的形式，也不是單學習古典藝術家的認識方法，而是要學習他們的藝術的創作方法。因爲藝術的創作方法是藝術底地反映現實的原則，法則。過去的全人類的文學史所積蓄下來的最進步的藝術底地反映現實的法則，在現在的我們，是非用來當作藝術創造之方法的指針不可的。這便是我們接受文學遺產的本質的意義。羅森達原所說的「過去的諸時代所積蓄下來的諸種知識，原理，觀念，熟練及藝術的諸形式」，便是所與的時代的哲學及藝術的直接的基礎。他們從那裏出發而又完全地作着真實的基礎和意德沃洛其的出發點」這句話，便是表示着這個意思』。

同時，辛人則因覺胡風的文章『有點「斷章取義」的嫌疑』而在「爲文學遺產答胡風先

生」中提出了辯正。他說他在過去的文字中，已經表現着：「並不是意味着割掉古典作家的創作方法，單去模倣那抽象的形式，而是意味着我們的世界觀和古典作家的世界觀的質的不同處。」但胡風「既然提到了「藝術的認識和藝術創造的能力」，又肯定那是在「思想」方面，這種內容與形式的混亂和模稜，教人「怎樣能夠得到理解呢」？單是「藝術的認識方法」並不能形成藝術，「藝術創作的能力」也不單是「思想」方面的東西，「這應該是一個自明的問題吧」。他的結論是：「藝術的特殊性，就是在那「認識方法」之外，還有那「表現方法」的地方。離開了古典作家的「表現方法」即「形式」方面的問題，就無從了解他們那「對人對社會的看法或理解，即屬於所謂「思想」方面的東西了。」

文學遺產的接受，在今年已經見之於實踐了。可惜大部份只是翻印老古董，成了骸骨的照相；所以這一次關於文學遺產問題的再度論戰，還是很有意義的。我們今後對於文學遺產的接受，應該從古典作家的「認識方法」和「表現方法」統一起來去研究學習；因此我們反對僅僅翻印古董，而應先把這古董的時代的社會，作家以及與內容形式的分析解剖與批判中來放進現代的學者心裏。

發生於第三種人與其反對派的，有：

雜文問題的爭論 過去曾經有一時，因為「偉大作品如何不產生」的問題，而引起了林希雋在現代上發表了一篇反對雜文的「雜文」，認為偉大作品之所以不產生，是因為現中國流行着許多不三不四的雜文所致。接着，就開始了雜文的文藝價值問題的論戰。

到今年，林希雋又在星火七月號上發表了一篇「雜文問題」，把這篇「偉大作品」瀟瀟清，剔除了他的村婦罵街的話，主要的意思，只有後面幾句：

「但我還是覺得：凡是站在文壇上的作家，應該制作「雜文」以外的作品來，一輩子老是寫那些「不三不四」的所謂「雜文」是有點過不去的，而且那種「雜文」自有另種人去寫。」

接着，在八月十二日的青光上，發表了一篇先河的「所謂雜文問題」。據申去疾在星火八月號所刊載的「論「所謂雜文問題」」中的歸納，說是恰成了一理論的公式：

「(一) 雜文文體——「原是一種含有戰鬥意義的特殊文體。」

「(二) 發生的社會背景——「急劇的劇烈的社會衝突，使作家不能夠從容的把他的思想和情感鑄到創作裏，表現在具體的形像和典型裏……。」

「(三) 實證——「就是在蘇聯內戰時期，也曾感到文學藝術的荒蕪，在前線的士兵，

雖則幾乎瘋狂似地要求着文學著作，但結果往往都是失望。」——自然不能產出偉大的作品。

「（四）結論——我並不期待林君能成什麼托爾斯泰，能寫什麼戰爭與和平，倒請林君放大目光，切切實實地寫幾篇比較像樣的雜文。」

於是，這位申去疾就咬住了這些字眼加以反駁，認為（一）『雜文以外的作品』，『文體雖不特殊』，『同樣的可以「含有戰鬥意義」。』（二）雜文縱然不是一種『表現具體形象和典型』的東西，但既然想『鑄鑄』作家的『思想和情感』恐怕不是用非『從容』的時間所能夠做到。既非能『從容地鑄鑄到雜文裏去』，『難道就不能鑄鑄到……：雜文以外的作品裏去麼？』所以，他認為『「雜文」也是文學中的新體裁。牠和其他文學作品不同，祇是文體上的區分，並不是一個必須「從容」製作，一個不要「從容」製作上的差別。』（三）偉大作品不產生的原因，並非由於社會的不安，以致自然要產生雜文，而是『由於一般作家的忽略時代，不能把握時代的題材，作具體的表現，反而上行下效，……來驅作家們向雜文的牛角裏鑽，鑽不出「偉大的作品」，這才當然是「自然的事情」了』，最後，他的筆鋒一轉到『偉大作品不產生』的問題，下了結論說：

「我承認中國文壇上的一般作家，沒有革拉特珂夫那麼清閑安靜的日子，我也承認一般作家也處在不「安靜」的時代。但我不相信這種「不安靜」的程度，已達到像「蘇聯內戰時期」作家無暇執筆的地步。我更不相信作家們「不安」到僅僅有寫雜文的時間，而沒有寫短篇小說或雜文以外作品的時間。我不敢承認作家們必須用「每月寫二千五百字的速度」才有產生偉大的作品的可能；我更不願承認中國必須等到「國泰民安」，作家們有了革拉特珂夫那麼「清閑的安靜的日子」，以後才有「偉大作品」的「產生」。

果然，我們並不全部同意於先河的意見，可是對於第三種人的理論，却也不敢苟同。

雜文的產生還是古來的事，而所以盛行於今日的中國，那自有它的社會意義。因為在人事倥傯而反動勢力高漲的目前，雜文這一文體，是具着遊擊隊的輕便辛辣而足以致敵沉落的戰鬥力量。對於頑舊勢力正在蓬勃叢生的中國今日的文壇與社會，如果取消了嚴峻的戰鬥文字，而全體去下十年苦工以製造「偉大作品」，那正如帝國主義的勢力逐步侵入的中國，而全國去從事埋頭建設一樣，消極地是延緩了肅清荆棘的使命，積極地是助長了毒害勢力的伸展。這是雜文之所以盛行於今日中國文壇上的一個意義。

但是，這一種戰鬥，如果要大隊人馬去正面攻擊，就是要用嚴重的態度去高聲呼號，

對於具有特殊威勢的敵人，反而增加了他們的高壓，避除這種愚蠢的戰略，而要用輕便的旁敲側擊中取得勝利，這乃是雜文作爲一種遊擊戰術而盛行於今日中國文壇上的一個意義。

而且，對於一般社會基礎其實已經動搖或竟非常單薄的敵軍，也不必多費力量去調動貴重戰器，而只須用輕鎗長矛去一鼓殲滅；例如對於「讀經」「存文」的否定，以及對於反對雜文之雜文的攻戰，而要發什麼長篇鉅論，或竟製作什麼偉大作品，那正如牛刀殺雞，白費氣力了。雜文之所以盛行於今日的中國文壇，又因爲它是殺雞殺狗的適當工具。

加以目前社會的動亂，使作家缺乏了寫作「偉大作品」的時間和能力，以及大眾的生活繁忙，知識淺缺，使他們沒有閱讀「偉大作品」的耐心和餘閒，於是乎篇幅短小，文體潑辣，而意義深遠的雜文，就成爲他們比較能夠消化的糧食。雜文之所以盛行於中國今日的文壇，而且一開頭就接近於大眾，這也是一個原因。

所以，這雜文，實是現階段中的一種破壞作用的革命文體；中國社會的發展現狀，是需要——而且規定了雜文的盛行。

至於偉大作品不產生的原因，那是與「雜文」無關的另一問題。現存作家的缺少現實的

實感，而有實際體驗的人羣却又因了社會的紛擾渾沌，以及教育的愚化政策，與乎文壇的包辦狀態，而缺乏時間、能力、與機遇來寫作發表，結果，在這轉長的大時代的輪軸中，却產生不出許多所謂「偉大的作品」來。

在雜文一號上有討論「雜文」的兩篇文章是可以參攷的。

一是杜宣的「關於雜文」，他說：

「雜文，基於這動亂的、病態的社會而迅速的滋長起來了。

「一部分的人們，都在睜着驚訝與妬嫉的眼光，甚至於帶着一些輕蔑的樣子，他們都在迷惑着這新生命的滋長的迅速，於是乎他們不禁的在慨嘆着偉大莊嚴的藝術的沒落，大家都避難就易的走上了這條輕便的道路。說這些話的先生們，當然的已顯然的表現了他們自己的「閉門造車」的可憐，他們只知道終日藏在象牙塔裏，造出一些朦朧讀者的什麼藝術至上主義者的藝術。他們自己也在朦朧中度日，他們不知道決定藝術發展的是社會的經濟基礎，藝術就是隨着這社會的經濟組織而演進的。

「更有一部分的人們，他們根本就是厭惡雜文，痛恨雜文的，如近年來曾經風行一時的所謂幽默，復古，甚至於故意把文學降落到色情一方面的。這些就是這病態社會中的最毒的

病菌，這些病菌可怕的蔓延到了一部分讀者的血液，而雜文就是針對着這病菌的藥物。

「當着正在經歷着偉大時代的過渡期的今日的中國，作者和讀者大家都處在窮和忙的生活圈裏，他們都同樣的受了時間與經濟的限制，故都不約而同的踏上了雜文這條路，而雜文就是這動亂社會中的產物。」

「雜文更有它的特殊的力量，它是運用明快清析的手腕來分析、批判臨時所發生的每個社會現象，它不像論文的那樣板起死板板的面孔，但它又不淪於「油腔滑調」，它是運用短小精悍的形式和警惕的字句而對一些事件作正確的批判。」

「因此新生的少壯的雜文，在今日之中國文壇，却成了有力量的一枝生力軍。」

另一是魏蟠的「雜文」，他說：

「從來就有人搖頭嘆氣，看不起針對着現社會病症的「雜文」。這是並不足奇的，正好像那非武行出身的「將軍」，只見過閱兵臺下的殺氣騰騰的軍隊。他閱兵則可，打仗却要拖刀而逃，溜之大吉。說是近來又有人詫異「雜文」之流行了。這也並不足奇，在證明着眼睛朝天的正人君子們，看不見那度着方步的腳邊，說不定就設下了萬丈深的陷阱。」

「現在是豺狼當道的時候，陰謀陷害，是它們的「看家本領」。我們，倘欲在這荒徑

裏，從新開闢大道或花園，則還有搜趕這羣畜生的必要；而利用那遊擊的戰法，也正是時期。

「曾有人將「雜文」譬作「顯微鏡」，是也極中肯的。要避免蒼蠅的吵鬧，就快快走進「實驗室」去，先從「顯微鏡」底下，認清淋菌繁殖的根源吧。」

至於還有一些買弄聰明，咬文嚼字，而且無基本理論的文字爭執，那我們在這裏不能一一備述了。

題材與主題的爭論 因為任白戈在雜文第三期上發表了一篇「說到作品的題材與主題」，而引起了申去疾在星火二卷一期上的一篇「論作品的題材與主題」。雖然他自認「這祇是白戈先生意見的補充，並非辯論；因為白戈先生的見解，大體我是可以同意的。」可是，他的「補充」理論，却不能得到白戈們的「同意」。

他運用他所慣用的形式邏輯的機械論調，把作品的題材與主題截然分開，認為：

「「題材」是社會上的普遍事實，「主題」是作者處理題材時所抱的態度和所具的眼光，作品的「題材」則普遍一致，任人採取；作品的「主題」，則因人而異。表現同樣的題材，因「主題」的不同，而會有兩個相反的效果，這原因是「題材」屬於社會，「主題」屬於

作者，也可說「題材」是社會的客觀，而「主題」是作者的主觀。」

而「關於作家應該反映或表現怎樣的東西的問題」，這是單獨屬於作品的「題材」問題。」

「至於作品的「主題」問題，那就必須包含作者用怎樣的「觀點」，「從多方面去具體地把握一個「題材」的問題」了。」

「所以「一個作家，由於他們觀點不同，他往往可以從同一的題材中表現不同的主題出來，譬如說，同是一個農村的題材，有的人會把它寫成世外桃源，而讓一般的農民熙熙融融；有的人會寫出農村破產和一般農民的痛苦；同時就在後者之中，又可以有兩種寫法，一種是將它的來源，寫在天然的災害上，一種是將它的來源寫在帝國主義的經濟侵略，和軍閥土豪劣紳的剝削壓迫上，如水災旱災等；但寫水災旱災，同樣可寫出與上相反的結果來的。那就是將河堤不修種種人爲的原因，寫在那侵吞公款貪官污吏的頭上，自然還是與整個政治經濟機構相聯結的。」

「「農村」，「農村破產」，「水災旱災」，是社會的現象，是客觀的現實；這「現實的本身是多方面的」，作者怎樣反映這「客觀的現實」，怎樣用「觀點從多方面去具體的把

握一個題材」，這是作者的「觀點」，是「主觀」的「處理」。我們如果不避「文藝自由」的嫌疑，而加以歸納的話，把前者的「社會現象客觀現實」，歸納為「社會的客觀」；把後者的「作者觀點主觀處理」，歸納為「作家的主觀」。縱然不能說是必要，却至少是一種恰當的說法吧？」

至於「反映或表現怎樣的東西」，這祇是包括作品「題材」的範圍，並不能牽連到作品「主題」的範圍以內；用怎樣的「觀點」，來「從多方面去具體地把握題材」，這才是作品「主題」的範圍。那末所謂「要求反映或表現怎樣的東西」，就是要求反映或表現怎樣的「題材」的了。

「我敢大膽地說：這種「要求」，不特是不應該，而且犯了極嚴重的錯誤的。社會的現實，我們祇要求——甚至於限制作家們用怎樣的觀點去反映或表現，決不能將作家「反映或表現怎樣的東西」，也加以限制或要求。就是說，對於作品，我們祇應要求「主題」的正確與積極性；決不能連作品的廣博「題材」，也規以一定的範圍。」

「作家們祇要確定一個正確的「觀點」，祇要反映或表現「現實」的話，無論現實中任何「題材」都是正確的。描寫工人農民及一些下層生活的人們，固然是把握了尖銳的題材；

就是描寫軍閥豪紳，貪官污吏，也暴露了現實的黑暗；甚至於從資本家生活的豪奢，小姐姨太太們的淫樂，男女學生的墮落，一切的一切裏，都可以指出社會的暗影，而與整個的政治經濟的機構相聯繫起來的。我們又那能對作家們要求某也應寫某也不應寫的「題材」標準呢？

「作品能具有正確的「主題」，把握任何方面的「題材」，在「題材」裏都可以表現出「主題」的積極性；不具有正確的「主題」，即使張口農鄉破產，合口「春蠶秋收」，也會有寫出與「現實」本質相反的結果，而無意之間「作起帝國主義的辯護士來的」。

「把「題材」和「主題」的本質說明以後，我們應該要求作家確定怎樣的「主題」去把握現實；並不應該要求作家去寫怎樣的「題材」，誰都會有這樣的明確的答覆。不把「題材」和「主題」分開，而混言之為「要求作家反映或表現怎樣的東西」，這所謂「東西」，究竟是「題材」呢？「主題」呢？「怎樣的東西」是應該向作家「要求」的，若含混一起，連「怎樣的題材」也一併向作家要求，要求的結果，祇有像「作為理論家之一的蘇汶」所說：「一方面是把文藝所描寫的領域不知不覺的限制得非常之小；另一方面，用同一題材的作品，難保不陷入一種刻板文章的惡習」了。」

於是，他自己歸結了他的意見是：

(一) 作品的「題材」和「主題」是兩個問題，不能含混一起。

(二) 在作品中應該要求作家發展怎樣一定的「主題」，不應該求作家表現怎樣一種的「題材」。

(三) 把「題材和主題」混合，而「要求反映或表現怎樣的東西」，韓侍桁先生反對這種混合的「要求」是正確的。

(四) 倘若把「題材」混入「主題」以內，一併對作家「要求」一定的限度，結果祇有造成蘇汶先生所說：「把文藝所描寫的領域限制得非常之小，……陷入一種刻板文章的惡習」的弊病。

對於這個論點以迎頭痛擊的，則有質文第四號上孟克的「算了罷——關於題材與主題」。他首先表示了不同意的態度說：

「那個「第三種人」的第三種所謂「題材和主題」的「截然分開」論，却「不特」白戈先生要「來反對」，「我相信每一個作家」，「每一個粗具文藝理論常識的人」，「誰都會這樣的明確的答覆」：連「大體」也不「可以同意」。」

「誠然，「題材」不至於拒絕你「採取」，「主題」也權且說它可以「因人而異」罷，但這其實也只不過是「真實」和「歪曲」的兩面，如申先生所引：「同是農村的「題材」，有的人會把它寫成世外桃源，而讓一般的農民熙熙融融；有的人會寫出農村破產和一般農民的痛苦：」是可能的。不過倘若這時的農村事實上確是破產了，而你偏要把它寫成「世外桃源」，那就是故意「歪曲現實」，「抹殺真理」，不論你用怎樣的技術來裝飾，來欺騙，也成不了第三種「藝術」，或什麼「偉大作品」了。假如是「歪曲現實」、「抹殺真理」的東西也以爲可當作「主題」而在「藝術」上，或「偉大作品」上存在的話，那就莫怕只好說是除非自命「爲着文藝真理的實現」，「爲着文藝理論的建立」的第三種人用第三種「主觀」來「創造」第三種「主題」的打自己耳光的結果。

「誠然，「所謂「主題」」，是可以說要「包含作者用怎樣的「觀點」——或「主觀」的罷，但這所說的「觀點」或「主觀」，也決不是從天上掉進作者腦袋裏去的東西，這必須是作者先經過「現實」（題材）的刺戟，還經過對於「現實」（題材）的觀察，分析，判斷（實踐）的結果（現實的本質的把握）。這裏的所謂「觀點」或「主觀」，是必然的要在這樣的條件之下被形成才趨向正確的。而一被這種條件所形成，它其實本身就具有了那個「怎

樣——或什麼「態度」和「眼光」的存在了。「用」這「怎樣」（觀點或主觀）去「處理」或「組織」「現實」（題材），去統一的表現或說明「現實」（題材），這才是所謂作品的「主題」的必然的過程。所以，作品上的「主題」也就可以說是依照「現實」（題材）的法則（本質底的）被「處理」了的，被「組織」了的「題材」（現實），也就是在一個適當的藝術的手腕上，依照「現實」（題材）的法則（本質底的）被統一的反映了的，表現了的「題材」（現實）。而作家在這裏的地位，其實也只不過是一個負有依照「現實」（題材）的法則（本質底的）去忠實的「處理」或「組織」——即反映或表現的責任的僕役而已。他並不如「第三種人」所夢想的那麼「自由」。假如同是兩個忠實于「現實」的作家，而又同具有對於「現實」的正確的觀察，分析，判斷的相等的力量（程度），則在表現的同一時期，同一地點的同一「題材」底「主題」上，那「本質」是決不至于「因人而異」的，其相差處只在各取的角度如何，技術的純熟與否；這一些而已。所以，這裏的「主題」與「現實」（題材）的「本質」應該是一致的、統一的才是正確的。蘇汶先生的那得意地提出的所謂「作家的主觀與社會的客觀」，倘不作爲是一致的，統一的，也就是「歪曲現實」、「抹殺真理」的「邪說」。「作品的題材和主題」在本質上不是獨立的兩個問題，「把題材和主題」統一

的提出來是對的，申先生要「截然來分開」，倒確是犯了企圖抹殺「題材與主題」兩個「本質」的統一性的「謬誤」了。

「申先生的也只好說是「指出」「題材」的「原因」和它的「應有」的「解決」的「道路」的「主題」，其「必須包含作者用怎樣的觀點」居然又可以「因人而異」的邏輯，在這裏要化爲有趣了。」

「接着「題材和主題」而來的，如申先生所說「就是『要求作家反映或表現怎樣的東西』問題了。」

「是的，「無論現實中任何「題材」，例如「描寫工人農民或描寫軍閥豪紳……」，都可以「正確」的「反映或表現罷」，但單是所謂「我們的作家們祇要確定一個正確的『觀點』」，還是不成功的，那要看申先生的這所謂「正確的觀點」——是不是與「題材」（現實）的本質統一的，是不是先經過這「題材」（現實）的刺戟，正確的觀察，分析，判斷了的結果來決定。而假如這所謂「正確的觀點」與「題材」（現實）的本質是統一了，是先經過「現實」（題材）的刺戟，正確的觀察，分析，判斷了的結果，那也還要看這「題材」（現實）是不是與當前的政治任務統一的——是不是適合於當前的政治任務的最前面的需要的。要

不然，那就即使「指出」了「社會的暗影」，而與整個的政治經濟的機構「能夠」相聯繫起來，其「都可以表現出」的「積極性」也還是不夠的。」

「我們的理論者向作家提出「究竟應該反映或表現些怎樣的東西」的「要求」是對的，但這並不是要非難「那指出社會的暗影」的作品，也與什麼「限制」或「規定」的意味有些不同，而是督促作家們更深入當前的生活，便從偉大的實生活中去把握偉大的「題材」，去形成偉大的「主題」，而創造出劃時代的紀念牌的「偉大作品」。假如中國在當前的政治的任務上，農村的問題最為緊要，則現在的作家們注意到這方面來是好的，而理論者在這時指出這「究竟應該反映或表現些怎樣的東西」以督促他們去學習也是對的。那「結果」並不「只有造成蘇汶先所說：『把文藝所描寫的領域限制得非常之小——而——陷入一種刻板文章的惡習』的弊病」，因為所謂「刻板文章」或什麼「千篇一律」，是只怪得正如「第三種人」的蘇汶先生一樣的第三種所謂「作家」，不肯出書房一步，去向偉大的生活學習的結果。」

關於「題材與主題」，到這時可以告了一個結束罷！

發生於第三種人與其反對派的，另有

批評與罵的爭論 是唐弢在自由談上發表了一篇「接受批評」的文字罷，到後引起了拓

人在星火一卷一期上的「批評與罵」：

「批評家的沒有銳利的眼光，豐富的學識和經驗，並且缺乏了文藝理論的修養，他的批評，是一定很難有所成就和價值的。盧那卡爾斯基說：一個進步的批評家，他必需是一個戰士，而且是一個建設者。而泰納更說：批評一件文藝作品，批評者是必需注意到作者的環境 (Milieu)，時代 (Moment)，人種 (或遺傳) (Race) 等三事，而把它作為批評的標準的。從這二種意見上看，我們可以知道做一個批評家並不是容易，而且他的要批評一本作品，也不是馬馬虎虎就可以了事的。我們文壇上過去的一些批評家，他們的失敗，錯誤，也正就是他們缺乏了修養和認識。」

「然而，新近却有人說：『我的意見是：講到批評與『接受批評』，事實上，也還有分別的罵，漫罵固然要不得；可是有能夠捉住破綻而細數之的疼罵，理論上，也許却仍舊可以接受。』」

「在這幾句話中，說者似乎也很正直的在發議論，他可以說他是反對批評中的漫罵的，因為他說：『漫罵固然要不得』，這不是表示出他是說得很嚴正嗎？然而再看下去，所謂「捉住破綻而細數之的疼罵」，這是說什麼呢？我想，發議論者雖以為話說得婉轉，但讀者怕

不會那麼容易受欺騙的吧！說者，明明的是站在贊成罵的批評，那是沒有疑問的。至於說是「理論上，也許却仍舊可以接受」，這更不知是根據什麼理論了。批評就是罵，批評可以是罵，這種理論，不知在什麼理論上是嘗承認過的？而且我相信，絕對是沒有誰承認過的吧！「理論上」這種根據，怕是他自己的理論而已！

「批評的帶着罵，這在各國的文藝批評史上，自屬是必有的現象，然而公然地承認罵是批評的，怕翻了多少前進的，落後的，古代的，現代的一切批評史以及理論上，怕也是不能讀到的「理論」吧。

「我們的文壇上，現在正是極端感到批評家之缺乏的時候，雖然有人提出偉大批評家的要求，假定我們不想那末偉大的，算是退一萬步而只想有些較好的，批評得較正確點的批評家吧，這也就很必要的很不容易的了。可是現在却有人，承認批評也可以罵，不但叫批評家踏着過去一些批評家錯誤的路再向前走去，甚至公開的說是批評中的「罵」，是會令人接受的。」

于是，在太白二卷四期上有唐弢的「批評與罵」，加以反譏：

「去年以來，聽論客們的紛紛議論好像很不滿于罵和批評的同居，爲的是怕他們生不下

健全的兒子來，但事實恰說明了這是空着急。看兩年來的情形，批評的癥結，並不全在於罵的成分太多，倒是在於那被批評者把所有指摘錯誤，挑剔破綻的文章，一齊都混稱之曰罵，甚而至於還加上一個漫字，以搖動那批評的存在。」

「關於這一層我曾經說過，倘使指摘錯誤，挑剔破綻，都脫不了罵人的嫌疑，那末，罵也該有分別的，一種是開口就是「媽的」的漫罵，一種是捉住破綻而細數之的疼罵。前者我以為是要不得的而后者恰又省不得，因為主要的是能勾捉住破綻，然后再細數之，必須剝去一層一層的竹筍的外壳，才能看得見那可吃的笋心。這工作雖很艱苦，然而恰是有益的。健全的批評都離不了他，都得和他同居。」

「疼罵是並不希望罵倒一切的，指摘錯誤，挑剔破綻，那目的，是要顯出此外的好處來。」

而陳子展在太白二卷四期上的「文人相罵論」，則主張：

「我不反對文人相輕，也不勸止文人相罵。倘若有人爲了真理，爲了正義，說得文雅一點，爲了道，罵人于道有利，不免偶然罵人，他就是載道派，我也並不菲薄。再如有人爲了意氣，爲了性靈，說得文雅一點，爲了志，罵人以爲得志，不免常常罵人，他就算言志派，

我也不會恭維。」

後來，舫在文學五卷二期上的「批評和漫罵」，下了綜論說：

「批評是論事的，漫罵只對人，兩者的界限似乎並不怎樣難分。」

「要使批評真能發揮牠的研究出個真理的使命，則紅着臉的力爭倒是必要。」

「尤其是在感覺遲鈍的社會裏，尤其是對肉麻當有趣的人們，辛辣和尖銳應當是批評的必要條件。」

「然而這並不是說批評和漫罵就此沒有了分界。」

「還是有的。譬如過去小品文的論爭罷，從小品文盛行之社會的原因來探討，把開適的一派作爲一種社會現象來抨擊，雖則態度不「客氣」，雖然字句辛辣，但這是批評。爲什麼？因爲論者只見事不見人。反之，避開事之本身，枝枝節節只去猜甲是某人，乙是某人，而甲乙之反對又爲了何種個人的原因，——這就那怕很閒適地道出來，實質上跟漫罵不多。」

在這文派分化愈趨劇烈，而罵風相長，短兵相鬪的今日中國的社會裏，起了這一度「批評與罵」的論爭，倒也未始毫無意義的。

其實，「批評」與「罵」只是程度之差，如果真要區別這兩者的分野，那不但要看它們

本身的內容，而且要看它所落的對象。如果一段話有說者本身的見地，並且還有理論和事實的根據，而除否定對象以外，更有暗示以上之作用的，這便是批評。如果僅僅是幾句抽象的中傷他人的言語，或竟是無謂猜測，造謠生事，這便是「罵」。如果是對於某種理論的批評，而其實質對於人身的攻擊多於理論的判斷，或竟是沒有理論的判斷，那末這篇批評就覺得薄弱，或竟不是批評而成爲罵了。但如果是對於某一派系（人）的批評，而列舉他們的生括，行動，和言論等等，那就不能稱之爲罵，而不失爲批評。不過，那對象的本質程度，却又決定了批評與罵的分野。對於橫行暴虐的流氓癩三，而也要用「夫子之道」去大發議論，那真是牛頭不對馬嘴，反而成爲可笑了；對於他們，只要輕輕地反唇相譏，也不失爲批評。

現在，爲一般長於「漫罵」的批評家所「批評」爲「漫罵」的批評，其實大多數是批評的態度問題。這所謂批評的態度，換句話說，就是論爭的戰術。對於基本原則相同，而僅在枝節上有錯誤的人，當然也應該加以無容情地批判，但却應該是嚴正的，而不應該是挑剔的。如果在某一階級中所認爲在基本理論上分歧的人，那却不妨是挑戰的激鬪的，因爲在批評者並不希望他們能夠克服他們的錯誤理論，而只希望他們能夠肅清他們的錯誤理論。

批評是理論上的戰鬥工具，它爲了能夠打退並且擊破敵方的理論，而可以根據了個人生活、社會事實，以爲基本理論而發出疼罵的迫擊砲；這疼罵，是打落水狗的最後一手，並無損於批評！

接着這「批評與漫罵」而來的，便是

文人相輕的爭持 要說他們是真的根基於理論基礎上的所謂「文藝論戰」，這是過高地估計了他們的身價。實則，這是在政治威力的脅迫下的社會中，嚴正意見缺少了發展的曠地，而致給予人身攻擊以抬頭的機會。他們大都脫離了階級意識的基本戰陣，而專事於私事的詆毀。他們對敵兩方，大家都在揭露着或竟是猜度着對方的「祕」事，而切齒地罵着；同時，大家都在說對方是在造謠、漫罵，而自己是「批評」。他們的手段是着力於自己雜誌的推廣，而減少敵方雜誌的銷路。所以，一種新出雜誌，必口口聲聲把那「老牌」雜誌的名字帶在口頭，作爲攻戰的對象；而那比較多銷的雜誌，則雖攻擊着敵方，而却把對方雜誌的名字隱蔽起來，唯恐做了它們的「義務宣傳」。考之實際，他們所發的洋洋大論，無非是在字面上兜圈子，或則發之於私人的仇恨；因此，讀者除掉能夠從中看打架，覺得暢快一時之外，却並不能在其中有一點理論上的把握。

爲何會有這種現象的呢？

原來，在以個人爲中心的資本主義的社會中，所表現於文壇上的，有兩個主要的特徵：一個是文藝製造的商品化，一個是英雄崇拜的好文名。

爲了這，出現於今日文壇上的所謂「作家」，就很多以鑽營、籠絡、吹拍、攻訐等當做主要工作的一部分。去年所提出的偉大作品不產生的原因，除掉了大衆知識之被剝奪之外，這或許也是其中的一個原因。

因了現今的所謂「作品」，藉了商品的形態而出現，所以在文壇上有所謂「門羅主義」的獨霸攔斷的現象。辦刊物是爲了編輯費，創作投稿是爲了稿費。但在出賣腦質的文人入於過剩狀態的今日，各種刊物大都關了門拒收隔膜「血族」關係的來稿，於是乎那被排擠在門外的「文人」，就把他們底近視眼所僅能覺及的感觸，在他們自己血族的刊物上，吹毛求疵起來，而形成了現在這村婦罵街式的所謂「文藝論戰」。

又因了現今的所謂「文人」，只想做那被人崇拜的偶像，於是乎就想傾覆競爭者的文派，把一切文藝主張都據爲己創，以形成其文壇上的狄克推多。所以，同樣的意見，在他人口中說出，就攻擊，或淡漠；而一經同派說出，就大吹大擂，認爲奇蹟。並且，在論爭中可

以忽視了當前最嚴重的主題，而以敵方的技術上的偶然過失，片言隻語，甚至於私生活和容貌來當做主要的目標。又爲了鞏固其地位起見，而努力於造就他個人的（不是階級理論的）系統，「提拔」其所謂「徒子徒孫」，爲他個人捧場吹噓。結果，在文壇上，不管他們底意識、主張等是否相同，而只跟了幾個「巨頭」分成了許多門派，以與異己者攻訐咒罵。在這似乎很蓬勃的中國文藝界中，作品的本質顯現得異常地薄弱，這個魔障也可以說是一個原因。

這種形態，到了恐慌擴大，小有產者急速沒落的今天，一般在生活和意識上都屬於小布爾喬亞，而却霸占着文壇的所謂「作家」，他們爲欲「向上爬」以找覓其個人的出路，於是乎各個門派的爲了獨霸文壇而所表現的鬥爭，便日益尖銳、兇狠。但又爲了他們的社會地位，而不敢提出現時代下文藝上所應討論的迫切的主題，因此就只想在文藝商品的競賣中，打倒其他的競爭者，以形成其文藝界中的托拉斯。

在這樣的競爭狀態下，無論那一方面，只要一到力量衰退而仍想維持其「自身」的時機，就都隨時可以投靠當時的政治勢力，以遂其出賣「心靈」所換來的物質上和「榮譽」上的報酬。

這種「失常」的文壇怪態，對於讀者發生了什麼影響呢？除掉了書費和精神、時間的剝削外，是歪曲事實的謠惑和利我思想的麻醉。

我們站於時代之前的大眾，應該起來無容情地排擊這種基於個人主義的論爭，而提出在當前的文壇上所迫切需要探討的主題，來嚴正地深湛地討論：對於傳說的文藝思潮的戰鬪，基於大眾生活的文化理論的確立，漢音拉丁化和口語文學的建設。

只有在毀滅一切事物的商品形態，和個人主義的英雄崇拜之前提下，才能有為全人類社會服務的正確的理論與高越真實的偉大作品出現。

以後的文藝論戰，我們應先堅持着這個前提條件。

三戶和三家的混罵 我們現在且來舉出一個「文人相輕」中的「三戶」與「三家」的混罵，就可以見出他們那「筆上開花」的皮相。

在文學五卷一期上「干」的「文壇」三戶，雖然是針對着第三種人之流的派系而說的，可是他不去從他們的社會基礎掘他們的根，而僅去從他們在文壇的痕跡上吹他們的毛，結果，徒然博人一笑而已。

他說：

「這文壇，從陰關這方面看起來，暫時大約還要被兩大類子弟，就是「破落戶」和「暴發戶」所佔據。

「既非暴發，又未破落的，自然也頗有出些著作的人，但這並非第三種，不近於甲，即近於乙的。至於掏腰包印書，仗資資出版者，那是文壇上的捐班，更不在本論範圍之內。所以要說專仗筆墨的作者，首先還得求之於破落戶中。他先世也許暴發過，但現在是文雅勝於算盤，家境大不如意了，然而又因此看見世態的炎涼，人生的苦樂，於是真的有些撫今追昔，「纏綿悱惻」起來。一歎天時不良，二歎地理可惡，三歎自己無能。但這無能又並非真無能，乃是自己不屑有能，所以這無能的高尚，倒遠在有能之上。你們劍拔弩張，汗流浹背，到底做成了些什麼呢？惟我的頹唐相，是「十年一覺揚州夢」，惟我的破衣上，是「襟上杭州舊酒痕」，連懶態和汗漬，也都有歷史的甚深意義的。可惜俗人不懂得，於是他們的傑作上，就大抵放射着一種特別的神彩，是：「顧影自憐」。

「暴發戶」作家的作品，表面上和破落戶的並無不同。因為他意在用墨水洗去銅臭，這才爬上一向為破落戶所主宰的文壇來，以自附於「風雅之林」，又並不想另樹一幟，因此也決不標新立異。但仔細一看，却是屬於別一本戶口冊上的；他究竟顯得淺薄，而且裝腔，學

樣。房裏會有斷句的諸子，看不懂，案頭也會有石印的駢文，讀不斷。也會嚷「襟上杭州舊酒痕」呀，但一面又怕別人疑心他穿破衣，總得設法表示他所穿的乃是筆挺的洋服或簇新的綢衫；也會說「十年一覺揚州夢」的，但其實倒是並不揮霍的好品行，因為暴發戶之於金錢，覺得比懶態和汗漬更有歷史的甚深的意義。破落戶的頹唐，是掉下來的悲聲，暴發戶的做作的頹唐，却是「爬上去」的手段。所以那些作品，即使摹擬到和破落戶的傑作幾乎相同，但一定還差一塵：他其實並不「顧影自憐」，倒在「沾沾自喜」。

「這「沾沾自喜」的神情，從破落戶的眼睛看來，就是所謂「小家子相」，也就是所謂「俗」。風雅的定律，一個人離開「本色」，是就要「俗」的。不識字人不算俗，他要掉文，又掉不對，就俗；富家兒郎也不算俗，他要做詩，又做不好，就俗了。這在文壇上，向來為破落戶所鄙棄。

「然而破落戶到了破落不堪的時候，這兩戶却有時可以交融起來的。……但在作品上的影響，却不過使暴發戶增添一些得意之色，破落戶則對於「俗」變為謙和，向別方面大談其風雅而已：並不怎麼大。

「暴發戶爬上文壇，固然未能免俗，歷時既久，一面持籌握算，一面誦詩讀書，數代以

後，就雅起來，待到藏書日多，藏錢日少的時候，便有做真的破落戶文學的資格了。然而時勢的飛速的變化，有時能不給他這許多修養的工夫，於是暴發不久，破落隨之，既「沾沾自喜」，也「顧影自憐」，但却又失去了「沾沾自喜」的確信，可又還沒有配得「顧影自憐」的風姿，僅存無聊，連古之所謂雅俗也說不上了。向來無定名，我姑且名之為「破落暴發戶罷」。這一戶，此後是恐怕要多起來的。但還要有變化：向積極方面走，是惡少；向消極方面走，是癩三。

「使中國文學有起色的人，在這三戶之外。」

巴山見而「有感焉」，於是在星火上作「文壇三家」：

「那三家？教授作家，版稅作家，編輯作家是也。」

「……文壇上的作家之所以成爲作家者，却并不一定因爲他先前總有一點如上所述的憑藉，如得了官費出洋留學鍍了金鍍了銀回國以後弄弄筆墨成爲作家的人，他就不是憑藉着「祖遺的正在少下去的錢，或是父積的還在多起來的錢」。這一種人，他所憑藉的是作教授，——因作家而成教授，或因教授而成作家，無以名之，姑且名之曰，教授作家。教授作家著作成書或是作雜誌的撰稿人，廣告上必登他的頭銜曰某某大學教授，以資號召而廣招徠，至

少他們的學生亦得買一本，生意是比較沒有頭銜的勝一籌的。這在商業的生意眼上，教授作家作了書店老板販賣的野人頭。教授作家既然成了書店老板販賣的野人頭，而他之所以能夠成爲書店老板販賣的野人頭者，在於有教授的頭銜；這樣一來，教授是喜歡弄弄筆墨出賣貨品希望作爲作家，而作家亦喜歡到處鑽營企圖成爲教授的。如今此風已見日長，影響到教育界的行政上去了，教授作家不但成爲書店老板號召顧客的野人頭，已經成爲學校當局廣招生野人頭了。因此教授作家亦名曰野人頭作家。

「教授作家於學校中得巴結學生（如看戲吃飯之類），奉侍當局（如送禮應酬之類），生活亦很苦，文壇上另有一種作家，自由自在，優哉遊哉，出則「雲飛」汽車，住則洋樓整座，不但不用巴結人，而且有人去巴結他，甚至有的還成了「文壇聞人」收徒弟作「老頭子」，他是靠版稅過活的人，名曰版稅作家。這一種版稅作家，名利雙收，倚老賣老，不幹創作，而且利已得，名更重，雖生活已如貴人，言論偏要激昂，而其實正是掛羊頭賣狗肉，欺世盜名之輩吧了。照「文壇三戶」的說法，這一種人可以說是「暴發戶」，他們「意在用墨水洗去銅臭」，「以自附於『風雅之林』，又並不想另樹一幟，因此也決不標新立異，」只是一味跟着激昂青年亂喊亂叫；「但仔細一看，却是屬於別一本戶口冊上的，他究竟顯得淺

薄，而且裝腔，學樣。」在激昂青年看來，大模大樣，儼然導師，而他們見鬼計已售，莫不「沾沾自喜」，比較教授作家於名於利都是居於上風；而在書店老板的眼底看來，亦是足以號召主顧的野人頭作家了。

「……與版稅作家及教授作家有密切關係者，又有編輯作家。編輯作家者，有因作家而成編輯，有因編輯而成作家；其以作家而成編輯的人原本還是一個作家，本文不論，只有因編輯而成作家的，才是特殊的人物。這一種人本來不學無術，創作既沒有，理論亦不懂，只因善於逢迎拍馬，侍候於版稅作家教授作家之門，偶得機會，作為編輯，拉得版稅作家教授作家的片言隻語短文小篇以後，大登廣告自吹自擂，而自己的不像樣文章合野人頭作家的一起，自己便亦馬上登龍名列作家之林，「小癩三」一躍而為「暴發戶」了。從此以後，不管自己辦的刊物兩三期而夭折，但投稿雜誌，廣告大吹曰某某刊物編輯，頭銜既立，編輯作家的盛名亦遂赫赫然炫耀於文壇之上了。

「然而，文壇三家最可憐者厥唯編輯作家。這一種人對於野人頭作家侍奉唯謹固無待言，甚至還得拜老頭子，自認門徒；但如果稍一不慎，有所得罪，那就磕頭哀求，亦是很難給你面子的。比如他再要野人頭作家的稿子的話，給是給的，却無端應該忍受一個「情同綁

票」的罪名，成了啞子吃黃連，有苦說不出了。

「論「文壇三戶」者結論是「使中國的文學有起色的人，在這三戶之外」。如今三戶之外的文學求之未易得；無已其唯求諸三家之外吧。」

這種巧言漫罵，我們讀者實在如同看相打一樣，得不到什麼理論上的啓示。不過，却也有點好處，就是對於文壇上的種種黑幕，往往藉此暴露。尤其是像傅東華在文學上的「啓事」以及星火「警告文學編者傅東華」，兩付獷惡的面目，畢露了一部分文壇上的醜態！

最後且來說幽默大師的所謂

「言志」、「載道」與「方巾氣」 這位幽默、閒逸而又風雅的林語堂先生，他是「贊成「言志」」一方面的，以爲有一個「道」頂在文學作品頭上，那就不免是滿身「方巾氣」，便不「真誠」。卞正之認爲不然，在太白一卷九號上發表了一篇「「言志」與「載道」」中說：

「最近林語堂先生跋了一篇譯文，說「西洋雜誌文全無士大夫氣，書本氣，方巾氣。所言皆是我國士大夫所不屑形諸筆墨之家談瑣碎，皆是牙膏管蓋子，皆是使革命文豪憤怒的小蒼蠅，全無關心世道之意，而有消沉閒散之風。然全中國求一如此真誠之文字，如此與人生

有關之文字，如此挖中心靈要害之文字而不可得。……」（人間世第十七期黃嘉德譯「結婚第一年」林跋）。反之，「載道」一方面的，雖然未必像林先生所說那樣的「不可救藥」，然而他們要求「關心世道之意」，却也是個事實。

「我不想討論所謂「文學」者到底應該「載道」呢，或者應該「言志」。我只想說，「志」與「道」原來並無絕對的界限可分。「志」中固然不能絕對無「道」，而「道」中亦未必絕對無「志」。」

「例……：論語第五十五期有林語堂先生的「遊杭再記」。中間一段話是「正出大門，見有二青年，口裏含一枝蘇俄香煙，手裏夾一本什麼斯基的譯本，於是防他們看見我『有閒』賞菊，又加一亡國罪狀，乃假作無精打彩，愁眉不展，憂國憂家似的只是走錯路而并非在賞菊的樣子走出來。」林先生寫這一段時，當然滿心是「不載道」的觀念，但是「不載道」的觀念而至於無處不拍合上去，那麼「不載道」這觀念的本身也就成爲「道」了。再者，亦唯林先生先有一不同於彼二青年之「道」在，故林先生一見就會「防」起來了。

「……上面證明「志」與「道」原來並無絕對的界限可分了罷？林先生在「結婚的一年」的跋語中謂：「因西洋雜誌文不鄙夷蒼蠅而尊重誠實，故有人肯寫此種文字，有上等雜誌

肯登此種文字，而因此西人生活思想就慢慢受此種文字之勢力而把人生看得真切，思想愈深刻而生活也愈改進。」照這話看來，林先生好像原也承認「言志」的文章歸結也還是有關於世道人心了。然而林先生尙每每「幽默」地嘲笑「載道」的青年，可知林先生不是絕對不要「道」，却是爲的「道」不同罷了。

「再說到「方巾氣」。我跟林先生「同道」，也反對而且深惡痛恨那「方巾氣」。但我以爲林先生的「方巾氣研究」一文尙未研究「方巾氣」之種源與衍化。我以爲「方巾氣」的「種源」就是不「載」現代的自己的「道」，而去「載」過去的古人的「道」。譬如說，古人云：讀書必正襟危坐，這是「方巾氣」。我不贊成。我以爲讀書不妨口含雪茄，斜躺在沙發上。我這種「讀書法」雖然也成了我的「道」，可決不是「方巾氣」。然而倘若我以爲必須口含雪茄，斜躺在沙發上，然後可說是「讀書法」，那我這反對「方巾氣」的行動，自身也成爲「方巾氣」了。這個，我名之爲「方巾氣」的衍化。引而申之，則抵死不肯談「牙膏管蓋子」者固然是「方巾氣」，而以爲唯有「牙膏管蓋子」是天地間唯一妙文者，亦未始不是「方巾氣」。倘因「世上沒有絕對的真理」，就以爲「世上竟無真理」，雖然好像一無什麼「氣」，可是骨子裏就有一種變相的「方巾氣」。

「方巾氣」之有或無不能絕對，正如「志」與「道」可分的界限不能絕對。」這一年的中國文藝論戰，暫且告了一個結束。現在進而考察一下

本年度的文藝主潮

首先，是在字形上起了一個實踐的變革運動，就是：

手頭字的採行 由於近年來小市民的文化運動，和識字運動，而致從大眾語問題促成了手頭字的採行。在政府方面，教育部委託了中華書局鑄鑄「簡筆字」的銅模，而且勒令以後的兒童和民間的讀物以及往來公文，一律採用簡筆字；不過，他們又叫人在簡筆字體下面加印複筆字對照，那倒反使讀者多了一個麻煩呢。

在一般知識份子羣中，則發起了兩期手頭字的字彙。他們在「推行手頭字緣起」上說：「我們日常有許多便當的字，手頭上大家都這麼寫，可是書本上並不這麼印。識一個字須得認兩種以上的形體，何等不便。現在我們主張把「手頭字」用到印刷上去，省掉讀書人記憶幾種字體的麻煩，使得文字比較容易識，容易寫，更能夠普及到大眾。這種主張從前也有人提出過，可是他們沒有實在做，所以沒有甚麼影響。現在我們決定把「手頭字」鑄成銅

模澆出鉛字來，拿來排印書本。」

可是各地各人所寫的手頭字很多不同，那更是「何等不便」！像這種主張顯然已經取消了字體變革的作用，甚至也抹殺了字體改良的作用了。

在刊物方面，則首先論語採用了手頭字，接着則有太白。

拉丁化的實踐 因為手頭字不能打破大眾識字的困難，就是，不能成為最簡捷便利的化工具的這一不澈底性，於是有一般前進的人就提出了漢字拉丁化的方案。經過了一度的爭論探討，接着出版了一冊「中國話寫法拉丁化：理論，原則，方案」。因為這種新文字是大眾教育上的唯一武器，所以這運動發展得非常迅速。除了有「新文字月刊」的編印外，還出了許多關於它的理論和方法上的書，如葉籟士的「拉丁化概論」，魯迅的「門外文談」等。今後大眾勢力的抬頭，必能使它獲得更高的造就。

同時，在文體方面，也顯然在暗下地起了一個很大的變化，那就是：

通俗化的擴大 在今年，文體的通俗化是踏進了一個新的階段，它是正向着簡明化、具象化、趣味化的路上走去，而竭力克服了公式化、抽象化和卑俗化的不好傾向。當時，在「讀書生活」上曾經討論過通俗寫法的問題，而在「文學」上也曾喊過兩聲「能不能寫得好

懂些」。而事實上，又由於大眾文化在目前的急切需要，所以有許多刊物，如「青年界」、「讀書生活」、「大眾生活」、「生活知識」、「通俗文化」以及「知識」等等的文字，更趨於明白淺顯，而博得了大眾的愛好。

雜文的展張 爲第三種人的「雜文」所屢次埋怨的「雜文」，到今年却特別展張了。爲了它是特別適合於當前紛亂繁忙的社會中的吸收力薄弱的大眾的口味，以及它的特別富於辛辣輕潑的遊擊力量，所以一開始就作爲大眾戰鬥的武器而蓬勃叢生起來。除掉了「文學」、「太白」等刊物上的部份文字，以及攻擊「雜文」的第三種人所出的刊物上的「雜文」篇幅，與並未自承「雜文」的閒暇幽默等雜誌而外，另外還新出了一種明旗主倡「雜文」的「雜文」。至於有許多新出的一般性的讀物——如「大眾生活」、「生活知識」等等，更是「雜文」的大本營了。的確，「雜文」並非完全是有「文藝價值」的，但也不能說「雜文」完全沒有「文藝價值」，更不能因爲「雜文」的盛行，而就牽連到「偉大作品不能產生」，認爲是一個主要原因。老實說，「雜文」主要的乃是在它的「社會價值」上，它即有「文藝價值」，也是含蓄在它的「社會價值」之中。我看，在這門爭愈趨劇烈的現社會中，「雜文」是不會因爲少數人的詆毀而就衰退的，也許倒會因爲社會的混雜，而更璀璨地發煌起來。

呢！

同時，繼承着去年的，有

科學小品的再度嘗試 所謂「科學小品」……就是用故事的形式演述科學的知識。文藝作品的生命是作家的生活經驗，因為文藝的對象是人生。科學小品的對象既是科學知識，那麼，科學知識很夠的作家就已經具備了必要條件，問題在他寫出來的小品是否富有文藝的興趣」。可是，講到這一層，却往往令人失望。在一般流行刊物上所載的所謂「科學小品」，大都是在開頭加上一點關係很少的「文藝」裝璜，一個轉灣，就背出一篇「科學」的大道理來；甚者有的只敘述一些科學知識，好像放大的科學教科書一樣，實在是太枯燥了！但這「科學小品」不會就因此而凋落的，因為大眾所需要的「科學」知識，必須在輕鬆趣味的敘說中才能深刻接受。所以我希望今後的「科學小品」不但要貫串着科學的思想，而且要整篇用文藝的筆調，這樣敘述出來的東西，這才讀來開胃，容易消化。

載有「科學小品」的刊物，有「讀書生活」及已停刊的「新生」與「太白」等；作者有克士、賈祖璋、顧均正、與艾思奇等。

由於「作家」們缺乏當前的生活體驗，因此，回憶的作品多起來了，尤其是

生活傳記的蓬勃一時 顯然地，目今這個鉅劇變動的偉大時代，已經不是限於上層生活的已存的「作家」所能表現的了；他們所能量力寫作的，就大都是些他人生活的敘述，或自己生活的描寫了。於是乎，在「人間世」和「宇宙風」等刊物上，流行着許多的傳記文學。主要的有郭沫若的「海外十年」，許欽文的「無妻之累」，冰瑩的「奔逃」，老舍的「老牛破車」等的自傳以及其他許多人所做的他人的傳記。此外，則有「新生」、「讀書生活」及「知識」等刊物上的生活記述與通信等等。

還有在許多刊物上出現，而值得注意的，是被認為雜文底姊妹的

速寫的流行 「速寫」為什麼能夠發達得這樣快呢？說是因為作者和讀者都處在非常窮困和忙亂的境況裏面，這種文體最和他們相應，原也是可以的，但這只不過說着了它底發生原因底一面，並沒有觸到它底積極的意義。

「……劇激變化的社會生活使作家除了創作以外，還不能不隨時用素描或速寫來批判地紀錄各個角落裏發生的社會現象，把具體的實在的樣相（認識）傳達給讀者。這不是經過綜合或想像作用的文藝作品而是一種文藝性的紀事（sketch），但它底特徵是能夠把變動的日常生活更迅速地更直接地反映，批判。說它是輕妙的「世態畫」，是很確切的。

「所以，「雜文」和「速寫」是有同樣的社會基礎和同樣的社會意義的。不同的是，「雜文」是由論理的側面來反映那些活生生的社會現象，甚至能夠使人得到形象的認識，而「速寫」是由形象的側面來傳達或暗示對於社會現象的批判。在對於瞬息萬變的社會現象之有警惕性的正確認識和事故的發生同時被要求着的現狀下面，不用說「雜文」和「速寫」都應該得到積極的評價。它們不能代替創作，然而却負上了創作所不能夠完成的任務。

「由於上面的認識，我們可以明白「速寫」和其他的文學活動不同的特徵，這些特徵實得得最大的「速寫」就能夠取得最高的和其他的作品不同的價值：

「一、它不寫虛構的故事和綜合的典型。它底主人公是現實的人物，它底事件是實在的事件。

「二、它底主人公不是古寺，不是山水，不是花和月，而是社會現象底中心的人。

「三、不描寫世關的細節而攫取能夠表現本質的要點。

「當然，現在流行的速寫大都沒有做到這種地步，一篇好的速寫就應該不失去這些特徵，而能夠這樣做的速寫家就非沉入現實社會生活裏面而且有堅定的觀點和銳敏的觀察不可。」（文學四卷二期，胡風：「關於速寫及其他」。）

與「速寫」平行的，便是

報告文學的滋生 在目前中國所發生的偉大事態，使一般實際經驗於其中的人，無餘閒也不需要改變它們的情節，推敲它們的結構，因為只需照實寫來，便是一篇血淋淋的文學作品，而這作品對於讀者的刺戟感應，反而更覺得真實，切貼，憤恨，勃動！在「大眾生活」和「讀書生活」等刊物上在年末所發表的關於北平、上海的救國運動的報告，這一類文字，如果不給環境所限制，一定將更旺盛起來。它們也許就是速寫，但是它們却是不只兜在「文學」圈子裏來煽動人，它們只是借了「文學」的手腕，把事實赤裸裸地報告給大眾，而讓大眾自己去實地確切地感受！我們還要喊「沒有偉大作品的產生」麼？這偉大的社會動態，只要老實報告出來，便是一篇偉大的文學作品！

同時這當前的事實，是使得我們醞釀着

反帝情緒的高漲 帝國主義者不但用了他自己的魔手踐踏着中國的民族，而且還利用了他的附庸在破裂着中國的社會。三郎的「櫻花」是表現得多麼地慘啊！用英雄主義的暗殺手段去反帝麼？失敗了！幻想着中國的美麗而愛國麼？幻滅了！民族革命的反帝運動，是在這兩種見地之外！墨沙的戲劇「父子兄弟」是表現得多麼動人呢！爲了生活的維持而屈死地做

了帝國主義的狗，終於英勇地掉過鎗頭來了！尤其是年來救國運動中的真實記錄，是盡了反帝反漢奸的任務！當然，這只是「少量」，但其實質上的意義，却是不可忽視的！

而那水旱「天災」的大浪頭，却又在歷年救災的努力中打來了。在這一年度，又誰能抹殺了？

幾篇災情的描寫 由於「人禍」而所降生的所謂「天災」，是連年不斷地送到中國老百姓的頭上來，到今年是益發形成了空前未有的大水災。於是乎來了許多什麼「救災捐款」呀，「救災遊藝會」呀，甚至於「救災連索」呀，倒很熱鬧一時，給幾個非區災的災民多丟掉幾個花邊；真是「大慈大悲」，「功德無量」！可是，事實上，有幾個災民受到了一點兒恩惠呢？沈起予的「難民船」，是告訴了我們災民趁船沒錢買票，被逼而投江死了！蔣牧良的「荒」，是告訴我們救荒局並不救荒，倒養了許多軍警把要活命的農民抓去鎗斃了！有人在厭恨着描寫農村的作品太多，可是在中國社會動亂中起着重要作用的農村變動，將仍多樣地採作作品的題材，不過須要從整個中國社會的關聯上着眼，並且在事件的發展上，也將須從農民大眾的自我覺醒上表現！

另一方面，還得注意那作為中國農村之特殊產物的

軍事寫生的更高展開 在募兵制度的中國，所有兵士，大都是破落下來的農民大眾。可是他們到軍隊中來混口飯吃，果真是快活了麼？不然，他們消失了自己的意志，斷送了自己的家庭，犧牲了自己的利益，而且還天天把自己的生命放在死亡線上；所爲的，只是少數土皇帝的爭權奪利。不過，在近年來事實的影響，有許多兵士是有了明確的覺醒了，他們能夠認識自己的利益，辨別領袖的用意，而採取了自覺的行動。奚如的「劉長春」便是前者的描寫，而東平的「福羅斯基」，便是後者的表現。

同時，經濟恐慌的持久，除掉出現了幾篇表現力比較薄弱的社會不景氣的表現外，

失業描寫繼續產生 有許多人，在今日情願找一個最低限度的職業來維持生活，可是社會上不給他做；也有許多人已經有了職業，滿想藉此來支撐一個家庭，可是社會上偏偏無緣無故地把他的飯碗打破。於是乎，他們悲哀痛哭了，憤恨煩惱了！這種情形，在過去有，在今日更多！施熱存的「無題」，那一番心理描寫是很周到的；周黎的「長壽」，却更記述得深刻痛切了。然而失業者個個都是這樣的麼？也許更有些人因了失業而獲得了更大的教訓，從而更堅定了他們的意志和行動呢！將來的失業描寫，或者會從這一方面去着想的。

此外

社會小諷刺 在論語上刊載了不少。如江季子的「介紹一位好官」，以仁的「妻的新生活」等等；並且還出了一期「現代教育」專號和「官廳生活」的特刊。再如太白白上屈軼的「一個謀殺親夫的女人」，夏時的「電車上」與文飯小品上張天翼的「出走以後」等，都是寫得很出色的。

流氓生活 也出現了幾篇，如因倪的「團聚」，征農的「都市風光」，是表現得頗活潑動人的都市文學。

在今年，還實現了兩個

整理和介紹的工程 一是鄭振鐸主編的「世界文庫」，「牠一方面流通我們古代文學中的孤本祕笈，又一方面則精審地介紹世界的文學傑作」。『編者先立了個「五年計劃」，——擬定五年之內能夠出板多少字數，然後再儘這字數去支配去選定什麼是應當儘先「流通」或儘先「介紹」。文庫的第一集擬目……共有中國的和世界的文學名著六百數十種，自遠古以至現代，凡不得不讀的重要名著，大略具備了。不過包含在這「五年計劃」以內的名著，想來因為事實上（例如一時未得適當的撰譯者或已有人担任而尚未脫稿等等）的困難，還不能夠按照時代次序發表；所以「五年計劃」的擬目內雖然已列荷馬（Homer）等等「神代

詩人」，但文庫第一冊內還沒有伊利亞特。這一點，未始不可算是美中不足，然而文庫到底不是文學史，先後參差些，其實也不關重要。

「……世界文庫在「流通」和「介紹」的「做法」上另一獨創性就是「普及化」。中國文學的孤本祕笈不用「影印」而用排印，各本文字異同加以校註。因是排印，售價就可以低廉，因是加有校註，就給讀者一種研究上的利便；於是文庫的「中國之部」便不是書齋「清供」，而是實驗室裏研究的材料了。再加之：文庫以叢書的性質而採取定期刊的形貌，每冊雖有一二長篇連載，但亦必有一二長篇或中篇一次登完，又有短篇以爲調劑；這辦法就使得叢書性質的文庫不至於冊冊呆板。」

二是趙家璧所主編的「新文學大系」，這「是給「新文學」運動以來第一個「十年」結一筆總賬的。最近四五年來，各種「選集」出版得很多，結果使讀者發生了「選」選集的困難。新文學大系固然一方面要造成一部最大的「選集」，但另一方面却有保存「文獻」的用意。「五四」到現在，不過十多年，可是「五四」時期的重要刊物，如新青年、新潮之類，現在幾乎成爲罕見的珍本。這些刊物上的文章除了已經收在個人的文集或作品集者而外，現在我們想找來看看往往轉輾告借還是不能得到。新文學大系至少可以彌補這個缺憾。

「從「五四」到現在雖然不過十多年，但「新文學」的發展至少經過三個階段。「第一個十年」中就包含着兩個階段。近二三年來，曾經有過兩三部「新文學運動史」之類的書籍出版，但是無論就材料的搜羅或思潮的分析上看來，似乎都還不能使我們滿意。新文學大系雖是一種選集的形式，可是牠的計劃要每一冊都有一篇長序，（二萬字左右的長序），那亦就兼有了文學史的性質了。這個用意是很對的。不過是因為分人編選的緣故，各人「看法」不同，自亦難免；所以倘使有人把新文學大系當作「新文學史」看，那他一定不會滿意，然而倘使要從這部巨大的「選集」中窺見「新文學運動」第一個「十年」的文壇全面，那麼倒反因為是分人編選的緣故無形中成了無所不有，或許他一定能夠滿意。

「新文學大系的編輯計劃也是近年來少有的偉大企圖，全書十冊，每冊約四十萬至五十萬字。第一冊是「建設理論集」，胡適編選；第二冊是「文學論爭集」，鄭振鐸編選；第三冊是「小說一集」，內容大體為文學研究會諸作家的作品，茅盾編選；第四冊是「小說二集」，內容為「文學研究會」及「創造社」以外各文學團體諸作家的作品，魯迅編選；第五冊是「小說三集」，內容為創造社諸作家的作品，鄭伯奇編選；第六冊是「散文一集」，周作人編選；第七冊是「散文二集」，郁達夫編選；第八冊是「詩集」，朱自清編選；第九冊是

「戲劇集」，洪深編選；第十冊是「史料索引」，阿英編選。

「而全書開頭還有蔡元培先生的一篇頗長的總序。

「倘使拿戲班子來作比喻，我們不妨說新文學大系的「角色」是配搭得很勻稱的。」
(見文學五卷一期，姚琪：「最近兩大工程」)。

與之並行而起的，有

翻印古書 因了去年開明的翻印「四史」與中華的發行鉛字本的「四部備要」，而接着在今年有商務的翻印「叢書集成」，「言志」派的標點「明人小品」，上海雜誌公司的翻印「中國文學珍本叢書」，甚而至於世界也來翻印「國學名著叢刊」，中央書店也來翻印「國學珍本文庫」。

說得好聽點，他們是在提倡「言志文學」，是在減輕古書售價。其實際上，却是表現了另一個文壇的掙扎苦况，是因爲他們免得遽爾滅亡，所以節省一票稿費，翻出那一批古董，以賺取利潤，維持生命而已！

今後展望的 以後的文藝主潮，將向那一方面推動呢？顯然地，中國話寫法的拉丁化，將在廣大的民衆中推行，而在字體上實現了澈底的革命。文字表現的通俗淺顯，更將從實際

生活的體驗中來口語化、具體化。反帝、反漢奸和反封建的作品，將由消極地暴露，而趨向於積極的導示。災情、失業、軍事、與牢獄的描寫，將轉過僅是悲痛的慘劇而為光榮的鬥爭。同時，都市生活，農村生活，以及其他各種的生活表現，必得從全世界、全中國的變動着眼，而在部份的情狀反映出整個的動態！

戲劇在今年仍是沉寂的，從社會的需求上是表現了落伍，但它到將來定會跟着雜文和速寫的發展，而多方面地出現簡短緊張而與讀者溶合的作品。詩壇在今年是比去年更荒漠了，可是大衆的號角，將在今後的詩壇上怒吼！

兒童文學在這兒童年中也曾引起了注意，而且還發刊了魯迅翻譯的「錶」。今後也將爲了滋補兒童的心靈，而有整個計畫的兒童文學的翻譯和創作。並且在文字上，要比今年所進步的更要淺顯而接近於中國的言語習俗。

作爲文學輔助的連環圖畫的故事，也已經開了一個頭，但在構造的聯貫與表現的情節上，那技術還是淺缺苦澀的；而且內容也缺乏當前生活的意義。今後它將如報告文學一樣，把時事用了正確的分析與想像，而很活潑躍動地記述出來，它將成了一篇精美的文藝故事，而深入於大衆。

自然，這只是按照社會的情勢而所下的估計，至於是否如此，那還要看一般作家的是否有這個認識、能力和魄力、毅力了。

幾種文藝雜誌

雜文 月刊。編輯者：勃生；發行所：日本、東京、雜文社；總經理：上海羣衆雜誌公司。他們在「雜文月刊緣起」上，說明了他們的自身：

「雜文一向爲那班文豪們所看不起，要吐棄它，這是必然的命運；雖然如此，但近年來雜文却在中國文壇上流行，甚至成爲過去一年中的主潮了，這也是必然的現象。

「在今日的中國文壇上，淋菌並未完全肅清，蒼蠅也仍舊噲噲地吵鬧着，還是需要雜文的時候。

「我們——這羣打雜的脚色——自然萬不敢有什麼過大的野心，但也未嘗全沒有想在那下等的清道夫中，做一點渺小的工作的誠意。於是也要來弄一個小小的刊物，爲簡便計，就叫做「雜文」。

「內容：大體可分爲短論，素描，報道，漫畫，攝影幾類；有時候，還要介紹外國的東

西進來，或者搬一點自己的東西出去，並特約了幾位外國的撰稿者，就正是想藉此與世界文壇作密切往來的開頭。格式：雖說未必能脫出先前「語絲」的一副嘴臉，但總希望能漸漸接近大眾。」

後因某種原因，改名「質文」。

東流 月刊。編輯者：陳達生；發行所：日本、東京、東流文藝雜誌社；總經售：上海雜誌公司。是一種「綜合文藝雜誌」，內容比較前進，而不及「雜文」之富於戰鬥意義。

文學 月刊。編輯人：傅東華；發行所：生活書店。星火上曾經說：

「牠既不是割據一隅的小朝廷，也並不是一個旗幟鮮明的大同人誌，而是一個大百貨店式的文學誌。每期中所發表的作品，有左傾的，有右傾的，也有左而近右的，也有右而近左的，有寫實的，有浪漫的，也未嘗沒有頹廢的。牠的態度，也並不能使讀者有堅持的信仰，一個作者做一篇文章把某一個作家批評得很壞，但下一期就可以由另外一個作者來做一篇文章來把這個作家恭維一陣，反正是百貨店，自相矛盾是不必由店家負責的。如果遇到沒有創作好登載的時候，則多登幾篇翻譯出來，就立刻大吹大擂的算是提倡翻譯。提出了提拔新進作家的標語，却把青年人遠遠寄來的文稿原封不動的寄回去，一面由自己同人中化一個陌

生名字來發表幾篇作品，自吹自捧一陣，算是提拔出來的新進作家。以這種種祕訣和手段來辦的一羣烏合之衆的大雜誌，即使牠不是兩人三人的刊物，即使牠沒有什麼社會的派系做背景，即使牠有「廣大的讀者」，但決不是需要的。」

不過，平心說一句，創作的技術，文學是比較成熟的。理論上，也比較地精彩。

內容有「文學論壇」、「文藝時論」、「創作」、「我的書」、「隨筆」、「戲劇」、「書評」、「世界文壇展望」、「文學畫報」等。

文學季刊 編輯人：鄭振鐸，章靳以；總經售者；生活書店。容量豐厚。並無統一立場，亦不牽入戰團。而文字內容則頗多可觀。有「小說」、「論著」、「散文隨筆」、「書報副刊」等欄，似乎在二卷三期後不見出版了。

太白 半月刊。編輯人：陳望道；發行所：生活書店。是傾向於現實主義的小品專刊。末後幾期，用手頭字排印。內有「短論」、「速寫」、「名著提要」、「漫談」、「科學小品」、「讀書記」、「風俗誌」、及「掂斤簸兩」、「木刻」、「漫畫」等欄。出滿二卷十二期，因生活書店改變出版方針停刊。

譯文 月刊。編輯人：黃源；發行所：生活書店。是專載世界著名之翻譯的刊物。內容

比較前進。有理論、小說、童話及木刻漫畫插圖等。出滿十二期停刊。

新小說 月刊。編輯者：鄭君平；發行所：良友圖書公司。編者曾說：「新小說起初決定出版的時候，我們就這樣想：我們要出一本通俗的文學雜誌，應該深入於一般讀者中間，但同時，每個作品都要帶有藝術氣氛的。我們相信，真正偉大的藝術作品都是能夠通俗的，都是能夠深入於一般讀者大衆中間去的。」其中除掉通俗，新鮮而有意義的小說之外，附帶還有隨筆和中間讀物等欄。在暑期中停刊。

小文章 月刊。編輯者：胡依凡，方士人；發行所：春光書店。是專載小品文的刊物。在創刊號編者的話中說：「在這裏，本刊的內容，我們是覺得要報告一下的；第一是「小小說」這欄。本欄是企圖以極簡短的篇幅，收蓄極廣大豐饒的文學內容。所以在此要登載普通的短篇創作，同時也極注重速寫，散文和諷刺小說。第二是「上海閒話」，這欄是方言文學的一種嘗試。在此，是企圖由此嘗試，達到真正的大衆文學的殷望的。第三的一欄，是說到「舊文學」，那是要系統地計劃先從舊小說做起，以清算並接受前代的文學遺產，企圖由空喊而進至實際的遂行。」「以上三欄，可說是本刊的特色」。但以後就不見續出了。

芒種 半月刊。編輯者：徐懋庸，曹聚仁；發行所：羣衆雜誌公司，後改北新書局。是

反對個人筆調、閒適、性靈的雜文刊物。

這一個刊物的態度，在創刊號內二篇編者的話，說得很明白。徐先生說：「……一則，這兩年雖然是雜誌年，雜誌已經辦得很多，但是我看到人們發表文字的地方還是嫌少，我們也來辦一個，給大家一點說話的機會，這事未始不好。二則，現在的刊物除了一些低級趣味的，多取莊重嚴肅的態度，每逢世上的卑污之輩，輒不屑與之周旋，如西遊記中的二郎神，當孫悟空變作淫鳥時，就不肯跟它鬥法。但我以為爲淫鳥終不能聽其逍遙自在，你的不屑，在它竟會看成不敢而自鳴得意的。所以在該鬥法而又非取某種態度不可的時候，我們自己實在不必硬搭固定的架子。因此，我想另辦一種態度比較放縱的刊物起來，讓大家可以不必矜持，隨便說話，也還有點意思。」

曹先生另外補充了一層意思：「假使舞台上只有正旦正生文縷縷的戲文不也很寂寞嗎？丑角一上台，台下就哄然大笑，大熱鬧起來。在正旦正生眼裏，小丑的一舉一動一應一對，多麼不合乎孔子中庸之道，做文既做得不好，做人更做得不對，然而台下已哄然大笑了。生且只能正眼不看，肚裏譏咕道：「你看，多麼低級趣味！」低級趣味不獨把自己的身分和小丑的身分分得很清楚，而且把客廳裏清高的看客和拖泥草鞋的看客的身分分得很清楚了。然而

台下已經哄然大笑了，又有什麼辦法呢？在看客的眼裏，丑角是這樣嘲笑了別人又囉笑了自己，把光明面的袋兒和黑暗面的袋子一起翻給台下人看，他並不那樣踉方步把自己裝成正人君子，却也不拼命掩着自己的尾巴。有時正旦正生所做的祕密勾當，也一齊告訴出來，丑角是這樣的使生旦們頭痛的角色！」

內容頗富於挑戰性，只是在文字上還沒完全寫得通俗。中途無形停刊。

漫畫漫話 編輯者：李輝英，凌波；發行所：上海雜誌公司。是一半圖畫一半文字的。

雖則以「漫話」題名，創刊號中所載「漫話」並不多，牠有「散文」、有小說。其中「漫畫」較枯燥，文字也未見精彩。生命也並不長久。

文藝畫報 月刊。編輯者：葉靈鳳；發行所：上海雜誌公司。是一種文字與圖畫並重的刊物，惟文字篇幅較多，而內容雜亂，看不出好處。出了幾期就停刊了。

文藝電影 半月刊。主編者：姜克尼；發行所：本社。在文字與圖畫上，都是文藝與電影並容的刊物。內容確是別開生面，頗有趣味，而且比較勇進活潑。有「文電交流」、「文藝論文」、創作、電影、圖畫等。

創作 月刊。編輯者：李輝英，汪蘇；發行所：薰風出版社。是全部創作的專刊。人物

比較整齊，但其內容與技術，總覺得還薄弱。出了兩期，似乎無形停刊了。

文藝大路 月刊。主編者：汪迪民；發行所：上海雜誌公司。是許多文藝青年所主辦的刊物。出至二卷一期停刊。

論語 半月刊。編輯者：陶亢德，發行者：時代圖書公司。是專刊「幽默」小品的東西。到今年而更多富於諷刺意味。

人間世 半月刊。主編者：林語堂；發行者：良友圖書公司。他們曾在二十二期「我們的希望」中說：

『本刊以小品文爲號召，……專重在閒散自在的筆調，……至於內容，除不談政治外，並無限制。所歡迎文章之取材及寫法，請以西洋雜誌爲參攷。茲又把我們最近的希望敘述於左：

『（一）專篇 題目可大可小，大者須出以閒談筆調，變板重爲輕巧，使人讀得下去。……小者須含有意思，合乎「深入淺出」「由邇及遠」之義，由小小題目，談入人生精義，或寫出魂靈深處。近間市上所謂流行小品，談花弄草，品茶敘酒，是狹義的小品，使讀者毫無所得，不取。無論大小，以談得出味道來爲準。』

『(二)特寫……特寫可謂上乘記者之文章，是以現代生活為題材，加以精細的選擇，系統的經營而做成的。最好依西洋雜誌文做法，事實皆由系統的搜集而來，並含精細數目字，勿含含糊糊，下筆千言。……』

『(三)書評』希望每期登一二篇。或兩三本同類書可作一合評。此外非成篇文字，而對於新書略加一二段短評介紹者，也可以集合登於諸篇之後。主旨以批評及介紹並重。』

出至年底停刊。

宇宙風 半月刊。編輯者：林語堂，陶亢德；發行所：本社。它的性質，已由林語堂的「且說本刊」說明了：『宇宙風之刊行，以暢談人生為主旨，以言必近情為戒約；幽默也好，小品也好，不拘定裁；議論則主通俗清新，記述則取夾敘夾議，希望辦成一合於現代文化貼切人生的刊物。所以不專談幽默，正是以慶幽默之成功，無論何種寫作，皆可幽默成分夾入其中，如此使幽默更普遍化。所以不專談救國，也不是我們不願救國，只是不願紙上談兵。若有人相信此時之國尚係紙上空談之所能救，不妨投稿他處談談，我們也很願意看。此外也別無成見，惟有矯情君子理學餘孽，必誅無赦。我們誓以此刊與新舊道學作戰。若有新舊八股先生戴方巾闊步高談而來，必先以冷豬肉招而誘之，而後痛打之。』而在編輯者後

記又補充了幾句話：『我們不想在雜誌界中立什麼豐功偉績，我們只願盡力之所能及，好的辦一個如我們理想的刊物。理想並不高遠，只是（一）內容文字能使讀者讀得下去，（二）印刷能好點，出版不脫期，（三）售價現在雖是每冊一角，但在銷數增加到合乎我們的預算時，本取諸於人用諸於人之旨逐漸減低，使一般看雜誌代跳舞的讀者減輕支出。卑之無甚高論，十分寒儉，但與其瞎開空頭支票，不如實事求是。』

文飯小品 月刊。編輯人：康嗣羣；發行所：脈望出版社。實際上的主幹是施蟄存。是清談的小品專刊。當然也有理論、小說、批評、隨筆、詩等類。康嗣羣的「創刊釋名」上說他們的用意是：『夫普天下之人莫不要吃飯，吃飯而要一點本領，則又爲凡要吃飯及已吃飯之人所共喻，故官吏則曰吃衙門飯的，商人則曰吃洋行飯的，工人則曰吃手藝飯的。然則我們這羣搦筆管的朋友，既無其他本領以謀飯，而飯又不曾自己來，無已，其吃文飯乎？這是一個解釋。』

『此外，我們彷彿還有一點感想：覺得人生除了吃飯之外，似乎還該有點事做。量力而爲，於是決定寫文章。文章之好壞，不能以飯之吃得飽否爲標準，各盡其能，所以本刊畢竟不計其賺錢與虧本而問世也。這又是又一個解釋。』

「說了半天，只說了「文飯」兩字，不免有人要問：這「小品」兩字又如何說法。答曰：……也許是清談，但不負亡國之責；也許是擺設，但你如果因此喪志，與我無涉；「小品」云何哉，乾脆的說，一切並不「偉大」的文藝「作品」而已。」

出到六期停刊。

星火 月刊。編輯者：杜衡，侍桁，楊邨人；發行者：上海雜誌公司。是變了質的第三種人的「小本營」。他們在「前致辭」中說他們的旨趣是：「我們不需要老板，因為我們不願意受商業競爭的束縛；我們寧願將自己的本鈔來虧，我們不願意為替商人招徠生意而拉攏名人。因為我們希望這刊物完全成為我們自己同人的刊物。」

「如果有人問起我們的同人是怎樣的人，那麼我們的答語是很簡單的：我們都是誠懇的為文藝而努力的青年。」

「我們看到，在目前這充滿了黑暗的文壇上，形成了軍閥割據似的局面的文壇上，並不是每一個誠懇的為文藝而努力的青年都能得到他的應得的立足地。我們有創作的慾望，我們也都有發表的慾望，但是我們的作品是祇配丟到編輯先生的字紙簍裏去，我們知道也許自己的作品並不完全成熟，但我們也知道，即使是成熟的作品，要找到個發表的機會，也是像抽

彩票一樣的困難。在這種文壇已經被壟斷的情形下，每一個有點自愛心而不屑於鑽營逢迎的文藝青年，想要不消極，不灰心，便祇有一條路可走——那就是有一個完全是自己的刊物。」

現代詩風 無定期。編輯人戴望舒；發行所；脈望出版社。是世紀末詩人的寶庫，專刊譯作的詩及關於詩的理論。只出第一冊。

藝風 月刊。編輯者：本社；出版者：嚶嚶書屋。為圖畫文藝的雜誌。主持者實為孫福熙等。

文藝月刊 編輯者：中國文藝社；發行者：正中書局，為國民黨中央黨部的機關文藝雜誌。

文學期刊 無定期。編輯者：林荒波等；出版者：復旦大學中國文學系。為復旦師生的文藝校刊。

文學時代 月刊。編輯者：儲安平；發行者：時代圖書公司。為新月這一流派的文藝刊物。

國民文學 月刊。編輯者：本社；發行者：汗血書店。為張資平之流所主持。

現代文學 月刊。編者：俞荻，巴林；發行所：上海雜誌公司。生命未見長久。

文章 月刊。編輯者：本社；代售處：上海雜誌公司。爲偏於小品文的混雜刊物。不久夭折。

文藝 月刊。編輯者：胡紹軒，魏韶綦；出版者：輪底文藝社；總代發行所：漢口現代書局。

山雨 月刊。編輯者：本社；代售處：開封南京書店等。

本年度的死亡作家

曾孟樸（一八七一——一九三五） 名樸，初字太樸，後改字孟樸，又字小木，又字縮齋，筆名東亞病夫。江蘇省常熟縣人。所著歷史小說孽海花，人以此與紅樓夢並稱。此外著有魯男子及翻譯囂俄全集等法國文學名著多種。曾與其子虛白合辦真美善書店，主編真美善文藝月刊。爲中國純文藝作家的先輩。

方瑋德（一九〇九？——一九三五） 爲清桐城派名士方苞後代。安徽桐城人。中央大

學西洋文學系畢業。經徐志摩一手提拔，號稱新月派新詩人，然乏魄力，亦浮情感。另有影響於中國文藝界頗有潛力，而於今年死亡者，則有法國左派作家巴比塞。

附錄：

一年來的中國文學界

伍蠡甫

近來，中國文學界每年都有繁複事情和龐雜現象，但是，如果不怕費事，細細檢查，挑出大家特多道及的，再分類排列，也就不難理出頭緒和動向了。看一九三五年，就有所謂『文人相輕』的課題，『文學遺產』的討論，『我們對於文化運動的意見』的宣言，專載譯作刊物的停版，文學研究專集的出現，『中國新文學大系』和『世界文庫』的發行，兒童文學的提倡，以及若干得名創作充實了一年間的園地等等。內中固然也有無關文學，只不過屬於個人的或營業的事件，而且在它們之外，還不曉得更有多少漏了未提，但是這一些已經很夠表現若干路線了，現在應該分別說明它的意義。

第一，『我們對於文化運動的意見』雖然沒有『中國本位文化建設』宣言那樣引人注目。但是發表這宣言的團體如文學社、文學季刊社、太白社、芒種社、東京雜文社、東京詩

歌社、新小說社、譯文社等都是文藝刊物；個人方面大概盡是文壇熟見的名字，所以這宣言當然可以代表一年間文學界的而非一般文化界的重要意見。它做得很清楚，積極方面要由漢字改革以普及知識，來拯救民族；由「維新」之路來樹立新的倫理標準，同時更用口頭語寫成的「國語文」代替文言文，用能夠「表白現代人的情思的現代文」代替做詩填詞；消極方面要反對復古運動、讀經救國，將目下所謂國學研究者讓給專門家來研究。它拈出「民族」口號，取徑和「中國本位文化建設」相似。惟它所舉辦法只偏重表現思想的工具，根本沒有指明這新路的歸依，究竟是德謨克拉西的再演如五四時代呢？或者還是其它呢？因此，這宣言至少不能算是怎樣明澈；而參加的團體和個人也就相當表明他們這一年內의思想和態度了。

第二，不妨說說文學遺產的問題。這問題並不是一九三五年才有人討論，不過在一九三五年裏却很有一些成績，這可從好幾方面看。第一，今年有人首先敢明白地說：

「我覺得現在有很多人們似乎有這麼個傾向——既然講到「文學遺產」了，就無形肯定了我們有「遺產」，有有用的「遺產」，而「問題」只在如何接受。我以為我們首先要這麼「肯定」；我們去掏摸了好半天要是結果什麼都接收不了的話，其實也

不算白費工夫，因為我們總算把一筆爛賬算過了。」（雜文第三號，茅盾：對於接受文學遺產的意見。）

這樣的話實在比從前明確，有了一個範圍了，不過只說了半段，剩下的半段便是『有用』和『無用』的標準，這却不曾確立。本來，再往下討論，當然要遇到這下半段，但是如今桎梏周密，畢竟無法可以暢論。因此，上面那一番話大概就算目前最高結論了。其次，像世界文庫所謂『以廣大的心胸去接受先民的偉大的成就』（原書發刊緣起第三頁），似乎又和上面的立場不同。如果站在上面的立場來看，便覺『廣大的心胸』至多不過像是一個長腔，猶之乎唱京調時，一字唱了以後的拖尾，已不再是那字的本身；換言之，有用的標準還是沒有提到，結果恐怕得不到什麼成績。所以，世界文庫已刊中國文學作品，大概都是爲了版本稀罕，要我們見識一下，此外並未點明，稀罕的版本是否即爲有用的遺產，名著的標準是否即爲版本的稀罕。我們也就難以看出這已出幾集中究竟哪一些算得『有計劃的介紹和整理』。至於，編例第六條對於整理所下定義，亦只限於標點、校勘兩種工作，未免狹窄一點。其實，現代的需要無論如何都要超過這一點吧！第三，在今年裏，文學遺產這一問題倒反在外國文學介紹裏表現了比較明確的主張，比較實際的工作。刊物對於翻譯或介紹外國文學的遺產頗有計

畫；譯文、世界文學兩種專登譯作；譯文把古典主義以來的作品介紹得不少，特別注重文學批評及作家研究，尤其多譯『準前進』的作品，所謂『我是依仗社會主義助力的個人主義者』的紀德之一流（上語見紀德：擁護文化，載時事類編三卷十七期），特多介紹，這是今年值得注意的一個態度；不過，這一層大概還是爲了環境限制的原故，不然，真正『前進』的作品，定會多多見到吧！世界文學則連希臘文學白銀時代琉善（一二〇年至一八〇年）的喜劇也都譯過，精神分析的作品如赫克斯萊、芝范克等人所寫也有，但總附上幾句話，指出其中的空虛、幻妄，這似乎又比譯文的附記來得切實一點了。總而言之，這一年裏的翻譯界比以前不同，他們有相當主張然後再去掘發國外文學的遺產。末了，專就國內新文學整個園地來下一番整理的，有中國新文學大系之輯，也總算抱着批判態度承繼遺產了，只可惜各類作品的主編人思想各不相同，例如洪深先生之與胡適博士便是最明顯的，所以選文和立論的標準未能十分統一，這一層大概須靠最後的史料、索引一冊來補救了，但是截至最近，可惜還沒有機會讀到這一冊。上面幾種書刊，可視作文學遺產問題的實際研究，一九三五年裏既有了它們，不能算是一種進步吧！第三，我們遇到些不幸事件，譯文、世界文學的停版便是一樁，文藝論戰牽連着個人攻擊要算另一樁。這兩刊物立意不差，給讀者以他們所不很愛念的——

譯作，非創作——這未必就對於讀者沒有益處，於是何妨就傻幹一下子；然而，這番工作正像馬克斯主義者用上層意識去影響下層建築，初次試驗不一定有多少實效。所以，歡喜念譯作的人一少，這兩刊物便難逃經費掣肘而嗚呼了。後一椿對於任何存心純正，單要看文藝作品而不計其它的讀者，只造成一團煩悶。讀者很會看出，這型論戰文章的焦點多半不是問題中心，而是作者私人的利害，滿不關乎讀者的。內中以『文人相輕』的題材討論最烈，結果，局外人反而覺得他們先就各自輕了自己了。此外，還有若干自命爲『後進』作家，一口咬定受着『先進』的壓迫，專愛寫些文字，攻擊某某刊物『不收外稿』，某某刊物『門戶太不公開』一類的話，這也是讀者的損失罷了！

第四，『兒童文學』跟着那已被定爲兒童年的一九三五年，而有人注意了。在年頭上，有若干位先生籌辦『兒童文藝社』，後來便沒聽到什麼重要消息。並且，好好的一篇兒童文學作品也很少念到，直等到三月號的譯文刊出魯迅先生所譯俄國班台萊夫的錶。這是不怎末新近的作品，譯者引日本楨本楠郎的日譯本幾句序語：

「雖是舊作品，看了就沒有益，沒有味，那當然也不能說的。但是，實實在在的留心讀起來，舊的作品中，就只有古時候的『有益』，古時候的『有味』。」

這當然不無理由。錶全篇有十多處着力在錶上，可是到了第十五次，主角彼蒂加便不再死命抓住那隻金錶，反有拋掉它的意思；以前爲了那錶而幾次三番的奔竄，現在也不再高興幹；臨了他把錶送給他的女友那泰沙了。事件曲折緊張，始終吸住兒童趣味；先要錶，後不要錶，一方面暗示兒童美德的，一方面更提高兒童的健康意欲，是兒童向上活動的模型形式。此外，通篇沒有露出大人話，尤足爲目下試作兒童愛看的文學者所師法。

第五，文學研究專集也出了幾種，都是多人合撰，像似辭書。現在單提到小品文與漫畫及文學百題。前者僅在小品文及漫畫的園地裏，由作者隨意提出某個問題來談論，後者則已先指定一百個文學上的問題，再分別約人寫作，而所謂百題最多涉及文學史和文學批評的方面，所以在編制上比前者較有系統，可惜被刪除了二十七題。若從後者立論上講，執筆人對於文學思潮和其社會的歷史之依據，並不同一見解，甚或單論問題本身，抹煞背景，而且所有見解也還多各異，故此讀者對於文學如果沒有基本認識，恐怕不能在百題中探索文學的一貫知識，和首尾合拍的解釋。例如「怎樣叫做世界文學的兩大思潮」一題仍舊是單講希伯萊希臘兩民族的精神如何不同，絕未顧到物質的經濟的基礎；然而，到了「人文主義的文學批評是怎樣的？」那一題，又不是這樣游離現實，架空地寫法了。除了這種不能十分調整，以

及不能免的聊以塞責的文章外，全書總算很不錯的。至於小品文與漫畫特輯雖然各抒己意，却能看出幾派不同的主張。如我還是形式主義者一文，認小品文「不過是文藝上的一種經濟手段的形式罷了。這形式可以裝酒、裝茶、裝藥、裝水；他是有閒階級裝「消閒品」的小口袋；但他也是戰士們裝手槍炸彈的小皮包。我不相信小品文寫不出鄭重的東西，我更不相信小品文寫不出玩笑的作品！」是特重工具，兼容積極與消極兩種不同作用。此外，多半是接近小品文和運氣那一篇頭一句的意思：「我不相信「小品文」應該以自我中心，個人筆調，性靈，閒適，為主；」如臧克家先生所謂「硬性潑辣」，徐懋庸先生所謂「從大處入手」，陳以德先生所謂「從玄學的到科學的」也都是有用論者的主張。一九三五年仍有小品文的討論，這特輯則綜合地指給讀者一條有益的路。

第六，創作在這一年裏出現不少，得名的也不少，提起來大家都曉得。在題材上，「農村崩潰，」「對外關係，」以及「一般社會不安」當然是最多了。關於第一項，正因為作家未必一定實地觀察，很多的只看看都市裏報紙消息，再用點想像，寫不出多少實感，所以結果便給公式、口號等套住，難得有活潑而又深切的成績。既然人人都寫時髦的題材，要想出類拔萃，原本不容易。大概除實地體驗之外，還須另具廣闊的視線，檢閱那些和農村有相當

關係的一切，那末，寫起來或能深淺適度，而作者的想像也更多活動的機會。一年間，『農村』小說雖沒有什麼特別好的，但是批評家們却多半拈出如上的病象和診法。至於泛言農村意識的作品，則有張天翼先生的清明時節（文學七月號）。情節是區董謝老師把棋盤角那塊地賣給土霸羅二爺，單留下中間那座謝家的祖墳不賣，羅二要謝老一並賣給他，謝老索價五百花邊，事情就此攔起，再也談不下去，後來一次，謝老和他的堂弟去上墳，竟被羅二家人痛毆，謝老不服，好不容易找到丘八數位，替他在半路上截住羅二，也還打了一頓飽。臨了，畢竟羅二有勢子，謝老把祖墳割愛，只得二十花邊。通篇計畫地托出鄉紳的典型謝老師，把嗇吝、貪污、糊塗等等做那來往交織的幹線，使他兜過一個大圈子，還是屈服。作者連帶寫了丘八的生活，堪輿家的技倆，端妹子（謝老女公子）的教育，雖非農村正面，却是通過農村而成的形態。作者的文筆提練過了，又適足想像的使用，所以上面那些事件的本身固然平凡，却做得十分動人。因此，搔着了癢處的筆尖躍於紙上，念起來就頗能『過癮』。舉例如下：

（一）丘八的無意識的神情——「他（易良發，一位丘八的姓名）那隻結着一大片紫疤的左手搭在猶開盛（又一丘八）肩膀上，一高興起來就把這隻手移下去，到別人腰

裏呵癢。猶開盛就把那隻手很命揍一拳，嘴裏嘟囔一句「操你爺爺」。

(二) 鄉紳上墳吃虧——「謝標六(謝老堂弟)馬上把香籃子往地一放——他已經顧不得什麼禁忌了。噴着唾沫罵了幾句什麼，他胸脯上可也吃了別人一掌，跌跌撞撞地倒了幾步。他彷彿還瞧見敵人在那里樂：那張光油油的臉子在笑着，幌了幾幌忽然就不見了。同時訇的一聲門響：擦達！——上了門。太陽一會隱進雲堆裏，一會又露出臉來。他們哥兒倆的影子斜在地下，一動也不動，只是一下子模糊，又一下子分明。」

總之，作者技巧已在淨化，「底」「地」「的」以及「着」等字的滋味早已擯斥盡了，所以在減輕讀者的吃力上，先就佔着便宜。第二項「對外關係」的小說中，覺得艾蕪先生的南國之夜(良友文庫本)值得注意。這一篇以英屬緬甸作背景，末了一段：「於是，在這兒奴服苟安的村莊，便一吓子跌入大動亂的漩渦中，爬不起來了。」「每一個男子，每一個女人，每一個孩子，就從此伸直了腰幹，抬起了頭，掙斷了一切的鎖鍊。」「緬甸一定不再是英國人的緬甸了。」「緬甸一定要翻個身了。」諸如此類的還有不少；然而作者自家只顧情熱，卻不會怎樣影響讀者，因為他所致力的不過是架空的描寫，和浮誇的浪漫主義，字面雖像有力，實在仍是運輸着抽象物事，而「每一個」等等更覺得「公性」太強，「個性」太

弱，至多也只是鼓吹的文字；不是小說裏的文章。又如同書咆哮的許家屯一篇尾上「滿洲平原的地雷炸裂了。」「許家屯在黑暗中哮喘着。」「各處湧着被壓迫者忿怒的吼聲。」——也同樣空洞；我們試想報館的號外如果得不到前線真消息，便不妨如此落筆，倘若再語體化了，就成這末一個腔調。作者着眼「對外關係」一類題目，可惜太過直接地處理，結果僅僅表現一些觀念，而內裏缺少激發性的形象，不能打動讀者也是意中事了。但從民族主義文學的觀點上講，艾蕪先生的動機是很不錯的。又其次，不妨一觀第三項「一般社會不安」的小說內中，我發見郁達夫先生的出奔與歐陽山先生的姊妹（文學十一月號及七月號）是兩種不同的典型，不妨特別論說。前一篇的作者，大家都知道，很有舊文章的氣習，不僅形式上比較鄰近文言文，就在描寫自然風景，也深饒舊詩滋味，而對話中，更流露舊小說的口吻，很逼近實際的口語。出奔諒是經意之作；題材是：國民革命軍所順帶扶起的黨內先生們女士們的生活透視，再添上愛神如何蝕毀了革命青年的頭腦——使男同志愛上女同志的肉體，進而偏袒「土豪劣紳」式的岳父，把黨部的檢舉，輕輕化為無事。通篇用編年程序，不慌不忙地由這件事講到那件事，留心看去，便見這位老作家還是高興在平淡之中寓以精警，不願惹人討厭地造作。我們取來放在公式派批評家所謂「正確意識」的衡度上，也沒有什麼

不能通過的地方。描寫女主角女同志董婉珍的初戀形態，是全部的最大成功。先看她的外表：

「董婉珍的相貌，在同班中也不算壞。面部的輪廓，大致像她的爸爸董玉林；但董家世相的那一箇朝天獅子鼻，却和她母親玉林嫂的鷹嘴鼻調和了一下，因而婉珍的全面部，就化成了一個很平穩的中人之相，不引人特別的注意，可也不討人的厭。不過女孩子的年齡終竟是美的判斷的第一要件；十八歲的血肉，裝上了這一副董家世襲的稍爲長大的骨格，雖則皮色不甚細白，衣飾也只平常——是一件短襖，一條黑裙的學生制服——那一種強壯少女特有的撩人之處，畢竟是不能掩沒的自然的巧製……」

再看她如何在橫山和男同志錢時英混過：

「今天他（錢時英）和往日不同，穿的却是一件黑呢的棉袍，從這非制服的服色上看，她又感到了滿心的喜悅，猜測了他今天的所以不穿制服的深意。」

這幾處，筆墨深透，而又不露矜才使氣的痕迹。至於愛之萌芽，原本是可以和革命的澎湃相依而發；在故事裏我們若是同情革命，便也同時衛護這個萌芽；然而，作者在結構上乃將卑穢的水澆在芽上，使成長的枝葉都給污毀；於是革命路線也就大大地混亂，我們竟找不

出什麼了不起的意義了。作者的文章是平順的；作者的方法是曲折的，間接的，作者的題目是暗示的——所以結果成功了。後一篇描寫不景氣中的婦女職業；立意沒有什麼可以批評的地方，但是形式上太過不調和了。有類似硬譯的，如：

『她們各自在一天中腦筋最清楚的時候分散了，小水點似地沁進昏昏而寒冷的小街道裏；却過分機械地莊重起來，悄悄嘆息着……天上的星斗露出發光的牙齒，只有他們，不倦怠地投給那些地上的孩子們一些撫慰的微笑。』

作者如同舉起千鈞重負，而看的人未見得看出好在那裏。又有中國隨便那一處地方都不時遇到的問句，如：『過路的小工們常常在她們後面大聲叫：「早晨，乾妹妹！」使她們驚喊起來。』這『早晨』未免太僵了。更有描寫過分，反覺無聊的地方：

『她們在路上使力嚼着點心，好像她們正在嚼碎一些燒紅的炭塊，把熱氣搶着吞下肚子裏，呼出濃厚的白煙來。』

把前後兩篇比較，我們自然看得出來，技巧是否熟練，和創作的關係畢竟太大啊！（文學季刊一卷三期有秋明君評作者的七年忌可參看）我們不事創作而在欣賞創作的人，還是十分希望作者不要多拿生硬的、迂迴的、事實上無須這般複雜的東西賜給我們；我們也很明

白，意識既已大體地有了一個相當範圍——不是怎樣後退的——那末目前該多多講求一些筆底的工具和對題材方面的想像了。如果一味執住用幾條法則，結果還被法則使用，這實在太不成熟了吧！可惜的是：像後一篇的作法，現在採用的人還是不少咧！

第七，一年來詩作也堪一記。詩人中，還有東漂西蕩的幽魂，那核心只見一天天清減消瘦得可憐，拈着殘花，一味說是如何美法，披上了褪色的外衣，還自以為是最好的裝扮。新出版的現代詩風就特多這種幽魂出現。玲君先生的山居將「我的寥寂」、「你的冷靜」、「山的憂鬱」作為三位一體而樹立之；金克木先生的淹留說：「生涯久成了一灣止水，」那末，怎樣才好呢？答案是：「只靜靜地等待乾涸了。」戴望舒先生的古意答客問，說自己的歡樂在「窗頭明月枕邊書」，自己的靈魂則追隨「嬈繞地昇上去的炊煙」。又在霜花一首裏，自嘆衰老：「我靜觀我鬢絲的零落，於是我迎來」那九十月裏的霜花「所裝點的秋」；更有不勝遲暮的情思了。我們平心而論，這裏所刊幾十首詩都帶着「終古塵封的神色」（順便引用南星先生字面），只把我們從活生生的現代隔離了，而又沒有給我們怎樣出色的替物，我們最多不過欣賞那幾十處換了面目的舊詩裏的陳句罷了。然而，真具雄沈氣勢的詩也并非沒有，

我至今還記住的有臧克家先生的運河（文學三月號）。在這裏，並不對着山水作興亡之感，却

是用這道長流返照人間難平的醜惡，那若干磊落的字句使人念過自覺添了幾重毅力，想要動手幹點什麼似的。開頭寥寥數筆，畫出運河輪廓，已有扛鼎之力：

「我立腳在這古城的一列廢堞上，打量着紺黃的你這一段腰身，夕陽這時候來得正好，用一萬隻柔手攬住了波心。」

末了設問，具見低徊，但又收斂着不少雄姿：

「運河，你這個一身風霜的老人，盛衰在你眼底像一陣風，你知道天陰，知道天晴，天人的豪華奴隸的辛苦你更分明，在這黃昏侵臨的時候，立在這廢堞上容我問你一句，我問你：明天早晨是那向的風。」

換句話，作者能直接從題材迸出許多意思，不是先存古人詩句，而後略略翻成半文半白的東西。

第八，看看劇本。曹禺先生的雷雨（原載文學季刊去年七月號）雖非今年所作，但今年在北方出演被禁，在日本出演又被割去第四幕，上海復旦劇社也準備排演，所以已是大家還在爭着談論的一個名劇了，在一九三五年好像仍有它的地位。劇中要節是蒸母姦妹，很多人因此反對，連在日本的「雷雨」劇團都接到嚴厲的公開信，罵他們「脫褲子給臭屁股以供日

人之一榮；』然而，據曹先生自己的解釋，只不過要『使觀者的感情恢復到古井似的平靜，但這平靜是豐富的，如秋日的靜野，不吹一絲風的草原，外面雖然寂靜，我們知道草的下面，翁翁叫着多少爬蟲，落下多少豐富穀種。』（雜文二期，曹禺：『雷雨』的寫作）他自己承認，寫作動機也不過是『受古代希臘劇的影響，』在 *Once upon a time* 的方式裏，表出些『雷聲轟轟過去，一個男子（哥哥）在黑得像漆似的夜裏，走到一個少女（妹妹）窗前說着嚶語，要推窗進來，那少女明明喜歡他，又不得不拒絕他，死命地抵着窗戶，不讓他親近』一類的場面。作者倒很坦然，說是高興向往古神祕追溯，其它便知道了。我們細察全劇關節湊合，處處緊張，始終不懈地玩着一套 *Suspense* 的把戲，因此可以斷然承認作者技巧上的成功，並且也相信有此形式的成就，未來貢獻也不在小，至於道德標準合否，當然無暇顧及了。此外，本年寫成劇本還有一個明顯趨向，便是改譯國外作品，以便上演。如李健吾先生的說謊集獨幕劇，根據 Shaw 的 *How He Lied to Her Husband*，還有蘇雪林先生的鳩那羅的眼睛三幕劇，以——佛滅度後二百多年，中印度摩揭陀國王阿輸迦太子鳩那羅被王后淨容愛上，太子不從，后設法挖去雙眼，事後后自殺了之——為本事，既近乎改譯，更像似莎樂美的模仿。在後一劇中，作者只不過誇示經典純熟，竭力鋪陳背景，充塞着許多擺設，花木、

衣飾、傢具等的如今罕見的名物，再個別地加上刻細的描寫，其實這些未必是不可免了的。正因爲作者在這方面致力太多，反覺對話精神不夠，氣力也不充足，鬆懈得很，卽如王后所說：

「我於今在一個青年的臉上發現一雙比我童時的愛鳥更好看的眼睛，難怪我要失去自制的功夫了。」

好像看了一個浮腫的面容，找不到什麼強力表情；又如：

「你知道一個女人的心被愛慾的火正燒得通紅時忽被淬在寒泉裏，就會一下子硬冷如鐵石的。」

則把劇中人當作演說家，只顧發議論，又好比韓愈的詩，有才而無情了。

末了，今年又有很好的翻譯作品，不過那特勝之處還在譯筆，介紹的意思固然也都由譯者明白說出。孫寒冰先生譯德國 S. Zweig 的一個陌生女子的來信（連載世界文學一、二、三期，商務收入世界文學名著叢書）用白話文體而保持了高度的自由，傅東華先生譯西班牙 Cervantes 的吉訶德先生傳（連載世界文庫一至六期）則參用舊文筆墨，而絕不嫌其陳舊。這大概是譯筆可走的兩條路線，在今年都已有入嘗試並有相當成功了。傅先生的，引一段看看：

「列位，所謂游俠騎士就是這樣的，所謂騎士制度也就像我所敘述；我剛才說過，在下雖然是個罪人，却已廁身於此道；從前那些騎士所曾自任的事情，我一一都要引爲己任；」

要是落在洋化或硬化的譯者手中，恐怕就非如此不行了：「大衆啊！作爲游俠騎士的一個人就是這樣地做着了……」傅先生絕少用「地」「着」一類字，這雖是小小的不同，實在已足夠另成面目了。

以上八件，可算犖犖大端。它們結出一年度的總賬：

中國文學意識，在一九三五年同樣地沒有充分表現，其已表現的可說是「準前進的」。至於形式和方法，則又比前重視，凡比較成功的以及比較有人愛念的作品，大概都由於這種重視。固然，這個新態度一部分可以認爲蘇俄去年作家大會以來所與的影響；但是，國內以前的小品文抬頭、流行等等，也未嘗不給它一些刺激吧。

一九三五年中國文壇的回顧

立波

到年尾，中國的青年，又在民族解放運動的史冊上，添了許多新血。中華民族四年來最兇暴的外敵，得到大小漢奸的裏應，又有了新的侵略和新的虐殺。在這般紅的聖潔的血光裏和更深更急的民族危機中，來回顧一年的中國，最先看到的，是河山的殘破和殘破的河山裏的英勇掙扎的人羣。內地人民自衛的隊伍和關外的義軍，在飛機重砲毒瓦斯等等不停不息的圍攻裏，依舊生存着，而且更加壯大了。他們艱苦抗爭的消息，傳遍了世界，更掀起了國內各地人民自衛的胆子。各處飢餓的人們的騷動，各地的工潮和最近波及全國的學生救亡運動的發生和發展，這一切，都是報紙上載而不詳或竟不載的一年來的史實，牠證明了人民大眾覺醒的普遍，證明了人民力量的偉大：就是在殘酷的現實下，大眾還是一樣英勇和有力。

這些自謀解放的火花，既然是這樣的普遍和耀目，自然要使多數人歡喜，少數人懼怕，歡喜的人，直接間接的響應着，懼怕的人看到自己將要滅亡，索性投降了敵國。

在這種情勢之下，華北五省，事實上已經成了關外第二，而南中國的天空，各色各樣的外國飛機也可以翱翔無阻，「福特」通到了窮鄉僻壤，把經濟恐慌的災難，用一九三五年汽車最高速率，輸送到每個農家，又加上空前的水災，「紙花邊」的跌價，使得大半農民和工人能走的路，祇有兩條，一條是忍受到自殺，一條是奮起來抗爭，走前面的路的，今年也不

少，走後面的路的，當然更多。而中國，真的要怒吼起來了。

二 一般的沉寂

上面的記述，就是我們生息着的現實。這是一個充滿了災難又充滿了英雄事業的現實，許多的人都被一年來急劇變化的政治旋風弄得昏眩了，而我們的文學却顯得比較沉寂。這原是一無怪其然的事。政治的緊張常常造成文學的平靜。在國內戰爭的期間，蘇聯的文學完全停滯了。革命的戰爭，吸去了大多數人的精力和腦力，戰時的環境，又不能提供創作活動所必需的物質便利，文學於是現出了麻痺的狀態。在目前的中國，雖然還可以寫作，然而也有許多困難。有才能有經驗的作家，沒有方法接近英雄的現實，而在現實的掙扎當中的人們，又不一定有文學的素養和寫作的工夫。因此，我們不祇是沒有西面長征的英雄敘事詩，就是一個罷工，一個學生運動的事實，也不能留下動人的記錄。每個作家祇能描寫他所熟悉的物事，這是實在的。但我們不能讓環境限制了我們的生活的開拓。巴別爾從軍一樣的勇氣，我們是需要的。

三 少量的反帝作品

說我們的作家全都隔離了抗爭的現實，是不對的。八月的鄉村給了我們許多關外義軍內

部生活的知識。作者充滿了對於土地的景慕和對於失去了的自然景緻的愛撫。故事的結構是片斷的，却告訴了我們：敵人是怎樣的殘酷，農村男女是怎樣的英勇，使同胞警惕，更使同胞興起。「不會再有一個太平的春天和秋天」，這就是「非幹不行」的最大理由。「眼看××兵一天比一天兇！」爲了替中國人民造福，爲了自己的生存，反×是我們的神聖的任務。就是爲了這神聖的任務戰死了，也還是故鄉中國的鬼魂，「生是中國人，死是中國鬼。」生死場裏的這句平常的話，在「漢奸遍地的時勢」，是有着無限深長的意味的。

中國的主要侵略國，不祇是東方的強盜。還有「印度洋邊的白人遠征隊」，「歐洲的風」描寫了中國南部邊疆，歐洲帝國主義的侵略和勞苦大眾反帝的情景。「土著的野人房屋也漸添上了槍彈擊穿的小洞，刀耕火種的旱穀崗上也留下馬蹄踐踏的遺痕。」這是給野人帶來了災難的歐洲的風，是應當隔絕的。

艾蕪先生除了歐洲的風以外，在今年出版的南國之夜的集子裏，還有咆哮的許家屯和南國之夜兩篇反帝的作品，都值得高的評價。伍蠡甫先生說他「只顧情熱，却不會怎樣影響讀者」。分明是對於反帝作品的輕蔑，有了「情熱」的作品，難道不能夠「影響讀者」嗎？關於這點，以後打算再來詳細討論，現在是停止在這裏。

以上是一年來反帝的主要作品。自然，量和質上，都不能滿足時勢的需要，這顯得我們的文學，在這一方面還應當加以注意，加強努力的。

在文學，文學季刊和已經停刊的創作和水星上的作家，大都是從農村，從軍隊，從學校裏來的。他們寫下了許多對於過去的回憶。

四 許多回憶

說是回憶，就是說他們的作品所反映的現實，和當前急劇變化的現實有些異樣。禾場上的農民糾結在孤立的個人命運裏，清明時節的農村描寫，也是一些時代落後的糾葛，都和急轉的時代輪軸，有些距離。現實裏的大學含着許多嚴肅抗爭的要素，而萬迪鶴先生的大學，很多是度着胡調的歲月。何家槐先生的懷舊集多半是過去生活的懷感。在康波父女中，歐陽山先生對於康波的溫暖的原諒，也不是在康波惡化了的目前情勢之下的創作心理，要是歐陽山先生來寫現在的康波的話，他的人類的溫情，一定會變成階層的深恨的，我相信。

說是回憶，當然不能說是壞的。沙汀先生的祖父的故事，雖然也是寫過去的四川，更是有着目前現實中反對戰爭的重大意義。像豐收一樣的作品，也是第一次革命直後的一些回憶。不過，我們有值得追懷的過去，我們更有豐富緊張的現在。公路航空等等巨大的侵佔，

還沒有出色的描繪，「法幣」給人的恩惠，還祇有茅盾先生的擬浪花一個短篇，北平和上海的壯烈的學生運動，也祇有每週文學和大衆生活上幾篇速寫。處理這種新鮮的題材的作品，我們需要更多點，我們渴望着當前飛躍的現實的迅速的把握。

五 牢獄文學

曹聚仁先生說過，中國第一流人才，有的在爬山，有的在牢獄裏。稍稍留心現勢的人，都要承認這話是真的。

王造時先生在上海文化界救國會上，更大聲的說，要救國，就有坐牢的機會，也是深明時勢的話。牢獄成了無數優秀國人生活和死亡的地方，自然值得我們的很大的注意。

這一年描寫牢獄的作品，除了艾蕪先生收在南國之夜裏的強與弱一篇以外，還有一篇餓死鬼。強與弱影塑了兩個犯罪的典型。阿牛和阿三都有着非常鮮明的個性，伍蠡甫先生批評南國之夜的時候，說作者描寫的人物總是「公心太強，個性太弱」。大概是沒有讀到這篇小說的緣故吧？

羊也是一篇牢獄小說。作者帶了些感傷。在這樣窒息人的黯淡時代，知識人的感傷，正表示了他對於時代現實的嚴肅，比起麻木來，智慧的感傷是好得多多的。

用牢獄生活的題材，還沒有寫成更大的作品。我們期待着中國的島木健作的出現。

六 翻譯的旺盛

翻譯是今年最巨大的工作。許多最優秀，最辛勤的文化工作者，都用了全部或大部分的精神，來從事這原是民主的任務的歷史工作。這一年，出現了許多成功的翻譯，充實了在創作上比較沉寂的文壇。從此，一般不懂原文的朋友，也知道了乞乞可夫的圓滑，俄國地主的各種性格，以及吉訶德先生和山紮邦查的天真的對話。在中國，藉翻譯的作品來肥沃素來貧乏的園地，至今還是必要，以後還是必要。聖經的英譯，豐富了古代的英文學，讓世界文庫、譯文、文化叢書和其他散在的譯作來豐富我們的文學吧。

不過，在一九三五年，一方面是翻譯的巨大的實踐，一方面又是新文學的迅速的開展，這情形，到今年也許更甚。我們的翻譯，我以為應當注意到拉丁化的問題，辛勤的翻譯者應當更辛勤的檢查自己！「我的這翻譯，拉丁化時，是不是便當？」新文字有着光亮的前途是無疑的，我們願意最好的翻譯，最能適合新文字，這才不至使翻譯者的光榮的工作，新文字一來，要變成徒勞。

七 通俗和復古

一九三五年，常常有許多恰恰相反的運動和傾向，通俗和復古的相背而馳，也是裏面的一個。通俗化運動是企圖把文字和文學簡明的交給大眾的事業，復古運動却是使人脫離抗爭的現實的籠套。復古的是少數，通俗化是一般的要求。在華北事件的旋風裏，存文會的先生們，古文派的老爺們，都掩旗息鼓了，這好像說，半壁江山不要，文言化爲口語，却不能容忍似的。而通俗化的運動，是有着成績了，天馬通俗小叢書，印行了二十多種。新小說和青年界、中學生、生活知識、讀書生活、通俗文化、大眾生活等等刊物的文藝欄都得了廣大的贊助。不像文言的零落，更不像復古家的清高，通俗化的人們大都喜歡談國事。

在這裏，我們想起了文學社等文學團體發表的「我們對於文化運動的意見」，這是反對復古的宣言，在復古的逆流裏，這是一篇重要的文獻。

在這裏，我們要看得清楚，通俗化和拉丁化是互相啣接的，通俗化是文化的一種準備，通俗化的運動做得好，拉丁化也就更加容易。通俗化的文學者，應當是拉丁化的開路先鋒。

八 雜文和短論

這一年的雜文和短論，特別的多，爲了雜文的價值問題，也曾經有過一些爭論，菲薄雜

文的，結果並沒有滅殺雜文的生長，東京的雜文和東流，上海已經停刊的太白、芒種以及現在活躍的各報的副刊，都是雜文滋長的園地。每週文學大都登載些短論和書評，天津的文藝副刊也是掲載文藝短論最多的地方。徐懋庸先生的打雜集是這一年出現的雜文短論的合璧，而文學社所編「文學百題」却是比較有系統的文藝短論。

作家的忙碌，和艱難時世的日常生活的雜沓，我以為是雜文和短論盛行的主要原因。我們固然不以雜文和短論自滿，可也不能菲薄牠，在這種時候，能夠引動人家對於現狀的懷疑，能夠迅速告訴讀者以突發事件的價值的，都有很大的改革現實的作用，雜文能夠「言之有物」，短論能夠「持之成理」，就是目前需要的文學。

談到這裏，我們記起了魯迅先生這一年的許多短文章，同時也想起了兩位作家對於他的短文的價值的懷疑，「文人相輕」至於七論，有人問，究竟值得嗎？這是很空洞的問話，值得值不得，不能單憑着一兩位批評家的眼睛來判斷，要問對於大家有不好處，照常識，替大家指出一條抗爭的正路，罵倒一個壞蛋的文章，在大家看來，都有價值，但是少數替特權者饒舌的人却要加以菲薄。魯迅先生的描繪張露薇先生，和七論「文人相輕」都是這種文章。

九 林語堂先生的「改變作風」

林語堂先生在宇宙風出版的時候，曾經宣告改變了作風。作風確也變了些，然而，由開逸的幽默變為任性的情趣，相差還是不多的。以林先生的能力，在應當替受難的中華民族多做點事。假如國家的不幸更加擴大，江南也要變成關外，林先生的一切修養和情趣，不都會烙上亡國奴的烙印嗎？林先生在論語上曾經說過：「今日國難，決非一般奴顏婢膝無脊梁者所可應付。」那麼，能夠應付今日國難的，究竟是哪一種人？林先生想該知道的。却又為什麼要讓卓如先生不顧現實的真實的文章，發表在先生所領導的刊物上呢？

十 星火的一羣

除了楊邨人先生和張露薇先生的漫罵，韓侍桁先生的驕矜以外，星火上還有蘇汶先生的委婉的理論。蘇汶先生的態度是比較好的，理論上却有許多缺憾，關於這點，曾經有許多人的評論。老想擺脫政治作用的「自由靈魂」，實際上却受了人家的利用，這是非常可惜的。在最近，蘇汶先生曾經表示，他是他的論敵的「假想敵」，要真是這樣，那當然好；不過，這是要看實際的表現的。

十一 貧瘠的園地

要自己的園地裏，開些好看的花，結些可吃的果子，是常情的期望。然而假如園地原是乾枯磽薄的沙磧，又加上園丁的疏懶，那末，期望會常常變成失望的。在人家看來，已經值得失望，自己還不知道或者裝做不知道，那更可憐。一年來時出時沒的國民文學，就是這樣的。編者先生最爲推許的友情，曾經仔細的讀了，主題是慳吝家朱吝的「不夠朋友」（自己是慳吝家，又自己取名吝，娜里有這樣的人？人名已經不對），可是我們看到的朱吝，祇顯得愚蠢，而他的試探友情的朋友們却是一些無賴。編後記上說「友情實在是值得我們贊賞的傑作」，但我曾看到幾篇找不到發表地方的青年朋友的初作，比牠要好得多多。

我很抱歉，國民文學上有許多理論和翻譯，我沒有都看，因爲有的文章，作者的署名印上一個長長的頭銜，什麼「英國前內閣總理」，什麼「法國前大總統」等等，看名字，已經知道不干小民的事，竟沒有看。另外還有希特勒第一二次擴軍宣言等文章，與文學的關係，比較的遠，也不看。其餘的，看了也沒有什麼深的印象。

除了陳腐庸俗的色情和酒精的刺激以外，沒有別的生活的人，不荒淫，也要醉生夢死的。讀過歐陸獵奇記和永久的女性，覺得這些作者的世界太狹窄，而趣味是過於卑微了。又有一位作者，名字却很快忘記了，他描寫西伯利亞也祇有女人的調笑，分明是謊話。不說

說，就無話可說的世界，是着實有些「可憐」的。

文藝月刊的編輯，漫無方針，最近花了很大的篇幅，紀念方瑋德之死，一個愛慾的普通知識分子，又沒有留下出色的詩篇，把他比上拜倫和雪萊，實在是有些過於自誇的。

每周文學提出「國難文學」的問題以後，就有人說「人家能提創國防文學，可憐我們祇能講國難文學」。這句話裏，表示了這位先生非常悲觀，非常消極。而實際上，這裏所謂「可憐的我們」，祇是他們自己少數人，決不能代表大多數中國人，大多數中國人，是需要國防的，因此也能提出國防文學，關於這問題，我和另外一位先生，曾在青光和火炬上討論過，這裏限於篇幅，不能再詳論。

一年來的許多官和半官的文藝刊物，特別顯得貧瘠，就是在文藝的量和質上，也可以看出真理和民氣，到底是屬於那一邊的！

十二年末的兩種宣言

十二月十四日，正是北平學生冒着嚴寒，舉行第一次流血的愛國遊行以後，也正是他們再度遊行的前兩天，在南方，有一個「晨曦文藝社」成立了。所發宣言中，說他們有着「秋天的薄暮」一樣的心情。有着被酒精和都會的色情所迷醉的生活，却沒有信仰，是「虛無

主義者」。但是後來又說有信仰，他們信仰着「以自我訓練爲中心」。華北事件，一句沒有提，學生運動一絲一毫也沒有驚擾他們的心情。

和上面這個宣言的發表差不多同時，上海文化界（大多數的文學者）也發了一個宣言，他們主張在民族國家的這個「生死存亡間不容髮的關頭」，文化界應在民衆的前面「領導救國運動」，他們反對向敵國游說和妥協的外交方式，反對「苟且因循的政策」，他提出了七條救國的要求。

十二月廿八日上海文化界救國會開成立會，又發表了第二次救國的宣言，是比上一個宣言更具體，更明澈的愛國呼聲。

對於「晨曦文藝社」和整個上海文化界兩方面的宣言，在這裏，我們用不着多所評論，我單單指出，前一個，是不管國家的事，單求自我訓練，而且還帶着落寞和頹廢的精神，後一個是不悲觀，却又帶着無限熱情和嚴肅，關心國家民族的危亡，企圖「更有效的保存民族元氣，爭取民族解放」。這顯然，一個是主張亡了國去做奴才，一個是要做堂堂中國的主人翁。這兩種宣言，劃明了中國文學界根本不同的兩條路。

寫到這裏，算是把一九三五年中國文壇的幾個主要的傾向和一些重要的刊物和作品，粗粗講了一遍，本來可以擱筆了。想一想，却也還有幾句話，應當說說的。

看了上面這一年來的文學的輪廓，我們知道，中國文壇上，雖然有兩羣絕不相同的人羣，但是，有一羣人是祇有嘴巴的，有一羣人却真是在做，這一年是兒童年，是某一羣人的倡導，可是兒童的有力作品（像錶），却是由另一羣人移譯的。這一年應當發揚固有文化，這是某一羣人的堂堂正正的「中國本位宣言」的內容之一，可是整理和選印，都煩了另一羣人（像中國文學大系的編纂）。諸如此類，都可以看到一種人祇說，一種人却做出來了。

默默的做着的人，在創造真正的中國新文化，他們的一九三五年，並不偉大，這是真的，因為沒有什麼驚人的作品，可是至少可以說是偉大的一種準備。

當然在默默的做着的人，是用不着掩飾自己的一些缺憾的，一九三五年的主要缺點是：一，反帝的作品，還趕不上時代現實的需要。二，工場小說的比較貧乏。三，許多現實主義者，祇看了現實的消極面——譬如災難，還沒把握現實的光明面——譬如一切形式的掙扎。四，詩的落後，一九三五年的詩歌，很少出色的有力的作品，副刊上有時透露一些傷感的聲

韻，通俗刊物上，有時也有一些通俗詩歌的露面，都還不能滿足我們詩的要求。戴望舒先生的現代詩風上也沒有十分惹目的作品。他自己的「渴飲露，飢餐英」的情意，也不過是屈原的「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的簡略的反覆。

然而，前面說過，這一年是準備的年份，也許這一切，在已經開始了的一九三六年中，都會改進，而且產生更雄偉的作品。

年末的兩次救國宣言，是有著歷史的重要性的文獻，散沙般文學界已經在「上海文化界救國會」的旗下，形成了最初最大的團結，也許，在這個基礎上面，造成一個堅固的文學上的「人民陣線」，來負起解放中國在文化上的任務，來加緊推進中國落後的文學和文化事業。替有望的一九三六年深深祝福！

（讀書生活三卷五期）

一九三五年中國文藝界

左衣夢

（一）歷史的車輪，進展到了一九三五年，在國際上，已經有了帝國主義者的屠殺現象，在國內，也更加增了殖民地底壓迫，因此政治，經濟，以及社會上層建築的各部門，差

不多都在激急地變化着，但我們中國的文藝界，却仍然如一池死水似地，不但沒有什麼特殊的課題提示出來討論，也沒有劃時代的，所謂「偉大作品」出現，而且比過去幾年還要荒蕪！這，不消說是被它的社會底客觀條件之所決定的關係。

在一九三五年的文藝界中，成爲問題而被「人」討論着的除了變成個人的漫寫式的「文人相輕」之外差不多就祇有「文學遺產」的問題了。此外如「中國文學大系」、「世界文庫」、「中國文學珍本叢書」的發行，以及譯作刊物的停刊、文學研究專集的出版、兒童文學的提倡，大概就是出版界在一九三五年的總成績了。而兩篇宣言的發表，通俗文化的被提倡，新文字和木刻創作之引人注意，可說是代表着另一方面的前進。

小說和詩歌，在一九三四的文壇上，並沒有什麼特別驚人的收獲，而雜誌，也似乎因爲「雜誌年」已經過去了，也顯出不景氣的現象來了。

以下，就根據這路線，來觀察一九三四的中國文壇吧。

(二) 關於「文學遺產」這問題的討論，本來不是一九三五年才開始的；不過，在今年被人實用起來了，而且，在另一方面也有了一個相當的範圍了；好比矛盾在雜文上明白的說：「我覺得現在有很多人們似乎有這麼個傾向——既然講到「文學遺產」了，就無形中肯

定了我們有「遺產」，有有用的「遺產」，而問題只在如何接受。我以為我們最好不要先這麼「肯定」，我們去掏摸了好半天，要是結果什麼都接收不了的話，其實也不算白費工夫，因為我們總算把一筆爛陳賬算過了。」

在以前，是沒有人說過這樣的話的，在今年，把這問題的範圍確定了，不過，「掏摸」的結果怎麼樣呢？有不有「遺產」？有不有「有用的遺產」？而「有用」和「無用」的標準又是什麼呢？關於這幾點問題的中心，却還沒有人討論到，因此，上面所引的矛盾的話，要算是今年討論的最高結論了。

（三）當人們還正在討論「文學遺產」的問題而不敢肯定說有不有「有用的」遺產時，一些聰明人就把它實用起來了，好比「以偉大的心胸去接受先民的偉大的成就」的世界文庫，「明代傳奇之總結集，汲古閣後之最善本」的六十種曲，除校印罕有流傳之中國古文學名著外，兼有輯印市上已有流傳之「文學巨著之志」的中外文學珍本叢書，以及「給「新文學」運動以來第一個「十年」結一筆總賬」的中國新文學大系等等，都大量地在先後出版發行了，這情形，說句流行的話，真可以說一九三五年在中國是「文學遺產年」啊！

然而，我們把這些刊物的「文學遺產」，放到顯微鏡下稍稍加以分析，就可以知道是些

什麼東西了。

世界文庫「是世界文化的總匯」，它是全盤計劃而有系統的把世界名著輯印的。關於古典主義作品的「外國之部」，這兒不想多說，在此地，我們祇看看「中國之部」的「一般讀者所不易見到的「古本」或「孤本」」吧。

馮夢龍的警世通言、喻世明言、醉世恆言，可說是世界文庫的精華之一，然而，警世通言是什麼東西？那就是「莊子休鼓盆成大道」的故事啊！

這故事的內容，是本「忠臣不事二主烈女不嫁二夫」的訓言，在封建社會制度下的男子，用種種殘酷而卑鄙的手段，來愚弄婦女們的命運的。同時，又保護男子在封建社會中的特殊的權利和法律，而處于悲慘壓迫下的婦女們正是爲了「自由」「平等」而掙扎的時候，這種男子們憑空虛造的欺騙他們的故事，就是所謂警世的通言！

這種惡意地誣害或是束縛婦女們的自由的東西，就是特地爲之介紹並表彰的世界文庫的精華之一。這種「文學遺產」的價值在那兒？

此外，如六十種曲，也就是些尋親記、四賢記之類中國文學珍本叢書，也是那些金瓶梅詞話，梅花草堂筆談之類的東西，在這兒我們要問：難道中國的一文學遺產」，就祇有這類

封建的，或「寄託性靈」的玩意嗎？那麼，這是不是「有用的」「文學遺產」呢？

（四）現在，我們要說到兩種刊物的停刊了。

在這「咒詛翻譯」的年頭，和譯文同時出版的世界文學，當譯文終刊號在九月出版時，世界文學不幸也同時停刊了。

後者的停刊，據說是因為經費的關係，而前者却據說是韜奮回國後，對於生活書店的新計劃，及跟什麼人爭論的結果。

這兩個刊物，都是專載譯作的，它們是有計劃地譯載或介紹國外的文學遺產；如世界文學中連希臘文學白銀時代琉善（一二〇年——一八〇年）的喜劇都譯載過，而且，它的編者總要在每篇文章之前附上幾句指出虛幻的話。譯文把古典主義以來的作品也介紹得很多，而且還很注重文學批評及作家研究。總之：它們都有相當主張然後再去掘發國外文學遺產的。這種立意很好，因此，對於文化水準較高的讀者，是有相當滿意的。

然而，它們現在都已不幸停版了。

（五）文學研究專集，在今年出有小品文與漫畫及文學百題等幾種。前者是作者隨意提出幾個關於小品文及漫畫的問題來討論，而後者，却是先指定一百個關於文學上各方面的問

題，分別約人寫作。因此，在編制上，自然要較前者爲有系統；但在執筆人的見解方面，却與前者同樣不一致，各有各的社會依據，各有各的社會意識。所以如文學百題在「怎樣叫做世界文學的兩大思潮」一題下，仍是單講希臘與希伯來兩民族的精神如何不同，而完全抹煞了其物質的經濟的背景，再如小品文與漫畫則有「小品文可以寫『鄭重的東西』，也可以寫『玩笑的作品』；及『硬性潑辣』、『從玄學的到科學的』種種不同的見解。

(六) 今年是被人定爲「兒童年」的，因此，「兒童文學」也曾盛極過一時，好比「兒童文藝社」的成立，兒童閱讀的各項報章雜誌的刊行，兒童叢書的出版等等，都是這現象的表現，至于兒童文學的作品，却祇看到魯迅所譯的班台萊夫的鍍一種，而且，還不是最新的作品。

(七) 今年的兩篇宣言，那就是所謂『中國本位文化建設』的「一十宣言」，和「我們對於文化運動的意見」。前者是提倡中國本位文化的，而後者則認爲「復古運動發展的結果，將是一副毒藥，對於民族前途，絕對沒有起死回生的功效」。

後者的發表意見人，團體如文學社太白社文學季刊社東京雜文社論語社譯文社芒種社等十七團體，個人方面署名的有一四八人，而且都是文壇熟見的名字，因此，這是可以代表文

學界的，而并非如前者似的文化界的重要意見。他們在積極方面，是主張「改革漢字」以「普及知識」，「向「維新」的路上走去」以拯救民族，「依照，口頭語寫成的「國語文」。」代替文言文，用「能夠表白現代人的情思的現代文」代替作詩填詞。消極方面，他們反對復古運動，反對讀經救國，國學應由專門家去研究。

這可以說是一九三五年中國文壇的重要文獻之一。

(八)通俗文學的被提倡，是與上舉後列宣言有重大關係，他們舉行過通俗文學座談會，出版過通俗文化生活知識讀書生活等通俗刊物，而且韜奮編的大眾生活也是通俗化的。

「新文學」即是所謂中國字拉丁化寫法，這是限着「大眾語文學」砲戰之後，上文所舉宣言中之「漢字改革」而在今年激急地發展起來的。在上海有各種關於拉丁化課本的出版，在北平、天津、貴州、廣州、太原等地，有好些報章及雜誌中，有拉丁化專欄，及先後成立了「拉丁化研究會」等團體。而且還有「拉丁化半月刊」，及名著如錢等之拉丁化翻譯。而在七月時，天津北調月刊會奉有北平市政府之「刊載拉丁化文字不作反動宣傳」批覆。

(十)木刻創作在今年也特別引人注意，一月一日至七日，在北平開的全國木刻聯展會，去參觀的人，竟達廿餘萬人之多！其後又在天津通州漢口太原開封上海等地展覽過，現

在，又到日本去了。

在木刻技巧方面，張慧馬達野夫等，都有長足的進展。

(十一) 創作方面，散見于各雜誌上的很不少，而且也間有幾篇差強人意的，但如子夜之類的巨著，除了在量的方面有一部巴金的家之外，就沒有什麼引人注意的了。

這兒，我們還是來看看短篇小說吧。

在題材上，有幾個特點我們不能不注意：

一、純粹描寫男女戀愛關係的小說，已經不多見了，關於這方面的題材，大都是暗示着戀愛的階級性，或強調着戀愛的時代性及其社會性，至于色情的字眼，或色情的描寫，很不易找了，「大腿文化」及「張資平式」的小說，已完全被時代的洪濤冲到那荒蕪的廢墟去了
咧！

二、處理家庭和個人事件的題材，也完全把家庭和個人掩沒在這社會的動盪中了。純粹以個人主義爲出發點，及描寫老婆兒子的東西，也找不出來了。

三、歷史小說在今年，有着新的姿態出現了，它已經不如三個叛逆的女性，采石磯等作品那樣以個人主義爲出發點，供着古人的屍體，來寄托作者的個性、思想、與性格的作品，

而是以社會的觀點，截去歷史事件之一段，以反映現實社會的某一方面。如文學五卷一期的馬崑之寫天寶年間的變亂等。

四、關於農村崩潰的題材，描寫的特別多，而且還有寫的相當成功。如張天翼的清明時節等篇。

五、對外關係的小說，也有寫的很不錯的，如艾蕪的南國之夜等篇，可說是「民族主義文學」的中好作品。

六、處理軍隊生活及一般社會不安現象的，都有較好的作品出現，前者如萬迪鶴的沒有準備，後者如蘆焚的頭，沙汀的趕路，郁達夫的出奔，歐陽山的姊妹等篇，都是有斤兩的作品。

至于描寫的方法上，也有幾個顯然的特點，我們不妨提出來說：

一、第一人稱的寫法減少了，如十幾年前創造社作者的那種貫串着身邊雜事式的，個人主義的精神的寫法，很不易找得出來了。

二、單純的個性的描寫也減少了。大抵都是用社會學的見地，將個性植根于某一社會的某一現象上。

三、立體的，集體的描寫法，在今年是特別發展了。如上文所舉沒有準備、頭、趕路、出奔、姊妹等篇，都是頂好的例，這些作家們，都用建築學的手法，使這些故事中的人物主體地站了起來，而儼如成了活動的人物，站在讀者面前似的。

四、作者的作風，大部份都已變成爲沉重的、嚴肅的、把握着社會現象的動態而描寫了。不消說這是因爲中國社會的現實，是正在變動的時代，是複雜多端的，再也不能放在新興資產階級社會裏的那種莫泊桑式的、單純的小說法則裏了。

(十二)今年在中國的詩歌，要算是頂消沉了，詩刊出版的很少，而如現代詩風之類的詩刊，內容又是空虛得可憐的東西，比較充實的，恐怕還要算在海外出版的詩歌了。但詩歌從第四期後，又已兩個多月沒有出來了。詩集也很少，就我所看到的，祇有宇宙之歌較爲差強人意。

(十三)關於戲劇創作方面，在今年可說成功的是一部也沒有！改譯國外作品，如李健吾的定謊集蘇雪林的鳩那羅的眼睛等，都不見得怎麼好。不過，在去年做的雷雨，却在今年的日本東京神田，由流浪在日本的愛好戲劇的青年人上演了，而且據說成績還很好。此外，戲劇刊物，也就是在日本出的劇壇學術較爲可觀。

(十四)雜誌在今年，比較去年雜誌年的狂熱，差得太遠了，這不消說是與整個市場的不景氣，有着連帶關係。

在今年，除了老牌的文學與文學季刊，仍在按期出版以外，別的刊物不是「短命死矣」，就要常常延期。在今年發刊的，如天津的北調，北平的泡沫，上海的創作，留日青年的東流、雜文，都還算是前進的雜誌，至于杜衡等的星火，和文藝等，都不能說有什麼價值。

(十五)以上，是就一九三五年的中國文壇的簡略的賬目，這兒，我們來結一筆吧：因為客觀環境的關係，一九三五年的中國文學，在意識方面，仍沒有更進一步的表現，技術方面却有相當的進展，而作者羣的努力，似乎也較爲實際一點了，不過，在事實上，目前這一大動的盪的時代當中，這是很不夠的，這并不能掩飾我們的文壇的荒蕪的現象的，所以在總賬上，仍應該寫下頁數。這就是說：我們今後，應該更刻苦地，更實際底地努力！

一九三五年的中國語文運動

葉籟士

在我們回顧這一年來中國語文運動的時候，首先應該舉出作爲這運動的主流。

拉丁化運動的開展 一九三四年大衆語討論中提出拉丁化以來，還不到一年半，這個運動已波及到國內各地，而上海、北平、天津、開封、太原、西安等處的新文字推行工作，尤其來得活躍。

這一年來，新文字運動已經從知識者店員開始推移到文盲的農工大衆中去了。在上海，工人識字班已舉辦過幾次。在北平，清華大學舉辦的平民學校，亦已採用新文字。在河北南宮縣，曾開過幾次農民子弟的新文字班。在河南採用小先生的辦法推行新文字，並有幾個中學指定「新文字月刊」作爲國語科的補充讀物；學新文字的據說已有三千多人。在太原，也曾開班多次。甚至在皇軍刺刀下面的東北，也有熱心的朋友從事於新文字的推行工作。在香港，最近亦有人組織研究會。在貴州省，據說已把苗人的語言拉丁化，拿來在苗人掃除文盲，以發展少數民族的文化。

目前全國學習新文字的人數，還沒有一個確切的統計數字。但是從書報的銷行推算起

來，大概在六千人以上，八千人以下的光景。

一年來的新文字出版活動，頗有進展。除了各地自編的課本講義不算之外，已經用鉛字排印出版的書本有：（一）「中國話寫法拉丁化——理論，原則，方案」（葉籟士編），（二）「拉丁化概論」（葉籟士編），（三）「拉丁化課本」（葉籟士編），（四）「拉丁化檢字」（應人編），（五）「門外文談」（魯迅著），（六）「文官用的拉丁化課本」（葉籟士編），（七）「北方話拉丁化」（清華大學研究會編）。以上（二）（三）（四）（五）四種，由天馬書店出版，（一）（六）兩種，由上海羣衆雜誌公司代售。此外在印刷中的，還有「政治經濟學ABC」、「拉丁化論文集」等幾本。

拉丁化的定期刊物，在上海有「新文字月刊」（羣衆雜誌公司代理發行），在北平有「北平新文字半月刊」，在太原有「拉丁化半月刊」。每期刊登拉丁化讀物的一般刊物，在天津有「北調月刊」，在上海有「客觀」，「生活知識」。在天津，已有人在籌備出一種全部用新文字編印的「拉丁化週報」。

北方話以外，一年來起草的各地方言拉丁化的草案，已有上海、蘇州、甯波、貴州、揚州等幾種。

隨着拉丁化運動的逐步開展，國語運動內部發生了動搖，最顯著的便是由杜子勤先生主張的

國語羅馬字修正說 這也是一九三五年中國語言運動上的一大事件。作爲修正說的代表言論，可以舉出杜子勤先生的那篇「論改良國語羅馬字」（杜先生給另一主張修正的朋友的一封信）。

杜先生主張修正的理由是：（一）「國語羅馬字的產生，很明白的是產生於『數人』並不產生於實驗，即是很簡短時期的實驗也不曾有過。」所以「修正的事是它先天所具有的命運，早晚免不了」。（二）「假定它（國語羅馬字）不謹慎些，努力些，現在加以大修正，將來加以小修正，它將步入最悲慘的世界裏。現在它所遇到的勁敵是拉丁化。這敵人不是隨便可以罵倒的，它現在就要登台和國語羅馬比武！」「這場比賽能有把握嗎？觀衆從哪裏跑呢？」

竭力掙扎避免「步入最悲慘的世界裏」，這真是國語羅馬字的悲哀！

杜先生還提出了幾點對於國語的「自我批評」，極值得我們注意的：（一）「向來我對於嚴格的國語，根本有點懷疑，近來對於國語的尊嚴更有點不恭順。」「國語羅馬字非重視

方言不可。」比方「新鮮」這一個詞，北平以外大家都說 *sinsian*，「的」多數作 *di*。「最」多數是條大原則，*Tsinshande* 失了這條件，背了這原則，爲什麼要用它呢？「(一)「北平」的四聲有些分得太瑣碎，大多數並不這樣分，事實上也不需要。」

這真是一種大胆而正直的告白！然而在另一節裏杜先生却終於露出矛盾來了：他一方面覺得北平話的口音和聲調「背了」「最多數」這條大原則，一方面却仍舊主張「以北平話的讀音和聲調」「作爲華北區」的標準！這種半推半就欲罷不能的樣子，正是這種主張的不澈底處——一雙放大了的小脚！

杜先生舉出的幾點具體的修正建議中，大半是取法於拉丁化的。比方，改用 G K H 表「幾欺希」，改用 Z C S 表「資此私」，取消「知癡詩日資此私」的韻母，以及改用 *ei ei un* 代原來的 *iou nei nen* 等都是。

然而國語羅馬字沒落的命運決不是不澈底的局部修正所能挽救的。所以修正說也只是種徒勞。事實上這種主張，在一九三五年中終於未見採納，而只能在「敵人」方面得到它的應有的評價：它用事實又一次證明國語羅馬字的非現實性，它的沒有前途，以及拉丁化的優越性來。它用事實昭示我們：一切願獻身於建設大衆語文的人們，如果他有著在真理面前低頭

的度量的話，目前應該努力的決不是向國語竭盡愚忠地苦諫，而是——站到拉丁化的旗下來！紳士派的國語羅馬字除了「步入最悲慘的世界裏」，是不能有別的前途的。

其次，我們應該提到拉丁化方面。

對於手頭字的批判 手頭字的意義，在於打破漢字的尊嚴，而在書寫上給我們一點方便。這是它的進步性。但是手頭字始終沒有跨出方塊字的圈子，它只在字形上簡化，對於文字的口語化，學習的簡易化，語形的國際化，表現的精密化，它是顯得完全無力的。

經過了這一番對手頭字的批判，我們才達到對手頭字的正確的認識。

給與手頭字以嚴正的批判的，有林瑛史枚胡繩的文章，登在「北調」第二卷第一期，「讀書生活」第二卷第二期，及「新文字月刊」第三期上，可以參看。

教育部公佈的簡體字，和手頭字原沒有什麼根本的差異。據教育部的命令，以後的教科書一律要採用簡體字，而在書末還要附加簡體字的對照表——這樣，在維持正體字的尊嚴的限度以內來推行簡體字，除了增加學生以及排字工人的負擔以外，我們看不見有什麼實際的利益。

比了只顧字形簡單化的手頭字，

通俗化問題的討論 要有意義多了。手頭字要做到「字」的通俗化，但是如果「文」仍舊不通俗，單講究手頭字是沒有多大意思的：文章仍舊不好懂。

最近提出的「通俗化問題」就是要做到「文」（詞兒，句法，文體）的通俗化，好把大衆心裏要說的話，應該懂得的道理，用通俗的，生動的，趣味的筆調寫出來。

通俗文用漢字來寫，所以只能流傳於略識漢字的人們之間，因爲同樣的理由，它只能做到某程度的口語化：它要顧到全國的普遍性。通俗文是有它的極限的，這極限以外只有靠新文字去做。

爲了通俗文的努力，是在一年以前即已開始的，一年來通俗雜誌的勃興，科學小品，街頭文談，××講話的流行，就是證明。自然，其中也有失敗，但是一年來這些作家的艱苦的努力，已成爲取得更大成功的堅實的基礎了。

爲了建設通俗文，不單作者要互相討論，還要接受讀者的批評。如果各刊物能分出一些地位來登讀者的意見，是很有成效的。

最後，我們要舉出一年來對於中國語文的一些盲目的改良嘗試，像「林峯新字」以及洪深先生主倡的

一千一百個基本漢字之類。林先生憑空杜撰的那套怪字，是不值一駁的。比較值得談的還是所謂「基本漢字」。洪先生從漢字中選出了一千一百塊，作爲「基本漢字」，主張用來在大衆中推行。但是不管洪先生的善良的動機，他的勞作並不比那位林先生的怪字更爲成功。

「基本漢字」的（一）以一塊塊的漢字作單位（雖然有少數例外），以及（二）字數的局限是它的癥結所在，它包含無數缺點的根本原因。我們且舉出一部份它的頂顯著的缺點來：

（A）對於口頭語的隔絕，甚至連原有的白話也勿如。「基本漢字」中沒有「嘴」和「腳」，只好說「口」和「足」。「兄弟」叫做「手足」。「和尚」是「去掉了頭毛住在廟裏修行的男人」，跟「基本英語」中的「拿去嘴上的毛」真是有異工同曲之妙！「我是他的哥哥」不能說，只好說「他是我的弟弟」，因爲「哥」「姊」是不存在的。所以「他的妹妹是我的媳婦」，只好說：「他的女弟是我的兒子的老婆。」

（B）「基本漢字」殺害現存中國語文中拼音化複音詞化等一切進步的傾向，而成爲語文改革途上莫大的阻力。

（C）「基本漢字」的首倡者把我們的實生活看得一成不變的，非常呆板的，停滯的。所以他以爲只要在一千一百字之外，再就各人所住的地域以及所做的職業加上一百五十個補

充字彙，就夠一切日常的應用了。這使得我們的文字更爲貧弱，一方面更剝奪了大衆求知及表現的自由！

洪先生的一本大作，最近由一家大書店出版了，對於這種「改惡」中國文字的暴舉，我們只有嚴詞抨擊的權利。

（讀書生活三卷五期）

一九三五年之中國劇壇

路維嘉

照例一年一度之總清算，我也來做一九三五年之中國劇壇之總檢了。

若從純粹劇運的立場，來給這一年來的劇壇下公評之斷語，不特要使熱心劇運的人，感到失望，就是從事劇運的人，也要感到灰心，所以，我寫這文時，是把嚴格放寬到若干度以下的。

1. 是劇運開始放濫的時期

號爲戲劇年的一九三四年，雖曾虎頭蛇尾地熱鬧了一場，但終究是幾個都市在趕墟，各內地的小城市，並未受劇運的怒潮衝擊着。這平靜的空氣，在一九三五年的元旦，才被有力

的破壞。

一九三五年的元旦，可以說是戲劇運動走入內地的元旦。在這元旦的十天內，尤其是元旦後三天，差不多是一九三五年的無組合的戲劇節。在這裡，把這元旦左右的各地演出，列在下面：

南京：磨風劇社出演娜拉，引起了娜拉被革的問題。（地點在首都陶陶大戲院，連演三天。）

濟南：齊魯劇社演出梅羅香，由馬彥祥導演。（一二兩天）

保定：軒轅劇團演出醉思、啞妻、月亮上升、喇叭愛情的結晶。（一二三日）

無錫：無錫教育學院，公演一個女人和一條狗及岳飛之死，由谷劍塵領導。（元旦日）
通縣：瑯河中學叮叮話劇社演出最後五分鐘、神祕囚犯、屠戶。

天津：孤松劇團演出別宴。市師劇團演出蘭芝與仲卿、北京的空氣。（元旦）

上海：復旦劇社第十七次公演壓迫、可憐的裴加、約翰曼利。（一月七日）

河北：清苑縣劉村演出窮途、狐仙廟、月亮上升、王四等劇。（七八兩日）

重慶：藝風社演出父歸等劇。藝專戲劇研究會公演理想的良人。藝術促進會戲劇組因成

都劇運中心人物陳明中，元旦到渝，籌備公演名優之死、沙樂美。青年游藝社舉行演出父歸、顫慄等劇。（以上四則未詳日期但均在一月份上中二旬間）

廣州：自從一九三四年以演出活路、退却、第二防線（一二八紀念日反帝公演）致演員大批失蹤後，正式演出，已成絕跡，只有香港華僑教育聯合會之演出，以廣續華南之戲劇演出。

這些各地劇團的元旦總動員，引起了各地青年對戲劇的興趣，加以娜拉被革問題之反響，使一般人對戲劇有更進之認識，因此接踵着來的，有各地劇團以後的發榮滋長和活躍。河南新聲劇社之崛起：由河大、開封女師、一師三校的同学為基本演員，葉鼎洛等為主幹，於二月十六十七兩日演出東北一獵戶、女店主、生之意志、雙星南歸，開河南劇壇之先河。

太原民衆劇社春節演出白茶等劇。

漳州龍溪中學員生戲劇研究會於二月二三日演出可憐的裴迦和棄婦、蘇州夜話，未完成之傑作。

重慶沙龍劇社、嘉陵文學研究會公演五奎橋黃鶴樓等劇。

武漢秋聲劇社於三月十日在漢口維多利亞紀念堂舉行第二次演出，劇目爲甜蜜嘴唇、藝術家、月亮東昇、歸來等。

無錫省教育學院三月十七日演出一間鬧鬼的屋子、十三號囚犯。黃巷工人劇社演出金寶及尹奉吉。

綏遠有綏遠話劇社之組織。

南通新民劇社於三月廿二日作第九次之公演，劇目爲母親、杖、壓迫。

西安二中劇團演出江村小景、五奎橋、醉了。

漳州鶯聲劇社在漳州石碼一帶，旅行公演，演出劇目爲曙光、月亮東升

上蔡劇團於五月下旬開始赴遂平等地迴巡公演。

無錫由谷劍塵籌組市民劇團。

山東大學山大劇社，由洪深指導於五月廿四日第一次公演寄生草。

長沙：由凍雨劇社蛻化而來的青春劇社，由朱之倬及向培良主幹，於六月一二日演出英

雄與美人。

這些劇團的活動，是離開了北平天津上海南京濟南這幾個一向劇運已很蓬勃的都市而存

在的，一方面在農村破產都市衰落的小城市活動，已經顯示出學院教育之動搖，而戲劇教養之逐漸被信托了。

2. 劇壇之各種動態

在演出方面，當算上海舞台協會，中國舞台協會，業餘劇人，和復旦劇社等之演出，爲今年劇壇上之點綴，然而與其從這一方面來看中國劇運的前途，不如從戲劇學院之興起，以及戲劇職業化這兩方面來看，更爲透澈，茲將這各方面以地方爲單位來簡述一下：

上海方面自從上海劇台協台以電影明星歸寧之姿勢，在金城戲院演出回春之曲及水銀燈下後，金城遂有接二連三之話劇演出。回春之曲及水銀燈下是田漢之祕密作品，但在反帝運動這一面，是可算有力的作品。尤其是在「一二八」紀念的後二三天內演出，更爲能顯出反帝情緒之死滅之可憐。這一次演出，在題旨的調合上，在題材的選取上，在演員的水準上，以及創作劇的水準上，更甚嚴整。這是創作劇奪取外國名劇的初度成功。（演出日期爲一月卅一日）

接着暨南大學劇社又以三月初間，演出油漆未乾於金城，演出的成績雖然未敢十分使人滿意，但以學校劇團而能演出大劇，居然買票掙錢，也就可以說已經尊重了戲劇之藝術性

了。

業餘劇人以貢獻婦女問題之備忘錄而演出娜拉，是要站在十字街頭去和女人快回廚房去的宣道者反抗的，可是女人不特被阻着走出，而且還被用鍊綁着送到床上去，所以這一演出，只是不對時代反動而已，沒有幫助時代的進化。

業餘劇人的第二次公演爲巡按，在從寫實的諷刺筆調上來對照中國官場是很有意義的，演出的技巧，也相當的使人滿意，只是相差這麼年代的作品，無論如何是有點隔一層皮的。

復旦劇社的委曲求全，暨南大學中學部的英雄與美人，演出的成績上，幾乎甚少人注意，這是因爲復旦的劇本不動人，暨南的演員語調過於粵化，所以是今年話劇演出最靜場的二個劇。

此外上海樂劇院的演出摩登夫人與西施，和什麼劇社之在金城演出蠢貨，都是憑着某種優越條件而大膽嘗試，但是他們是脫離劇運而努力的，所以沒有什麼人去批評他，甚至沒有人認爲那是文明戲之復活，那也是確有其事的。

復旦劇社第十九次之演出爲雷雨，這各地均已演過之命運悲劇，也頗吸引一班觀衆，只是在這華北自治之前夜，終究有些人懶於去看。

萬國戲劇院之英文王寶川，青鐘劇社之阿都城姑娘，明星之月兒灣灣，蟻社之什麼，都僅是偶一爲之的玩意。

在上海的戲劇學院之興起，却有幾處。一是上海戲劇電影研究所，是以建設訓練演員機關，和造就劇運人材爲主要任務的。準備以後一屆一屆的幹下去。其餘二處，一是陳大悲的上海戲劇訓練所，一是月明公司之東方劇社訓練班，但這二處是曇花一現地解散了，所給人們的印象是科班制度現在已經是死去了。

在演出和理論之檢討上，能夠惹目的，還算天津。

在演出的姿態上，他們用聯合公演的方式，作野戰式的比賽。六月間之孤松、青玲、春艸、三劇團之最末一計，打是冤家罵是愛、別宴、九月間之青玲、青青、非非三劇團之金實、上帝的叛徒、蠢貨、他騙了她的丈夫、湖上的悲劇、臨時太太。

旅津公演的，有二個劇團，一個是中旅劇團，一個是北平明月劇團。有些劇本如吸血蟲、女性的吶喊、打漁殺家，都是從那裏做處女演出的。

以青玲藝話團爲中心的每次座談會，也是甚有意義的。他們在每次座談會所提出的問題，是歷史劇上演問題，話劇水準問題，新歌劇及中國歌劇的出路問題。

在組織上，除了田青玲團發起組織天津戲劇學會外，更有天津劇人及蓓蕾等集團組織。南京本年的戲劇空氣，本來甚為淡薄，但自余上沅以中央黨部教部會派之資格走馬上任國立戲劇學校後，一時首都話劇需求，驟感濃厚。田漢遂以上海劇台協會名義，在京作二次之公演，第一次劇目為回春之曲與械鬥，第二次之劇目為黎明之前、洪水、號角、晚會、漁稅暗轉。

此外，鄂省之省立劇院，山東之省立劇院，上蔡之劇訓班，中央之演員訓練班，都是使當局已重視戲腳之表示。然而像王泊生之流，却又乘機發表其似牛非牛，似馬非馬之歌劇救國論，對於新興命運已成對立之勢矣。

從這一年的戲劇表現上，我們知道戲劇已經不被視為消遣的東西，而是能與時代的輾進合拍，因此才有各種問題之提出，及國立戲劇學校之設立，國立戲劇研究所和中央劇場之籌備。

文藝作品底價值問題

少問

文藝批評底任務，最後是在於判斷文藝作品底價值。但文藝作品底價值由什麼決定的？對於這個問題的回答是很多的：唯美派的首要王爾德（Wilde）認為文藝作品必須要『珍奇』，『美』，才有價值，對於他，當然是應該由『純粹的美』的觀點來決定文藝作品底價值的；人道主義者托爾斯泰（Tolstoj）則謂『藝術所傳的情感須按照着宗教意識而估定』要表現『當時的宗教意識』的文藝作品，『才有高尚的價值而為人家所獎勵』；未來主義者却在大叫『認識權落後，宣傳且萬歲』之下，以為文藝作品底價值，應該由其宣傳的效果，由其政治作用來判定；而一九二八年末到一九三〇年的日本文壇，更因這『文藝作品底價值問題』引起了大的論戰。於是，在什麼『政治價值』、『藝術價值』、『社會價值』等問題的爭辯下面，使這問題更加複雜了起來；……——在這樣的情形之下，一般鄉愿似的『學者』，一般毫無判斷能力的『著作家』，一定要搖着頭說：『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誰是誰非，實在無法判斷，還是讓他們各自去說吧，不要管！』於是，真理與謬誤並存，是非莫辯，問題便於無法解決中走開了。

其實人類進化到了現在，已使我們對許多客觀事物有了明確的認識。我們知道太陽，地球，社會，都是客觀地存在着的，所以我們不會相信什麼主宰宇宙的上帝。同樣，我們也明白，文藝作品雖是人類生活的反映，但它却是客觀地存在於人類社會中的；其價值當然也是存在於客觀社會之中，絕不因任何人底單純的主觀命定而消滅，而變更。不管王爾德底唯美主義之旗如何高揚，倘使文學本身並不是純粹的『珍奇』、『美』的表現，那從『純粹美』的觀點來評價文藝作品，斷判其價值，仍是荒謬的；不管托爾斯泰是怎樣地信仰原始基督教的教義，倘使表現宗教思想的文藝作品並不為客觀社會所需要，只是為一部份人所歡迎，只是對於這一部份人有價值，對整個人類社會之發展則無積極的意義，那麼，他之從宗教的觀點來評價文學，估定文藝作品的價值，也不過是代表着一部份人之偏見，依然是錯誤的；……所以，我們對於文藝作品的評價，首先就當打破主觀的偏見，我們必須依據文藝作品底客觀地存在着的價值來評價，才能與客觀事實相合，才不致發生錯誤，正確的文藝批評，便是依據正確地反映了那存在於客觀社會中的文藝作品底價值的理論，來評價文藝作品的文藝批評。

文藝作品底價值既是客觀地存在於人類社會中的，那麼，這價值又是怎樣構成的呢？這

里我們便不得不考究一下文藝作品之本質。文藝作品之價值，由文藝作品而生。離開了文藝作品之本質，是不能談論文藝作品底價值的。

觀念論者叔本華(Schopenhauer)曾經鬧過這樣的笑話，他說，『音樂是與現象世界完全獨立的。音樂絕對地不知現象世界，雖當宇宙無其存在，音樂還是有的。』如果依此類推，則所有繪畫，彫刻，乃至詩歌小說等藝術，也都是『與現象世界完全獨立』，在沒有宇宙的時候也是存在的：這不是在開玩笑是什麼。誰都知道，文藝作品都是直接由作家創作出來的；如果人是社會的動物，作家也是社會人，那麼，其創作文藝作品便不是依靠着什麼『獨特的靈感』，而是在社會的規定下遂行的；又如果文藝作品不僅有美妙的詞句，動人的故事，而且是表現着一定的思想與感情的，那麼，這思想與感情便不只是作家個人所有，而且是社會的思想與感情，因為作家是生活於社會中的，其個人之思想與感情亦是在其社會生活中形成的。這樣，就是王爾德底『珍奇』、『美』，所謂『架典』(美而非實際的故事)的藝術，也並不是全典的東西，而是一定的社會思想的表現。王爾德底唯美主義，他底名著杜蓮格萊的畫像，莎樂美……等，都是享樂的頹廢的社會思想的表現。至於托爾斯泰底人道主義，他底戰爭與和平、復活……等偉大的作品，更是十九世紀俄羅斯的土地貴族底一種

思想形態之反映。——總之，無論什麼文藝作品，都是表現着一種社會思想與感情的。如果在人類思想尚未統一之前，在社會中有真實的、高尙的、虛偽的、卑下的種種思想存在，而且這些思想又都必然借着各種形式在文藝作品中表現出來，那麼，各個文藝作品所表現的思想便就不全相同，其中也必然有真實的、高尙的、虛偽的、卑下的。但是，『說謊使人討厭，真實是可愛的，』那說謊的表現卑下思想的文藝作品，絕不能發生怎樣大的感人力量；反之，越是表現了真實的高尙的思想的文藝作品。便越能使人發生共感，因而其藝術效果也就增大了。這便有了文藝作品底高下之分，這便有了決定文藝作品底價值的依據。——文藝作品底價值主要地是由其所表現的社會思想之真實程度來決定的。

凡是表現於文藝作品中的思想，都是真實地存在於人類社會中的，都是爲或多或少的人們所共同具有的，任何天才作家也不能在其作品中表現出人間所未有的思想與感情。但這並不是一般無判斷能力的絕對的相對論者底理論之有力的依據；或者會有人於此引出這樣的結論來：『既然各種思想都真實地存在於人類社會中，都是爲一部份人所具有的，那便是各有各的真實，各個真實都有其依據，所謂絕對的真實便沒有了；有的只是各個人或各種人羣所認爲的真實。因而說文藝作品底價值主要地是由其所表現的社會思想之真實程度決定的

這話依然有問題。」這，只是表現其認識力之不夠。因為雖然一切思想都有其客觀的依據，都真實地存在於客觀社會之中，但我們却不能說凡是真實存在的思想都與客觀真實相適合；反之，某種思想雖為某一羣人在其社會生活中所形成，為人間所實有的思想，但說不一定這思想就是與客觀真實相矛盾的。在每一時代、社會中，雖有種種不同的思想存在，但其中只有那不畏懼真實的人羣底思想才是更接近於客觀真實的，其餘的人底思想都較遠或較近地離開客觀真實而存在着。在目前，由於科學的發達早已證明了神底不存在，這是在事實上展露於人間的真理，但有些人在其社會生活中却形成了利用神或信仰神的思想，因而在電影中在其他文藝作品中反映出了宗教思想來：這不消說是與客觀事實相矛盾的。又，在不畏懼真實的人羣看來，帝國主義者底感情與弱小民族的人民底感情相衝突，摩登少女底情思亦與行乞的老婆子底想念不同，各時代各人羣底感情並不是一樣的；但直到而今尙抱着古典主義不放的入却說人間底感情是各處如一永久不變的，因而在其文藝作品中把一切人類底感情表現成爲一個同一的形態：這又證明了前者底主觀思想是接近於客觀真實的，後者則與之相矛盾。由是我們便可更具體地說：所謂真實的社會思想乃是指那與其社會的客觀真實相適合的社會思想而說的，並不是真實存在的思想的意味；而且，在每一時代、社會中，只有那不畏懼真實

的人羣底思想才是適合於其時代，社會的客觀真實的，其餘的都不能與此相同；所以，我們在上面提出的評定文藝作品底價值的原則並沒有什麼問題，成問題的只是人們底絕對的相對論的見解。

文藝是要求真實的，如果文藝作品所表現的社會思想愈是接近於客觀真實，則它便愈是有價值。巴爾扎克(Balzac)底人類的喜劇之所以有偉大價值的，乃是因為他在其首創的寫實主義的法則之下，真實地描畫了『王政復古』及『七月專政』時代的法國社會的各種人羣底姿態，表現了這一時代的真實；歌德(Goethe)底浮士德之所以被認為偉大的不朽的作品，也是由於他在描寫浮士德底不斷奮鬥的精神中，真實地表現了當時的新興市民之向上氣概；……如果把問題移到托爾斯泰，那就更明顯了。我們毫無保留地承認托爾斯泰是『世界文學的第一流作家』，因為他真實地無情地暴露了當時俄羅斯社會底黑暗，他反對一切虛偽和卑鄙的行爲。但他却宣傳不抵抗主義，以『不抵抗惡』來解決問題，這樣使他成爲了『基督教信者的癡人』，成爲了土地貴族的擁護者。雖然他之真實地描畫當時的社會現象，可以增大他底『不抵抗惡的』說教底效用，但他底神祕的說教却反轉來傷害了他底文藝作品底價值。托爾斯泰底作品之有偉大價值的，乃是因為他具有無比的藝術才能，肯真實地表現當時的一切社會

現象，並不是由於他底神祕的基督教的說教；事實上這說教是等於說謊，是傷害其作品之價值的。倘使托爾斯泰完全離開貴族的立場，不作神祕的說教，不為宣傳虛偽的基督教義而去描寫客觀的真實，為着時代的真理而去描寫客觀真實，那他底文藝作品將會更有價值，作為『世界文字的第一流作家』的托爾斯泰將會更加偉大。——由此當可見到文藝作品所表現的思想之真實程度與其價值之關係了。

同時，所謂真實並非永恆不變的東西——反之——它是在不斷發展變化着的。存在於某一時代、社會中的真實，到了另一時代、社會到來時也許會成為虛偽。歌德在其浮士德中所表現的思想在十八世紀德國社會中是接近客觀真實的，但在目前却是與客觀真實相違背的，因為存在於十八世紀社會中的那種真實已經消滅了。所以，歌德在當時能於表現那種真實思想之下，創作出具有偉大價值的浮士德來；可是，如果誰要在目前來表現浮士德中的那種思想，則不管其有好大的藝術才能，結果都必然是寫不出如浮士德那麼偉大的作品來的，因為那種思想已失掉了真實性，已沒有了實際的根基。居友（Guyau）說，『理想在藝術中無實在的性質，便無何等價值。』這便是對於我們底問題之正確的解答。

正因為真實是在不斷發展着的，所以，最偉大的作家在寫作其文藝作品時，並不是從靜

的觀點上去表現真實，而是從動的觀點上去把握真實，描寫真實的。因為要這樣才能認識發展着的真實，才能創作出具有偉大價值的文藝作品。譬如，作家以中國農村經濟之衰落為題材來寫作時，如果他要真實地表現這一客觀事實，那他就不能像新聞記者似地只是死板地去記載那衰落情形，更不能羅列一些統計表，借數目字來表現，他必須借着在中國農村衰落中所發生的一些活的悲劇，把握着這些悲劇的中心，表現這衰落的一個發展過程及其動向。這樣作成的作品，不僅是表現了客觀真實的現狀，而且是表現了它底需要，所以有更積極的意義，有更偉大的價值。

當然，我並沒有這樣的意思，說一定要在形式上表現了真理底勝利的作品，才有偉大的價值。因而我也並不主張每一個作品都必要在後面栽一條顯示光明已經到來的尾巴，才是好的。我只是說，必須把握真實底發展過程，必須從動的觀點上去描寫真實，才能寫出有更大價值的文藝作品。至於真理之勝利或一時的失敗，光明之是否即刻到來，那要以客觀事實來決定：如果在事實上是真理底勝利，光明底到來，那就會自然地生一條光明的尾巴出來；反之，如果不是，那也就自然地沒有這個尾巴；憑藉一己之思想，血淋淋地截尾巴和生活拉扯地栽尾巴都是等於說謊，傷害作品底真實性，也就是傷害作品底價值的。——這與我們底意

見完全相反。

同時，我們也並不主張凡是過去時代產生之文藝作品皆無價值，只有表現了適合於現代的客觀真實的進步思想的文藝作品才有偉大的價值，不，這乃是目前主義者底偏見，我們是不贊同的。因為人類底知識才能，是從古至今漸漸發展來的，沒有描寫過去的真實的文藝作品，便不會有表現目前的真實的文藝作品；人們要求真實，要求美，文藝也要求真實，要求美，但這要求並不限於現在的，過去的也一樣，所以藝術地表現了目前的真實的文藝作品，固然有偉大的價值，就是那些古典的偉大的文藝作品也有偉大的價值。這便是何以沙士比亞 (Shakespeare) 底戲劇，歌德底詩，巴爾扎克底小說至今尚有人讀的原因，也就是為什麼我們需要接受過去文學遺產的主要的說明。

雖然，文藝作品底價值主要地是由其所表現的社會思想之真實程度來決定的，但我們却不能因此就忽視文藝作品之藝術的特性，因而在評價文藝作品時也就不能忽視其藝術的表現力。我們知道，有些關於社會問題的論文，有些政治的，哲學的書籍，也是表現着真實的社會思想的，但誰也不能稱它們做文藝作品，因而也不能說它們有什麼藝術上的價值。為什麼呢？因為它們是抽象地理論地表現了客觀真實的，而偉大的文藝作品之表現客觀真實則是借

活生生的形象的力，具體地描寫着的。文藝著作與哲學的政治的著作之不同處就在這裏，文藝底特性也在這裏。如果我們評價文藝作品，判斷其價值時，不管其特性，只是機械地應用上述的原則，那結果是便把文藝作品與政治的哲學的著作混成一團，根本判斷不出來文藝作品底價值。

有些人常在曲解「存在決定意識」、「內容決定形式」這個原則之下，不管文藝作品之藝術的特性，只是羅列一些社會科學的條文，便算評價了文藝作品。這實在是批評能力不夠的表現。不錯，文藝作品的形式，最後說來，是由其內容中引出來的，而且，如果嚴格地說，它還是不能與其內容分開來講的；可是，我們不能因此在研究文藝，評價文藝作品時，就不管其形式，社會思想是依存於社會組織之基礎上的，但我們在研究某一社會時，不能只考究其組織基礎而不管其所產生出的思想，我們須當明白，如果有了非常真實的社會思想，非常偉大的文藝作品底內容，沒有藝術地在適當的形式下表現出來，那依然不能成功為偉大的文藝作品。而且我們還可以說，文藝的形式，描寫的技能，不僅是為文藝底內容所規定，而且在作品之社會的作用上，在決定作品底價值上，它還有積極的作用。假如有兩個藝術才能相同的作家都在努力寫作，其中一個所表現的是接近客觀真實的進步的社會思想，另一個

則是表現着一種虛偽的後退的社會意識，那麼，前者底作品一定比後者的更有價值。同樣，如果要藝術地表現一種適合於客觀真實的思想，那有偉大才能的作家所表現出來的一定比那沒有多大藝術才能的作家所表現的更有價值。在自然主義的思想下寫作的作家實在不少，但如弗羅培爾 (Flaubert)、左拉 (Zola) 那麼偉大的作家却是不多，於此我們便不能不驚佩他們兩人底藝術才能。王爾德底杜蓮格萊的畫像，雖然是表現的享樂的頹廢思想，但他却是表現得那麼美好，使許多人傾倒於這作品之前，這亦不能不算是他底成熟的技巧加強了這作品底思想內容之社會影響。——所有這些，都充分說明了文學底形式不僅是為其內容所規定，而且是有積極作用的。所以，正確的文藝批評「並不對美學關門」，反之，它是在文藝底內容與形式底統一下，在上述的評價文藝作品的原則下，同時注意文藝作品之藝術的表現力，注意其在美學上的價值，以評價文藝作品，判斷其價值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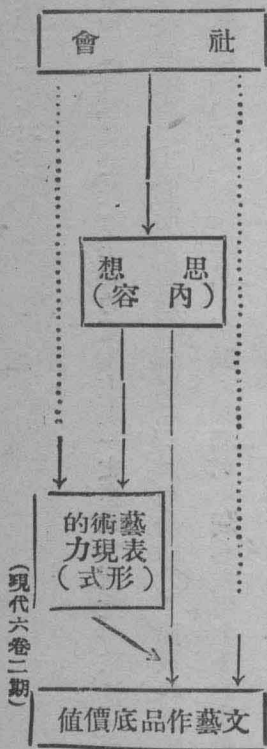
這里我還要提出一個問題與大家討論，——我以為如果從社會的見地來判斷文藝作品底價值，那麼，就是「藝術價值」一語也並不是絕對不可以用的。有人說：一般所使用的「藝術價值」的言詞，實在就是「藝術性」的意思；但說某作品有「藝術性」，並不就是說那作品有「藝術價值」，因為「離開一般的社會的價值而獨立的「藝術價值」，並不存在。」不

錯，沒有『離開一般的社會的價值而獨立的藝術價值』，但同時恐怕也沒有離開社會而獨立的『藝術性』吧。如果從社會的見地，可以說某作品有『藝術性』，那又爲什麼不可以說那作品有『藝術價值』呢？人們既然承認了波特萊爾(Baudelaire)底詩有『藝術性』，那又爲什麼不承認其有藝術上的價值呢？我以爲問題不在於那個名詞的本身，而是在於我們從什麼觀點上來應用那個名詞。如果站在『爲藝術而藝術』的藝術至上主義的觀點，說『藝術有獨立的生命』，因而說某作品有『藝術價值』或『藝術性』，那是玄妙！但是，倘若從社會的見地，說某作品有『藝術價值』或『藝術性』，那便沒有什麼問題。就以波特萊爾底詩來說吧，倘使說他底詩有藝術上的價值，有『藝術性』，而且指出這價值是存在於一般社會價值中的，並非存在於玄妙的『藝術之宮』裏，那便是對的；若與此相反，那就是大錯特錯！

再說，自然科學，哲學……等都是社會底產物，都有社會價值。倘使我們因爲文藝作品沒有離開社會而獨立的價值，便就禁用『藝術價值』一語，對於一切文藝作品只說其有何等的社會價值，那便是把文藝作品與自然科學、哲學的著作弄得沒有分別了，結果是取消了文藝作品底價值。須知文藝作品畢竟是文藝作品，在其一般性上，在其是社會底產物，因而

其價值是由社會規定的一點上，它是與科學的哲學的著作相同的；但它有藝術的特性，因而有在其一般性之中的特殊價值，在這一點上它却是與科學的哲學的著作不相同的。所以，文藝作品底價值與科學的哲學的著作底價值，有相同之點，也有不相同之點。所以，在顯示文藝作品底特性上，在顯示其特殊的價值上，有時候『藝術價值』一語是必須用的。當然，這不是從藝術至上主義的立場來運用，也不是從那把藝術與社會對立起來的二元論的立場上來運用，而是由社會的見地來運用這個名詞的。

總而言之，文藝作品底價值主要地由其所表現的思想之真實程度來決定的；不過，在下面，尚須注意作品底藝術的表現力，注意其在藝術上的價值，並從而將其所表現的思想與其藝術的表現力，將其內容與形式作統一的觀察，統一的評價，以最後地判斷其價值。如果以圖表來表示則便是這樣的——



論文學批評之基準

秦甫

蘇聯基爾泡慶在其關於社會主義的寫實主義一文裏說「新文學破壞了在事件及人物底描上的個人主義的圓周，它能夠通過各個個性行動與特徵，而表現社會關係的本質與運動」。如果依照這樣的話來評論作品，那麼，我們就可以尋找出如下的幾個要點。一，各個性行動與特徵，也就是作家賦與人物之心理要素，大部分關係於創作的技巧問題。二，社會關係的本質與運動也就是作家滲浸於作品之思想的因子，屬於作家的世界觀的範疇。三，個性行動與特徵在社會關係的本質中的綜合的表現。即對於作家的要求，不僅在於他是否努力於技巧之完成，與思想之展現；而在他能否靈捷自如的處理他的思想於技巧。因為不然的話，——或者思想容有未健全，或者技巧容有未盡善，那是將不可避免地會陷於結構的迷離離離，以及抹殺了人物之特殊性，而成爲「現實」之不完全的表現。

理解了以上的說素則如「藝術表現感情」那樣陳舊的定義，是可以迎刃而解了。這定義，在過去支配過我們的文藝思潮界，在現在，仍有不少的人死死地抱住。舉例起來說罷，如前年盛極一時的第三種人就是；杜衡不也是在其望舒草序一文中說過：「沒有真摯的感情

做骨子」那樣的話？而在另一方面，認文藝為時代思想的具現，遂偏袒着社會意識，作品，只要意識正確，不管他的技巧怎麼拙劣，就作出批評的尺度來，像這種不理會意識與技巧的關聯性，是同樣踏入謬誤的泥淖的。於是，產生了平林初之輔那麼的政治價值與藝術價值的二元論。若果由此發展下去，則描寫學校的，我們的批評家可以尋出教育價值；而描寫醫院或醫師公會的，也將可能抽出醫學價值了。其淺俗的程度，還可以用言語形容嗎？

我們如實事求實，則舉凡社會上所有的形形色色，沒有不可供我們的作家取材的。作家把他體驗的事物，用藝術的熔爐煅煉成他的作品，這經過熔鑄而再現的作品，它是藝術不是政治，因為政治是早已溶化在作家的藝術的熔爐了。

所以，文藝批評的第一步：首先是在一種統一的世界觀之下去探求，從社會的見地去分析，但社會價值是溶於作品之中的，他決不像未加熱之鐵粉與硫黃，可以用磁石吸分而還元為原來的物質。強為此種說素的人，（即還原為政治價值與藝術價值）不是不懂得文藝理論，就是存心用暗箭中傷這站在時代前的文藝理論的敵人。次之，作家熔解那兩種價值的程度，亦非常要緊。而分析一個作品的批評家，其任務固然是判斷；與達到判斷的程度，但立場却非藝術不行，因為這所謂藝術的立場，是統一於「為人類」的共通性上的，要是不然

的話，如果以一政論家而談藝術，則必然地會強調了政治價值，而謂「一切藝術都是宣傳」。〔辛克萊〕

在現在的中國，老實的說，文藝批評，還祇在萌芽時期，前代留下來的寶貴遺產裏，雖然可供學習，但處於現今這麼世界思潮激盪的時候，文藝的思想和體製都大大地起了變化，則文心雕龍和詩品之類的遺產，值得學習的也並不多。這樣，新的園地是有待於我們自己去開拓了。我們要建樹起我們所需要批評來。

所謂我們所需要的批評它應該是人類的，批評家無論在任何一刹那，心裏總是這麼問着自己：「作這篇批評的文章對於人類有什麼益處？」而於那批評的對象也總是：「那個作品對人類有什麼益處？」一切為藝術的藝術，我們讓有錢的人供養好了。因為那不是人類的，那祇是人類中之某一特殊部分人的。

而當我們攷察一個作品的時候，判斷是必要的，但比判斷尤為艱鉅的工作，是達到判斷的過程。「徐志摩是資產階級的詩人」。或者「蔣光赤是無產階級的作家」。這是多麼乾脆的判斷，然而這也可以說是批評嗎？若果「是」，那末，則編輯可以說他是「沉默批評家」，讀者也可以說他是「沉默批評家」，甚至作者也可以說他是「自己批評家」了。這樣一來，

批評算是頂容易不過的事情。批評家就有洋洋大觀之概。所以我們說：批評並不排斥判斷；而批評的意義却是在達到判斷的過程。例如評論一個作家，他是成長於如何的環境之下，爲什麼祇能在那種環境之下產生那樣的作品？這是解釋了那受歷史法則規定的時代的「一般性」；什麼是這一作家不同於那一作家的意識，Type爲什麼不同？這是「特殊性」。又如分析一個作品，何者爲思想的優長，何者爲技巧的奇特，能於最精微的地方，抉發別人沒有見到的。然這還僅是完成了第一步。次之，就要說明那達到優長、奇特的過程了。茅盾創作之最顯著的特長，是題材洶湧 有用不勝用之概。但誰不曉得他有這特長呢？因此，就得更進一步的解析他那題材湧現的來源；與其所經過的歷程。於是我們就知道他是努力接近于現實的結果。不過他的接近，是由於用知識分子的「理知」太濃重，對一切的事象、問題，都先用頭腦思考思考，這樣，我們在他的題材湧現的過程當中，遂得了更深一層的理解。卽茅盾的接近現實，「理知」的成分是多於「感情」的成分的。

關於文學批評之本質，與依據此本質而應用兩問題，是簡略地說明如上。現在，我想對文藝批評的一般論者，作如下一個要求：就是，那些企圖建設文藝批評的人們，（如蘇汶在中山文化教育館季刊去年冬季號上的建設的文藝批評芻議之類）既然談到建設，我們很希

望他們能作出檢討作品的文章來，看自己的那種理論能不能有征服作品的力量，因為在實踐中去證明理論，那理論的價值就更能顯出來。復次，鄙視批評的另一些人總說：「這個的作品不對，那個的作品也不對，就請你自己寫一篇來看罷。」說這話的人是有些意氣用事的。自然，爲朋友而批評，爲求疵而批評的什麼「批評家」之類是不免太多了點，引起非難也應該的。然而真正嚴肅的批評家不是這樣，朋友的東西他一樣的「一視同仁」。有價值的作品也要褒貶得其當。舉一個例來證明罷！茅盾的子夜，但韓侍桁在他那篇子夜的藝術思想及人物里，認爲吳荪莆（子夜中的主要人物之一）是一個有「超人的能力」的英雄。其實在茅盾的意識里是把他作爲「否定」的英雄的。而這，韓侍桁沒有看到，我想，一部分的原因也許由於寫那篇批評時，先存了一個「尋找瑕疵，不必估定價的觀念罷。他不是也稱譽過子夜是「五四」以還一部空前的產品嗎？爲什麼這麼一部空前的產品，沒有一點值得褒讚的價值呢？像這種抱了「成見」來作批評，這種毀譽失當的意見，致招來了作家的怨詈，那也是應該的。因爲我們需要的不是這種批評，我們需要的該是一種見解充實而態度嚴肅的東西。一切學識膚淺的批評家，他應該停止了牠的筆，沉默一時去充實；一切寫作輕率的批評家，他也應該停止了牠的筆，沉默一時去修養。

最後我們喊出：

站在「爲人類」的立場上，從實踐（批評作品）中去建設我們的文學批評之理論系統來！

（芒種第五期）

說本色之美

林語堂

文章，文章，二字害人不淺。我想中國詩文的地位與西洋正相反。在中國，詩詞之深入吾人的生活較普遍，而文章二字反足使普通人却走；在西洋，文章並不如中國之玄妙，而韻文之賞鑒反限於少數文人。這是以東西相比言之，若單論本國，自然也是作文比作詩普遍，能文比能詩者多。然而就詩而論，中國不但取士用詩，楹聯巧對也用詩，射覆酒令也用詩，墨盒刻字也用詩，畫家題畫也用詩，才女擇婿也用詩，——毛廁題字也用詩——這些種種是西方所無，所以說詩之深入吾人生活比在西洋普遍。況且中國文人全集一翻，總是五七律絕佔了一半，更非西洋文集所有的現象。詩之好壞且勿論，然一人在花前月下占了兩韻佳句，登臨旅次，偶爾吟成一絕，總是怡養性情，是好不是壞。

至於文，便不然。以中國與西洋相比，中國文章已成爲文人階級之專有品。若非操筆墨

生涯者，必不敢過問，也不肯過問。故中國銀行家不撰文，懸壺行醫者不撰文，實業大家不撰文，甚至連政治家也不撰文。一說撰文，便是秘書文牘之事。蓋一則銀行實業政治各界一聞文章二字，則顧而却走，那敢動筆；二則文章實在太難，宣言有宣言文，書面有書面文，啓事有啓事文，議論有議論文，其中有筆法，有體裁，有古董，有典故，有聲韻，外人切切不敢問津。所以做一總督，也得靠一位郝先生飯碗才保得住，聖眷才見日隆。這都是因為中國文言之難，及文學觀念之誤。但此刻原因且不講，但講結果，結果是這樣的：（一）外國實業大家也要著書，如福特便是，中國實業家就未嘗夢想過著書。雖然福特著作未必是親筆，然而也不見得非一半由自己口述，書記筆錄，再加修飾的。所以外國出版界，內容比我們豐富。（二）政治家常有著作，如伯興大將、勞易、喬治、顧立治、托洛斯基都有洋洋巨著，將政治生活，記錄下來，有敘事，有議論，對於一時政治，有重要的剖析。中國政治家便不見有同類著作了。（此中原因，除視文學爲畏途外，一方是因爲懶，又一方因爲中國社會尙面子，尙虛僞，大家沒有怨道，怕得罪人，也實在容易得罪人。）（三）雜誌文在西洋，不定是文人撰著，很多是各界人士本其人生經驗或職業經驗說話，救火隊長敘述救火方法，航空署長敘述航空危險性，書店編輯敘述書店黑幕。在中國，如有雜誌編輯請航空署長賜文，

則其文必交由能文的祕書代作無疑，而祕書所作又必是八股無疑，如『航空者，今日救國之第一要策也』云云。

最後而最壞的結果，是使文學脫離人生，虛而不實。宣言等文既有專家代庖，專家必做得篇篇『得體』，既然『得體』，便是『應說盡說』，便非『心頭所要說』，便是『你未說我先知你要說』，故無一句老實話，無一句讀得。倘使有人於此昌言，文章不必得體，只須說老實話，務必使文學去浮言，重實質，而接近人生。幕僚師爺之飯碗也許要敲碎，但吾人可多讀實話，少聽放屁，舉凡車行藥販經理皆敢爲文，而一般文字範圍得以放寬，內容可以豐富，這是一種好的現象。現行西洋名著，多非文人所作，或流浪者 (Autobiography of a Super-Tramp)、或探險家 (Trader Horn) 或江湖豪傑 (Revolt in The Desert) 等所作，甚有文理不順而文章魔力極大者。我是最惡文人包辦文學的。須知文人對於書本以外，全是外行，故做文非抄書不行，況且書本範圍以內，書讀通的人也實寥如晨星。只許這班人爲文，則文風尤趨於萎弱，模倣，浮泛，填塞。欲救此弊，非把文學範圍放寬，而提倡本色美不可。

其實在純文學立場看來，文學等到成爲文人的專用品，都已不是好東西了。歷朝文體，

皆起於民間，一到文人手裏，卽失生氣，失本色，而日趨迂腐萎靡。國風之詩，本非文人所作，所以甚好。好好的楚辭，也越久越不像樣，而淪爲賦。賦被文人弄壞，於是有樂府。以後詩詞戲曲的興滅隆替，都是如此。到了明末，像馮夢龍袁中郎倒看得起一般民謠山歌，以爲在文人所作詩文之上。就是最好的小說，如水滸之類，一半也是民間之創作，一半也是因爲作者懷才不遇，憤而著書自遣，排棄一切古文章筆法，格調老套，隱名撰著，不當文學只當遊戲而作的。

所以袁中郎李卓吾徐文長金聖嘆等皆提倡本色之美；其意若曰，若非出口成章便不是好詩，若非不加點竄，便不是好文。金聖嘆謂詩者心頭之一聲而已；心頭一聲有文學價值（如「悠然見南山」、「舉頭見明月」、「衣沾不足惜」之類），唸出便是天下第一妙文；心頭一聲本無文學價值，任汝如何潤飾，皆無用也。

吾深信此本色之美。蓋做作之美，最高不過工品，妙品，而本色之美，佳者便是神品，化品，與天地爭衡，絕無斧鑿痕跡。近譯浮生六記，尤感覺此點。沈復何嘗有意爲文？何嘗顧到什麼筆法波瀾？只是依實情實事，一句一句一段一段寫下來，而結果其感人魔力，萬非一般有意摹寫者所能望其肩背。稱之爲化工，也未嘗不可。文人稍有高見者，都看不起堆砌

辭藻，都漸趨平淡，以平淡爲文學最高境界；平淡而有奇思妙想足以運用之，便成天地間至文。論語平淡，孟子亦平淡，子路出，子貢入，有何文法可言？挾泰山以超北海，亦是孟子順口瞎扯，何嘗學什麼人來？今人若沒人講過「挾泰山以超北海」「爲長者折枝」驟然以之入文，便自覺鄙陋，把他刪掉。這種人還配談文嗎？

所以孟子說，辭達而已矣，就是意思叫你把心頭話用最適當最達意方法表出。識破此理，一概作文講話皆不必讀。

要緊看你有話可講否？有話可講；何必飾他？無話可講，何必說他？有話可講，何必修他？無話可講，何不丟他？說而不飾，丟而不修，是爲天籟。

（文飯小品第六期）

作家的主觀與社會的客觀

蘇 汝

文藝作品，是作家借用了社會的（人生的；本文中說到「社會的」就包含了「人生的」這一層意義，下面不一一重複的寫）客觀事實來表現自己的主觀的。

先借旁的東西來作一個淺顯的說明。

繪畫是一種高級的藝術；攝影，據一般看來，彷彿祇是一種較低級的藝術，有時候甚至不是藝術，至少，它是比不上繪畫的。但，如果根據藝術品應該忠實的表現客觀事物的理論，那麼無論如何，攝影是比繪畫表現得更真切，而且更近乎客觀；照這樣要在平面上表現事物，在沒有攝影的時候，我們祇能借重繪畫，有了攝影，繪畫是早就應該被淘汰了，而事實上爲什麼一般人反會把攝影視爲是較低級的藝術，或甚至不是藝術呢？這祕密不僅僅是在一個是用手，一個是用機械，機械是工具，什麼藝術的製作都是離不開工具的；而是在，攝影通常祇是事物的客觀，而繪畫，在事物的客觀之外，還加進作者的主觀去；甚至可以說，是在於繪畫裏的客觀是經過了作者的主觀的修改。（這修改不就是一般所謂『歪曲』，下文當有說明。）這種主觀的成份，有時候是被稱爲作家的思想、感情，等等，但如果要想一個能夠包羅一切的說法，我們最好是稱之爲『藝術家的靈魂』。這藝術家的靈魂決定着作者對於客觀事物的選擇、配置、以及表現法；這藝術家的靈魂就成爲藝術品的靈魂。Mona Lisa 並不是當時的一位漂亮的少婦的肖像畫，Mona Lisa 並不因爲畫得像真而偉大，它是因爲表現了畫家的人生理想而纔偉大的。有時候，一幅攝影也可以獲得藝術品的資格，那是因爲事物的選擇與配置，以及光線角度與強弱等等，有了作者的主觀放進去的緣故。但攝影

究竟因爲工具太多限制性，作者不容易很自由的發揮，因此，成爲藝術品的機會也就比較少了。

用繪畫和攝影的分別來推證，文藝作品，在作爲一種藝術品的場合，也完全是一個樣子。作家的靈魂，那纔是使作品成爲藝術品的要素。

近來任何人都能說，文藝是表現社會客觀的；比較的進一步，一般也大都能明白，社會客觀要通過作家的主觀纔可能表現到作品裏去。但是，很少人能瞭解，這作品之成爲藝術品，關鍵並不是在表現客觀這一件事，而是在通過作家主觀的這一個『通過』的過程。在任何文藝作品裏，客觀總或多或少的被表現着；但同時，在任何文藝作品裏，無可諱言而且不必諱言，客觀總或多或少的被修改着。羅曼主義者並不是在說謊，寫實主義者也並不是在記實，而他們的作品同樣的可以成爲表現作者的靈魂的，有生命的藝術品。

在一件文藝作品中，客觀描寫的成份，以及主觀表現的成份，雖然是像化合物似的併在一起，但經過精密的分析，這二者自然也可以清楚的辨別出來。照通常的例，如果一部小說，在達到了故事的焦點的部分，往往總是作者加上最濃厚的主觀的渲染的部分；有時候，別人如果把焦點所在處（通常是在末尾）加以改寫，便簡直可以把全篇的主題完全換過一

個樣子。但是，如果是一個真實的作家，他卻無論如何不會對這改寫表示贊同；他是完全爲要有這麼一個焦點而纔來寫這麼一篇文字的。他的企圖決不是要報告一個事實，而是要借這事實來表現他自己的人生觀或宇宙觀；祇有在這上面，是有着他的靈魂的存在的。

即在文藝作品的讀者方面也是一樣。我們對作品也並不祇要求它報告一個事實；我們同時還要求着作者對這事實的理解的、分析的感應，以及對於未來的啓示。我們這種要求是正當的。因此，我們才有文藝作品是人生的啓示，人生的感應，人生的批評，這許多說法。不過我們要知道，作家對於人生的感應等等，是存在於作家的主觀上，並非存在於客觀的事實上。

近來許多批評家或理論家對文藝作品要求不但要表現客觀事實，而還要透視到事實的本質去。這種要求當然也同樣是正當的。不過，所謂透視到事實的本質去的一回事，那已經完全是作家的主觀在那裏作用了；這就是包含着作家的理解、分析、感應等等；這就是完全種根於作家的人生觀和宇宙觀上面的。因此，那些理論家或批評家如果自己預先肯定了祇有某一種本質的認識是對的，然後再來向文藝作品要求，合乎他的預定的承認，不合他的預定的便認爲不滿足，那就完全另一回事了；作這樣要求的，實際上就等於叫文藝作家不准有自

己的人生觀或宇宙觀，也是等於鼓勵藝術家喪失自己的靈魂。

藝術家的靈魂無論如何應該是獨立的、自由的，不應該是向別人借來的。

上述的那些理論家或批評家，因為自己先預定了一個狹小的標準，對作家選擇題材的監督是頗為嚴厲的。他們時常說舊（十九世紀的）寫實主義作家對題材是『亂抓』，其實這說法是多少有點幼稚。他們自己在做索子清一色，卻以為別人留起萬子筒子都不對；他們不知道萬子筒子對自己是沒用，對別人卻是有用的。託爾斯泰，他一貫的選擇着可以放進他的入道主義精神去的題材。他是亂抓的嗎？莫泊桑，在他的重要作品裏，他一貫的選擇着可以施行辛辣的人生諷刺的對象，他是亂抓的嗎？不一定是舊寫實主義者，實際上是每一個有自己的人生觀宇宙觀的作家對題材都不會是亂抓，不過他抓的標準是自己的標準，而不是別人的標準罷了。

我們所要求於文藝作家的表現的真實，主要的就是這一種主觀上的真實。

在這裏，自然有人會進一步的責問：

『照你這樣說，社會客觀的真實表現是可以不要了嗎？作家可以自由的說謊，可以自由的把客觀歪曲嗎？文藝根本不需要擔負表現生活的使命了嗎？』

爲解釋這一點，我首先要問：藝術家的靈魂，即作家的人生觀宇宙觀這一類東西，它們本身是從什麼地方來的？（在這裏，我知道馬上有人會回答是「階級性」，對於這個命題，我打算另外用個獨立的題目來說，不在這裏枝節。）這些東西極少成份是先天的，（譬如遺傳），主要當然是後天的，這不成問題；所謂後天的，就等說是環境所造成。環境不就是社會的客觀嗎？既然作家的主觀本身就是社會的客觀的產物，既然作家的宇宙觀人生觀等等，是他接觸到的客觀人生的總和所不知不覺的形成的，而且他選擇題材，他很自然的是那些形成他的宇宙觀人生觀等等的人生的總和，那麼作家的主觀和社會的客觀這二者，根本無須乎作家去關心，便會有一個很自然的結合。作家作主觀的表現並不是說謊，並不是歪曲了客觀，因有他的主觀本身就是一個有來踪去脈的，跟客觀結合着的，真實的存在；而且定要對自己的主觀非常的真實，他纔能免於說謊，免於把客觀來歪曲的。因爲在真實的主觀裏纔有真實的客觀。

社會的客觀造成作家的主觀，作家再憑這主觀的標準到社會生活中去找尋表現的對象，再經過選擇、捨棄、排列、布置，把他特別着眼的地方來誇張，像這樣的使原料製成自己的東西，然後把它寫出來，這是一篇作品產生的必然過程。所謂作家的主觀在修改着社會的客

觀這件事是應該這樣理解的；而同時，作家的主觀可能也時時刻刻在受着社會客觀的修改，因為這可能的一種流動體，不一定永遠固定。

作家的主觀自然不會是人人一樣。但，這既然種根於社會的客觀，同一個社會客觀爲什麼會產出不同的主觀來呢？這責問自然也是不能少的。

在這裏，我們應當首先理解，所謂文藝表現社會，是用怎樣一種方式來表現的？有人希望一個單獨的作家，或者一篇單獨的作品，能夠表現社會的全體，這是一種癡迷的希望。從古到今，像這樣的作家，像這樣的作品，是絕對未曾有過的，而將來也恐怕未必會有。所謂文藝表現社會，是應該由一時代的文藝作品的總量共同的擔負起這個責任來的，一個單獨的作家，或一篇單獨的作品，是必然的祇可能表現他自己所能表現的一方面或一部分。

同時，我們還應該知道，社會的客觀也決不是單純的東西，它本身就是複雜、錯綜，多方面，各方面像是充滿了矛盾而實際上是互相結合着。把它看作單純的，無論是根據那一種自信非常健全的立場，都祇是看到極片面的一部分；社會生活的全部，決不是一個人的短短的生命所能完全體驗得到的。它要被表現在文藝作品裏，是祇有經過同樣是複雜、錯綜，多方面，而且充滿了矛盾的，各個作家的不同主觀纔屬可能。而且，作家主觀之不同這一事實

，也正足以說明社會是複雜而又錯綜的。不同是當然的事，如果一樣，那倒是反常的事了。各個作家的主觀固然是不同，但這些不同，都不能認為是互相排斥的，實際上，它們可以互相說明，互相補充着。對一個事物，我們必需從各種不同的角度加以觀察，才能得其真相；對於社會這個更複雜的事物，每一個文藝作家的主觀就各自供給了一個不同的觀察的角度，而這種根據不同角度的觀察，那才是整個社會最近乎真實的可能的表現。

照這樣，我們看到：作家主觀的真實和社會客觀的真實這二者，雖然表面上是顯得互相分離，甚至衝突，但經過精密的分析，它們是很自然的調和着的。

（星火一卷一期）

藝術自由論

辛人

在現實的認識上，曾有人提起了凡存在的都是真實的這命題來。這意思是有意或無意地從黑格爾的有名的命題：「合理的東西是現實的，現實的東西是合理的，」在不正確的理解上蛻化來的。在這一點上我們用不到多花篇幅，因為普列漢諾夫已經明確地說過了：「這是由於不知道黑格爾的用語法而來的誤解。據黑格爾的意思，存在的東西並不完全是現實的，

他說過：現實高於存在。偶然的存在並不是現實的存在。現實的東西只有必然的。」（註一）用一個例子來說，意大利法西斯蒂國家是「存在的」，阿比西尼亞民族是「存在的」，如果「凡存在的都是真實的」，那末，兩方都是「真實的」。但是現在意阿的戰爭爆發了，阿比西尼亞說意大利是不「真實的」，意大利說阿比西尼亞是不「真實的」，這樣的「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要憑什麼來判斷呢？——這就不能不從歷史的必然上來判斷：意大利法西斯蒂是帝國主義最後的現形，它的存在和行爲都是阻止歷史前進的，它對阿比西尼亞開戰是強盜的掠奪戰爭，因此它的一切表現都不是「真實的」，除了御用的文人如比蘭臺羅、鄧南遮之流外，有誰在歌頌意大利的侵略行爲的「真實」呢？反過來說，阿比西尼亞的戰爭行爲在客觀上是殖民地弱小民族的防禦戰，這行爲是鼓勵全世界弱小民族解放的情緒，是對於兇惡的暴力的打擊，在這個意義上，它是「真實的」，全世界的共同運命的羣衆會予以同情的贊助。

（註一）「倍林斯基論」

這樣地看來，在整個的世界社會上，一切我們所耳聞目睹的現象，並不都是真實的。只有腐敗的經驗論者，才把現實的假象，作爲現實的實質。他們首先將現象和本質割開了，

接着便把本質拋棄了。但我們都知道：「高等的」人們弄什麼「慈善機關」，他們的目的並不在救濟社會的人類，而是在掩飾階級衝突的真實，延長「強者」對於人民的統治。在災亂中所設立的難民收容所，實際上是防止「妄動」的特別牢獄。如果我們只有現象的表面的觀察，結果便是歪曲現實了。

然而有些理論者，却承襲了泰納的一些不正確的藝術觀，從生物學的立場，來觀察和分析社會的現實。那理論的「體系」，是從上面分析過的「存在的」即「真實的」這腐敗的命題出發的。他們對於作家與社會的關係，定下了如次的「周密的」「理解」——

1. 「環境不就是社會的客觀嗎？」
2. 「而」「作家的主觀本身也就是社會的客觀的產物。」
3. 「那麼」「作家作主觀的表現並不是說謊，並不是歪曲了客觀，因為他的主觀本身就是一個有來踪去脈的，跟客觀結合着的，真實的存在。」
4. 「所以」，「我們所要求於文藝作家的表現的真實，主要的就是這一種主觀上的真實。」（註二）

（註二）採自蘇汶先生的「作家的主觀與社會的客觀」

這樣，社會就像是一座森林，個人（作家）就像是一株株的樹木。樹木各有高低、大小、青黃、翠綠之別，這是「主觀」的「多樣性」；但這一切是「很自然」地「結合着的」，因為它們都是在「客觀」的土地上長起來的，風兒公平無私地從它們的枝葉間吹過，雨點和陽光也同樣地給與它們以滋潤。——這正像韓侍桁先生所說的一樣：「我們的社會，既允許甲方的存在，也允許乙方的存在，更允許丙丁各方的存在。」——它們的「靈魂」是「獨立的、自由的」。它們裏面高大的「應該」盡量表現出高大，低小的「應該」盡量表現出低小，青黃的「應該」盡量表現出青黃，翠綠的「應該」盡量表現出翠綠。否則，樹木們就不忠實於「自己的主觀」了。這叫做——「在真實的主觀裏才有真實的客觀。」這樣，整座蒼葱的森林的現象，才被形成了。

用這樣的「體系」來說明森林和樹木，多少是也頗恰當的。但若要由此來說明社會和個人，說明「複雜的」現實和「高級的藝術」，就露出無可彌縫的缺憾來了。爲什麼呢？因爲這完全是一種虛僞的客觀主義的觀點。這種客觀主義，不從具體的發展過程中去研究和把握客觀的真實，却把個個的現象，都並列爲發展過程中的一般的特徵。這種虛僞的客觀主義，科學的唯物論者早已痛切地掃除過：他們在表現上常常是「無黨無派」的，常常是折衷主義

如果社會上的一切現象，都是真正的客觀的存在；如果人類的主觀的思惟，何時何地都是和客觀的現實的法則一致的話，那末，第一，社會的變革就無法去說明，因為社會的變革是真實的力和反真實的力之矛盾的解決。第二，真理就被還元為常識，不論那一個主觀的行為，只要依據它那「主觀的思惟」，一定合於「客觀的法則」，一定馬上就達到了真理。這樣，社會的發展是根本被取消了，人類的歷史，變成零碎的不是一直發展下來的斷片。從而，藝術也就沒有了發展的歷史。當然蘇汝先生未敢公然這樣宣言，但他的議論必然要達到這樣的結果。

泰納之流的素朴的唯物論的「環境」和「時代」的原理，被我們的小布爾論客們發展為卑俗的虛偽的客觀主義的護身符了。這些小布爾的論客雖然在具體的理論上稍有出入，然而本質上是全然一致的。即想用「自然的生成」——用他們的話來說，是「獨立的、自由的」——的原理，來代替社會矛盾的發展的原理。這結果使他們否定了社會階級的存在，否定其矛盾和衝突的正確的解決法。

在社會矛盾急激地尖銳化的近代，被限制在小布爾喬亞的圈裏的人們，沒有正視

「正」和「反」的矛盾的存在的勇氣，他們要在社會矛盾中尋找出路，結局找到一個虛幻的、獨立的、自由的花園。他們要在這個園裏栽培表現「主觀」的文學藝術的花木。然而，這是自欺欺人的空想。在社會矛盾沒有解決，私有制度繼續存在的時候，個人是沒有自由的，這一點我們將在後面詳細說到。這裏我們暫可得出一個小結論來：文藝作品，固然也是表現作家的「主觀」的；但真實的作品，是在現實發展的本質上去表現社會的客觀現實的，這表現過程當然有「主觀」在那裏作用，但那「主觀」是和現實之本質的發展一致的，所以才是真實的。有的「主觀」却恰恰相反，它是違背現實的本質的發展之方向的，它雖然表现了「主觀」自己，却不能表現客觀的真實。（註三）

（註三）在同一社會裏爲什麼會產生不同的主觀來？這問題蘇汝先生在「作家的主觀與社會的客觀」裏也提起了，他說：

「作家的主觀自然不會是人人一樣的。但這既然植根於社會的客觀，同一個社會客觀爲什麼會產生出不同的主觀來呢？這責問自然也是不能少的。」

但是，蘇汝先生自己提出的問題，自己並不能解決。他接在上面那段話的後面，就說「文藝表現社會」，「是應該由一時代的文藝作品的總量共同擔負起這個責任來

的」，接着就說「社會的客觀也決不是單純的東西，它本身就是複雜、錯綜、多方面、各方面像是充滿了矛盾而實際上是互相結合着。」這種「複雜」、「矛盾」的「社會客觀」，是產生「不同的主觀」的根據，所以要說明爲什麼在同一社會中有不同的主觀產生，就非尋求社會之所以「複雜」、「矛盾」的原因不可。但是蘇汶先生好像在和我們開玩笑，他接下去，就說：「作家主觀之不同這一事實，也正足以說明社會是複雜而又錯綜的。」這個「說明」是等於什麼也沒有說明的，我們希望蘇汶先生再「苦苦地思索」一下，來個論理的說明才好！

x

x

x

現在我們回轉來談談主題的問題吧。「獨立的、自由的」論者，因爲看不見現象和本質，存在與真實，偶然與必然的差別和統一，所以主張作家不論遇到什麼題材，只要能放進他的「主觀」的，都是「藝術作品」。主題與社會現實的本質的發展的聯繫，在他們是看不見的。不錯，藝術的題材是多樣的，藝術的主題是豐富的。但是，在暴雨狂風的現社會上，「毛毛雨」是怎樣的藝術呢？用象徵的魔術，來代替形象的真實的「現代派」的詩，是怎樣的藝術呢？一切的題材，在成爲他們作品的主题之後，絲毫沒有一點現實的關心。自然，我

們對於題材問題的態度，不是開一張單表，要作家寫那一件，不寫那一件，我們只是強調着：現實主義的作品，應該表現客觀現實的偉大的動態，一切偶然的事象並不是本質的原因，所以一切的題材，應該在必然的發展上去把握和處理。這問題在本質上是作家的世界觀和生活實踐的問題，一切小布爾喬亞的論者，都無視了這一點，而抓着批評上缺乏完全的側面，以為是「理論家或批評家」——自己先預定了一個狹小的標準」，所以才造成了許多主題類似的公式作品。然而，如果我們深深地體會到現實主義的原理，從世界觀和生活實踐上來處理題材與主題的問題，是不難立刻解決的吧。在整部的高爾基全集裏，我們找不到題材「一致」的作品，我們也沒聽過高爾基叫過題材「一致」的苦悶。爲什麼呢？因爲他有豐富的生活實踐，有那和客觀現實之本質的發展並駕馳驅的世界觀。

黑格爾批評哥德的敘事詩「赫爾曼與德洛第亞」(Hermann und Dorothea 一七九七年著)的話，給與這問題以明切的解決。這敘事詩是以「牧歌的」「莊園的」世界爲背境的，即題材本身是非常缺乏積極性的；但黑格爾以爲藝術應該有現實的關心，哥德在那樣的題材裏並沒有忘記當時的現實，這才是值得注意的地方。——

「即從這一點看來，哥德的天才也是可驚的。他在那「赫爾曼與德洛第亞」裏，雖然注

視着和這同樣的領域（指「牧歌的莊園的世界」——筆者），而從現代的生活取出了被限制得極小的一個特殊的世界；然而，在那裏，作爲這小世界活動的背景和氛圍氣，他還漏出了對於法國革命與自己的祖國的關心，把那樣有限的主题，和最有展望的、最有力的世界事件關聯起來。」（註四）

（註四）從甘柏石介氏的「藝術論」中重譯

里格爾還豫見了市民社會中藝術的墮落。他雖然不能解決這個問題，但他確是銳敏地看見了的，他在當時已經看到了今日市民社會藝術的滅亡。這一點因爲和我們現在所談的問題有關，所以也特別提出來說說。原來在藝術文學中的主题，往往是藉人類去演出的，因此主题的問題，直接的推移下去，就是典型的境遇和人物的問題。黑格爾以爲只有「英雄時代」才能產生偉大的藝術作品，因爲在那樣的時代，才有真正獨立自由的個人典型，個人與集團間才能統一地發展。「真正的獨立性，只有存在於個性與一般性之統一與貫徹之中，因爲，一般的東西只有由個別的才能獲得具體的存在，並且，個別者和特殊者的主觀性只有在一般的東西中，才能找到其現實性的堅固的基石和純粹的內容。」（註五）有這樣的社會關係的時代，就是英雄的時代；藝術文學有那種英雄的主人公去充實主题，才是偉大的。但是，市

民社會並不能作為藝術的搖籃，在那裏「一般性」成爲個性的障礙，這是「散文的時代」。在這種狀態裏，我們所要求的獨立性是找不到的。到這裏，黑格爾便給市民社會的藝術，下了一個蓋棺論定。

（註五）從土方定一氏的「黑格爾的美學」中重譯

正和黑格爾的預見一樣，市民社會的藝術已將近「絕滅」了，這「絕滅」正是跟着市民社會制度的崩潰而發生的。在私有的無政府狀態的社會生產關係裏，作為社會細胞的個人，都帶着繁重的桎梏。一切都是從利慾出發的，一切都建築在金錢上。

在這樣的社會裏，黑格爾所希望的「自由的獨立的」英雄，已經找不到影子，現在蘇汶先生所希望的「獨立的，自由的」人，更是不用說了。我們現在不是見到許多「平凡的」事實麼？——有些不願讀書的人，偏有堂堂皇皇的「學府」可供他們「研究」，無數渴望着切實的人生的知識的困苦青年，却反而得不到一點求知的機會，幸而得到了一點，「社會」也不容許他的「自由的獨立的」個性的才能之充分的發展，生活的鞭子不斷地痛撻着他的身心，「環境的毒刑在他的個性上留下許多創痛的烙印。「私有把個性平等化了，把它隸屬於自己，把它排斥了。私有者——資本家唯一的熱情，只知道追求利潤和自己的財產之增殖。

一切個人的感情、熱情、情緒、體驗、道德性——這一切都塗滿着特定的調子，澈骨地浸透着私有的精神，原有的一切人類的感情都消失了，只剩下唯一的感情、唯一的情熱、唯一的道德的標準、唯一的毫無置辯的餘地的法則——私有財產、自己的幸福的利害。私有財產剝奪了人們的個性，把它弄成同型的。」（羅森達爾）

這樣的社會環境，不可避免地要造成文化的崩壞。真的個性被窒斃了，只有自私的個人主義的「特殊性」存在。可是，「最適於藝術的描寫的，只有人類的個性已在其中達到一定限度的完成的環境。」（普列漢諾夫）因為，「人類的性格，常居於藝術描寫的中心，所以人類的材料之限界性與不完全性，不可避免地要移行為過去的（市民的——筆者）藝術文學的限界性。」（羅森達爾）

但是，在這種社會裏，真的全部社會人的個性消失了麼？真的文化藝術都絕滅了麼？黑格爾不能也不敢正確地回答這個問題。只有新時代的主人公們才能澈底地答覆這個問題。我們不要忘記：在現社會裏，還有着一種新興的集團的勢力。這種集團，便是努力於推翻束縛人類的一切現存的楷式的。他們在發展的過程中，就開始發揮個人的才能，因為他們的集團和他們自己的利益是共通的，密切地聯結着的。「只有在集團中，個人才能得到提供於自己的

豫定之全面發達的可能的手段。這樣，只有在集團中，個人的自由才有可能。」因此，在「灰色的」「平凡的」社會環境裏，只要是抱着打破這種環境的決心，站在集團的戰線上的人，都會達到個性的才力之全面的發展。紀德是正在這條路上走着的，他在讚嘆蘇聯社會中的個性能力發達、豐富，正是因為這個緣故。托爾斯泰作品裏的農民，都是宿命的像羊一樣單純的人物，因為「個人主義的私有者的形態把他們的個性貧困化了。」然而，蕭洛珂夫的「靜靜的頓河」、「已開拓的處女地」却充滿着豐富活躍的人間的農民典型，因為「藝術的創造之勝利，是描寫那正在參加着人類的偉大的前進運動，以及偉大的世界的思想之負擔者的諸個性。」（普列漢諾夫）

真正的人類的自由，藝術的自由，是這樣地依靠着客觀現實的發展的。一面只管鑽進墳墓般的暗幻的境地裏，一面却來高叫着「再亮些」！這就會漸漸離開了時代的「悲劇」的舞臺，而成黑格爾所說的「滑稽」的脚色了。

（實文第四號）

農民文學的再提起

任白戈

誰也會知道：中國目前的這種社會變革運動並不是一種以農民爲中心的獨立的農民運動，雖然農民也成了這種運動底主要的担当者，但他却要受一種主導的力量底引擎。即是說，他必得隨着那以全人類解放爲究結的一種集團底步伐進行。不！到不如說他本身就必得成爲那集團之一員。很明顯的，這種運動一方面是要解決農民自身底一切經濟的政治的問題，一方面也就是全人類底解放之到達。離開了目前這種運動底實踐，不了解其尚底現實的關聯，單憑一種基礎理論來抽象地邏輯，或將它從整個運動中切離出來作爲一個自爲自在的東西看待，無論如何是不會了解農民文學底真正的內容和意義的。爲了破除一切的誤解，爲了確立農民文學底內容和意義，我們不得不將中國農民在歷史上所處的地位以及目前所擔當的任務略加敘述。

中國長期互滯在封建社會中，這是一個周知的事實。封建社會底經濟基礎是建立在土地上的，而一般農民便爲其直接的生產者與被剝削者。所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那無非表明王就是大地主兼統治者。在政治上，自然是唯我獨尊的獨裁政治。社會階級底構成好像埃及底金字塔，農民便是壓在底面的最下一層。土地與農民成了王

及其從屬者底私有品，同時也就成了他們底掠奪品，列代底戰爭和諸侯底割據都可以在這兒找着說明。農民始終是被榨取和屠殺的，及到迫不得已揭竿而起的時候却又爲另外的野心家所利用，歸根結底乃不過是換了另外的一個統治者，對於他們自身底地位依然沒有一點改善。但在另一方面，統治者却不能不盡力講求統治他們的手段了。然而到底總不外乎文武兩途：文是愚民政策，武是黷武主義。也有一二謀臣想從土地上去解決農民底問題以免他們底叛亂，例如王安石之提起所謂井田制度，但那只是給歷史添了一點材料。除了農民自身去爭取，土地是永遠得不到手裏的。然而土地之獲得，却是農民問題解決底重要關鍵。到了太平天國時代，一般的農民已不像隨着朱元璋和劉邦等跑的農民那樣簡單了，所以洪秀全們提出了一些比較動聽的口號。自義和團事變通過五四、五卅兩個時代到一九二七，這時期底農民，不但改變了容貌，就連心臟也改變了。他們一方面承繼着過去的戰鬥精神，一方面開拓了一條嶄新的光明大道。這一條大道是一條澈底解放他們自身的大道，同時也是一條達到全人類底解放的大道，在這條大道中，必然地要挽着他們底先行者一致去鏟除當前的障礙，戰取着勝利的前途。澈底的民權和土地底獲得是一個先決的提件，首先要將中國從半封建性的半殖民地性的絕境中挽救出來，這是目前中國農民底主要的任務。

根據以上的認識，我們很可以大胆地這樣說：農民文學既不是一種同路者的文學，也不是一種與主導者分離的獨立的文學；由於中國目前這種社會變革運動底任務與担当者底合流及其命運與前途底同一，它本身就是屬於這種運動的一種集團的戰鬪的文學。

這樣一來，也許有人要說將農民文學底範圍似乎規定得太窄狹了。然而，其實是不的。在目前的形勢之下，作爲一個問題提起的時候，我們自然是從正面將它積極地提起，而且給它一個高度的規定。我們並沒有說過這樣的話：只有表現前進的農民底英勇的行爲的才是農民文學。歷史底任務是普及於一般的農民的，能夠將那種使農民去直接担負起歷史底任務的必然過程或情景表現出來的作品亦就是農民文學。軍閥底橫暴，地主底剝削，豪紳底壓迫，官吏底貧污，在在都是被表現的對象。但有一個必要的條件：不能離開現實的農民和農村。

目前中國底農村，不待說是正在一天一天愈加破產下去。除了原來受着的封建勢力底剝削和壓迫愈加劇烈以外，一般的農民還得受國際資本主義及其買辦等底種種的榨取，各地底農民銀行和所謂農村消費合作社等等便是榨取底主要機關。連年不斷的內戰，人工造成的天災，早已使一般的農民流離失所了，再加上疊出不窮的苛捐勒派，雜稅預徵，結果只有使一

般的農民咆哮起來爲他們底生存而戰。退一步說，有些是拋棄自己世世代代的廬墓和父母妻子逃之四方了。最初還以爲城市是逃命的所在，那知道連產業預備軍底資格都不能獲得。廣大的失業的人羣正在街頭巷尾顛沛飢寒着，要回到農村又再回不去了。到底誰處是他們底安身立命的地方？腰中既無半文的壓累他們只好跳高啊！目前全國正在奔騰着的洪流，不正是由此匯集起來的嗎？這種現實的形勢，我們底作家是不能不在着筆之前首先認識清楚的。

蕭羅訶夫底「已開拓了的處女地」應該說是農民文學中一部典型的作品吧。在這部作品裏，我們一方面開着種種家禽家獸底聲音，一方面感着那主人公由農民底意識轉變到另一種意識的脈搏底自然的跳動。這是值得我們底作家借鑑的，所以最後特別一併提起，希望大家將這部具體的作品來代替我可以不必再說的話！

（實文第四號）

中國舞台劇的現階段

張庚

——業餘劇人的技術的批判

沒有任何文化可以不接受遺產而能發榮滋長成爲一種高級結晶，戲劇也不能例外。

十多年來，從西洋輸入中國的「新文化」，差不多從各方面得到了成果；但在戲劇上，却是剛剛相反，不僅僅說舞台和技術方面的修養進步極遲，就是在劇作方面也沒有產生出可以比擬於小說詩歌的美好篇什來。這原因，我們不能不說，前期的戲劇運動完全沒有注目到遺產的接收問題之故。

前期的劇運，我沒有指得很遠，那差不多是指南國社而言。那時的戲劇，我們幾乎可以說，是一種野生藝術，用不着特殊訓練和教養，只要有情感，就可以在舞台上獲得相當的成功。從那時的上演目錄上看，就可知道他們是自己在舞台上現身說法的。他們也許沒有明白地否定技巧，但事實上他們以為如果能在上台之前設法誘導出演員的真情感，這次演出的一切技巧問題通通可以解決了。

那時候，他們不知道什麼叫導演，什麼叫角色的創造，什麼叫演技的基本練習，然而他們成功了。他們以濃厚的感傷主義獲得了小有產者的觀眾。

時間前進着，戲劇的「感情黃金時代」慢慢的褪落它的金色了。那原因是一般觀眾從舊戲得不到興奮，而南國時代的演劇又是局範在一個狹小的生活圈子之中。那時，那一向被人視為下賤的電影因了聯華公司的故都春夢等片子出來，就突然轉移了社會的視聽，從話劇這

裏奪去了最後的觀眾。另一方面，從事話劇的人也因了生活關係成羣地走入了電影界。

這就開始了舞台劇的沉默時期，然而同時也是潛修時期。話劇演員們從他們的新職業中學習了作爲一個鏡頭前的演員的技巧。他們自己去揣摩，去研究西洋電影演員的表演，再回轉來看那從銀幕上放映出來的自己的演作，從自己的朋友，從批評家那裏聽些個意見，這樣，他們就了解了演技的意義。

一種良好的結果，往往也隨着跟來了不幸。我們青年的電影演員所接觸所理解的，十之九是美國影片。在那種金元主義烘焙之下的明星制度，從此就霉菌似的侵入他們的觀念之中，積久而成爲一種難移的習慣了。

所謂明星制度，也可說是導演制度極端相反的發展：在明星制度下的影片，所見到的只有個人的演技，一切場面、人物、空氣，甚至小小的一件道具都是爲了某人便於發揮他的演技而存在的，就是那故事，也是爲他而編的。

一九三五年元旦在上海金城大戲院公演的回春之曲，可說是結束前期開啓後期的一個轉捩點。在這次公演中，充份表現了個人技術的進步。同時，也充份表現了這公演中完全沒有了導演的地位。說得好一點，是沒有統一性，說壞一點，只能算是一個演技的羣芳大會。

在這時候，恰恰是電影信仰從觀衆心中極度低落的時期，人道、漁光曲以及一二八前後許多在內容與演技雙方都力爭上遊的作品，現在已經絕跡市場，正在流行的是一種「編導制」，在這制度之下產生的作品，首先是內容的公式化——這樣，給舞台劇一個重新整飭自己的陣容的機會。

事實的具體表現就是業餘劇人這團體的出現。許多從前是舞台人的電影演員，在編導制之下失去了他們在鏡頭前創造角色的興趣，重新回到舞台上來，幾乎一致地要求着名劇的演出，來充份發揮他們修養得相當成熟的技巧。同時在觀衆方面，從第一次娜拉的演出中開始認識了統一在導演之下的戲劇比之爲演技而演技的電影有着如何藝術上程度的高下之分。在第二次欽差大臣的演出中，就更加明白地表示了觀衆擁護舞台劇態度。

然而在業餘劇人的本身，我們不能不指出，包含着一個莫大的矛盾。一方面，大家都要求上演藝術的戲劇，一方面，演員們對於戲劇藝術的理解却是偏於個人演技方面的，他們時常有一種把個人演技擴大，而突出了整個戲劇要求之外的危險。第一次娜拉的演出，仔細地說，就是因了這種突出才破壞了整個的統一性，減低了它的藝術成就。第二次欽差大臣的公演中，這種矛盾並沒有好好的克服，在某些方面說，甚至還更加深化了這種矛盾的危機。

導演方面，未始沒有一種克服明星主義的要求，但顯然沒有好好的，有組織的進行。固然，時間和經濟都有原因，但在儘可能的範圍之內去做是應當的。

在導演沒有好好執行他的任務之時，一下子就釀成了藝術的無政府狀態；在導演方面，自然有他對於劇作的理解和整個計劃，但這對於演員方面全沒有關係；他既沒有要求演員的同意，演員也並沒有要求他公佈他對於這劇作的認識。在導演進行中所討論和爭辯的事只有這些：關於劇中人性格的認識，關於大小動作的處理等等。至於說到整個Tempo是怎樣進行，哪裏應當強調，哪裏應當帶過，全沒有意見交換。如果是在導演有權威的空氣之中，導演以爲不必向演員交換意見，這還可以不破壞這次演出的藝術性；不幸在導演和演員對於整個戲劇藝術認識背道而馳的現階段中，導演的信任並沒有在每個演員的觀念中成爲鐵則，這種矛盾就不得不表現在觀衆之前了。

其次，就是演員與演員之間，關於演技，關於角色創造的方法也各各不同。有的把演技看成一種純外鑠的東西，等到一化裝，一上台，本着自己演技上的修養，按照預定的計劃去動作發音，就可將劇中人的性格情緒完全傳達到觀衆。這種理論，完全否定了藝術的心理的和感情的要素（鄭君里）。另一些人雖不像前面所說的純形式主義，或者沒有那麼自覺的成

爲形式主義者，但他們創造角色的方法更奇怪，是摘取各種藝術（如跳舞、電影、京劇等）中的大小動作來堆砌成一個角色的人格（金山）。在這種方式之下，動作與動作之間就必然缺少了聯系，成爲有角度，不圓渾的了。再則當動作的空隙之間，萬一沒有預備一個別的動作去填充，那時演員自己的日常習慣動作就突然表現出來，成了刺目的東西。有的演員，他們無論去當哪一個角色，總是一個典型。雖然在本典型上，他無懈可擊，但角色稍一不合，就會有性格不稱之感。這種方法，主要的是失之太主觀，沒有仔細去做日常研究工作（魏鶴齡，顧而已。）另外還有一種過於顧及美的效果的傾向，因爲求美，有時也會稍稍犧牲了自己早已把握住的劇中人性，而做出了不合身份的動作和表情（趙丹）。還有一種和形式主義剛剛相反的傾向，就是情感主義。當然，她早已揣摩好角色的人格，并且準備好了情感，可惜這情感並未經過改造，還是她自己原有的。在表演進行中，她就把它們毫無節制的傾倒出來，以致內在的人格輪廓跟外形方面的步伐和動作和聲音，都沒有十分明切的表現性，而減少了觀衆對角色人格的認識（藍蘋）。在第二次公演中，她似乎克服了許多，但這也許是因爲戲少的關係，不能斷言。最後，有些人有愛討好觀衆的毛病（魏鶴齡，施超），這也不能不提一下。簡切的說，迎合觀衆心理，在某方面也就是破壞自己的角色創造過程，是一

種反藝術的行爲。

在目前這種情形之下，爲了提高戲劇藝術的水準，我們無疑的要使整個排演進行統一在一個意見之下。但我們絕不能夠效法哥登克雷，把導演看做無上的創作者，而演員只是創作時的藝術手段。這樣的方法，不僅僅在原則上是一種純理想，就是說卽算可行，在我們克服明星主義的進程中也不行不通。何況現在有了更好的方法，一定可以統一演出者們的全部意見呢。

這方法是簡單易行的。在每次排戲之先，所有的導演、演員、美術家燈光師音樂家，應當有一個共同的脚本研究的集會，在這研究中應當不怕花費時光把整個脚本的意義、人物的性格、進行的Tempo，總之是演出方法全部統一在一個意見之下，然後再進行讀劇。這時的角色，應當從公有的演出方法和劇詞之中去體會角色的個性，去安排每一句話的小動作。并且，依照斯坦利斯拉夫斯基的話，要把那個人物的性格裝到自己的身體中去，暫時把自己的性格從身體中趕走，在「着魔」之後，斯氏的意思，這就算「心靈的化妝」成功了。這時再來排地位，就易如反掌了。

中國的舞台劇未常不可以這樣做，雖說我們沒有莫斯科第一藝術劇場的良好環境，我們

仍舊可以做到幾分的。也許我們必須在這裏提出一個注意之點。這種「心靈的化裝」和我們上面所說南國社式的演出絕不相同。後者是聘情，而前者是把情感加以洗練與控制。凡是藝術，必須有引人入一種境界的忘我之力，但要做到這點，必須藝術家自己先忘我，先走入他所要創造的境界中去。斯氏所謂「心靈的化裝」，意思就在這裏。

說到這裏，我的話可以帶住了。但必得重說一遍：我們的失敗，是在於不澈底，不慎重，媽糊了事。如果不苟且不折扣的做下去，在演出上的成功是要超過現在成績到不可計算的。

我在這裏所舉出的全是缺點。這正因為我向業餘劇人要求更高，並且我堅信它一定能做得更好之故。

中國影評運動的諸問題

萍 華

(文學五卷六號)

(一)中國影評運動的產生

中國影評運動產生於九一八和一二八事變後掀動中國的反日反帝浪潮中，因此牠一開始

便有積極的意義。

因爲帝國主義無阻的侵入，廣大民衆救亡圖存的意識日益覺醒，在電影上的反映，首先便是對各列強，特別是美國影片侵略的反抗。中國人民不願再默默地接受擁護現存制度，歌頌經濟與政治上的統治者，輕視一般民衆，侮蔑弱小民族，鼓吹種族仇恨，以及宣傳戰爭的影片了。

其次，中國的觀衆，同樣不能滿意於充滿封建殘餘意識的所謂國產片，他們不僅要消極地反對沒落的舊電影，更進而要求創造新的，更高階段的電影，能夠反映他們的生活與要求，并指示他們的出路。

最後，人們對舊電影的不滿，不單是爲了意識問題，也爲了其缺乏美學價值。一般美國電影和國產電影的貧乏，不僅表現了內容空洞，即在形式上，美學價值上，也相應地崩潰着。粉飾的形式，已遮不住破裂的內容；因此甚至一般只爲了「娛樂」的觀衆，也會不滿於無聊的影片了。歪曲的性愛，千篇一律的歌舞，浪費的堂皇富麗，低級趣味的滑稽……這些已成爲影片中可厭的負擔。

因此中國影評運動的產生，正是針對着影片的反動意識，對之做無情的搏鬥，鼓勵并幫

助新的電影之產生，同時站在科學的美學上，幫助提高電影的藝術水準。但這是牠的終極目標。在目前牠應特別注意反映一般觀眾的要求；製造忠實誠懇的輿論；而透過輿論給影業者有力的監督和幫助；給觀眾明確的解釋，掃清他們因受不良影片之影響而引起的思想混亂，並提高他們的賞鑒水準。

因為牠有重大的意義，一切反對他的人企圖絞殺牠。於是先就有軟硬之爭。實際上『軟性影評』已不成為批評，只有破壞真正影評的作用而已。『軟性影評』企圖在肯定電影只爲了玩玩，掩蓋其對觀眾的作用，並根本否認了嚴肅的對於電影的估價。然而究竟因其軟如棉絮不經一擊。

不過影評運動仍不能說已克服了一切危難。誰能夠担保沒有人準備絞殺牠呢？誰能夠担保沒有人在多方羅織罪狀呢？誰能夠担保昨日反對影評者今日搖身一變而爲正牌影評者呢？誰能夠担保有人掛着某種招牌，而實際是在曲解呢？誰能夠担保個別影評者，因他自覺或不自覺的錯誤而損害整個影評運動呢？更有那個自認爲忠實於影評的人，能保證自己不犯錯誤呢？

但這些危難正是『成長中必然遇到的危難』。每一運動當其影響擴大時，當其爲多數人

支持時，難免要受一部份人反對甚至迫害的。只有坦白地檢查目前影評運動的缺點，明確地提出今後影評的任務，並培養健全的影評者，才能有力地戰勝當前一切危難，推進我們的影評運動。

(二)目前影評運動的缺點

目前最大的缺陷，是機械地運用科學的藝術法則。影評者固然離不了他的方法論來寫批評，但影評並非政論是無疑的。許多影評者難免這個缺點，他們往往寫了一大篇政治分析，而對於影片本身却談得很少。我們不妨引證蘇聯一個十三歲小孩 Oleg Mokiyevski 的話來教訓自己：「例如我們文學先生，他企圖用科學社會主義的話，說明屠格涅夫的「父與子」。他對我們講了又講：關於封建主義，關於農奴制的廢止，關於資本主義的興起，關於階級鬥爭……一切都講得不錯，但在最後「父與子」却消失在偉大的歷史背景中了。」的確，我們許多影評是犯了這個毛病的。

由於機械運用科學法則所產生的第二個現象，是公式化。當然只有東倒西歪的投機是無原則無主見的。但公式並非死的教條，而是說明複雜變動的客觀現實的法則。文藝批評的困難，就在於一方面離不開公式，同是又不是在死守公式。如舊電影因經濟恐慌的深入而日益

沒落，是一個公式。但這不包含舊電影直線沒落的意義，因為不平衡發展是現社會的絕對法則，所以在崩潰過程中的舊電影，無論在內容本身或內容與形式間，發展是不平衡的。又如舊電影是爲了領有牠的階級服務的，也是一個公式。但這並不包含一切資本主義國家的電影，是百分之百爲牠服務的意義。因爲現社會內部的矛盾（即治者內部也有矛盾）尤其是下層的壓力，在現制度下也可能產生與整個治者本意不同的影片。甚至在一張影片中，有相反的含義。但我們的影評者還不能充分把握此點。因此往往不自覺地陷於一個公式，而不能多方面地了解錯綜的關係。

第三個現象是二元地并論影片的意義與技巧，內容與形式。許多影評往往抨擊美國影片內容的空洞，而同時贊美其爛熟（？）的形式，或者把意識和技巧對立起來討論。這是影評中二元的形式論。——究竟以何者爲決定因素呢？如果是內容決定形式，爲什麼內容『不好』的作品其技巧『甚佳』呢？——這個缺陷的根源是把內容和形式分開了。事實上形式不能離內容獨立的。所以當影片的意識退化時，技巧不能夠健全發展的。只有了解在舊電影沒落過程中，形式內容的矛盾愈益加深，以及影片業者企圖用輝煌的形式，來掩蓋內容的謬誤

——只有把握住此點才能克服二元的形式論。

目前影評界另一大缺陷，是幫口傾向或者說宗派主義。影評人已分裂為若干營壘，且往往做無謂之爭辯：相互批評的對象往往不是影評本身，而是個人私事；許多批評往往忽視對方整個作品，而抓住一小點抨擊。宗派相爭的危險會引致影評人相互扭結，而不是對壞電影搏鬥了。這會失去讀者的信任，引起反對者之隔岸觀火。因而一些無成見的獻身影評者，因害怕捲入幫口中，而不肯寫批評。當然每個影評人是有他的原則的，但這並不妨礙他和別個影評人相互討論，甚至合作。在目前我們還很難斷定中國已有完全鞏固的正確影評。所以牠的創造正有待於全國真正努力影評者的開誠合作。宗派傾向非但不能幫助這一偉業，而且要以偏見和武斷阻遏其發展。尤其是在中國的困難條件下更須要影評人的誠實合作。因此最有效的方法是無偏見地相互討論，即對於假冒的影評人也可用正大光明的手段，在讀者面前監督着他們。這樣他們至少在某種限度內，不敢公開破壞影評了。

總之我們的影評運動，必須進行嚴格的意識鬥爭，糾正機械論和宗派主義，是走向健全之路的必須條件。

(三) 影評運動當前的任務

影評運動的基本任務，在本文開始便說明了。但當前迫切的任務實有列舉的必要。

(一) 我們希望能掃清理論上的混亂。科學方法論之運用固然已被普遍地接受。但怎樣運用仍是嚴重的問題。由於不正確的運用，遂造成影評壇上許多不必要的紛爭。當然我們不能平息有其他作用的挑撥。但一般影評者至少應站在理論鬥爭的立場上，冷靜地討論，並建立完備的影評理論基礎。根據我的淺見，首先應廓清天真爛漫的單純化。影評並非簡單地說明一張影片的意義，這樣必然會達到將理論應用於影評比解一次方程式還要容易的結論。影評者不僅要抓住決定影片意義的基本條件，同時亦要認清許多複雜的心理，習俗以及傳統的因素。後者同樣施影響於影片的意識。過分單純化的結果，必然是千遍一律的刻版文。

其次應該有機地運用公式於每一特殊的批評中。原則的一般正確性是人所不能否認的。但鷄毛和鐵球在空中並不以同一的速度降落，各影評之作用也大不相同。目前影評的任務，在於針對着『事實的』(而不是『理想的』)影片，從複雜中指出一影片的意義，找出其矛盾，並求得何者於大眾之要求有害，何種為暴露治者的弱點。影評者更要了解，治者本身的衝突。如美國影業者和清潔運動的衝突，影業者在堅持藝術(?)至善，往往暴露了清潔運動的反動本質(有一張美國影片便把正道團的君子描寫成無恥的匪徒)更因為下層的壓力往往能製出一些公開暴露治者罪惡的影片(如『亡命者』)。即在一張本意擁護治者的影片中

也難免自相矛盾，甚至反蘇聯影片中也有反乎影片本意之點……對於這樣複雜的現實，如果影評人死守一個公式，肯定其『是』或『否』必然不能解釋這些矛盾的現象了。拉布略拉說得好，『懶惰的頭腦的所有者們，十足高興地滿足於這樣的宣言：將一切科學都嵌進那由數命題所成的綱領中，而只藉一個鑰匙便能透澈一切生活的祕密。將倫理、美學、言語學、歷史批評和一切哲學問題僅歸於一個問題中，以逃避一切困難——這在一切老實而質樸無文的人們，是怎樣歡喜怎樣快活啊。蠢才們用了這樣的方法，可以使歷史墮落到商業算術的成度。結果但丁的悲劇之新研究，將給我們以這樣的觀念，謂神曲不過是狡滑的佛羅倫斯的商人們，爲自己的厚利而賣掉的羽紗的流水賬了。』我們影評人如閉着眼背書，不是一樣謬誤麼？

第三我們在分析舊電影的崩潰與新電影的發展上，還難免機械之處。雖然目前誰也不能肯定舊的必壞，新的必好，但我們能夠斷定美國布爾電影已在沒落；而新興國家的電影雖然還免不了幼稚淺薄，以及技術上的缺點，但主要地在質和量上是迅速地發展着，必然要代替舊的。

最後關於形式與內容。內容決定形式，並非內容不好所以形式也壞。大都美國電影的

內容愈益貧乏，然其形式往往較前進步。這並不是內容與形式的二元論。這個說明了在一定制度下藝術發展的不平衡。內容與形式的矛盾，隨美國電影的沒落愈加深刻化。換句話說內容愈貧乏，愈需要純熟的技巧來補救牠。而美國高度發展的產業化正供給了必要的技術的基礎。這裏並不違反內容決定形式的法則。至於這種形式是否值得新興電影學習是並無不可的。但學習并非抄襲，因為能夠創造的人才能真正學習。

以上四點是個人認為目前影評中應立刻解決的問題，這裏只提供了一些淺薄的意見作為討論的提綱。根本解決應（一）無偏見的介紹歐美各國電影理論。美國新羣衆派的影評，自由主義民族上的影評，固然應多多翻譯。即一般電影雜誌，固然有時連文章都做得不大可觀，但爲了了解一方面的態度，也要介紹。蘇聯電影理論當然有不少新的見解，也許爲別國所無，是值得介紹的。即東鄰日本在這方面的成績也不壞。法西斯蒂德國電影統制之嚴爲他國所不及，也有明瞭之必要。介紹要有系統，尤需自成體系的書籍或小冊子。（二）各影刊經常提出重要問題（如影評之標準，內容形式等）收集各種意見（三）在熱烈爭辯（并非謾罵）的熔爐中鍛鍊出健全的電影理論。

（二）影評人幫助電影從業員。影評人的幫助是不可否認的，近年來中國電影水準的提

影評人是有應得的功績。但這是十分不夠的。影評人應該更具體，更細心，更客觀地提出他們的批評。這種批評應該不是一般的原則，而是具體地從 day to day 的經驗中得到的。中國電影事業還十分幼稚。牠正須要人保護推動與鼓勵。當然這是全國的事業。但影評人也應負責盡其力量。

具體的辦法是製造一種忠實誠懇的輿論，能夠迅速正確反映觀衆之要求，且督促電影從業員之努力。此外影評人與電影從業員要有密切的關係，這并非個人友誼，而是雙方工作有機地配合，並相互幫助；不但影評人有幫助電影從業員的責任，而且後者也應鼓勵前者對他們合理的批評。這樣他們才能有迅速的進步。

(三)影評人的幫助觀衆，影評只有在牠代表着萬千人的意見時才稱爲健全。觀衆賞鑒水準的提高大有賴于影評人的幫助，事實上影評人應該成爲觀衆最有批評能力最有賞鑒能力的代表。觀衆的要求產生了他們。前者的意見因後者的努力而結晶化，所以一篇影評至少應影響一部份觀衆，而不是紙上空談，現在雖然還未做到，但理想中的影評人必須有如此威權。

以上提出的三點 勝利担负這些任務有賴于一切健全的影評人。但我們並不就滿足于此；影評運動不能獨立存在，只有當牠萬千人的事業配合在一起時，牠才能在總的事業中盡

其特殊的任務。否則，不墮入公子小姐的享樂，也必成爲電影廣告的附庸。這一點一切從事影評者須十二分警惕的。

(四)影評者應具的條件

影評者是人，並非理想中的天才英雄，所以我們決不應加上高不可攀的條件，而排除一般努力此道者。

但影評者並不是人人可勝任的。爲了稿費而寫影評本來是極易的事。因爲看了一張影片說幾句話總還不困難，因此便有了雜拌幾個術語的影評，而大大降低了一般讀者對影評的信心。

現在健全的影評人應具有相當能力。他應該正確有機地運用科學的方法論，來估價一張影片，明瞭電影技術，熟知美學原則，並在批評外國影片時，對外國文有相當的素養，至少能聽懂對白的一部。有了這些修養，他才能做出有價值的評論。

同時影評人應有豐富的常識。因爲影片有各種不同的內容，而爲了明白分析一張影片，影評人非有與之相適應的知識不可。如批評文學電影至少要把原著讀一遍；批評歷史電影總要有歷史常識。但一個人並不是萬能的，所以參考材料的收集是應做的一番工夫。

最後談到影評專門化的問題。粗製濫造的危險不只由于金鷄生蛋式的按時生產，而且也不專心致力之故。一般人難免趕時髦的毛病，當影評流行時，誰看了也會技癢的，於是許多人也都湊熱鬧了。這樣憑着偶然高興，既無研究又無準備寫一點出來成績會更壞。所以影評的專門化使一些影評者專心研究電影理論與技術，也正是針對着今日隨便來來的弊病。如果我們真有若干在各方面準備得都極充分的影評家專門負責導引今日之運動，也許能發展更快吧。

結 論

在此，筆者有一點小小的希望：希望筆者淺薄的意見能引起一般真正良善的影評人的注意，並在實際的努力中克服一切弱點，担負起他們重大的使命。

中國的影評運動只有當牠能夠正確。反映千百萬人的要求時，才能在整個電影運動中奠定鞏固的基礎。讓一切致力影評的工作者和同情者爲之努力吧！

今文八弊

語堂

濟顛詩「六十年來狼藉，東壁打到西壁，如今收拾歸來，依舊水連天碧」，雖是濟公晚年自道圓寂勝景，却也未嘗不可拿來做現代中國影子。上二句是應現在六十年來狼藉之勢，下二句能否應了將來，却要看中國人靈魂收拾得來與否，收拾不來，恐是長此狼藉下去，不必說西天樂土無分，就是眼前水連天碧也沒福消受了。我想文化之極峯沒有什麼，就是使人生達到水連天碧一切調和境地而已。我生不逢辰，處此擾攘之秋，目所睹是狼藉之象，耳所聞是噪囂之音，想國事至於此極，我同胞的心靈已經混亂了，柔腸已經粉碎了。神志已失其平衡，遂時時有顛倒夢囈之言，躁暴狂悖之行。所以「東壁打到西壁」可以形容政治，也可以形容文學，目之所見，耳之所聞，何一非混揪混打爾詐我虞之舉動，好像一人走了魔一樣，魂靈已離軀殼，軀殼只做些無謂的抽抖而已。指天畫地，忽哭忽笑，喜怒反常，好惡無定。忽而裝腔作勢，自欺欺人，忽而悒悒終日，垂頭喪志。因此國中的思想忽而復古，忽而維新，所復的是最迂腐的古，所維的也是最皮毛的新，好比一人發寒瘧，冷一陣，熱一陣，

冷得像入冰山，熱得像上油鍋，這樣子元氣怎能不消耗，身子怎能不虛弱下去呢？我國人的神志既然這樣紛亂，自然早已失了中國文化所重「事理通達心地和平」的精神，及希臘文化所重的 *sweet reasonableness*。在這種情形之下，自然不能有偉大的創作。一人的神靈四分五裂，只有衝突，沒有調和，怎能有的偉大的創作出現？我看這個時期應當是批評的時期，做些斬艾蕪穢推陳出新工作，最爲重要。然僅此批評的工作，亦非恢復「事理通達心地和平」的境地不可。至於今人心理，所以這樣不甯，本也難怪。一則，受政治的影響，國強則禮盛，國弱則禮衰。今日不論政治社會文學輿論，那裏有一種是非公理，是非既混，公理既滅，於是人心也亂了。人心既亂，於是失了大國風度，自暴自棄，相輕相蔑，容易遷怒於人，而發生東壁打到西壁，亂嚷亂滾不得安靜情狀。二則，潮流太複雜，處此東西交匯青黃不接之時，融會古今，貫通中外，談何容易？此種批評，豈是人人做得來？做不來又偏偏不能不做。譬如女子燙髮與梳髻孰美，男人衛生衣與短衫孰便，一舉一動之微，都無意中含了中外的比較。據此種日常瑣碎一言一行之微，概括起來，於是不是復古，便是維新，不是國粹便是新學，各有成見派別了，對此東西文化問題也就交代過去了。殊不知文化批評，那裏如此簡單，表揚文化，豈在梳髻改服？風箏豈能救國，打拳何關國防？只因服之短長，髻之形

樣，武人尙看得到，信手拈來，禁止提倡，博個關心風化的美名罷了。如此批評文化，更難搔着癢處。三則感情過于衝動，主見難于捐除。大家都是黃帝子孫，誰無種族觀念？眼見國家事事不如人，胸中起了角鬥。一面想見賢思齊，力圖改革，一面又未能忘情固有文物，又求保守。此種保守心理，出於至情，一半爲國，一半爲己，爭點體面。保守自信與見賢思齊兩種心理，都未可厚非。不過保守自信易流於抱殘守缺，頑固迂腐，兩者相去，間不容髮，一不小心，便入迷途；見賢思齊又易流於盲目崇拜，趨新驚奇，彼此之間，豈易鑒別？難矣哉，批評乎！中智以上的人既然失了主裁，心志未定青年，遂亦歧途觀望。再以上所謂國亂心危，人人着急，遂發生此兩相成之普遍的『自大狂』與『憂鬱狂』，是非顛倒，好惡反常，蟬翼爲重，千鈞爲輕，其情急以哀，其辭激以怨。所見於文，方巾作祟，豬肉薰人，或爲西崽口吻，或爲袍笏文章，既非真正現代批評，又全非古來明理達情面目了。收拾歸來，談何容易？剪紙招魂，良非得已。林子有鑒於是，欲抒愚見，以箴其失，作今文八弊。

(一) 方巾作祟，豬肉薰人。(二) 隨得隨失，狗逐尾巴。(三) 賣洋鐵罐，西崽口吻。(四) 文化膏藥，袍笏文章。(五) 寬己責人，言過其行。(六) 爛調連篇，辭浮於理。(七) 桃李門牆，丫頭醋勁。(八) 破落富戶，數僞家珍。

(一)方巾作祟，豬肉薰人——有虛偽的社會，必有虛偽的文學；有虛偽的文學，也必有虛偽的社會。中國文章最常見『救國』字樣，而中國國事比任何國糊塗；中國政客最關心民瘼，而中國國民創傷比任何國劇痛。

因而發生爾詐我虞上下欺罔之通電式文章，其勢力所及足以影響於普通論文。實則中國政治之腐敗，一半是文學標準之錯誤。大家養成一種說老實話的習慣，行爲也可誠實一點，大概人之常情，道心愈微，道貌愈酷，文章也愈矯，所以道學假面具不拆下，離未罔兩必橫行於世。譬如要人辭職，或因主張不行，或因意見相左，在頭腦簡單的洋人老實說出，也可過去，但在中國要人，必托以病。夫托以病，便有不可告人之隱，邪正得以混淆而是非莫辨矣。貪官污吏固然可以藏垢納污，避免舉發，而忠直者也隱其苦衷，不得大白於世。在面子至上主義的中國人，當然以爲宣布隱衷，必傷人情面，然在健全誠實的社會，意見相左，有何不可說得？其病還在中國社會不容人說老實話罷了。即此一端，已可概見中國社會之尙虛僞了。這不過是文字應用之一端而已。我想此種虛僞的文風不改變，人人可以開口仁義，閉口堯舜，政治的混亂黑暗，也無法澄清。所以文學革命之目標，也不僅在文字詞章，是要使人的思想與人生較接近，而達到較誠實較近情的現代人生觀而已。政治之虛僞，實發源於文

學之虛偽，這就是所謂『載道派』之遺賜。原來文學之使命無他，只叫人真切的認識人生而已，你說這『人生』就是『道』也無不可，但持此載『道』招牌，必至連文學也懵懂起來。漢儒解三百篇是最好的例。三百篇大好情歌，經過腐儒一解，關關雎鳩，也變成美后妃之德周南之化了。袁子才問得好，文王何以不思太王王季而思后妃？孔子何以不思魯君而思狂簡小子？識得此理，便知子才文學觀念比現代革命文人近情多了。此種載道觀念，在往時足使文人抹殺小說之文學價值，視爲稗官小道，難登大雅之堂。其在現代，足使人抹殺幽默小品之價值，或貶幽默在諷刺之下。幽默而強其諷刺，必流於寒酸，而失溫柔敦厚之旨，這也是幽默文學在中國發展之一種障礙。必有人敢挨罵，做些幽深淡遠無所謂的幽默作品，替幽默爭個獨立地位，然後可稍減道學派之聲勢。今人言宣傳卽文學，文學卽宣傳，名爲摩登，實亦等吃冷豬肉者之變相而已。載道文人，必欲一顰一笑，盡合聖道，吃牛叭而思耒耜，聞蛙聲而思插秧，世間豈有是理？揣其爲人，必終日正襟危坐，一聞花香，便懼喪志，一聽鳥語，便打寒噤，偶談兩句笑話，則慮其亡國，一讀抒懷小品，便痛其消閒。舒夢蘭寫清朝俗儒形相，正是今日文人的影子。他們譏濂溪之愛蓮爲『留心小草』，鄙淵明之遊山爲『不孝不慈』，怪李白之縱酒賦詩爲『昧於明哲』，詈香山之挾伎侑酒爲『傷教敗俗』，必欲毀琵琶

記之書版，拆廬山草堂之遺址，才可以正人心而息邪說。『彼其中庸之貌，木訥之形，雖孔子割鷄之戲言，孟子齊人之諷諭，皆猶似有傷盛德，不形諸口。若第以粗迹觀之，卽古聖先賢，猶恐不遠，我何人而敢不敬，敢不畏，敢不色沮氣喪，言動皆失其常度乎？』此種流風，其弊在矯，救之道，在於近情。

(二) 隨得隨失，狗逐尾巴——文人最要在通情達理，豎起脊梁，立定脚跟，又須稍顧廉恥，勿專投機。凡事只論是非，勿論時宜。若是心頭不定，東張西望，今年鷄年，明年狗年，嫁鷄隨鷄，嫁狗隨狗，忙夠不了，過後自思，當亦啞然其笑。美國國民浮薄，英國國民穩重，就在這一點可以看出。現代中國人，還是近於美國派吧。我想文人肯好學深思，多用頭腦，凡事求個澈底，看得真透，也可以稍稍糾正此種毛病。以前大衆語之爭，海派文人喊得震天響，北平文人早已看穿葫蘆中是賣何藥，置若罔聞，所以沈從文批評一句話，叫做：大抵北平作者『年紀大一點，書讀多一點』所致，可謂切中要害。大抵人書讀得多，便不易爲新說所搖動。古來文學潮流遞變，道理却是一樣。卽如文學是宣傳宣傳是文學一說，雖然是嶄新蘇俄的革命理論，其文學立場却和十九世紀中葉之法國文學一般無二，知彼知此，較量一下，也就不易爲危言所聳動了。今人所要在不落伍，在站在時代前鋒，而所謂站在時

代前鋒之解釋，就是趕時行熱鬧，一九三四以一九三三爲落伍，一九三五又以一九三四爲落伍，而歐洲思想之潮流蕩漾波瀾迴伏，渺焉不察其故，自己捲入漩渦，便自號爲前進。其在政治，如法西斯蒂在歐洲文明進化史上爲前進爲退後，都未加以思攷。其在文學，今日介紹波蘭詩人，明日紹介捷克文豪，而對於已經聞名之英美法德文人，反厭爲陳腐，不欲深察，求一究竟。此與婦女新裝求入時一樣，總是媚字一字不是，自嘆女兒身，事人以顏色，其苦不堪言。此種流風，其弊在浮，救之道，在於學。

(二)賣洋鐵罐，西崽口吻——今人既趕時髦，生怕落伍，於是標新立異，競角摩登。幽默譯西洋本音則爭相倣效，小品文忘記譯爲『凡米利亞愛賽』則起而詆毀。小品文以閒適筆調抒情說理，中外何別，乃繙譯西洋小品則曰介紹西洋文化，勾稽中國小品，則曰搬賣臭銅爛鐵。推其心理又係恥爲華人，此種態度，何足言批評中西文化，又何足建樹現代人生觀？如此服侍洋大人，必恭必敬，只取洋大人之厭鄙，終身爲西崽可耳，豈能一日自作主人翁？吾國文化，自應改良，然一言故舊，則嘗爲封建，一談古書，則恥爲消閒，只好來生投胎白種父母耳。談古書固然消閒，然在中國讀西班牙詩歌及巴爾幹小說，豈便忙人所應爲？又譬如醫道，以西洋愛克斯光與中國陰陽五行之說相較，自然西醫歸入科學，中醫歸入迷

信，與『卜星相』合爲一門，理甚相宜。然一味不察，只詈其迷信，亦非所宜。倘加以深究，其中自有是非可言，若水火相尅之說，肝火上生則壓以水，胃土積滯則疏其氣，說法雖乖，功效實同。又如金鷄納霜是樹皮，高麗人參也是樹根，不得因其物有中外而分其新舊，如此將來中外醫理才有打通互相發明之希望。故無論何門，讀書必通，通則化，讀書何爲，所以供我驅使。一入門戶之見，便失了自主，苦痛難言，保得自身爲主，則圓通自在，大暢無比。今人一味倣效西洋，自稱摩登，甚至不問中國文法，必欲倣效英文，分『歷史地』爲形容詞，『歷史地的』爲狀詞，以模倣英文之 *historically* 拖一西洋辮子，然則『快來』何不因『快』字是狀詞而改爲『快地的來』？此類把戲，只是洋場孽少的怪相，談文學雖不足，當西崽頗有才。此種流風，其弊在奴，救之道，在於思。

（四）文化膏藥，袍笏文章——所謂西洋文化，有一端吾人頗可做效，就是：製牙膏說牙膏話，做皮匠說皮匠話。吾人製牙膏必曰『提倡國貨』，煉牛皮必曰『實業救國』。於是放風箏亦救國，揮老拳亦救國，穿草鞋亦救國，讀經書亦救國，庸醫自荐，各藥亂投，如此救國，其國必亡，不亡於病，而亡於藥。吾國如要得救，各人將手頭小事辦好，便可救得。今舍小就大，貪高騫遠，動輒以救國責人。比方論語提倡幽默，也不過提倡幽默而已，於衆

文學要素之中，注重此一要素，不造謠，不脫期，爲願已足，最多希望於一大國中各種說官話之報之外有一說實話之報而已，與救國何關？人間世提倡小品文，也不過提倡小品文，於衆筆調之中，看重一種筆調而已，何關救國？吾甚願人人將手頭小事辦好，少喊救國，學江湖郎中賣文化膏藥，國始有救。此種流風，其弊在空，救之道在於行。

（五）寬己責人，言過其行——人之常情，道心愈微，道貌愈酷，上邊已經說到。在比較通情達理的古代社會，儒家也是以嚴於律己寬於責人爲君子之德。故君子不責人以死，因爲知惡死爲人之常情，設身處地，也未敢自信必能慨然就義。「我亦人也，彼亦人也，我何勝於彼哉？」這樣一想，心地就謙和一點，「何難以一死了之」的話頭，也就不容易見於筆端了。其實將來大義所在真能以死了之的，還是這些不願責人以死的人。世上有這樣的奇事：言論愈狂放者，其持躬愈謹，治身愈嚴，而言論迂闊，好以小過責人，必欲人人如夷齊孔孟者，反是一般誇躁的輕狂子弟。遂其願不惜諛死佞生，不遂其願，不惜醜辭詆毀者，也是這班道學小人。在文學史上，我們看見最放誕不羈的莫如金聖嘆，名爲聖嘆，固聖人之所當嘆矣，然能反對苛捐什稅，爲民請命，至因哭廟就義大快而死的，還是金聖嘆，並不是以「震驚先帝在天之靈」陷金於死的衛道忠臣朱撫院。故世人或言過其行，或行過其言。若鄭

板橋欲爲厲鬼擊人之腦，此則一般吏宦所不敢出諸口見諸文者，但若謂一般吏宦之高風亮節在板橋之上，則吾決不敢信。餘如眉公之焚儒冠儒服，子才之收女弟子，中郎之想要短命妾，東坡之以詩得謗，居易之挾妓飲酒，類皆有傷風敗俗之行，放誕不經之談，正士切齒，仁人寒心。其爲文『言有觴而必吐，意無往而不伸』，因此或放逐嶺外（東坡），或割喉獄中（卓吾），或逍遙山林（眉公），或致仕而卒（居易）。然察其大節細行，都不是常人所能及。一旦任政臨民，都能爲民父母，臨去攀輿載道（中郎，子才）。又絕非咿唔孔孟翼道先生所易得到的政聲。所以察人之忠奸邪正，只可求之於風骨，不可求之於言辭，可求之於細行，不可求之於詩文。今日文人求一不關心民瘼者幾不可得，求一不願救國者亦不可得，然紙上談兵，關心愈切而瘡痍愈深，文調愈高而國愈不可救，總因文人言過其行，視文章如畫符而已。且寬己責人，以漫罵爲革命，以醜詆爲豪傑，以成一種叫囂之風，還都是欠反求諸己的一點修養工夫罷了。難道你罵我，我罵你，中國就真會興起來麼？下焉者，且不惜化名投稿，散佈謠言，一以揚己，一以攻人。我真不相信此風一成，中國文學遂會變成『革命的』『革命底』以至『革命地的』了。故罵人也有君子小人之道。本來卓吾也罵人，輕狂子弟亦罵人，或者欲學卓吾，而實爲輕狂。卓吾譏先哲，輕狂子弟亦譏先哲，然卓吾『藏書』

攻君子之短，而不沒小人之長。攻君子之短，輕狂子弟學得來，不沒小人之長，輕狂子弟却萬萬學不來也。罵之道精微矣！徐芳懸榻編記『李卓吾讓罵者』一節說：『或曰，「卓老生平罵人，乃不許人罵；可謂恕乎？」愚山子曰，「有卓老眼者，罵卓老可也。世人之罵卓老者，皆卓老之所謂子何人斯者也。」』此種流風所至，其弊在輕薄，救之道在恕。

（六）爛調連篇，辭浮於理——文人通病，在於空，在於懶，空懶而又不肯捨筆從商，遂不能不摭拾陳言，完成篇章。且文章如時裝，文人求入時。文之不能不變，猶時裝之不能不改。五四時代有五四時代之文，普羅時代有普羅時代之文，美醜雖不同，風行却是一樣。

新潮之文勇往邁進，創造之文激越感傷，語絲之文清新委婉，普羅之文詰屈歐化。青年在中學時期讀其刊物，而文筆不期然而受其同化，按響傳聲，觀場逐隊，所不能免。然各種體調，雖有本源，一旦風行，遂成濫調。今日文壇正承普羅文學絕盛時代之餘波末流。今日寫作之人，許多五六年前在中學念書時代，故此種爛調，一時不易洗盡。通篇文句，做效西洋，無一句像中國話，名為前進摩登，實則食洋不化。如『玻璃打破』曰『玻璃被打破』。做英文之受動語氣，『競爭市場』曰『競爭着市場』，做英文之分詞體例，『革命的』曰

『革命底的』，做英文之狀詞語尾，『人』曰『人們』，做英文之單複分別。甚而狗屁不

通，『聽爸爸的話』曰『接收父親的意見』，『作者書商』曰『從事書工作的人』。嗚呼，其可以已矣乎？至于行文，同爲紀遊，敘事寫景之餘，加兩句『時代不景氣的輪齒已經邁進到農村了』卽爲前進意識。同爲談古書，鑒別版本之餘，加兩句『他們的思想爲他們的生活的所決定，這種士大夫階級的藝術必然無疑底的要沒落而不能保全它的存在了』，便是革命情調。想文學革命，本爲推翻陳言，陳言爛調，新舊無別。陳言不去，何能見清新平淡的白話文？故必如小修所云『黜虛文，求實用，舍皮毛，見神骨，去浮理，揣人情』然後文字可以復歸於雅馴。此種流風所至，其弊在濫，救之道在清新。

(七) 桃李門牆，丫頭醋勁——文人之分門別戶與政客之植黨營私相同。惟黨派在政治爲必然之組織，門戶之見，在文學必昧一時之是非。門戶一成，惟有汝我，沒有是非，黨同伐異，互相攻訐，揪作一團，打給武人看開心。甚至爲私人叅養：拿枝筆桿，換碗米湯，雖然筆下儀態萬千，中夜問心，能無自愧？卽使非爲拿津貼，亦常走入利害之見。利害之心重，則是非之心昧。求其剛正不阿，狷介自持，就事論事，見理明心者，就真不容易了。我們何貴乎文學，也不過借文字之發表，可以斬除枝蔓的思想，使理日益明而見日益真罷了。一開門戶之見，公論遂成爲私人之武器，批評成爲意氣之發洩。理論愈高闊，是非愈混淆，

真是無補於事，僅可以『覆瓿』而已。人生本多孽障，文人何苦多增一層煩網，多添一重公案？況且門戶必有領袖，領袖必有幕僚，幕僚必有嘍囉，嘍囉又必有小嘍囉，淪至於此，真不若不識之無爲乾淨了。此種流風所至，其弊在婢，救之道在自我。

(八) 破落富戶，數僞家珍——不肖子弟，內不能興舊業，外不能振家聲，日數僞家珍以炫人，爲識者所笑。世事物極必反，有食洋不化之洋場孽少，也必有自欺欺人之迂腐故老，以變法爲亡國，以改進爲滅種。對近代既無認識，對古代尤無真知，只要以復古尊孔博關心風化維持道德之美名。其實彼輩所關心的都是他人的風化，所維持的也是他人的道德。別墅十萬元，而大誇中國民族儉樸之風；嬌妾三十餘，而獨悲摩登女子蕩檢之行；洋裝少年以鎗鏢水射女子華服，自認爲提倡孔教；國家大吏逐再嫁寡婦出境，自認爲糾正末俗。甚而不分青紅皂白，禁止男女同座，提倡小學讀經，推類至盡，非把女子重復裹足不可。禮教果必如此始得維持，則禮教之滅亡可必。如此尊孔復古，則古愈復愈不得青年信仰。也不想，中國人因孔教而知禮義忠信，而西人本無禮教，何以也知禮義忠信，且其禮義忠信，常遠在華人之上？也不問問，何以禮義之邦貪官污吏多於夷狄之國？又何以二千年談禮談義談忠談信之結果，人命猶如草芥，百姓猶在水深火熱之中，有明以至現在貪官污吏，擢髮難數，至

今各地司法保安行政，猶有萬萬不可令外人知道之野蠻狀態？若曰歐風東漸人心大變，豈是工部局西人傳染與我市政府此貪污之惡習？還是郵局海關西洋職員祕傳賄賂之新方？還是故宮寶物的大員，習了西洋博物院學，始得盜寶的祕訣？豈非原因在吾國向無法治，能知禮義忠信之廉吏，固然知道歌頌，而不禮不義不忠不信之官僚，則無法槍斃，猶得逍遙法外，事成可以扶搖直上，事敗可以退居華屋，翻印佛經，或周遊列國，考察教育？故舍法治而言禮義忠信，冀以激貪官之氣義，而發盜寶者之天良，而謂從此政府可以廉潔，國家可以富強，我真不信。言論人權不與保障，則人各自危，明哲保身，積此明哲保身人自爲戰的國民爲一國，則暮氣沉沉如一盤散沙，而謂以『國家興亡匹夫有責』兩句老話，便能叫人化消極爲積極，變中國人民如一盤散沙之現象，吾尤不信。一種社會，能斬決反對私利反對苛捐之金聖嘆而籍沒其妻子，則此種社會斷不能多產金聖嘆，而其分子必皆韜晦自適莫談國事，此理何待細辯？然則不談法治，只談仁義禮智，謂足使中國人民由散漫變爲團結足以興國，豈非如癡人說夢？實則取此態度者，都是自欺欺人，諱疾忌醫而已。此種狂論，其弊在愚，救之道在多識。

林語堂論

胡風

——對於他底發展的一個眺望

本文的主題

忘記是什麼時候了，大概是一年以前罷，我偶然看到了一本論語。那裏面有一封仰臥在草地上架起腳來讀論語的大學生寄來的信，寫着他對於論語的意見。編者對於他的回答是，來信所陳，無一是處，唯讀論語之姿勢可取（大意）。這個回答是非常「幽默」的，從這裏可以依稀地想像到這個刊物所要得到的是怎樣的讀者。然而，像這一類的資料在論語裏面一定不少罷，論語文選底正文前面就有題爲「反對論語者之潰滅」的由六幅合成的連環圖畫：

一、一桌麻將牌「三人差一」，所差的一位正坐在旁邊的沙發上哈哈大笑地讀着論語；

二、三人之一的西裝青年起身去看了；

三、摩登女子也起身去看了，只剩下戴瓜皮小帽的胖子抱頭着急；

四、胖子站起來走攏去；

五、胖子也站在那後面看；

六、一同哈哈大笑。

但實際上論語底反對者並不是完全『潰滅』了的。除了那些打通電的『文學家』們以外，我們還可以舉出一個極端的例子來。不久以前，在一個比較開明的報紙上登載了一篇涉及論語及其『姊妹刊物』人間世的文章：作者提到有一個叫做山內地方底住民，因為隔水太遠，只吃得到鹹魚，由這就養成了愛吃鹹魚肚的習慣，魚肚是最臭的東西，但那地方的人却覺得愈臭的魚肚就愈好，論語人間世底讀者，不過是愛吃鹹魚肚的山內人罷了。

當然，這都是極端的例子，但論語及其姊妹刊物人間世廣泛地走進了讀者社會，同時也引起了各種不同的批判，却是事實。而這些批判又常常是集中在這兩個刊物底創辦者兼主編者林語堂氏底身上。爲什麼成了這樣的呢？這是因爲這兩個刊物底存在與成長和林氏在學術界底經歷與地位有不可分的關係的緣故；這是因爲論語底『幽默』和人間世底『小品文』都是在林氏底獨特的解釋之下被提倡被隨和了的，這兩個刊物里面的『幽默』和『小品文』都是沿着林氏底解釋而發展了的緣故。

所以，當我們研究林語堂氏底業績的時候，是不能不牽涉到論語和人間世底影響底評價的。因爲我們在這里所要究明的主題(theme)並不是他在言語學上音韻學上的成就，在那里

面也許找得出來他對於中國學術的可貴的貢獻，也不是他在外國語文教學方面所樹立的功績，而是想說明，作爲一個進步的文化人，他底『處世』態度底變遷表現了什麼意義，他底文化批評和文學見解，客觀上應該得到怎樣的評價。

『……其景况適爲風雨之夕，好友幾人，密室閒談，全無道學氣味，而所談未嘗不涉及天地間至理，全帶油腔滑調，然亦未嘗不嘻笑怒罵，而斤斤以陶情笑謔爲戒也。兩脚踏東西文化，一心評宇宙文章，是吾輩縱談之範圍與態度也。吾集天下縱談之友於一室，半月一次，使天下竊聞我之縱談，是辨論語之意義也。』

（與陶亢德書，我的話四二頁）

他底黃金時代

在這裡，讓我們和林氏一起回憶一下他底『浮躁凌厲』的時代罷。

一九二八年出版的剪拂集多少是反映了林氏個人那個時代的，在『序』裏，他用了不勝今昔之感的筆調叙述了他底回憶：……我惟感慨一些我既往的熱烈及少不更事的勇氣，顯然與眼前的沉寂與由兩年來所長進見識得來的沖淡的心境相反襯，益發看見我自己目前的麻木與頑硬。這自然有種種的原因，一是自己年齡的不是，只能怪時間與自己。

一是環境使然，在這……天下確已太平之時，難免要使人感覺太平人的寂寞與悲哀。

在這太平的寂寞中，回想到兩年前「革命政府」時代的北京，真使我們追憶往日青年勇氣的壯毅及與政府演出慘劇的熱鬧。天安門前的大會，五光十色旗幟的飄揚，眉宇揚揚的男女學生面目，西長安街揭竿拋瓦的巷戰，哈達門大街赤足冒雨的遊行，這是何等悲壯！國務院前嗶剝的槍聲，東四牌樓沿途的血跡，各醫院的奔走昇屍，北大第三院的追悼會，這是何等激昂！……在當日，却老老實實不知墮了多少青年的眼淚，激動多少青年的熱血，使青年開過幾次的追悼會，做過幾對輓聯，及擬過多少紀念碑的計劃……不用說，這是一個真實的歷史的階段。雖然是在一定的限度下面，但無疑地林氏是站在那個階段的大潮中間的。從這薄薄的一本剪拂集里面，可以舉出一些例子來描寫當時的他底「戰鬥的」姿態。

第一是對於投身在北京政府下面的學者的鬭爭。當時的北京學術界，顯然地分成了兩大營壘，一部份憑藉了現有的勢力，一部份却和南方革命怒潮中的民主勢力相呼應。林氏底態度主要地是被後面這個陣營底戰略所決定的。

……現在的學者最要緊的是他們的面孔，倘是他們自三層樓滾到樓底下，翻起來

時，頭一樣想到的是拿起手鏡照一照看他的假鬚鬚還在乎？金牙齒沒掉乎？雪花膏未塗汚乎？至於骨頭折斷與否，似在其次。

學者只知道尊嚴，因為尊嚴，所以有時骨頭不能不折斷，而不自知，且自告人曰，我固完膚也，嗚呼學者！嗚呼所謂學者！

因為真理有時要與學者的臉孔衝突，不敢為真理而忘記其面孔者則終必為臉孔而忘記真理，於是乎學者之骨頭折斷矣。骨頭既斷，無以自立，於是『架子』，木脚，木腿來了。就是一副銀腿銀脚也要覺得討厭，何況還是木頭做的呢？

托爾斯泰曾經說過極好的話 論真理與上帝孰重。他說上帝為重於真理者，繼必以教會為重於上帝，其結果必以其特別教門為重於教會，而結果必以自身為重於其特別教門。……（祝土匪，剪拂集二——三頁）

這種學者，『一方面講革命，一方面正在與舊勢力妥洽，』（剪拂集九六頁）『今日為帝國主義作宣傳者乃智識階級自身之一部分人物，而且大多數是比較新派的人物，即所謂出過洋，念過洋文的人。』（同上，頁一二一）他把這些叫做『文妖』，要發動一個『打狗運動』，把他們『肅清一下』。

第二是主張歐化反對國粹主義。投身在現成勢力的學者們，在思想上當然是當時以「甲寅」爲首的復古勢力底支持者。林氏曾提出過「足以針砭吾民族昏憤，卑怯，頹喪，傲惰之癰疽」的六個條件：

1. 非中庸（即反對「永生生氣」也。）

2. 非樂天知命（即反對「讓你吃主義」也。）

3. 不讓主義（此與上實同。中國人毛病在於什麼都讓，只要能夠覺得受不了，禁不住，不必討求方法而方法自來。法蘭西之革命未嘗有何方法，直感覺忍不住，各人拿刀棍耨耖衝打出去而已，未嘗屯兵秣馬以爲之也。）

4. 不悲觀。

5. 不怕洋習氣，求仙，學佛，靜坐，扶乩，拜菩薩，拜孔丘之國粹當然非吾所應有，然磕頭，打千，除眼鏡，送訃聞，亦當在摒棄之列。最好還是大家穿中山式之洋服。

6. 必談政治。所謂政治者，非王五趙六忽而喝白乾忽而揪辮子之政治，乃真正政治也。新月社的同人發起此社時有一條規則，請在社裏什麼都可來（剃頭，洗浴，

喝啤酒，）只不許打牌與談政治，此亦一怪現象也。

第三是所謂『性之改造』。對於有『少不更事的勇氣』的林氏，當時陰沉的北方社會情勢是不能夠使他滿足的，他把這原因歸在中國人底『性癖』上面。

『……中國人今日之病固在思想，而尤在性癖，革一人之思想比較尙容易，欲使一惰性慢性之人變爲急性則殊不容易。中國今日豈何嘗無思想，無主義，特此所謂主義，紙上之主義，此所謂思想，亦紙上之思想而已。求一爲思想主義而性急，爲高尙理想而狂熱而喪心病狂之人，求一轟轟烈烈非貫徹其主義不可，視其主義猶視其自身革命之人則不可得……（論性急爲中國人所惡，剪拂集一六一——一七頁）

因而他主張罵人的必要，『……愈有銳敏思想的人，他以爲該罵的對象愈多，有感到罵人的神感的人，自然也同時感到罵人的神聖。』（論語絲文體，剪拂集七七頁。）

第四是對於民衆底力量的肯定。由『五·卅』所掀起的廣大的反帝國主義運動，對於那運動底中心動力，紳士階級不肯也不能給以估價。和他們底代言人之一的丁在君相對，林氏是站在『民衆』方面的。

『……若是不明白這回運動的真正意義的人，若丁先生與其同輩，不明白這回運動

的中心應在國民羣衆而不應在官僚與紳士，就跟他講的焦唇爛舌，也是無用。我輩所希望者在民衆，丁先生所期望者在外交官僚，兩方面的意見相差太遠，所謂融和意見，我不敢謂是決難辦到的事。」（丁在君的高調，剪拂集二〇頁）

第五是……

以上的引用和說明，並不是以爲這些反映了那個時代的進步的陣營底特色，也不是因爲在思想鬥爭過程中有了什麼大的影響，而是因爲，在林氏個人底經歷上，那是一個發芽吐葉的時期，沾到了時代雨露底潤澤吸收了社會生活底營養。沒有了那個時期，林氏底經歷也許取了比較更不同的面貌，尤其重要的是沒有了那個時期，現在的林氏就不會有自信對於辦論語人間世和提倡語錄體的他自己還保持着那樣高的「進步的」評價。

然而，在那樣「熱鬧」「悲壯」時期的兩三年之後，林氏却只剩下「沖淡的心境」，「麻木與頑硬」，對於那些鬥爭底踪跡，覺得「只是一些不合時宜的隔日黃花」，至多不過以爲「往日的悲哀與血淚，在今日看來都帶有一點渺遠可愛的意味」，是可以「引起往日郊遊感興的好紀念品」罷了。這些「反語」底意味很濃厚的自白，不用說是「太平人的寂寞與悲哀」底流露，但對照着他後來的態度底發展，那就不能說完全是「反語」，同時也是一個

「轉機」底消息罷。

黃金時代底陰面

「轉機」底來源當然是「太平人的寂寞與悲哀」。用他自己底話來說明，「……從前那種勇氣，反對名流的「讀書救國論」，「莫談國事論」，現在實在良心上不敢再有同樣的主張。」但這個來源應該還別有解釋罷。因為，流動不息的時代帶給我們的並不僅是「寂寞與悲哀」的一面；就是就這「寂寞與悲哀」說罷，有的人，譬如一部份林氏從前的同道者，對於這就發生了不同的反應，由這養成了不同的對待生活的姿勢。由我看來，如果他願意，林氏並不是不能找出別的安慰他底「良心」的道路。

所以在這裏指出「悲壯」時期的林氏底思想不但像上面所說的並沒有堅定的基礎而且還包含了不可救的矛盾，或者可以使我們底理解更推進一步的。

讓我隨便舉幾個例子。

一、「……：「古人之精神」未知爲何物，在弟尙是茫茫渺渺，到底有無復興之價值，尙在不可知之數。就使有之，也極難捉摸，不如講西歐精神之明白易見也。或者唐宋中國人不如兩漢中國人，兩漢中國人不如周末中國人也不一定，如是則古人之精神或

有可復者，故周末尙可出一個孟軻講「善養吾浩然之氣」及墨翟之講兼愛，此乃其時精神未死之證。……」（給玄同先生的信，剪拂集一一——一二頁）

這說得很明白，在當時復古精神和反復古精神的尖銳對立中，林氏雖然也是反對國粹主張歐化的一員，但不過是因爲「古人之精神」「極難捉摸」，「不如西歐精神之明白易見」而已。而且還進一步承認了「古人之精神或有可復者」。八九年之後才由孟軻底「浩然之氣」走到了袁中郎底「性靈」和「語錄體」，我們倒應該承認他是走得很慢的。

二、「……固然這回喚醒民衆的熱烈運動，有人來澆冷水是很好的，使結果較平穩。言論界有青年派與紳士派互相調劑是很好的。急進派固然須得些紳士們來「痛哭」、「勸告」，但是紳士們也須記得非有放下書不讀的學生們的示威運動，他們現在尙不知顧正紅被殺事件，且不知顧正紅爲誰也。……」（丁在君的高調，剪拂集二五頁）

不但現在，就是在當時，這樣的意見也就很不容易使人明白，爲什麼「青年派」忽然又有了接受林氏所痛罵的紳士派底「痛哭」和「勸告」的必要？林氏歡迎人來「澆冷水」，想「使結果較平穩」，這和時代向狂濤似的「五·卅」運動所提出的任務，中間的距離是頗爲不短的。

三、「……有真正誠意的人，他的言論都是有益於世，即使其人的思想十分的「輕彈」，我個人還是相信其有益。……」（論語絲文體剪拂集七一頁）

這個「誠意」底本質既不依存於一定的社會基礎，它底功用（「有益」）也不受一定的社會限制；那只是一個用形而上學才能解釋的東西。怪不得九年後「風雨飄搖」的今日，他還從他底「有不為齋」裏向我們推薦了辜鴻銘底「蠻子骨氣」，大大地煽動了我們對於這個保皇主義者的同情。

四、「……「費厄潑賴」精神在中國最不易得，我們也只好努力鼓勵，中國「潑賴」的精神就很少，更談不到「費厄」，惟有時所謂不肯「下井投石」即帶有此義。……對於失敗者不應再施攻擊，因為我們所攻擊的在於思想非在人，以今日之段祺瑞章士釗為例，我們便不應再攻擊其個人。即使儀哥兒，我們一聞他有了癆病，倘有語絲的朋友要寫一封公開的信慰問他，我也是很贊成的。……」（論語絲文體，剪拂集七九——

八〇頁）

這個「費厄潑賴」（fair play），在魯迅底有名的「論費厄潑賴宜緩行」底照明之下，實際上不過是妥協主義底另一付面貌，和國粹「中庸主義」是一脈相通的。例如林氏定為

『費厄』底對象之一的『儀哥兒』，三年前就已經『袍笏登場』，早已把林氏底『慰問』拋到『御溝』邊的垃圾桶裏去了。

.....

因為是隸屬在一個進步的圈子裏面，在這裏所舉的林氏思想裏的否定的要素，當時被壓在一種模糊的積極意志和『熱鬧』空氣下面，並沒有得到明顯的發展，對於當時看起來是朝氣蓬勃的林氏並沒有發生什麼褪色作用。然而，時光無情地流了過去，幾年的風吹雨打使這個思想的矛盾發展而且起了變化，終於帶給了他『太平人的寂寞與悲哀』。爲了醫治這寂寞與悲哀，林氏經過了幾乎等於沉默的時期罷，也曾着手了一些事業罷，但後來終於回到了或者說開始了鮮明地反映着他底思想『發展』的文學活動，造成了我們現在所看到的特別的存在。

中心思想

從以上的說明看來，我們曉得林氏初期的思想主要地是西洋舊的民主主義底凌亂的反映。在當時，『一鼓作氣』，還可以勉強對付下去，但沒有『地盤』的海市蜃樓怎樣經得起狂風一掃呢？——生矛盾說不盡，心靈解剖跡糊塗』（四十自敘，論語第四九期，）心境『冲淡』了，矛盾擴大了，漸漸換成了現在這一付『新』的面目。在某種意義上多多少少是

走近或走進了國粹主義底陣綫，林氏也似乎要碰着這個一切「敗北者」底共同運命。

然而，我並不說林氏已經成了一個「無思想」的存在，這樣看不但要得罪林氏，被罵爲「淺薄」，而且也不能明白林氏底發展，不能解釋林氏底現狀。雖然沒有系統也沒有豐富地發揮，雖然他初期並沒有被明白地提出過，但我以爲林氏是有他底中心哲學的。那概括了他底過去，那也說明着他底現在。

這個中心哲學，就是意大利克羅車(Benedetto Croce)教授底美學思想。

現在還是請林氏自己來說明罷：

「……他認爲世界一切美術，都是表現，而表現能力，爲一切美術的標準。這個根本思想，常要把一切屬於紀律範圍桎梏性靈的東西，毀棄無遺，處處應用起來，都發生莫大影響，與傳統思想相衝突。其在文學，可以推翻一切文章作法騙人的老調，其在修辭，可以整個否認其存在，其在詩文，可以危及詩律體裁的束縛，其在倫理，可以推翻一切形式上的假道德，整個否認其「倫理的」意義。因爲文章美術的美惡，都要憑其各個表現的能力而定。凡能表現作者意義的都是「好」是「善」，反是就都是「壞」是「惡」。去表現成功，無所謂「美」，去表現失敗，無所謂「醜」。即使聾啞，能以其

神情達意，也自成爲一種表現，也自成爲一種美學的動作。……」（舊文法之推翻與新文法之建造，大荒集八三——八四頁）

這個美學思想表現在文學批評上就是斯賓加恩 (Spingarn) 底表現主義的批評，「也就是創造與批評本質相同」的創造的批評 (creative criticism) ..

「Spingarn 所代表的是表現主義批評，就文論文，不加以任何外來的標準紀律，也不拿他與性質宗旨作者目的及發生時地皆不同的他種藝術作品作評衡的比較。這是根本承認各作品有活的個性，只問他對於自身所要表現的目的達否，其餘盡與藝術之了解無關。藝術只是在某時某地某作家具某種藝術宗旨的一種心境的表現——不但文章如此，圖畫、雕刻、音樂，甚至於一言一笑、一舉一動、一啣一啜、一啐一呷、一度秋波、一彎鎖眉，都是一種表現。這種隨時隨地隨人不同的，活的，有個性的表現，叫我們如何拿什麼規矩準繩來給他衡量。……」（新的文評序言，大荒集九二頁）

「表現派所以能打破一切桎梏，推翻一切典型，因爲表現派認爲文章（及一切美術作品）不能脫離個性，只是個性自然不可抑制的表現。個性既然不能強同，千古不易的抽象典型，也就無從成立。……」

『我們須明白一切的作品，是由個性表現出來的，少了個性千變萬化的衝動，是不會有美術的，這千變萬化的個性的衝動，是無從納入什麼正宗軌範，及無從在美學上（非實際上）分門別類的。我們知道自古文人無行，我們也應知道文人的言行與文人的詞章，只是同一個性的表現。……』（同上九四——九五頁）

對於這個個性至上主義，對於這個由『藝術是表現』到『一切的表现都是藝術』的美學思想，林氏是佩服到五體投地的。爲了證明這也是我們所失掉了的『古人之精神』，林氏從歷史上找來了文評家王充劉勰袁中郎章學誠諸人。尤其是袁中郎底論詩，如果『再進一步』，『便是一篇純粹的克羅車表現派的見解了。』

這個很美麗的思想，雖然把林氏初期的沒有骨骼的自由主義（舊的民主主義）和現在的思想『叫國人取一種比較自然活潑的人生觀』（方巾氣研究，自由談）的幽默，『宇宙之大，蒼蠅之微』（發刊人間世意見書，我的話一一九頁）的小品貫串起來了，然而，初期的那一點向社會的肯定『民衆』的熱情早已跑得無影無踪，『轟轟烈烈非貫徹其主義不可』的『性之改造』終於變成了抽象的『個性』，抽象的『表現』，抽象的『性靈』，在我們這些從餓裏求生死裏求生的芸芸衆生中間昂然闊步。這個在『打破一切桎梏』的意義上本來應該有相當

的積極作用的思想，爲什麼現在却現得這樣寒儉呢？在這裏雖然我們沒有機會來批評克羅車底整個思想體系，但對於林氏簡單地介紹了過來的內容，却不能不加以「方巾氣」的凝視。

中心思想底真相

首先是「個性」問題。在市民社會的地盤上開了花的文藝復興，就是「個性」覺醒史的第一頁。然而，並不是「單軌頭腦」（林氏語）底捏造，如果沒有一定的基礎，這個個性也就無從被發現；實際上，這個個性原不過是一部份人底個性而已。那以後幾個世紀的歷史上的波瀾，雖然是萬花撩亂的思想底沖激，但歷史寫明了那些思想都各各有一定的社會的河床。林氏（或者說克羅車氏）底個性至上主義作爲對於幾千年來愚民的封建殭尸底否定，原應該是一付英氣勃勃的風貌，但可惜的是，在這個大地上咆哮着的已經不是「五·四」的狂風暴雨了。我們並不是不神往於他所追求的「千變萬化」的個性，而是覺得，他底「個性」既沒有一定的社會土壤，又不受一定的社會限制，渺渺茫茫，從屈原到袁中郎都沒有分別。追根到底，如果不把這個社會當作「桃花源」世界就會連接到「英雄主義」的幻夢，使那些在德意兩國掙起了大旗的先生們認爲知己。林氏忘記了文藝復興中覺醒了的個性，現在已經成了妨礙別的個性發展的存在；林氏以爲他底批判者是「必欲天下人之耳目同一副面孔，天

下人之思想同一副模樣，而後稱快」（說大足，人間世第十三期），而忘記了在食不果腹衣不蔽體的人們中間讚美個性是怎樣一個絕大的『幽默』，忘記了大多數人底個性之多樣的發展只有在爭得了一定的前提條件以後。問題是，我們不懂林氏何以會在這個血腥的社會裏面找出了來路不明的到處通用的超然的『個性』。

以這種個性觀爲土台的藝術觀就以爲藝術『只是個性自然不可抑制的表現』，『只是在某時某地某作家具某種藝術宗旨的一種心境的表現』。在這裏，問題不是在於它毀棄了『一切屬於紀律範圍桎梏性靈的東西』，這原是這個藝術觀應該被積極評價的一面，我們要和林氏縱談的是這個『表現』底神祕性的問題。第一，他所說的『個性』『心境』，完全是『行空』的『天馬』，不帶人間煙火氣；因而他在這裏所說的『某時某地』的條件，並不是想給這個『個性』以客觀的限制，而是指的『藝術只是個性在某時某地的返照』（新的文評序言，大荒集九四頁）加強地說明了這個『千變萬化』的『個性』底神祕而已。他一脚踢開了『一切屬於紀律範圍桎梏性靈的東西』以後，接着就心造了一個萬古常流的『個性』，『奉爲文學之神』，把藝術家底眼睛從人間轉向了自己底心裏。於是藝術作品就不是滔滔的生活河流裏的真實通過作家底體識作用的反映，而是一種非社會性的『個性』或『心境』底『表

現』或『反照』了。第二，這樣的藝術觀雖然能夠毀棄一切的『抽象典型』，『正宗軌範』，『分門別類』，但同時也就失掉了評價底基礎。『去表現成功，無所謂美，去表現失敗，無所謂醜；』這個『成功』或『失敗』底目標既無捉摸，而所表現的又是所謂兩腳懸空的作者底『意義』或『心境』。這就否定了藝術底社會的內容和機能，和科學的美學無緣，一直回到克羅車先生黑格爾以前的時代去了。『即使聾啞，能以其神情達意，也自成爲一種表現，也自成爲一種美學的動作，』這種『以萬物爲菟狗』的藝術心境，到底不是我們生在地上的『僮夫豎子』所能理解的。說句笑話，昔日尼羅皇帝對着羅馬的大火奏樂唱詩的偉景，在林氏看來也該是一個『成功』的『表現』罷。

這樣地成了個性拜物教徒和文學上的汎神論者的林氏，同時愛上了權力意志的尼采和地主莊園詩人的袁中郎，是毫不足怪的。

由這我們可以明白，這雖是素樸的民主主義（德謨克拉西）底發展，但已經丟掉了向社會的一面，成了獨往獨來的東西了。但也因爲有這個畸形的發展才醫治了林氏底『麻木與頑硬』，使他拂去了『太平人的寂寞與悲哀』，把那些殺風景的動亂現象趕到了門外或者說悶在心頭，在坦蕩的路上進行醫治中國人『心靈根本不健全』（方巾氣研究）的絕症。

以下，我想從他底實踐工作看一看那效果是不是證實了他底宏願。

「幽默」

第一實踐是「幽默」。關於這，他雖有種種的研究，如「孔子的幽默」、「陶潛的幽默」、「陽性的幽默」、「陰性的幽默」等，但在這裏我想引用一段可愛的述懷：

「……東方曼倩對薩天師說：

薩天師！慈悲長老！你何以下臨這冥頑之邦，俳優之朝。在這廷上，聰明人只能作俳優，也只有俳優是聰明人。我誠實告訴你，我已發明這城中聰明之用處，就是裝糊塗！

你只知道噤口之聰明，你却不知饒舌之狡慧。

……

薩天師，老實告訴你，我依隱玩世，諱譎人間，也已乏了。我欣幸你來，因為我在饒舌之中，感覺寂寞，在絮絮之中，常起寒慄。我遨遊乎孤魂之間，看那些孤魂在夢中做扒手，互相偷竊。

我欣幸你來，因為對他們，我常戴着俳優的假面具，我為他們學會傻笑的藝術。我

憑這隻傻笑面具，與他們往來。

我傻笑，你傻笑，他傻笑。我們傻笑，你們傻笑，他們傻笑。這是他們的文法。

今天我正在傻笑，昨日我已經傻笑，明早我將要傻笑。這是他們動詞的變化。

但是他們的傻笑，非我的傻笑，他們的哈哈，也不同於我的哈哈。他們莫明我的嘻聲，也莫知我露齒猶笑的高深。

因為我的猶笑是像焚毀城市的火災，非像開花暉剝的銀燭，供閨秀的賞玩；是像夏日之酷烈，不像冬日之和暖。我不使他們聽我的笑聲而舒服。

因為我的笑聲是暴烈的，如火燎原的。我的笑容是魑魅的，使他們的主教盛額，他們的紳士痛心。』（薩天師與東方朔，大荒集一六七——一六八頁）

這是一段好文章，使我們嗅到了和剪拂集序文同樣嚴肅的氣味，用來註釋「笑中有淚，淚中有笑」的名句，比他所引用的麥烈蒂斯底話還要透澈多了。這種非正面的社會的關心，不用說並不是不能得到高的評價的。

固然，這裏沒有論理的認識，但我們却正被包圍在層層的就是沒有什麼理論也會忍受不住的現象裏面，如果略略嗤之以鼻，就會使人恍然大悟。也找不出什麼直接的對立，但它却

能戳破一些作爲底幻影，釀出一種使人彷彿地感到並非太平的空氣。這樣的「饒舌」才是「狡慧」，也就是「倘不死絕，肚子裏總還有半口悶氣，要借着笑的幌子，哈哈的吐他出來」的意思。只有在這個解釋上，林氏想用「幽默」來養成「比較活潑自然的人生觀」的願望才能取得腳踏實地的意義。

然而同時也不能不受一定的限制。第一是，如果離開了「社會的關心」，無論是傻笑冷笑以至什麼會心的微笑，都會轉移人們底注意中心，變成某種心理的或生理的愉快，「爲笑笑而笑笑」，要被「禮拜六派」認作後生可畏的「弟弟」。第二是，就是真正的幽默罷，但那地盤也是非常小的。子彈呼呼叫的地方的人們無暇幽默，赤地千里流離失所的人們無暇幽默，彳亍在街頭巷尾的失業的人們也無暇幽默。他們無暇來談談心靈健全不健全的問題。世態如此悽惶，不肯多給我們一點幽默底餘裕，未始不是林氏底「不幸」罷。

根據這點「方巾氣」的見解，我以爲林氏底幽默成績似乎並不能夠證實他底願望。我並不是以爲他得的盡是負數，但正負相銷的作用應該在林氏底心上留下了一個不小的疑問符號。

論語裏面的笑話，語錄體，閒適的隨筆等，大家多少是知道的，我想用不着在這裏多舉

例子。林氏自己就向我們作了很好的說明：

「……信手拈來，政治病亦談，西裝亦談，再啓亦談，甚至牙刷亦談，頗有走入牛角尖之勢，真是微乎其微，去經世文章遠矣。所自奇者，心頭因此輕鬆許多，想至少這牛角尖是自己的世界，未必有人要來統制，遂亦安之。孔子曰：汝安則爲之。我既安矣，故欲據牛角尖負隅以終身。」（我的話序）

「輕鬆」了，這說明了什麼呢？說明了他已經感受不到了什麼重壓，他底笑聲已經失去了「暴烈的」氣息。

但林氏所說的「牛角尖」其實就是一個小小的世界。否則他是不會發生「負隅以終身」的熱意的。他站在中央，在他底周圍站着成羣的知書識理的讀者，有的面孔蒼白，有的肚滿腸肥，有的「滿身書香」，各各從林氏那裏分得了「輕鬆」，發洩了由現實生活得來的或濃或淡的不快或苦悶，安慰了不滿於現實生活而又不願不安於現實生活的「良心」。

小品文

第二實踐是「小品文」。

關於林氏底「以自我爲中心，以閒適爲格調」的小品文，在那一次由人間世引起的論戰

裏差不多得到了明確的認識，沒有重復的必要，在這裏我想指出的是他底『小品文』觀底來源和實踐意義。

這當然也是從他底個性至上主義的藝術觀來的，但直接地使他底意見成形了的是明人小品尤其是袁中郎底影響。袁中郎底陶情怡性的人生態度恰好和他底由社會退向內心的要求投合了。所以他底『自我』是上接着封建才人底『自我』，他底『閒適』是多少和莊園生活底『閒適』保有相通的血統的。

事實上，他底以及人間世裏面一小部份的小品文，在形式上已經承襲了『語錄體』，和又言訂下了『互惠條約』，在內容上漸漸走進了士大夫的閒居情趣，（註）身邊瑣事，以至懷古的幽思。文學上的這個反常的現象，和現實社會的逆潮互相照應，甚至使那些被『五四』文學革命運動轟散了的鬼魅也改頭換面地獲得了市民資格。

雖然林氏爲的是醫治中國人『心靈根本不健全』的絕症，但我就心他也許會得到延長甚至加強『亞細亞的麻木』這個完全相反的結果。

註——林氏在『四十自敘』裏面說『尙喜未淪士大夫』，正是從疑懼中發出的警戒語。

「寄沉痛於幽閒」

然而，還在慨嘆「德謨克拉西倒霉」（說大足）的林氏，對於這樣的估計要覺得出於意外而且不肯同意的罷。他還留着有一句鋼樣強的金言：

寄沉痛於幽閒（周作人詩讀法）

這句話底「真義」是不大容易了解的，我曾在周作人氏底說話中找出了它底註釋：

「……戈爾登堡(Isaac Goldberg)批評藹理斯(Havelock Ellis)說，在他裏面有一個叛徒一個隱士，這句話說得最妙；並不是我想援藹理斯以自重，我希望在我的趣味之文裏也還有叛徒活着。……」（澤瀉集序）

這雖是一個最古典的說法，明白不過，但可惜的是，在現在的塵世裏却找不出這樣的客觀存在。藹理斯底時代已經過去了，末世的我們已經發現不出來逃避了現實而又對現實有積極作用的道路。就現在的周作人氏說罷，要叫「僮夫豎子」的我們在他裏面找出在真實意義上的「叛徒」來，就是一個天大的難題。

曾經有一個青年向林氏提出質問：「沉痛」怎樣「寄」於「幽閒」呢？這當然是一個「淺薄」的質問，然而却是一個致命的質問！我很耽心林氏能不能提出一個有自信的回答來。

爲了解除這個疑團，我還冒昧地探訪過林氏底世界，在言志篇（我的話一三〇——一三

三頁）裏他給了我們一個詳細的描寫：

『我要一間自己的書房，可以安心工作。……天羅板下，最好掛一盞佛廟的長明燈，入其室，稍有油煙氣味。此外又有烟味，書味，及各種不甚了了的房味。最好是沙發上置一小書架，橫陳各種書籍，可以隨意翻讀。……西洋新書可與野叟曝言雜陳，孟德斯鳩可與福耳摩斯小說並列。不要時髦書，馬克斯、T.S. Elliot James Joyce 等……』

『我要幾套不是名士派但亦不甚時髦的長褂，及兩雙稱腳的舊鞋子。……我要我的傭人隨意自然，如我隨意自然一樣。我冬天要一個煖爐，夏天要一個澆水浴房。

『我要一個可以依然故我不必拘牽的家庭。我要在樓下工作時，聽見樓上妻子言笑的聲音，而在樓上工作時，聽見樓下妻子言笑的聲音。我要未失赤子之心的兒女，能同我在雨中追跑，能像我一樣的澆水浴。我要一塊小園地，不要有遍鋪綠草，只要有泥土，可讓小孩搬磚弄瓦，澆花種菜，喂幾支家禽。我要在清晨時，聞見雄鷄喔喔啼的聲音。我要在房宅附近有參天的喬木。

『我要幾位知心友，不必拘守成法，肯向我盡情吐露他們的苦衷。說起話來，無拘

無礙，伯拉圖與品花寶鑑念得一樣爛熟。……

『我要一位能做好的清湯，善燒青菜的好廚子。我要一位很老的老僕，非常佩服我，但是也不甚了了我所做的是什麼文章。』

『我要一套好藏書，幾本明人小品，壁上一幀李香君畫像讓我供奉，案頭一盒雪茄，家中一位了解我的個性的夫人，能讓我自由做我的工作。……』

『我要院中幾顆竹樹，幾棵梅花。……』

這是林氏所憧憬的世界，一個比『桃花源』還好的理想的『幽閒』世界，然而，就是把『千里眼』先生請來，能在這個世界裏面找出一點點『沉痛』底踪跡麼？

所以林氏底『個性』或『自我』，是作為侵透這個現實社會底限制的力量呢，還是作為自己沉醉自己滿足的主體？他底『幽默』，是『淚中的笑』呢，還是像某期論語引來做題辭的『人生在世是為何？還不是有時笑笑人家，有時給人家笑笑』所說明的一樣，它已由對社會的否定走到了對人生的否定，因而客觀上也就是對於這個世界的肯定呢？對於他底業績的評價，是不能不被這個關係決定的。

我們當然不願意林氏染上什麼俗不可耐的『方巾氣』，但如果有一天他居然感到了『沉

痛』與『幽閒』之間的矛盾，那就是一個非常可喜的消息。

……別說下去！你的話及你的人種早已使我討厭。

你爲什麼自居於沼澤，使得你自己變成蟾蜍蝦蟆？

你血管裏不是已經流着穢染，起沫的蟾蜍血，所以你能這樣蛙聲閣閣的叫？

爲什麼你不逃入林裏？爲什麼不去種田？這海中不是有許多綠島嗎？

我輕視你的輕視；你警告我時——爲什麼不自下警告？

我討厭這大城，不但是討厭這呆漢。你看城裏各處——也無可改良，也無可改壞。

這大城有禍！——而且我願意馬上看見燒滅他的火柱！

因爲日中以前，必先有這種的火柱出現。但是這些都有他預定的命運及時期！

雖然如此，呆漢，我臨行時贈你一句格言：誰不能往下愛一個地方，只有——走過

去！（譯尼采論『走過去』，剪拂集一三五——一三六頁）

林氏是不會走過去的。因爲，雖然我們希望然而還不曉得他什麼時候會愛上這個『大城』，但他現在却幾幾乎是狂熱地愛上了袁中郎和他底讀者！

張天翼論

胡豐

「新人」

天翼底處女作三天半的夢在一九二九年出現，使讀者嗅到了一種新鮮的氣息，接着在一九三〇年發表了從空虛到充實，一九三一年發表了二十一個以後，就受到了文壇底注意，被承認爲「新人」——新的作家了。

當時對於他的批評裏面，有過這樣的意見：

「……他要探求新的形式，同時要丟棄舊形式的影響。我們所謂舊形式，就是傷感主義，個人主義，頹廢氣分，甚至於理想主義燒成一爐的浪漫主義的形式；不是觀照而是表現，不是觀察而是體驗的形式；不重結構而重靈感，不重客觀而重主觀的形式。……」（李易水：新人張天翼底作品。）

在這裏，用語底混亂甚至論旨底顛倒，我們用不着討論，我想借這來證明的是，天翼給與當時文壇的是一個「新」的印象。對於這個「新」的印象底根源，論者所要說明而沒有明確地說出的，或者說，他所要把捉而沒有把捉到的到底是什麼，由於時間底濾清和天翼本人

底創作特點底擴大，對於現在的我們都是比較容易理解的了。

由寫成處女作三天半的夢的一九二八年到受到了廣大的注意一九三一年，是由五四運動開拓出來的文學傳統不得不經驗了新的發展，也就是不得不開始在本質上發生了變化的時期。當然，這一發展或變化是有廣大的社會需要作為它底母胎的，在這裏沒有詳細分析的餘裕，應該說明的：是在文學上，這個社會需要大部份是通過進步的而且大多數却只是在特定的意義上是進步的知識人底氣分表現出來的。

這些知識人，經過了一次大潮底震盪或沖洗，變得比較老練，消失了多油的情熱，學得了一些經驗帶來了一些習慣，對於平凡醜惡的人生他們自以為非常明白，但同時又多少感到了一點疲乏，對自己不滿而又替自己原諒，因而對於未來的風雲很少有『過份』的熱力或忘我的突進。這，一方面說來是素樸的唯物主義觀點，另一方面說來是情熱薄弱的觀照態度。這樣的氣分要在文學上找到表現，和既成的文學潮流之間就不得不發生了參差。

第一是現實主義的文學。對於『未來』的模糊懷疑或不安，當然要引起他們底反感，用感嘆的情調和沉重的筆觸來撫摩灰色的人生，更不能和他們投合。批判地承繼這個傳統，在當時的他們是沒有這樣的耐心也沒有這樣的理解的。

第二是浪漫主義的文學。自己心中底狂熱，戀愛底火花，一切使現實生活美化的夢境或理想主義的彈唱，對於『曾經滄海』的他們不過是人造的鮮花或灰色商店裏的招徠顧客的吹打，頂多也只是小兒式的美夢而已。至於和浪漫主義同胎的頹廢的潮流，對於他們當更爲遙遠了。

在既成的文學潮流裏面既然找不到表現，但另一方面，對於作爲既成文學底反撥的標語口號文學，想觀念地代表那一社會需要滿足那一社會需要的文學，也感到了貌合神離：不能對於現實生活顯示出平易敏銳的感應的那種空洞洞響聲，實際上是和知識人底某種偏向互相姻緣的那種響聲，在已經不能只是憑『一股熱氣』推動的他們聽來，那刺激性或疑惑力是非常薄弱的。

當廣大的進步的知識人底氣分在文學上這樣找不着表現的時候，而且當時的社會需要在某一程度上，是和這種氣分相一致的時候，天翼就帶着一付『新』的面貌現出了。

那新的面貌是什麼呢？

個人主義的虛張聲勢沒有了；

使人厭倦的傷感主義由平易的達觀氣概代替了；

『戀愛與革命』的老調子擺脫了；

理想主義的氣息消散了；

道德的糾紛被丟開了；

人工製造的『情熱』沒有影子了。

在他底作品裏而能夠看到的是——

知識人底矛盾，虛偽，飄搖，和絕路中的生路（三天半的夢，報復，從空虛到充實，三弟兄；）

知識人在『神聖戀愛』裏面現出的醜相（報復）；

殉教者底側影（從空虛到充實）；

大衆底硬朗而單純的面貌（搬家後，三老爺與桂生，二十一個）等。

他所拋棄的正是當時進步的知識人所厭惡的，他所取來的主題正是他們所看到的所自以爲理解的，再加上他底運用口語，創造活潑簡明的形式以及談話的才能，他之所以給與了當時的文藝一個鮮明的『新』的印象，不是並非意外的麼？在初期的這些作品裏面我們能夠明瞭地看到，在對比上作者最用力的描寫是那些否定人物底生活，當他底筆尖移到他們的出路

問題或和他們相反的人物的時候，就只是露出了一種似乎隔着一定距離的「羨慕」或「好意」。他帶着一付『都不過如此，都應該如此』的神氣把這些跳躍地簡明地寫了出來。我想，對於當時『進步的』知識人底氣分，沒有比這些作品更能夠省力地投合了。

所以，如果我們攷察天翼底作品是怎樣地受到了廣大的歡迎，就不應該忘記了當時新生的文學要求在創作實踐上找不到具體表現的苦悶，更不應該忘記了那要求是在所謂進步的知識人底氣分裏面經過了屈折作用。

那以來的數年間，天翼已由『新人』轉成了最流行的作家之一。雖然在本質上那以後他沒有開拓新的主題，但那些主題底多面的發展和談話才能底圓熟，使他一天一天地擴大了讀者社會。因為，現實社會的發展在文化生活裏面也提高了認識底水準，原來歡迎了他的所謂進步知識人底對於生活的看法理解或氣分，漸漸地普遍化一般化，能夠在他底作品底進步的要素裏得到感應的讀者當然一天一天地廣泛了。但也正是因了這個同樣的原因，對於在現實生活裏面得到了更新的經驗受到了更强的磨練，想在文學裏面滿足更大的貪慾的讀者們，作家天翼底印象就比較失去了『新』底光芒，成了用不着握手凝視也可以認識的看熟了的面孔了。

小康者羣底灰敗世界

對於他底作品的具體玩味，也許可以使這點意見得到說明罷。

首先，作家底進步的意識使他不得不告發了現實生活底虛偽，可笑，矛盾……他是從「小康之家」（借用他自己底用語）裏出來的，進過大學，在中流社會裏謀生。他最熟悉的這一社會層底人們，恐怕他最看不起的最討厭的也是這一類的人們。抒情氣味很重而且帶了很濃厚的自我批判精神的處女作三天半的夢和初期被人注意的從空虛到充實，對於摩登化了的小康者們就投下了很輕蔑的一瞥。愈寫下去他底筆鋒就愈不能離開這一社會層底各種臉相，對於他們的描畫差不多成了他底第一義的而且是常用的主題。

他捉來的這一類英雄非常多，真有五顏六色之概，但比較重要的脚色我們可以分成三組。

第一類是在生活底矛盾裏面現得非常軟弱的人物（在處女作三天半的夢裏面就有過這樣的話：「人身上一定有生理學家所未發見的一種神經，叫做矛盾神經。」）或者是厭惡了現成的生活而又不能夠擺掉，或者是走近了合理的生活而又不能夠把牢。在瞻前顧後的這種矛盾中間，有的徬徨苦悶，有的突進而受傷，有的沉落毀掉，有的陷在泥沼裏面絕望地伸着兩

手……。三天半的夢裏的『我』，從空虛到充實的荊野，三弟兄裏的龔任天，豬腸子的悲哀裏的豬腸子，夢裏的盧俊義，以至移行裏的桑華，一九二四——三四裏的『某君』……，都是的。

一個徘徊在『自由』和『家庭』之間的人物說了：

『……憑良心說，我的所謂家裏是比較地有趣味。我在家的時候，所謂家庭間是顯得很融洽。

伙計，我想到了。爲了人道，我是應當安慰他們。他們的欲望並不大，他們的全部的要求，只不過是他兒子給予的安慰。……

……

要不是做爺娘的太愛我們了，我們定得輕鬆得多，而且完全自由了。如今他們却造了一所感情的監獄，拘禁着我們。但在我個人是不會被禁的，至多爲了憐憫他們之故，跑去敷衍一下而已，——我說敷衍！現在我們的身子却有一半不是自己的，伙計，我們還應該履行我們那句話：贖出我們的身子。出一點相當的代價，買回自由。我可不像你那樣，『啊，感情是無從拿東西贖的，』我的，只要他們安閒，便可以卸我的所謂責

任：他們有兒女還不如沒有兒女輕鬆哩。我說。」（三天半的夢一六——一七頁）

他把那父母由他底『敷衍』得來的高興比作『戰敗者忽然得到了勝利者的同情時』的表
情。其實，既承認了自己底身子『有一半不是自己的』，那不就明明白白的是『俘虜』了
麼？他所自擬的『勝利者』底地位在這里不用說是要成爲問題的罷。

然而，這『純潔的』感情問題當然不會是簡單的東西，作者在這裏所吐露的同情這以後
就完全消失了。掀開假面以後就露出了本相：所謂矛盾其實不過是認識底錯亂，名譽地位，
利慾等在發生作用而已（從空虛到充實三弟兄夢等）。等在那裏面找出了慢性自殺的污穢
的享用（豬腸子的悲哀，移行）和自騙騙人的誇大卑怯（一九二四——三四），作者底嘲笑
就達到了刻毒或不留情面底極致了。

第二類的人物在戀愛把戲裏面現出了使人難堪的虛僞，平庸，可笑……，如報復裏的黃
先生卜小姐，稀鬆的戀愛故事裏的羅繆宋列，找尋刺激的人裏的江震文學士。溫柔製造者裏
的老柏……。

在稀鬆的戀愛故事裏面，當男女主人兩個月後戀愛『成功』了的時候，作者替他們算了

一筆帳：

豬股癩糖一百三十四盒。

甜酒兩打又三瓶。

逛公園每週二次。

看電影每週四次。

picnic 六十六次。

抒情詩六十九首。

上館子二百餘次（詳見他倆的日記）。

餘從略。

共計用銀一千五百餘元，

費時一萬二千三百八十四小時。（小彼得一〇五——一〇六頁）

這當然是作者最愛用的誇張的諷刺，然而，就是當他底人物爲戀愛而流淚或「心臟酸痛」的時候（報復，找尋刺激的人，溫柔製造者），也並不是作者在那裏面有了什麼肯定的發現，不過是用來更鮮明地映出他們底虛僞，可笑，凡庸而已。由他看來，這些脚色戀愛是比屋檐上的貓叫大路上的狗咬還不如的，因爲它們並沒有這麼濃厚的「買賣」色采。

第三類是拚命『往上爬』的人物。

三弟兄裏的一個人物（叔瑜）下了這樣的批判：

『你不信麼，雖然現在這些人沒有整個沒落，但社會現狀的不安定，已經開始局部地沒落了。』

『這些人都是想往上爬就是小鬼頭也灌輸給他們那些往上爬的教育，從小時候便給他們打扮得紳士模樣。』

『這種人很多的：本來是有產者，但已經沒落了，譬如任天家裏的店，譬如許多人的田產。』

『……這種人是沒落了，但還是捨不得過去的生活，於是就悲劇來了。復三是這一類。』

『我告訴你。沒落了的地主自然沒有產了。但他還追求從前的那個，那就想爬，但是爬不上，有些是爬上又掉下來。一方面他要擺一點上流人的架子，像復三，他決不肯把長衫脫下的，脫下長衫便成了所謂下流人了，他是紳士，怎麼肯。』

一年裏的另一個人物（衛復生）也同樣地說到了那些『向上爬』者和他們會得到的『悲

在天翼底作品里面，似乎這類人物底數目最大：皮帶里的炳生先生，宿命論與算命論里的舒同志，一年里的白慕易梁福軒，包氏父子里的老包，我的太太里的「我」，直線系里的敬太爺……他們最大的願望是「爬上去」，他們「捨不得過去的生活」，「想恢復舊有的規模。」碰了壁受了辱也還是要「爬上去」，窮途無路了也還是要「爬上去」，餓着肚子也還是忘不掉他底「身份」，他們可以跪在皮帶前面痛哭，可以出賣朋友，可以跳江，可以潦倒而死，但「爬上去」的夢想是不能夠丟掉的。落魄的時候他們會發牢騷，怨恨這個社會底不平，但稍稍得到了「機會」就得意忘形，什麼暴發戶底醜態都顯露出來了。和蛆蟲一樣，爬着爬着，不到最後就不曉得等着他們的只是一個「悲劇」底命運。

以上是天翼底作品里的灰色人物底行列，作者打趣他們，嘲笑他們，甚至作賤他們，好像他一個一個地扭着他們底耳朵送到讀者前面，說，「看罷，這麼一付尊容！」固然，他們里面有的也爲了「充實」的生活而苦惱而突進，但絕對的多數却是那些「可笑的角色，作者差不多都在他們底鼻子上塗着了一塊白粉。他底被進步的讀者所不滿的『油腔滑調』或『嘻皮笑臉』，那根源當然是後面將要說到的他底態度看法，但他所取來的這一類脚色挑逗他忍不

住不能不這樣，也許是一個原因罷。

我們知道，所謂開始「局部地沒落」的中流社會，因了一九二八年以後全世界經濟恐慌底開始以及其他的原因，已由「局部地」發展到了「全面的」了。在這情勢下面被沖激着的小康者們，一部份是社會的知識人，一部分是由鄉村逃來的，動搖，痙攣，做夢，亂闖，麻醉……。這個一天一天明顯的社會性格，我們底作家是依着某種視角廣泛地反映出來了。

吸血獸

他一面看到了農村底小康者們成批地沒落，逃到都會去的狼狽姿態，另一方面他也注意到了農村里的強者，用了各種有效的手段來維持他們底傳統的人們。

在初期作品三太爺與桂生里面，作者就畫出了一個爲了自己底利益設計把別人姊弟活埋的人物。

近兩年他又記起了這種吸血的動物，作了幾次鮮明的暴露，脊背與奶子里的長太爺，笑里的九太爺，萬勿約里的閔貴林，菩薩也管不了里的施道士，都是靠他人底血液活命，在他人底慘痛里面取樂的。這種作品並不多，但色采非常鮮明，因爲這是作者底目光所注射的另一個方面。

但他底筆下還活着另外的一種吸血者，都市和農村底流棍：和尚大隊長里的王和尚開太師，保鏢里的老向，反攻里的獨眼龍……，他們底眼睛只看到錢，錢能使他們和機器一樣地反應，殺人在他們也不過是一種買賣，多變的社會波瀾不斷地供給他們機會，使他們前一分鐘和後一分鐘能夠變成絕對相反的角色。

他底『憧憬』

然而，什麼東西使作者對於這些可笑可厭的動物殘忍的動物能夠靜靜地帶着達觀的神氣眺望呢？他是一個社會的人，不能夠一方面意識着那些人物底可笑可厭和殘忍，一方面只是單純地隨便和他們廝混，開着玩笑，不感疲乏。他嘲笑了厭棄了他們以後得有一個可以去的世界，或者說，他之所以看到了這些可笑可厭和殘忍，原該先有一個把握存在的。前面說過的他底『進步的意識』一定得寄付在什麼上面。在這裡我們就可以從他底作品里面看到另一方面的人物：在搬家後，三太爺與桂生、小彼得、蜜蜂里出現的以及在二十一個、麵包線路、最後列車、仇恨里出現的。其實，在這以外的多數作品里面，這樣的人物也是常常露臉的，不過只是作為陪客或對照罷了。

他最初被人注意的作品二十一個所展開的就是這種世界，那里面的人物都簡單，率直，

達觀，「勇敢」。……那以後在他底作品里出現的這種人物，差不多只是作者反反覆復地用來表明這同樣的「意思」或「結論」而已。好像他在告訴讀者：相信罷，世界上有這種不同種類的人，你用不着追問，也用不着詳細地凝視，他們當然是如此如此，當然會如此如此。……所以，他底這種人物都很模糊，沒有個別的面貌，不能使讀者得到個別的實感，差不多成了「一般」的影子了。打個比方：好像是從望遠鏡里望到一些穿着制服的兵士。

原因當然是作者對於這種人物原來並不熟悉，與其說是從現實生活取來的還不如說大半是主觀底推測或想像。作者在理智上相信他們，肯定他們，但因為實際上和他們並沒有什麼「深交」，一談到他們的時候就只好連說「那個，那個……」了。

所以，雖然作者是在這種人物里面才肯定了人生，由這種人物得到了一種視角來觀察他所能達到的社會漏相，但關於這種人物本身他並沒有給我們什麼真實的反映，我們在他里面能夠看到的只是對於他們的一種鎮靜的好意，借用一個也許是作者自己所不喜歡的名詞——「憧憬」。

素朴的唯物主義

除了原來是把他底慣用題材放大的鬼土日記、大林和小林、洋涇浜奇俠等以外，在上

面我們從他底差不多全部作品里面考察了他底主題。他底主題是非常單純的，他底人物也是非常單純的，單純到用不着作者底批判，也用不着讀者底批判，差不多他底每一個人物出場的時候，我們就曉得那將是一個怎樣的脚色，那脚色在這個社會里面是站着怎樣的地位。

這是作家天翼最大的特色。他最注意的是他底人物底社會的色采，他們在人間關係里面所抱的一份『打算』。他底最大野心是單純地誇張地大多數的場合甚至是性急地把這告訴讀者。在唯物主義底啓蒙運動時期，他在被霉爛的抒情主義瀰漫着的文壇上投下了一道閃光，不是偶然的，在一般小知識份子對於紛亂的社會現象要求着明快的解答的現在，他底作品不用說應當受到很高的進步的評價。

然而，藝術活動底最高目標是把捉人底真實，創造綜合的典型，這需要在作家本人和現實生活的肉搏過程中才可以達到，需要作家本人用真實的愛憎去看進生活底層才可以達到；如果只是帶着素樸唯物主義觀點在表面的社會現象中間隨喜地遨遊，我想，他底認識就很難深化，他底才能就很難發展的罷。所以，我願意把天翼底現在到達點看作成長途上的一個階段，和作者一起在他底到現在為止的作品里面尋求一些教訓，『求全責備』地看一看那素樸的唯物主義觀點實際上表現了一些什麼缺陷。

第一是人物色度 (Nuance) 底單純。他底大多數人物好像只是爲了證明一個『必然』——流俗意義上的『必然』，所以在他們里面只能看到單純地說明這個『必然』的表情或動作，感受不到情緒底跳動和心理底發展。他們並不是帶着複雜多采的意慾的活的個人，在社會地盤底可能走能動地豐富地發展地開展他底個性，常常只是作者所預定的一個概念一個結論底實演脚色。當然，作者底目的是想簡明地有效地向讀者傳達他所估定了的一種社會相理，但他却忘記了，矛盾萬端流動不息的社會生活付與個人的生命決不是那麼單純的事情。藝術家底工作是在社會生活底河流里發現出本質的共性，創造出血液溫暖的人物來在能夠活動的限度下面自由活動，給以批判或鼓舞，他沒有權柄勉強他們替他自己底觀念做『傀儡』。

如說，作者對於小康的知識人是深惡痛絕的，這當然是他們罪有應得。但這個憎惡却使他不肯或不屑全般地深刻地觀察他們把握他們。有時只是隨意地抓出一個破綻來儘情地描寫，使讀者得到一種不自然的空虛的印象。嘲笑他們固然需要，了解他們批判他們也許更爲需要罷。

這類的作品容易找到，他們且舉最近的一九二四——一九三四做例子。

這寫的是一個嘴里成天說着空話但實際上什麼也不懂什麼也不做，老是在自私的生活圈子裏和蒼蠅一樣撞來撞去的『之蟲』。從一九二四年起就嚷着『革命是我們的唯一的光明的大道』，但一年一年地總是不動。總是嚷，直到一九三四年依然還是嚷着『我總有一天要拿出勇氣來的』。這種人物存不存在呢？我想，不但存在，而且不少罷。然而問題是，作者只是單純地抓着自欺欺人地說空話這一點，爲了加強這一點，就拚命地把他寫成可笑的样子。實際上是，如果這個人物真像作者所寫的這樣浮淺，自私，卑怯，那十年來的生活波瀾一定把他打變了樣子，連那自欺欺人的空話也改變了許多次的對象罷。作者所要寫的這種人物事實上要更漂亮，更懂事，更複雜，更會欺人也更會『保護』自己。作者把對象看得過於單純而且固定了，使他作品表現出一種諷刺，沒有迫人的實感。從這裏，他底人物就常常得到了

第二，非真實的誇大。因爲作者只是熱心地在他底人物里面表現一個觀念，爲了加強他所要的效果，有時候就把他們底心理純地向一個方向誇張了。最被讀者不滿的宿命論與算命論，那缺陷就是從這裏產生出來的。

主人公舒可濟因爲建立一次功，『爬』到高一一點的地位上去，就出賣了往日最要好的朋

友。他一面做一面良心不安，而且被看不起他的人嘲諷，終於大大地懺悔了。下面引的是他去看那個被他出賣了的朋友（小癩嘴）時的情景：

「……他的世界裏沒有春天，他的世界裏祇有一件東西：死，再不然就是瘋狂。

他把所有的錢去買了些煙捲，水菓，罐頭食品，帶跑地走回來，用了最大的努力衝進了衛兵室。

一個衛兵帶着上皮鞘的大刀。和氣地坐在旁邊。小癩嘴在看着一本什麼綠野仙踪。

「小癩嘴，小癩嘴，」舒可濟同志喘着氣，眼球上浮着紅絲。「我痛苦極了。我心裏像有刀子割着似的。……你怎麼着，飯菜還好麼？」

「優是優待的。」

「我真難受，小癩嘴我太……太……怎麼，你安心點罷。……你得安心……」

「我怕到一點不怕，」那個冷冷地。

「我真對你不起：我想起那天早上……那天……我們忽然遇見你……我心都痛起來了。……你要什麼吃的？你告訴我。……要不要牛乳？……你的衣服可有沒有？」

「舅舅給我帶來了」小癩嘴安靜地微笑着，臉色可有點蒼白。「你爲什麼要難受？」

我知道你的心的。」

舒同志抓着他兩個膀子把臉湊過去。小癩嘴把鼻子稍爲撇開一點。

「小癩嘴，我想起那天早上的事我就得發狂了。……我想起我那天早上……我幹麼要遇見你？……小癩嘴，全是命。不對，不全是命，對不對：不全是命。……我想起我們倆從前一塊煮肉吃。……你教我游泳。我病了你那麼照顧我，你還給錢用。……你可記得我倆打酒喝，我們……，我們……老是我們倆，對不對，……小癩嘴，我心像有刀子割着。……」

他希望能夠一口氣說到明天，說到後天，說到下星期，下個月，下一年，甚至於說一輩子。他幾乎要告訴小癩嘴這厄運是他造成的。可是究竟沒說出來。」（蜜蜂六九

——七二頁）

最後，當小癩嘴被解走了以後，他跑回住處「伏在有點臭味的被窩上」痛哭了。

不用說，作者在這裡要表現的是犯罪者底懺悔心理。然而，他給我們看的這個主人公，相信命運，因爲想女人、雨衣、電氣熨斗等就把朋友出賣了的人物，居然能夠發生這麼高的懺悔情熱，已經奇怪了。更重要的是，在個別的場合上這樣的人物也許會有發生這種情緒

(這樣高却絕對不會的)的可能，但如果綜合許多這樣的人物看來，那就一定是例外了。他們是有一定的『職業意識』，利害觀點的。藝術底工作是創造羣體底人，但我們底作家却找着了一個例外，而且誇大地表現了，好像他是替這種主人公向讀者訴苦。他幹下了一件小小的『失敗』。

和這關聯的是，因為他只是記得要達到他所預定的效果，有時就隨便地爲他底主題假定了前提條件。這情形在他底作品裏面可以常常看到，上面引用過的一九二四——三四就是例子。在這篇作品裏面作者所要表現的是一個自欺欺人的說空話的人物，十年來每年都說要去革命，但每年都是沉陷在自己底生活裏面。在這裏，作者在這個人物底意識裏設定一個不變的『革命』，使他每年都說着關於它的空話。這個假定太隨便了，使他底主題失掉了成立的根據！

然而，有些場合，是他想用來取得主題底效果的不是假設的而是過於誇大的條件。爲了使人物底心理發生變化，他有時用了難堪的境遇『逼迫』他們。這似乎是天翼愛用的方法，在這裏舉兩個例子。

在仇恨裏，一羣受了兵禍向別處討生的難民在路上碰着了三個傷兵。開始想活埋他們，

但因為他們和自己們同樣是種地的，而且忍受着『禍害』，終於和解了。下面是『禍害』底描寫；

「武大郎（傷兵之一）對裏傷的灰布吐了五六口唾沫。唾沫是帶膩膩的，夾着些沙土。」

「你奶奶……」

使一使性子。他把黏着肉的那條灰布拉了下來。傷口旁邊的皮肉連着撕下寸多長的一塊，血沿着大腿滴到地上，在黃土裏滾成一粒粒的黃丸子。

「嚇，蛆！」

傷口像茶杯那麼大小。成千累萬的蛆在這紅色的洞口裏爬着，全都吃得白白胖胖的，身上浴着膿血。紫紅的血，淡黃的膿，給搗成了一片。灰布剛一解開，這些白胖的蛆蟲害怕似地亂竄亂奔起來。有幾條爬出傷口，把背脊一鞠一鞠地爬上武大郎的手，他就給彎彎曲曲畫了一條紅線。有幾條鞠得不小心，摔到了地上，在滾燙的黃土裏掙扎着。

瞧着的人都咬緊着牙；覺得幫忙也不好，不幫忙也不好。

武大郎把黃牙齒咬着下脣，咬得發疼。他抽疼似地彎着手指。這麼着過了不一會，他屏一屏氣，用手指到傷口裏去掏。

「你媽！……」他還咬着下脣，像悶在被窩裏發出的聲音。

把手裏掏出來的蛆向地上使勁一摔。手指給汗水醃鹹了，一觸到傷處，那爛肉就疼得骨頭都打戰。

又到傷口裏去掏第二把。……

一把一把的蛆蟲在黃土裏鑽着。有些釘在武大郎的手指上，在他那些黑指甲上爬着：他費了不小的勁才把牠們撒下來。

於是第三把。第四把第五把。掏一下，他就打寒噤似地全身抖一下。」（蜜蜂一六一——一六三頁）

在移行裏，一個意志軟弱的青年（桑華）因為『受不了』生活底苦難終於改變了她底人生目的。作者給她看的苦難是：

『隔什麼兩三分鐘小胡就得咳一聲，跟着嘴裏就潮似的冒出一口血。葉阿信兩手就接着這捧血，洒到個小面盆裏。大家都不叫小胡動，一動就吐得更厲害。』

被窩褥子上都洒着血點。小胡的下巴和鼻孔下面都塗成黯紅色，像用舊了的朱漆桌子。他眼閉着，臘黃的臉上一點表情沒有。祇有咳的時候就全身抽動一下，於是嘩的一聲冒出血來，嘴邊又變成了殷紅的。

連文侃着急地看一下桌上的鬧鐘，嘟囔着：

「醫生怎麼還不來？」

大家互相瞧了一眼，又把視線避開，似乎在說：醫生來也不大有辦法。許多臉都細着，又瞧瞧小胡，又瞧瞧小面盆裏的那些血——和着臭藥水，變成了很混雜的彩色。

「咳！」

那個葉阿信趕緊用手去接着小胡的嘴：血衝到了他手上，兩隻手中間的縫裏漏出一種紅絲注在被窩上。

小胡使勁把眼皮睜開來，要用眼珠瞧瞧大家，可是沒有這力氣。他淡淡笑了一下，這笑叫人看得哆嗦。血模糊的嘴唇動了好一會，才發出了一聲音：

「你們……你們……」

「不要說話，不要說話，」連文侃走過去輕輕按住他的膀子，臉跟臉離得很近，像

在哄孩子似的。「不要動，不要動，千萬。：真是；不要動啊，我的爺……安靜點罷：有話明天再說。……」

可是小胡彷彿有什麼事不放心似的：他想掙扎。他心一跳，於是又一聲咳，又一大口血往外射。

桑華忽然恐怖地哭了起來。她拚命要叫別人不聽見，她就拿手用力地堵住嘴。可是沒辦到：嗓子裏在咕咕咕地大聲響着。」（移行二三六—二三八頁）

作者底目的，在第一個例子裏面是想說明仇恨兵士的難民爲什麼向傷兵表示了同情，在第二個例子裏面是想說主人公底對人生態度爲什麼改變了方向。本應該在人間關係底推移和那在人物心理上的反映或激動的律動過程中來取得主題底效果，作者却想用這種嚇人的條件達到。他提出了條件以後就以爲他底人物當然要表示『同情』或覺得『受不了』，但讀者所得的印象都是似乎作者逼到了他底人物以及讀者底鼻子前面，不讓他們自己作主，說：『這麼樣了，你們還不承認我底意思麼，還不承認我底意思麼？』讀着這樣的情景，好像硬被人拖去參觀了殘酷的殺人場面，這時候所有的並不是流着熱力的感動而是一種生理上的打擊或厭惡。批評家羅喀綏夫斯基說，安特列夫竭力要我們恐怖，我們却並不怕；契訶夫不這樣，

我們倒恐怖了』（魯迅雜感選集二〇六頁所引），高爾基也說過作家不應該『強迫』讀者，我以為那暗示是意味深長的。

第三是人間關聯圖解式的對比。人世隨處都存在着矛盾或對立，作家底進步的意識差不多時時都敏銳地傾射在這上面。然而，現實生活漩渦裏的每個人都或多或少地接受了種種方面底榮養，他底心理或意識不會是一目了然地那麼單純。天翼底這個注意焦點使他底作品得到了進步的意義，但因為他用得過於省力了，同時也就常常使他底人物底人間關聯成了圖解式的東西。這例子很多，被讀者不滿的初期作品小彼得是最顯著的一個。

舉豐年做例子。農民錢根生因為豐年穀子不值錢，活不了，到當保鏢的陳七表兄那兒去找事。陳七托老爺沒有成功，老爺却和奚先生（一個幫閒的清客）同包辦穀米的錢二爺談得起勁，談錢二爺可以大賺。可以渡過『難關』。根生找不着路，終於黑夜溜到老爺的房裏去搶錢，把老爺碰傷了，但也終於被陳七誤為強盜打死了：

「……陳七手發冷。他當自己在做夢。他楞着。忽然他把緊抓的手槍一扔，蹲下去俯着瞧根生，把根生的腦袋抱起來。

「根生，根生……」

根生是這樣落了氣的。

錢二爺張了大嘴：

「是錢根生！是錢根生！」

奚先生用中指搔搔頭：

「不是年成好，鏢師都沒有……？」

汽車叫。老應開了大門，讓那楊大夫的汽車開進來。奚先生和錢二爺趕快跟着楊大夫進去。

楊大夫說老爺不礙事。

奚先生嘟囔着：

「年成好，反而出這亂子……」

「我倒不礙事，」老爺笑着。

錢二爺輕鬆地透了一口氣。

「唔，不要緊。」

「是呀，你也不要緊，今年跳出了難關。」

他們互相瞧着笑了一笑。」（反攻三〇三—三〇四頁）在這裏，作者完全不管那應該有的緊張空氣在人物底心理或注意上所引起的變動，僅僅只記得用原來的談話內容說明他們中間底對比。這結果是人物心理底直線化，當然要使主題失去血色的。

這些特點，如果翻一翻鬼士日記，大林和小林，洋涇濱奇俠，就更可以明白的罷。在那些作品裏面，天翼把他底看法用放大鏡向我們放大了。

觀照——笑

然而，七八年以來，作者表現藝術實踐上的這種對於人生的看法或態度並沒有什麼大的變動或發展，這根源是在什麼地方呢？這個藝術實踐和生活實踐的關聯問題，這個在生活底小市民性裏起因的認識界限問題，我們不能不被迫似的想到。

讀着他的作品時候，常常會浮起一個感想：似乎他和他底人物之間隔着一個很遠的距離，他指給讀者看，那個怎樣這個怎樣，或者笑罵幾句，或者讚美幾句，但他自己却「超然物外」，不動於中，好像那些人物和他毫無關係。在他看來：一切簡單明瞭，各各在走着「必然」的路，他無須而且也不願被拖在裏面。他爲自己找出了一個可以安坐的高台，由那坦然地眺望，他底工作只是說出「公平」的觀感。

這是典型的小市民底天地。多難的社會動態不斷地使他底觀感不至空虛，總是向着進步的方向，但他本身底特殊生活方法却經常地保持住他底心緒底安靜。這個距離使他不能夠向他所要表現的人生作更深的突進。

他頂喜歡寫的主題是小康的知識人，他們可笑，可厭，這當然是他底生活環境和關心範圍底反映，但同時我們也就可以看到，那樣的寶貝們和作者本人決不會有什麼關聯，他玩弄他們，嘲笑他們，但他自己却裝作高高在上，對於那些污穢和毒菌，絲毫不現出着慌或害怕的神色。所以，處女作三天半的夢，從空虛到充實以後，在他描寫知識人的作品裏面，不肯認真地觸到比較嚴肅的方面，差不多找不出連作者本人也包括在內的知識人底痛烈的自我批判。就是偶然碰着了的時候（如豬腸子的悲哀，移行，溫柔製造者，）他也不肯把這一面深刻地開展，虛閃一槍，縱馬而逝了。

因爲只是捕捉和自己隔得很遠的可笑脚色，看他們不起，他有時就現出了一面戲弄他們一面覺得他們『好玩』『可憐』甚至『天真爛漫』的神氣，反而不去真實地解剖。上面說過的宿命論與算命論和成業恆，反攻底失敗就是從這里來的。太藐視了對象就反而被對象蒙蔽了。

這種對於人生的觀照態度，使他底作品里面完全沒有流貫着作者底情熱。他底嘲笑『生鐵悶脫兒』(Sentimental)是有名的，但似乎他把一個作者對於他底人物應有的情緒的感應也完全否認了，就是描寫作者應該用自己底情緒去溫暖的場面，他也是漠然不動的。我們從他底嚴肅時的作品之一三太爺與桂生里舉一個例子罷。

三太爺曉得桂生不但不被自己利用而且要對自己不利的時候，就誣他姊弟通奸，把他們活埋了：

『埋的時候我跑去瞧的，兩口用布蒙住嘴。叫不出，只用鼻子喊，像是裹在被里叫出的聲音。……招弟好像暈了過去，不動。桂生先是掙扎，一鐘土倒下去，又掙扎，像你踢了一脚的蚯蚓一樣。他臉上一股哭樣子，額上鼻子上都是皺紋，或者有點像恨，似乎正在肚子里呢娘。……再一大鐘土下去，只見土動了。……這樣就動也不動了……這樣就……』(一八頁)

作者用的是多麼冰冷的旁觀者底心境呵！

同樣的理由使作者原來就不熟悉的有時出現的肯定的知識人——戈平(由空虛到充實) 叔瑜(三弟兄) 衛復老(一年) 小順子(找尋刺激的人) 小癩嘴(宿命論與算命論)……王

麒（一九二四——三四）只是代表概念的影子，現得空虛。這些與其說是在他底作品世界里面不能不出現的人物，和其他的人物互相保持着血緣的關係，還不如說是在他底素朴的觀點里先天地佔有一席，當他覺得必要的時候就拉出來和其他的人物作一個對照。

從這裡可以找出天翼底諷刺（笑）才能特別發達了的原因。那麼一些灰色的蛆蟲，一些醜惡的動物，作者站在一堵高牆上望着他們，覺得一目了然，他怎能夠忍住不「笑」呢？實際上，在這種場合恐怕只有「笑」是最銳利的武器，也只有「笑」對於讀者最有效果罷。然而，如果只是「事不干己」地笑，有時就會使人感到空虛，如果變成了一種習慣一種「趣味」，無意中被帶到了嚴肅的場景或肯定的人物上面，那意義就會完全成爲「負」的了。天翼七八年來的文壇所產生的最大的笑匠，發生了很高的「健康」作用，但同時也常常受到小小的不滿，那原因就在這裡。

漫畫家

以上考察過的天翼底整個創作態度就產生了他底特殊的表現方法。

最明顯的是漫畫家底本領。——單純，誇大，簡明的對比，笑，不就恰恰是漫畫所含有的條件麼？

例如他底許多人物常常有一定的語癖：

從空虛到充實里的老惠愛說「什麼」

三弟兄里的王琪愛說「不是」

豬腸子的悲哀里的豬腸子愛說「那好極了」

稀鬆的戀愛故事里的羅繆老把K念成G

.....

直線系里的敬太爺愛說「那個的話」

溫柔製造者里的老柏愛說「對不起」——

或一定的表情，動作，服飾。

但這種特色發展到了最大的限度是在鬼士日記，大林和小林，洋涇濱奇俠，歡迎會，一九二四——三四等作品里面。

我們從鬼士日記舉幾個例子。

「象徵派文學專家」底話：

「……因爲，你要，貓頭上的蘿蔔是分開夜鶯的精密，明白一點說，就是洗臉手巾

的香紋路已經刻在壁虎肺上了。』（二〇頁）

『……今天下午，我們就可以把金色的蒼蠅的腸子落在夜鶯的五等文虎奉上，並且要去金牙齒的幽默得不到皮包的白玫瑰，不得到九尾狐的母親的墨水瓶。』（一五四頁）

人類學專家底話（關於人類起源有三種學說——創世說，達爾文學說。最初天上下雪下了兩個男人，他們雞奸後蕃殖起來的學說，下面是他對於這三派學說底爭執所下的結論

『……真理上一定是偏在一方面的，也不一定只限於某一事上的：譬如二加二等於四是真理，但二加三等於五也是真理，八減五等於三也是真理，幾種不同的東西，只要牠有真理，我們都該承認的。……現在這三說，每一種都有真理的，這三說，我們都要承認牠。……（大鼓掌。）』

『在學理上說，這三派是互相聯鎖，互相因果的。……各位注意，我們並不提倡出第四派來，我們只是調和，集真理之大成。我們可以叫做調和派，或真理派，因為我們只追求真理，而不從事於意氣之爭。……（大鼓掌）。這三派，其實是親弟兄，但人們老是爭辯着，這是不對的。……（大鼓掌）。』（一四五——一四六頁）

文學家司馬吸毒底結婚證書：

「海海與司馬吸毒，按照結婚法第三十六章第四條第八十六類規定之手續，於去年舉行定婚，訂有合同在案。今又按結婚法規定手續結婚。今日以後，二人即合而爲一。男人不得背約停付款項。女人不得偷漢。從此互相了解，互相愛戀。靈魂物質，融洽無間。拉夫斯敗 (Love is Best)，真和你的。人類幸福，實肇於是。口說無憑，立此爲據。……」(九三頁) 等等。

這實在是了不起的漫畫手法，使人發笑，馬上明白了作者要說的是什麼。

然而，這種手法用在『世態諷刺』上雖然非常有效(如最近的歡迎會)，但如果要靠這來創造一個現實的人物，問題就不會這麼單純。在他底許多作品里面，我們看見每一個人物都帶着一個特別的記號，每次出場都用那個固定的記號來表明自己。這當然說明了作者底一種「趣味」，但我想，主要的原因也許是因爲他只是單純地去把握人物底心理，不能使他們充分地得到『藝術底形象化』，所以只好用這個辦法來區別他們。在作者自己，以爲這樣辦就已經把他的人物介紹給了讀者，讀者自然可以認識，然而讀者底目的並不僅僅在區別他們，

認得他們底樣子，他最大的興味是要感受到他們底性格或心理和現實生活的交涉過程中怎樣地發展。天翼本事當然不只這一手，但他底愛在人物上面安下固定的記號，常常使他自己對於他底人物放心，懶得作更深的接觸，讀者看那些固定的記號的時候需要自動地補進一些東西才能夠浮出一個呼吸的形象：這是會馬上使他們感到疲勞的工作，和「鑒賞心理」相衝突的工作。藝術創造里面最忌『戲畫（Caricature）化』，並不是沒有原因。據說有一個劇作家（是不是西班牙底（J. Benavente））完全不寫出他底人物年齡，面貌，服裝，職業等，但讀者讀下去就會看到他底神色，這對於藝術家底創造人物的工作至少是含有一個貴重的暗示的。

言語問題

他底表現方法底第二個特徵是表現在他底言語上面。他底『新的言語』，『大眾的語言』，最初就受到了一般的注意。

天翼在言語上努力的目標是什麼呢？

第一是簡明，

第二是口頭的語彙。

這是他底創作態度所要求的。他要把他底內容表現得單純，活潑，他很熱心地想在人物底語彙語法上表現他們底個性。實際上也收到了很大的效果——吸到了讀者，成爲他底特點之一。這個特點從處女作一直保持到現在，在這里用不着特別舉例。

但他底努力里面同時也包含了誤解。先借用一段說明：

言語是——一切事實一切思想底衣服。然而，在事實底背後藏着它底社會的意義，在各個思想背後藏着原因。爲什麼這個思想恰恰是這樣而不是那樣呢？在它底一切重要性，完璧，明析里面描寫出在諸事中間藏着的社會生活底意義：把這當作自己底目的的藝術作品被要求着正確的言語，被用了深的注意挑選出來的言語。幾世紀念以來，『古典作家們』正是一面用這種言語寫一面漸漸完成它的。這是真正的文學語，不錯，那是從勞苦大衆底口語里面汲取來的，但和自己底起源却很不同了。因爲，在描寫的意義上寫出的時候，那從口語的自然性里面丟掉一切偶然的東西，一時的東西，不確實的東西，飄浮的東西，在音聲學上被歪曲了的東西，因了種種原因和基本的『精神』即一般語強言語底構造不一致的東西，口頭的言語留在被作家描寫的人物底口語里是自明的，然而那也只是爲了被描寫的人物得到更造型的浮彫的特徵和更大的潑激而被要求

的僅少的數量，……（高爾基，與青年作家們的談話）

除了我們底口語文學非常短促，沒有豐富的『從勞苦大眾底口語汲取來的』文學語（這和『文中之白』『白中之文』毫無關係）以外，這原的是和我們有關係的問題。

要大眾懂是一回事，『迎合』口語（班菲洛夫語）又是一回事。迎合口語只會照原地寫下一些大眾底話，而要大眾懂底目的却是向他們傳達一種生活里的真實，這需要在口語里選擇出最確實的表現才可以做到。藝術家底目的不僅僅是要大眾懂得他底話，他須得『從活語言自然力的奔流里選擇出最正確的，妥當的，最有意義的言語』（高爾基）來表現出藏在他們底生活里面的他們能夠懂能夠感應然而卻不能夠明確說出來的東西。所以所謂言語底『聰明的單純性』（班菲洛夫語），它要求明確豐富，然而決不能簡單蕪雜，像大眾在口頭上隨便說的一模一樣，因為它是經過作家底選擇和組織作用得來的。

天翼底活的言語，一開始就在新文學里面加進了新的積極的東西，現在也還在繼續地加進，但他底有時只是迎合口語，使得表現法不免簡單，表面。例如他底工人兵士好像每個人都成天不離『你媽的』『你奶奶』『操你歸了包稚的祖宗』，……然而如果真是這樣，那些話就和他們的個別的性格毫無關係了。爲了要他們個別地得到『造型的浮彫的特徵和更大的

潑刺」，他應該找出別的言語，猶如他應該在他們里面發現出更複雜的心理情緒一樣。假使說凡是大眾口頭愛說的話就得寫下，那要像他自己也在什麼地方寫過爲了描寫主人公早上起來洗面大便非花上七八千字不可似地，描寫兩個兵士底一場吵嘴要成一本厚書了。天翼當然不是這個意思，但他有時把人看得過於單純，只要他們說着簡單飄浮的話，使他原有的善於運用言語的才能沒有發展。這影響到他底自然描寫和社會性格底描寫上，缺點就更加明顯了。不，在他底作品里自然描寫差不多完全沒有（除了寫得很好的夢），這是他底特別手法，在這裡只須就後者舉一個例子：

「都市在喘息。大地的脈搏在急跳。

臭蟲似的鐵甲車、榴霰彈、四十二生的礮口、轟炸機、殖民地民族的血與肉、驕傲的旗：那圖樣像隻橫剖面的鹽鴨蛋。

兵工廠門口有十來個大字：

「……入……射殺……」

中間夾着些三點水，人旁，一豎第一點，那些個怪字。

大街上堆着尸。溝渠里滾着血。風挾着血腥溜到每個城市，每個鄉村。老百姓預備

逃，老總們的臉細着，」（最後列車，蜜蜂七六——七七頁）

他在這裏所要取得的是所謂「動力學的」效果罷，但除了使人曉得一定發生了「戰爭」的事實以外，什麼也沒有說明。

現實主義的路

我底紙上「談天」拖得很長了，但我希望作者本人和讀者不要以為我存有一個「吹毛求疵」的成見。什麼時候天翼自己說的「我總覺得對不起我底讀者」的話，我似乎懂得使他這樣說了的嚴肅的心境。一個進步的而且是影響很大的作家不能不常常想到他底工作已經達到了的境地，更不能不常常想到萬千的讀者對於他的敬愛。作者本人和我們都知道，讀者底大部份是從鴛鴦蝴蝶派，多角戀愛小說商，新式才子們，身邊瑣事或個人心境作家底作品里面挑出他底小說來的，他們是一面自覺地或不覺地或不自覺地經驗着這個悲劇時代底生活災難一面打開他底小說來的。

從開始到現在，天翼始終是面向着現實的人生，從沒有把他底筆用在「身邊瑣事」或「優美的心境」上面。因為這我們才在他里面發現了親切，但也正是因為這我們才敢於向他提出貪得無厭的期待。

他有了了不起的『世態諷刺』的才能，被生活底紛亂弄鈍感了的廣大讀者一定要求他不斷地開拓，但我們更不能忘記的是他在三天半的夢——三老爺與桂生——皮帶——一年——夢——尤其是最近的萬紐約的里面所顯露的創造人物的本領，豫想他要更深地更廣地浸入現實生活，寫出這個時代底典型。這樣的工作能夠使讀者學得更大的東西，也能夠使他自己感到更强的喜悅，雖然同時也要忍受更大的艱苦。

他底熟悉兒童心理和善於捕捉口語，使他在兒童文學里面注入了一脈新流，但我們還等待他去掉不健康的詼謔和一般的觀念，着眼在具體的生活樣相上面，創造一些實味濃厚的作品，從洪水似的有毒的讀物里面保護那些天真的讀者。

他在現實生活里面看到了凡庸，可笑，醜惡，忍不住要嘲笑，暴露，但我們希望他不要忘記了，如果他自己站得太遠，感不到痛癢相關，那有時就會看走了樣子。我們更希望他不要忘記了，藝術家不僅僅是使人看到那些東西，他還得使人怎樣地去感受那些東西。他不能僅僅靠着一個固定的觀念，須要在流動的生活里面找出溫暖，發現出新的萌芽，由這種孕育他底肯定活的心，用這樣的心來體認世界。

現實的人生是發展的，讀者底認識和慾望也是發展的，和人生一起前進的現實主義的作

家當然也是時時在發展的。進步的讀者常常向他們底作家提出新的要求，在作家看來也該是一種喜悅罷。

「沒有大的感情就不能有藝術。所以我們應該這樣說：去了勢的文學，公平無私的不能使讀者也不能使作家自己興奮的那種冷淡的文學就沒有力量。」（梭波列夫）

「假使詩人和音樂家來一同創造世界所沒有的而且是非有不可的新的歌。「世界」就會用着感謝來聽詩人底聲音。」（高爾基）

作者附記——

本篇立論所根據的作品：

從空虛到充實（一九三一年一月聯合書店版）

鬼土日記（一九三一年七月正午書局版）

小彼得（一九三一年十二月湖風書局版）

一年（一九三三年四月良友圖書公司版）

蜜蜂（一九三三年五月現代書局版）

大林和小林（一九三三年十月現代書局版）

反攻（一九三四年五月生活書店版）

移行（一九三四年十月良友圖書公司版）

洋涇浜奇俠（現代第三卷第一號第四卷第五號）

萬級約（文學第三卷第五六兩號）

一九二四——三四（新小說第一卷第一二兩期）

作者知道名字而沒有看到的有禿禿大王，據說初期還有長篇一個，也沒有看到，商務印書館預告了的萬級集里所收的一定也有沒讀到的作品。

（文學季刊二卷三期）

爸爸入了獄，姐姐便帶起黛黛開始去流浪。

去呢？回國吧！這正是哈爾濱公園裏

開放第一枝櫻花的時候。

二

春來了。這鄰近西伯利亞的哈爾濱接連幾個整月封鎖在冰雪交織的冬天裏，整日整夜受着酷寒的威脅，春，對於每個人該是多麼有意義啊！雖然這裏好像只有夏天，春天的駐在並不久，但也畢竟是存在的，人們也還是愛着它；只要看到樹枝有了一點春意，人們總帶着點安慰的心情說：

「啊！春天了！」

在都市裏沒有廣大的草原，也沒有長林給你證明春天偉大的力，有的祇是一些愚蠢的街樹，和公園裏一點可憐到等於沒有存在的小草。

這是夏初了，人們還正在過春天；冬天的衣裝也還是沒有完全除掉哪！

黛黛在外面玩膩了，跑回來拉着姐姐要去看櫻花。孩子是不懂得看櫻花的，她只聽說今年公園裏有櫻花開了，孩子們全跑去看了。

「姐姐，看櫻花去啊！」

姐姐作什麼她不管，她也不懂得管，祇曉得扭姐姐的手，如果再不理她，她會到爸爸那裏去搬兵。爸爸總是愛她的，總說姐姐應該領妹妹去玩一玩。這樣，每次黛黛總是勝利的。

「姐姐，我要去看櫻花——人家全去了啊！」

姐姐正在裁剪黛黛的春衣和夏衣，連使剪刀全有點生疎。媽媽活着的時候，姐姐自己的衣服也是媽媽剪裁的，因為姐姐和黛黛同樣是媽媽的孩子。

「不去吧？好黛黛，姐姐給你裁衣服咧！」姐姐顯出很好的耐性，用尺量了又量，剪刀在手裏頻頻地開合着，幾次已使剪刀咬着了布沿，但還是不敢斷然剪下去。

「回來再剪吧！好姐姐，櫻花聽說明天就落了……還有一隻長犄角鹿咧……好姐姐……」

「看什麼去啊？」走在地板上的爸爸說話了。他的兩隻眼睛從那一雙大眼鏡的邊沿上跨了過來紅濕着說：

「不去看吧？爸爸晚上領你去電影，還買糖給你……去玩吧，姐姐好做衣服給你……」
天熱了，你的小絨衣也該換了！」

爸爸過來把黛黛前額的汗給擦了擦，他發見孩子的頭髮也該齊一齊：

「姐姐把黛黛的頭髮齊一齊——明天早晨洗完臉。」

黛黛有點不耐煩，爸爸今天怎麼也不贊成自己了呢？並且眼睛還是那樣紅濕濕地瞪着自己。在有媽媽活着的時候，爸爸是並不叫黛黛注意的，而且那時候爸爸也沒有現在善良！但爸爸雖然善良地摸着黛黛的頭，此刻黛黛却不耐煩，她推開爸爸的手說：

「我自己去——」

「自己去不得的——」爸爸抱住黛黛，蹲下身子，伸出長着頰鬚的臉去，想讓孩子的小手來撫摸；

「我不要你這有鬍子的臉——放開我，我自己去……」

爸爸笑了，姐姐笑了，黛黛也笑了，但從黛黛笑着的小眼睛裏面，已經輕輕地拖下了兩條淚線。

黛黛去玩了，姐姐還是剪裁衣服，爸爸還是在地板上走，從媽媽去了以後，從每處懸着

的中國旗被日本旗和五色旗代替了以後……爸爸常常要這樣走着，有時候還一夜走到天明。

「姐姐，還是去看櫻花吧！」

黛黛小眉毛鬥着跑回來了，便要去奪姐姐手裏的剪刀，並且說明理由：

「——人家全去了，沒人和我玩了……有長角鹿……還有一條日本狼……白毛的……今天全放在園子裏了……」

「和她去一趟吧！」爸爸停住了步，拉一拉自己的眼鏡說：「不要叫狠唬着，姐姐關心一點。這樣倔強的孩子！……」最末一句完全是自語，又開始在地板上走起來，一面從袖口裏取出一塊手帕，擦着眼睛。

走起路來黛黛完全是跳着的，一面也還是不放鬆姐姐的手。路上姐姐囑咐她：

「到那裏不要亂跑啊！日本孩子會欺負你的。」

麗麗想起今天是星期六，公園緊鄰着一所日本小學校，日本孩子一定不會少。平常那裏的日本孩子就很多：教員們常常領他們到那裏去畫風景，也有自己跑到假山各處摹擬兵們打仗的。

「姐姐，櫻花是什麼顏色的啊？」

「大概是紅的吧？」姐姐也沒有把握那該是什麼顏色。姐姐看真的櫻花，這也還是第一次。她能知道櫻花大概是紅的或是白的，却也是從畫冊上或是日本遊記一類的畫物上知道的。

「姐姐，這櫻花樹結櫻桃嗎？」黛黛由櫻桃聯想到那紅晶晶的或者帶一點嫩綠色美味的櫻桃，小嘴腔裏津液有點增多。

「不，這樹不會結果子的，只開花……」

「那麼櫻桃呢？」

「單有櫻桃樹……你累嗎！」姐姐摸了摸黛黛的前額。

「不，一點也不——」

孩子爲了要表示自己的英勇，擺開姐姐的手跑向前面了。公園的門不像冬天那樣祇留一條縫，門扇已經規規矩矩的閃在兩邊，甬道上也看不到冬天的積雪，因爲已給掃開了，只微微留着點潮濕。

爲了防止乞丐入內和禁折花木而僱用的園丁也出現了，脖子伸長着，但還沒脫去他的皮大衣，一條棒子很熟練的出現在他的手裏。遊人還不多。

「不要跑跌了啊！黛黛。」姐姐加緊着脚步說。姐姐剛走進園來，黛黛已經跑上了迎門的駝背橋，扶着欄干在看水：

「魚啊！姐姐，這裏有魚啊！」

那是冬天凍死在水底的魚，黛黛在春天裏發現了。魚是很多條，輕輕地、輕輕地……枯了的柳葉一樣，白白地飄動在水面上。黛黛不知道魚是在冬天裏凍死的，她問着姐姐說：

「魚怎麼全亮起肚子來啦！累拉吧？睡一冬天了，春天還懶怠浮水哪！」

黛黛尋了一塊小石頭去打牠們……

櫻花在那裏呢？

櫻花是栽遍了每個假山上，臨着水的小島上也有哪！尋來尋去，祇有一株是整個開放的，其餘還全在打苞。

「姐姐，我們折一枝吧！插在你的瓶子裏，教爸爸也喜歡！」

「折不得的……」姐姐把黛黛的小手輕鬆的握了一握：

「爸爸不喜歡櫻花的，不要亂動吧，日本人看見不答應的……公園裏不准折花……」

黛黛不明白，公園裏爲什麼不准折花。黛黛記得去年這裏還沒有這些惹人的花；除開

樹，儘是草，有花全在玻璃房子裏。她對於櫻花不感到興味了。她拉着姐姐：

「走——我們看狼去——」

狼是囚在一個狹窄的有鐵柱的籠子裏。牠不停的走，來回的走……從鐵柱的空隙探着爪子，擦着長嘴巴，白白的牙齒，尖銳得像亮銀的釘，發瘋似的咬着鐵柱，黃亮的眼睛像金子磨成的啊！週身確是生的白色毛子。

黛黛有點怕這東西，但她要尋塊石頭拋牠一下，像拋那水裏飄着的死魚一樣。

「不成啊！日本人看了不答應哪！」姐姐帶着黛黛到隔欄看鹿去了。一同看狼的孩子們，大人們，都在後面笑黛黛。

黛黛看別人拿花生在喂鹿。牠的長犄角怪有趣的。牠完全不像白毛狼那樣叫人害怕。牠像個不大方的姑娘，小嘴巴尖口的，吻着人喂牠的手。黛黛也向姐姐要花生：

「我們也買點花生去吧！牠餓了。」

「牠不餓，餓了有人來喂牠——日本人看見不答應的。」

日本人真來不答應了。一個脖子瘦肩膊的日本人橫擺着身子走來。他把那個喂鹿的人打完了兩個嘴巴才說話：

「什麼？你的幹活計——園長那裏說話的有……」

很顯出費力的樣子，他拖着這個喂鹿的人走了。看熱鬧的人們也全走開。在臨行時，黛黛看見那鹿的小尖嘴巴，分明還在等待的露在欄干外面，狹狹的小舌頭搜尋什麼一般的伸動着。

姐姐告訴黛黛說：

「鹿是日本國載來的。」

「白毛狼呢？」

「白毛狼也是……櫻花也是……」

黛黛還是不明白，爲什麼那個日本人不讓喂鹿？他把那個喂鹿的人拖到那裏去了呢？她却不想問。她同姐姐說：

「回去問爸爸就知道了」

三

爸爸不再在地板上走來走去了。他很忙碌，收拾自己的寫字棹，燒掉不必要的書籍和信件，最終由壁間把媽媽的畫像也取下來。他仔細地拭去了所有的灰塵，而後擦了又看，看了

又擦，一直到黛黛試驗着作自己的鏡子，爸爸濕紅着眼睛笑了起來，把快落到鼻端上的大眼鏡向上抬了抬，才算停止了擦拭。接着姐姐又把牠擊到燈下面仔細的看了又看：

「姐姐，媽在笑呢！」黛黛爬上一張椅子，扶着姐姐的肩膀說：

「你看媽向誰笑呢？」

「向我——」黛黛指着自己的鼻子。

「不對，媽不是向你笑……向我——」

「不對呀！她向爸爸笑哪！」她顯出過分聰明，拍着自己的手。爸爸掉過臉來向這面看一看，同時把眼鏡又抬一抬，什麼也沒說，又蹲下身子檢了一疊信和書，投到壁爐裏去。

「麗麗，把那玻璃卸下來，路上好拿。」

黛黛又尋別的玩了。她尋到媽媽撐過的一隻傘撐起來，在地板上跑。

「跌倒刺破眼哪！拿過來，爸爸給你作一條小手杖。」

爸爸把傘拿到手裏，但是不立刻就變出一條手杖來，只把牠看了又看。黛黛不耐煩了，

催促說：

「爸爸，手杖啊——」

「好，看這小手杖，好不好？」爸爸很快的把一柄傘變成一枝黛黛的手杖了。

「爸爸，短一點。」黛黛試驗學着大人們提手杖走路的姿勢，一用一用……爸爸也看出真是短一點，笑着說：

「玩夠了就擲牠吧！」

黛黛心裏想，搬了家爸爸也許給她買一隻真的手杖呢。爸爸一向是愛她的。

「爸爸，我們搬家嗎？」

「嗯，搬家——困了吧，叫姐姐另給你鋪一個小床睡吧！就在爸爸的寫字桌上。」

「摔下來呢！」

「爸爸和姐姐看着，摔不下來的——好好睡，醒來給餃子吃。」

黛黛睡在寫字桌上，還是叮嚀着說：

「姐姐，爸爸說醒來吃餃子，爸爸忘了，你可別忘叫醒我啊！」

孩子的鼾聲很快就聽到了，一會兒就說着夢話，還叫姐姐把花生米給她，她要喂鹿……

爸爸不言語，姐姐也不言語，手全在忙碌着，爸爸和姐姐的眼全紅潤的。他們時時關心着的黛黛，怕她翻下來。

「到北平……不用向叔叔說我們的事。把黛黛叫叔叔送到一個好學校裏去……你願意上學，也就找個學校……媽媽的畫像你們帶着吧！將來我這屋子什麼也不能留下的……」

麗麗的回答只有哭！手在哭聲裏忙碌。

「爲什麼這樣女人氣呢……你媽媽比你剛強的多……你們這是回國去哪！咱們是中國人，到天津就先教給黛黛不准再說：「滿洲國，」「滿洲國」的。這要叫人恥笑。要說你們是從東北來的……告訴黛黛：東三省是日本兵用刺刀大砲強奪去的……同時也別忘了……別忘了你們的媽媽……她是因爲什麼死的……」

爸爸的聲音越來越苦澀，代替聲音的只有鼻子的抽動。最終鼻子抽動的響聲也沒有了。爸爸從有了中華民國就懂得愛國，他今年四十五歲，他沒想到這樣快就作了亡國奴！雖然這不是亡國，只是割去了三省的地方，但他覺得這和亡國一樣了！他痛心，他懺悔，他會嘲笑過猶太和朝鮮……最後還是想起自己的妻，一個因爲遭到日本兵的侮辱而自戕的女人！

「麗麗，努力愛國！教給黛黛，努力愛國！」

是的，後天爸爸就要爲祖國去犧牲，用自己來作愛國的見證！那是準備在賞櫻花的筵上——還有其餘的同志們。

「爸爸，祖國是什麼樣呢？我只在地圖上知道的。」

麗麗把什麼全收拾妥當了，她看一看黛黛睡得正香甜。

「不用問吧，祖國總是好的！安心領着黛黛去吧！見了叔叔……什麼也不要說！就完了。」

爸爸的計劃，祇有爸爸自己和爸爸的同志們知道，知道要在慶祝櫻花的筵上，應該作出點什麼奇蹟來。

麗麗祇知道她要離開爸爸，帶着黛黛回祖國去讀書。同時也意識到這家不會再有歸來的一天。她也憧憬着爸爸所說：「祖國總是好的，一切是善良……」

在睡得正好的時候，黛黛被姐姐喚醒了，她要哭，姐姐替她揉着眼睛說：

「……起來吃餃子吧！我們黛黛是聽話的……看，姐姐單爲你包的小餃子，你不是最愛吃小餃子嗎？噢，噢，是的，抱着……」

黛黛抱在姐姐的懷裏。姐姐抱的姿式很不對，使黛黛感到不舒服，她動着小腿，半哭着

聲音說：

「我不讓你抱啊……不讓你抱……」

「來，爸爸抱着……」爸爸把在地板上走的身子移過來抱黛黛。

「小東西，還是這樣嬌啊！到叔叔那裏……好一點吧，叔叔是不愛嬌孩子的……」

燈光和每夜一般的平靜，祇是昏暗了一些。屋子擴大了一些。在黛黛的眼睛裏，這不像自己的家了——睡覺以前那個家。爸爸是照舊的；姐姐也是照舊的。祇有姐姐的眼睛變得紅了，睫毛變得短了；爸爸的眼睛更紅了，眼鏡更擴大，鬍子好像也多長出一點。

「爸爸的鬍子不好呀！叫姐姐割掉吧？」黛黛玩弄着爸爸下巴上的鬍子。爸爸輕輕的躲避着，取了一個餃子湊到黛黛的嘴唇上說：

「吃吧！省得在路上餓！車上買東西不干淨！」

黛黛還不想吃，推開爸爸的手，看着棹那面低着頭的姐姐，她把日間完全忘了的事，又想起來了：

「明天爸也看櫻花吧，姐姐說園子裏的櫻花日本子不許折……鹿也不許喂……是嗎？一個人叫日本子打了……他拿花生喂鹿……姐姐帶着我跑了……爸爸明天看鹿，我還去……我把花生偷着給牠……姐姐說日本子什麼全管……什麼全管……一根草也不許摸……是吧？爸！」

「噯噯！」爸爸把自己的眼鏡抬一抬，對着姐姐那面說：

「麗麗，你吃一點啊？黛黛不吃，不吃吧！省得在車上不舒服！你應該吃點！到叔叔那裏……你就是大人了！在自己家裏也還是孩子！」

黛黛又要睡了，爸爸搖醒了她：

「不睡，不睡——姐姐不吃，就給黛黛穿衣服吧！我去找車。」

黛黛知道就要搬家了，她想起她的小洋囡囡還在同伴的地方，日間因為看櫻花，把囡囡忘記了，她要去取囡囡。爸爸說：

「不要了吧！送給鄰姐姐，咱將來再買新的。」

「不——」黛黛不允許。

「那麼……明天再來拿——」

「明天來……？一早我就來。」

「好，明天一早你就來，爸爸去叫車，你幫着姐姐看東西……」

爸爸去叫車——黛黛却看着姐姐，爲什麼還不撒下碗去呢？儘坐着。她想着姐姐是看櫻花走累了？也不知道今天夜裏怎麼會吃起餃子來。黛黛看看屋子，看看姐姐，看看床上椅子

上綑好的行李條箱，和爸爸剛才走出沒有掩好的那扇門……她自己找到解答了，這全是爲了搬家。

車來了，萬事全妥當。黛黛坐在爸爸的懷裏，行李搖擺的在趕車腳下睡着，姐姐手裏拿着媽媽捲起來的畫像，那是爸爸自己的手筆。

黛黛想今天怎這麼多的搬家人哪！全搖搖幌幌在車上擺動着箱子，用繩子綑的也有，用木板夾起來的也有。前前後後，也有同她們車子並排跑着的。馬車夫吆喝着，相罵着，黛黛不懂的話，站起來坐下；坐下又站起來……禿鞭子打着馬背脊，不相讓的在競跑……

從馬嘴裏飄落下來液體的小泡沫，常常要和起晚春的——不，這是初夏的——風，沁涼的撲到人臉上來。

黛黛不知道這麼多的人全向哪裏搬。也不知道自己的家是向哪裏搬。有爸爸，有姐姐，向那裏搬黛黛都是不在意的。

車停了，黛黛認出這是火車站。有媽媽活着的時候，她和爸爸，也有姐姐，到這裏送過叔叔回北平。

「爸爸，我們還坐火車搬家嗎？」

「噯！噯……坐火車……」

有爸爸，有姐姐，坐火車搬家，黛黛覺得怪有趣！

第三次鈴，令令令……響聲像密密穿起來的珠子一樣響過了以後，接着是三聲怪樣的金屬的口笛，和一聲是有點悲愴、疲困、和寬宏的嘆息……爸爸才從坐位上站起來，什麼也不說的便走去。

等到黛黛能叫出：「爸爸你到哪呀？」已經什麼也沒用了。

四

二年以後——那應該也是櫻花開着的時候。從獄樓頂孔裏，爸爸也看到了櫻花。那是栽在誰家的庭院的，爸爸不知道。反正是栽在人家的庭院的。這是從獄樓小小頂孔裏給爸爸帶來的春消息。爸爸的心爲這消息又激怒了！可是爸爸知道，再有一個星期自己就可以滿了罪，爲了這免罪，爸爸激怒的心才又睡了下去。

有誰不愛自由而愛監獄呢？一頭蒼蠅也是愛自由的。誰甘心作奴隸呢？除非奴隸的力量敵不過。奴隸活着的心也總是和着奴隸的呼吸存在的啊……奴隸的羣是什麼力量也滅絕不了的……——到那裏去呢？回國吧！

爸爸被免了罪，釋放出來，經過了自己曾住過的若干年月的街，若干年月的房屋……現在什麼全生疎了！生疎得連鋪街的石頭和眼看着長大起來的街樹……全有些隔膜。

——回國吧！回國吧！那裏有嫡親的人！弟弟在那裏，女兒們在那裏……可愛的小黛黛！……不然到那裏去呢？那裏有真正的同胞？……祖國的旗？……這裏祇有牢獄和看守的鞭子不是生疎的啊……

爸爸終於按着自己所決定的，偷着回國了。

他打着弟弟曾住過的門，他想着——開門的是麗麗呢？還是黛黛？不錯，黛黛懂得開門了，她今年應該是八歲……

『您找誰？』

『我找李……』開門的却是一個老媽媽。

『這兒姓高，不姓李……』老媽媽看着這個缺乏血色，面部有點臃腫的人……髭鬚是那樣的生着啊！口音是異鄉的……她帶着疑心的問：

『你是關東人罷？就是日本子改了「滿洲國」那地方？』

『我是中國人……我是生在關東的……這裏爲什麼不姓李了呢？』

「這裏嗎？一年前就不姓李了。向您不是說過嗎？這兒姓高，您找姓李的……有事嗎？是他親戚嗎？您姓什麼……」

爸爸開始感到軟弱——他用手支持着小門樓的磚牆：

「我也姓李……我們是弟兄……」

「您？有兩個姑娘是您的嗎？」老媽媽聲音是清脆的，嗓子也是響亮的，她更仔細的看着這個異鄉人說：

「……這可不湊巧了……一年多您的弟兄就犯了官司啦！好險啦，沒有連累到我們……您是他的哥哥？您的姑娘們全到上海去了，您今天虧得遇到是我……要不我告訴您說……簡直，——這裏姓高。」

老媽媽響亮着嗓子，響亮着門扇，拋下了嗓子不響亮的爸爸。

到那裏去呢？弟弟在監牢；女兒們到上海去了。但是他欣喜，他欣幸弟弟是囚在祖國的監牢裏。就是太陽在祖國裏也是新鮮的！在新鮮的太陽下面隨處可以看到祖國的旗……祖國的同胞……而他呢，是生在關東的。生在關東的弟弟，怎麼到祖國來犯起罪來了呢？他似乎知道，又不知道。

反正爸爸是愛祖國啊！他很後悔，又有點慚愧，那次櫻花筵上他的不熟練的開槍的手侮辱了他，致使他活到現在……

同志們的手是每個全準確的……每個全怎樣了呢？他也不知道。只有他是活着的，活着回到了祖國，也活着看到了祖國的人民，祖國的旗……

不見了的只是弟弟和女兒！但他是幸福的。祖國的監牢不會錯待自己的弟弟；祖國的上海也不會錯待自己的女兒們……

——尋一尋孩子們吧！黛黛應該是八歲了！

想到黛黛，爸爸的手舉向臉前，二年前的習慣復活了，他準備要整理自己的眼鏡。

——胡塗！

自己的眼鏡在那次櫻花筵上不就碎了嗎？二年了，被拋棄的習慣又復活，使他有點好笑，手還不到貼着每次整理眼鏡的部位，他就離開那所現在姓高而不姓李的住宅門前。

他欣幸的踏着祖國的每步大街；呼吸着每次使他感到幸福，而又有點甜味的祇有祖國才有的氣流……祖國的監牢不會錯待自己的弟弟；祖國的上海不會錯待自己的女兒們……

爸爸一逕是這樣欣幸的……

晝間尋女兒、夜間尋女兒……爸爸的鬍子更長了，更生長得不規則了。他想着黛黛見了他一定要說：『爸爸的鬍子太長了，讓姐姐剪掉吧！』在櫻花開着的那個夜間，也就是孩子們去北平的那個夜間……孩子不是這樣說過嗎？是的，鬍子太長了孩子是不愛的。爸爸不應該有鬍子；有，也不應該這樣不規則，這樣長……

爸爸的樣子像一條蟲，憂傷的蟲！在這都市裏遊來遊去，遊着上海每條的街……爸爸的

心始終是幸福的啊！憂傷只是爸爸臉上的每條紋皺；一條蟲那只能說明爸爸的身子。

終於一天他嗅到女兒的影子——

黃昏了，滿城亮起繁榮的燈火……

夜了。飄蕩的琴聲使爸爸停留在人家的牆根下，嘴裏嚼着積下來的餘糧，使咀嚼的動作和着琴聲的節拍。爸爸如果有一枝筆，他一定能把這繁榮的黃昏，夜，甜醉的夜，煊染到紙上，拿給麗麗，使她和媽媽的畫像一同懸起來。

但爸爸的畫筆三年前就合着孩子們母親的屍骨葬埋了！爸爸愛藝術的心，也就從那天死在了胸膛裏。今天那已死了美的心願，又蒙上一層春意，在祖國，在同胞享樂的琴聲飄蕩裏

……復活了！復活了！

一條覺得很熟悉的影子從門裏閃出來，他看清了那臉的輪廓——麗麗。

「麗麗——」

麗麗的臉好像轉了一轉，輕巧的步子好像微微一遲疑。可憐是汽車起動機的聲音，絞斷了爸爸的聲音。一個男人穿着夜禮服的身子，障過了爸爸的身子。麗麗在那個男人的挾抱裏，和爸爸隔絕——琴聲對於爸爸再沒有引誘力了。

一連三天，爸爸守候在這裏。守門的人只當他是個慣常的乞丐，他驅逐爸爸：

「滾，老傢伙，勿要轉啥念頭吧？」

爸爸沒有憑證能證明自己不是一個慣常的乞丐，更不是一個慣常作奴隸的人……他是愛祖國的。因為他的周身 在守門人的眼裏，什麼也和慣常的乞丐找不出區別來。

他終於忍耐着，激昂的同這守門人說了——在第四天。

「我是在等待我的女兒的。」

「價格因兒叫啥名字？阿拉個弗曉得。」

管門人好像故意同他說這樣陌生的語言，爸爸費力的解釋着，他還是這樣說：

「此地格格姑娘交關多！——儂從啥地方來格？」

「東三省……」

「東三省！阿是把勒東洋人搶去格地方？儂就是東三省人？阿曾吃着過東洋人格生活？」

爸爸蒙到了侮辱了！他第一次蒙到了同胞的侮辱。他解釋着：

「我，也是中國人，是生在東三省的……」

「晚間，照例麗麗是在一個男人的挾抱裏，準備走向車箱裏去——男人每夜全不同；麗麗每夜的衣服也不同。」

「麗麗——」橫在爸爸眼前的不是麗麗，却是挾抱着麗麗一個胖男人。

「渾蛋——瞎往那裏闖？討錢不懂規矩嗎？」胖男人的眼睛似在尋找一隻能把這塊髒東西馬上嚼開去的鉗子似的，吆喝着那個笑着的管門人。

麗麗却認清了是爸爸。

六

憂傷侵蝕爸爸的心；憤怒也侵蝕爸爸的心……爸爸的心是一片肥綠的桑葉，被不可見的蠶羣侵蝕着……

「爸爸——」黛黛從學校回來叫他「爸爸」，麗麗從舞場回來也叫他。爲什麼這聲音會改變呢？爲什麼是這樣的生疎啊？爸爸想不出理由來解答自己。爲什麼自己的女兒會改變了呢？會……只有那畫像，自己老婆畫像的微笑，還沒有改變。

一次，夜是那樣深，麗麗才回來，她好像喝過了酒。在燈下她幾乎有了媽媽一般的蒼老！

「爸爸！」她看一看睡着的黛黛說：「……我們明天去死吧，一同去死吧！」

爸爸似乎理解他女兒爲什麼說這樣話，他摸着自己的鬍子，沒有言語，也沒有動作，眼睛却是沒有理解的望着……

「爸爸！死吧！我們一同去死吧！黛黛也不要留下——」

「祖國錯待了你嗎？——爸爸是愛祖國的！」

麗麗說什麼呢？什麼也不說。第二天她還是白着臉色去拍買她的青春

爸爸的鬍子從暗黑轉到了斑白；麗麗臉上的紋皺從模糊轉到了清晰……而黛黛的歌聲却隨着她的一切宏亮起來——這是叔叔所教的啊！

歐洲的風

艾蕪

遠處沒人煙的原野先前還對着落山的斜陽閃發着銀白的江線，現已逐漸消失在莽蒼蒼的暮靄裏了。

怖人的夜影，也從近處黑鬱的深谷，含煙的林莽，悄悄地鑽了出來，正向山間的過客，——另一世界的侵入者，——做着包圍的陣勢。

羣馬雜沓的蹄聲，響在迂曲難行的山路上，慢慢兒更比白天沉重起來了。先頭馬項下叮噹的銅鈴，也清清澈澈地傳播到遠處。

路邊蒼黑的枝上，偶有歸巢的野鳥，一陣陣地驚飛鳴叫。坡那面就有歸洞的青猴，應着長嘯幾下，聲音尖利而清朗地掠了過來。

默默尾着馬走的羅老么，耐不住夜的冷寂和自己的飢餓，就大聲地抱怨起來了。

『要走死哩，真要走死哩！……：你媽的，你也同我作難起來了。』

接着就把斷了絆結的草鞋，從足上扯脫，忿忿地投下坡去；坡邊的矮樹和草叢，便立刻送上來一串哆哆嗦嗦的響聲，像一條驚逃的蛇在溜走似的。

『走死還好哩，……看哪，我說在這裏嘛，……咳！』

隔着五匹馬的後面，張老三馬上這麼回應着，揚起激昂而悽愴的聲調，然而，話未說完，就住嘴了，也許這是爲了忌諱的原故吧，因爲留在他嘴裏的還有『怕還要給人殺死嘍』。跟着他就鞭了兩下馬，那並不是要他走快一點，而是藉此發洩發洩自己心中的怨氣。再隔五匹馬後面的盧狗娃，也像預感着一點兇兆似的，敞開粗大的喉嚨，高聲地咆哮起來。

『現在埋怨鬼哪！……誰叫你們答應的呢？走他媽的什麼洋腳！牛足！』

這話原只想叫剛才說話的人聽見，不料那邊一順陡險的山岩，竟把那咆哮的聲音全都回響了轉來，飄到後面去，使得好些趕馬的人都聽見了，有的心裏本在埋怨的，便都立刻罵了出來。

『那是老板哪！……這老鬼，該死的東西！』

往天到這時候，他們早已找着了林中的空地，拴好了馬，卸下了貨，圍着煮飯的火堆，在涼爽的夜氣中舒適地吃着晚飯，或是披着棕毛紮成的蓑衣，倒在帶露的草上，啣着旱煙管，閒望遠峯徐徐吐出的月亮了。現在是，身子又倦，肚子又餓，還要不息地走，拖着腿子

走呀。

老板呢，整天騎在馬上，和洋官洋兵，一道兒慢慢地走在馬駝子的後面，不時還從鞍上取出麵包和乾牛肉，往貪饞的嘴裏送。自然，到這入夜時分，他是不會感到疲倦和饑餓的。但他的心裏却並不怎樣安靜，仍是充滿着焦躁和着急。因為他時時刻刻都在望着馬，生怕在這麼黑這麼晚的時候，會有一匹踏虛了足，跌到峽裏去的。這不但要出脫好幾十元，還要賠洋官丟失了的貨物。而且這一帶山上有野人兵出沒的謠言，從昨天起就很可怕地飛傳起來了。……但一想到洋官肯出那麼大的駝價，發財，也就在這麼一次時，便又只好硬着頭皮去碰運氣了。他一面翹起手指，插進氈帽下面的髮裏面搔了一會，一面自言自語地說道：

『咳，不會，那不會，……祖先牌位該供得高吧？……』

隨即帶着不安和煩惱的聲音，吩咐最後趕馬的一個夥計，叫他把話依次傳到前面去。

『留意呀！吳老七，告訴他們，……狗噪的東西，你沒聽見嗎？……向前招呼一聲，說哪一個把馬跌下去，我要對不起他的。……叫他們好好留意呀！這一回，可不是停工，扣工錢了得事，我要……』

到底要怎樣呢，連他自己也還沒有決定，所以說了半句就只好截住了。

話傳了開去，怨言立即在走着的馬隊中沸騰起來，前面的馬夫們，甚至大聲咒罵了。

『打他這狗東西！真是逼人的命哪。』

『死就大家死嘞，……把他這狗噪的抓下馬來呀！』

『哪一個還怕他麼？』

這些長年趕馬的漢子，已給兇野的山，兇野的林子，養成粗蠻的人了。雨中趕路，野裏過夜，全不看成一回了不起的事。豺狼的嚎叫，虎豹的怒吼，都已聽慣了。現在，要把老板痛打一頓，正是一下子就可以做到而且敢於做到的。但因有武裝的洋兵尾在後面，總是不好動手；雖然洋兵並不多，然而有槍有子彈，究竟不大好惹的。於是，大家只得挨餓着，憤怒着，埋怨着趕着，馬脖子不息地向前走，走，在這夜色昏濛的山中，在這崎嶇無路的坡上……星光很大很亮地閃在頭上了。

四圍的羣峯，都已收拾起藍色的姿影，溶入夜霧裏面，靜悄悄地打着盹了。

『嗚——喔——。』

在遠處的坡那一面，這樣呼嘯的聲音，突然蕩漾在夜的山中，嘹亮地送了過來。跟着就起了一陣喊叫，一直流到馬隊的尾後。

這是表示不能前進的信號，龍老板一聽見就懂得了。便馬上發命令道：

『那末，等到月亮出來再走！』

勒着坐下的馬，趕到掛着馬燈的洋官那裏，顛着聲音氣促地報告。

『大人，天——太黑了，找不着路，誰也不能夠——』

洋官勒着馬，沒有說話，只把手電筒按亮，直向龍老板的身上，臉上，探照着。龍老板爲驟然一亮的電光一觸，驚得睜不開眼睛，話也說不出了。但一個矮小的華緬土生，却早已明白了，用不着再聽下去，就把大意繙譯給洋官。洋官驀地咆哮起來，把手中的馬鞭子朝空中揮了幾下，坐下的馬驚得躡起前足，掛在腰邊的馬燈就閃出一道很長的白光，直向路邊的林莽岩石很迅速地一劃，使得那些悄悄躲着的野豬，發出一陣粗豪的鼻音，紛紛地四竄開去。華緬土生把洋官的命令用着漢人話繙譯出來。

『不能停！一分鐘也不能停！』

全隊的人馬中只有洋官一個人知道，而事實上也只有他一個人才可以知道，前面遠征隊的成功和失敗，以及喬治軍官和一隊印度兵的生命都寄託在他這隊駝馬的背上。倘若停久了，前面的人就會因此全然失敗，或竟至整個覆滅，也料不定。

等到龍老板開始苦苦哀求的時候，洋官已經氣得跳下馬來，一手握着電筒，照着龍老板的臉，一手握着手槍，抵住龍老板的胸膛，咕嚕着發出這樣嚴厲的命令：人不走打人，馬不走打馬；死了的推下崖去，遲延一刻兒也不准許。隨即又摸出一大捲紙票來，塞在龍老板的下巴尖上。

龍老板接了錢後，心裏高興了，但嘴上還是帶着埋怨的聲音，向吳老七叫道：

『傳到前面去！傳到前面去！……叫他們趕快走！……唉唉，洋人家的飯真不好吃呵。』

『走呀……走呀……走呀……』

這樣呼嘯的聲音，一直波傳前去，直傳到坡那面的山峽中。

但是前面的馬隊並沒有怎樣的動靜，只有怒叫和咒罵，來作後面催促聲的回答，後面被逼着前進的馬匹，擁擠在又黑又窄的山路上，弄得互相踢了起來，人也在混亂地叫罵。

龍老板躁得發極，氣虎虎地喊道：

『不要命的就停下不走！』

同時將馬肚子一夾。絡頭一帶，跑到洋官面前小聲地說了幾句。

於是，全隊的人立刻聽見一排爆炸似的槍聲，非常可怖的響在夜的山中。樹間的野鳥，馬上發出怪聲叫了起來。遠處的野獸也送來惶恐的嚎叫。

被槍聲鞭打了的馬隊，開始在漆黑的崖邊活動起來。『人不走打人，馬不走打馬』的命令，就製成了悲苦的夜的進行。同時咒罵和忿怒的目標也立即轉變了方向：由龍老板的身上移到放槍威嚇的洋官洋兵那面去了。

『入他洋鬼子的祖宗八代！……』

『兒子孫子，就背了時，也不要再走他媽的什麼洋腳了！』

前面的馬夫們一面恨恨地鞭着馬，一面切齒地大聲罵着。走在後面的有所顧忌，只好咕嘟着低聲咒罵洋鬼子。

洋官和洋兵因為聽不懂（事實上也聽不見）中國話，便滿意而微笑地在嘴角上吊起了烟斗，同時心裏更加築成了一種牢不可破的念頭：對待中國人只有銀元和槍砲，說好話是絕對不行的。

夜是熱帶十月的夜，涼涼的，沒有風，草上林間，都綴着露水。人的頭髮，人的衣袖，和馬的鬃毛，都漸漸潤濕起來。

先前這些山中，以及更遠處的荒原，是被五月以來的瘴烟和毒雨整天整夜封鎖着的。現在到了十月，才能在晴光朗日中挺出霉爛的肚子，散開腐濕的頭髮，呼吸一口新鮮的大氣。然而這些時候，印度洋邊的白人遠征隊，就同好天氣一塊兒走來，原始人的山中，都吹遍了歐洲近代的風了；坡上的小徑，路旁的草叢，處處留下皮鞋的印痕，香烟的殘屑，和啤酒瓶的帽子；同時，土著的野人房屋也漸添上了槍彈擊穿的小洞，刀耕火種的旱穀崗上，也留下馬蹄殘踏的遺痕。

這些地方，是緬甸的呢？中國的呢？連地圖上也沒有指明，只有馬馬虎虎畫上的一些虛線吧了。自然囉，在中國人這邊，是會走進圖書館，翻開陳舊的古書，一口咬定地說道：

『看哪，證據具在，這是從古以來就是我們中國的。』

然而，歐洲人那面聽了這類的話，就要哼了一聲鼻子，挺起了肚子，大踏步走去佔領着，先前書上說的所有權，那裏還作的什麼數！不過就事實看，佔領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雖然土人儘管沒有新式的武器。但首先得深入這些原始的山林，蠻人的樂土，就使自誇有着輪船火車的歐洲人，也覺一時毫無辦法，終於還得求助於中國人駝貨的馬隊。這在中國人方面，就造成了一個新鮮的名詞——走洋腳。

這一夜，這麼黑，這麼晚，還在繞着山坡而走的馬隊，便正是一隊走洋腳的。

馬夫們咒罵地走着，挺在道旁的石塊，橫在前路的樹枝，一經他們碰着，就都成了他們發氣的對象。至於馬匹呢，稍微走慢了一點，或是偶爾伸着飢餓的嘴偷嚼一下路邊的野草，便會重重地挨着好幾下鞭子；若在平時，這種鞭子是不會挨的，不過吠喝幾聲也就完了。被打了的馬，痛得朝前衝了幾步，勢必又要碰着前面的馬匹，引起突然的驚駭和騷動。這麼一來，馬隊的行進更比白天來得慌亂了。同時坡上偶有野象或野牛之羣，突為馬隊的燈光駭着了，便會像一股風暴似地，荷荷地掃上嶺頭，或是刮進峽中去，這也要把馬匹弄得特別張惶起來。

『嗚喔～～～嗚喔～～～』

『嗚喔～～～嗚喔～～～』

『嗚喔～～～嗚喔～～～』

馬隊前頭突然起着緊急的呼嘯，接着中段也同樣叫了起來，及至傳到後面，就已經是很宏大的聲音了，而且雜然地響着，滿山滿谷都起着回響。

龍老板登時慌張起來，緊緊地拉着韁繩，大聲喊道：

『什麼事？什麼事？』

其實他早已懂得了，那麼緊急的信號，難道還沒有出事嗎？所以，他接着就氣急敗壞地罵起來。

『那一定是張老八邀的馬，我曉得，我曉得，這個燒蛇吃的傢伙！……老早就該給他滾蛋了。……』

馬鞭子呼呼地打着空氣，好像就在鞭着張老八本人一樣。罵的話，只有馬隊後面的人聽得着。倘在往天，這是會傳達開去的，但現在誰的心都爲前面突起的事件抓去了，沒人管牠。大家都這樣地追問着：

『哪個的馬？哪個的馬？』

馬隊的行進已經停止了，坡那面的人聲，却還在鬧嚷着。後面焦急的人們，張大着兩眼，但只能看見好些股馬燈的光芒，在遠處的崖邊，林裏，坡上搖曳着飄忽着，時而隱沒，時而顯現。那光景倒像是在說明馬隊的無恙，然而人的影，馬的影，却是一片模糊，望不清楚。再望去便是黑沉沉聳聳的山峯，和兩峯之間飾着星點的天幕。

到底是發生了什麼事呢？被龍老板在後面大罵着的張老八，他是趕着馬，走在馬隊的中

段的，當『嗚喔』的呼嘯剛起來時，他正好轉過一個坡頭，看見朵朵馬燈流走着的前面山邊，一團亮光和一塊黑影，直朝崖下掉去，跟着就不見了，同時馬上，起着緊急的吶喊。

張老八嚇得只會打抖，神經錯亂地叫着：

『我的天呀！』

最後，老板也知道了，跌下谷去的不僅有馬，還有人，而那人又並非懶來燒蛇吃的，自己額上也就滲出毛毛汗來，只得連忙去向洋官哀訴。

洋官起初也着了驚，及等問明了馬的號數，查過了懷裏的小冊子之後，這才向着圍在他前後的人，像在對自己說着寬慰的話：

“Never mind Never mind……”

但老板却還糾纏不清地苦苦哀求，囉囉嗦嗦地儘說着：

『……要值九十多元哩（其實他很明白，只六十元買成的）那匹黑的，……多走得好呀，爬山上嶺，都是四平四穩的，……唉唉，哪裏去再買這樣好的馬呢？……倒霉，倒霉，九十多元呵，一下子就出脫了！……』

作繙譯的華緬土生，知道他是要求賠點損失的意思，但不等他嘮叨完，就將戴在頭上的

白色船形硬殼帽往腦後一掀，氣憤憤地代洋官說道：

『損失，大家都損失了，兩下不說吧，你要——，那洋官也要，你還賠得起麼？你曉得那一駝貨是甚麼！甚麼？……』

龍老板歷來就覺得這位繙譯比洋官還要厲害，一路上恨得牙癢癢的，總沒方法對付他，現在要趁這個機會出出氣，就劈頭反問道：

『你沒聽見嗎？還跌得有人哩！要曉得那是一條命，並不是稻草紮成的哪！……人命關天，我同你打官司去！你不要那麼狠！』

『關我屁事！你簡直發昏了，是我請你駝的麼？』

繙譯倒笑了起來。龍老板也覺得他的氣話太過火了，但看透了繙譯是個欺軟怕硬的傢伙，就仍然用重話不客氣地回敬他：

『不關你的事！那你是乾淨？朋友，說話放軟和點！』

繙譯紅漲着臉，剛要回答，恰好有十多個馬夫提着馬燈走來了，鬧鬧嚷嚷地。見了老板和洋官，就爭着說出他們的意見：有的拍着穿有麂皮背心的胸口，聲言情願挨槍也不再走了；有的將裹在頭上的藍布帕子拉下來，說再要他們走路就用這個把他們先勒死吧。最後才

由年紀大一點的劉三哥擠開鬧嚷着的人們出頭說道：

『鬧個什麼？……現在要趕快想法子哪，……龍老板，你和洋官說說，林福生掉下去了，怎麼辦？……我們得趕快派人尋條小路，下坡去看看。那邊崖坎太陡了哪，我趕了十多年的馬，也沒遇見過，真是太陡了，太險了，只有先前的黃牛坡才……』

陳老九見他把話說到岔路上去了，就急忙截住他道：

『是的，是的，那不要說了，我們去找小路吧。……不，不，不，只要爬得下去的地方，就下去好了，……』

隨即朝過臉去，向其他還在叫嚷的人，罵道：

『先救起人再說，鬧什麼呢？……自然不會再走了，難道他們洋人，就沒有心肝的，……走，走，走，一路找去！』

大家都一下子聽話了，另外在馬隊裏面站着的人，也接着喊道：

『管他媽的，放下駝子，放下駝子，老子們的肚皮，早就要餓癟了。』

『息夜！息夜！』

好多人附和地吼着，並且馬上就把話朝前傳達過去。挨近全是難走的山路，一邊聳立着

陡峭的崖頭，一邊凹陷着極深的峽谷，稍微平坦的空地，也簡直找不出來。這本是不宜於息夜的，但累乏了的馬夫們，又因生氣了的原故，就不管三七二十一，通把駝在馬背上的貨卸了下來，放在路邊上，一面就在崖下生起煮飯的野火了。

洋官也覺得不能再逼他們走了，便答應休息一點鐘，命令快快吃了飯，仍要趕路。但馬夫們誰也不管這種命令了，聲言不到天亮決不動身。大家一面在馬腳旁邊煮飯，一面哼着一些平常愛唱的歌曲。

找尋林福生的人由劉三哥分派，共分三股，都繞到比較平坦的地方，去覓下谷的去路。每股帶頭的是一盞發白光的馬燈，後面尾着三四點早煙管頭的紅火，向烏黑的斜坡探索而下。但除了深不可測的險坡，到處都長着茂密的矮叢和荆棘，並且糾纏着許多帶刺的藤蘿，不說人不能插足進去，就是獵狗怕也不容易鑽入。

夜是清新的，到處都漾着樹葉和野草的氣味。燈光只能照到幾丈遠的地方，此外就是無邊無際的烏黑。四週有野鳥發着怪聲，碰動樹枝一驚飛起來。又有野豬，衝着叢莽的驟響，馳到山溝裏去。大家的心都一陣陣地震顫起來，時時向四圍的黑暗驚慌地探索，生怕有吃人的怪物張着血盆似的嘴巴一下子跳了出來。然而，一想起受難者平日老實的容顏，連半載香

烟也要分給同伴的那樣好心眼，大家又都鼓起了勇氣，前去尋找可以走下山谷的路徑，什麼危險和恐怖都忘記了。

起初這一股人同那一股人還遠遠打着唿哨，一會兒就彼此聽不見了，彷彿喊出的聲音馬上就會給海洋似的黑暗吞蝕了去。起初回過頭來，還可以看見坡邊稀疏綴着是馬燈和燃得紅紅的篝火，現在已完全看不見了。也許是給山坡遮掩了吧，也許是隊伍動身走了吧，那是費人猜疑的。大家的心就都不知所以然地更覺慌張，更覺驚悸起來。何況繞了這麼大的灣子，下谷的路還是找不出一點兒端緒呢？同時不遠的山後又起着猛烈的吼叫聲，不知是老虎的，還是豹子的，總之，令人聽着就會背皮打起慄來。如果是在隊中，倒不見得會叫人這樣害怕，但在這裏，他們是愈走愈覺孤獨了。

有的人竟至抱怨起林福生來，像羅老么就是其中的一個。他一面從他那隻脫了草鞋的光足上拔出一根刺，一面皺着額頭皮不愉快地說道：

「同笨人一塊兒走路，總是要吃虧的！……人家都沒有踏虛足，偏偏他來就滾下去了，弄得人深更半夜的……」

「你不高興一塊去找，就請滾回去吧！只有你是伶俐的！人家都沒有踏着刺，偏偏你會

踏着。」

盧狗娃掉過頭用這樣的話譏諷他，一面將旱烟管裏的餘燼，在旁邊的樹上波波地叩落。

「他媽的，老子把草鞋給你脫了！看你還踏不上刺麼？」

羅老么跳過去，朝他穿着麂皮背心的背上，伸手就是一拳。

盧狗娃躲開了，很伶俐地跳在一邊，一面嘴裏喊道：

「怎不用你的蹄子踢哪？這樣丟你騾子爸爸的醜了！」

羅老么不開腔，只把兩個拳頭一捏，氣沖沖地趕上去。旁邊的陳老九，忙把馬燈遞給另一人，就一把將羅老么抓着，劈面喝道：

「小夥子，肚子裝飽了再打吧！」

「你管不着，滾開！」

羅老么用力掙扎着，陳老九却下死勁地抓着他道：

「勁漲大，你打洋鬼子嘛！怎麼洋鬼子一放屁，你就嚇跑了。」

同時又朝過臉去，帶着責備的語氣向正在笑嘻嘻的盧狗娃說道：

「狗娃，你媽的，人家正在崖底下喊救命，你老却在開玩笑，好人！林大媽怎樣招呼我

們的，你就這樣對待人家的獨兒子。」

隨即掉過頭去，使勁地搖着羅老么的兩肩。

『我看你也忘記了，回去怎樣交代林大媽？……』

陳老九忽然不做聲了，將頭一偏，搖着手說道：

『不要鬧，不要鬧，聽，聽，……那邊下面像有人在哭哩！』

大家都靜靜地側着頭聽，但沒有聽出什麼來，只有鳥在遠處的樹枝上拍翅子。

盧狗娃就尖起嘴，噓了一聲道：

『他聽見鬼了，那邊落下的人會爬到這底下來麼？』

陳老九不理他，竟自大聲叫喊起來：

『林福生——林福生——』

沒有回答。一切都是靜悄悄的。

原始的山已把人吞食了。

尋找的人終於失望地轉了回來，帶着寒冷和嘆息。劉三哥不要吃飯，坐在火堆旁邊烘手，連連地對着詢問的人搖頭。

『料不到這個老好人就這樣了！』

陳老九一面吃着飯，一面想像着跌斷了腿子的林福生，正血淋淋地在谷裏爬着喊媽，喊夥計們的名字，心裏就一陣陣地難過起來，把筷子朝碗邊一擱。

『這怎麼吃得下呵，這怎麼吃得下呵！』

旁邊站着的吳老七，把旱煙管從嘴角上取下，蹲了下去，拍着陳老九的肩膀。

『不要難過！不要難過！天亮就包你找着。』

『咳，做夢呵！人家就要你開走，還等你天亮……』

陰沉沉的張老三將手朝膝頭一拍，憤慨地站了起來，離開火堆，朝黑暗中走去。

『誰叫我們開走，我們就同誰拚命，看他有幾條命不成！』

羅老么把吃完了飯的碗筷向地上一丟，啵的一聲便碰掉了一隻缺。

『對，對，對，羅老么，我們擁你做總司令。』

另外好些人都這樣叫了起來，雖然一半含有開玩笑的意味，但衆人想鬧鬧事的心情，却是完全表露出了。

盧狗娃吃完了飯，在馬鞍上偷尋別人的葉子煙，看見馬足邊裹着棕毛蓑衣睡得呼呼直響

的張老八，便大聲地嚇他道：

『打來了！還在睡呀！你這死人！』

張老八被他驚醒，但只咕嘟着翻了個身，就又睡回去。

陳老九望着手上的飯碗，出了一會神，忽然將碗一翻，飯粒潑了一地。

『吃他媽的！』

『噯！』

衆人對他都不像對羅老么那樣，大家都吃驚地望着他，因爲他一向是不同人開玩笑的。

『兄弟，不是說說就算的，我們得預備幾根棍子！』

劉三哥聽見陳老九這樣說，才把疲倦了的腰幹伸了一伸，站起來搖着手道：

『等一等，等一等，我去看看，……他們不會叫我們開的。』

劉三哥拐着一隻走痛了的足，越過幾匹馬的屁股，向洋官和龍老板他們的火堆走去。張老三便陰恻恻地隨在後面，同劉三哥保持着不遠不近的距離。

『來來來，劉三哥，喝一杯洋酒！』

龍老板知道劉三哥是馬夫們的頭子，就這樣地歡迎他，接着又說：

「等一會，你叫他們去上好駝子，今晚辛苦你老人家！」

劉三哥曉得開走是真的了，心裏很是氣忿，並不接受龍老板遞過來的玻璃杯，只把兩臂張開，擺着短鬚髭的下巴。

「你去叫他們嘛。這個燒紅的炭團，我是不能捏的！」

龍老板並沒有生氣，反而高興他這樣的話，立刻望了洋官一下，又望繙譯一下（這是他一路來養成的習慣，同洋官說話，必然要看一看繙譯的臉的）說道：

「大人，你看嘛，我不是說過不能逼他們嗎？」

老板也不希望他的馬匹再走了，所以表面上看起來，好像他是同情馬夫們的請求一樣。洋官和繙譯望了一會，講了一陣洋話，便叫龍老板同他們走去商量，這是不願意使劉三哥聽見的，但躲在黑暗中的張老三却悄悄尾着去，約略聽見了一點。

「不行，不行。」

「小聲點！小聲點！」

繙譯對龍老板下着警告。

「才添五十元麼？」

『小聲點！小聲點！』

隨即聽不見什麼了，只聽見附近的馬，不時噴着鼻子，和沙沙搖着尾巴的聲音。不久，三個人帶着滿足的容顏出現在火光裏面了。龍老板抓着劉三哥的肩膀興奮地說道：

『劉三哥，大人答應了，……真費我一翻唇舌呵，……去叫他們息夜吧，……把馬好好喂一頓哪！』

洋官雙手插在外套的衣袋裏，靜靜地看着龍老板和劉三哥，嘴角邊上浮出一個略帶惡意的微笑。

『嗚嗚，』劉三哥站了起來，將自己纏在頭上的黑帕子放鬆了，重新又裹好，正預備要走，却給龍老板抓住道：『吩咐他們小心點，晚上怕有野人來搶駝子。聽見打槍也不要驚慌。』

洋官吩咐幾個洋兵，提一盞馬燈向剛才來的路上走去。

於是，一切的騷動都變成安靜了

但是老愛抱怨的羅老么因為躺在不平的山路上，足底板下刺傷的地方，又在熱辣辣地癢痛，便仍舊喃喃地說着氣話。

「這樣真像挺屍呵！蚊子又這樣多！」

同時他伸出兩手，拍拍地打着圍攻臉部的蚊羣。

給他吵醒了的盧狗娃，就從被捲裏鑽出頭來，罵了一聲：

「人不宜好，狗不宜飽。」

又馬上縮了進去。

「你罵哪一個？你罵哪一個？」

沒有回答。

「算了，算了，」陳老九發出不耐煩的鼻音，「一路上就只聽見你怨天怨地！」

「我要問他到底罵哪一個？」

羅老么一面搔癢，一面支起身來，忿忿地追問，好像要借此發洩一肚的冤氣。

盧狗娃一動不動的躺着，就像睡熟了一般。

劉三哥躺在稍遠的一根樹下咳嗽起來，很吃力地叫道：

「大家安靜一點，安靜一點！真要命呵！」

睡在這邊的張老三還被裝在肚裏的懷疑擾得不能入睡，聽見劉三哥是那麼安心，便翻了

個身，咕咕唧唧地埋怨道：

『簡直是信進去了，看嘛。』

陳老九，伸起足來踢他一下。

『滾開吧，你這陰談鬼！』

這時山那面起着一聲兩聲的槍響，大家就都自然地靜下去了。

龍老板一手提着馬燈，一手湊在嘴上呵氣，在馬和貨和人擠着的路上，巡視了過來，同時怯生生地喊着熟睡的人。

『唛，起來，起來！聽呀，後面有野人兵呵。……』

醒了的人只抬起頭來，罵他道：

『吵個什麼！』

及聽見說是野人來了，才都翻起身來，氣噓噓地埋怨。

『野人！我有條球給他搶！』

老板是早已習慣了這一類粗魯的話的，便也帶罵似的嚷道：

『到不要你的球，是要你的頭嘞！起來！起來！』

此刻槍聲加多而且近了，洋兵那邊也在起着騷動，火速開拔的命令便馬上傳在人與貨和馬的行列中。外來的恐怖，使大家一下子團結起來，埋怨這個埋怨那個的忿怒，也就暫時消除了。

大家都默默地整理着東西，上着駝子，只有張老三一個人一面看着他趕的馬，一面彷彿自誇聰明一樣，嗚嗚不休地自言自語。

『有鬼，有鬼！我懂了，我懂了！』

其實，也還是沒有完全懂得，因為他心裏仍然藏着好些疑惑。目前不過有幾分推測，便這麼地叫了出來。但衆人都在忙着，誰也沒有管他的。只有陳老九拉着馬韁從旁走過時，向他罵了一聲：

『又在咕嚕些什麼？』

然而，這全是諷刺的口氣，並沒有向他尋根究底的意思。

馬隊帶着燈光，又在蜿蜒的山路上慢慢地爬行着了。

在林福生和馬跌落下去的崖邊，依着樹枝掛了一盞馬燈。把那危險的地方，完全照亮，意思是免得走過的馬匹再跌落下去。

先前還有人看看綠葉當中那盞光芒慘白的馬燈，看見了燈光下面那個洞黑的峽谷，以及崖邊崩脫了的泥土和壓折了的矮叢，都不免發出幾聲歎息，搖幾下同情的頭。後面的却都匆忙地趕着馬，走過這裏，只不過互相警告一聲『小心點，小心點！』別的都來不及管了，彷彿林福生不會從這裏跌落過似的。人到自己危急的時候，是不能顧別人的。

天亮時，清新的晨風拂去了繞在林梢和峯尖的白霧。四圍黛色的山層，像浴過似的，在朝日中裸了出來。青猴歡欣的呼嘯聲，洋溢在遠遠近近的山峽裏。

走乏了的山間夜行人，在這麼美好的早上，飽吸了幾口鮮活的大氣，也就逐漸清醒起來，雖然眼睛和臉色都仍帶着彷彿病後的神態。

駝馬也覺得山中的朝氣可愛吧，不時大聲地噴着鼻子，間或聳聳鬃毛，抖抖腰部，像在驅逐夜來襲在身上的疲倦一樣。

原先在朝霧和夜影中遠遠地隱約響着的江聲，現在一轉過坡，就聽見它在欣里孔龍地吼着了。坡下邊寬闊的白色江流，明耀地驟然奔來，閃亮在山間過客的眼前。跟着就撲來很大的爽人的風，路邊的草和樹葉，一下子都搖曳生姿起來。

路漸漸彎上坡頭，江聲就慢慢兒小了。及走到該息腳煮早飯的時候，四週黛綠的山層，

又回復了太古一般的靜寂。卸下了貨物的馬，無人管束地散在坡頭，一面自在的地搖着尾巴，一面貪饞地啃着青草。人就躺在貨物的側邊，靜靜地吸着旱烟。熱帶十月的陽光，伸出溫暖的手，輕輕地拭去了人們夜來的辛苦和勞倦。

不見人跡的山坳，繚繞起縷縷的炊烟。閃藍靜穆的空中，飛起了兩三隻山鷹，盤旋着，久久不去。

羅老么靠着馬鞍子坐着，撫摸一隻跌傷了指頭凝結着黑血的足板，愁眉蹙額地獨自嚷鬧。

『人家碰着一個鬼，我們就一串串，他媽的，洋人，野人……』

陳老九正將一匹病倒的馬，撓開嘴巴檢查着舌頭，就接嘴道：

『你又來了！……趕馬人連這一點苦也不能吃，還做什麼趕馬人？』

『苦是要吃的，可是要吃得有道理！』張老三用手抱着兩個膝頭坐在側邊，一面搖動着身子道。『像昨天晚上，那就死不甘心。說是野人趕來了，誰看見半個野人？你們聽見野人放的土槍沒有？你們聽見野人的叫喊沒有？真是哄鬼！』

陳老九起初還在心裏非難着，很想說：『你又來了！閉着你的嘴吧。』但一看見他越說越氣憤，不像往日陰沈着臉開玩笑的那般神情，這才放開了馬嘴巴，將粘着唾液的手，朝馬

背上揩着，心裏暗自忖道：

『是的呀，這裏面有講究！槍子聲音全是洋槍的——劈——劈。』

這時龍老板正走過來查看睡倒的病馬，陳老九就對他說道：

『我剛才看過了，沒有病，睡個天把便會好的！』

龍老板沒有答話，立即用足踢踢馬的背，意思是要使牠站立起來，看看能不能夠再走。但那馬只聳背皮子，一動也不動。老板便馬上現出爲難的樣子，搔着頭皮自言自語道：

『這回可真是捏了紅炭團了！』

『那有什麼要緊？叫洋鬼子添這麼五十元不就得了麼？』

張老三，悶着一肚皮氣，聽見老板在嘆氣的時候，就低聲地這麼嘆了一句過去。

老板馬上漲紅着臉，好像自己的什麼祕密，一下子被人揭穿了一樣，同時四面轉着頭，特別生氣地問：

『哪一個說的？……哪一個？』

沒有人回答。張老三從懷裏摸出烟盒子來，不動聲色地慢慢裹着葉烟。

龍老板摸摸自己的臉，知道在發熱了，就不願再追問下去，只向陳老九說一聲，『把牠

駝的貨分給別匹馬吧，趕快一點，」便走了。

「難道今天還要走嗎？」

陳老九趕着這樣問，帶着忿怒的口氣。

「沒有一定！……走不走那要看洋官了！」

龍老板頭也不回地這樣答着。

「簡直是飯桶，當你媽的什麼老板！」

盧狗娃看老板走開了，才罵了起來。

「蚊子吃苦薩，老哥，你認錯人了！」張老三仍舊回復了他那諷刺的神氣，吸了一口

煙，又取下旱煙管來說。「你以為他是飯桶嗎？他才暗裏拿錢哩！……哼，老滑頭！……」

跟着就把他昨夜聽見的話和洋官他們的樣兒，全講了出來。陳老九便怪他道：

「你媽的，昨晚怎麼不說呢？我們不是打算同他幹一下嗎？」

「昨晚我還不敢斷定哪，到後來一路上都只聽見洋槍，我才明白有講究了！」

「是的，是的，野人怎麼不放土槍呢？」

「他媽的，是在騙人呵！」

「我們受了騙了！我們受了騙了！」

大家一下子都喧嘩起來。同時，又想着洋官和老板他們竟把林福生那樣丟了，人命簡直不當成一回事，就越發生氣起來。

空中盤旋着的山鷹，大約是飢餓極了，正在渴望人類和馬匹的屍骸吧，不時發生銳利的呼聲。

「林福生是不能白丟的！」

陳老九像在獨白又像在對衆人講的一般，大聲叫了起來，嘴角噴着白色的唾沫。

「我們要找老板算賬，我們要找老板算賬！」

說着就向老板那邊走去。

「捶他一頓！捶他一頓！」

羅老么接着叫了起來，揮着拳頭，足一拐一拐地跑着。盧狗娃也高興的喊了起來：

「打呀，打呀，依爛爲爛，頗着鐺鐺碰鑽鑽！」

衆人氣洶洶地尾着，手裏都抓着石塊和樹枝。

『這樣鬧不得呀！鬧不得呀！有話慢慢說。』

劉三哥急得連忙去阻止，一面拉脫挽在腦袋上的帕子，氣呼呼地叫。但還沒有跑兩三步，就給張老三拉住了，白着眼睛勸他道：

『不要再當傻瓜了！……你！』

這時老板同好些提槍的洋兵走來了。

洋兵一面把槍上着刺刀，一面又克利卡拉地灌進子彈，彷彿立刻就要開槍似的。衆人一齊怔住了，收住了足步。嚷着的也都閉了嘴巴。

龍老板便作威作福地罵了起來：

『你們想做啥？你們想做啥？……噪你個舅子！』

大家一時都沒有開腔。老板以爲鎮服住了，便命令道：

『今天還要趕路。你們快去吃飯！……這樣想吃黑大棗嗎？』

隨即回轉身去，打算走開。

『他媽的，你還要叫我們走麼？……老子同你拚命！吃黑大棗就吃黑大棗！』

羅老么氣得要哭似地叫了起來。陳老九也馬上喊道：

『你是叫我們趕馬，不是叫我們死的哪！』

『打他狗入的！打他狗入的！』

許多聲音都一齊叫了起來，同時不知誰飛來了一塊石頭，正中在老板的背上，將他打倒在地。

『打呀！打呀！打呀！』

喧嚷着高興和忿怒的聲音。

老板一面爬起來奔逃，一面瘋狂地嘶喊着：

『造反了！造反了！』

洋兵就劈里白拉地平放了一排槍。

於是吃着青草的羣馬，立刻驚得亂躡起來。

盤旋在空中的山鷹，也馬上拍着翅膀，發着恐怖的叫聲，四散飛去。

(文學四卷一號)

難民船

沈起予

覃順靠着年輕力壯，兩手扛起行李，在人羣中拚命撞，拚命推；覃老爹在後面死死抓住他的腰幹，喘得氣咻咻的，好容易兩父子纔擠過了搭橋，走上了甲板。

甲板上早已是人山人海，還亂雜雜地堆上一些篾籬網籃，被蓋卷之類的傢伙，幾乎連插腳的餘地都沒有。

覃順背後拖着老爹，在船頭船尾打了兩趟，結果又掉頭回來，暫時將行李攔在過道上的。一個靠壁的門前，真的到處都找不出一個空處。然而就住在這裏也不是話：門扇一開動就要打腫你的腦壳，而且進出的人也會踏癟你的身子。

於是覃順又叫老爹看着行李，他空起兩手，打算擠下炭艙去，看能否尋得一個住處，可我的天！待他剛從艙口埋頭一望，那無底洞般的黑黢黢的阱窟裏面，祇見有千個頭在轉，萬個臂在動，大家翻來撞去，真像被撩撥了的一窩蜂，一穴蟻，連那螺旋形的鐵梯子上面都站得滿滿的；更有那些呼娘喚女，叫子尋爺的喧囂，復亂嚷嚷的混成一股巨響，霍刺刺地往

艙口上衝來，使他不得不打斷念頭，又往船尾上去再尋一次。

幸好，人雖是這麼多，這麼擠，但大家都似乎還不曾十分住定。當覃順走到船屁股的鑊錨機傍邊時，便見着兩個人正在移動行李，據說是有同路的在另一處佔住了更好的位置，這樣，他便即刻回頭把覃老爹和行李搬過來，補上了這個缺。

「丟那媽，這樣一隻運炭船，竟裝了六七千人！」

放下行李，覃順便一屁股坐在被蓋卷上，抹了一把大汗，他這纔感覺疲倦了。同時他又從懷內抹出那乘船證的白布條來再看一次，上面的號碼已經到了六千多。

可是站在側邊的覃老爹則冷得滿臉痙攣，兩手緊緊抱着肚皮，一聲咳來，背脊便直往下彎，兩條乾癟的腿子，也不住地打顫。

看着老爹發冷的樣子，覃順纔仰起頭來望望天空；自己像打衝鋒似的，祇顧提起勁兒在那些人羣中東奔西撞，弄得滿身發燒，却不知量量的陽光早已躲進了雲頭，半空中又括起風來了。

「好了，老爹，現在總算逃上了船，再過幾天就是家鄉；快來躺一下罷。」

一面講，他便一面站起來打開被蓋，把棉絮鋪在船板上，又用幾件行李紮在四周，弄得

有幾分像街頭的膏藥攤子。這種打地鋪的生活，是他們在難民招待所中早已過慣了的。

鋪剛弄好，祇見覃老爹呻喚一聲便坐了下去，同時又將頸子擺了兩下，自言自語的說：

『嗯，日本鬼子真害人！……我這樣的身子不知道還經得過幾天的海船不！』

『莫耽心，老爹，天不絕人之路，祇要一帆風順，很容易到的。』

話雖這末說，其實覃順自己就有些耽心。老爹是六十向外的人。幾十年來的籐匠生活

——天天彎腰駝背在灰塵中編籐椅，打籐箱……早就弄了一身毛病。現在又加上這一次的驚駭，和在難民招待所中喫了二十多天的虧，身上簡直成皮子包骨頭，臉上祇賸得兩個瞳仁在轉了。

提起難民招待所來，覃順就覺得滿肚子是氣。在那四小時的停戰中，逃出了閩北，剛被人招待進去時，他還滿心唸着阿彌陀佛，誰知三兩天一過，他便明白了這並不是什麼難民『招待所』實不外是一座難民『拘留監』。每天喫清水粥，髒饅頭等固不用說，而那些辦事人也簡直就是了不得的大官，幾乎連你的生庚八字都要盤查，十八代祖宗都要登記，說怕有歹人混跡進來。還有那些倒大不細，拿棍拿棒的什麼童子軍之類的傢伙也簡直比小牢子還可惡，他們時時要來干涉你晾衣裳，放東西，甚至一天他爲老爹多添了一盃粥，便差點棒爬

上了身，說是犯了招待所的規章。……

覃順正在想這個時，忽然一股冷風迎面吹來，這次連他也打了一個寒噤。他抬起頭來四週一望，四周竟是光光的，連遮風蔽雨的東西都沒有。一個婦人背上貼了兩塊爛棉絮，死死靠住船尾上的烟囱，旁邊一個掌櫃模樣的男子一歪過來時，她便一掌推去，隨又罵了一聲。不遠處又有一對文弱夫妻用一床髒臥單緊緊蒙住腦壳，一個小孩子老實不客氣就在席子旁邊拉了一大堆屎。欄杆那面，則有一位鬍鬚爹爹早已把煙燈點好，縮成一團，在嗷嗷的抽了。就在這時，一架飛機從吳淞口外的昏沉沉的雲端慢慢地翔來，一轉到江灣地界，便有如山崩地裂的巨響從地底傳來，連船都似乎被震歪了兩下。

『真造孽！』

早已是聽慣了的礮聲，但覃老爹却睜開眼睛，抬起頭來，望着岸上恨恨地咒了一句，纔又躺下去起一陣劇咳。真的，這一回日本人給他的打擊，實在使他太傷心了。自己辛辛苦苦經營了幾年的簾器舖，一下就被打得精光。現在雖然逃得一條老命，但這唯一的衣食飯盃已經碎了，就活着還有什麼想頭呢！『人怕老來窮，』要不是兒子覃順的那般苦苦拉苦勸，當時他真是死也不願離開自己的寶貝舖子。

可是兒子覃順，這時倒不怎樣理會這些飛機或大砲了。他一心顧慮着明天的天氣，及今晚上的過夜；自己當然可以靠着一副蠻骨頭去拚，但老爹就真是再經不起風，波，雨，露的。他打量頭上的天。——天老是昏沉沉的，陰陽不分，而且一刻一刻的加重露氣；他又看四周的人——人們也個個都是冷得臉青面黑的，縮成一團。

『丟那媽，這樣子怎能過一夜呢！』

突的從一床毯子中拱出一個頭來；覃順一看，纔知道這些亂雜雜的人中間，還睡得有這末一個與衆不同的學生模樣的傢伙。

『真的，這船上連布篷都沒有。』

覃順由不得和上一句。

『我看並不是沒有，倒是不肯掛罷了。』

學生仔翻身起來，打個盤脚坐在席子上，又用毛巾細住腦壳，樣子像也是冷不過了。

『既然有，爲什麼不肯掛呢？』

這時，那對瘦弱夫妻也參加進來了。似乎大家心裏早就要談論這個一樣。

『哼！那不多化費了！這些做慈善事業的傢伙頂壞蛋：他們對難民根本就不會慈善

的。」

這話真對，覃順想。可是那學生仔似乎一開腔話就很多：

「我看這船上又是與招待所一樣；他們簡直把難民當成三牲六畜，祇要把你裝起來就完事。」

「哦，先生也住過難民招待所？」

「還不是！從北四川路儉德寄宿宿舍逃出來，腰無半文，所以祇好進××公所。哼，裏面真糟透了。」

遠處也有許多人圍攏來了。都把頸子伸得長長的，像在聽故事。連那背起破棉絮緊貼着煙囪的「婆媽」模樣的婦人，也抬起頭來把眼睛鼓着。他們都是兩廣籍，都是在大大小小的「招待所」中吃過苦，而今又被「招待」上船來的。

但跟着又有人說出了不同的話：

「這也怪不得他們；」僧多粥少，「你想這一次「嗷嗷待哺」的難民是幾多啊！」

像是讀過什麼賑災會的「募捐緣起」之類的文章來的，覃順一看，這說話的人，原來就是在煙囪旁邊，嬉皮笑臉的擠婦人的傢伙。真討厭！不獨樣子難看，連說話也不中聽。

突的雙腳將毯子登開；學生很輕快地站了起來，樣子像要幹點什麼，同時又『言歸正傳』似的說：

『所以對這些傢伙簡直用不着客氣，讓我去要他們把布篷掛起來罷。』

說完就往船頭那面去了。大家都有股喜意。覃順想畢竟學生仔們不同：不但能說會道，而且還敢說敢做。

可是不久他又有些失望；學生仔像吵過架似的漲紅着面孔走回來了，後面竟什麼都沒有。怎麼？不肯借，還是真的沒有呢？病着的老爹會完了！正在這樣想，但他即刻見着那學生已經放大了喉嚨向大家講了：

『……篷是有的，但辦事人硬着頭皮推沒有。根本是人少了，要多去幾個纔行。大家想晚上不在露天過夜的話，就一起去罷，篷是一定有的。』

有了領首的人，誰還肯不去！覃順首先就附和了；他自己雖不會說話，却可以助威。兩個開頭一走，後面便馬上跟了一大串，大家嚷嚷鬧鬧，一直向辦公室去了。

房門意外是緊關着的。學生仔先拍了幾下，可是沒有人應，覃順性急，這時便馬上『助威』起來了，他粗脚粗手的，先向門上一拳，繼續又一腳踢去，門幾乎成了兩塊。辦事人終

於把門打開了。啊，我的天，原來那傢伙正關着門在抽大烟，烟燈還一閃一閃的點在小床上呢。

『什麼事？』

辦事人見着了這一大串人，便先有五分懼怕，但他依然裝腔作勢的這末問。

『什麼事？——大家都要篷掛！』學生仔說得快。

『我不是說過船上沒有麼？』辦事人皺皺眉頭，又看看大家。

『可是大家不相信一條走海的船上沒有布篷；而且甲板上老年人，有小姨仔，——都是經不起霜露的。』

『噯，我看大家還是將就些罷。你們都是難民，又不肯出船錢；船上也實在沒有篷啦。』

這回覃順懂得了；那是說縱有布篷也不給難民掛。這可氣得他眼睛直挺，同時拳頭一捏，便不自覺地迸出一股駭人的鹵聲：

『難民不是人麼？——將就不得！』

『對啦，一點遮風蔽雨的東西都沒有，實在將就不得。』不知誰在後面附和。

『真說沒有，就讓我們滿船找去。』

『沒有篷，頂好叫他也去過一夜！』

『……………』

大家圍成一團，七亂八糟的聲音直往辦事室內送；其中也頗有些不成道理的道理，可是辦事人却面孔紅紅的，回答不出來——也許是無插嘴的餘地。這是覃順在老頭子的簾器舖所不曾經驗過的。從前送簾桌子，簾茶几之類上公館時，當然也與闊老們起過口舌，可是像這末鬧熱，這末多人站在一邊的事，確是沒有。他乘勢又想來句把什麼，但他聽見學生仔又有條有理地說了：

『你看，這還不是大家的要求麼？你莫以為難民是好欺負的，誰相信一條海船沒有布篷呢。所以頂好還是請你叫水手們去找一下，不然大家是不肯轉去的。』

這顯然是在為對方轉彎，聰明的辦事人當然懂得；於是他就『順水推船』，承認叫水手去『找』了。

可不是！大家散回不久，便見着水手們抱了幾大捆傢伙過來，七手八腳，轉瞬即把那厚厚的帆布篷扯在人們頭上，而冷颼颼的寒氣也就突然減少下去了。這時甲板上祇見一

片歡喜，覃老爹說了聲阿彌陀佛，連那繃縮在欄杆旁邊抽大煙的老頭也坐起來說七道八說了。……

剛一入夜，閩北，江灣，吳淞一帶，又是密密的槍砲聲發作了。還有幾處在起火。租界上燃着稀疏的電燈，浦東一帶，則簡直黑得鬼啾啾的。滿甲板的人都靜靜地躺在布篷下面聽着，知道砲彈是不會落到碼頭這面來的。覃老爹照例咒了兩句日本鬼子又躺着咳嗽。

二

一清早，大家突被一片嚷叫聲鬧醒了，而這聲音又是一個婦人在求救，倉促間使大家更覺驚奇：這樣男男女女混成一堆，難道是有人在向婦人們來個不清白麼？

『快些呀，那個快起來救一下呀！……』

大家抬頭一看，祇見那死死靠着烟囪的女人正懵懵懂懂的在甲板上亂嚷亂跳，背上貼的兩張爛棉絮燒得焦糊，上面還有兩股白烟直冒。

『傻仔，快脫掉！脫掉就行了呀！』

旁邊的掌櫃模樣的傢伙大聲地這樣提醒了她，她纔即刻將腰上纏的帶子一鬆，抓下那兩塊爛棉絮來用手直揉，揉後又用脚踏了兩下，一場天大事也就隨着棉絮上的烟消而『煙消』了。

「原來如此！」

望着大家都是一副打趣她的面孔，於是她纔臉紅紅的，現出難乎爲情的樣子說：

「真的，一下把我弄慌了。我靠着煙囪睡得正好，但睡呀睡的，忽然背心上有股熱氣錐來，我以爲是衣裳起火了，竟忘了背上還有兩塊棉絮。真的，從夢裏駭醒過來，一下就把我弄糊塗了。」

大家一看，果然是機器艙已經昇火，煙囪燒得灼熱，而船也不久就開了……

江面上一股股的白烟漫漫地飛，慢慢地捲，船尖刺破水面，一團團的小浪花哨哨地向兩邊翻。江心中到處停着日本的小型軍艦，軍艦上有水兵拿着旗子在信號台上彼此打信號。岸邊也處處有小蒸汽船停着，日本兵像螞蟻似的在搬運軍伙。岸上楊樹浦一帶的日本兵車像整夜沒停過，現在早已是殺氣騰騰的成線地飛跑了。

遠處，白茫茫的霧氣中，有槍礮聲傳來，那聲音先是一陣緊，便又漸漸鬆下去，終於又寂然了。似乎是照例的拂曉戰。

就這樣，船在很大的威脅中怯懦地而又緊張地向着吳淞口划去，船上除了處處的三兩聲咳嗽而外，似乎大家都在口水倒吞，聽不出一點嘈雜的聲音。

望着望着，吳淞口已在面前，大家知道這是最危險的一重難關。可是許多人一面怕却一面又想看；首先是那學生仔把頭伸到布篷外面，繼續便有幾個縮頭縮腦的傢伙站到欄杆旁邊去了。待覃順也伸頭出去時，吳淞鎮正在對面！但一切已經打光燒光了；祇有朵朵的磚牆七零八亂地站着，還有幾處在冒烟子。似乎從那烟子裏面還可以聞得出一股燒焦了的泥土氣。……中國兵就躲在這末麼樣的地方防守麼？真算是好漢子！這時他真想在那些燒焦了的瓦礫中找個把出來看看，就是影子也好。

可是他忽的見着有一個水手是咻咻的跑來向人們直叫了：

『大家快躺着！莫站在欄杆傍邊，謹防日本軍艦開礮！』

叫聲還未完，果然人們又退回來了。船依然慢慢地往前爬行。一瞬，三叉水外一字排列着的軍艦也可以見着了，然而意外的，竟是什麼都沒有。於是幾個好事的又把頭探了出去，而就在這一剎那，洋面上便有轟轟的兩聲巨響，掠空而來，頓時駭得大家面如土色，有的用四脚爬着急竄，有的用肚皮死死貼住甲板；很安靜的，祇有那位抽大煙的老頭，他依然是那麼縮成一團在不斷地打他的煙泡子。

約莫過了一刻，大家纔鬆了一口氣。礮聲既沒有再響了，而船也意外地還在往前駛動。

連以為死定了的覃老爹一見着兒子還蹲在傍邊時，也勉強苦笑一下，那樣似乎在問：『哦，沒有打中麼？』

『不怕了，不怕了，已經出了口子啦。』

見着老爹的苦笑是悽慘是驚駭，覃順倒不得不裝出一副無事的面孔來安慰他，可是自己的心却依然是緊張着，眼睛時時顧慮着四周，一直到船走過了崇明島，倒拐向西後纔隨着大家把心放下來了。

船上又恢復了從前的嘈囂。大家像遇賊後似的，一切談論起來了；有的說東洋大礮打不準，怪不得這次贏不過中國兵，有的說那兩響不過是駭駭大家而已，根本就沒有指着船打。至於最近情理的解釋，似乎還是那剛纔毫不曾驚動一下的大煙老頭的一套；他以為那兩礮是向着岸上中國兵的防線轟的，至於爲什麼不先不後，船一剛過口子就轟呢，那便正是日本兵的聰明處，因爲這樣一來，中國兵怕打着了中國船，便自然不敢回礮了。

可是對於這些七解八說，覃氏父子根本就覺得什麼都好。總之現在是完全逃出了礮火地方，來到海洋上了。不過唯其是這樣，他們的心也就像海洋一樣的虛渺。覃老爹望着那綠油油的海水，聽着船艙的機器的響動，回想起幾年前妻子一死，便把鄉下的一切都賣掉了來上

海時的情形：那時彷彿每個浪頭都在幫他起動，船走一程，好運便近一程，誰知現在竟落得這末一個下場，大家既硬着頭皮把他從閘北拖出來，又在「招待所」內把他關了二十多天，現在祇發了兩塊錢的路費及一張搭船布的條子，硬叫他回鄉去；至於回鄉去怎樣，鄉裏有沒有家，他們就用不着管了。

覃老爹眼睛死死釘住遠遠的海面，默默的這樣回想，而海面上的那些徐徐地擠着湧着的波浪，有時會忽的一閃，竟變成了無數的籐椅子籐簍子，以及籐桌，籐架等類的東西，有的倒掛在低矮的天花板上，有的重疊在牆壁的四周，有的竟擺在鋪門口，而自己彷彿就在那些亂雜的籐器中間，坐在一條矮板凳上，駝着背，拿着籐條子在編打一件什麼，可是那些籐傢伙一搖一盪的，漸漸移近前來時，便忽然嘩啦一聲，在船腹上撞個粉碎，自己依然是兩手空空的躺在甲板上。而這時他也就往往在兒子覃順的不意中，會突然發出如後的囁語：

『嗯！可惜我那舖子！』

三

船在兩天之後，便到了汕頭。再過一天一晚就是香港。

覃順暗暗地有股喜意。家鄉雖沒有好事等着他，但他想照這樣的風平浪靜，心裏記掛着

的老爹總不致把骨頭丟在半路上，而且到了南方就沒有上海那末冷。在後來苦難的生活中，暖和地方也比較容易過活些……

然而，船一開出汕頭，他就覺得有些不對：船不會到口子上，布篷便一起一落的，在頭上打得噹噹地響，風撲上臉來，像有很大一股蠻勁。遠遠的天水相連處，有許多烏雲在亂飛，在追趕，其中有幾塊還在四面跑一面撒下一些雨點。

見着大家都在加衣裳，取被單，他也急忙把被窩重新給老爹蓋好，心裏希望風浪不至再大，但船剛在海口上一倒拐，便突有一股大浪打來，同時船身兩頭一蹺，船上的洗臉盆，盥口盂等即刻開始亂滾，即笨重的行李，也是躍躍欲動的……

此後，向船頭打來的白浪一股比一股大，而船也就是一顛一簸地走着。開初孩子們是哭，大人們是嚷，但不久便大家都暈了船：有的牙齒咬得緊緊的，躺着不取動，有的則湧了幾口水之後，便翻腸倒肚的大吐起來。

覃順望望老爹，老爹躺在被條中，臉色慘白得可怕，太陽穴上爬着兩大股青筋，雙眼死死地閉着。於是他把所有的行李都搬來堆圍着老爹的腦壳，又用幾塊布來擋住行李間的罅孔，想藉此減少些冷風；然而剛弄好時，船又猛地一簸，將行李拋得東滾西倒，使他又不得

不去拉攏來用繩子緊緊繫在傍邊的鑛錨機上。……

『呀！大雨來了！』

不知什麼時候，靠近船舷那面，忽地有人尖銳地慘叫一聲，而像竹杆一般的豪雨，已經嘩喇喇地向船上打來，使大家東慌西亂，一面躲，一面搶着行李，急向布篷的中心地帶滾竄過來了。這時睡在覃順面前的兩個瘦弱夫妻似乎已經動彈不得，祇在甲板上亂嚷亂叫：『呀，網籃滾走了，那個快幫我拉住呀！』或者：『呀，孩子跌倒了，哪個快幫我拖過來呀！』煙囪側邊的婦人早又把兩塊爛棉絮貼上了背，對於那掌櫃模樣的傢伙的偎擠，似乎已經不加拒絕了，而那抽大煙的老頭則端着他的煙盤子不肯放手，彷彿其餘的東西都可以丟掉一樣。

天空上再已不是雲塊的奔跑，而祇像是黑魃魃的一口鐵鍋在翻過面來把水往下直灌。風聲和着雨聲像要吼破九洲，海面上白翻翻的浪塊洶湧，在烏暗中直像是無數倒立着的鏡子。

望着，這布篷的中心，也不是安全地帶了。先是篷的接縫處有水下漏，繼續連整個篷面都有水滲透，過來結成一串串的水珠，又由水珠聯成一股股的洪流，往人們的頸項上，行李上直瀉了。覃順曾幾次地挺起腰幹用面巾把布篷上的水滴抹去，但總是那末愈抹愈多，後來

連篷的腹背兩面都是一樣淌水了。

『這怎樣行呢！』

他打算到大艙下面去尋個地位，豫備把老爹搬下去暫時躲避一下，可是他還不會動步，便忽然又嘩喇喇的一聲響來，頭上那張五分厚的布篷已經被撕成了幾大塊，按着一陣嗚嗚的風雨打過，那些較大的布塊又撕成了無數的細條子，在空中亂飛亂飄。甲板上頓時是一片悲鳴，一片慘叫，人們在汹濺的浪花和飄打的豪雨中互相地踐，互相地踏，覃順也在這些亂撞亂竄中，施出了奇蹟般的力量，將老爹連被蓋一同搭到背上，兩手拖着行李，好容易纔跟大家逃到了船的最下層的一個甬道上去了。

甬道上早已是滿擠着人，而且大家也是在苦悶，在呻吟，在嘔吐，甚至有的連屎尿也在那裏一起來，現在又陡地硬闖進了一大批，真是愈弄得穢氣瀰漫，不嘔也嘔了。

覃順將老爹放下時，老爹已經是軟成一團，眼睛一翻一翻的望着他，樣子像要說什麼，却又說不出。待覃順給他換去濕衣，擇一個地方給他靠着之後，他纔似乎鬆了一口氣，悽然的喃喃了兩聲：

『劫運！……劫運！……』

移時，老爹似乎受不過穢氣的刺激，便乾嘔起來，而且頭上有些發燒。他呻喚，他想喝點開水來潤潤喉嚨，可是找遍了許多人，竟誰也沒有。後來不知什麼時候，有一個穿起油布衣的水手從甬道上走過，覃順便又去捉住他問，可是這水手望了他兩眼之後，竟意外地說：

『要開水麼？現在船上連一點清水都沒有了！本來船頭上是盛有兩大缸的，但是剛才幾股大浪打來，早就連鍋灶都一起打下海去了呢。』

水手說了就走，但隨又回頭過來指着甬道壁上的一道門說：

『祇看那房裏的先生還有沒有。他是有熱水瓶的，你進去問問好啦。』

依着這話，覃順果然從許多人身上跨過去拍門；門一開後，他見着寬敞的房內，祇住了一對時髦夫妻，而且壁上也果然有兩個大大的熱水瓶掛着。後來他纔曉得：原來裏面的男子，是楊樹浦×江大學中學部的教員；因為這是一隻被臨時借來裝運難民的炭船而沒有客艙的原故，他遂出了一百二十塊大洋把水手們的住房買來了。想不到外面弄得那般的『阿修羅』一樣，而這裏竟有這末一個『天堂』。

待他說明了來意，又解釋了船上已經找不着開水時，那男子竟許久不開口，祇是眼睛望

着舖上的婦人，似乎在討命令。可是那婦人立刻眉頭一皺。傲慢地拒絕了：

『沒有！喝完了！』

『祇有幾滴也好，潤潤喉嚨；一個老年人實在咳得真可憐。』

希望着萬一的慈悲，他向那婦人這末說。可是這回男子却理直氣壯，搶着回答了：

『你這人真是！不是說過沒有了麼！難道一點開水還不肯給你。』

覃順知道碰釘了。自然也不便硬要別人打開瓶子來給自己看。他想不到在這種苦難的時候，一杯開水也是這末可寶貴。他想回頭走了。但忽的另一個念頭爬上心來，使他不得不又硬着頭皮站了下來：

『那末，先生，讓他老人家進來靠一下好麼？就在地板上也行的。人又不舒服，外面實在擠得沒地方了！』

教員又先望望太太，幸好這一回太太沒有開口。於是在問過是不是傳染病；又囉嗦了好一會之後，纔總算是勉強承認了。

四

在房門大開，覃順把老爹搬進來之後，那掌櫃模樣的傢伙也就帶起那背貼爛棉絮的婦

人，兩口兒似的，跟着進來了。他先是藉口引那婦人進來『解溲』，可是一『解溲』之後，便花言巧語的痞着不肯走。這時那位教員太太可真叫苦了；她眼睛一斜一斜的望着這些意外的侵入者，喉嚨上也不斷地向丈夫咕嚕着，說弄得她『換衣』都不方便。但是她的一切的囉嗦，畢竟也奈何不過掌櫃的嘴巴的油滑及奉承；掌櫃說他可以幫忙在角落上扯一個布幕，這樣太太便好在那裏面作『脫褲解裙』的事，至於那水手們的油漆桶作成的『馬桶』解滿了，他也可以一手幫忙提出外面去傾倒。這樣，大家也終於相安無事了。

外面，依然是風濤浩蕩，船身也依然是顛簸，傾斜。不知什麼時候，有一個老水手模樣的人前來了。他一面脫去濕淋淋的防水衣，一面也默默地蹲下來休息，樣子像是這房間的原來的主人翁。

『船要不要緊啦，可搭馬斯？』

覃順不知道這水手爲什麼有一個洋鬼子般的名字，但一聽着教員在這樣問時，便也就跟着大家出神地望着他的面孔，已不得在那上面得一個好消息來。

『難說！像是已經吹脫了航線了，』老水手微微擺着頭這末說，但一見着大家都是仰起那末一對不安的眼睛望着他時，便又卽刻改變了口氣，『不過也不大要緊，祇要慢慢地走出

了風圈就好了的。……」

『日本人也太可惡了，無緣無故就開火！』這回老水手也說了。

話雖這樣說，老水手却滿沒有要討論這問題的樣子，默默地披起防水衣，走了。

外面的颶風狂雨毫不減勢，海底下就像有一個巨大的怪物在亂拱亂動。船尾一蹶起來，祇聽得一陣轟隆……的攪水扇葉子出水的聲音，一沉下去時，那聲音便又唔唔……的跟着縮小以至於模糊。

就在這種似妖魔的狂吼，似鬼怪的哭泣的沉重淒厲的聲音的返覆中，大家苦悶着，掙扎着，等着最後的命運。……

五

不知是什麼時候了。突然甬道上有一股鬧聲起來，祇有見兩個船員抱着一團黑東西走過，後面一個蓬首垢面的婦人哀嚎追來，死死拉着船員的衣裳不肯放。

『已經死了還有什麼用呢？』船員回過頭來，樣子是哭笑不得的樣子。

『我……我祇有這一個呀！莫拋下海去了呀！』婦人軟作一團，但手依然是拉得緊緊的。

『你放明白點 船上的規矩是不能夠放死人的。』另一位船員這樣說。

『我……我不願把他拋下海去，我要……帶回去好好地埋的呀！』

可是兩個船員已經將她捧在一邊，向前走了。婦人祇好蹲在地下，悲哀地嚎啕。

見着這一幅悽慘的景象，覃順也不免背上一麻，一股什麼不祥的黑影從心上爬過去了，他想那昏迷地躺着的老爹，該不至於知道這回事，但他一回頭過來，見着老爹已經昂起身，眼睛死死釘住門外，樣子就像要撲出去。

『沒有什麼的，老爹，躺着罷。』

但老爹沒有聽着。外面老是像有什麼奇怪的，恐怖的東西在吸引他，威脅他，眼睛沒有光，雙頰痙攣得怪可怕。後來還是一股激浪打來，船劇烈地一震動，纔使他歪身下去了。

但不五分鐘後，怪現象就發生了。老爹先是牙齒銼得直響，繼續是喉嚨在喃喃些什麼；待覃順心裏一驚，急傾身過去看，冷不防老爹陡地將身子一閃，口中迸出了兩句可怕的聲音來：

『呀！日本兵……你追來！……你追來！』

『老爹！老爹！做什麼？是我呀。』

見着老爹似在懼怕自己，覃順祇遠遠地這末喊，可是老爹突又伸出一隻手來指着艙壁：『呀，快些！掛的籐椅子在動。……啊！掉下來了！狗東西！……那邊，……那邊……』

這可弄得覃順着急了，他暫時怔得不知所措。後來他用力將老爹拍了兩掌，又在人中上死死捺了兩下，老爹纔回醒過來，恍恍惚惚的望着他說：

『啊，是你麼？……這是什麼地方呢？』

但他還不曾十分聽清兒子的回話，便呻喚一聲，又昏昏地睡下去了。

這由於過度的刺激及船的震盪而來的神經錯亂，却把房內的教員太太駭着了。當老爹一發作時，她便叫了一聲，蒙住眼睛直往布幕內面躲，待一回復過後，便又出來向男子一陣咕嚕。

時間過去了。……

人們不知何時是白晝，也不知何時是夜間。甬道上的呻吟一聲較一聲微弱，嘔吐也再吐不出什麼東西了。

而在這活活的地獄中的唯一的通消息者，便是那位時時換班下來的可塔馬斯，但後來連

可塔馬斯也懶得再作安慰的話了。當那教員死死問他什麼時候到香港時，他祇是微微地嘆氣說：

『什麼時候到？算起來早就應該到了；可是現在不特見不着香港的影子，連船究竟在什麼地方也不知道！』

『爲什麼不打無線電求救呢？』

『自然打過；但是對面回電來問船在什麼地方時，我們就回答不出。我們平常決定船的位置是靠星辰，但現在天上根本就見不着那樣的傢伙，其次是靠測量海底。但一百丈長的繩子都放完了也還打不到底。……』

『那末船上怎樣辦呢？』教員依然焦慮地追問。

『怎樣辦？船底上的四把攪水扇葉子已經打壞了三把。現在是在慢慢地修；修得好呢，說不定還有望，修不好呢，那就祇有天曉得啦！』

可塔馬斯做出一副『再無可說了』的樣子，把頭埋下，大家也祇好把失望的眼睛慢慢地從他的臉上收了回來。……

自從風浪襲來後，已經是幾天沒有茶水可沾了。老爹祇有奄奄一息，覃順也終於疲憊不

堪了。然而對於這些無數的垂死的災民，船上竟毫沒有一點救濟，疾病蔓延起來，沒有一個醫生診察，饑餓侵襲着身體，也不見有一點食糧發下。

覃順心裏很不明白，而且也很有些忿怒；他不相信既有那末多的捐款，竟會不會在船上準備一點乾糧。船上的辦事人們在做什麼呢？未必他們也不喫？未必真的祇要把這末幾千難民裝上船來就完手？這時他忽然想起了那位學生仔，想起了學生領首去爭篷掛的情形來，使他愈相信他的「這些掛名做慈善事業的傢伙……對難民就根本不會慈善」的話不錯；但是現在那學生仔在什麼地方去了呢？……自然，那教員夫婦的網籃內面是帶有麵包的，而且他親眼見着兩口兒拿起熱水瓶到布幕後面去偷偷地喝，偷偷地喫。可是他覃順再不願丟臉去作乞討了，就是對於這樣的無情無義也不怎樣見怪。可不是，在這船不知漂流到什麼時候爲止時，誰不把一滴開水也當作性命呢。……

後來覃順終於決心到船上面去找辦事人了，他想在那裏總可以找着一點東西給老爹喫。於是他忍着發嘔的惡心，一顛一簸的，慢慢跨過那些七歪八倒的人，踏着那些一堆一堆的骯髒東西，向着艙口那面走去，在甬道的半途上，他終於見着那位學生了。但這時的學生似乎早已抵敵不過那凶殘的「暴風雨」，祇是死死地在地板上縮成一團，傍邊也污七八糟的嘔吐

了一大灘。再向前走時，便更有一幅怪現象向他的眼睛刺來，那個抽鴉片的老頭已經成了半死的狀態靠壁睡着，傍邊是幾塊木板釘成的一附棺材在看守着他。

『啊，誰說船上沒有準備呢！他們可不是早就料到有風浪，早就料到有人死的麼！』

快到甬道的盡處，他見着有一間器械儲藏室。一扇門隨着船的歪動，在開來閉去地打着，室內的鐵鏈，老虎鉗等類的東西在地板上滾得晃朗晃朗地響。這似乎是水手們在打開門取器械來修理那攪水扇葉子的。

好容易走到了艙口，艙口像一扇天窗似的透下了一股微微的灰光。覃順攀着梯子的扶手，一步一步地扶上，可是剛將上半身探出口外，便有一股大浪打上甲板來，使他不得不急又縮回來了。待他第二次鼓着勁走上甲板時，甲板上有幾個水手像在打仗，又像救火隊似的在風雨中跑來跑去，其中有兩個回頭過來見着他時，便大聲咆哮道：

『來不得的！……你尋死呀！』

『有個病人！已經是幾天沒有飲食喫了。……』

『哼，這種時候，一個病人算什麼！你曉得已經扔過幾附棺材下海去？……快回去罷；大浪打來可不是玩的！』

竟是這樣的不得要領！照這情形看來，不特難於找着一個負責人，即找着了，恐也奈何他不得，這末一想，於是他祇好又轉回艙口，走下甬道來了。

可是剛一回到房門口時，他即吃了一驚；先是那個掌櫃模樣的傢伙大聲向他叫道：

『還不快來呀，你那老爹又在打糊亂說了啦！』

其次，那位教員太太一見着他，也就瘋狂地亂嚷起來：

『快背出去呀，我是怕見得的！真是怪駭人啦！……』

覃順急跑到老爹傍邊去，老爹已經是人事不省，滿身間息地顫動着，喉嚨上又是那末喃喃的，但那聲音已經是比较前一次更不明瞭，更細，更弱了。他再不敢去拍，更不敢用力去按人中。但背後的太太却老是在催逼，那位跟着混進房來的掌櫃傢伙現時也居然像有一份所有權似的隨聲附和。

『快背出去呀！……我是怕見得的呀！……』

『是的，你頂好快點背出去，女人們是怕見得這些的。……』

正在心慌不知所措的時候，而又遇着這樣不仁義的人，真使他氣得要一拳打過去，但一念及垂危的老爹是經不得鬧動時，他又祇好暫時捺着快要爆發的性子。……後來，他纔忽然

想起剛才見着的那間器械儲藏室來了。是的，那裏面有空處；與其在這裏與人吵鬧，不如將老爹遷過去還安靜些。

這樣，他又作第三次的搬動了。待他在儲藏室的地板上將老爹放好，又用繩子將那些隨着船的顛簸而滾來滾去的鐵鏈、鐵鉗之類綁在一根橫柱上後，他即刻去找一杯海水來了。這雖然是很污濁而又有壞羶味的，但他想說不定也可以使老爹喝了好些。於是他一膝跪了下去，一手輕輕地將老爹的頭抬起來，另一隻手又輕輕地撥開牙齒將海水灌了下去，不久老爹便呻喚一聲果然又暫時甦醒過來了。……

『啊，覃順，……我是已經沒有望的了。』

不意中，老爹伸過枯瘦的手來捏住他的手這樣說，眼角上還浮了一些乾澀的淚水。

『不要緊的，老爹；風浪已經在小了，祇要風浪一過就會好的。』

『不行了！都是日本鬼子害人！……竟弄得我這末一個結局。……覃順，記着！……我老了，死也沒有什麼。……』

顯然是臨終的遺囑，要來的事終於來了。這時覃順的心像有幾把刀子在戳，眼睛是熱刺刺的，但他緊緊捏住拳頭，終於忍住了眼淚，毅然地說：

『你安心罷！……』

但老爹已經不能十分聽清他的聲音了；眼睛也漸漸往裏面陷了下去：

『你……舅父住在西關……你……』

就在這時，船又猛烈地一震盪，把老爹的話打斷了。覃順叫了兩聲，可是永遠沒有回應。……

六

在跟着兩個船員，用木板棺材將老爹滑下海去之後，他纔完全明白老爹已經不在這世上。想不到自己那樣揪心過來的父親，終久還是把骨頭拋在半路上！

可是在回到那儲藏室來大大地淌了兩場眼淚之後，他也就不覺得怎樣的悲傷了。可不是！現在他就得馬上想到船出險後的自己的途徑，他得打算着到廣州去怎樣找舅父找工作，他再沒有剩下什麼了！日本人打毀了他的舖子，大海吞去了他的老爹；將來的喫飯活人，都得靠自己赤條條的一個身子，同時他感覺老爹真的漸漸老了；現在雖是那樣不幸地葬身在海內，但這也未始不足減少他將來的負擔。

這樣，心裏一輕鬆下來，他便感覺身上真的疲乏了。計算起來，還是在汕頭喫過了飯！

他真不知道炭艙裏面的那些住得像蜂窩一般的人是怎樣過活的！

不知從什麼時候起，外面的風浪似乎已經小了一些，而自從將老爹扛出去之後，也有許多人漸漸搬進這儲藏室內來了。大家都是那末饑着肚子，軟癱癱的躺着，靠着，都是那末骯髒的一身，都是那末骨稜稜的面孔。覃順有時默默地望着大家，大家也有時默默地望着他，而在彼此的眼睛一遇着時，便又各自默默地移開了。

在這樣的期間中，曾有兩個船員站在門外大聲地叫他們搬出去，說炭艙那面有人發生了猩紅熱，要抬到這裏面來。可是大家叫由他叫，却誰也不願走；後來那兩位船員似乎也就沒有辦法一樣，走轉去了，而發猩紅熱的病人也終於沒有抬來。……

暴風雨似乎來得快，去也就快。現在船是漸走漸平穩了，祇是人們是像打了一次大仗後的疲倦。

後來，不知是什麼時候了，覃順在昏沉沉的睡眠中，忽的被一種唏噓唏噓的聲音驚醒過來，他見着了一幅異樣的光景擺在前面。儲藏室內的另一道門打開了，有許多人在那裏擠成一堆；有的，嘴在一面大嚼，手也一面在直抓直搶，有的則裝滿了一臉盆、一口盃的餅乾、蛋糕、榨菜之類，便像偷兒似的輕腳輕手的，往門外直溜。

覃順問起原由來，傍邊纔有兩個同樣大嚼着的人輕輕地叫他莫聲張出去，恐怕船上的辦事人知道了脫不了手。至於那門是怎樣打開的呢，人們又告訴他說：先是有人見着兩個船員打開了進去取東西；得從氣味上聞來，大家便猜內面一定是裝的食物。於是待那船員出去之後，有幾個人便拿起房內的老虎鉗去扭門，那門也果然竟被扭開了。

啊！原來船上的食糧庫就在這兒！原來人們竟藏起這末多東西來使大家受餓呀！但說不定那一籠籠的餅乾、蛋糕之類……原是由救濟會買來發給災民的，……說不定先陣船員來說拾掇紅熱的病人進來的事，是想藉口把大家趕出去的，……說不定老爹早有點這末樣的東西喫了，也不致於死！

覃順這樣一想，便有一股受人欺負了的怒氣湧上心來，使他不覺對那些人大聲叫道：

『大家莫那末偷偷摸摸的，大胆地喫罷！船上藏起這末多的乾糧不發，辦事人來了，我們還得先向他算賬！……』

果然，一下又有更多的人，拿着杯子、臉盆之類從甬道跑來了。

街——成了條破破爛爛的街。許多皇宮似的建築物，都卸了裝彩，蹲得像隻受傷的猛獸。

從前躺在水晶堡壘似的玻璃內那些個烤麵包，罐頭菓子，鹹板鴨，臘腸，火腿，尺頭以及百貨店裏姑娘們的化妝品，酒菜館門前的洋點心什麼的，統統躲到了哪個外國去，再不出來撩人了。

大街小巷全是關門閉戶的，祇扔下不少鋪門板管不着的頭櫃，孤寂地站在檐下，給一些新來的窮朋友佔領去做了臨時床鋪。

這些朋友們，差不離大半是快進棺材的娘們兒，鬍子打捲的老頭子；其餘就是長滿了瘡子兼癩子的小鬼頭。他們個個瘦的鬼一樣，他們夢想着掙脫這條死亡線。

澈天澈地的叫囂，一秒鐘一秒鐘地從許多黑腦壳中間盪漾出來。街上整整兒地翻了底：輝煌美麗的減價旗，現在變的是爛尿布；河沙填着的圩堤上，走着清一色的叫化子。每張鋪

門跟前，都是用石頭和磚塊架起的半邊鍋：裏面煮着些湖套子裏撮來的水莧菜和柳樹皮什麼的——那怪好看的湯，它的顏色像中法大藥房的明星牌香水。

娘們兒伏在地下吹火，嘴巴撇得像個喇叭頭。小鬼頭和別人爭一點可以吃的東西，頭破血流地打着架。只有男子漢——年青點兒的男子漢，統統光着上半截，淌起臭汗，自朝至暮忘了飢渴地擠在總局裏前面的坪子內等開倉。他們深陷的眼珠子裏充滿了希望和飢餓的光。

太陽，每天還做着牠的呆板工作：紅着一張大餅形的臉子，披起蔚藍色大氅，老是怪起勁地從東邊踱到西邊——兩三個月來牠沒偷過懶，祇有爬到了天心，就偏在南邊歇會兒氣。這圩堤圈子裏的屋瓦和燒磚都給牠燒得焦起來。

燒熟了的大街小巷，流着黑腦壳，潮似地，野鴨子似地，他們不安地在這洪流中滾着，老是騷動，老是叫囂，沒個日夜。街上沒有一條狗——狗給他們吃完了。麻雀也遭了大殃，在睡得挺熟時進了別人的肚皮。滿街給全弄髒了，沒有哪個鬼角落裏不是屎，尿，鼻涕的。太陽把針一樣的紅光伸到街心，蒸發出這股要命的臭味兒。

一些大公館大店子裏的少爺小姐們，老早躲得沒踪沒影，不再出來兜風了。要是到現在還在街上溜躑溜躑的，除非是住在糞碼頭的曾方人他們那般窮鬼。

真不懂得會方人這傢伙是個什麼想頭，愛湊熱鬧，還是以為逃荒是一件蠻有趣的事？天到外邊來溜腿，說是要找熟人入夥去。

認真點說，他姓會的壓根兒就不算是個災民。他是個成康糖酒作坊裏的大司務，沒種一塊田，也沒種一塊土，不過現在歇了業。年歲荒，可荒不到他哪一點，災荒干他鳥事。

可是他見別人逃荒，他也說是要逃荒，別人逃到十萬圩來，他就瞎奔瞎跑去入夥。他找到了隔壁胡同裏那個挑水的大孩子龍哥兒。他對他說：

「龍哥兒，到你舅舅那兒去來着吧——可不可以入夥，咱們？」

龍哥兒的舅舅王世佐，是個西鄉的災民代表。

「去的——可是……可是……」

「小鬼頭，說話不要這麼吞吞吐吐，自己找了進去，就丟了別人不管哩。」

會方人見龍哥兒的話頭來得不對勁，就這麼着去反激他，果然，那個給他說得暴躁起來，馬上跳起很高，指天畫地的賭着咒：

「狗爺的丟了你！想丟朋友的才是烏龜哩……是這個把戲！」

龍哥兒把右手的中指伸直，其餘四個指頭就灣屈地懸在空中亂划。「舅舅昨兒說過的：

大夥也沒鳥意思，飢民……飢民多着——兩千幾！四鄉的人還儘管向十萬圩逃，逃——逃鬼？逃到十萬圩來，反正也是死。」

會方人一怔。接着就：

「那到……總局裏會要想法子的——二龍巷不是有了一個施粥廠？」

「嘿，你倒快別提起這個施粥廠；一提起，真教你生氣！」龍哥兒的眼圓了，臉也紅了。「上頭四月裏不是怕穿堤麼？碼頭工會存了三百担穀在積穀倉裏，誰知道遇到乾旱。昨天這些災民代表見總局裏不開倉，去借那……碼頭工會本來……你道那狗畜的羅局長怎麼了，他橫死賴生地不准提咧。後來……後來……不知怎麼一來，才提出一百担……」

「啊啦，你這小狗畜的就有這麼清楚了——羅局長又不是個傻瓜，提碼頭工會的穀，干他鳥事……俺想他該不會這麼糊塗油膩心的，他不明白逼起英雄會上梁山的？這些個饑民認真鬧出亂子來，他這局子又是個自立的圩堤局，到底比不了一個衙門，他能把這些人怎麼辦？」

「你還在說夢話！」龍哥兒的腦袋一偏，就直叫起來。「他怕你們上梁山，他怕鳥——他有的是槍桿子！哼，自己立的圩堤局比不了一個衙門？一個衙門才真比不上他這局子哩，

哪個新縣長來不拜會他，連省裏的衙門都……他錢多勢大的。」

這個可給他說噎了，自己忖忖說不過他，就向他的肩上一拍：

「來來來，快別這麼胡纏了，咱們去入了夥來再說，管他娘。」

曾方人抓着龍哥兒的一條胳膊，向大堤上推去，可是龍哥兒說還有兩塊西瓜皮要送給他那瞎子娘吃去。他們掉進胡同口上，就看見彭十二和他的女人在殺三個耗子。他那個寶貝兒子毛頭，嘴上掛着饞涎，蹲在旁邊指手劃腳地有說有笑，一見龍哥兒來到跟前，他就一把抱住死耗子叫：

「爸爸，龍哥兒搶，龍哥兒……寶寶……吃……龍哥兒……」

「啊啊……藏起……寶寶……啊啊……龍哥兒搶……寶寶……」

十二嫂一面哄他，一面給他揩去手上的耗子血。

可是龍哥兒真的站住了，兩個眼睛釘着板子上的耗子肉，把嘴裏的唾沫嚥得「咕咕」地叫，又舐嘴唇。

彭十二站了起來，把兩手向壁子上擦擦，像要和曾方人說話的樣子，可是礙着龍哥兒不好開口。曾方人把膀子碰碰龍哥兒，龍哥兒走開了。

後來在到王世佐那兒去的路上，龍哥兒問彭十二幹嗎這們鬼鬼祟祟的。曾方人告訴他：彭十二要去挖竊，想邀他入夥。

「那麼……你到底想入哪一夥？」

龍哥兒掉一掉頭。

「挖竊想做，強盜也想做喲，反正哪個都祇死一次，這沒有什麼說頭。苦的就是俺有這麼一大窠的小鬼頭，肚子裏還懷着一個鬼胎，做挖竊怎麼成？」

龍哥兒沒有說什麼，只從鼻子裏「唔」出一聲，兩個人的步子就拉長了。他們從糞碼頭一直走過那條大堤，望着有些燈火的街上去，一長一短的黑影子，消失在這昏黃的暮色裏。

二

曾方人入了夥。曾方人一家五口的名字，都是王世佐給他們寫在飢民冊上的。

可是米還是沒得。

方人嫂每天挺着大肚皮，拖了銀娃兒和芸哥到二龍巷去領幾碗粥來，粥可不夠吃。曾方人成天到外面去找些艸根和作坊裏的糟穀子（註一）來飽肚子，三毛的嗓子小，嚥不下，就一天瘦似一天的。

會方人默默地抱着一把瘦骨頭淌眼淚，又默默地對着鍋灶抽冷氣，嘴裏一句話也不說。外面可有誰在叫他：

「老會，老會——躲在家裏幹嗎，老會？」

闖進門來的就是龍哥兒。龍哥兒怎麼也沒發過愁，他長期的裂開嘴唇笑。他站在房門口看見會方人坐在竹鋪子上沒聲響，芸哥蹣蹣腳蹣手在捉凳子上的蒼蠅，他把一個中指和一個大姆指結實地對芸哥耳朵背後一捏「噠」的一響：

「嚇嚇嚇……吃顆桂圓，吃顆桂圓。」

芸哥把個腦袋對他撞去：

「嚇走了俺的蒼蠅，賠起來，俺要賠……」

會方人把兩個眼睛一橫：

「賠，賠你的腦壳，賠！」

小的住了手，瞟眼兒他，走到了他媽身邊去。龍哥兒在房子中間兜一個圈子，向桌子上抓起會方人的草帽子，對他頭上一筒，不管三七二十一，拖着他要走。

「來來來，咱們走——今兒有了辦法，咱們走！」

曾方人懶懶地坐着不動。龍哥兒向他臉上一瞥：

「怎麼，你今兒老不開味的——想不想去撈點兒米來？」

「總局裏開了倉？」方人嫂插嘴，身子差不離隨着這話跳起來。

「哪裏！開倉，疥瘡，黃泡瘡，楊梅瘡——你想想……再過一百二十萬年看他開不開倉哩。」

「只有你這猴兒崽子，一說就是這麼大長串，你媽的楊梅瘡，」方人嫂也閃着微笑。

「……那是哪來的米撈去？」

「哪來的米撈去？」龍哥兒說着，就從那汗背心口袋裏掏出半截玉米對芸哥一扔，那個見着寶貝似地拾去了。「唔，攔船去——到河裏攔船去。」

「到河裏攔什麼船？」曾方人開了口。

「嚇嚇……不知道吧，俺告訴你，」龍哥兒又是笑，他裝做一個蠻懂事的勁兒。「昨兒四鄉的代表要總局裏替五百個飢民辦個……」

「甜，媽媽……：玉米……：玉！」芸哥把那玉米心子舉給他媽看，聲音打斷了龍哥兒的說話。

「唔，甜……你吃……五百個飢民怎麼？」方人嫂一對眼睛釘在龍哥兒嘴上，把手扒開芸哥問。

「五百個飢民要他辦一個施粥廠，可是羅局長說，要辦施粥廠是官府裏的事，他是十萬圩的主東請他管田租局子是個私的，他幹嗎要幫官府辦施粥廠，不理這些……」

「甜，媽媽！」

「拍！」

方人嫂給芸哥一個又清又脆的嘴巴子，罵：

「討債鬼，別人一說正經話，你就來搗鬼了，幹媽不死的？」

芸哥扁扁嘴巴，正想要哭，銀娃兒把他牽出了門。

「這倒好哪！」龍哥兒又把話接了下去，可是聲音壓低着說得很小。「這些代表到處打聽，說總局裏每天把東倉裏的穀運到易俗河米倉去屯了賣多錢，今晚大家要去……」

「哦，有這麼回事？」曾方人起了勁。「十萬圩地穀，是咱們這地方上人種出的，地方上的餓不救，他倒運出去賣多錢！」

龍哥兒見曾方人給他撥動了，聳聳肩膀，就吃吃地笑。他的頸子那麼一縮，就短了三四

寸。接着，他又向曾方人的肩上拍拍：

「老曾，舅舅派了咱們倆去攔船。」

曾方人更加像火車頭開足了馬力，他把兩條臂膀一舉，那關節就像機關槍樣的「軋軋」地響，竹舖子「吱啞」「吱啞」叫了兩聲，他站起身來掃開一腿，做出那副要打人的樣子。他的女人和龍哥兒都笑了起來。可是曾方人作股正經說：

「笑，笑什麼？他們要賣，咱們要吃；他們要錢，咱們要命！他不管咱們餓死不餓死，咱們管他媽的這些玩意！」

方人嫂從床上抓出一件汗背心來給他穿，他就先抓起竹舖子上那把爛蒲扇插在褲腰上，一面鉗着鈕子，一面又說：

「唔，該這麼着，才是個救餓的方法！真的說，咱們這些地方人，對他們局裏就挺那個了，平常他叫誰蹲下，就沒有誰敢再站着的，他又不是官府，幹嗎要咱們……就是今年這麼乾，這些逃荒的也是和他善討善要，沒有誰……他倒把穀運到別處去賣多錢，這才豈有此理。」

曾方人一面說着，一面就和龍哥兒出了門。他們打糞碼頭一直向北碼頭哪兒跑，走出了

街口，他瞧見北碼頭河邊上那排柳樹，像大都市裏的姑娘們那麼露着一條一條的白腿子，站在河邊上。原來有幾天不到北碼頭來，柳樹皮給飢民剝光了。

躺在這些白腿子底下的，是那條窄得可憐的河流。牠拉長得像根綠帶，一直拖到老遠的山底下去。夾着這綠帶兩邊的白沙，攤得鹽場似的：一抹勻。沙顆子中間，還雜得有些蚌壳，給太陽照出強烈的反光，有些兒鑽眼。

曾方人他們打沙洲上走過，到了義塚山邊上，在火神廟裏住的邊麻子蹲在一塊石碑底下向他倆招手。龍哥兒先看見，拐一拐灣，曾方人也跟着拐一拐灣。他們在義塚山的土牆子裏會着王世佐，王世佐叫他們馬上起身到浴溪攔船去。可是曾方人看見一共有十多個人，就說：

『青天白日這些個人到浴溪去，恐怕……他們這些狡猾賊壓根兒就不會白天……等着夜裏……你說是不是？』

可是邊麻子說：

『等什麼夜裏，要幹就痛快點兒——馬上去。』

王世佐和還有幾個也說浴溪遠，得馬上去，不過多分幾夥過河就成。於是他們就這麼着

出了發。

龍哥兒，曾方人，邊麻子他們三個，是頭一夥渡到東岸的。龍哥兒打頭充個開路先鋒，他口裏哼着沙場月的山歌。太陽從西岸上斜直地射到他們身上，把他們三個的影子拉得又長又瘦，倒在路右邊山脚下那些牛肉色的紅土上，像三個竹篙鬼。

他們走呀走的還不到七八里路，剛剛翻過一道短坡，一陣風過，前面的蘆葦內有什麼叫。邊麻子驟的休住步子，把耳朵順着風向：

「聽，這是什麼……什麼叫？」

龍哥兒也立刻站住脚，可是他沒聽到什麼。

「真見你媽的鬼，又想來和老子耍骨頭了。」

「狗爺的才耍骨頭！」

邊麻子懶得和他對罵，賭一個咒，就站着不動。曾方人捱在後面，恐怕那幾個人失了聯絡，等到他趕到了，這個就橫他一眼：

「老曾，你聽！前面是不是有槽響！」

曾方人可不去聽：

「不會的，白天裏他們……這兒是通洛溪的小河，水乾成這個樣，可來不了船。」
可是邊麻子還不動，三個人又獸一會，龍哥兒走到後面向邊麻子脊背上一推：

「走！老疑神疑鬼的幹麼來。」

三個人靜靜地走着，邊麻子還是留心着風向。他們走過那條長長的堤，剛出蘆葦，前面就：

「伊啞……伊啞……」

龍哥兒一個箭步躡出去幾尺遠，兩條小船，從西邊的港裏載着兩船滿滿的米，使勁地對下流頭駛去。

「喔……船，船……老曾……船！」龍哥兒歡喜得說不出話來，掉轉身子向曾方人招手。

曾方人和邊麻子搶到河邊，把條臂膀對下流頭一揚：

「站着，檢查！」

船上見有人叫，先前躺在艙板上的幾個水手，一齊跳起來幫着搖槳，那槳葉子一槳緊似一槳地搖向前面送去，他們頭也不回地搖遠了。岸上三個，儘力追趕，嘴裏壓尖嗓子叫：

『站着！站着！』

跟在會方人他們後面的十多個飢民，聽得前面發喊，緊追上來，頂頭一個大個子。會方人見來了救兵，伸開兩腿，向河邊奔去，『咕噠』一聲，前面的龍哥兒跳到了水裏，會方人和那個大個子也跟着蹦了下去。

那個大個子多兇呵！說不定他還是個水手出身哩，泅水的本事可比哪個都要強——在水裏的身子，量布蟲一樣，屁股一躬一躬地，差不離有汽划子那麼快。後面趕到的一夥『咕咚』『咕咚』接二連三有五六個蹦下水去，統統對船的兩舷上飛。岸上邊麻子他們那些泅不得水的，瘋了似地使勁追趕，有些抓些石子土塊，對船上摔去，那兩條船上的人，理也不理，祇攢勁地把船身對急流頭搖他媽的。

首先趕到船邊的一個，是龍哥兒，可是給船上一個鬍鬚的傢伙，一槳把他打翻下來。第二個到的是那個大個子。船上一槳打來，他對水底下一蹲，上面的槳還沒抽起，他就跳上了船去，飛出一脚，口裏吼：

『滾你媽的！』

那個鬍鬚給踢下了船。

船上的篙子，槳，拳頭，腿，岸上的石頭，嘴裏的唾沒星子，河裏的水，一齊飛起來了，像有幾十條牯牛在相鬥。接着，只聽得水裏『咕咚』『咕咚』濺起的浪花有幾尺高，包在這些浪花中間滾到水裏去的，是人，可是看不清是哪一夥的。一片叫囂和怒罵，在翻江倒海地沸騰着。

月亮掛在東邊的天上，像面銅鑼，北碼頭底下的水浪子裏，走着金蛇，衝開這些金蛇駛向碼頭上來的，是十來個窮朋友駕起兩條小船。船頭坐着一個大個子；黑黑臉，酒糟鼻子，一張口字形的四方嘴，紅眼睛圓得像個戲台上的猛將。龍哥兒的一條手桿，給塊藍布絡在頸子上。曾方人把這兩條小船交給王世佐，就和邊麻子扶着龍哥兒到街上找棒跌師（註二）去了。

三

事情給全鬧翻了，羅局長咬着牙齒要報復他們，就發出了命令。

第二天上午，二龍巷的施粥廠關了門，還在自練隊派出六條牛腿槍來守住積穀倉，碼頭工會的穀再也提不動。

這麼着，羅局長的臉上閃着勝利的的光。這麼着，整千整百的飢民就遭盡了他的殃。小孩

子躲在母親懷裏餓得做貓叫，老太婆把腦袋歪到肩膀上，啾啾唧唧，像是馬上準得斷氣。一些年青的傢伙掙扎着，他們學着烏鴉的方法：太陽出了山，就成羣結隊的到那麼十多里遠的地方去掘草根，直到太陽快要回去了，他們才牽着螞蟻似的行列，又向街上爬。

街上出去掘草根的人，一天多似一天。先前還只有在二龍巷那些領粥的人才去，現在街上這些個挑脚的，做小本經紀的，很久沒了生意，五六天來，捲進了飢餓的旋風裏。

草根越掘越遠，這些在飢餓中打着旋磨的傢伙也越回越遲，後來簡直要到月亮快要爬到了天心，他們才能回來。

街石板上，躺滿了餓癆鬼，叫囂可比先前要寂靜點兒，誰也再沒有氣力來喊出一聲兩聲大的。

王世佐他們幾個代表。不分日夜地忙亂着，他們派了一批人，又是一批人，到局子裏的羅局長跟前來說好話，可是不成功，積穀倉邊上的衛兵又添了兩個。

曾方人和攔船的那個大個子不服氣，他們這幾天簡直像受了很大的侮辱，兩個都悶得慌。肚子裏可有的是主意，不過自己不是飢民代表，說出來沒誰相信。曾方人成天橫着眼珠子，王世佐他們幾個代表，指着他們的背影喊「膿包」！來了，總是把嘴巴一扁，那兩個嘴

角就朝下灣得像兩溜八字鬚：

「哼，當代表——配？」

那個大個子就刻薄地笑着，幫起腔來：

「嚇嚇……代表才是代表哩，不這麼，怎麼幹得了代表？嚇嚇……嚇嚇……」

同着在山坡上掘草根的人大家住了手，掉轉頸子看他兩個一眼。曾方人坐在墓碑底下，棗紅色的臉皮繃得緊緊的。那個大個子可不像他，臉色有點兒滑稽：他裂開四方形的嘴來笑得響，那雙謎細的眼縫裏又不時漏出兩溜銳利的光來，向這些人的臉子上掃來掃去，似乎是在找尋些什麼。歇不了一會，他又：

「嚇嚇……嚇嚇……不過倒……不過也是碰着這大夥兒的草包，要是……嚇嚇……唔，要是……」

一些年青小夥子可生氣了，他們搓搓泥手，亮亮眼睛：

「嗎的，「草包！」你自己不是草包？——笑人哩。」

「誰不明白，草包不草包，還不是也祇誇誇嘴……倉裏的穀是別人的，別人不開倉，有鳥的很處！」

「穀是別人的，呸！」那個大個子把假笑一收，就向說話的啐了一口。「辦這麼久的施粥廠，誰看他還開過倉門板？借的碼頭工會幾粒穀，倒給他姓羅的阻住了……不說別的，祇要大家都到局子裏去問他，他姓羅的可有什麼話說！」

大個子的眼睛睜得那麼圓，話可打中了大家的心窩子裏，各人都是那麼一楞，接着，就眼對眼的瞧了一下，龍哥兒可先搶到墓碑旁邊說：

「那末，咱們現在就到局子裏問他去！」

這一聲，似乎給震破了不少的啞嗓子，全山坡上的人一齊跳起來喊：

「龍哥兒的話對！大個子帶頭，咱們一齊到局子裏問他去！」

說着，就有人推着大個子的脊背要走，可是曾方人跳起來站到墓碑上擺手：

「別鬧！別鬧！要去不是這麼去的。咱們第一不要娘兒們去——她們見不了場面！咱們揀齊四十個男兒漢去抓了姓羅的來，問他有什麼資格派槍去守住碼頭工會的穀！」

那個大個子也說人去多了不中用，反來礙手礙脚的，他叫他們願去的就站到墓碑邊上。

「行，行，咱們就是四十個！」

一聲吆喝，墓碑跟前就站起了上二百個人。那個大個子和曾方人在中間揀了四十個彪形

大漢，龍哥兒和一些矮小的傢伙可落了選。龍哥兒他們不依，可是那個大個子叫他們回家去吃幾年飯再來，他們就低着腦袋走了過來，嘴裏罵出一聲：

『媽的！』

月亮爬到了浴溪的山頂上，這批烏鴉似的窮朋友又大家向街上飛去。龍哥兒約着邊麻子兩個要到局子裏去，到底給那個大個子攔跑了。

曾方人他們四十個人排在後面，先溜到北碼頭那些柳樹底下喝了回水。有些傢伙餓得發慌，就把掘來的草根向嘴裏塞。生草根啃不動，一些泥土掉到嘴裏，全是沙。可是他們不管三七二十一，老是那麼嚙了下去。

啃了半天的草根又喝一陣水，大家的肚子裏覺得好過點兒，到了時候，就各人挺挺腰板，勇士似地在銀灰色的月光底下向局子邊上溜去。

曾方人和那個大個子走在前面，招呼大家到了局子邊上不要大驚小怪。一行人走過了圩堤中間那條大沙子馬路，祇見局子裏的前後左右，擺滿了好些個木馬似的東西，上面牽着鉛絲，還釘起不少的鐵蒺藜。一些戴鴨婆帽子的伙計們，把刺刀套在槍頭上，刀尖子朝外。

那個大個子把身子一蹲，先在曾方人的耳朵背後說了幾句什麼，接着，曾方人就溜轉來

向每個的耳朵背後接吻似地做了一下，這幾十個人就貓兒捕老鼠一樣，都輕身地蹲到禾莖子裏。曾方人把條手臂向前一揮，大路上的人，像條黑蛇那麼扭動着，誰也不敢大聲兒吹口氣，只有風飄着禾葉子在『沙沙』地響。

一行人到了局子裏的月台邊上，曾方人又向後面揮揮手，先把下顎攔在田塍上，向局子裏的頭門上瞧去。那幾個戴鴨婆帽子的傢伙，各人抱着一條槍在石獅子邊上似乎在打盹。那個大個子又小聲地向大家喊了一句：

『幹，咱們先拔鐵蒺藜！』

三四十個人蹣蹣跚跚手去到那些木馬似的東西邊上，正在伸出着醬油色的膀子來動，突的『拍拍拍，』局子裏的頭門上打出幾槍。那個大個子和曾方人低着腦袋下死力地牽着一條鉛絲對田裏拉去，不知哪個怕死的傢伙可在後面帶頭跑了：一陣驟雨似地腳板響，幾十個人就齊向着街上返奔轉去。

曾方人和那個大個子還在瘋牛般地向頭門上衝，前面的子彈可篩米似地向月台上洒來，等到他們發覺後面的人跑光了，自練隊又大夥兒地衝殺出來。他們退出了那個月台，兩個人的眼睛裏都冒着金星，跑上大堤，曾方人還要找着帶頭跑的那個傢伙去咬他一口，可是前面

的人已經沒了踪影。他就冷冷地抽出一口長氣：

「啊……你們餓？活該！」

兩個人默默地走過北碼頭，和那個大個子分了手，曾方人就踏着堤上那層薄霜似的月色向家裏走去，他的手脚都像癱軟了，整個的世界，在他現在的眼裏是那麼空洞！他懶懶地走着，似乎要打瞌睡，一灣一倒拐進自己家邊那條胡同，忽然，前面有了女人的哭聲。

曾方人一震，趕急搶前幾步，只見一大堆的人圍在彭十二那門前，彭十二嫂滾在地下把額角搗着門檻哭。原來彭十二昨天晚上到東倉裏去偷穀，給守兵逮着了，今兒給他吃了一顆衛生丸子。

曾方人一聽，又氣憤起來，他揚揚臂膀，叫彭十二嫂到局子裏拚命去，可是他的女人挺着大肚子站在一邊，瞧着他這麼瘋子似地亂叫，就一把蒙住他的嘴巴。男的還在亂跳亂叫，女的可死命地把他拖到家裏去。

「你碰了什麼鬼！你這麼胡說八道的，局子裏要有人聽了去你可……」

女的說着，一面從鍋裏盛出兩碗乾薯藤來，擺到男的跟前。可是男的還在生氣，不吃乾薯藤也不說話。女的又催着他：

「發什麼獸，別人家的閒事，你管這些幹嗎？……快吃吧，吃了這些乾薯藤，成康作坊還叫你挑水去哩——剛才桃子到這兒，說飢民多，不能出來挑水，你去挑一趟，她給咱們一升米。」

曾方人沒有理她，只低着腦袋吃他的。可是吃完了乾薯藤，他還是不動。女的再催着他，他就翻翻眼睛說：

「乾死這些狗彘的和你鳥相干，幹麼給他發急！他們有了米，會關起大門吃獨食，不管別人死活，沒了水可就認起老子來！……偏不去給他挑！也掙掙窮人一口餓氣。看這些狗東西！……」

「你瞧，這可不是傻瓜說的話了？……眼睜睜地銃都打不着一粒米的日子你還……別人有的是米，可不少了你挑！」

曾方人還是沒有動，女的接着又：

「掙得了窮氣，糟塌了孩子嗆，俺看還是去一趟罷！不說別的，三毛這幾天就餓得……乾薯藤他可喫不下……俺想……」

說到最後嗓子可硬了起來。曾方人掙她不過，就挑着水桶出了門。

四

今兒的兆頭可不怎麼吉利似的，貓頭鷹一早就在堤邊的柳樹上叫着。那邊胡同裏彭十二的死尸搬回了，初秋的風，挾着十二嫂那顫抖哭聲送到方人嫂耳朵裏，她就越像是掉了一件什麼重要的東西樣地慌亂。

她耐性兒地去整屋子，可老是沒情沒緒的：忘了箕子找笤帚。想洗衣服，心裏可還是慌的緊。到了最後她就簡直行不安立不安，亡神失魂，像有什麼大禍快要爆發了似地——什麼事情也做不好。

「噲噲噲……」

銀娃兒看一眼柳樹上：

「媽，貓頭鷹又叫起來了！」

「管牠哩！」

女的這麼着打斷了銀娃兒的話就去洗衣服，不過還是皮驚心跳的。她祇有極力鎮靜自己。

銀娃兒找根蘆柴在晒衣竹上敲着唱：

「貓頭鷹，

貓頭鷹——

只叫吉，

別叫凶！」

方人嫂抬一抬頭：

「賤丫頭，要叫了你爸爸醒來可……他昨兒晚上挑水沒有睡，你不知道麼？」

銀娃兒裝個鬼臉：把舌頭那麼一伸，拖着蘆柴溜走了

一斷一續的風，老把頭上的短髮拂到她額上去，有些鑽眼睛。隔壁胡同裏的哭聲還是聽得見。她抬抬膀子把頭髮扒到耳朵背後，沒來沒由的眼淚就像要滾了出來。她真不懂得自己今兒碰了個什麼鬼，老是這麼心怯怯的，像做了虧心事，又像是做新媳婦才離開媽家那麼沒有主兒。後來她想：大概是十二嫂這哭聲引起了她的不安，可是別人在哭別人的又和她有什麼鳥相干。

芸哥老守在家裏不出門，他成日裏愛瞧熱烘的，可是今兒那邊胡同裏他不去。他饑眼饑嘴釘着桌子邊上那隻水桶，他記着他爸爸昨兒晚上的那升米是用這水桶挑回的。米是那麼白

得愛人！細顆子，鵝蛋形。芸哥從媽肚皮裏鑽出來就沒有吃過這好的米。今兒爬起來就守在
這水桶旁邊沒離開一步，他墊着脚尖對水桶裏瞧了又瞧，後來就嚶嚶嘴問：

「媽，快燒飯了吧，太陽這麼……還不……？」

「唔，快燒了，」她從洗衣盆裏抽出那隻水淋淋的手來，給他撮了鼻涕，「你出去玩會
兒吧，太陽上了階檐就燒飯的。」

芸哥站到屋簷底下去了，他那麼懶洋洋地，把對睜得怪圓的黑眼睛瞧住柳樹上的太陽影
子——太陽影子老不上來。

自從二龍巷的施粥廠關門之後，曾方人家裏幾個孩子都很快地變了相。個個的下巴削尖
了——尖得像個犁鐵嘴，頸子也祇有一點兒細。贖在他們臉上的那對大眼睛——猛然一看，
簡直有些嚇人。

尤其是芸哥！這幾天他真的變得老頭子一樣，先前那麼淘氣，現在可一點兒也不活潑
了。他的頭髮都彷彿稀了些，那麼枯燥地變成灰黃色。說起話來像貓叫，滿頭腦的青筋，在
蠟黃色的粗皮子裏織得蛛絲網似的。方人嫂近來很耽心他：在這年頭兒怕他養不活。

她搓搓衣，又回頭瞧眼兒那萎靡的小老頭，眼前就多出來一些可怕的預兆。

芸哥在柳樹底下站一會，轉來告訴他的媽；他要拉屎。方人嫂叫他在這陰溝邊上蹲着；他的臉子拉紅了，頸筋脹得有小指頭那麼大一條，屎可拉不來。又蹲半天，才拉出一點黑東西，可又不像屎，硬硬地像塊石頭。是的，這幾天他吃的都是草根，糖粑粑，乾薯藤什麼的，拉起屎來有些閉結。

站起身來，芸哥似乎是吃大了勁，他伏在他媽的腿上，頭上冒出豆顆子大一粒的汗來——是冷的。他仰起腦袋，瞧瞧他的媽：

「媽，俺要喝茶。」

「要喝茶，」女人的臉子陰鬱地。「是不是餓了？」

芸哥祇把眼睛瞧着那水桶。他媽把他輕輕地伏到凳子上，給他一杯水喝，可還不夠，再喝幾杯，頭腦子上的汗就更冒得多。芸哥在他媽身上打滾子：他那麼扭着擦着的。

「媽，痛！肚子裏……這兒……媽！」

方人嫂給他揉揉肚子，知道他餓得利害，想抓點什麼東西來給他吃，可是家裏什麼東西都沒有，她就再舀一杯水給他，把他睡在竹鋪子上。

「睡會兒吧，睡着會……馬上燒飯，先給你一碗米湯喝。」

芸哥睡到竹鋪子上，嘴脣皮上褪了紅，臉子沒有人色，蒼白得很難看。他是那麼左滾右滾，把竹鋪子滾得『吱啞』『吱啞』地叫，曾方人在床上抽出口氣：

『唉！』

他老早就醒來了。睜着眼睛，看住那黑灰色的帳頂發一會楞，接着，就抽出幾聲長氣：『呃！』『呃！』他的臉子像個黯青色的夜天，眼皮子眨了又眨，在想什麼心事。芸哥在竹鋪子上一滾，他的耳朵根連腮巴子上那塊肉就是一抽，再一滾就再一抽；滾的越滾越快，曾方人臉上的肌肉像得了中風病。

『唉唉……怎麼死——這日子——這日子過下去怎麼死！』

女的可明白他此刻的肚子裏是怎麼地不自在，想要對他說幾句什麼，可是他覺得哪句話都不合式。她的嘴脣皮動了幾動，到底只把眼睛向床上瞟瞟，又看一眼那張竹鋪，就低下頭來偷偷地把衣袖揩眼淚去了。

芸哥在竹鋪子上滾得挺利害，曾方人起來幫着銀娃兒燒火煮稀飯，女的在喂三毛的奶子，屋子裏就鴉雀無聲地，祇有愁眼對着愁眼。曾方人燒着火，又把腦袋那麼搖動着，像有誰給他的什麼東西，他不要似的。手裏的缺鉗扒一會柴又停着不動，等到灶裏的火全息完

了，他可還沒知道。

「媽，茶……要喝……」

芸哥叫得有氣沒力的，曾方人可像是有把刀子在他的心坎兒上穿了幾百個透明的窟窿似地：跳起來舀碗水給芸哥，手可抖得利害，芸哥喝不進口。女的正想要來接住他手裏的碗，突的，銀娃兒從外面奔進來：

「爸爸！兵……兵……有大兵，大兵來了！」

曾方人像青天白日裏聽了一聲雷響：他的臉子一黑，眼珠子立刻突得像快要跳出眶子外面來。他躡到窗戶邊上瞧一眼，嚮住那麼幾秒鐘，就想打房門口穿出去，外面可已經有了哨子叫：

「噓！」

房門口躡進來了五六個自練隊的兵，刺刀套在槍頭上。中間有個穿便衣的傢伙，是羅局長聽差，指着曾方人叫：

「抓！這個……這個就是曾方人，昨兒晚上想來搶局子裏的！抓！」

一個厚嘴唇皮和一個深眉毛一齊向曾方人搶來，這個可矯健地閃到柴角落裏，那兩個撲

了一個空。接着他把右膀子一抬：那隻碗就朝那雙深眉毛上奔去，可是那個把身子向左邊一偏，「噹啣」一響，碗摔在地下。曾方人打不着對手，就猛的望門外衝去，門外幾個早把槍頭瞄準了他，深眉毛和厚嘴唇又躡到他背後，曾方人給逮住了。

女的先見門外躡進來這些個兵，手脚就發着抖，楞住了。現在她丈夫給別人把兩手反剪着，她就扔了三毛一撲攏去咬住厚嘴唇的膀子，那個把眉毛一皺：「喲！」接着猛力地踢出一腿。

「嘶……嘩啦！」

方人嫂給踢翻在灶上，稀飯罐摔成了幾塊。她躺在稀飯中間，可是口裏咬着對手的衣袖上一條布沒有鬆。等到女的再爬起來，那幾個已經把她的丈夫推出了胡同口去。

方人嫂一顛一仆爬到門外，嘶啞着嗓子發出幾聲尖叫；

「救命……救……自練的強盜……」

「救命！」

左隣右舍的頭門關得緊緊的。向來就是這個毛病，祇要有誰不逗局子裏歡喜，打發自練隊出來捉人，左隣右舍都會要遭殃的。誰都保不了捉了犯人不再來捉犯人的隣居的——這可

不是玩意眼。

方人嫂急促和切望的叫聲在胡同裏儘嘶着；

「救——救——命！」

「救命！」

許多驚惶的眼色祇在窗櫺裏探出來發着同情的光，可是沒有誰敢開門。

女的叫到胡同口上又叫轉來，祇有龍哥兒的瞎子娘摸在門外向她擺手：

「啊！別哭了！別哭……這是沒法兒的事——見過多少，祇要給他們……像去年的快嘴李就是這麼糟的，反正他們是用不着官府管的，他們自己會蠻幹。不要……這可糟啦！糟啦！哭也沒法兒的事！」

方人嫂給她這一來，越是瘋了般逢着別人就磕頭，想請人到局子裏去說好話，可是別人給她想不出法子來。她的頭上磕成兩個大大的疙瘩，就跑回家去。家裏芸哥在竹鋪子上只能那麼小聲地哼着，三毛也哭傷了，奶子塞進嘴裏不會吸，小嗓子裏老是打着膈，他的眼白往上翻。

她慌得更加沒了主意，她想馬上跑到局子裏去找她的丈夫，可又心痛着小的丟不開。她

糊裏糊塗抱着三毛來喂奶子，自己就拚命地忍住哭，側着耳朵去聽外面有沒有槍響。可是心裏又老記起龍哥兒母親嘴裏的快嘴李。

那是去年他在街上喝醉了酒，說過羅局長的女兒在學堂養漢子，就活生生地給自練隊捉去，打七槍十四個眼，腦漿都……想到這裏，她猛的發出一聲尖叫：

『嗚——十四個眼！十四個……腦漿……十四個眼！』

前面立刻顯着她的丈夫躺在河洲上，白腦子和着紅的血在沙上流着，像去年的快嘴李一樣。她的眼前一黑，人就滾在地下。

『媽！媽！』銀娃兒撲了攏來。『怎麼了……怎麼……媽！』

『啊啊……媽！媽！』芸哥兒在竹鋪子上的聲音也大了些。

不到一刻，女的給他們叫了醒來，她向着銀娃兒擺着手，眼淚可像泉水樣的向外面湧。她坐在地下腦壳是那麽搖着，一面口裏自言自語：

『完了！完了！這可一定完……腦漿……這一定……』

銀娃兒不懂得她叫的是些什麼，默在旁邊傻看着她。忽然女的自己歇住了嘴，眼珠子閃電般地在屋子中間轉動，後來就停在芸哥的臉上有幾分鐘，又移向三毛，移向銀娃兒。

到了最後，她又像怕看得幾個孩子似地，臉子朝着窗戶外面的藍天。可是今兒的藍天也像對她沒有好的顏色，塗着雲塊的大臉上，祇有死的禱笑。方人嫂覺得一切都走到了末路，人世只有毀滅，憎恨和憤怒在肚子裏達到了沸點。她把那顆心一橫，按著一翻身爬起要把三毛睡到搖籃裏，很快的把柴灰裏的米掬起來做些灰粑粑，換個鍋子蒸好，就招呼銀娃兒說：

『俺找你爸爸去，粑粑熟了你們吃！』

方人嫂這們騙着小的就向門外走，剛出門又把身子折轉來，輕輕地伏到搖籃邊上，在三毛的額上吻了一下，她的身子立刻顫抖起來，全臉子上盡是淚。她再哆哆嗦嗦向着芸哥：

『粑……粑……熟了——你——吃！』

一翻身她掠出了那張門。

三點鐘以後，河洲上躺着剛從河裏撈起來的方人嫂那具死尸。這消息一傳開，街上整百整千的窮朋友：不問男的，女的，老的，小的統朝河洲上蹦。無數煤球似的黑腦壳，後面推着前面，把路上塞得不透風。不到一刻工夫，那圈人就圍得有蘆般地密。

一個大個子，舉起兩條臂膀，亮着一雙眼睛，在這些黑腦中間亂幌，他嘎着嗓子叫：

『局子裏逼死了咱們的人，咱們找姓羅的去！』

「咱們叫他償命！」

龍哥兒第二聲。

接着，就是上千口聲音齊吶一聲喊：

「咱們叫他償命！」

這聲音像暴雷樣地怒吼着，河洲上給震得顫起來。

那個大個子把條臂膀一揚；

「大家去！」

「大家去！」

一羣蝗蟲似的男女，像兇濤，像怒馬，飛過河洲；飛到十萬圩的中間，把堤局子圍得像個鐵桶了。

(註一)煮過酒的穀。

(註二)舊式醫治傷病者的醫師。

劉長林

奚如

一說，離開軍隊整整三年了。可是對於一等兵劉長林的印像，還使我在夜深人靜後，感到靈魂的痛楚和懊惱！

像我，一個從許多次槍林彈雨中跑過來的人，死和血的暗影，實在把我的腦子折磨到麻木的狀態了；而却爲了一個小兵——劉長林，使我辭掉如我那羣少年軍官的同學們所說的『飛黃騰達』的前程，豈不是一件很奇異的事嗎？

然而，生命的波浪，本是推移的磨煉，當它用了強大的力迎頭碰崩了你原有的路程，而你，就祇好順從它的支配，走向另一個方向去了。

.....
以下是事情的起頭和結尾：

當我們打下了S城我由中尉排長陞爲連長的時候——我還記得我是做的本連第四屆連長。前三屆的連長，有兩個是在炮火中成了精神不死，一個是被敵方的大刀隊砍去了左邊的一隻胳膊。我們連上的老兵，剩下來的不夠一排人。其餘都被那轟隆的炮火、埋葬在陰森的

散兵壕裏面了！

於是，我們祇好停留下來，等候後方招募處給我們補送些新的戰士來，趕快實施『新兵教育』之後再去加入到前方，跟敵人拚個你死我活。

不久，由一列軍用敞車，裝來了一千多新兵。團部的參謀處馬上給我的連上撥來了七八個。由於那些新兵各色各樣的形狀跟語言，叫我想像到後方招募委員們的忙亂了。因為，有許多新兵，若在平時，實在夠不上格。就是派去當火伕，也總覺得怕燒飯也燒不熟。比方劉長林，就是一個頂不夠當兵的傢伙。

但是，戰爭像永是填不滿的大海。在策動三四十萬人的戰綫上，每天平均要死傷到幾千人。那麼，就像劉長林這樣一個活寶貝，我也不能不把他編入第九班裏，充一名『列兵』了。

他的樣子，第一次浮在我的眼前，就叫我即刻想起我故鄉裏的那個王傻子。你看他那雙手，簡直笨到好像永遠是在過冬天似的僵硬；一雙細小的眼睛，生在他底扁圓形的臉頰上，叫你耽心它不能夠瞄到三百米達以外去；還有他那兩條腿，大概是由于肩頭長期沉重負荷的高壓，把它壓成向外彎曲。這，你想叫他『立正』的時候能夠達到操典上『兩腿成一直綫』的要求嗎？真是祇有天曉得！另外，他的肚子也特別大，特別挺。我想，一定是被那些粗糙

的食物漲得這樣的。

總之，一句話：他是一個典型的，老實的，農民的姿態。

照例，把新兵編入排，造『花名冊』的時候，做連長的應該一個一個問問他們的出身。那時，我就按名喊到他：

『劉長林！』

『呃~~~~！』他有點兒害羞，或者害怕似的，把聲音拖得長長的。

『豬！連長喊你的時候，你要答應『有』哪！什麼『呃』！這是老百姓的動作！你如今是披上軍裝哪，你……』下士班長趙金標趕快在旁邊糾正他，已經搖着拳頭要教訓他一頓了。

我馬上制止那個『老兵油子』的班長：

『趙班長！這次不要打他，他是才入伍不久的。以後好好教訓他就是了。好！』我把眼睛轉向這位一塊未曾被人加工的生貨似的人物。『劉長林！你以前在家裏幹什麼的？』

『我……我……』他的聲音沉悶，像被人毒打過了的貓子叫。『我在家裏是耕田的。是……是跟八里頭秀才老爺屋裏耕田。』

『你家裏還有些什麼人？』

『我家裏有一個六十一歲的娘，有一個老婆子，還有：還有三個孩子。大的那個叫石頭，中的一個叫望寶姑，小的叫狗兒。……』

他的臉上，即刻擁出了一絲兒快慰的，眷戀的顏色。

『很不錯，伙計！你的福氣真是蠻好！但是，你爲什麼要來吃糧呢？』

『回連長的話——嗨！……』他愚蠢地把他那笨重的頭搖了一下。『說起來，我這人，嗨！……真是：這幾年背十（時）背出十一來了！天老爺不睜開眼睛，去年是個大乾年，今年，嗨！又發西水，七十二皖，都給沖得屁乾鳥淨。等到水退，秀才老爺硬要我跟他完一半租穀。三言兩語不對頭，他老爺把鬍子一翹，就把我家裏的全副家當——那匹大黃牯牽跑了！這不說，還停了我的「頂頭」，不要我種他的田了！連長！你老人家不曉得啊！弄到我一家人真是喊天天不應，喊地地不靈！我的姆媽跟我說：

『「長林！這也不能睜着眼睛餓死，你也得出去找找生路哪！田沒有耕的了，你想想：這一窩老的小的該怎樣過法呢？」……』

他說到這裏，聲音中即刻壓抑着酸楚，用手拍了拍他那鬱結的胸膛。

『那末，劉長林！你出來當兵，是你的姆媽教你出來的嗎？依你這樣說，光景是想來軍隊上撈個把官，發點洋財回去嗎？這想法很不錯呀，伙計！……』

我這話，使他呆滯了好久才現出似乎高興的苦笑，回答我說：

『回連長老爺的話……說做官呢，我劉長林是沒這洪福的！就連我家裏的祖宗三代算起，也都沒有哪個跨進過學堂門，扁擔倒下來，一個一字也不認得，哪裏還有那個洪福呀！我祇是聽見招兵老爺跟我說：「當格門軍蠻快活，每月有二十塊大洋的餉，關現的！」我一想，嚇嚇！』他天真的笑了。『這真不錯！連長！看哪：一個月二十塊，一年是……』他彎起手指算着。『是……一二得二，二二得四，天！可不就是二百四十塊錢嗎？這真是一筆很不錯的數目啊！我想：好罷，就去當他入媽的年把兵，賺了這筆錢嚟，再回去買一條耕牛，頂幾畝田，也不遲呀！這樣，我就報了名哩。』

從他的談話裏，我看見有一道希望的光，在他的眼睛內迸發。同時，這老實農心底眷戀着田土的心，也深深使我感動了。

而在我的心裏，我也大大佩服我們那位害楊梅瘡的招兵委員的本領，將幻想填滿別人絕望的腦子，將希望脹破別人飢餓的腸腹，這真可以說是一種功德啊！

『連長的話！這裏是不是每個月二十塊錢的餉？是不是關現的呀？』他又帶着孩子似的單純的想念問。

這叫我怎樣回答呢？很快的，一陣輕微的內疚，透過我的心，使我囁嚅起來。

幸好旁邊的那位下士班長，大概要替我解圍，就即刻拿出前幾年那些政治工作人員的腔調，代我答覆道：

『你媽的！軍閥思想！當格鬥軍是不怕死，不要錢的呀！要不是肚皮不聽話，這肚皮也可以用皮帶勒緊，省得公家每天的兩頓乾飯咧！』

下士班長說完，露出他門牙上的兩顆金牙齒一晃。不知怎樣，我相信這『老兵油子』的話跟他那金牙的光一樣，是冷漠的，外面光的。

……
『稍息！——立……正！——』

『各排報數！——』

新兵教育開始了。

許多拿『幹軍隊』混飯吃的『兵油子』，在受新兵教育的時候，就現出他們的馬腳來

了，操得非常的熟練。但是，你要是問他，他一定咬口不承認他過去在哪个部隊裏混過的。因爲不這樣，你就得隨時監視他，使他不好在出發以前『開小差』。

這之間，祇有劉長林的動作特別笨。不怕班長趙金標的口都要喊乾了：

『劉長林！你這鄉巴老！你這豬！我跟你說：提左腳，是擺右手的呀！未必你的左手跟左腳，右手跟右腳，是分了家的，不能夠交叉起來擺的嗎？你這入媽媽的！……』

因此，這位可憐的笨伯，就常常被趙金標拖到列子外頭罰『兩腿半分彎』！有時，還被罰跪，像一箇碑，立在操場旁邊，急得黑汗水流。

三個星期的徒手教育——『稍息』，『立正』，『開步走』，……教完了，改爲操槍。這劉長林是更弄不來的。別人的『四把槍』托得蠻好，蠻確實，你祇消喊一聲口令：『托槍！』他們就『嘩～～～嘩～～～嘩～～～嘩』四下子送到肩膀上，而且筆直地成一條線兒。可是劉長林呢，他老先生的動作，總總不是快，就是慢。並且老是扛的歪槍。一開步走，槍尖就像在發瘡疾，兩邊亂搖亂幌。

有一次，我們的營長騎了馬來看操了，忽然發見劉長林的動作，就即刻一隻手把馬韁繩一勒，一隻手向我一揮，用着炒米泡似的沙音，把我從連教練的指揮地位喊出來：

『九連連長！』

『有！』我趕快恭恭敬敬，用跑步跑到營長的前面八步遠的地方，舉起右手朝帽沿一伸，喊一聲：

『敬禮。』

然後用威而不猛的聲調向營長請示：

『請問營長有什麼吩咐？』

『你那第三排倒數第三伍的前一個的那個兵士，為什麼槍還是打得那樣壞呢，哼！已經操了這許久，為什麼還是這樣勾魚浪當？我說：你們到底是些飯桶，還是什麼呢？』

營長說到『飯桶』這兩個字的時候，照例學着團長的氣派，把那幾根遮不住『人中』的鬍子一聳。

『報告營長——』我就趕快加以解釋。『那個兵士叫劉長林，就是我前次跟營長報告過的，他實在不及格，只有把他開除！』

『瞎說！』營長把白眼一翻。『在這作戰的時候，招兵是比拉伕還難呀！好容易開除一個？以後向哪裏找人補？』

這時，我本來想說：『這難道能夠責備我嗎？要曉得我不能鑽到劉長林的肚子裏，把他變聰明一點兒啊！』可是我記起這位營長，在不久以前，運動了許久，已經可以陞爲中校團附的，可是有一天，師長暗地裏來查官長宿舍，發現了他抱着一個小勤務兵在睡，弄得他陞不成了。所以現在他的性情，變得像一匹瘋狗，對部下動不動就是一頓臭罵。甚至像七連的連長，還挨過他的一脚哩。

因之我祇好滿口答應：

『是！是！！——』對他表示着軍人的天職。

然而，我憑空受了上司這一頓申斥，這火氣沒處發洩，當然祇有跑回去，把劉長林叫了出來，不講三七二十一，迎面就是一個巴掌，把他的軍帽也打歪了，而且狠狠地罵他：

『你這忘八蛋 是豬也要教變哪！』

他冷不防經我這一來，弄得莫明其妙。于是用他呆滯的眼睛盯住我，像一個乞憐的畜牲一般。待我明白解釋給他聽了，說營長剛才因爲他，對我發了一頓肝火，他才恍然大悟，低着頭，自怨自艾地嘆息說：

『哼！我這隻肩膀，從前在家裏，是挑過八大捆稻草，一口氣不換肩，從田裏挑到永隆

集，走九里多路，都不與歪一下的。嗨！陡然現在扛這七八斤重的傢伙，也扛不好了？這才真是……真是……嗨！」

他的頭一擺，立刻，兩顆黃豆一般大的『眼雨』，從眼眶內滾了出來！

我雖是一個硬心的漢子，帶兵打仗，把子彈打出去穿破別人的骨肉，看見死亡，看見鮮血；可是，我却頂怕看見別人的『眼雨』的。於是，我的心，即刻從緊張激怒的鋼壳下，軟癱而成一束綿絨。我把頭歪向一邊，設法不去看他那『眼雨』，匆匆對他喊着：

『好！算了，算了！我底矮老子！真話，我算怕你了！我請你趕快揩乾了『眼雨』歸隊了！以後你用心操練好了！再說：那怕你的肩膀能扛一千斤重的担子，但也抵不了扛好一隻槍對於你的前途有用處呀！』

從此以後，劉長林像靈魂遺失了一部份似的，成天板着秋雨時的天一般的面孔，笑意已經從那裏消失了，雖說他從前也並不輕易笑，除非有人跟他談到他底老婆，他的兒女。

我常常暗中注意他。經驗告訴我：凡是板着面孔不聲不響的兵士，一定肚子裏懷着什麼鬼胎的。比方說：計劃開小差，或者拐槍逃跑之類。

但是，還好！在三天之後，上面給我們連上犒賞了一條肥豬來了，外帶還給每一個士兵

發下兩毛錢的津貼。這是一方面說我們這連前次作戰有功；而另一方面，是預示我們又要快上前綫了。

這，却使劉長林那個老實人，着實高興了起來。

在晚餐時，他蹲在地下，一面嚼着大塊大塊的肥肉，一面把眼睛盯住菜盒子，爽爽氣氣對着下士班長笑，而又吞了一口肉以後，就呱呱喇喇地講着：

「天哪！好久好久沒有看見葷油，腸子肚子都恐怕快生鏽了。這回，哈哈！趙班長的話，你說，吃了這頓好肥肉，怕不上操的時候，陡然增加八十斤氣力？呃！……」

而那位趙班長，也紅光滿面地跟他打趣：

「你這種田佬！托槍也托不穩，也是枉然！……不過，不要太吃多了哪！小心等會兒，打屁油了褲子喇！」

「哈哈！……哈哈哈哈哈！！……」他滿腹勁兒的笑了！

吃過肉，他又坐到集合場的楊樹底下，把手摸着口袋裏那兩毛錢的銅板，用他吃得過飽到打嗝的喉嚨，嗶嗶地唱着他故鄉的花鼓戲——「蔡明鳳辭店」：

「蔡明鳳，站大街，思前想後，

想起了家中事，面帶憂愁！……」

從他那鄉土的歌曲中，使我們全連的人們，即時都在這謎也似的戎馬生活裏，浮現了家鄉溫柔的影子。而我，再也不能裝着鐵打的臉，祇微笑着，一面興奮地對他說：

『伙計！你唱得真快活！真好聽啊！』

然而不到兩天，他忽然被一件事悶住了。那是說他第一次得到家信。

本來他那封信，依照我的連附的意思，是最好不要讓他曉得的。可是我對於其他士兵的家信，雖是扣留了許多的，而對於這位老實人的哩，却毫不願去想像將有一個什麼結果，就吩咐司書念給他聽了。

信是用他老婆的名義寫的，大意是說他底六十一歲的姆媽病到快死了，而妻室兒女哩，則窮到成天打餓肚。最末是這樣幾句話，並在要緊句子的旁邊，畫了些大圓圈：

『姆媽祇賸一口氣了，一清楚就喊你。我跟石頭、望喜、狗兒們，連附近的樹皮草根也都吃光，成天是打餓肚！望喜爹！你有錢寄錢，沒錢，人要趕快回來。……』

他聽完了這封信，馬上臉龐一烏，像小孩，哇地一聲哭了出來，又連連向我哀求：

『連長老爺呀！我已經快幹完兩個月了，餉還沒關！我想請你老人家做做好事，給我十

塊八塊錢寄回去！要老您老借不下來，就請您老跟我轉個請假條子給團長，准我回家看看再來！」

「請假是不准的，劉長林！」我跟他說：「餉哩，上面不是有命令下來嗎？說是打下了PK，包給你三一三十一關清。」

可是他祇是又是哭又是說的鬧了一頓，弄得我不能不擺出長官的冰冷的顏色，把他支開：

「你叫我當連長的，未必還自己去賣了家產，來借給你們？再者，現在快要出發前綫了，是總司令的少爺也請不准假，曉得嗎？」

這樣，他又沉浸在悲哀的深淵裏了。

.....

三天之後，我們奉令出發前方，向GD一帶挺進。

臨出發的前一天，團長集合全團的官兵，訓了一次話，他說：

「我們這次討伐，是替北方民衆解除痛苦，是挺光榮的！」團長露出恰如其份的，不可多見的笑容。「將來打到PK，包你們可以關清餉銀，說不定還可撈得一官半職。所以，這

次出發，大家弟兄務須齊心協力，跟萬惡的敵人……」團長用指頭一戳，好像想形容萬惡的敵人，不知該是怎樣的惡法，『萬惡的敵人拚個你死我活！假使……』

團長忽然把漆黑的眉毛一皺，兩顆有點暴出的門牙一咬，嚴肅地講道：

『有哪個傢伙不自愛，發生開小差之類的事，那末，軍法決不饒恕，槍斃你娘個臭皮！』末一句，是用的他的下江口音。

隊伍從團部帶回，我也對全連的士兵們激昂慷慨地訓了一次話。最後，我看見劉長林一個人板着面孔，用拳頭在捶着胸口，好像有什麼硬東西梗在那裏似的。我明白他在發愁，我就特地把他喊到房子裏勸他說：

『伙計，將來打完了仗，一定有點陞發的！並且，你要曉得先國而後家呀！』

他祇不置可否的點了點頭。用着他有毒似的陰鬱的眼睛，向我冷冷地瞥了一下，把嘴唇咬得梆梆緊。

『伙計！你到底有什麼心事呢？你不妨對連長說說看。』

於是，他茫然地用手摸着頭，哭一般的囁嚅着：

『瞎！要是我打死了呢？那末……那末……我家裏老的小的該是怎末得了呢？瞎！……』

我們出發了！

用着『戰備行軍』的速率，到達了離GD五十里路的樣子。前面，就是那密集着五個師以上的戰線。我們已經看見我方的戰鬥飛機成隊的在天上昏沉欲死的太陽下，嗚嗚地向北飛去。

我們停止在名叫張家莊的一所破廟裏。指揮官給我們發下命令，叫我們這團人增加到右翼去，準備總攻GD城。我們即刻預備向目的地梯進，一方面領了三天的給養費，去附近採辦作戰時的糧秣。

那些戰區的居民我們是領教過了的。不怕我們怎樣說爲國爲民，秋毫無犯，可是，他們却常常跟我們開點兒小玩笑，躲在高粱田裏，朝我們放冷槍，弄得我們心驚肉跳！因此，這次派特務長出去採辦糧秣，祇好派三四個徒手兵去搬扛東西，爲的既怕因拉夫引起居民的反抗；又怕士兵們帶了鎗，被居民看得眼紅，給繳了去。

特務長臨走的時候，把五六十塊光洋，提在一個文書箱子裏，挑了四個有氣力的士兵跟他去。劉長林也是其中的一個。

「劉長林！我曉得你從前在家鄉，挑八大捆稻草都毫不費力。你這回跟特務長去採辦糧秣，可以用得着你的蠻勁了。伙計！你要多多扛些東西回來，切莫要拉老百姓的伕！不然的話。那些老鄉們野蠻得很，會對你白刀子進去，紅刀子出來！曉得嗎？好！伙計！你們快去快來！」

臨派出去時，我對劉長林這樣說，因為我看見他似乎對這趟出死力的差使蠻高興。

打發他們去了之後，我就把這因行軍過久而致昏花得發火的眼睛，死死地盯着一張軍用地圖，整個兒的心靈，沉沒於迫在眉睫的血戰的憧憬裏了。我彷彿即刻看見成隊的飛機，在天空投下許多爆炸彈，聽見機關槍陣地在掃射，看見成千成萬的灰色的動物，野蠻的，瘋狂的，在衝鋒——「殺呀！殺呀！！」

忽然，不知從什麼時候，我被一陣喧叫的聲音，打醒了我對於前方「敵情地形」的揣測和假想。

待我抬起要睡的眯眯眼，向房門口一望，啊！馬上，發覺一張驚惶到像快要爆炸的臉嘴擺在那兒。我立刻曉得他是跟特務長一路出差的上等兵樊金龍，他喘息地叫着：

『報告連長！——』

「進來！——什麼事兒？——」

「報告連長！」他緊張地瞪着眼睛。「特務長……特務長……被……被劉長林殺傷了！」

他……他……劉長林把特務長的錢箱子搶跑了！……還有……還有李高陞也被劉長林……把

……把胳膊殺了一刀！」

他說完，滿額角淌着冷汗。

「什麼？——什麼？——劉長林行兇？——噯？——」

我驚奇得跳了起來。

「是的……是的……報告連長！特務長還躺在那裏。我……我是飛快地跑回來跟：

……跟連長報告的！」

唔！這老實人真看不出來！他公然有這樣大的胆子！他這簡直是迎頭給我一悶棍！叫我

怎樣担得起這責任？

我一面驚慌着，一面就趕快拿起手槍，朝出事兒的地點跑去。

待我到達了離我們宿營地帶約六里路遠的一個荒漠的田野，我便把劉長林當時行兇的情

況全部弄明瞭了。

照着軍隊走路的慣例。特務長押在劉長林們的後面走，手裏提着那口錢箱子。可是忽然劉長林那傢伙，扯了一個詛，他對特務長說要大解一下子，於是特務長就讓他落在後面了。可是那傢伙，陡地心一橫。牙齒一咬，從後面冷不防，輕腳輕手趕上特務長，就飛也似的抽出他的刺刀，插進了特務長的脊梁窩裏！還等不及特務長喊一聲『唉呀！』他接着又是一刀插進了特務長的胸膛，而匆促地從受傷者的手中，掠奪了那存放六十塊光洋的手提箱。等到另外三個同行的士兵發覺了這事變，他就像一條蠻牛一般，眼內脹滿了瘋狂的獠光，對準了將要抽出刺刀自衝的李高陸的胳膊，就是一刀，同時又用着他那原始的強悍的氣力，把另外的兩個士兵碰翻了。然後，他才拔起兩隻飛毛腿活像一條入水的水蛇，疾速地分開路旁長亂的高粱，逃走了。

我根據了上面這些情報，一面給團部寫報告，一面回來派了一班全副武裝的士兵，照着劉長林逃跑的路线去追。

是晚上五點鐘的時候，在好幾十里路遠的高粱田裏，劉長林終於在十二把刺刀架在他面前的威力之下，縮成了一團。而且用着像嬰兒遺失在狂風暴雨中的恐怖的哭音，喊了一聲：

「我的天啊！」

之後，他就被反縛着手，一直押到團部裏去了！

于是，那手提箱裏的光洋，一個也不少的，重新由團部發還；而劉長林哩，就被關在馬廄裏，獨個對着面前那黑魃魃的初秋的夜晚。

快到轉鐘，我得到團長的一道手令，上面指斥了我一頓『事前失于覺察』的話，臨末，是這樣收尾的：

「……該連長着記大過一次，以示薄懲！此令！」

是第二天準備出發的午前六點鐘的光景。團部的司號官，站在土坡子上吹着全團『緊急集合』的軍號。這響亮而急迫的號音，波動在這北國的廣平而高曠的晨風中，陡然喚起了人們一陣戰場上的淒涼傷感的滋味。

我立刻吹起哨子，把隊伍集合起來，發出口令：

『目標：團部門外集合場！向右……轉！按一二三排的秩序，跑步……走！』

就把隊伍帶到了團部門外二百米達遠的野場上。

全團的部隊都集合好了，連那騎兵排的戰馬，也一字兒排列着，嘴裏絞着勒口，鼻子喘着嚴肅的氣息，而不敢嘶嘶地鳴嘯。

最後，我們的團長方才遠遠出現了。他是騎在一匹棕色口外馬的背上，讓他那過膝的馬鞭，在晨光中發射着亮晃晃的光輝。那匹馬，大概是受了團長脚下的刺馬釘的踢戳，于是昂着頭，掀起美麗的尾巴，一個快跑就挺立在我們的面前。

在團長接受了整個部隊給他的敬禮之後，他隨便從唇間喊了一聲：

『稍息！』

可是就在這瞬息的時間，忽然一個臉上發着土黃色的人，被四個傳令兵架來了。

『啊！是劉長林！』我聽見我這連士兵們在小聲驚告着。

這時，劉長林是失神的，無助的，用他那毫無光彩的死魚眼睛，瞅着這威風凜凜的陣容。

『全團官兵們！稍息聽到！』團長舉手向帽沿揮了一下，然後就把馬的韁繩一拉，胸部一挺，忿忿地開腔了。『今天本團長，當着大家，宣佈逃兵兼殺人犯的劉長林的死刑！第一：他在這作戰期間，不去跟敵人拚命，反而劫款潛逃；第二：他還胆敢殺害長官！這真是罪大惡極。就是把他這忘八蛋拿來槍斃三次，也不能夠抵他犯法的行爲呀！』團長震怒得把鬍子也弄歪了。『要是不鎗斃這種害羣之馬，那末，那末怎樣能夠維持我們神聖的軍紀？所

以，……』

團長說到這兒，卽刻捏緊了一隻拳頭，用力向空中一捶。好像這一捶，卽使毀滅整個的人類，也並不可惜。然後，他提高放地雷一般的聲音：

『鎗——斃——他！——』

他又朝那四個架着劉長林的傳令兵：

『拖到土堆那邊去！』

這之間，劉長林一聽到『鎗斃他』三個字，就像死人突然翻開了眼睛一樣，陰森森地。他望住團長，一動也不動。陡然，啪啦一下，他的腿子跟棉花一樣，跪在地下了。眼淚，也像苦雨般滾了下來！然後，他扯開了絕望而傲倖，破滅而堅執的哀音，呼號着：

『團長大人呀！……大大人呀！……我……死不得！真話……真話！……我怎末對得住我快病死的娘！我怎末對得住餓肚皮的兒女！……您……饒了我吧？我實在……真話……死不得啊！』

他以爲『死』對於他是不應該的：似乎這運命總該可以挽救。因之，他卽刻像從覆沉的船上，拋入狂濤裏的人，用戰抖的手，向四面摸索救生圈似的，而亂抓着地上的泥土。

『拖起走！』是團長的催促。

於是那四個傳令兵，馬上鼓起行刑手的勇氣，把他從地下拉了起來，向團長指定的那個土堆拉去。但是他，似乎知道了這滅亡的路，不是可以用祈禱和掙扎來改變的，於是他迅速地，用盡他最後的力量，在傳令兵們的手中闖撞起來，試試真的是不是不能逃開這猶狎的魔手。

終于，他的亂闖亂碰的肩膀，弄翻了一個傳令兵。他這時，似乎想到若是再有一把助力，他就可以從行刑者的手中掙脫，因此他忽然把那掙扎着的，悲哀的眼睛轉向我，熱烈地乞求着：

『連長呀！……救救我啊！……』

這，像一根鈍鏹了的針，直刺入我的靈魂，使我異樣的酸楚而疼痛！我幾乎要大哭起來！但是，我趕快制止了這不能發洩的衝動，祇好把頭低了下去，像一個被人強姦了的處女。

『快點拉到那裏，給他一下子就完了！飯桶！不中用！』團長埋怨傳令兵們了。

於是那四個傳令兵中的一個，即刻像從夢中醒悟過來似的，當即提起駁壳，對住劉長林

的大腿放了一槍。隱約間，看見劉長林的腿子，猛烈地動彈了一下，就倒下去了。

在這垂死的一剎那，他又微弱地呻吟了一聲：

『救救我啊！……』

可是連接的三下槍聲——『砰！……砰！……砰！……』他便淪入了永久的黑暗！

而我們也在這大沉默之後，突然聽見了團長的口令：

『即刻按照作戰的佈序出發，向前方梯進！』

.....

一個月的戰壕生活過去了，我們跨過了千萬具骷髏，千萬堆腥血，總算攻下了K F E。而敵人，在大頭目下野的和約之下，謝謝上帝，便變成朋友了。

我就在這重歸于好的歡聲中，忽然做了一次不撤自去的傻事，帶着劉長林的陰影，離開了軍隊。

(文學季刊二卷一期)

哥薩克村的堅固的堡壘——那高高的碉樓着火丁。

有一個遠遠地站在山堆上放哨的兵士說，起初，那碉樓像發怒了一樣，四窗口伸出了紅炎炎的舌頭在舐着，隱約還可以聽見瘋狂地咆哮起來的聲音。一下子，什麼都絕望了，火可怕的力量衝破了碉樓頂上的屋瓦，一條高高的火柱直插入雲霄裏去，那碉樓衰喪，無力地倒撞在地上，可悲地歎息着。

×軍的別動隊在火光下闖動着，像最利害的蛀蟲一樣，蛀穿了哥薩克村的每一條小巷，每一間房子，每一個角落。許多人給捉田蟹似的連串地細縛起來，再又無情地，殘暴地殺掉了，野蠻地發洩着巨深的怨仇和憤恨。

此外，毀壞了哥薩克村的城！——固然這可不虛真的城，只是一種較為堅固些的籬笆。

有一小隊不曾降伏的保衛隊給逃脫了。哥薩克村的東面的森林裏有一條峻急的山溪，在那裏放哨的兵士沒有法子教耳朵再靈敏些，因為有那從高趨下的溪水在震天動地的叫囂着。

那一小隊給逃脫了的保衛隊是從這山溪渡過去的。

他們敏捷地在極短的時間裏到達了相距有八九里左右的梅冷，報告了他們的警訊。

向哥薩克村方面開來的梅冷的應援隊伍，從離開梅冷還不到兩里的地方開始登山，也可以說是登着山前進。

當然，他們想要便利於發覺×軍，就非讓×軍也便利地發覺他們不可了。

×軍的步調用不着紊亂，他們沿着那最靠緊山腳的一條小路由梅冷方面飛速進襲，從那山的脊樑上開下來的槍跟他們沒有關係，梅冷的應援隊的一路登山的戰術，一下子變成了愚笨，拙劣，簡直在任何一本兵書上都不曾寫過的一樣。

他們恐怕從也不會碰見這樣的難以應用手腕的敵人，着了慌，朝着別的安全的方面岔開去了。×軍一下子到達了梅冷的近郊，——但是還沒有占領梅冷的意思，梅冷的占領并不在這一一次的計畫裏面。

這其間，東山上早昇起了紅炎炎的太陽，受了劫殺的哥薩克村給一重乳白色的霧疎薄地包裹着，看不出有一點創傷的痕跡。四圍的草原上晒着新鮮的露珠，清冷的晨風盪漾着柔和，優美的季節——新春的氣度。

別動隊的工事階段地完畢了。

他們不動聲息地襲進了保衛隊的大本營的哥薩克村，開槍的時候，已經到臨了保衛隊長福羅斯基自己所居的碉樓下。福羅斯基從夢中驚醒了。這時候，槍聲更密，黑洞洞的樓梯下，有無數隻槍口在噴火。

福羅斯基中彈了，有一個開槍的兵士準確地瞧見着。

但是福羅斯基沒有死，第二顆疊上去的子彈射不中他。

當着最紛亂的時候，福羅斯基如何從傷亡中掙扎的事，倒給放在腦後，誰都不曾注意到。福羅斯基的死是豫期着的；在由於福羅斯基蹂躪村民的毒辣的手段而激起的巨深仇怨中，福羅斯基不能不死……

二

福羅斯基原來是一個販賣牲口的商人。他佩帶手槍，穿馬靴，騎一匹高大壯健的褐色馬。什麼地方都到過了，什麼事情都見識過了：說話的時候，嘴唇薄得像鯽魚的嘴唇一樣，沈默起來的時候，兩手在胸口交叉着，沈默和說話都同樣的精警而且聰明。

他回來了，鄰居的人們都到他的家裏來看他，他在中午也當爲同晚閒暇的時候一樣，在

浴室裏慢慢兒洗了澡，梳亮了頭髮，換上潔淨的衣服，混身發散着加波肋的氣味。用一種冷淡，平和，彼此不論高低的新式人物的氣派在接待這一羣無親無疎的老相知。

他的女人年輕而且美貌，是一個有教養的小地主的女兒。用一種虔誠，畏敬的嚴肅的態度，看守貴重的物品一樣目不轉瞬地看守着她的丈夫。並且，她太恬靜了，總是側着耳朵在傾聽着。福羅斯基所說的話使他的妻子的溫惇的表情失色而現出駭異，這駭異恰好和他作為柔順的妻子的態度相一致。並且，對於這些鄰人們，福羅斯基所談的話是足以使他們信服的。

福羅斯基告訴他的鄰人們許多遠自異地帶回來的新奇的故事，這故事不但說明了故事的本身，而且說明了講這故事的是怎樣的一個人。

福羅斯基所說的話引起了詰問又立即說服了詰問。

福羅斯基有着一種隱潛的威信，這威信要使聽從的人們面面相覷，在互相的沉默中無異議地表示總的接受和承認。

福羅斯基指摘人民對×將軍的任意的誣竊。

福羅斯基熱辯地說明着低劣的窮人還不可以從慈善機關得到佈施的社會是如何完善的那

一回事。

並且，福羅斯基在一種毒辣的麻醉劑的煽惑之下救治了許多無知的靈魂之蠢笨。（註

1）

由於福羅斯基的啓發，許多人終於從覺悟中得到新的覺悟，聰明和愚笨，也要從評價中得到新的評價。

這一次，福羅斯基在回家的次日出演了他的動天震地的壯劇，在福羅斯基的巧妙的圈套之下，許多人用着戰士的勇敢的行徑，把自己放入錯誤的網中，做出了留待到日後慢慢兒去悲懺苦悔的事。

首先，福羅斯基懸樑自殺。這件事由他的妻子發覺，用悲慘尖厲的聲音在巷子裏呼救。村子裏的人們奔來了，塞滿了福羅斯基的屋子。福羅斯基從勒住了頸項的麻繩的死結里給解救下來，在廳子裏直躺著。他的妻子一面哭一面在地上滾。

『福羅斯基！——福羅斯基，……』有人抱着他的頭顱喊着，有人跪在他的身邊吻他的手，有人用着耶穌基督的名字向天呼救。福羅斯基這時候的憂鬱，恐怖的臉相，簡直要使人們流淚。

村子裏的人們越來越多了，那屋子已經沒有站立的餘地，人們一個挨着一個的緊擠着，圍住了屋子的四週。對於這樣的突變的嚴重的事，人們一雙雙直豎着的耳朵只是爲着聽取，決不爲着查察，判別或偵問。

『這是怎麼一回事呀！』

『聽呀！聽呀！』

有一個牧師在福羅斯基的身上用着醫生的鎮靜在施行救急的手術，接着福羅斯基的眼睛張開了，於是開始了和那牧師的對話。

『你知道你剛才所做的事嗎？』牧師問。

福羅斯基的回答還在後面。

『你犯罪了，』牧師接着說，『你企圖殺死自己。唉，福羅斯基，你現在就立即懺悔吧！爲着用你自己的手去造成你自己的災難的可笑的愚笨，我們的主，耶穌基督，他當着你恢復知覺的時候就赦免了你。——是的，福羅斯基……』

『主呵！』福羅斯基開始用微弱的聲音喊着，眼眶裏擠出了一顆顆的淚。

『你鎮靜下來罷！你現在已經得到了救助了！』

「主呵！我懼怕，我受不了，我失去了擔當的力量！主呵——！你科給我的刑罰太重了太重了！……」

「當心，福羅斯基，這不是你清醒後所說的話！——因着耶穌、基督的名字，你相信我們的主並沒有要你憑自己的偏情去殺死自己的意思，……」

「牧師的嚴肅的聲音使周圍的人們不自覺地陷進了傷感、悲哀、嫩弱的絕望中，他們靜默着，對福羅斯基抱着絕對的同情和善意。」

福羅斯基於是說出了。

原來他接到了從××區域方面派來的指令，叫他立即接受了當地×××執行委員的責任，在一定的時間內開始大規模的殺戮。他不能，絕對地不能接受這麼的重大的責任；他將堅決地對這無理的指使實行反叛，但是他沒有力量，只有用自殺的法子企圖逃遁！……

說到這裏，他的眼睛發射着可怕的異樣的光，扳起了上身，揮動着臂膊，在空間里可悲地掙扎着。

牧師繼續的救護着他，妻子把他死死地抱住了，顫聲地低喊着。

福羅斯基堅決地直站起來了。他還有更尖銳，更動聽，更能攫住人心的話在繼續着。

但是周圍的人羣咆哮起來了。

「援助福羅斯基！」

「……………」

三

現在，由福羅斯基爲首而組織的——以反抗×軍爲標幟的保衛隊成立了。

保衛隊的成立，決定於各鄉由同情福羅斯基而召集的村民大會中。由於福羅斯基的手腕的成熟，參加這大會的鄉村有二十二個，人數竟達三萬二千之多。

福羅斯基的際遇是更能引起村民的同情和擁護的，因爲所說的話是確鑿地證實了。

據說有兩個人剛才在附近的田徑上經過，遠遠望去，有點像迷路，祕密工作，總之，不
便於被人覺察的惶惶失措的模樣，於是給抓來了。

當着廣大的人羣的面前，福羅斯基從那兩個嫌疑者的身上搜出了一些信件。原來這兩個
人是從××區域方面派來的通訊員，那信件正是要交給福羅斯基的，上面寫着的是指定必須
殺戮的名單和數字。

「可可洛夫。中農。三日內處決。」

「沙隆特納。信奉基督的小學教師。三日內處決。」

「介龍。地主的兒子，神學社的首要的負責者。立即處決。」

「亞歷山大。小販。兩日內處決。（罪狀待詳細調查）」

「尼古拉。農民，娶地主的婢女做老婆，交結地主。三日內處決。」

「……………」

「以上三百二十六名，在指定期間內殺戮完畢，并把殺戮經過填表報告。」

「表格：

「名氏。性別。社會成份。罪狀。殺戮的時間，地點和方式。」

福羅斯基繼着對他的人羣說，

「兄弟們呀！這是無理的誣陷，凡是一個人，是不能對這誣陷默不置辯的。我要問，第一，可可洛夫！不，由可可洛夫說他自己的事恐怕不能相信，由一個最了解可可洛夫的（可可洛夫的親人）起來說罷！可可洛夫是什麼人？」

「可可洛夫——」人羣中有一個高舉着手回答，「他是中農。他是我的叔父。但是他從不會犯過一點罪過！」

「第二，最了解沙隆特納的人說罷！」

「沙隆特納是我弟弟的朋友。他不是小學校教師，也不是基督徒。他是大學畢業生。他在梅冷城編行一種最進步的小冊子！……」

「夠了。那末，第三，介龍，你們之中有介龍的親人嗎？說罷！」

「介龍是一個畢了業無用的飛機師。但是他爲人忠誠，正直，現年二十六歲。他是我的哥哥！」

福羅斯基繼着喊出第四個的名字。但是人羣沸騰起來了，他們像野獸一樣咆哮着，怒吼着。

福羅斯基用簡短、明瞭的語句把他們領導着，按捺着。

「兄弟們！爲着解救你們自己的災難——」

下面的人羣反應着，

「擁護福羅斯基！」

「打倒××政府！」

「……」

保衛隊向梅冷方面的正式隊伍取得了聯絡，由福羅斯基領帶着，在他們的勢力所及的許多村落中開始了清鄉的急激的行動。

最先，有一批據說同情×軍的中學生給逮捕了。福羅斯基一一的判決了他們的死罪。

有一個擔任特別職務的人，他手里攬着一大捆用紙頭貼在篋片上製成的簽，每一枝的上面寫着一個死囚的名字，他一次抽出那紙簽，一次把上面寫着的名字喊出來。

中學生排着長長的行列，生活在這行將絕滅的一瞬間的他們，從臉相上找不出怪異的特徵；他們年輕、稚弱，和到處所見的小孩子一無二樣。

「白克羅！」

「在這裡！」白克羅應答着。這聲音，並不爲着白克羅是將被處決的死囚而有所變異；縱然是低微、嫩弱而且顫抖，却還是從一個活着的人的嗓子裏所發出的。

白克羅從他們的行列中走出來了。他的眼睛睜得圓而且大，走起來却踉踉跄跄，像在夜里行走的一樣。他失去了獨立生存的能力，身子在空間里的擺動有如一付可憐的機械，須得準確地控制着。

那擔任特殊職務的人用白克羅應該受『死的裁判』的名字交給了白克羅。白克羅接了那枝紙簽，一轉身，有另一個擔任特殊職務的人替他製好了索衣（註二），給他穿了上去。白克羅雙手給反縛着，另外有一條索束住了他的頸，那反縛着的手作着從世界上任何一種柔輓體操中都不曾見到的特殊的姿勢，給那束在頸上的索緊緊的連結着。這時候，白克羅的眼眶里開始掉下了淚。

那末第二個。

『可可尼地！』第一個擔任特殊職務的人又叫了。

『在這裡！』可可尼地應答得比白克羅來得強健些，但是他的聲音不清爽，他有點咳嗽，不，他已經開始哭泣了。

可可尼地從他們的行列中出來了。他的鬚髮是藍色的，眼睛像老鼠一樣逃避着白晝的光亮，額上可憐地摺起了老年人的皺紋。他的身體過於向長的那一面發展了，另一面却瘦弱得很，背脊有點駝，雙手長長的垂在膝蓋上，近着膝蓋的白褲有淋上了墨水之後拚命地用肥皂洗去的痕跡。他的狀貌應該歸入那些肯用功，一走進運動場却顯出畏縮的小孩子的一羣中的，從他的身上簡直很難於想像出有什麼對不起旁人的事。

可可尼地照樣把紙簽接住了。照樣給另一個擔任特殊職務的人穿上了索衣。

那末第三個。

「多久得列！」

多久得列從他們的行列中走出來了，他的肩膀很闊，有一個比誰都來得健全的胸部。是一個鐵工匠的兒子。他從少就受了以成見、仇恨爲主要課題的教養，堅決地緊閉着嘴脣，沒有人想得出他所懷抱的意志是什麼。但是他同樣走進了這狹窄而成爲一種尖端的可悲的道路。

他們一一的從第一個行列歸入第二個行列，按照着急促的時間，履行了那嚴肅的災難所付與的一切的事。

保衛隊嚴緊地守望看。此外是傾巷而出的滾熱鬧的人羣。在這個角落里，在那個角落里，一些附屬於保衛隊的軍事組織的流氓在無顧忌地幹着把那些死囚的親人家屬們從這邊遠遠地驅趕到那邊的事。

一兩個乞丐從慈善的公共機關領得了一點賞金去收埋那些無人敢來認領的屍骸，沿路拋擲着紫色的血塊，不時的從那包裹屍體的草蓆里撲了一聲掉下了血淋淋的頭顱。

附近的原野上一處處的開開了泥土的門，做起了新的坟墓。

夜里，保衛隊到處的巡邏着，用各種新奇的法子在凌遲那些趁着夜陰偷偷地伏在坟墓上哭泣的死難着的親人。

福羅斯基並且特別僱用了一個打虎的獵戶來應付他的頑強不避虐殺的囚徒。

有一個擔任通訊工作的鄉村教師給捕獲了。

福羅斯基召集了一個更廣大的村民大會。當着衆人的面前，福羅斯基以馬戲班的技師的資格指示着馬戲的節目。

鄉村教師給牽出來了。

他臉孔青白，腦袋上長着一盆茂盛的頭髮一根根的向上高聳着，身裁的短小和十三四歲的未成年的小孩子差不多。頸上及四肢完全自由，不會加上半條藤繩。行走的時候，習慣地把雙手揮動着，這顯得他的爲人的大方和鎮靜；他張開着嘴巴環顧四週，像要立即逃奔到對面有所救助人那邊去一樣。

那獵戶禿着前額，全個下巴都讓短鬚子掩沒了。他保持着有限度的短距離對他的目的物有把握地監視着。手掌上噴了一些口沫，又在就地的砂土上作了一陣磨擦，直到那手掌着了

火，發了狂，緊緊地執住了那一把用最古、最舊的鏽鐵製成的虎叉，舞弄着，猛力地一擲，那可憐的小夥子在受到了致命的創傷之外又給整個兒放上了一種精巧的彈力，把他一拋，拋到半空里去。這下子，他從半空里墜下了，獵戶的虎叉早在下面朝着等候着他，三個分叉一齊陷進了他的胸脯，鮮紅的血隨着虎叉的柄往下直流。

此外，福羅斯基捉到一個兒童團的領袖時，就僱用了三個孩子，拿着兒童團自己的紅棍子來處決他。

那地點在一個池塘的岸畔，是賭徒和無賴漢們慣常在那里屠狗的地方。那不幸的小孩子在三枝木棍的交替下死得意外的快。但是過了一些時候，他又活轉回來。這當兒，那三個年少的劊子手回去了，有人在半路追上了他們，告訴他們那小屍體復活的事。他們嚇得拋了棍子，遠遠的逃掉了。保衛隊得到了消息，拿着槍趕到池塘的岸畔，那復活的小精靈想要自殺，立即跳進池塘里去，但是水太淺，淹不死，保衛隊在池岸上用一種制御人類生命的權力在叱令他，叫他立即從池塘里回到岸上，然後給一顆子彈結果了他。

在另一面，福羅斯基建築便於防守的碉樓、圍城，充實保衛隊的火力。加緊對村民的財物的剝奪。

這樣一連過了好些時日，福羅斯基蹂躪村民的毒辣的手法向着再奇特的那一面變換着，——直到×軍的別動隊掃盪了他的巢穴，宣告了他的可悲的末運。

五

福羅斯基現在居留在梅冷的小醫局里醫治他的槍傷。

那射中了福羅斯基的子彈，巧妙地把福羅斯基的武裝帶上的銅扣子一塊兒帶着走，子彈從肚皮入，又從背脊出，牠却把銅扣子丟下不管了，讓銅扣子永遠逗留在福羅斯基的肚皮里，這件事對於那小市鎮的劣拙的醫生是一種祕密，就是福羅斯基自己恐怕也還是不知道的。

醫生告訴福羅斯基不久就可以出院，因為那創口的確（在表面上）已經平復，但是銅扣子在里面起着怎樣可怕的作用是決不會被覺察的。難怪外間發出了謠傳，說福羅斯基已經好了；自然，村民的災難臨頭的日子又近了，福羅斯基的報復手段，有着令人戰慄的豫言和想象。

對於這件事，×軍方面有立即採取一種特殊手段的必要。

一天，福羅斯基的診室里來了一位客人，是福羅斯基最好的朋友李文洛夫。在福羅斯基的底下，李文洛夫當一個出色的教官。他身材強壯而且高大，蓄着英勇的菱形鬍子，是

天生的一個純粹的軍人。他一進門，雙眼灼灼的透視着福羅斯基的病體，那嚴厲的表情蘊蓄着巨深的壯健的敵意。但是他微微地笑了；他看出福羅斯基並不如謠傳所說的那麼康健，反之，福羅斯基狼狽得很，前額和額骨高突着，成爲鼎足的尖峯，一條舌頭在那乾癟的嘴唇舐着，眼睛的光彩完全消失了，對着李文洛夫絕望地凝視着。

李文洛夫簡直對福羅斯基起了憐憫；他握着福羅斯基的手，請了安，開始在旁邊的木橈上坐下去。

福羅斯基很想和李文洛夫多談一些話，但是很吃力，他的呼吸急促得幾乎到了停止的地步。

他自從逃到這裏，從沒有接觸到一個親人，他妻子死亡，朋友離散；醫生吩咐來看他的人不要和他多說話，外間的情形怎樣一點也不知道。而且，爲什麼他突然會落得了這一場可悲的下台，對於這一點，他始終也不明瞭。

李文洛夫得到醫生的允許，要和他作三十分鐘的詳談。這談話開始在醫生出去把門子緊閉之後。

但是李文洛夫的態度變了。他說明福羅斯基的失敗，無寧是數出了福羅斯基的罪惡。並

且，李文洛夫公然的在福羅斯基的面前讚揚福羅斯基的敵對者×軍的勝利的光榮。

當李文洛夫說到×軍的別動隊不動聲息地襲進了保衛隊的大本營的哥薩克村，倏忽之間到臨了福羅斯基所居的碉樓下時，福羅斯基詰問着，

「我的保衛隊那里去呀？」

「保衛隊老早祕密地向×軍方面反正了！」

「你知道這件事？」

「知道的。」李文洛夫堅決地回答。

「但是你沒有告訴過我——」

這時候，福羅斯基開始覺察了李文洛夫的表情的猜惡。他緊執着李文洛夫的手，兩隻眼睛像爲螞蟻所襲擊的毛蟲一樣可悲地翻轉着。他張開了嘴巴高喊——

但是李文洛夫比他強健。李文洛夫在腰邊拔出手槍，對準着福羅斯基的腦袋。

「砰！」

受了這聲音的召喚的人們，是專爲着那突變的事件之發現而來的。

李文洛夫消失了影子之後，繼着一陣可笑的騷亂。

(註一) 相關語。

(註二) 死囚的身上細縛着的索大抵有好多條，俗稱之爲索衣。

(文學季刊二卷三期)

一個小浪花

聖陶

吳先生忽地站起來，把收音機的開關旋轉，室內就顯得異樣靜寂，只從後進的屋子送來輕微的骨牌聲。

「阿二，」吳先生把電燈開關也關上，不耐煩地跑出書室，「快去點車燈，我立刻要出去。」

「噢，是啦。」

吳夫人在後進聽見了，嬌聲嬌氣地問，「誰又請你吃酒了？吃了酒早點回來。這幾天天氣不好，露水重，回來晚了恐防傷風。」

「誰吃什麼酒！」吳先生咕嚕了一聲，急忙趕到門前。阿二正在那里點車燈，吳先生就跨過阿二的肩膀坐上包車。

「先生，到那裏？」阿二把自來火盒塞進衣袋，隨即把車柄提起。

「不到那裏，你拉着跑就是了。」

膠皮輪在碎石路上一高一低地轉動。晚風吹亂吳先生的頭髮，使他不自主地抬起頭來梳理，這才省悟忘記戴了呢帽子。

「這裏停一停，」吳先生伸出右手，手裏拿着一張鈔票。「兌五塊錢銅板。」

阿二放下車柄，接了鈔票，向煙子店兌銅板。洋價三千四，五塊錢兌換整整的十七包。兩手捧着，放上包車的脚步，阿二重又拔腳奔跑。

「再兌五塊錢銅板，」吳先生手裏又是一張鈔票。他瞅見那塊搪瓷牌，不禁咕嚕說：「這一家只有三千三百五，要吃虧五個銅板呢。」可是他並不把執着鈔票的手縮回來。

阿二有點摸不清頭腦，向主人家看了一眼，又去捧來一堆銅板壓在腳踏板上。

就像這樣子，遇見煙子店就兌錢，兌了錢再跑。跑過幾條大街，吳先生的下半截身軀差不多給銅板圍困住了：腳踏上是銅板，齊到膝蓋，坐墊下是銅板，把坐墊頂了起來，屁股兩旁是銅板，嵌得坐骨部分很不舒服，大腿上面也是銅板，只覺得行一步加重一步。

「好了，」吳先生喘吁吁地說：「回去罷。」

阿二口也不開，嚥了口氣就跑回頭路，他的臉上掛着曲折的小河流。

到家裏的時候，吳夫人的馬將局已經散場，客人去了，吳夫人陪着老太太在那裏剝蓮心。

阿二跟着吳先生把第一捧的銅板送進來，放在板壁脚下，吳夫人就問了：『你沒有去吃酒嗎？兌了這些銅板做什麼？』

『何止這些？我出去一趟，兌了一百零五塊錢的銅板呢。實在車子裏放不下了，不然還得多兌。』

『你發什麼癡？』吳夫人有點驚訝。

阿二用衣袖揩着臉上的汗，暫時立定不動，一雙眼睛看定主人家，肚皮裏也含着一句：

『你發什麼癡？』

『發癡？』吳先生兩手執着拳頭槌着兩條大腿。『你看，明天洋價準保大跌，或是三千，或是二千，都說不定。今天我兌一百零五塊錢，至少可以便宜一二十塊錢。』說到這裏，他吩咐阿二說：『外面的銅板再去拿進來呀。』

待阿二走了，吳先生湊近吳夫人和老太太的座頭，輕輕地說：『我們好久好久擔心着的

那件事情，明天要來了！」

「真的嗎？」吳夫人和老太太立刻會意，差不多齊聲喊出來。

「怎麼不真？我聽見無線電的報告，說那件事情來了，就在明天！」

「你這個……」吳夫人霍地站起來，頓了一頓，轉換話頭說：「你怎麼不早點對我說？倒去兌銅板！你以為一二十塊錢便宜得要命了，不想吃虧的地方何止十個一二十塊錢，二十個三十個一二十塊錢！」

「便宜一二十塊錢總是好的，」老太太下不來判斷，只是依照老習慣迴護她的兒子。

「現在什麼時候了？」吳夫人看手錶，「七點三十八分。夜市還沒有收。我要出去買東西。」

「你去買什麼？」老太太問。

「我去兌幾副鐲子。雖然鄉氣騰騰不要戴，擺在那裏究竟是硬貨。」

「不錯；究竟是硬貨。」老太太表示極端信服。

吳先生搔搔頭皮，頹喪地說：「銀行要明天九點才開門呢。」

「你不用管。阿二，你的銅板不要搬進來了，就放在門房裏。我立刻要出去。」

「噢，是啦。」阿二放下第二捧的銅板，轉身向外跑。

吳夫人匆匆地洗了手，衣服也不換，拿起小皮包趕到門前。坐墊底下的銅板還沒有拿出來，這使她生氣了，「討厭！快點！快點！」

阿二急急忙忙來回二趟，才把坐墊底下的銅板出清，他自己就像預備去攫取鳥獸和獵狗一樣伏在兩條車柄中間。

吳夫人坐上包車，簡捷地說：「到紫陽街天寶。」

天寶裏的幾個夥計正在那裏打呵欠。電燈光照着玻璃櫥裏的那些銀傢伙，店堂裏好像月光下的空場那樣淒清。待吳夫人走進來，幾個夥計才領一領神，伸一伸腰同臂膀。既而聽見說要兌錫子，接生意的矮胖子臉上更顯露出了笑意，把吳夫人讓到店堂背後的客室裏去。另外幾個夥計也有點興奮；大家用欣羨的眼光送那矮胖子的背影。

「大概要摩登式樣罷？」

「請你拿出來讓我挑。」吳夫人在一把紅木交椅上坐下。「要實心的。」

矮胖子捧出一隻紅木盤，取一個白紙包解開來說：「這是西洋圖案，頂摩登的。」接着又取一個白紙包解開來說：「這一副只有這麼一點小花樣，戴起來也滿寫意。」他一連解了

六七個紙包，紅木盤裏就排滿了黃澄澄的傢伙。

可是吳夫人並不留心什麼花樣，只挑了較大的三副說：『請你秤一秤罷。』

『三副共計九兩六錢七。』矮胖子秤了之後回來報告。

『今天是一百十五塊。』吳夫人抬頭看金邊鏡框子裏烏金紙上寫着的白粉字。

『不錯，一百十五塊。』矮胖子迷齊着眼睛說。『今天已經便宜了。前幾天漲到一百零八塊呢。』

『算一算該多少錢。』

矮胖子取來了算盤，短短的幾個粗手指一陣的歷搭刺，他顛頭簸腦說：『一千一百十二塊零五分。加上打工，三塊錢一副，三三得九，兩共一千一百二十一塊零五分。』他又撥動算盤上的兩顆子說：『一塊零五分不要算了，整數是一千一百二十塊錢。』他說看，眼光就溜到吳夫人那個藍色小皮包上。

吳夫人解開小皮包取出一疊鈔票，像丟一團字紙那樣丟在桌子上說：『先付一百塊定洋，明天帶錢來取東西。』

矮胖子伸兩個指頭在嘴裏蘸了點唾液，連聲說：『好的，好的，』就用熟練的手法把一

疊鈔票數起來。『一百塊，不錯。請教貴姓？』

『吳口天。——明天來取，依照今天的。』說到這裏，就縮住了。

『當然，當然，依照今天的行情。既然收了您的定洋，即使明天漲到一百二十塊，也不能夠多算您一毛錢。』

『照規矩是這樣的；』吳夫人不脫老口的身分。一會兒接了收據，走出天寶，跨上包車。忽然想到了什麼；她自言自語說：『一車子銅板，真是死東西！』

『回家去嗎？』阿二提起車柄回轉頭問。

『到葉盛興，我要買醬鷄。』

第二天早上，當地的報子送來了，吳先生搶在手裏看第一版。吳夫人把頭顱擠到吳先生的耳朵邊。老太太張大眼睛等他們讀出什麼來。

『六項緊急法令，從今天起，把中央中交三家銀行的鈔票定爲法幣。一切收付都用法幣，不得行使現金。誰有銀洋，就得去兌換法幣。』

『怎麼說？』老太太纏不明白。

「就是不用現洋，有現洋快去換鈔票，」吳先生高聲回答。

「誰肯這樣做呢？」老太太實在想不透。

「報紙上說的，如果故意收藏現洋，就得按照法律治罪。」

「那末我箱子裏的三百塊現洋也得拿出去換鈔票了！」老太太憤憤地說。

「當然囉，」吳夫人悠然說，她正想到什麼快意的事情。

「不去換也用不出去呀，」吳先生接上一句。

「我寧可用不出去，」老太太固執地說，「雪白的現洋，究竟是真價實貨，放在那裏總有用處的。箱子裏不穩當，我會在地板底下掘一個坑，把現洋藏在裏頭。誰又有神仙的眼睛，知道我地板底下藏着現洋？」

「地板底下恐怕也不穩當，」吳先生想了一想說，「媽媽，你不是說過的麼？從前長毛時候，人家把銀子裝進罇子，埋在泥土裏。後來長毛平了，他們在原地方掘出來，只是滿罇子的髒水。」

「噫，我不想信有這樣的事情！」吳夫人用鄙夷不屑的眼光瞥着吳先生，同時她的頭顱離開了吳先生的耳朵邊。

「事情是有的。不過那人家正在倒運，銀子才會變髒水。像我們，阿彌陀佛……」老太太說到這裏就嚙住了，因為阿二正在興沖沖跑進來。

「先生昨天兌銅板正兌得着，」阿二總是大聲大氣。「今天煙子店都不掛牌子，人家去兌銅板，他們回說沒有銅板。」

「如何？」吳先生滿得意，看着吳夫人微笑。

吳夫人把頭偏轉一點，給他個不睬。

「東西都漲價了！娘的，光麵一漲漲了兩個銅板！」

「如何？」吳夫人這才向吳先生嘮一嘮嘴，「你以為兌了一百零五塊錢便宜得要命了！」

「大家在那裏說，洋錢不用了，只准用鈔票，用洋錢就犯法！對門李家的張媽積有三十隻洋，聽見了這個信息，拍着胸脯大哭。大家勸她勸不醒，直哭到此刻還不會停哩。」

「作孽，」老太太對於那個張媽大表同情。

「我說笑話，」阿二一副嘻嘻哈哈的神氣，「我身邊也沒有洋錢，也沒有鈔票，用什麼呢，不用什麼哩，都打攪不來我的夜夢。我只要氣力換得來飯吃，不用洋錢，好，不用鈔

票，也好，省得吃壞洋錢和假鈔票。先生，我的話中聽嗎？」

「唔，吳先生隨隨便便應了一聲，接着問：『書房裏收拾了沒有？』不等阿二回答，他們眼光又射到報紙上去了。」

（大衆生活創刊號）

擬『浪花』

茅盾

這一天是十一月十七，離開吳先生兌了一百〇五塊錢的銅板，吳夫人兌了一千一百二十圓——三雙的金手鐲，乃至吳府對門李家張媽的號淘大哭，都已經有四十八小時以上的了。

這一天，吳先生上午十點鐘就由車夫阿二『拉』到了『林老伯』家裏。林府上請客。而且飯後說不定還要打幾圈『小麻將』。因此吳先生就吩咐阿二拉了空車回去。到下午四點多再來接他。

這一天上午九點鐘光景，吳夫人剛剛上床睡覺。昨夜吳夫人也有應酬，打了一夜牌，剛剛輸掉了四十八小時以前吳先生兌了一百〇五塊錢的銅板所得的『便宜』。

於是在這一天十一點鐘到三點鐘之間，車夫阿二就歡天喜地的『請假』出去辦點『私

事」。

車夫阿二常常有點「私事」，例如一星期前某天下午他也是捉空兒便在吳先生跟前請了三小時的假；也說有點要緊的「私事」。他所謂「私事」却是去「搖會」。數目並不多，二十來塊。那是和他同樣是包車夫的趙阿五今年夏天老婆生了急病的時候朋友合起來的。已經搖過三次，上星期那天阿二搖得了十點。他以為二十來塊錢穩穩得手了，那裏知道趕戲園的小販錢麻子偏偏搖出了十一點，搶了去。

阿二的運氣單就這一件事看來，似乎已經不大那個。而況那天搖了會回來，恰又碰到吳夫人早起床半個鐘頭，已經妝扮好了要出去「應酬」，吳府上人心惶惶正在查問阿二這個人到那裏去了呢！

不過今兒這次「請假」，阿二知道決不至於像上次那樣險些兒鬧個「大亂子」。今兒他的「私事」並沒有「進賬」的希望，倒是「出賬」的。化錢的事不像進錢的事要化那麼多的工夫。

阿二已經有了老婆，並且還有八歲和六歲的孩子；今天阿二的「私事」就是他老婆叮囑過四五次的給孩子們買點布縫棉花。

大前天晚快邊阿二拉着吳先生滿市兜轉來兌了一百〇五塊的銅板的時候，阿二早已利用機會在物色他的孩子們的衣料；他比較下來，知道紫陽街一家布店價錢最便宜。他看中了一種印花洋布，做孩子們棉衣的面子是很『嶄』的；還有一種絨布，很白很厚，然而價錢也還便宜。

因為是準備這麼得充分的，所以車夫阿二從吳府出來直奔紫陽街去。

他到了預先看中的那家布店裏，就從布的『柴堆』就跟布店裏布的陳列式是一模一樣的，指出他所選定的那兩種布，也不再看價目，就帶着一點『嘻嘻哈哈的神氣』說道：

『喂，喂，每樣七尺，——這一號花洋布跟絨布。』

『做什麼用的？』一個伙計愛理不理似的走過來問阿二。』

『嗨，嗨，小孩子做兩套棉花，一個八歲，一個六歲。』

阿二回答，還是『一付嘻嘻哈哈的神氣』。並且還用手比了那兩個孩子的高低。

『七尺不夠裁，總得八尺呢！』那伙計從『布的柴堆』上挖出那指定的兩種來，又加一

句：『花洋布一角四，絨布一角三！』

『瞎！一角四？一角三？』阿二的神氣不能再『嘻嘻哈哈』了；他朝那『布的柴堆』仔

細再看一眼，沒有錯，是這一堆，而且是這一堆裏的這兩段，大前天晚上他記得很準的。他把眼光斜到了那伙計的臉上。『不要弄錯了價錢罷？』

『錯不了的？別家還要賣一角六，一角五呢！』

『可是大前天我看清楚的，是一角和九分，花洋布一角，絨布九分？』

『哦哦——大前天，不錯？前天起就漲了價了！』

那伙計回答着，又是愛理不理的一付嘴臉了，而且鼻子裏還輕輕一哼。

車夫阿二這可僵住了。他下意識地摸着衣袋裏的兩張一元鈔票，——這還是今天他向吳先生『借轉』的下月份的工錢；他算一算，如果每樣買七尺，兩張一元鈔票剛剛夠；他忍不住歎了口氣說：

『算了罷，每樣剪七尺。』

『七尺兩件小衣，八歲的和六歲的，老弟，你不夠裁呢！頂少頂少七尺半！』

那伙計忽然和顏悅色起來了，手裏的尺輕輕地敲着那布堆。

阿二一想，也覺得不夠，去年他買過，是七尺，然而今年兩個孩子又大了不少，高了不少呢，然而去年布店裏的尺還不是『市尺』呢！他再算一算，剪七尺半一共是要二塊一分多

一點，他衣袋裏却只有兩張一元鈔票，此外半個銅子也沒有。然而他還得買棉絮。

『馬馬虎虎，剪七尺，多放半尺罷！』阿二對那伙計懇商了。

呀！勸你剪七尺半，也還得放你半尺，你這才夠裁呢！』

那伙計冷冷地說，就用尺敲着那兩段布，又懶懶地拿起那兩段布往『布的柴堆』上一丟，轉身走開去了。

阿二也非常掃興地走出了那家布店。他懊悔大前天晚上拉着吳先生兌銅板的時候不會向吳先生『借轉』兩張一元鈔票買了那兩種布。現在只隔了兩天，可是同樣的兩張一元鈔票已經買不到同樣多的布！而且他的兩位寶貝兒子也決不肯因為鈔票的購買力縮短了就把身材也縮短縮小些！

但是阿二還癡心妄想有這麼一家布店不會漲價，他一路留神看着所有的掛着『大減價』旗幟的布店，他幾乎忘記三點鐘以前還得趕回吳府去伺候吳夫人的差使。

在轉角上，阿二聽得有人在背後叫他；那正是趕戲園的小販錢麻子。

『阿二！你有沒有現洋？現洋錢！』錢麻子把阿二拉在一邊，附着耳朵，鬼鬼祟祟地說。

——錢？難道你上星期剛搖着了會就化光了麼？阿二的瞪大了的眼睛表示着這樣的意
思。錢麻子也立刻懂得這意思，他皺着眉頭一笑，聲音說得更低些：

『現洋錢！你有，我跟你買，一塊錢貼你十個銅板！』

『什麼？有買洋錢的？我用什麼來買呢？』阿二更加弄不明白了。

『嘿嘿！吵得這麼響幹什麼！——用鈔票跟你買呀！一塊鈔票買一塊現洋，再貼你十個銅板；——哦，老朋友了，貼你十二個銅板，馬馬虎虎！』

現在阿二不能不明白過來了。他至少已經明白一塊現洋會比一塊鈔票多十二個銅子；要是他衣袋裏的財產是兩塊現洋，那他就可以買得那兩種布，並且還可以買點棉絮。

『咳！沒有！』阿二很傷心地回答了，拔步便走。

他走了不多幾步就想起爲什麼錢麻子要『買現洋』，買去又作什麼用？他回頭去看看錢麻子已經不見了，他只好把這悶葫蘆放在肚子裏。

同時他的思想又轉到了別地方去；他想，回頭碰到對門李家的張媽，倒要告訴她，現洋還是有人要的，她的『三十隻洋』還可以多三百六十個銅子。他又想起老太太箱子裏還有三百塊雪白的現洋，那就會多出三千六百個銅子。三千六百個銅子還是照錢麻子口裏的『市

價」呢！

似乎三千六百個銅子這數目太大，阿二想得眼睛裏也冒火了；他不再看布店裏的價錢，很生氣似的就一口氣跑回吳府去。

吳夫人早已穿好了大衣，正在查問阿二。

『快點！快點！我要出去買東西！』吳夫人就坐在包車上，她那高跟皮鞋的二寸高的後跟閣閣地敲着踏脚板。阿二連喝一口熱茶的空兒也沒有，拖起車子就再上街去。

跑過了一條街，吳夫人就叫『停住』。她走進了一家洋貨店。

阿二坐在踏脚板上，喘着氣，擦額角上的汗，有兩個人在他身邊走過；——『嗒！米價一漲就是半塊！』阿二聽得這麼說。『日常家用的東西那一樣不漲呵！』——又是這麼一句鑽進了阿二的耳朵。阿二抬起頭來正想問一問，可是吳夫人也出來了。

『豈有此理！肥皂也漲上二成！』吳夫人自言自語地就坐上了包車。

『哈哈，太太！這還是存貨，進本小，馬馬虎虎賤賣了的！』

捧着一箱南洋廠洗衣肥皂的夥計陪笑說，便將那箱肥皂放在踏脚板上。阿二憂悵的眼光朝那箱肥皂看了一眼，就拉起車來再走。

這以後吳夫人又叫停住了三四回。但這三四回，阿二等候的工夫可就多些了；他呆呆地坐在踏腳板的肥皂箱上或是沒精打采站在車旁的時候，只聽得來來往往的過路人全是講論着『日常家用東西』漲價的。他似乎被這些議論塞飽了，胸口悶悶的怪難受。

吳夫人從一家小規模的百貨商店裏挾着不大不小的紙包出來時，倒微笑着自言自語地又像對阿二似的說了一句：『來路貨的香水，香粉，口紅，指甲油，——倒還漲得不多！』

現在包車上也就堆得滿滿的了。吳夫人很性急地連聲叫着『快回去』。除了那一箱肥皂，車上實在沒有什麼沉重的東西，吳夫人的身量也不是重的，然而另有一宗看不見的沉重的東西——『各項日常用品的大漲價』，壓在車夫阿二的心頭。

而這一宗看不見的『東西』就跟現銀子似的，越來越重；車夫阿二覺得三天前他拉這麼一段只要使出七分力氣就夠，但現在他使出了十分十二分的力氣還不能叫吳夫人滿意。車夫阿二也自覺得詫異；怎麼他的力氣也打了折扣？

吳先生早已在家裏了，看見吳夫人買了那麼許多東西回來，就哈哈笑着說道：『你是趁價錢還沒漲足，趕快先囤點起來，是不是？』

『怎麼不是呢！』吳夫人一面叫阿二把東西歸起類來，一面回答。『你看！這裏是南

貨，這裏是化妝品，這裏是綢緞，——大家都說再過半個月會漲上四五成的！你算算，這該便宜了多少？」

吳夫人說時得意極了，就連腰酸也忘記。

這時車夫阿二正捧了那箱肥皂進來，一聽這話，不由得站住了問道：

「先生，當真東西還要漲價麼？」

「自然要漲的！還要漲的！」吳先生很認真地回答着，一面像想起了什麼似的慢慢踱着方步。

「哎——」車夫阿二低聲歎了口氣，忽然想到大前天晚上他還自鳴得意，說是做一天吃一天，「只要力氣換得來飯吃」，隨便是用洋錢用鈔票都和他不相干的，可是不料東西會漲價，他的「換飯吃」的「力氣」也就無形中打了折扣。而且他忽然又想到自己要不是做一天吃一天的，——要是身邊也藏着多少現洋——就算是鈔票罷，那他豈不是也可以趁這機會像吳夫人那樣沾點小便宜？」

「嗯，我今天席面上聽得林老伯的世兄說起，」那邊吳先生踱到夫人面前就站住了，悄悄地說。「他這位世兄是出洋學銀行回來的囉，——嗯，他說：禁用現洋以後，公債一定要大漲

的，——會漲起九五呢！」

「哦！」吳夫人只隨便應了一聲。

「會漲到九五呢！現在却不過七十關口。你算算——噫，我——我想起你前天的金子要是買了公債不是大大的賺進一票麼？……」

「金子也要漲的！」吳夫人尖利地打斷她丈夫的話。她怎肯認輸？

「噫噫，然而——」吳先生湊在夫人耳邊噤噤咕咕的說個不住了。

窗外的日影越來越斜了。車夫阿二是在有太陽的階沿石上悶悶地想不通爲什麼事情碰碰出來又該是他做一天吃一天的人倒楣。而且他的兩個寶貝兒子又在一天一天大起來，吃的穿的都是一天一天要多些。

忽然吳先生在屋裏大聲喊了：「阿二！阿二！」

於是阿二就慌慌張張跑了進去。

（大眾生活一卷三期）

無題

施塾存

劉念劬先生跨出了電梯，走出了那扇玻璃大門，在大門外邊的釘着一塊同懋洋行的招牌

的柱石邊立停了。他從來不會在那邊立停一刻兒的。一出門就往南走，走過五馬路，走過愛多亞路，走過法大馬路，走到民國路，限定了二百文雇一個黃包車回了家。但今天他却反了常態，在那龐大的雲石圓柱邊站住了。他遲疑着，也許可以說是在留戀着什麼的，好幾分鐘才勉強地跨下了臺階。

更反常的，乃是他並不照例地往南走。恰正相反，今天他往北走了。往北走，走着，驟然地覺得一陣熱鬧，似乎那裏發生什麼事的，人都亂紛紛地奔跑着，車馬都急急忙忙地馳騾着，眼睛給一片紅光刺激了，他才知道已經走到了南京路。並沒有發生什麼事情，人還是照樣的走，車馬也並不一定開着特別快，劉念劬先生才定下了心，彷彿覺得剛才有一輛十萬火急的、撞着亂鐘的救火車或救急車打從他身邊飛奔過去似的。

走上南京路；劉念劬先生業已打定了主意：不回家，散着步玩。散步到多遠？玩到什麼時候？他還沒打算到這些，而且也並不預備打算。他挨在人中間走。南京路上的人真是多，而且都走得快，這些人似乎整天專走南京路的。劉念劬先生覺得怎麼也提不起腳來走得更快些。他常常攔阻了後邊的男人女人的大步。不錯，還有女人，不但男人走得快，連女人也快，一走上南京路，彷彿誰都會健步如飛了；只有劉念劬先生却走得比平常更慢。

反正走不快，便索性一個個櫥窗地看過去，雖然劉先生心裏並不一定要看什麼，而且更不會想到要買什麼的。鋼蕊紡大廉價，每元一丈二；三花牌化粧品盒，三種共售洋五元，『無敵牌』大贈品，『拔佳』大削價，\$1.75, \$1.50, \$1.25百跌不壞火車錶每隻售洋一元，本日巧克力什錦糖減售半價，提花毛巾浴衣每件一元半……

於是劉念劬先生終於較長時間地立停在四十八我照相館的玻璃櫥窗前，他對於那呈現着四十八種媚態的胖婦人感覺到一些興味了，唔，很好玩，兩塊錢照四十八個相，這大概是一個自動照相機……他開始有點思索了。

祇要有一點思索就可以暫時把他從他的煩悶中救拔出來。於是他想這個胖婦人好像是在什麼地方看見過的。也許是那醫生的妻子，也許不是她。但至少很可以說是她的姊妹。她有姊妹嗎？……

思緒一動，就漫衍了開去，劉念劬先生的心境就豁然開朗了。他彷彿肩膀上減輕了許多擔荷。一回頭，來來往往的人似乎少了許多，而且都不似剛才那麼走的快而有勁，連汽車的喇叭聲也彷彿柔和了不少。於是他噓着一口氣，邁步再走。

走不多路，兜頭碰見了一個人。劉念劬先生正在想，這個人好像認識的，只是記不得他

的名字了。唔，是好久以前的中學時代的同學……但那人却已經向他點着頭陪下了笑臉了。

「劉……劉念劬兄嗎？好久不見了。……」

「唔……唔……唔，好久了。」劉念劬先生含糊着應對了。「足下……足下現在在……？」

「唔……唔，不做什麼，不做什麼……」來人也含糊着回答。

劉念劬一摸腰包，剛才領到的一份薪水還原封不動的在着。他應該請他的老朋友去喝一些什麼的，帶便也找個地方坐談。

一回頭是冠生園的冷飲部。

「來來來，我們去吃一點冰，談談……」劉念劬先生拍着他老同學底肩膀說。

在冠生園樓下冷飲部的一個電扇下，他們找到了一個空座。劉念劬先生直是記不起那人的姓名，彷彿是姓張，但名字却怎麼也想不起來了。似乎是一個很古怪的名字，好像有一個竹字頭的，一個什麼字？……劉念劬先生老是默着，也不防那穿白衣的侍者走過來，於是讓那老同學吩咐了：

「來兩客香草冰淇淋，」那老同學對侍者說了，接着就彷彿覺得太自己作主了似的，又回過頭來向劉念劬先生問着：「怎麼樣，念劬兄，吃些什麼？」

「唔，唔，冰淇淋，好的，就是冰淇淋罷。」劉念劬先生謙遜着。待那侍者走了開去，他又咳嗽了一口聲：「我們真是，好久不見，好久了。……還是在……在……」

「是的，在投考郵政局的時候碰見過一次。」那老同學接口說。

這才使劉念劬先生想起他這位老同學的名字來。是的，在大學畢業的那一年，他去考郵務員，在考場裏碰到過一次。他叫做張壽籤，是的。

「不錯，在郵政局裏碰到過一次。以後就沒有機會見面過。哎，郵政真不容易考，密司脫張取了沒有？」

「沒有取。真不容易，我是姑且去試試的。」

「是呀，我也是去試試的，明知道不會取。不過要是僥倖取了的話，倒是個很安定的職業。」劉念劬說着，就不覺得心頭湧上了一陣感慨，「現在，做事情真不容易，沒有安定的職業……」

「不過，郵政局也不一定怎樣安定，聽說現在也不行了……」那姓張的說，「念劬兄現在在什麼地方辦事？」

劉念劬先生剛把冰淇淋移在面前，用匙兜着吃，聽着那老同學發問，便沉吟了一會兒：

『慚愧得很，在一家小洋行裏混飯吃。』

『洋行，也不錯呀。要吃飯恐怕還是靠外國人，哎，中國人的機關都靠不住……變動得太快了……太快了！』張壽錢先生也好似有無量的感慨。

『那麼密司脫張，你這幾年來在那裏得意呢？』劉念劬先生問。

『我嗎？我就是一直在中國人的機關裏翻身。考郵政不取之後，我就在本縣縣政府裏做書記，後來因爲一個親戚做了揚州印花稅局長，就跟他到揚州去幫忙，他的事情掉了，我的飯碗也砸碎了。去年又經人介紹在湖州公安局裏混了七個月。一直賦閒到今年三月裏，才到上海來，東投奔，西請託，才在公用局裏找到一個位置，現在是管理一些小車執照的事情，低微得可以……』

『客氣客氣，政府機關總也還不錯，老兄總是個公務人員……公務人員……』

『公務人員就是短命飯碗的別名！你說公務人員這名字好嗎？我就不想再做什麼公務人員。我看還是你們洋務人員好得多，外國人講科學的管理法，不會得像中國官場那樣的一朝天子一朝臣，小職員也得跟着上司滾蛋。』

『唔，也不見得。中國官場雖則風波多些，可是祇要朝內有人，此處不留人，自有留人

處。像老兄那樣，本人既有才幹，背後又有人推轂，自然不愁失業，倒是我們吃洋行飯的，哎！別人看來似乎靠外國人吃飯，安安穩穩，却不知道外國人也儘吃馬，一個服侍得不留神，馬上就請出你。而且上海的洋行界，又有一個惡例，凡是這個洋行裏被解職出來的人，別個洋行就不會聘用了。外國人有外國人的獸想，他們以為你既然是被辭退的，那一定是你不能忠於職務之故，所以，洋行裏的人一失了業，就不容易另外去找生計了……譬如……譬如……」

劉念劬先生很興奮地說着，他很想拿自己的事情來做個證明，可是再一想，也就不必了。他乾咳了幾聲，話就沒說下去了。

於是彼此沉默着，覺得天氣真悶熱得可以。在劉念劬先生心裏，彷彿有一句話要說出來，但他吞吐着，終於沒有說出來。可是衝破了那橫亘在他們之間的沉寂者，終於還是他：

「密司脫張府上在上海嗎？」

「並不，一個人住在公寓裏。」

「現在上海公寓多極了，密司特張住在那一家？」

「我在貝勒路大中公寓十四號房間，念劬兄如果禮拜天有閒，可以請過來玩玩。」

劉念劬先生嘴裏說着『當然當然，理應來拜訪』這客氣話，一邊從懷中掏出了一本日記簿和一支自來水筆，揀一張白頁把張壽錢的住地記下了。隨手又從那日記簿中抽出一張印着住址的自己的名片遞了過去。

『西門夢花街，很相近，很相近，念劬兄寶眷都在上海嗎？』那姓張的老同學看着他的名片問。

『在上海，不過人多屋小，家也不成其爲家了，上海的住，真是……』

『客氣客氣，改天我先來拜訪，大約禮拜天上午總在府上的罷？……』

『在家在家，我是不大出門的……』

話似乎都說完了，兩杯冰也只賸了溶化了的殘汁，於是張壽錢先生搶會了鈔。走出了門，在臨別的一時間，劉念劬先生覺得他要說的那句話還在喉頭想說出來。他正在訥訥地遲疑着的時候，那張壽錢先生已掀一掀草帽彎着半個腰轉身走了。

劉念劬先生好像很失望，又好像很後悔。但他既不明白他究竟曾經希望過一些什麼，也不十分明白後悔些什麼。總之是有點不自在的樣子。

天色已經在黑下來，但劉念劬先生還不想回家。不知怎的，似乎家裏正有一件很困難很

麻煩的事情等候着他。爲了避免這困難而麻煩的事起見，他願意在街上多耽一刻，但同時，另外還有一種沒有來由的心情，使他對於這車馬喧囂的薄暮的南京路感到了憎厭，或者甚至可以說是仇視。他望永安公司那邊走過去，回想剛才和那姓張的老同學在冠生園裏坐着飲冰與閒談，已經彷彿是一個在縹渺中的樂園之夢了——雖則在當時並不會感覺到什麼愉快。他也漸漸明白起來，如果在以前的日子在馬路上碰到了像張壽鏗那樣的闊別了已久的本來是很生疎的朋友，他決不會高興邀他進飲食舖裏去坐談的。至多在馬路旁邊寒暄了幾句，就握手辭別了，而今天的那種樂見故人的神情，在他是，真覺得自己也想不到他會這樣地熱烈的。

劉念劬先生在永安公司裏逛了一圈，一邊耽耽着胡想，一邊在各個玻璃廚邊瀏覽着。終於立停在賣修面用具的櫃臺邊，隨手摸了摸下巴和嘴唇上的鬍子，便要了一包『吉利』刀片。

他並不是專誠爲了買刀片而走進永安公司來的。但是買了刀片之後，好像他來此的任務已經完了，並沒有再逗留的必要，於是他走出了那扇玻璃大門，橫穿過馬路，一眼看見五路電車已經在老大房茶食店門口停着了，他就忽忽地趕上了車。他並不是忽然想回家了，只因爲看見了到西門的電車，就不由自主地隨着許多人擠了上去。

在西門下了電車，他才想起得買一點零食回去。往常發薪水的日子他總是照例要買一點奶油麵包，西式蛋糕之類的閒食回家去的，今天似乎更不能不買一些。於是他就到稻香村裏買了一些瓜子和糖食。

於是劉念劬先生走進家門了。一踏進門，就感覺一陣煩惱兜上心來。妻和兒女都在客堂裏。妻坐着揮扇取涼，年長的那個女孩子正在方桌子上玩積木，年幼的兩個男孩子在鋪着地板上的蓆子上赤着脚玩。椅子上凌亂地放着了玻璃杯，狼藉着茶水浸透了的餅乾屑，幾乎沒有一隻乾淨的椅子了。

劉念劬先生一走進客堂，眉頭先就皺攏了。那兩個幼小的孩子一看見他們的父親手裏提着食物模樣的紙包回來，都從蓆子上爬起身來，爭叫着爸爸，并且伸出了四隻小手，搶先的來接收父親手裏的東西。

但劉念劬先生今天却一點沒有慈愛的感情。他把手裏的紙包望桌子上一攢，順手就在那較長的孩子腦袋上打了一下：

『別吵！你看，椅子上弄得這樣髒，……』

被打的小孩哭了，沒有被打的那個慌忙退回蓆子上去，坐着玩積木的女孩子睜大了她

的小眼睛，默看着她的爸爸。那妻子將啼哭着的小孩子拖到懷中去哄着，一邊也正如她的女兒似地對她的丈夫默看着。她知道丈夫的脾氣，不是在很煩惱的時候，不會生這麼大的氣。不知今天又在外邊受了什麼委屈了，她沉思着。

劉念劬先生沒好心氣地脫下了長衫，拖一塊抹布揩拭着一隻椅子，坐了下去直是不開口。他的妻子給他舀了一碗涼茶來，他就端起茶碗啣啣的直灌下肚，好像連茶碗也想吞下去似的。

一個女孩子和兩個男孩子都悄悄地溜到後門外與鄰家的小朋友玩去了。劉念劬先生悶坐了一會兒，就修的起身上了樓了。他的妻子收拾了他買回來的食物包，也跟着上了樓。她一邊把那些瓜子糖菓分貯在磁罇或洋鐵筒裏，一邊偷眼睇着她的心緒不佳的丈夫：

『今天碰到了什麼事，氣性又這麼大？』她含笑着問。

劉念劬先生的嘴唇微微地翕張了一下。他想告訴她，但他覺得還是遲一點的好。碰到了什麼事？他自己也莫明其妙，究竟他曾碰到了什麼事。妻既然這樣問，一定是她已經覺察到了他的行為有些異狀，然而他自己却連這一點也不覺得。他以為他還沒有失了常度。

於是他從書桌上隨手拾起一本閱微草堂筆記來，看了兩三則，覺得那些姚安公的迂論並

不愉快，就仍舊給拋在硯瓦邊。又是一本，覺世名世十二樓，那是昨天回家時在馬路邊買來的，當晚曾經看了一二篇，覺得很有味道，但此刻却總也看不下去，每篇總有好幾千字，似乎沒那麼安定的心境來看完牠們。於是十二樓又被放回了原處。

劉念劬先生從他的迴旋椅中站起來，向保暖壺鑱口中斟了一杯冷開水喝了，還是覺得心煩。他明知道他應該把他所要說的話告訴給他的妻子，但是他預測不了究竟在說出了那話之後，他的煩惱會是減輕些呢，還是反而增加一些。

至於他那柔和的妻子呢？她很懂得她丈夫的脾氣。一問不答，便不再往下問了；她知道倘若再問下去，會使他暴跳起來的。但是窺測起來，像今天這樣煩躁，他一定有什麼非常嚴重的事情遇到了。但是他不出來，她也感到有些焦灼了。

劉念劬先生的沉默一直守到晚飯後。在藍色的燈光下，三個小孩都已酣睡小床上了，妻子悶坐在籐椅上看那閱微草堂筆記，劉念劬先生連續地抽着『白金龍』。當他抽完了第五枝捲烟的時候，才低聲地喟嘆了一聲。妻雖說是在看書，那不過是一種掩飾着對他的注意的姿態而已，她時時刻刻在留神他的舉動和神色。現在聽到他的嘆息，她捉到了一個發問的機會了。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劉念劬先生沉默着。

『怎麼啦，難道今天沒有發薪嗎？』

劉念劬先生還是沉默着。

於是她放下了書，走到劉念劬先生身邊，推着他的肩膀：

『別老是發獸，究竟是怎麼回事？』

他似乎出於不意的，呈着顯然是矯作的泰然的態度，搖着頭：

『沒有事，沒有什麼……』

『那會沒有事！一定有了什麼事……你說，悶在心裏難道就會化了不成……』

悶在心裏當然不會化了，於是劉念劬先生的嘴唇又翕動了一下。然而他還有點遲疑。他要考慮他應該怎麼樣告訴她。第一句話應該怎樣措辭，才使她在聽到的時候減少一點絕望，而使自己也拿得穩可以減少一些煩惱。他沉吟着。

『什麼事？你說。』一個很柔和很溫存的聲音又在劉念劬先生的耳朵邊響着。

他又微啣了一下，鼓足了勇氣，伸手檢了一張白紙和一枝鉛筆，迅疾地寫了三個字：

『失業了』。

寫完了這三個字，劉念劬先生好像一個被釋放了囚徒似的，感到渾身鬆快。他俯下頭，默然地，但是很舒散地往椅背上靠了下去。

妻也頓時寂靜了，祇將上排的牙齒緊嚙着下唇，徐徐地退回去，沉下在那籐椅裏，好久好久，略微帶一點啞音地，才說：

『爲了什麼事情？』

『爲了什麼事情？』劉念劬先生漸漸地興奮起來，聲音已不像剛才那樣的沉哀了，『沒有什麼理由的，生意不好，裁員……』

『那麼……』妻囁囁着，『還有誰？……』

『六個人，任康也有份的……』

現在是輪到她心中非常煩躁起來了。她寂靜地坐着，看着在小床上沉睡的孩子，祇要能夠哭出聲來就舒服了，她想……

而劉念劬先生却已經像大風雨過了之後似的平靜了下來。他拉開抽屜，取出一束信紙來，開始寫信給那在青島市政府做科員的他的表叔去謀事了。

長壽

周黎

一

秋天。

那正是我失業返鄉後不久，村前圓隆崗上的幾株古樹又染上紅的色彩，因為那里很恬靜，所以我常踱到那邊去解愁。

對於家，我是詛咒着，因為他太寂寞，寂寞得像一灣死水。

「一點好歹都不曉得，好好的飯碗摔掉了！不爭氣的畜生！」

我知道父親又在生氣，就忙出了後門向圓隆崗跑去，我的眼里含了一眶淚。

太陽像一隻溫熱的熨斗，從我的頭上到腳下，它在慢慢的熨着，我的憤恨和悲哀，也都跟着它漸漸消失了！

關於這次失業，我自家認為是一幕勝利的喜劇，可是父親却像永遠不肯原諒我一樣。

我自小在小學里讀書，名字叫李長壽，父親說這名字很吉利，可以無病無災的過到老；

同學們也都趕着我叫長壽，都和我好，所以那時快活。誰知到十五歲那年，父親不許再上學了，把我送到城里去做學徒，從那時起我就做了生活的奴隸；我在那店里一共過了五個年頭；後來又被薦進一家百貨商店，月薪三塊錢，老闆是一個大肚皮，具有適中體質的五十歲的人，皮氣壞得真可以。

誰個老闆不是向我們伙計欺騙，不是在高壓着我們呢？每月照例我們是月底付薪水，那天我剛向他張開口，他就說了一篇無理的混賬話：

「你們這些小伙子真沒有良心，真是只配死的東西！」

「什麼話？你是什麼話，我要付出我自家的工錢！」

「哼！工錢？這年頭有碗飯給你吃已經好了；還要什麼工錢？我不用你，你還不是餓死嗎？」他大聲的指着我說：「你該曉得好歹！你知道這是什麼年頭？多少人沒有飯吃？許多人不要工錢求我留下他們，我都不肯，我原是可憐你！噢！誰知道你是個可憐不得的豬狗！」

聽了他的話，我氣極了；我的血沸騰着，手顫抖着；我大聲的罵他老畜生，老豬，不講理的東西，後來我們扭打起來。

鄰近的人拖開我們，替我們公判一下，我在店裡到底拿到三塊錢，可是我的行李却給老豬狗摔到街上來。沒有法子，我只好別了一班朋友，帶着行李回家。

我認爲那是勝利，永遠的勝利。

買了點零星東西回到家，三塊錢也已用完，當我跨進家門的時候，我已知道必有一些可怕的發生，可是我仍得意的笑着。

見到父親，他刻板着臉，我將要訴說我的不得已的苦處，却不妨他走過來給我一掌。

「沒臉的畜生，滾！我不要你進我的門，快給我滾！」他一面罵，一面用力的搥打我，我大聲號着，母親從後面奔出來。

「他已經在外面吃了苦，不要再打他了！」母親的眼里流下淚來。

父親聽見她的話，坐下來嘆一口氣，他的眼里也充滿了淚。

「接連過了兩個荒年，東西又不值錢！你還這樣不爭氣！唉！不爭氣的東西！」自從那天起，我每天在家憂愁，父親老是會發怒，發怒的咒罵我，母親只是流淚。

我想：這是誰的罪過呢？

太陽漸漸的往西沉，圓隆崗上不見了光輝，黑暗又緊緊的攏來。我慢慢的從地上爬起

來，抹掉眼淚走回去。

『不爭氣，不曉得一點事務！畜生！』

父親坐在屋角里抽着烟，瞧見我走進門來就罵，母親聽見從後面屋子裏忙走出來，坐在靠牆的椅子上。

『別老罵他了！他難道是有意丟掉生意嗎？』

父親沉默着，在那裏搖着頭，抽着烟，烟管里『癡癡』的響。

二

我開始寫謀事的信向外投寄，可是都得不到消息回來。

我詛咒着，我願死在外面，不問什麼地方，只要外面有事做，什麼事也都可以，我將永遠不回來。

白天盼望到天黑，祈待的熱忱漸漸降低了！像一塊石子沉落在海底；於是我愛上了夜，夜越長越好，我願永遠在睡夢中昏睡。

『畜生！怪不得壞了生意，這樣的懶睡；不要臉的畜生！』

父親罵着出去了，我在被子里流了好些淚，最後還是母親喊起我來。

什麼也不吃，臉也不洗，就跑到圓隆崗上去，我靜靜的躺著。

近來父親的情緒更壞了！一天到晚嘆氣，見了我就罵，有時更罵着母親。

季節，離冬天已近，從樹後面吹來一陣陣冷風，我差不多顫抖起來，我悲哀，憤恨，我像一個無依失伴的駱駝在渺茫的沙漠中找不到路。

迎着風走回來，母親像在等待我，她手里拿着一封信，站在門前，見了我忙高舉起手。能從那里面得着些什麼呢？自然只是失望的悲哀，母親不認識字，只看着我的臉色，她顫抖地說：

「暫且找不到事也好，你看你的身體較往年反瘦弱多了！還是在家修養一些時罷！」她接着吐了一口氣。

我腦子里一陣暈眩，幾乎跌倒了。

日子不停的向前奔，我失業在家已經兩個多月，這些日子每天每一件事都給我以極深的印象，我能從回家那天起到現在，把這中間的每日生活情況，一件不遺的背出來；自然，我只是怪自家的眼淚太多，太沒有丈夫氣。

這一天父親到夜深才回來，嘴里咕嚕着，和往常一樣的搖着頭，吁着氣。

「這樣才好，好好的生意胡鬧掉！好在老子有飯給你吃！」

母親不響，只憐憫的瞧着我。

「家里只有幾斗米了！借又沒處借；欠人家的債連利錢都還不起，今天替人家哀求了半天，才許我延挨到下月還清；你們想想下月又把什麼給人家？難道你們只在家吃飯就不煩一點心嗎？」

母親聽着，不禁嗚嗚的哭起來，父親到裏間屋子里睡覺去了！可是我知道他一夜都沒有睡着，我和母親兩人一直坐到天亮。

父親忽然把幾十年來從不離開的旱烟管用火燒掉，一天到晚在家生氣，漸漸的連飯也都不許我吃。

「我的飯沒有你白吃的，畜生！」

「二十多歲的人，却坐在家吃現成飯！」

他罵着，我就賭氣不再吃家里一粒米，我想出走，苦沒有地方去；想死，又不願輕易的死。我只昏昏的睡在床上不起來，父親仍然一次次的咒罵着。

「我的床不是給你白睡的！快滾！」

母親見我這樣怎樣急得哭，她坐在床沿上想哄我起來吃飯，像哄小孩子，我不理，我昏昏的忍着飢餓睡了一天。

黃昏時候母親從外拿來一封信，她像抱着無限的希望，我知道是城里的友人寄來，忙展開來讀着，我又沉重的失望了！

他告訴我謀事不易，他說：尤其是你，各家老闆都不願意要，他們都罵你，說你不該打東家；末了他叫我要耐心的等。可是我還能等待下去嗎？

『怎麼說的，長壽，快點告訴我。』

『沒有望了！』我說：『可是我再也不能停留在家里。』

母親的淚像一串珠子，她默默的到里間去了。

一覺醒來大約已經夜深，母親坐在床沿上向着我。

『媽！怎麼？怎麼你還不睡？』

『……………』

『媽！你在想些什麼？』

「我想：是的，你出去住住也好；免得在家受氣！」

「……………」我一骨碌從床上爬起來；母親回頭向里面望一眼，手顫抖着，顫抖的從袋子裏掏出五塊錢，低聲地說：

「這五塊錢；你先進城去住些日子罷！在外面散散心也好，如果外面不能住再回來，你爸總會回心的。」

「我怎麼能用你私自積蓄的錢，我不能的！」

母親不響，只是把錢向我袋子里塞；窗子外面已經發白了！

我把行李略整理一下，輕輕的走到里間去；父親躺在床上咳了一通，問道：

「誰！」

「我，爸爸！我馬上要進城去，城里已經找到事了！」

「……………」

「是的，是昨天來的信，我就要去的！」

「唉！長壽，外面天亮嗎？」

「早亮啦！」我一面答應着，就挑起行李奔出門去，我跨着大步走了！母親站在門口向

着我，直到我瞧不見。

(太白二卷八期)

一個謀殺親夫的婦人

屈軼

首先我被領到包探室里。一切我皆非常熟習。

長方形的中國式房間，橫個直直地散擺着六七張紅色長條桌；桌旁各各浮着領藍短褂，或是黑長衫。祇有靠左橫拋着的一張舊式賬桌旁，聳着個長黑臉綠眼睛沒鬚子的老頭兒。他手捧水烟袋兒間歇地抽着烟，碧綠的眼睛緊瞧着桌上紙頭。但有時，他也仰起頭，看看窗外屋簷，像在思索什麼似的。

帶短褂和長黑衫常常在浮動，又不時地發出切切私語聲；屋外的電車汽車，咆哮般在響，把屋里空氣壓得死寂寂的。

『暫時給他看守一下。』領我進包探室的黑長衫，漫然地跟一個中年藍短褂招呼着。

『唔。』中年藍短褂答應了一聲，馬上便向我身上拋來一對能看盡人間一切祕密的眼珠子。

我就給指定坐在那房間靠里一頭臨牆的一條長櫈上。

我並不寂寞。這長櫈上還坐着匹瞎眼地鼠——一個像祇能出現在童話的國土里的矮小的黑婦人。

她一手給鏑在這長櫈高頭一條鐵棍上。那鐵棍是穿在二支柱子中間的。

我相互地瞧了一瞧。我們皆沉默着。

然而，我記起了。她是我底鄰居。

三天前一個下午，我往街上老虎灶泡水去。經過她住的那進屋子，屋子前後擠滿着看熱鬧的男女人們。且斷續地從那些人口里溜出『死了人呢！死了人呢！』的驚惶的聲音。

我不經意地過去了。

死並不是椿希奇的事！我想。活着的人底唯一驕傲，就是能給死者一點兒憐憫。然而時候到了，自己也將準備接受別人底憐憫了。

泡水回來，里口已停了一輛黑色汽車。圍在那屋子外的人們，已靜悄悄地像電柱似的凝住了。我也提着鉛壺站了下來。

打先是個黑大褂，帶着個矮小的黑婦人，排開人羣在出來。接着，是個灰色嘩囂西裝，

晃着叢生白毛的沙色腦袋，噓噓地打着口哨走出來。

人們就像靜夜的回潮，沙……地悄沒聲響的退開了。

在這緊張的靜寂中，里口那邊送來：『冤屈的呀！冤屈的呀！』低抑的顫抖聲音。

汽車聲也就咕咕地響了。

這時候我伸頭往屋里望去。客堂間板頭上攤着個藍大褂穿得落落直直的浮腫臉的屍體。看熱鬧的人們，像給這汽車帶去了祕密的新奇，另另落落地散了。我也提着水壺回家。但一路上還散着一堆堆的私語：

『真死的突兀呢。』

『據說卵袋發了青，不是謀殺，也是毒殺的。……』

『那樣的女人，還有姘頭呢。……』

『哈！哈！』接着是大聲地笑出。……

這一切，我全記得明白。——於是我仔細打量着這眼前的謀殺親夫的婦人。

不滿三尺高。一張綉爛了犁頭似的臉，乾枯，瘦黑；找不出兩眼的位置，尖嘴，稜鼻。

披着一頭枯草似的枯髮。一身黑醬色的粗布衣，送出有稜角的二個肩胛。——這一切，確使

人很容易地想起一匹餓慌了在陰溝里喝污水的瞎眼地鼠。凡關於可作爲風流女人的條件，她絲毫沒有。然而她却是一個「另有所歡」把親夫謀殺的兇手。

「霍咯咯！霍咯咯！」忽然，橫頭賬桌旁發出一陣帶有老人風度的咳嗽聲。接着，又「呼」的吹出了水烟袋里燃殘了的烟頭。沒鬍子長黑臉轉起綠眼睛來了。揮動醬綠色的長衫袖子，喊出一聲：「來。」一個黑長衫，應聲上去。

一片聽不清的談話聲。

我同瞎眼地鼠同樣預感到未來的運命。瞎眼地鼠且在發抖。

一會兒那跟綠眼睛老頭子商談着的黑長衫，伸直腰背來了。卸去了黑長衫，飄着月白紡綢短褂，向我們走來。

我掂起半個屁股，預備受訊。但他偏停下這矮小的黑婦人面前。他手中搖着一塊皮鞋底。

「老爺，皇天大老爺，俺是冤屈的呀——莫冤死俺呀！」一開頭便響出那麼個顫動的，慘切的叫聲。瞎眼地鼠仰起頭來，縮下身去。

像座山鎮住一塊小石子，矗立在她面前，那月白紡綢短褂，飄飄然掠起兩袖；接着又伸

過一條大腿，站住長凳上，曲着上身，用手支在這腿上。另一手搖着皮鞋底，「發發」在空間作響，但又毫不經意地向她頰上拍了一下。「冤枉。」同時，他又胡里馬里地說：「我入你媽媽的冤枉！從實招來！別要老子揍死你！怎麼好好兒的你男人卵泡發啦青？可不是——你給他那麼的一把抓來……」

「要命的，要命的，這真冤死俺啦！俺是冤屈死啦！」這小婦人，抖着，縮着，就祇有那麼一句。

「我入你媽媽，喊兒（什）麼冤屈！」皮鞋底又發發作響。「一門子里人，全說你男人死得尷尬！全說你軋上烏姘頭！你心發啦狠，你就給他這麼一把抓來。……」這一回，這月白紡綢短褂，伸直腰來，支在腿上的手，作了一個握住什麼似的手勢。同時，他那豐腴的臉上底肉，像要掉下來似的一抖，油那樣的發光的汗珠，也擠滿了一腦壳。

而我們的瞎眼地鼠，可縮得更小，抖的更兇了。同時她那「冤屈的呀！冤屈的呀」的呼喊聲也漸漸低微了。

「你喊！你喊！」伸直腰背來，又撫一撫手袖。「從實招來，別老那麼糾纏！你男人，那一天，是在幹兒麼事的？」

「他——他——他推車——推小車的。」他抖出了一句。「推小車。我知道。我問你那天跟誰鬧過兒麼事？」

「沒有的。那是沒有的。……那天晚上，……他車推過××路——他累，他歇息兒，車拋在半路上，……巡捕老爺兜小肚兒踢過他一脚，……一脚……皮鞋腳……回來，他喊痛，……俺問他……」她終於斷斷續續地抖出一大串。

「這沒有你的事，我入你媽媽的，老子又不問你這一套！」皮鞋底又拍拍地叫了。「誰聽你這一套。我入你媽媽的。他不是跟你姘頭打過相打？你不是給他吃過毒酒？……」

「要命的！要命的！皇天大老爺！別冤死俺啦！俺是冤屈的啦！……他到家就喊痛死！痛死！他半夜就死去了。」

「那麼半夜時，你幹兒麼不來行里報告？」

「俺不知道呀——俺婦人家！俺門窮人，死了，可還不……是給埋啦……算了！」

「那麼，幹兒麼你房東太太，也說你男人死得古里古怪？你老實說來！姘頭是誰？你說了，我就放了你！……」

「俺……俺……實在沒有姘頭……」

「那個鐵廠里吊眼阿三，不是常上你家去？」

「那是——那是——他叫我洗衣服……我是洗衣……」

在這一場沒有終結的對話里，我聽到風吼和枯枝顫抖。但接着——

「×××」高高的一聲叫。

我吃驚地一看，有人在叫我了。我留戀地再瞥一眼這瞎眼地鼠——這像隻秋後瘦斃了的蒼蠅小婦人——這綉爛了的犁頭臉，這乾枯而且瘦黑，找不出眼睛的位置，尖嘴，稜鼻的小婦人。——我茫然了。我雖然不知道她一生底歷史，然而我却懂得一塊奠地基的石頭被損害的情況了。

我低下頭來。我為這匹瞎眼地鼠——一個謀殺親夫的婦人默禱着。

(大白二卷十期)

打 遞 解

白 塵

在「戊字號」里禮拜三的夜晚起碼有十個八個睡不着覺。勉強睡得下的也穿好了，棉褲

紮好了鏡帶，免得第二天早上麻煩。這一夜，咳嗽的聲音不會停，翻身的聲音也不會停。翻身時候還哼唧喂喂的嘆着氣，像挨打傷了的狗似的。更熬不住的，撐起身子坐着，從碗口粗的木籠柱子里望出去，外邊還沒有光，黑漆一片。看守在院子里響着破皮鞋，大聲地咳嗽。據說，每逢『有了事』，頭天夜里總聽到鬼叫。

這個抬起頭剛望出去，就給看守看見了。大喝了一聲：

『做什麼！——睡下去！』

像都睡熟了的，這末一來，起碼有十個八個一起抬起頭。——就同喊口令似的，那末齊整。

『黃先生，什麼？』

『黃先生，幾點鐘？』

『看守先生，聽見什麼？』

看守先生把眼睛一橫。跟吆喝豬狗的一樣：『睡，睡，睡！——睡吧！睡吧！——那來的廢話！』

看見一個一個頭放平了，才又『鐸』兒『鐸』的走到隔壁號子去了。這兒幾個人只好數

着屋頂底下的橫籠柱子，大家不作聲。

天還沒有亮。

四點鐘換了班，那叫『小頭鬼』的吳看守上班了，從籠柱里伸進手來，拍拍睡在床上的『龍頭』老朱的肩膀。

『唔？……』老朱吃了一驚，翻個身撐起來。壓低了聲音問：『什麼？』

有頭十個腦袋一起抬起來，望着他們倆。

小頭鬼的吳看守把三個指頭一豎，咬緊了牙齒：『三個！』

龍頭老朱把耳朵貼在籠柱上：『我們呢？』

『一個。』他說了就要走。

『站住！』老朱像命令地喝住他，還要問什麼。

『幾個，老朱？』不知那個問了一句：

老朱吃了一驚，回頭看看床下十多個抬起的頭，打着官腔說：『睡呀，沒有什麼！』轉

個頭去放大了聲音說：『給我弄一兩嗎？』

吳看守點點頭，也放大了聲說：『多了買不到。』又貼在他的耳上說了一句話。然後笑

道：『你睡覺吧！』頭一幌，去了。

老朱點了一枝香烟，二十幾個眼睛珠子釘住他。大家失了神。

靠在大號桶（註一）旁邊睡的吳開汶頭伸得頂長。又亂又長的黑頭髮像一把野草；又發黑又發灰的面孔上，睜着一雙快要突出來的眼珠子。下身埋在一塊破棉絮里，上身的破軍裝却扣好了鈕子，一夜就沒有脫。看看大家都不響了，便覺熬不住。

『朱太爺，你行行好告訴我們吧！』

老朱給烟灰一彈，笑起來：『那里話？——沒有事。我是找他買大米子（註二）的。大家睡下吧！』他自己先躺下了。

靠在老朱床對面睡着的胡小五子，楞着一雙沒神的眼。——他剛害了一場傷寒症，臉上只剩得骨頭，眼珠子也落到兩個黑洞里去了，他喘着氣，費了很大的勁，說了一句話：『朱太爺，只要告訴我們是幾個人，就放心了！』

老朱翻起半個身，生起氣來：『你們瘋了嗎？——我告訴過你們：沒有事——睡！』二十幾隻眼睛又都放下了，沒有一點聲音。天還沒有亮。

老朱抽着烟，不理他們。過了約莫半點鐘，輕輕蹣起頭來，見大家沒了動靜，才用腳踢

醒了床面前他的心腹小伙計，——張鎖庚。用手比了一個手槍的樣子，嘴一蹶，要他起來。張鎖庚揉着眼，就慌慌張張地問：『哪一個？』

老朱的眼一扭，朝大號桶那邊一蹶嘴。偏巧那十多個頭又蹶起來，老朱一仰臉，又睡倒了。『小頭鬼來的，』他說：『鴉片烟只肯買一兩。』

張鎖庚翻了半響白眼，才『唔』了一聲。

大家看着張鎖庚，知道問不出什麼真話來，也就不作聲了。

靠籠柱子睡的沙鶴飛，向柱子外邊望了半響。轉過頭來本想說什麼話，見大家一個個蹶着嘴，也就不想說什麼了。——知道自己說了話也不會討人歡喜。

我看你一眼，你看我一眼。眼睛一碰到，馬上就離開，誰也不敢多看一眼的——。可是誰又捨不得不看。這末着，吳開汶的眼珠子就和胡小五子碰到了。——先是，一聲不響地對看了一會兒，看着看着就親熱起來，他們輕輕地點了頭。

『醒了嗎？』吳開汶問。

那個點點頭，問：『你也沒睡嗎？』

這就完了。大家又閉緊了嘴，什麼也不說。沙鶴飛的嘴脣動了兩下，又忍住了。遠遠地

敲着自鳴鐘的聲音，各人豎起耳朵。

『幾點？』有一個人問：

誰也沒有答話。只聽到那些已決犯輕輕地打着鼾。

沙鶴飛再也忍不住了，動了兩下嘴唇才說：『是是是……五點……』他上下脣抿得緊緊地給腦袋點了好幾下，才從脣里迸出一個『吧？』字來。

大家看他一眼，有點生氣。

沙鶴飛停了一下，才換過氣來，又結結巴巴加上一句：『天天……已……亮了！』

天亮了！誰都吃過一驚。只要天一亮，事情就要來了。聽了他的話，個個都生氣地翻他一個白眼。可是誰也想早點天亮了，才好放下心。所以誰也沒有罵他一句什麼，只是迎着籠柱外的電燈，想看看燈光後面到底泛泛出魚肚色的天來。

除了輕輕打鼾的聲音以外，像什麼都死了。——但這二十幾隻眼睛却靜寂無聲地冒着火。

張鎖庚偷眼看着他們，也是不聲不響。

吳開漢的眼睛一下又碰到胡小五子。他想笑，但嘴唇子重得不得了，張不開。便想說句

話：『你，』他停了一會兒：『不要緊。』又停了一會兒：『放心好了。』

胡小五子等了半響，見他不說下去了，才搖搖頭。『上家追的兇！』

吳開汶突着每一雙眼睛，——但是聲音却那末軟得沒有一點兒力地說：『今天，一定是我了。』

每人抽了一口氣。

龍頭突然從床上翻個身，坐起來。『胡說什麼！——天還沒亮，就說這不吉利的話——

！大家不圖個「順序」嗎？』

一個個不聲不響地躺下去，外邊天已亮了。

『嘩啦啦』一聲響，外邊總鐵門給打開了。有幾隻皮鞋打在石頭板上，『嗶，嗶，嗶……』又響又脆，打在人心上有点發抖。

十多個黑頭從窩里跳出來，鐵鐮在破棉絮里發一陣響，那聲音像從肚皮里出來的。

龍頭一翻身坐起來，眼盯着這十多個黑的頭。張鎖庚也揉着眼朝外爬。全號子里的人都豎起了耳朵，大家連氣都不敢喘。

皮鞋的聲音『嗶，嗶，嗶……』突然停止了，從半天里飛過的烏鴉叫了一聲，也不再叫

了。里里外外，什麼都聽不見。

這末好一會兒。突然地——

『打遞解（註三）啦！……乙字號劉新一！……打遞解啦！……』

十多個黑頭直楞楞地伸着，眼睛一個個睜得桃核大。臉上像塗上一層白。其餘的人都撐起半個身子，但不敢再動一下，怕弄出一點聲音來。只有鐵鏟在破棉絮里低聲地哼着。

『丁字號徐阿虎！……東西帶着，打遞解啦！……』

隨他門上叫『打遞解』也好，『提堂』也好，就是叫『出水』（註四）也好，橫豎大家明白。心都提到喉嚨管上，『丁字號』下面就是『戊字號』啦！『戊字號』能沒有麼？

『快點呀！……趕火車啦！……』

沒有了嗎？大家的心一沉。別的號子里有鐵鏟拖在地板上的聲音。可是誰也不敢向外去看一眼，豎着耳朵在等。

『戊字號……』外面剛叫出來。

全號的人一骨碌都爬起身。睜着眼，豎着耳。那十多個黑頭一動也不動。外面的聲音在不慌不忙地叫下去：

『……吳開汶打遞解啦！……』

只聽見一聲『丫！』幾十個頭轉向大號桶那里。『鋼唧唧』一陣鏗響，吳開汶從地鋪上跳起來。

起碼有一二十個人嘆着氣：『海！……』但低得很，像一陣風。

眼睛全射在吳開汶的臉上。那副黑灰色的面孔倒透出些紅光了。又亂又長的黑頭髮更亂得像在狂風里的野草。眼睛已不再有兇暴的光，溫和地看看大家。『諸位，再見了！……』

可是誰也答不出一句話。

他走到胡小五子面前，站住。『請你寫封信給我家里。對我媽媽說：——好，叫她們好好地過吧！……』

龍頭走下床來，低着頭說：『老吳你靜靜心吧。信……』

他掉過頭來對着龍頭笑笑：『老朱承你照應了！』

別的號子開了門，鐵鏢『鋼唧唧』地一直響到院子里。這個世界上像除了鏢以外就不會有聲音了。大家正逼着氣，突然地一聲狂叫，院子里那個人喊了一句什麼。

吳開汶馬上掉轉頭，想朝外跑。在籠柱門口，又回過頭來對大家看看。握緊了拳頭，向

大家一舉。

『再見！』轉身衝到院子里去了。

院子里三個人一遞一句地喊着什麼，夾着鐵鐮的聲音，漸漸地遠了。

號子里嘆着氣，胡小五子蒙在被里哭。

『兵』的一聲，鐵門又關上了。外面起了哄叫。

註一：大馬桶。

註二：鴉片煙——以別於『小米子』——香煙。

註三：一縣遞一縣地解回原縣稱爲打遞解。但這兒却是借用。就和避諱『死』字一樣。

註四：釋放出獄俗稱『出水』。

（太白二卷十一期）

團聚

因倪

倒是一個晴明的日子，風可不小，一個勁兒的刮。商店門前高懸着的軟招牌，颼颼地響，不住的顫動，映在太陽光裏，變成無數的黑影子，在柏油路上跳舞。行人都縮着頭。有大衣的，手插進衣袋裏；沒有大衣的，也得把手縮進袖管裏頭去。脚步雖然顯得有點笨重，然而都很快，許是事忙，也許是想逃避這寒風，快一點回到那爐火熊熊的屋裏去。時間還早，偶然有一兩輛汽車載着一個兩個的貂皮領子，水獺帽子，呼呼地開過去，代這隆冬的都市增加了不少的尊嚴。

馬路的一端，在那快到河沿的地方，一個胡同，又狹又長。胡同裏頭，一邊是一排人家的後門，另一邊却是一個公共廁所，廁所的進門處遮着一座高可及腰的短牆。早晨八點鐘前後是這裏的全盛時代，一個大個兒，尖鼻子的中年男子正在離門很近的小便池裏小便，却回過頭來向着一個從胡同外面格登格地走來的小老媽兒，擠眉弄眼的說：

『噲，王媽，你家少奶奶回來了，大少爺……哈哈……怎麼樣啦？』

王媽有點臉紅：『缺德！看我來撕你的嘴……』

一家的後門崩的一聲開了又關了；並沒有真撕！正向廁所走裏去的幾個短衣男子和另一家後門口站着買白菜的女人都笑了。

大個兒一隻手撒着褲子，向胡同外走：『孤王酒醉桃花宮，韓素梅……』拍的一聲：坐在牆根下的兩個十來歲的破襪的小孩中的一個腦杓上着了一巴掌：『打不死的兔崽子，又找死啦！……韓素梅生來好容貌……』大個兒出了胡同，進了對街一家玻璃窗上寫着『清真回教』『各樣蒸食』幾個紅字的小飯館裏去了。

被打的小孩且不顧疼，忙把兩手反插到背後去，死勁的按着放在他自己和牆中間的一個破麻布袋，直看着大個兒出了胡同，才敢放手。

『……真的，住兒，你爸爸瘋了吧？……你媽媽……和……』

『你媽媽和孫玉才××』住兒不等那個光葫蘆頭小孩說完，搶着說。

『爸爸許是真瘋了，做出那樣的事來！』住兒心裏想。他記起那天晚上，媽媽回家，告訴爸爸她快升做管工了，可是爸爸和媽媽都不高興；接着又聽他們談到媽媽廠裏的工頭孫伯伯，媽媽氣得不言語，爸爸只是罵。看光景媽媽罵的並不是氣爸爸，爸爸罵的也好像不是媽媽。住兒問比他長一歲的姐姐，她也不知到底是怎麼回事。第二天，媽媽回家很晚，一見到

爸爸就哭，直哭了一夜，爸爸也一夜沒有睡，像煞神附了體，通紅的眼珠只向自己瞪，姐姐被打了一拳，直哭得好半天轉不過氣來。天剛黎明，爸爸就出去了，媽媽拉他，被爸爸一推，摔倒在地上，急得只是哭。

以後的事，住兒越想越覺得奇怪。媽媽從那天就病倒了，直到現在沒有能起床。爸爸呢？始終沒有回，聽人說爸爸要殺孫伯伯，被抓去坐牢了，可是孫伯伯並沒有死，前天還看見他：頭上到是紮了一塊白布。爸爸爲什麼要殺孫伯伯？住兒真想不到，他只記得，那天，他和媽媽同工廠的那個王姑姑家去借錢買小米，代媽媽煮粥，路上碰到街坊家的孩子，他們向他說：

『你媽媽和孫玉才××。』住兒不信，可是爸爸到底爲什麼殺孫伯伯？真透着奇怪！

『聽呀！住兒，來了！』光葫蘆頭的小孩推了住兒一下，他正在一面低了頭想爸爸和孫伯伯的事，一面一隻手伸進那隻已經張了嘴的破鞋裏面去捏腳指頭，被光葫蘆頭一推，嚇了一跳，正想回他那一拳，忽然聽到『轆轤』的聲音從胡同口過去。住兒一躍，跳了出去，光葫蘆頭移了一移，坐在住兒原坐的地方，代他的伙伴守着蓆袋。

住兒跑出了胡同，却放慢了脚步，一輛大車正從他面前走過，左右搖擺不定，上面滿是

大塊的煤，映在太陽下面，烏油油地發光。車沿上坐着一個和煤一樣黑的漢子，假如不是他的嘴唇紅得怕人，住兒幾乎把他當作一塊頂大的煤。住兒放輕脚步，跟在大車後走，看準了一塊較小的他的力量所能勝任的煤，他非常敏捷地向兩邊瞧了一瞧：沒有人注意他。乘着大車擺動的時候，用一個輕快的姿勢，攞了那塊煤，拔步便跑；跑了幾步，沒有人追來，那個煤車上的漢子正從懷裏摸出半節烟捲往那通紅的嘴裏塞。他站住了，把煤藏到破爛的衣服下，故意慢慢地走進胡同裏去，心却不住地跳。將進胡同的時候，又向兩邊張一張——在煤沒有放進麻袋之前，總是沒有脫離危險時期的。

住兒坐下來，打開麻袋，且不把偷來的煤放進，先把裏面的幾塊拿出來瞧了瞧，然後再連同那塊剛偷來的一齊放了進去。他心裏想：這幾塊足夠向他家隔壁那個小舖子裏的掌櫃換幾個錢，除去買點小米，還可再代媽媽買點藥。他滿意了。

『夠了，夠了，走吧！』光葫蘆頭催着住兒走，但他不願走，他想起媽媽躲在那破得像一張魚網的棉絮裏，冷得不住地打哆嗦的樣子，和姐姐的兩隻因為糊洋火盒子凍得又紅又硬的手。他不走，他希望再偷得一塊剛才那塊差不多大小的煤，回去在那個破瓦盆裏代媽媽和姐姐攏盆火，暖和暖和！

『走吧，走吧！』光葫蘆頭見他不理，代他拿起蔴袋便走，住兒見了，一手來搶蔴袋，一手却去推他。光葫蘆頭一個不留心，摔倒了，幾塊煤接着也從蔴袋裏跌了出來。住兒急了，跳過去，騎在他身上，像打馬一般，在他屁股上死命的打了幾拳。光葫蘆頭一個翻身，住兒坐不穩，向旁一歪，光葫蘆頭乘勢爬起來，向着胡同外便跑。『住兒媽媽和孫玉才××，哈哈！』一溜烟地跑了。

住兒追了出去，光葫蘆頭已經不見，却好對街的一個胡同口上停了一輛沒有人看守的煤車。住兒看了心只跳，三腳兩步的縮進胡同，忙把地下的煤收進蔴袋裏，再將蔴袋放在緊靠胡同口的牆角裏去，重又走出去，大車上的煤一塊一塊的都變成了一盆一盆的紅火，火裏頭有人向他招手：這是他姐姐又紅又硬的手。他小心地走到大車旁邊，照規矩兩邊張望一下，兩隻手剛要向一塊四方的煤伸去：

『哩哩！』聲音在他背後，他慌了，忘回過頭來，一個載着風帽的老頭向他搖搖頭，慢吞吞地走進胡同去了。住兒出了一身汗，心跳得利害，但手也不由自主的來得更快。他兩手捧起了那塊方煤——牠似乎由方而圓，變成了一團紅得透明的火，住兒從心底升起一股熱氣

——他大着膽，捧起煤，拔步想跑。陡然，咚的一聲，脊樑上響了一個雷，眼前一黑，手一

鬆，煤塊落在地上，他灣了腰，仰起臉來，轉向背後：一張紅得怕人的嘴。

『小王八蛋，又是你，你要我的命……掙的錢還不夠賠呢……我也要你的命……』咚！
住兒背上又是一聲響。

『這小王八蛋，該挨揍！』

『好了，好了，這兩下夠他受的了，放了他吧！反正沒偷到。』

『好傢伙……快……快說兩句好話吧！』

『……』

『……』

住兒灣着腰不敢抬頭，只覺得他現在已經在一個密密的人圈的中心了。

『沒有拿，沒有拿……』住兒灣着腰說。

『「沒有拿……」這小傢伙，還是你呀！好，好，不吃點苦也不知道厲害！』住兒腿上拍的着了一下，火辣辣地，不大像疼，腿一灣，跪下了，抬起頭來一看：一根木棍在他頭上

飛舞。

『起來，走，……不走？……起來呀，走！』巡警提着住兒分開人羣走了。

住兒不想走，但那棍子逼着他走。他想到媽媽，今天又得餓一天了；他想到胡同口的幾塊煤，他後悔不該把光葫蘆頭趕走，不然他一定會代他送到他家去。他想到姐姐，她每天糊洋火盒子掙的錢不夠給積欠的房錢；房東每天逼着要，整數拿不到，銅子三十二分的拿着走，前天房東對媽媽說，三天後再不交齊，就要把媽媽抓進去。他想到這裏，大步的跟着警察向前走；他想，到了牢裏，不但會見到爸爸，一定也會見到媽媽。她想到姐姐，一個人在家裏，太可憐了，但他相信，爸爸被抓去了，自己被抓去了，媽媽也很快被抓去了，姐姐？一定也會很快見到的。他高興了。他勇敢的往前走去！

天漸漸的黑了下來，寒風在怒號，大個兒，尖鼻子的男子一面一隻手撒着褲子，一面往胡同外走：

『孤王酒醉桃花宮，韓素梅生來好貌容……』小飯館裏的燈光從玻璃窗裏射到馬路上，胡同口黑暗的牆角裏，一個蘇布口袋靜靜的立着。

出走以後

張天翼

何太太忽然回到了娘家，臉色很難看。

『姑太太回來了！』那個老王媽一開門就嚷。『一個人回來的呀？』

的確一個人回來的。祇帶了一隻精緻的小提箱。其餘照道理要帶的都沒帶，譬如聽差、奶媽、孩子等等。祇有她這麼一個人——沒有第二個照應着，就坐了兩個鐘頭火車回來了。

可是這位姑太太沒答腔，一個勁兒跨過那院子，兩隻鷄就咯咯地逃了開去。

『爸爸，』她顫聲叫。她頭一個瞧見的是一位老太爺。

堂屋裏空空洞洞的，祇有那張歪站着的八仙桌孤另另跌在兩張骨牌檯中間。老太爺正一個人坐在那裏喝虎骨酒，面前攤着一張粗草紙——墊着些花生米。他一瞧見那位來客，就趕緊把捻掉了皮的一粒下酒菜放下，彎着腿子站了起來，兩手合在了一塊兒——像是在搓手，又像是拱着作揖。

『回來了？……怎麼，一個人麼？你一個人——不要照應就……』

那個不熱不冷地笑了一聲，不耐煩地說：

『爸爸真是！你看得我這麼無用！一個人又怎樣！』

爸爸是爸爸，可是待他這位女兒很客氣，還夾着五成不安的樣子，像遇見了長官似的。這裏他就瞟她一眼，抱歉地陪着笑臉。

老太太也打裏面屋子裏跑了出來，頭上包着一塊灰色布，身上束着圍裙，滿身的土。

『怎麼信也不寫一個就回來了？』

她取下頭上那塊布，不等別人回答就又想到了許多事：

『吃了飯沒有？……唉，你何必自己來接呢。七叔會送我們的。就不然——打發楊再升來也就……』

『來接！』那個退了一步，發脾氣似地說。『哼，連我自己也不回去了！』

『什麼？』

兩位老年人成了化石：四隻眼睛死釘住了他們姑太太。倚在堂屋門邊的老王媽也張大了嘴——撐着了一根洋火棒似的。

姑太太也沒管骨牌凳髒不髒，一屁股就坐了下去。

『我要離婚！』

她母親臉子成了灰黃色，一下子發作了她那老毛病：伏在桌子上哭起來，弄翻了那杯虎骨酒也沒在意。一面就拿手裏那塊灰色布抹着眼淚。

老太爺不知道要怎麼才好：楞着瞧着桌上那些花生皮。他肚子裏在喊冤：

『又交了暮庫運，又交了暮庫運；恰恰等我辭了職她就……』

可是他沒說出來，祇把嘴唇哆嗦着。

真糟糕：他才辭了那差使沒有幾天！他在縣衙門裏吃了二十幾年公事飯，歷任的縣長都沒換掉他。去年女兒嫁給了那何伯峻，他才苦出了頭：大兒子有了個好差使，帶着媳婦孫兒女去吃飯。老二老三也能升了學。女兒女婿還要接他們兩老到上海去享福哩。

『爸爸那差使何必幹呢。並且住在這裏也沒個人照應。』

可是老太爺一下子不忍心辭職：那位金縣長待他挺客氣，誇他公事辦得老到。一直等那位知己長官交卸，他才脫離了那把坐了二十幾年的椅子。於是把家具賣掉，把衣裳什麼的都收拾起來。老太太還親自檢那些東西，給弄得滿身是灰。

這趟姑太太回來——他們還當是來接他們的哩。可是……

於是老太爺瞅了老太太一眼，把那雙沒光彩的眼睛又回到女兒臉上。老半天他才似乎鼓起了勇氣，全身的勁都給聚到嘴裏，聲音可輕輕的：

『爲什麼呢，爲什麼你要……』

『我要離，就是！』那個粗暴地搶白着：這種勁兒跟她的裝飾很不調和。

她衣裳的那件料子——全屋子祇有她自己叫得出這名目。全身綴滿着並不怎麼好看的花：像小孩子畫的。頭髮燙得一折一折的，罩在那張塗着黃粉的臉上。指甲油油地發着亮。可是今天她算是沒有打扮：氣都來不及嘔，誰還有心思顧到美不美的！

咬着牙喘了一會氣，她想到了她脾氣發過了火，於是又給剛才的話下個註腳：

『我再也不能跟伯峻獸下去！我到現在才明白了他！——他簡直惡化，腐化……自私自利……國家社會上的罪人……』

老太太抬起她那揉紅了的臉來：

『小夫妻吵嘴是常事。怎麼……怎麼……唉，你離了婚——叫我跟你爸爸怎麼辦呢，叫我跟你爸……』

爸也照樣嘟囔着：

『小夫妻吵吵嘴是常事，小夫妻……』

他們的女兒跳起來頓着腳。

『煩死了，煩死了！什麼小夫妻小夫妻的，真是！……我跟你說不明白：我祇要告訴七叔。……你們都不懂！』

她祇相信七叔。於是老太爺似乎有點傷心自己的攀不上，小聲兒歎了一口氣，肚子裏說：

『他們是新派人，唉！』

七叔是老太爺的堂房弟弟。他們感情好是好，不過談到有許多事他倆可不能同意。譬如那天說起金縣長，七叔咬一口咬定這父母官是個壞蛋：一點也不顧民間疾苦，祇知道刮地皮——該殺！他說起話來老這麼帶點危險性。可是這也許是年紀太青的緣故：才祇三十幾歲，並且是在縣裏頂愛出風頭的一個中學裏當國文教員的。

那位姑太太可一直等到七叔來了她才開話匣子。她打有知識的時候起——就一直跟着七叔的路線走：他叫她知道女人是個『人』，他叫她放眼看這世界到底有多麼大，他教會她怎樣用她的腦筋。還有呢——何伯峻也是七叔介紹給她的。現在她要脫開伯峻的這理由——

當然也祇有七叔懂得。

七叔比前兩個月胖了些，還那麼有興致，對她像逗孩子玩似的：

『怎麼，閒得沒事做了就鬧離婚玩麼？』

接着他自己一個人大笑起來。

那位姑太太抽了一口氣：

『唉，我跟他再也不能一起生活下去了。』

『咦，咦，怎麼呢，怎麼呢？』

女的用力地瞧她七叔一眼，把視線移到了院子裏：兩隻鷄在啄食，一隻在路中間拉了一

堆爛屎。

『他呀，哼哼！自私自利到了極點，簡直是……』

老太爺在七叔耳朵邊輕得像蚊子哼，彷彿不想叫別人聽見似的：

『七弟你開導開導她罷，她要是……』

姑太太可煩躁得跳起腳來，發紅的臉皺着：

『啊呀啊呀！我不說了我不說了！真要命，別人說一句你就要岔嘴！……七叔我跟你出

去說！……」

『呃呃呃，』那個擺擺手。『好，姆媽爸爸都不許岔嘴，讓我們姑太太一個人說，好不好？』這裏又大笑了幾聲。『來，祇告訴你七叔罷。……唉，我們姑太太肝火真旺。』

老太太在一刻鐘以前就停住了哭：沒個人來勸——老這麼鼻涕眼淚的沒多大意思。這裏她又把那塊灰布紮上了腦袋，一面嘟囔着：

『我們不開口就是。我祇……』

『姆媽你走開罷：你做你的事去。我不要你聽！』

姆媽一離了堂屋，爸爸可就把手按在那把燙壺上打不定主意：他不知道他該不該留在這兒。

可是那叔姪倆已經走到了隔壁廂房裏。

這屋子光線不大好。兩老向來沒打開窗子生活過：陽光好容易穿過皮紙糊的格子，就蝕了許多。板壁都漆成黑紅色，瞧去就像是個無底洞——很可怕似的。

姑太太皮肉緊了一下，她腦子裏閃起了一下從前的生活。這裏什麼東西她都摸得很熟：她知道這一條地板寬些，哪一條狹好多——她滾在這上面哭過。

胸脯覺得緊束着，她噓了一口氣，瞧瞧母親那張舊得不成樣子的甯波床——靠在牆邊二十幾年沒移動過的。她忽然發怒地想：

『爲什麼這張床沒賣掉！』

七叔拿出一支煙來抽着。洋火一亮，照見他臉子莊嚴了點兒。他一雙小眼睛正釘着他——等她開口。

『你跟伯峻到底鬧了些什麼事，呢？』

女的往床上一坐，兩手撐在床沿上，對地板瞪着眼。牙齒咬着嘴唇，呼吸得很急；看動兒是悲哀的成份少，憤怒的成份多。

沉默了會兒她才抬起臉來。於是把屁股坐正一下，預備要長篇大論的樣子。

『噯，還說什麼呢……伯峻倒並沒跟我鬧翻：他仍舊愛我，我知道。可是他這個人哪，哼！我到現在才知道他這個人……』

那個可摸不着頭腦：

『他沒得罪你，那麼？』

『啊呀真是！』她發了急。『他得罪我做什麼！他得罪了我倒是小事了。懂了吧，懂了』

吧！——真是！他仍舊愛我，他還是很那個，很……可是我現在不能接受他的愛！」

她跟七叔眼對眼瞧了會兒，她興奮地站了起來：

「七叔你告訴我的：他有救中國的大志，他要振興實業，一回國他就開了那個公司。哼，說得倒好聽。其實啊——其實他是要發財！……你知不知道他錢是怎麼賺來的，你知不知道？」

七叔滿不在乎地盯着她，拿微笑着的嘴抽了一口烟，拍拍煙灰。

「唔，怎樣呢？」

「他呀，他呀……」她全身的血在狂奔着，聲音發了顫。「他藉口不景氣，他說去年蝕了二十來萬，放出謠言去說公司要關門。他其實……他其實……你知道他怎樣，你知道他？」這裏稍爲頓了一下，兩手抓着拳，用力得哆哆嗦嗦着。「嚇，這樣一來他就可以減少別人的工錢——做工的時間倒多加了兩個鐘頭！他們……他們……那些工人要是不依——他就拿關門來嚇他們！你看他……你看……」

「這些事跟你有什麼關係呢？」

他這種慢條斯理的口氣跟她那憤激勁兒簡直太不相稱。

姑太太可發了狂似的。她覺得全身的血管都會爆破。她覺得腦袋在一陣陣地發漲。她恨不得一個炸彈把周圍的東西都炸了個粉碎。她向七叔面前搶進一步，叫嚷嚷子：

『什麼關係不關係，什麼關係不關係！……他欺騙他的工人，叫人家當他的奴隸，不管人家死活！——他賺錢！他……他……他……』

七叔決意想叫她安靜點兒，就一句口也不開，祇在屋子裏回來地蹣着。不慌不忙地抽着煙——火一亮，照見他嘴角上那個微笑還掛在那裏。

這麼閉了分把鐘嘴，那個真的平下了一點氣。她又坐到了床上，彷彿劇烈運動了之後那麼疲倦。手貼到了額上，指甲在暗地裏閃亮。

『唉，陸子根家裏我知道的！真慘！』她自言自語說着，又顫聲噓了一口氣。

『什麼陸子根？』

『在公司裏做活的。』

停一會她把貼在額上的手放下來：

『他們已經吃不飽，現在更加……真慘無人道！……他們要求米貼，伯峻也硬着心腸不許，還說『我不怕他們風潮：我有法子對付！祇要他們敢！』你不知道他那時候那付臉色

——簡直是個野獸！簡直要吃人！……我現在才知道他自私自利到這樣子！——腐化！惡化！守財奴！禽獸！國家社會的罪人！——」

她嗓子又越提越高起來。

七叔停住了腳，嘴張一張要說話，她可搶着說了：

「現在完完全全明白了他的爲人：「哦，你祇要發財祇要發財，別人的死活就一點不管！……太慘無人道！」……他還說這是爲了生活！——爲了我們的生活！……造孽錢！騙來搶來的錢！哼，我讓他拿這些錢來養我麼；他……他他……哼，現在公司裏加入了那個什麼死賣死的股子——他更可以仗外國人勢，更可以……更可以……」

這裏——七叔趁着把剛才要問的話問了出來：

「那你有沒有把伯峻的祕密告訴陸……陸……陸什麼呀，那個工人？」

「陸子根。」

「唔，陸子根。那你有沒有告他這……？」

「那沒有，」她抽了一口氣。「我本來還希望伯峻改過的。」

於是七叔又跨起他的大步子：打這邊蹀到那邊。他想着什麼，用勁抽了兩口煙，就把煙

屁股摔掉。他問：

「那你打算要怎樣？伯峻是……」

「離婚！」那個斬釘截鐵的。「我有我的思想：我不能跟一個吃人的野獸生活在一起！那些窮人的痛苦——唉，真是……我決定了就出走，等辦好了離婚再去接孩子。我跟辜寶珠談過的：她也說我的話對。……」

隔壁有輕輕脚步響，接着聽見她母親急促的呼吸聲。

七叔可笑了笑，一面掏出一隻錶來看了一下。

「你根據民法第幾條跟他離婚呢？」

「什麼根據第幾條？」

「我是問你提出什麼理由來離婚。哪：他並沒有不養你，他還養了你一家人哩。還有呢：他沒有姘頭，沒有停妻再娶。他也沒有虐待你過。再呢……」

「他的思想！他的行爲！——他是——」

那個大笑起來，這聲音似乎在板壁上碰了一下就有力地彈了回來，滿屋子跳着。

「孩子話，孩子話！」他又笑。「你法律知識真太欠缺了：什麼思想，什麼行爲——」

唉，我的姑太太……」

姑太太倒給楞住了：不錯，離婚沒理由。她眼睛生了根似地釘着她七叔，腦筋裏一些東西亂七八糟在翻上翻下。可是她替那些窮鬼不平：她不能那麼腐化惡化，那麼落伍——還跟那個吃人野獸下去。於是她把身子一伸：着，不一定要什麼法律手續她也可以離！

「我總而言之不幹了！我要像玩偶家庭裏那個女主人公一樣！」

要談這一套——是七叔的拿手：這些書還是他介紹給她看的。他就上了講台似的嚴肅着臉，可是還帶着三五成俏皮勁兒——不然學生子不歡迎。

「玩偶家庭的那位太太是自己的事呀——她丈夫虧待了她呀。你呢——其實事不關己，你本可以……」這裏又掏出錶來瞧了瞧，送到耳朵邊聽聽，又放到眼面前。「啊呀，三點了。」

她身子不動，眼睛也不動，很固執地說：

「事情當然不關我的事。可是我有我的人格，我有我的思想！」

「唉，真孩子氣！——做事全憑一時衝動。一點不相干的事也鬧得這樣……」

姑太太猛的站了起來，幾乎要打架似的：

『不相干的事，不相干的事！——看到那些窮人那麼痛苦也是不相干的事！……我的思想不是受你的影響的麼——你叫我用腦袋，你叫我睜開眼睛來看這世界，你叫我想到民衆的疾苦。……什麼，你現在倒說是不相干的事！』

七叔可沒想到她有這一着：他用拿過錶的那隻手搔搔頭皮，舌子也打起結來。

『這是……這是……我們所以要有這種思想——無非是怕我們自己落伍。我們……我們……』

『我也爲的怕落伍——所以要離開伯峻！』

『呃呃，呃呃，』他像賭輸了錢似的臉色，那些眉飛色舞的勁兒不知逃到哪兒去了。

『呃，你聽我說。像伯峻……像伯峻……唉，他有什麼辦法呢：這是生活。你跟他……』

『可是……』

『是啊，是啊，你的意思我明白；我還不了解你呀？……不過生活是……生活是……呃，我們不妨把生活跟思想——解釋成兩回事：思想歸思想，生活歸生活。』

他舐了舐嘴唇，注意地瞧一下她面部的表情，於是咳清了嗓子，頭頭是道地說了起來：

「當然——做人祇好這麼個做法。譬如你們那位胡老師——他口口聲聲咀咒封建勢力，口口聲聲希望農人抬起頭來，可是他每年秋天就回他鄉下收租，少一顆都不行；他在他鄉下很有勢力。這是沒辦法的：他生活靠的是這個。不然叫他怎樣呢，把田都分給佃戶麼——像復活裏那個少爺一樣？笑話！就是托爾斯太自己——哼，托爾斯太正是個小器鬼，半個蚌子都要計較的。」

這裏他打定主意要說一句發鬆的話來開開胃，就又，——「托爾斯太跟屠格涅夫鬧盤扭——說不定還是爲了一柯貝克稿費的事哩。」

於是放着嗓子大笑。

女的可沒有笑：她給弄得糊塗了。生活——不錯，她先可沒想到。她太同情陸子根他們，就激起了她的義憤。可是她現在該怎麼辦呢？她歎了一口氣。

七叔又正正經經把剛才的話說了一遍。瞧着姑太太似乎沒先前那麼肝火旺，他就第三次掏出錶來：已經過了三點，他得到學校裏去開教務會議。臨走的時候他還叫她靜心想一想。

「你該仔細想一想，別憑一時的衝動，別那麼任性。這是大事：我們得拿出理智來，要不得孩子脾氣。……好，回頭我再來跟你談一談。」

她追到門口：

『七叔！』遲疑了一下：『沒什麼。……回頭一定來麼……呢，給我一支烟。』

屋子裏祇有她一個人：像七叔那麼蹣跚着。烟有股臭味兒，抽了兩口舌子就發辣。這種烟她抽不來。

『這總是毛把錢一盒的壞烟！』她生氣地把牠摔掉。

老太太跟老王媽在別的房间裏找剪子，一面嘟囔着些什麼——似乎在互相埋怨。堂屋裏可響起老爺抽旱烟的聲音，那麼沒勁兒，那麼單調，彷彿人類一輩子祇配抽旱烟——一面抽着一面安心地等着老死。

這些一切——對姑太太當然非常熟悉。她彷彿覺得自己一直生活到這裏，並沒遇見那個何伯峻，並沒結婚。似乎她還才打學校裏回來哩。

不過也有點不同：那時候她祇穿着破棉襖，罩着補了又補的藍旗袍。脚上是一雙膠底鞋；夏天泡着脚汗。冬天就冷得像冰。

『唉，這生活！』

這算什麼生活！——沒一點活氣，沒一點熱鬧，沒一點樂趣。

二十來年的日子刻板地過了下去。老太爺下了衙門回來就苦着臉訴窮，計算着自己哪一年才可以出暮庫運。他那麼自言自語地嘟囔好一會，接着就歎口長氣說他累了孩子們，孩子們也累了。於是老太太又發了老毛病——傷心地抽咽着，一直要等到老王媽問他豆腐預備怎麼吃法，她才停了嘴。

姑太太那時候就簡直不知道一個家庭會有歡笑。家裏的事雖然不用她操心，可是總有說不出的憂鬱釘在她心底裏。一到了天黑還沒點燈的時候，她聽着爸爸的邊抽旱烟邊歎氣，姆媽跟着王媽的嘟囔，院子裏那些鷄咯咯的叫，天上的風聲，遠處軍營裏的吹號：她不知怎麼就感到太淒涼，她常常無緣無故哭了起來。

祇有在七叔那裏得到一點安慰——那些書，那些思想。他還介紹了伯峻給她。

現在七叔也還是那個，告訴她生活是……

她心臟上感到一陣冷。她蹣得累起來，很想在那張有彈性的銅床上躺一會；可是這兒祇有那張破舊的寧波床。

她可沒坐下，祇瞧瞧沒有天花板的屋頂，瞧瞧糊着皮紙的窗格子。自己忽然有點奇怪起來：她居然在這潮濕的黑屋子裏住着到長成大人。她打了個寒噤，覺得有拉圾堆上那些小蚊

子叮滿在身上的似的。

一下子她不知道要怎麼才好：走着腿太酸，坐下吧——她似乎有點怕那張床，站在這裏也不是個勁兒。她希望七叔快點兒來。

『這種生活簡直是！』

自己也莫明其妙自己說的是哪種生活，一雙脚可不知不覺移到了房門口。

外面那位老太爺還坐在桌邊：他是默在一個地方可以幾十年不動的。可是這時候似乎吃了一驚，遲緩地抬起屁股要站起來。

姑太太可又轉過了身去。她跟兩老都沒話談：老太爺祇會一個人嘟囔着自己命苦，老太祇會跟老王媽吵嘴。

現在她倆正哇啦哇啦着：老太太怪王媽不小心丟了剪子，王媽可一口咬定是老太太自己揀進了箱子裏。

於是姑太太又煩躁得鬚子都發了紅，跳着脚嚷，聲音像是壓榨出來的：

『煩死了，煩死了！……爲了一把剪子這樣吵，真是！』

她聽了會兒，就靠着床站着。一下子又像怕有什麼東西咬她地趕快挪開了身子，用手輕

輕在靠過的地方揮幾下。她又蹣起來，身上總有一種說不出的不舒服。平日這時候她正用開水沖着肝精喝——比牛肉汁還好吃。有時候還得吃一片麵包。然後伸手去拿剝好了伺候着的花旗橘子過來。沒有朋友來熱鬧，就逗着孩子玩。晚上呢——更不用說，伯峻忠實地陪她坐上車子，開足馬力上回力球場，上百樂門。總而言之，生活得一點不寂寞。……

可是她心一跳。接着就彷彿闖了一件禍事似的想：

『還回到他那裏去麼？』

七叔的話不錯：不妨把生活跟思想解釋成兩回事。她咬着嘴唇，到現在她似乎徹頭徹尾知道了他這句話對她不是沒好處的。

天慢慢黑了下來，屋子裏就祇有窗上泛着白色。

遠遠的軍營裏的號聲沉着地叫了起來；打頂低的音進行了三度又進行三度，一直吹到高得打顫的音。每一個音都像一條細銅絲似的穿過她的心臟，波動着，哆嗦着。

這位姑太太又感覺到了從前當小姐時候的心情：她鼻尖子酸疼了一下。顫聲透了一口氣，眼睛釘着窗子。

唉，那種日子是那麼窮苦，那麼單調，那麼灰色！

她嚥下一口唾沫。

這里她怎麼也住不慣。可是她往哪兒去呢？

於是她又暴躁起來：想痛痛快快發一回脾氣。她埋怨自己太鹵莽，想也不想一下就留個條子出走：的確像七叔說的——『一時的衝動』。

她要是再回去……

忽然兩手緊緊抓着拳，一雙腳很重地踩着地板。

『不回去，不回去！——回去太丟面子了！』

心跳得很響。血又那麼狂奔着。額頭在發漲。她想像她要是回去了——伯峻會有怎麼一張臉嘴：挖苦她似地笑着，鼻孔裏哼呀哼呀的：『嗯，我曉得你會回來，所以並沒有急。』……

她就咬着牙恨着：

『到底是野獸！到底是……到底是……』

那傢伙準有這麼一手的。他現在當然一點不着急：還照樣看報，照樣抽煙。一想到太太——也許還得微笑：他不理，讓她回來叫她自己丟面子！

這黑屋子裏這位太太覺得肺部緊縮了，什麼地方一陣刺疼，她哭了起來。

「哪里去呢，哪里去呢？……身世這麼慘……」

一面恨着何伯峻那滿不在乎的勁兒，一面替自己傷心。這件事真做得太孩子氣——留下個條子就走，也沒想一想離脫了丈夫有什麼結果。

以後是怎麼一種生活呢？……二弟三弟當然得輟學。大哥準得失業，帶着老婆兒女一窩子回家來。老太爺已經辭了差使，那就得成天在家裏喝虎骨酒，抽旱煙，歎着氣發牢騷。老太太呢——一天到晚哭，祇有在跟老王媽吵嘴的時候就停一會兒。一家十幾口都擠在這所潮濕的黑房子裏挨着餓，啜泣着。太陽永遠晒不到他們頭上來……

她哭得厲害了些。

老太太走了進來，想勸勸姑太太，可是自己梗住聲音說不出來，嚟子裏「噁，噁！」地叫。右手抹着眼淚，左手撫在女兒那一蓬灣灣扭扭的頭髮上。

姑太太老釘住想像伯峻抽着煙微笑的勁兒：他等着他的勝利，預備對她這丟面子的人哼幾聲。於是她咬着牙：哼，腐化！惡化！禽獸！她真不懂他心腸怎麼硬——還說愛她哩！她嚟子裏哭出了聲音，肚子在抖動着，肩膀使勁一抽一抽的。等七叔來了她得……

「唉，七叔沒想到這一層，七叔沒……」

七叔來的時候已經快要吃晚飯。他還是那麼起勁：他自己以為一舉一動都很俏皮。

「唉，我們的姑太太，你看罷：伯峻的電報。」

伯峻的電報！——姑太太跳了起來，心也跳了起來，身子像泡在溫水裏似的。

「什麼？」

電報並不短：打給七叔的。原來她一走，伯峻那麼傷心——連飯也吃不下。唉，真是！並且她留下的條子上沒說她要到那里去，害伯峻打電報問七叔——她是不是回了家。她覺得她自己對不起別人，眼睛就想淌淚水，可是她拚命忍住了讀下去。可憐，伯峻還等着七叔的回電哩：一接到回電——他就得親自來接她回去。她霎霎眼睛再看一遍：一點不錯，他要親自來接。

於是大顆淚滾了下來。別人多麼愛她，瞧！她可：

「你想想你的孩子氣，」七叔掃那兩老一眼。「你應當前前後後想一想呀：離了他怎麼辦呢。難道——難道——難道去革命不成！你總是……你總是……」

「啊呀，別說了別說了！」姑太太抹抹眼淚撮着嘴。

七叔大笑起來，得意地又瞧瞧兩老。大家都知道姑太太這泡眼淚怎麼來的，提得高高的，心就有了個着落。老太太感謝地呀了一聲『阿彌陀佛』！老太爺長長地透了一口氣，裝上了旱煙——裝得比往日滿。連老王媽也倚在堂屋門笑着。

『馬上就回電，呃？——叫他明早來接你？』

『隨你罷。』

接着七叔又爆出了大笑聲。把一肺的氣笑完又吸上第二口，就裝着好容易才忍住笑的樣子，又說起正經話來——這祇有姑太太懂得，臉子就祇對着她一個人：

『我說過的：生活歸生活。我們做人當然是這麼個做法。思想呢——祇不過爲了要表示我們趕得上時代，表示我們沒落伍，不叫別人笑話我們：如此而已。在明哲保身這範圍內：思想不妨前進一點。可是你這回……嚇，這回我們姑太太發了傻勁：竟……竟……你想想，呃，姑太太，我們放下了牛油麵包不吃——去吃窩窩頭麼？你難道竟要去……竟要去……』

姑太太腰板一扭，又擺出付愛嬌勁兒撮起嘴唇來：

『唷，說夠了！誰不知道……七叔你趕緊回個電報。辦完了正事我請你上松鶴樓：姆媽爸爸做陪客。』

七叔又大笑著，一面可還沒忘記找紙筆來擬電報。

老太爺莫明其妙地站了起來，敲掉旱煙筒裏的煙，兩手合到了一塊：像對姑太太謝恩似的。老太太似乎故意地在他身邊擦過一下跑進房去，忙着打開上了夾板的皮箱，找出那件穿了二十年的木機緞襖子來。一面興高彩烈地嚷着叫老王媽不必弄菜了。於是老王媽跑進廚房裏去，院子裏兩隻鷄給嚇得咯咯地跑。

什麼都有了活氣。

姑太太呢——她可打開了那隻手提箱，拿出她生活裏不可缺少的那套行頭，對着鏡子在自己微笑的臉上做起功夫來。

(文飯小品第二期)

介紹一位好官

江季子

(一)

寫文章以一個好官做題目，是很少見的事。

不知在幾年以前，有些人喜歡寫『一個可憐的黃包車夫』，『一個斷了一隻手的工人』，這種文字現在已經看不見，寫的人不是無意之間作了古人也都早已改了行。要有，祇

在小學生自由作文的時候，小孩子天真未泯，還有『赤子之心』，對於耳目所接觸，印象最深刻的，自然是苦人，所以一搖筆黃包車夫和斷臂工人就來了。

如今寫文章的忌諱也真多，普羅的寫不得，挑撥民族惡感的不准寫，花呀、月呀，也不是囿在稻草鋪上該說的，一隻小貓，一條黃狗，又不在『本位』之上，我所以祇好來寫一個官了。

寫官也有人不喜歡看，就說上海吧，對於官還不如『紅頭黑炭』之有印象，因為管他不着呀。官來到上海，也都變了原來的樣子，或者不承認自己是個官，抱世道人心之憂者，所以發『王道其衰』之嘆。只要看大帥歸田住北平，將軍下野上泰山，就可以證實了。

官在內地，却是了不起的，雖然有時還不如兵，比起民來，那就大得多了。何況我所寫的，是一個好官，一個有希望的官，其意義自在黃包車夫斷臂工人之上。向來不喜歡官的人，不妨看看，倘然先是個小官，或者將來想——現在想——做官的人，尤其要看看。

寫文章照章法，先來一個起（有的叫做帽），我最不喜歡這調調兒，可是我用了。用它的意義，等于用廣告，文章從古以來就成了商品，誰能說廣告不該用。

現在綱紀整飭，吏治澄清，好官當然有的是。不過，有的我還認識不清，有的我又不願意無條件給他做義務宣傳。我所以選定了我的朋友×××，他的官階雖不甚高，也有異于呀呀乎的起馬貨。所謂好官並不限于一格，我的朋友却可以代表二重格或三重格，我就決定來寫他。

爲名人作傳記，不能不報明履歷，好官出場，自然要先背『脚色』。(——見朝野類要，如鄉貫、戶頭、三代名銜、家口、年歲、有無過犯，謂之脚色。)不過人家四十多的人了，從三歲死娘說起，豈不又是一部一千〇一夜。長話作短話說吧，公姓×名××縣立高等小學未畢業，出馬先當小書記，像養媳婦苦熬苦練，十二年爬到了科員，像做偏房小妾，逆來順受，整整五年巴結到科長，此後交入了眉運，額角頭上亮晶晶，不到三年，就成了現在獨當一面的薦任職了。公身矮且胖，面圓而黑，光頭無鬚，一妻一妾，膝下有三位千金，銀行有六千存款，說國語帶七分土話，平常着經濟服，應酬加紗馬褂，參加會議換皮鞋。面子圓滑，性情嚴酷，胆小如鼠，慾望若壑。……這樣寫，十倍于此還不止，要詳細的，只有等着瞧他的行述吧。

從前的好官，祇要清、慎、勤，現在還得加上一條不反革命。因為官不一定能革命，祇要不反革命就行了。他在北政府做官的時候，雖然也罵過革命，調到南方來，他却特別恭維革命，他的罵，他的恭維，並不是與革命有好惡，他是誠心向着政府。雖然這次大水災，聽說要扣薪水百分之二十助賑，他對政府有過不敬的言語，這也難怪，白花花的洋錢往外拿，誰不心痛，何況他是一個廉潔的官。

按說，以下就要寫他的清、慎、勤了，但是本刊一、不是史傳，二、不是方志，我也不是担任的纂修，無論他將來列入循吏，算作名宦，自有載筆之人。我這裡祇寫點小事，小到無可再小之小事，因為我們有句老話，叫『卽小可以見大』。

(四)

五分郵票，五分郵票誰都把它算作小事一椿。這一位官爲了發一封平信，躊躇了三十分鐘，提出了三個難問題：一、一天費五分郵票，十天五角，一個月豈不是一元五角。二、月薪二百四，九折二百十六，每天七元二，每小時三角，用去五分郵票，就是白幹十分鐘。三、五分郵票，就是等于銅元十七枚，如果……以下沒有說明。這二個半問題，全衙門的人曉得的過半數，然而沒一個人爲之分憂。還是他自己找到了出路，請收發上的×科員，請他

查郵政章程，有沒有『官吏寄信免費條例』。×科員說：『是，這個，好像這個，或者這個條例，彷彿似乎沒有看到。』他說：『不能沒有，我們做官的，打××電報有免費執照，乘火車有半價乘車證，郵政也是交通部所辦，辦法總是一律，官吏免費寄信章程，不能沒有，這本郵政章程，厚厚一大冊，請你細細的查。』×科員查了半天沒有查着。他說，『中國政治還沒有走上軌道。』

有人說，這不能算作清廉，這是他個人私德。這句話似乎對却也不全對，有的『化私爲公』，也有的『化公爲私』，公私在人治國家是連着界的，有人存政舉、人亡政息的古語爲證。尤其是所謂好的官，他把公家的事當做自己的事一樣，把公家的錢當自己的錢一樣，一介不以與人，一文不肯浪費。茶葉火柴，各人自備，出恭草紙，限用兩張，備用之物，必擇價廉不美者，勤務由五名減至二名，報紙由三份減爲一份，職員請病假，兩天就要扣薪，有一個職員急病身故，薪水發至斷氣前一時爲止，不幸此職員曾預支薪水三十元，他發起募捐填補公款，高級職員連他自己差不多三十人，每人限捐一元，把預支之數還清。一年終結，照預算餘下好幾百元，繳還財政廳，表示他的廉潔。他等着近半年，財政所長不替他呈請褒獎，他長嘆，他說：『中國政治還沒有走上軌道。』

(五)

做官要懂公事，公事有一定的格式，一定的字眼，譬如一句『事出有因』是實的，底下接一句『查無實據』就虛了。『查無實據』是虛的，接一句『事出有因』就實了。這種一開一合，舞文弄墨的句子就叫做公事。現在雖說革命，官僚習氣未除，做官的總還喜歡來這一套，就是寫信，談話，都不肯隨便，有的還能夠吸收些西洋的句法辭令，更其覺得漂亮有意思，不同凡俗。此公（這一位官不是我的長官，我沒有稱他作我公的義務，也不好稱之爲那話兒，老是他呀他的，又不是尊敬之道，我想了這一個不卑不亢的稱呼。）的天資不怎樣高，二十年從政的經驗，對下祇學會了『姑』『暫』兩個字的用法，請假則姑准一天，記功則暫記一次，無論何事，不姑即暫，從不給人一個痛痛快快可否是非的解決，這種字面，沒有柄，沒有角，也不呆板，而且永遠站住腳根沒有錯的時候。然而也遇到了好事之徒和他開頑笑，把此公暫予記功一次的通告，改爲暫予槍斃一次，而在姑准給假之旁，添註『翁不當家婆作主』的。大家見了爲之譁然，此公嚴究惡作劇之人，查出之後，也還是給他一個暫行記過二次的處分。此公辦事的謹慎可見一斑。

(六)

那個機關的電話，本來裝在庶務處。此公因爲一班小職員們時常打電話和女朋友談心，就把電話移在自己辦公室門外。小職員不敢再去打電話，便專門研究此公的打電話，日子一久，竟發現了一個公式。聽此公與對方通話，就曉得對方是什麼人，理由說明了一點也沒有什麼神妙之處，祇是計算哈、哈、哈、哈。一句話夾一個哈、哈、哈，是與專員通話，三四句話夾一個哈、哈、哈，是專署祕書之流，祇有噲噲，噢噢，而沒有哈、哈、哈，那是他的屬員。雖然是個哈、哈、哈，也不隨便濫予施用，其謹慎更可證明。

(七)

如今的官，又容易做，又難做。說容易做，祇要會擬計劃書和工作報告，說難做，就祇怕不會擬計劃書和工作報告。計劃，報告，雖是紙面上的事，比實在的工作還重要，有劃時期的×年計劃、二十×年施政綱要，有分類的××改進計劃，××建設計劃，××推行政序，種類着實繁多。計劃書擬好，接着就要關起耳朵閉着眼睛擬工作報告，報告又有登報公開的，呈送上級機關的，分呈各長官參攷的，總之只要文章做的響亮，條目頭頭是道，就是盡了做官的責任了。

此公爲慎重起見，專派一位科長辦理這事，大家管着那位科長叫計劃科長或報告科長。

計劃、報告，擬好之後，先送省城請專家修正，然後再用恭楷繕好，裝訂成冊，呈送上去，長官接到之後，也還是交給專家核閱審查，結果總是『井井有條』『實心任事』的批語。此公一高興，認爲是一種升官的途徑，第二年再加派一個科員幫辦。此事既然是紙面上的事，自然也只能把它當作小事一椿，何況已得了『實心任事』的定評，怎能不爲之介紹。

(八)

官之好壞，在于手段之好壞。怎樣對付屬員，亦是手段之一種。此公駕馭屬員的方法，想爲之定一適當名稱而不可，姑且叫它作『恩威輪用法』。星期一的紀念週，領導全體人員行禮如儀，行禮之時，面孔凜若秋霜，到報告之時，就來一道訓話，從小至大，由內而外，自玻璃窗不擦淨，到屬員們不守紀律，一椿椿，一件件，罵，大罵，痛罵，轉灣罵，直接罵，無形的罵，等等一切罵，罵到體無完膚，有時用了快板不留神連他自己也罵了進去，被罵者這時並不覺得可氣，反而大家笑了。此公罵完之後，就把面皮繃緊，一直維持着原狀，到星期六上午方始把它鬆弛下來。到了下午，各科走走，問問年青職員們的未婚妻漂亮不漂亮，可是從不談到實際問題，大約恐怕談到結婚日期等等，對方要開口向他借錢的緣故吧。

對年長職員們，談談五、六天來離奇的社會新聞，最後說到禮拜日的消遣，要顧到本機關的名

譽，最好到他公館裏去聽聽留聲機，這是一句隱語，大家心里明白。也有真的約定四個人去的，他叫老媽子出來幫張羅，自己却另外有一個地方去。這一種『恩威輪用法』，爲另一個機關的長官採取施行，據說于推進工作頗有奇妙的效力。

(九)

一個有地位的人，總喜歡講他貧賤時候奮鬥的歷史，表示他成功的不易，來勉勵大家。此公對職員們訓話，常常提到他過去之所遭遇，人家認爲難苦而自信爲成功之事件。提過八九十來遍，大家聽厭倦而不要聽的要算下面三件事。

一、『我在當科員的時候，常受長官的批評，（要是吃了巴掌，一定會說是受的警告。）有時批評我爲糊塗，飯桶，甚而至于批評爲「王六二的」。我從不生氣，自己反省着，改悔着，長官因我肯接受批評，非常看重我，所以得到現在的地位。』

二、『我還肯受鼓勵，長官看我辦事勤慎，加我薪水兩元，我非常感激。現在我很肯鼓勵人，但是有許多人，我加了他的薪水，雖然祇一元，二元，也一點都鼓勵不起來，那簡直是涼血動物。』

三、『我在當科長的時候，遇到一位長官，是個謹慎而又儉樸的人，那地方沒有電燈，

洋油消耗太大，長官命我管理洋油燈兼任分發洋油事務，每隻燈秤油二兩，三四十隻燈，每天都要秤過，我從不馬虎，從不徇情。這樣之後，長官信任我，把我保了上去。」

聽到這話的人，也有着實佩服欽仰的，也有暗中匿笑的。有一個幽默的職員對他說：「我公此舉，深合苦幹、窮幹、硬幹、實幹的意義。」此公聽了大喜，說道，「真的，我倒沒有想到，在多少年以前，我的辦事就能夠合乎現在我們領袖所提倡的。」

我聽了這件故事，深爲此公可惜，此公做官之目的，在于積資防老養妻妾貽子孫耳。倘然把這種二十年所抱的肯受批評和幹幹幹的精神，去在十字街頭，開一個小小什貨鋪，每天給人家打洋油，打到今天也早就發了財，成就要比現在大得多了，不知此公以爲然否。

(十)

大伏天，別的機關改早到衙門，下半年不辦公。此公說：「我們要學苦幹的精神，天熱，算什麼，不過多淌汗，我們要照常辦公，那個反對，就是反對苦幹。」這幾句話，比唸「唵嗎呢叭咪吽」神咒還要靈驗，居然沒有一個人敢動一動眉毛，真的大家苦幹下去。上天好像有意照應一般，曉得辦公廳沒有電風扇，所以在大伏天連發三次颶風，一個人也沒有中暑。在當時，此公頗希望有人公然出頭來反對，或者把這事向上峯去控告，誰知他手下一班

人，一個也沒有犧牲自己來成全他苦幹之名的決心。祇好自己把『職署暑期下午照常辦公』呈報上去，可惜到現在尙未奉到指令。在這樣大熱天，此公不願肥胖的身體，氣出如牛，汗出如澆的幹，却祇得了一個自幹的結果。這裡，我要替他說了，『中國的政治還沒有走上軌道。』

(十一)

八月二十七日爲孔子誕辰，各機關理應停工。(即停止工作)。此公把前一天接到的通知『留中不發』，到了二十七日的下午兩點半鐘，發一張『本日爲——至聖先師孔子誕辰，理應停止辦公一天，以資慶祝，此佈』的通告。有些人口中念念有詞收入着未完事件，走了回去。有些人仍舊低頭伏案照常辦公，表示阿Q式的反抗精神，此公巡視到來，帶着鼓勵的口氣說：『今天停止辦公，我奉令太遲，你們現在還這樣出力啊。』幾個阿Q說：『沒有關係，我們的時間反正是多餘的。』此公說：『對啊，我們拿的是整個月薪水，應當做三十天的事，少做一天，我們就對不起公家，我們應當苦幹，服從委員長的命令。』幾個阿Q覺着自己的失敗，都把口閉着，接不下一句話，第二天還受足了同事們的嘲笑。

早上七點開始辦公，此公六點就到，下午五點退值，此公六點才回，他守定了這個六六

制，除非頭痛發熱，從不輕易更改。他說：「官是我終身職業，我不做官，便沒有別的事可做，做長官等于做開店的掌櫃，起早磨寔是掌櫃的責任。」這幾句話何等負責，何等勤勞！怎能不說他是一個好官呢。

(十二)

這樣一個一不反革命二不貪污的好官，已經是難能而可貴的了。何況還能夠替公家省錢，又能夠替公家做事，不能升官，我亦深為惋惜。聞說此公托人寫了七八封介紹信，分發了好幾十本「工作報告」，總不發生效力，進級不成功，調缺無消息，擢升更沒有希望。此公時時嘆着說：「中國政治還沒有走上軌道。」

我同情他，我希望他早早升上去，能夠領導一個更大的機關，等那個大機關的職員們，都得到他的好處，都受到他的影響，也是我國革命政治上的一點收穫。但是我不認識他的上官，不便代為說項，祇好來這裡發表一件不合公事格式也沒有先例的公開介紹。

(論語第七十四期)

妻的新生活

以仁

一陣洋車的鈴鐺聲響過之後，緊趕着人在打門啦，我知道準是妻，她剛打完牌回來的，我便讓李媽去開門，妻一進門，便和我大談牌經，我沒有十分理會，隨她自個兒說了一大套。

『愛！把我的大氅脫了，謝謝你。』她把背轉到我身前。

我替她脫下大氅，掛上了衣架。

妻轉過身來，倚着我，懶懶地說：

『please kiss me!』

我摸她，吻她；但是妻猛一使勁，把我推開了，她很生氣的坐倒在沙發上，責備我。

『啐！你又抽了烟。』

這聲色俱厲的警告，對於我並不會如何地驚訝的；因為妻這樣的態度已經有過多次了，我還是用每次回答她的話回答她。

『我要寫文章，不能不吸烟！』

這話兒在我，滿有着充分的理由，所以妻是無可奈何的，我還是咬着烟斗寫我的文章，妻一個人噘着嘴，在那里生氣。

「你知道新生活運動嗎？新生活的戒條就不許吸烟，咱們從今天起就應當開始新生活，所以你應當戒烟。」

這話在妻嘴里說出來，今天還是第一回，所以我覺得非常有趣、新鮮、而且動聽。固然，這話在妻這方面，敢情是非常冠冕堂皇而不含糊的，因為新生活而要我戒烟，比接吻時討厭我口角上的烟味而要我戒烟，理由充分，露臉得多啦。

假若妻能夠實行新生活，即使我戒絕了烟，寫不出文章，我細細地思索，合算還不是我的損失，我把烟斗和筆都放到桌上，站了起來，對妻說：

「好，我遵從你的話，實行新生活，從現在起，我就戒絕烟吧！但是你該知道，新生活的方式和戒條，不僅僅是戒烟呢！其他，還有好些好些，都是實行新生活中應當做到的，我想你一定能做到的。」

我知道妻愛打牌，愛看電影，愛穿漂亮的衣裳，愛塗朱抹粉，愛睡晚覺，……我這樣要挾式的答應了她，我相信妻是會感到很大的困難的。

但是出我預料之外的，妻竟也毫不遲疑的答應了。

我爲要試驗試驗妻的新生活是否著有成效，文章也不想繼續寫下去了。

「咱們既然實行了新生活，就應當早睡早起，現在已經兩點多鐘了，咱們就應當睡眠。」我用了大政治家對羣衆演說的風度，對妻實行了新生活運動的初次測驗。

「好，睡吧！」妻很快的把衣服脫了，滾進被窩里去。

這一回，我躺到床上，心中非常快活，像我們結婚第一夜一樣，我憧憬着妻實行新生活以後我們的幸福，雖然我以後不能吸煙，也許再也不能寫文章了，但是我並不悲哀，我還是快活的，我相信妻實行新生活以後，比我能吸煙的幸福還大，我很舒適的睡着了，在夢中，相信自己臉頰上有着微笑。

我從夢中醒來，已是十點鐘的時分了，妻還很甜的睡着，在平日我是不敢打攪她的，但是昨夜，妻答應我開始了新生活，所以我滿可以有理由把她弄醒，催她起來的。我推着她的胳膊，搖醒了她。

「嗯，我困極了，你讓我再睡一會兒吧！」妻縐着眉頭，懶懶地說。

『不早啦！十點鐘了，知道吧？新生活應當早起咧！』

妻聽了我的話，縐眉而乾澀地笑了一笑，接着說：

『我知道，時候不早了，但是你也該知道，咱們昨天不是睡得太晚了嗎？快三點鐘才上床咧！我們要實行新生活，應當有適當的睡眠，否則對於康健是很有妨礙的，……愛！你說對嗎？』

妻有她的理由，是不容許我反駁的，我自個兒穿好衣，下了床。

『來，你跑過來！』妻這樣命令我。

『幹嗎？』我反問她。

『你坐下。』妻指着床沿讓我坐下。『你知道嗎？新生活是應當有禮貌的，把腰彎下來，我替你扣上領子上的扣子，還有鬍鬚太長了，應當常常刮刮，頭髮太亂了，也應當梳梳！』

我愛舒服，鬍鬚是照例不刮的，頭髮是照例不梳的，領子上的扣子，也是照例備而不用，經妻把它扣上之後，我的頸子雖感到黃雀關入籠子似的太不自由，而且喉頸有點兒窒塞，但是我忍着，我相信妻今後能夠實行新生活，這還不是我的損失，我要從妻的新生活中

得到許多安慰。

妻今後再也不會出去打牌了，不致于把我一個人冷清清的撇在家里，妻不看電影了，可以省下我許多錢，妻不跳舞了，可以使我省去對別個男子許多醋意的顧慮……凡是新生活運動規律下的，對於妻的任何行動，我認爲都是我的利益，然則我不吸烟，扣上扣子，刮光鬚髥，梳梳頭髮，這小小的苦痛，又算什麼兒呢？

這時妻又靜靜地睡着了，我認爲這不是我的失敗，因爲妻昨夜確實是睡得太晚了，應當讓她有適當的睡眠，我生怕再打醒她，輕輕地走到外面屋里去了。

我洗完了臉，遵着妻的話，刮臉，梳髮，又看了兩封朋友寄來的信，又讀了今天的報，又翻了幾冊寄來的雜誌，我的口角空得無聊，想要吸烟，但是我不吸，我不願在妻前做新生活的罪人，我也沒有把鈕扣兒偷偷地放開，我覺得這樣是對不起妻的，同時也對不起良心。

時鐘指着十二點了，屋內床上有了響聲，我知道妻起來了，我讀着昨天沒有寫完的稿紙。一會兒，套間的門響了，還有放水的聲音，我知道妻在洗澡是清潔的好習慣，妻居然一起身就做到，我覺得她是更天真而可愛啦！她對於新生活，的確是一個能說能行的人。

一會兒，妻洗完了澡，穿着浴衣，拖着拖鞋過來了，她坐在我對面的沙發里。

『我真懶得走動，勞駕你給我吧床上的絲襪拿來吧！』

我懶懶地把手中的稿紙放下，瞪了她一眼，走進里屋把襪子拿了出來。

『絲襪是奢侈品，新生活應該穿嗎？』我曳動手中的絲襪，遲疑地問她。

『你真是傻瓜！這是從前買的，不穿難道毀了它嗎？新生活應當儉省的，我還要很小心很仔細的把它穿下去呢。難道這樣是有了錯兒嗎？』想不到妻有這樣大的理由，顯然我對她的譴責，反成了她對我責備的材料，我自個兒覺得有點寒愴，把絲襪擲給了她，還是坐下繼續看我的稿紙。

一會兒，妻的襪穿好了。我開始覺得肚子有點餓啦！就喚趙媽把飯端來，和妻開始了午餐。

飯後我又想要吸烟，跑到里室拿起了烟斗，突然聽到妻的咳聲，這聲音，從妻——這新生活典型人物的口中發出來，會使我多麼驚訝呀！我猛憶起違犯了新生活的戒條，迅速地吧烟斗放下，我生怕這行爲已被妻發現，偷偷地走到門邊，在門縫中瞧了一瞧，妻已經用完了午餐，毫不留意的坐在沙發上看報，這時，我心中才坦實了。

雖然喉頸癢癢的叫入難受，我忍受着，終於很決斷的把烟斗擲開了。

我在室中踱了一回方步，還是坐下來繼續寫我的文章。這時空間非常沉寂，本來很合于寫文章的環境的，但是我寫不出，我不知怎樣構成一句適當的詞句，放到我的文章里去才好。我聽見院子里鳥的叫聲，廚房里洗刷碗碟的水聲，又聽到妻走進里室里去細碎的脚步聲，我看看稿紙坐傻了，似乎稿面上騰起了白色的烟霧，無數新生活的字樣在烟霧中騰躍着。

我心里有點兒着急，有點兒生氣，把筆桿放下，把紙推開，站了起來，低着頭在屋里踱着，我覺得這樣是活受罪，不想再寫文章了，我像受了誰的歪曲似的，走進里屋，找妻說話去，我相信妻會給我安慰。

妻坐在裝台的前面，穿上了很漂亮『留春纜』的夾袍，茶色的高跟皮鞋，在那里梳髮！漂亮的衣，美麗的鞋，是從前買的，雖然是實行新生活，合是妻還有和穿絲襪同樣的理由去穿著它，是不容許我責問的。

我在妝台旁邊的凳上坐下，靜靜地瞧她的動作。

『愛！你瞧我的髮美麗嗎？前兒燙的，今天不還是挺好嗎？』妻把臉轉到我面前，含笑地問。

我點了一點頭，心里明白，妻敢情告訴我髮是前兒燙的。

妻把髮梳完以后，擦粉，畫眉，擦起口紅來，這時我有點忍不住了，板着臉，站了起來，很莊重的責問她：

「難道這也是新生活嗎？」

妻聽了我這話，似乎有點兒驚訝，但是不一會兒，她的態度又變得坦實了。

「傻瓜！我問你，難道你不喜歡你的太太美麗嗎？」妻這樣反詰我。

「是，我是喜歡你美麗的，我相信每個人都喜歡自己太太的美麗，太太的美麗，似乎就是丈夫臉上的光采！但是美麗是天生的，塗朱抹粉有什麼用呢？而且實行新生活，根本就不許塗朱抹粉啊！」這是我的回答。

「傻瓜！你老是不明白，過來，我問你，你平日寫文章不是頂講究修辭嗎？寫一句文章，往往因爲一二個字，費了很多的思索，要把你的文章修飾得美麗而生動，使每一個讀者欣賞着，讚嘆着。如今你阻止你太太對於美麗上的修飾，那你是不太自私了嗎？你爲什麼這樣努力地修辭，使你自己的文章寫得美化，又爲什麼不願意你自己的太太裝飾得美麗呢？要說是新生活吧，新生活是應當整潔的，有禮貌的，我擦點粉，抹點胭脂，使自己整潔一點，

跑到人家面前，不致讓人家說沒有禮貌，難道這算是過份，算是違犯了新生活嗎？」妻把臉挨近了我，這樣問着。

妻的話永遠是真理！我除了點首默認以外，還有什麼話兒可答呢？

妻的新生活，雖然在某種情況之下，使我起了懷疑，但是有她的理由，這是不容許我否認的，我心里雖然有點兒盤扭，但是在我沒有駁覆她的理由以前，她的行為我雖認為不對，而仍然沒有法兒加以糾正的，這真使我痛苦而難受的。

一會兒，妻裝飾完了，從凳上站了起來，她在衣架上取下了大氅。

「愛！替我穿上。」妻不管我願意不願意，把大氅拋給了我，把背轉了過來。

「你又要出門去！」我無可奈何的給她披上大氅，這樣生氣地問她。

「是呀！昨天和人家約好了的，真是沒有辦法，我得守信用啊，愛，你說是不是呢？你瞧，兩點鐘了，我得走啦，三點鐘的約會，我得恪守時刻啊！」她指着表給我看。

忿恨的火在我胸中燃燒，但是我沒有法子阻止她出門，否則誤了她的約會，延誤時刻，我將要買上新生活罪人的罪名，我咬着牙，瞪着眼，望椅子上坐下。

「愛，別生氣，你好好地在家寫文章吧，寫文章應當有個清靜的環境，我走了，不會打

攪你的。」

她捧着我的臉吻了一下，像黃雀般的跳出去了。

『你去什麼地方？』我站了起來，追出去問她。

妻已經坐上了洋車，聽見了我的問話，才轉過頭來回答：

『對啦！我沒有告你，我去許家打牌呀！』

妻那含笑的臉，隨着洋車後面揚起的灰土消失。

我忿恨，用手搓掃着梳光了的頭髮，用拳頭槌着自己的胸膛，匆匆地跑回屋里，我解開了鈕扣，坐倒在沙發上，拿起烟斗，拚命吸起來。

(論語第六十四期)

夜行軍

S
M

臭啊，呸！又是

全是馬溺全是馬屎：

濕的，一堆一堆地，差不多三四里，

又冷了幾個脚指。

那是膩膩的，拌和了脚丫中的泥。

軟的，一堆一堆地，差不多四五里。

鞋底上，又釘了一個小突起，像路上的石

子。

一片夾雜的聲音；人底脚，馬底蹄。

幾堆蓬鬆的東西，那是馱柴的驢子。

頭箠着走過來，隱隱約約地。

又走了過去；明顯起來了，以後忽然又虹霓

般消逝。

還有不耐煩的刺刀，也有槍機。

在轉動，在噤咕，在一種節奏裏。

又是一堆黑東西，是一陣粗大的鼻息。——

臭啊，呔！……

我望望天，我很自信我底眼。

那祇是黑影一片，我不相信我沒有看見。

那是毛一樣的，有的却是平面。

有的深了又深，有的淺之又淺。

闖了來，夾頭尖腦的滑過了我底肩。

我再望望天，天上祇是星，不知道是幾萬幾

千。

——我是向東走的；北極是和我平行，在左

邊。

誰比我們更早？現在已經快到『明朝。』

那樹上還冷清得很，還不見一只啼鳥，

但王隆興的屋頂上，——那是一座磚瓦窰——
却騰起了一陣氣體，像怨怒般黑魃魃的一

道，

貓尾樣地裊，

撩撥天天祇是悄悄的裝做不知道。

一個人在罵什麼，走過來，一大陣哭喪的驢

子叫，

『拍！拍！』——幾聲，若有若無的，黑線

一條。

又過去了。

一道無力的燈光，在我們隊伍裏面跳。

一跳一跳，跳過我底肩，也到我背後去了。

看一看，前面——白了一點了嗎？誰知道？

背包，呢外套，雨衣，乾糧袋，草鞋，漱口

孟，手巾，（當然還有工作器具，刺刀，

子彈，槍。）

一共二十多公斤，你看不起？你來嘗一嘗！

壓住了大動脈，重又緊，酸而脹，

像給人捉住了，細起來，綁在柱子上。

做賊樣地怨，又囚人樣地悽愴！

不過老頭子也挑六十斤，年青的挑百斤也平

常，

也都能行走如飛，無論在那條路上。

想想，你以為怎樣？——

大多數，還有一担幼小的口；離開食物就要

嚷。

再一担你所需要的女人，你所由出的爹娘；

再一担債閻王，東一票，西一張，惱得人像

害疥瘡；

再一担，三四輩子孫該納的錢糧。想想，又

怎樣？——

夜行軍，只覺得四下昏茫；

敵人，他，我辨不清他在那一方！

看一看天，似乎還不見朦朧亮。

我穿着軍衣回來

S
M

我穿着軍衣回來。

我完全像個乞丐；

我已是一個蒼蠅，

給家庭，朋友，帶來了貧困和災害。

乞丐或偶然有人憐憫；

我却已經沒有人親近。

我迫切的熱情完全碰着了冰雪；

我帶來了霍亂嗎？我真是一個蒼蠅？

在過去，我們有說有笑。

偶然還來一次親愛的胡鬧；

彼此呈示着心懷，像溪一般澈了；

我們分吃快樂的糖，憂愁的酒，饑荒的糕。

我和我過去的伴侶，
彷彿是一杯早餐的牛乳，
雖然你是牛乳我是糖，
却彼此交融在一處。

這一次，我可真不明白了；

他們祇是說：『哈哈！今天天氣好。』

『你發福了。你在外邊跑跑。』

『我兄弟是——』灌滿我底耳朵就只這樣的

客套。

我失去我底朋友！我過去所有的朋友！

天！我現在才真是一無所有！

我沒有放置這個心的地方，這個心也像跑

走；

我甚至沒有了我底西湖，沒有了了一枝依人的

楊柳！

我並沒有改變我底臉，

我底心也沒有改變一點，

我還是我呀，我還是我呀，我不過換了這套

衣裝，

我不過額上添了幾條時間和艱難給我刻的

線。

我底臉他們閉着眼也知道，

現在却不認識了！

我底心他們拍着手給過鼓勵，

現在却不能解釋了！

這打擊了野牛般的毅力，

這挖深了我心中的陷缺！

我本想勉力將它填補好，

我却不懂面前降落這隕石。

家庭，幸福，事業，青春，肚子，乃至朋友，

我一概放下了，我向前走；

我硬着頭皮像隻倔強的山羊，

走在迷霧，森林，荊棘，瓦礫，泥淖裏，我

都不肯住手。

一路是洪水，一路是毒火；

一路是瘟疫，一路是飢餓；

一路是矛盾，一路是鬥爭；

一路的哭聲鞭打着我！

我不知道有沒有走錯了路。

我却有我底心，有我底自信，決不肯中途停

步；

等末日的審判來審判我罷，

我那管得有沒有同行的伴侶！

我穿了軍衣回來，

宇宙間的一切都和我離開，

鬼原來是人，却不與人同在，

朋友和我離開，彷彿我屬於別一個世界。

我並沒有染污我底手！

我有了什麼氣味沒有？

我完全失去了我底朋友！——

不，地獄還沒有搗毀，我還應該走呀，我一

個人走！

(文學五卷四期)

運 河

臧克家

我立腳在這古城的一列廢堞上，

打量着緋黃的你這一段腰身，

夕陽這時候來得正好，

用一萬隻柔手攬住了波心。

在這裏我再沒法按住驚奇

古怪的疑問絞得我心癡！

是誰的手闢開了洪蒙，

把日月星辰點亮在長空？

是怎樣的一個嬴姓的皇帝，

一口氣吹起了萬里長城？

天女拔一根金釵，

順手畫成了天河；

端陽的五絲沾了雨水，

會變一條神龍興波，

這是天上的事，誰也不敢說，

我曾用了天上的耳朵聽過。

怪的是，楊廣一個泥土的人，

怎樣神心一閃，

閃出了

這人問一道天河！

你告訴我，當年四方多少苦力，

給一道命運網在了一起，

放着鐮刀在家裏銹住了白光，

一坡亂草荒蔓了白地，

寒天裏妻子沒處寄征衣，

一個家分掛在天的兩極。

孩提學話只喔哦着媽媽，

人間成了個無父的天地！

天上的烏鶻一年忙一個七夕，

這地上的工程是沒頭的日子！

晴天裏鐵鍬閃起了電火，

一串般雷爆響在心窩。

硬鐵磨薄了手掌，

磨白了頭髮，

磨亮了眼睛

也望不到家。

累死了的，隨着土雨實入了長堤，

活着的，夜夜夢見土坑陷落了三尺！

毒恨的眼淚，兩地的哀號，

終於興起了萬里波濤。

波濤老是挾着濁黃，

是當年的冤憤至今未消？

兩道大堤使你晃不開雙肩，

然而星星也沒法測你的高深。

像一條吟龍

竄過了兩個世界，

頭枕着江南四季的芳春，

尾擺着燕地冰天的風雲。

聽說你載着乾隆下過江南，

一陣小雨留下了不死的流傳，

你看背後夕陽的顏色正紅，

貼在「沙邱古渡」的歇馬亭。(註二)

幾隻白魚傍着龍舟打了個挺，

一座龍王廟騰起了半空，

這地方，水勢至今打着旋花，

一個鐵窗戶像一隻死眼，

瞪得舟子捧着心怕！

我知道，人間的蘇杭，

你馱過紅心的天子會去沈醉，

彷彿駿馬馱着古帝王

去西天的瑤池會王母一樣。

南國的荔枝帶着綠葉，

一陣輕風吹到了宮掖，

得寵的御女滿口香甜，

誰說天涯不就在眼前！

江干的玉女流入的宮庭，

四壁黃牆已非人境，

竭盡了海內所有的珍奇，

裝成一個花枝的身子。

你也一定運過連船的天兵四方去遠征，

金甲耀得河水發明，

回頭來，連船雖是減了長度，

然而船面上却添了凱旋的歌聲。

我想，如果你也有一張口，

肚子裏的話會纏斷喉頭，

城圈攬住你

又放開你，

一裹一外的歲月

誰能計算清？

長毛大殺水旱十三門，

人頭在河裏滾，

萬人塚上的草色至今還發紅！（註二）

一道城垣向三十里外展開，

于今，只留些殘破給夕陽徘徊，

河岸上見不到詩人的遺迹，

只一座荒碑告訴他的故里。（註三）

你的呼吸把一切吹空，

你却健在着做一切的證明。

我眼前河面上桅杆一林，

破帆上帶着風雨，帶着驚心，

我常見一條繩索

串着岸上的一個人羣，

一齊向後蹬開岸塹，

口裏擠出了聲聲欸乃，

一聲欸乃落一千滴汗，

船身似乎不願意動彈，

一個肉肩抵一支篙，像在決負勝，

船載多重生活的分兩多重！

黑夜裏空中失沒了星斗，

一點燈火牽着船走，

黃昏的雨，涼宵的風，

風雨也阻不住預定的途程，

來往的風帆這樣飄着日夜，

我看見舟子的臉上老撥不開愁容！

運河，你這個一身風霜的老人，

盛衰在你眼底像一陣風，

你知道天陰，知道天晴，

天人的豪華

奴隸的辛苦你更是分明，

在這黃昏侵臨的時候，

立在這廢墟上

容我問你一句。

我問你：

明天早晨是那向的風。

野，叢葬而成萬人塚，至今塚邊草作紅色。

註三：河東岸有石碑，上書謝茂秦故

里，安茂秦名墓，明代詩人。

（文學四卷三期）

我們是青年

臧克家

頭頂三尺火，仰起臉

一口可以吞下青天，

一對眼滴溜着

專在人生的道上探險，

三句話投不着心

便捏起了拳頭，

活力在周身跳動着響，

真恨地上少生了個環！

註一：乾隆下江南，避雨于歇馬亭。

註二：長丞之亂，臨清城被洗，死屍遍

叫世故磨光了頭皮的人們笑吧，

我們全不管，

秋後的枯草

也配來嘲笑春天？

黑暗的雲頭最先在我們心上撒鞭，

紅熱的心是一枝火箭！

宇宙在當前是錯扣了的聯環，

我們要解開它，

照着正直的墨線

重新另安！

擎起地球來使它翻個身，

提起黃河來叫它倒轉，

相信自己的力量吧，

我們是青年。

(文學四卷六期)

我們出發

何 勿

在前面，

風揚着我們的旗，

嘹亮的號聲，

整齊着我們的步履，

我們出發，

向着新的陣地，

興奮替代了疲倦，

爬過高山也踏過平地，

我們戰勝過來了，

一城，一縣！

看我們的手上

全長滿了繭，

在往昔，

鋤頭跟鐵鏈是我們的伴侶，

飢餓使我們都離了家園，

同一的信念，

又使我們緊緊在一起，

我們不費力地托起槍桿，

看，擲一個手榴彈，

也擲得多遠，

我們爭先，沒半點遲疑，

衝向敵人的陣地。

幾萬顆心，

爲着同一信念的實現，

都燃燒起鬪爭的烈焰，

幾萬隻腳，一同地，

合着號聲，一落，一起，

在前面，

風揚着我們的旗，

我們出發，

向着新的陣地。

(東流二卷一期)

馬來路工歌

雷雨前

一年，一年，

一年，一年，

不管你忙着『燒椰』，

不管你要種田，

就是你生病，

也不准你挨延；

交不出錢，

氣也不敢嘆。

一天，一天，

一天，一天，

在咬人的日頭底下，

把泥掘，把泥擔，

一條「紗郎」都是汗，

身上像要出烟。

給荆棘刺，給蛇纏，

或者暈倒地，

眼珠子向上翻，

監工的也只看你一眼；

站一站，鞭子却就打來，

說你偷懶。

一年，一年，

一天，一天，

幾條辣椒，

一撮粗鹽，

就吃餐飯；

人是更黑了，

就得做路，

做個二三十天。

填水，開山，

斬下結着椰子的樹，

斬下樹膠樹，

還弄壞果園；

有時糟塌了自己的，

新傷痕壓着舊傷痕，

一層一層；

路就開得更遠更遠，

運來貨物，

運來兵士，

賺去我們的錢，

搶去我們的東西，

把我們的女兒強姦。

一天，一天，

一年一年，

父親做個一生，

孩子也做個一生，

路就開得更遠更遠；

我們沒了家，

沒了椰山，

沒了田，

沒了烟草，

沒了飯，

只一條爛『紗郎』，

做我們的伴；

我們還忍氣？

我們還等天睜開眼？

港

番 草

大地伸出了彎曲的臂膀，
抱成了平和的小港。

在這沒有星的夜裏的

黑暗的海上，

我們經過了長久的顛簸，長久的緊張，

而需要着休息了。

當瘋狂的風，瘋狂的浪，

與那風與浪裏隱藏着的死亡，

追迫着我們的船，

駛進了這僻靜的港，

像是投入了母親的胸膛……

在這裏，

有長長的沙堤，

隔斷了黑暗的海洋，

隔斷了海洋的瘋狂與渺茫；

沒有風，沒有浪，

一些黑黑的船，弟兄般地

親密地擁擠著，

結成了水上的村莊。

入定了的昏黯的燈光

染紅了低窄的船艙，

在水面上拖着游動的長影

——那是船的靈魂。

船底下，淺流的激盪

發出了柔軟的單音——

那有搖籃曲的恬靜與溫存。

那些船——

收起了帆，收起了情感，

停下了槳，

停下了行動的翅膀，

用疲倦了一般的沉重的錨

抓住了港岸；

讓結實的舵

游進了落潮的沙灘……

這是生命的攔淺。

爲的是，今夜：

沒有星，

沒有嚮導的光明；

而且在海上，

黑暗是瘋狂，是渺茫，

更有那能折斷我們的桅桿的

扯裂我們的帆的

開了口的風，和那

能傾覆我們的船的，死亡的浪……

要是船觸到了暗礁，那就會

被打擊得粉碎；

不能夠達到我們希望的彼方。

還是港，

她有靜，她有和平；

靜與和平

也就是愛情。

傍着岸，將我們的船泊定。

讓我們弛鬆了的筋，

經過了休息
而生出更堅強的勁。

那時候，

新漲的潮流

將從沙灘上浮起我們的船身，

將會有太陽或是星

——只要是光明，

指示着我們的方向；

我們

將繼續着探險的航行，

走向那到新地去的路程。

可是，在這夜裏，

對於我們——

生活在水面上的

沒有根的人們，

港

畢竟成爲了慈祥的母親。

(星火一卷二期)

燈

戴望舒

燈守着我，劬勞地，

凝看我瞳子中

有穿着古舊的節日衣衫的

歡樂兒童，

憂傷稚子，

像木馬欄似地

轉着，轉着，永恆地……

而牠的春陽下的樹木般的

小小的爆裂聲

搖着我，搖着我。

柔和地。

美麗的節日萎謝了，

木馬欄猶自轉着，轉着……

燈徒然懷着母親的劬勞

孩子們的彩衣已褪了顏色。

已矣哉！

探攔你黑色大眼睛的凝視

去織我最綺麗的夢網！

手指所觸的地方：

火凝作冰燄，

花幻爲枯枝。

燈守着我，讓牠守着我！

曦陽普照蜥蜴不復浴其光，

帝王長臥，魚燭永恆地高燒

在他森森的陵寢。

這裏，一滴一滴地，

寂靜，墜落，

墜落，

墜落。

(現代詩風第一冊)

鈴之記憶

玲君

悠長地，連綿地，

是那遼負的鈴聲吧？

如銀色之吹管，

冷氣透過做琥珀色神祕之林屋，

海上浮來了薄暮的景色。

而又驟然變成蒼老氣息的，

翻開輝煌的古代舊事，

嚙舌在迷茫的夜裏。

我聽見了閃動在吉普賽人的野火旁

那奇異的車鈴的聲音；

我聽見了，在往昔莫斯科的夕暮

那哥薩克騎隊的馬鈴聲音。

你交結了浮動的

青的天，水，樹，夢於一色，

又魔法地搖去我的過去，現在，與未來，

做爲時時思憶的依據。

可是，你終於斷續地消沒了，

只零落如過時的薔薇花瓣，

傳出單純的，

遼遠的，幽寂的聲音。

(現代詩風第一冊)

水 手

侯汝華

桅檣上旋轉着

七色的明燈，

蔚藍的海面上

白色的帆遠了，

許多人的夢

迷失於汪洋的波濤中，

但沒有一個人

知道你心中的大海。

地中海畔的去年的葡萄藤

換過了嚴厲的秋天

可還是一樣的凝綠？

而你的眼睛却凋謝了。

當薄暮的黃光

被天外的風吹動時，

你可曾感到那一年

在南中國嗅過的橙花香？

待到夜色垂落了，

繁星跟燈塔的秋波

參雜着一個肺病女

歌唱城頭的古調，

而你的多年的劫運

又在記憶裏浮上了黑影，

爲的是海已幽黯，

你却離家鄉的菓樹園更遠了。

(現代詩風第一冊)

脫襪吟

路易士

何其臭的襪子啊，

何其臭的脚；

這是流浪人底襪子，

流浪人底腳。

沒有家的流浪人，

也沒有親人

家呀，親人呀，

何其生疏的字呀！

(現代詩風第一冊)

小港夜景

陳江帆

成了東方倫敦市的小港，

這時展開比珊瑚島更璀璨的夜景：

原始人森林下的想像有了真實了，

海唇街的建築飾上了燈，

祕藏海底的真珠樓似的；

那是長尾星嗎？

多色彩的探海燈的光刺

向闊的夜空掃射着；

飛機的聯隊也飾上了燈，

捷捷地奔向夜空，

有時用隕星樣的光掠着海水；

那又是什麼聲音，

異國人投出的絢爛的烟炮？

觀衆歡呼的胸脯漲起了，

小港被裝飾在節會的假面具裏。

小山岡

陳江帆

小小的山岡俯伏着，

像一個縮着脚的母牛，

人們卻栽下葉滿的矮松樹，
和有巨大枝幹的香蕉林，
我感覺到牠積重的恐慄。

但牠老是安詳地，

向陽光露出無思慮的背脊，

又似乎圍着在陽光下睡，

是母牛將會有疲困的嘶聲，

牠甚而吝惜自己的太息。

或許風過香蕉林的呼嘯，

來自牠胸脯間的呼嘯，

牠或許還有神樣的手，

將香蕉林生出大葉的臂膊，

結着的菓實豐熟得耀眼。

但這是錯覺嗎，誰能知道？

我祇看見牠老有淳穆的臉，

誘進許多人鼓勇着，

繁殖茂密的松樹或香蕉林，

從牠看出無休止的勞役。

(文飯小品第六期)

少年行

金克木

——獻給所有我的死去的朋友

Pas d'ancre de fer

Que le flot ne rompe.

Le vent de la mer

Souffle dans sa trompe——Victor Hugo.

(從沒有鐵錨

不破碎於驚濤。

海上的狂風

正怒吹其號筒。)——雨果詩。

浩浩陰陽移

法輪永不息

迎拒循環極

浩浩陰陽移

—

我的家鄉在那田間，

那兒聞不到一點煤煙。

我的家鄉在那山下，

那兒聽不到一聲馬達。

我的父親在那鎮上，

他吸着旱煙談談講講。

我的母親在那屋裏，

她搬着衣裳縫縫洗洗。

我有綠的田，黃的田，

我一閉眼睛就在眼前。

桃花開，

杏花敗，

收拾籃子挖薺菜。

二月二，

三月三，

薺菜花兒賽牡丹。

你一朵，

她一朵，

看看誰能比過我。

不用搶，

不用忙，

麥子熟了自然黃。

姐姐姐姐教我歌！

那個山上老虎多？

那個洞裏出妖怪？

那裏成了妖怪窩？

哥哥說我不懂事，

哥哥笑我不識字；

我會唱歌給他聽，

看我懂事不懂事！

我的哥哥天天下田，

嘍嘍喝喝一刻兒不閒。

我的姐姐天天唱唱，

哼唧唧一點兒不忙。

我下田去不會吆喝，

我在家裏又不會唱唱，

我找父親怕他打我，

我找母親又不能幫忙。

我有聰明沒有用處，

就讓我先念兩年四書。

四書念完便進了學校，

會變成什麼誰也不知道。

二

老人家總記得戊戌，

年輕人總記得五四，

不老不少的人記得辛亥，

那一年大家才剪掉辮子。

那一年推翻帝制改共和，

『學而第一』也變成『共和國』。

不要哭，

不要笑，

先生點名答聲到。

一加二，

二加三，

這樣加法不算難。

踢足球，

捉迷藏，

功課一完上操場。

有暑假，

有星期，

到了過年又休息。

一九一四歐洲大戰，

中國風行了『新青年』，

一九一八大戰停止，

中國通行了新文字。

新青年熟悉新名詞：

蔡子民，陳獨秀，胡適之，
德莫克拉西與賽恩斯，
新小說，新戲劇和新詩。

東方出現光明了。

玫瑰色的早晨呀！

鳥兒唱着，花兒笑着，

大家都說：歡迎呀！

我懷着歡喜走到山上，

山上的羊羣告訴我說：

「牧童去找新鮮的草兒，

正在那麥浪中間走呢。」

我懷着歡喜走到河邊，

河裏的魚兒告訴我說：

「漁夫現在還沒有來，

我們還自由自在呢。」

我懷着歡喜走到城裏，

城裏的工人告訴我說：

「工廠的汽笛已經叫了，

又要趕去上工了。」

太陽已經昇上來，

一切都照得光明了。

除了工廠的黑煤煙，

一切都顯得光明了。

工廠的煤煙漸漸濃了，
又漸漸加多了煙囪了，
漸漸多了煙薰黑的人
新的人事便漸漸形成。
大都會影響到小城市，
小城市又影響到鄉村。
新事件帶來了新知識，
新知識便激動了學生。
霹靂一聲，殺人了，五卅！
『打倒帝國主義！』喊得口啞！

五卅！

五卅！

五卅！

浪花！

火花！

血花！

顧正紅！

劉華！

罷工！

屠殺！

敵人的槍口！

我們的雙手！

謹防走狗！

不死不走！

滿街小孩子，

滿街小旗子，

滿街人擁擠。

爲什麼？

——打倒帝國主義！

小城市瘋狂了，

大都會死寂了，

商店門封閉了，

爲什麼？

打倒帝國主義！

夜的荒野，

一灘一灘的血，

最後的一呼吸——

什麼？

——打倒帝國主義！

奇熱的夏天，

濃密的雨點，

雨點一樣的紙片，

散到各門縫裏去。

什麼？

——打倒帝國主義！

於是在一個陰雨的夜間，

便有個年輕人獨自上船；

把破舊的行李放在一邊，

他默然望着晦暗的南天。

南方也並沒有粒星光，
南方也黑得和北方一樣，

但是在他心目中的南方，
却蘊藏着無窮盡的希望。

於是湧起了黑色的波濤，
在他的周圍騰起了咆哮，
鬱抑的積雨變成了風暴，
過去與未來齊向他警告。

於是逼來了不可見的風，
挾着雨，鼓着浪，橫掃太空。

黑暗中分不清南北西東，
只依命定的方向往前衝，
但每隻船都有一定的航程，
它奔向目的地一刻也不停。

年輕人棄了學校，棄了家庭，
也只爲了前面的一點光明。

三

蝎子有鉤，蜂兒有刺，
勝利不能全仗文字；
血的勝利用血來買，
革命者們武裝來！

少息，立正。

報告，命令。

革命戰士，

武裝同志。

一，二，三，四！

奮鬥，犧牲。

勇敢，熱心。

革命戰士，

武裝同志。

一，二，三，四！

吃苦，耐勞。

擁護，打倒。

革命戰士，

武裝同志。

一，二，三，四！

宣傳，宣傳，宣傳：

雜誌，小冊，傳單。

宣傳，宣傳，宣傳：

通信，講演，對談。

組織，組織，組織：

會員，會章，會址。

組織，組織，組織：

細胞，血球，分子。

遍了南方，遍了北方。

有了政綱，有了武裝。

上弦的箭，潰膿的瘡。

北伐一電，出現曙光。

爲主義犧牲！

進攻！衝鋒！

爲革命犧牲！

進攻！衝鋒！

莫回頭！

莫抖！

看前面，

一片黑煙，

滾滾的，

敵人的頭！

坦克，大炮，

敵人的螯，爪！

近了！

近了！

今天，

過年，

鞭炮，

亂叫；

天邊，

盤旋，

一些怪鳥！

不要吵！

不要鬧！

不要問！

等！等！

等他更近！

等號令！

預備！

拚他一醉！

血的筵席！

我們的旗！

舉起！

掃過去！

變成狂風！

進攻！

衝鋒！

衝！

汀泗橋，武昌城，

多少顆頭，多少顆心！

流去多少血，死去多少人！

多大的希望，多大的熱情！

要得到勝利，就必須犧牲！

打倒列強，打倒列強，

滿街兒童一齊歡唱。

國民革命成功！

青天白日滿地紅！

天下爲公！

打倒列強，除軍閥。

三民主義，五權憲法。

打倒帝國主義！

剷除貪官污吏！
革命尙未成功！
同志仍須努力！

四

一尺方的空間。
無限長的時間。
一刻，一夜；一夜，一年；
一年又一年，眨眼之間。
望穿雙眼：
現在，
未來。
過去由它過去吧！

過去由它過去吧！

戴着箬笠，
披着蓑衣，
走向雨中去，
歡樂的歌聲呢？
打一更了：梆！

過去由它過去吧！
煤油燈下，
噦噦咋咋。
眼睛迷糊了。
五匣紙煙都完了。
打二更了：梆！梆！

過去由它過去吧！

擁着亂草，

嚼着泥土，

鮮血摸了一手，

一脚又錯踏了朋友的傷口。

打三更了：梆梆！梆！

過去由它過去吧！

雪埋到腰了。

一月來才見一次的太陽呀！

探路的棍子拔不出來了。

西北風好緊，西北風的目的地呢？

打四更了，梆梆！梆梆！

過去由它過去吧！

一面走路，一面睡覺呢。

泥塘的水可以喝嗎？

汗只能洗澡，可惜太鹹了。

且慢高興，路還遠着呢！

打五更了：梆梆！梆！梆梆！

一刻，一夜；一夜，一年；

一年又一年，眨眼之間；

眨眼之間，

死了活人，老了少年。

五

歲月永不饒人：

生命的秋，生命的春。

多變幻的心情：

一會兒假，一會兒真。

誰能逃脫命運：

生物必死，生物必生。

誰能不感心驚；

老之將至，一事無成。

花有季節，

星星有軌道。

蹉跎日月，

年老不再少。

雨露霜雪，

疾風摧弱草。

顛連挫折，

立身苦不早！

生物的心，生物的情，

生物的肉，生物的靈。

社會所許，社會所禁，

社會所毀，社會所成。

青青的

早晨。

鷄鳴，

鐘聲，

鴿鈴。

浮雲裏，

樹林裏，

春的音

在戰慄，

在刺激

人的心。

呀！

心莫也要飛騰，

甜蜜的想像，甜蜜的回憶，

捏造的將來，捏造的過去，

望梅止渴，畫餅充飢，

慰人慰己，欺人自欺。

海上三神山，

湖中一睡蓮，

雲裏，水裏，

你永遠隱隱現現。

你永遠在風中搖曳，

你閃閃爍爍，

你害怕蜂蝶，

你羞羞澀澀。

但愛你的却正因為你迷離，

像獵人都棄死兔而逐逃獅。

女人遠在天邊，

四周霧氣漫漫，

對過去不能晏然，
對將來不能判然，
又不能在書城中自困，
又不能駕虹橋以飛遁，
於是煙，賭，醇酒，婦人，
於是沈淪，沈淪，沈淪！

小小的燈焰
是生命之火。
黃的青的煙
呈幻花朵朵。
別有洞天。
不勞你我。

得失繫於心，
永遠能心熱。
心計角命運，
盡人生之劫。
一入竹城，
不知歲月。

或以滌愁懷，
或以引妄想，
或以激癡呆，
或以促遺忘。
苦盡甘來，
再來四兩。

有狂慾如潮，
有明眸如月，
妙語如瓊瑤，
肌膚如霜雪。
愛我今宵，
明朝永別。

却偏有無心的邂逅
透出了一線的生機，
猛地來一聲獅子吼，
復燃了已死的寒灰。
鱗鱗鱗不離左右，
同枝同葉同命相依。

新的兒女，新的家庭。
新的旋轉，新的齒輪。
萬象更新，周而復始，
異異同同，宇宙妙旨。

×
燦爛的青春，
變幻的黃昏。
及至壯年，
遂入夜間。

×
(文飯小品第三期)

記者生涯

阿蘇

記者生涯，我在以前認為優裕的，我曾經表示我願意終身於新聞事業。

其實，並不盡然，記者須具機警的天才，敏捷的判斷，沉毅的態度，和靄的交際：一切好的形容詞，記者們均應佔有為條件，以外像文筆，言論，尚須適合於讀者，因『報』的銷路須顧及也。總之，記者人選確實不易，有人說中國沒有記者全才的人，這話也有相當理由。但人人均想當記者，一般人認為記者處處佔便宜，像要人宴會也可入座，各種集會均可觀光，甚或因記者入公園可不打門票而羨慕記者生涯者，大有人在，這是大錯而特錯！

蘇曼殊曾謂記者是以美國時間為時間，這是指中國而言。在沉寂的夜裏，記者們正忙着工作，編題，寫稿，付印，過小樣；過大樣……各個人低頭在幹，似乎毫不紊亂，但這正是新聞界的風度。白天費盡心血，種成了穀，而輾成了米，到明天晨間已被讀者們和早餐一齊下嚥了。但明天又須播種，以便後天再給讀者以早點，如此一天一天的輪轉着。記者們由早間忙到響午，由響午忙到晚間，又由晚間忙到晨光曦微中，結果僅予讀者以一種消遣式的賞鑑。

記者們似具有特殊習慣，每天僅睡眠平均在六時半，若是外勤的話，既要『跑消息』，還要寫稿，整天地對住枯槁的社會生活現象，來尋求滋味，實在也太苦了。

跑消息並不是容易的事，譬如此間發生一個巨案，如果你平時不與人聯絡的，誰會告訴你此案已經發生呢？設或你已知道，別家報紙早已刊去了。誰不想他的報紙佔有『獨登性』的新聞而可以大出風頭啊！設或你，向來與官方有相當情感，人家報案之後，官方會通電話告訴你，但設或你在街頭徘徊悵望着等人家的案件發生，那恐怕一輩子也採訪不出一條新聞。與官方發生情感也並不是件易事，官方不是市場，若手腕不靈，你用多少錢也買不來，這點，則視記者的能力如何了。採訪消息，當然不止我這一家報館，各報中消息爭奪化，暗爭得很利害，誰也願意保守着尙未發出的新聞，這並不是不道德，這正是新聞事業發展的途徑。

在記者個人亦惟具有敏捷輕快的手腕，新聞才可以進展，一個遲鈍的人，採訪新聞的成績，是必失敗的。譬如社中（報館）接到一種兇殺案的消息，記者們認爲重大案件，則雖在睡眠時間內，亦須速赴尸場，若等睡醒，人家早已驗尸完畢了。你想知道一些些消息，也無從討了。又如這案與政治上很有大關係，決不能發表，則記者亦應保守之。此外如有些兇

手親自囑咐過，在未正式審判前，或犯罪行為在未正式成立前，不得發表，這信用在記者亦須保守着。因此記者人格必須高尚，經驗也要宏富，推測力尤須富有。

記者生活是勞頓的，因此有些人憂心到記者的壽命恐不長久。這也不一定，只視個人體格如何了。富於感情者（神經質）則不宜當外勤。我曾有一個記者朋友，因採訪一個女子被謀殺的案件，而至於痛哭。又曾有一位記者因看槍斃票匪而嚇死過去。大約初入新聞界的記者，膽子較小，情感較濃，這是經驗不廣的原故。假如訓練多了，決不至於如此。

但記者往往也有跑空的時候。像報館意無中得罪了某人，這種事是常有的。因此往往接到緊急電話說某地發生一件重大案件，等到去到某處之後，才知白跑一趟。這些不道德行為，在施之者，反以狡獪為得計，怡然自得，以為勝利了。其實『溜溜』人有又算什麼？

現在該說說報紙在市場上的競爭了。我現在祇舉北平為例，別的地方我想也差不多，雖然我沒到過。

北平的報紙業，確算發達了。記者人才也比較多，正因北平是『文化市』的原故。在晨曦中，東方正呈『魚肚白』色的雲彩，乍現出微紅的太陽的時候，永興寺已經有許多報童等候了。各報館都把報紙送到永興寺來，報童一擁上來，幾乎是要搶的神氣，紛紛裹着自己所

需要的張數，也很熱鬧。一些機警的記者，便在這時略爲巡視，何以某報今天的銷路突然增加？何以某報今天的銷路忽然冷淡了？在心中作一個約略的統計，以便報告於社長，謀改本報之不足，遂形成了報紙內容的暗爭。例如最近北平的小小日報因添了象棋談和太極拳譜，銷路竟增加一萬，這不能不予『實報』以打擊，因此實報也添了『暢觀』欄以招攬讀者，並請徐凌霄執筆。這些事實極多，這不過隨手舉例。

雖然報紙並不靠報費爲收入，（主要仍在廣告）但也總希望銷路暢，有時一種『野鷄報』突然超於最高銷路，或開銷路統計上之紀元，則該報將快樂而無可言喻了。所謂野鷄報，多係私人辦的，而又無多少資本，於是湊數了事，刀剪漿糊並用，抄襲一些舊材料以欺讀者，這種報，北平也很有。

社長們苦意經營，操心亦甚大。其所最大的憂慮，就是言論方面。有些言論易於引起誤會，有的不登則又事實上不可能。

記者辛辛苦苦，社長奔奔波波，不過想讀者點點頭，笑一笑而已！記者生涯不恁地容易啊！

軍事教官的話

一 寰

教官總不是人做的，老子生了兒子決不叫他去當兵，當了兵也要勸他切莫做教官！

人生來矮了一點有什麼可笑？什麼『矮子教官』！我教官難道沒有真姓名？其實我也並不十分矮，不過也是碰巧，那個教官又高大又魁偉，我們一同走路，比較起來真那個。不過，不過他們爲什麼不叫他『長子教官』呢？

我在沒有做教官之前，又巴不得來嘗一嘗這味兒；不過一接到委任狀，心里又有三怕：一怕給人瞧不起，二怕給學生趕走，三怕挨打。我教官不比從前，有三千五千兵在手里，可以橫衝直闖。如今赤手空拳，跑進一個學校來，他們多讀了幾句書，那里把我們『武人』放在眼里？

上第一場課，我就很虛心地對他們學生說過：我教官雖然也讀了多年書，不過自從『投筆從戎』以後，對於書本總疏遠了一點。好在做事情在乎各有專長，我教官是專來教操的，在這方面我是可以極力幫忙諸位。你看，我說的話多麼誠懇！然而我儘管張開口站在講壇上喊，他們學生却儘管說話儘管笑。

上起學科來，真的坐在那聽我講話的數不上三四個，其次的是拿一本書在那里看，將幾葉講義遮在書前面，他們以為這樣我便看不見。其實，我教官的眼睛真的瞎了！不過，不要他們看書就吵鬧，那更不是辦法，所以只好裝瞎。

更壞的是那幾個坐在教室角上的，也不知道他們那里弄來的粉筆，等我一轉身在黑板上寫字時，就將粉筆描準我的頭拋來。自然，等我再轉回身來，其餘的同學都笑了。我故意問他們笑什麼，他們以為我是一隻傻子，更笑得厲害。其實，我真的不知道？那一個拋的我又不知道？不過，他們有『幫』樣，說起來還是我吃虧，所以不如不說。

上不了二三十分鐘，后排的地板上就像掃地一樣響起來。我轉身向內時，響聲更多，打桌子呀！做口技呀！踏脚呀！什麼聲音都有。我有時忍不住，也只是回轉頭來望一望；有時，反而故意慢慢地在黑板上寫我的字，聽聽他們的怪聲。

下課鐘還差得遠，他們便喊起來，教官！到了鐘，下課！那時，我又要費一番口舌和他們說：我教官很知道你們的心理，同時我自己早下課也樂得玩一玩。不過，我不上足一點鐘課，學校又要說我的話，還是請諸位忍耐一下吧！你們將來都要做大事業的，做大事業便要忍耐心，難道這一點小事也不能忍耐！

最氣人的是上操，我三番四次叫他們穿制服，他們偏不穿。有的長褂大袍，有的西裝大衣，還有的是剛起床，穿一條短褲子，披一件毛線衣。排起隊來，就活像是難民團。依起我從前的脾氣來，那些士兵的服裝稍微不整齊，便是一皮鞭抽過去；然而現在，肚子裏的氣雖是滿滿的，可是皮鞭是在他們手里了！

無論那一次上操，敲了十分鐘還沒有一個影子來。可是我教官却不能遲到一分鐘。那一次，也是我有個客，談了幾句話，遲到了幾分鐘；偏又碰到那個頂俏皮的學生早來了。他沒有看到我，便在那里教官長教官短議論我的不是，我到了那裏，他還質問我：「教官跑到那裏？呔！這種話真有點受不了，就算他是我的長官！」

集隊號吹了一次又一次，好在那個號兵是用錢請來的，我可以吩咐他，如果是叫他們學生做，那又夠了！一個學校有多大，他們真的沒有聽見？他們要故意慢慢兒，一個一個來，難怪他們笑着說是像殘兵敗將。十分鐘二十分鐘又過去了，看看還不上二三十個人，我只好吹哨排隊。排隊時要依高矮次序站，他們未嘗不知道，然而他們偏要長的旁邊站個矮的，我叫他站過去，他說這里有個好朋友，好玩。

上操，這在軍隊中是多嚴肅的事！我每次都再三勸他們不要說話不要笑，同時，我自己

教操的時候也莊重起來。我對他們說：下了操可以隨便一點，上了操就要絕對服從，教官在操場上說的話，就等于命令。然而說是說。他們不做還是不做。我叫立正，他們要稍息。我走過去預備改正，他又自己改正得好好的，挺起胸，閉起嘴，姿勢非常好；可是我的身子一轉，他又由排頭跑到排尾去了。我叫他們不要笑，他們也裝起那個樣子叫人不要笑，結果，倒引起大家哈哈大笑。可憐我教官費了多少力，想忍住不笑，然而有時也實在忍不住。我一笑，那不得了，他們你一句，我一句，不要笑不要笑的亂嚷起來，弄得我那時真難爲情！

開小差！開小差！又是他們自己喊起來。時間還沒有到，有些就已經跑了。我知道他們一經點過名就會跑，所以想在操完了的時候來點名，然而他們偏不肯；隊還沒有排好，就鬧着要點名。名一點完，他們便走的走，溜的溜，到了下課時，只剩下幾個人了！

操了兩三個月，還是那個樣子：你說他們排不成隊，有時又排得很好，像是老軍務；但到了正正式式要排隊，他們又要拆爛污。檢閱一次，我就要受一次罵。上司那里管你那麼多，總是你教官教導無方訓練不力。他們學樣要什麼緊？那里會顧到我教官這隻飯碗險些兒便給他們打碎了！

想起了從前，手里有三千五千兵，多麼威風！上陣打仗，多麼起勁。現在兵不在手，我

教官雖然餘威猶在（有些人還以為我教了大學生，威風更大）；可是，說起來真慚愧，我差不多要被他們學生融化了。什麼志氣！什麼威風！一點也沒有了！

我常常對他們說：現在是國難當前的時候，你們大學生是中國萬人推一的優秀份子，應當負起責任，領導國民救國。他們聽了，有的把嘴扭一扭，有的哈哈大笑起來，有的說：我們做學生的是萬人推一的優秀份子，那麼你們做教官的至少應當是十萬人推一的大智，他們做領袖的人應當是百萬人推一的天才，大智和天才為什麼不去領導國民救國呢？我一鼓勁和他們說話，他們却如此報答，真是冰水澆頭一樣。

我說在軍隊中是要絕對服從，教官說出一句話來就等干命令，他們聽了却笑起來。我教官在前幾年，說出話來難道不是等于命令嗎？上操時有一個好好的大操場不好，偏要在那個小操場上，脚步都放不開。我教官說的話，好像是過耳風。我心裏難道不明白：還不是因為那小操場靠近女生宿舍！那些女生也是那麼扭扭妮妮地，要故意站在窗子口來瞧他們，瞧還不算，還要說話，還要笑。弄得他們那裏有心上操，那也難怪，連我教官有時都會喊錯口令。不過，算是我，拿得出一點莊嚴的態度來。

有一次，我正在喊『稍息』『立正』，忽然聽得背後嬌滴滴有兩個女生在說話。那時，

我真忍不住，頭便不由自主地向後轉了一轉。那班學生又眼快，一看見便吱吱地作出種種怪聲來。我趕快轉回頭來伸長頸子喊『立正』，他們却跟着喊一聲『向後轉』！

我早知道，做了人家的先生去交女朋友是難得很，他們學生儘管怎麼都可以，做先生的却要多望兩眼都不可以。有一次，我的女同鄉拿一封家信給我，被幾個學生看見了，他們便大造謠言，說什麼皮帶戀愛復活了，說什麼某與某結成斌了（因為斌字是合文武二字而成）。
呸！真是胡鬧。

我爲便利教導起見，將全隊的人分作三排，每排設一個排長，排長之下設二個班長，就學生中選幾個人出來做。他們操雖不願上，做官的勁兒倒很大。據說，選班長排長的消息一傳出去，有幾個愛出風頭的學生便拚命的活動。果然。他們當選了。一旦做了官，他們的威風多大，以爲這番可了不起了。在他們同學面前固然耀武揚威，就是在我教官面前，態度也強硬得多。好在他們還只是空頭的低級官，要是像我教官從前那樣，做個把團長，那還得了嗎？

想起了那一次，我真痛心。無緣無故，那個二排排長竟和我倒起蛋來，他那種樣子，早就看得頭痛！那一次，也實在忍不住。別人家都在開步走，他却和另一個學生在那裏打架。我喊了好幾聲，他聽都不聽。我沒法，只得跑過去勸解。誰知道他發了狂一樣，要和我吵起

架來。開口就罵我，我的面急得發紅，不得不責罰他兩句。他更是猖狂了，摩拳擦掌走過來，似乎要打我。那時許多同學都圍了上來，我的心又跳得很厲害，然而也只好抑下一肚氣去和他說。誰知，誰知在我不提防的時候，面上已着了兩個耳光。他媽的，手脚又重，我的面在發燒。我恨不得一手鎗打死他，至少要踢他一脚。然而許多同學拿住了他，又有許多同學拿住了我。

他媽的，我教官做了幾十年的人，到如今還挨打！呔！這碗嘔氣的飯還吃得麼？我一張公式呈到上司去，批下來說：學生固屬不法，該教官平日不嚴加管束，亦屬責有攸歸。結果，我撤職，他開除。好！我不在乎！

老子生了兒子，無論如何不叫他做教官！

(論語第六十七期)

生活

幻滅的北征

郭沫若

海外十年之二

輪船過了秭歸以後沒兩點鐘的光景便到了宜昌，宜昌便是川輪的終點了。

在宜昌江面上看見了有好多外國的商船，又有些和商船相彷彿而全身塗成灰色或白色，有很多觸角挺出着的，不用說是在照片和圖畫中所認識的軍艦，更不用說都是外國人的軍艦，那兒插的旗幟有些是畫一個太陽，有些是像一個米字。初從山裏出來的人彷彿是到了印度或埃及。

——（這兒可不就是尼羅河，恆河嗎？……中國的干城們，一遇着國內有異己者出現，立刻便要提刀上馬的，對於這些有觸角的水棲物，他們是沒有看見的嗎？……中國人都有宰相之材，『宰相肚內好撐船』，好撐外國人的兵船。……）

這些所謂『幼稚』的感慨在胸裏縈迴着的時候，却到日本郵船會社去買了當天午後要開赴漢口的XY丸的統艙票，就給蝦蟹一樣，回頭便被那從黃海以外島來的龐大的水棲物吞進腹裏去了。

由宜昌到漢口的三天，的確像是成了蝦蟹。在船後的統艙裏，雖然選着了靠着北側的上層鋪位，時而從那圓窗眼中去窺觀過船外的風光，然而留在記憶裏的東西却什麼也沒有。記得船過了鸚鵡洲之後，有意想瞻仰一下在革命戰役時赫赫有名的龜山和蛇山，曾經特別跑到船尾上的一個狹窄的三角形的甲板上去眺望，但在視線所及的範圍內，却沒有看見可以

稱爲『山』的甚麼存在。這也是難怪的，因爲在初出夔門的人，他的觀念中的山是海拔幾千尺的峨眉雪嶺邛崃青城，像在漢陽江邊踞立着，在武昌城裏匍匐着的，那些榮養不良的爬蟲，誇張一點說，實在是要用顯微鏡來才可以看得見的。它們之所以坐享盛名，是它們的環境生得太好了的原故。

船過了漢陽，橫陳在漢水和長江合流處的東北角上，革命戰役時馮國璋所留下的德政——並無必要地所燒毀了的漢口市上的幾千家民房的遺址——在腦中剛好留下了一片焦土的印象。在那焦土上疊接着便有打排球的印象加入。那是船到碼頭時的客棧的接客先生們所造出來的。那些先生們之勇猛，真真是足以驚人。在船離岸還有三二尺遠時，他們便爭先地跳上了船來，手裏各各拿着小旗子，口裏不斷地叫着，和爭着要湧下船去的乘客，在狹湊的艙口道上便激起了人的漩渦。那儼然是兩隊排球選手的龍驤虎鬥，而你自己手下的行李也就成爲了被人爭奪着的皮球。

漢口的江心是陣列着有好幾艘外國軍艦的，但『幼稚』的感慨却沒有怎樣的發作了。只記得同路的一位比較老成的人說過一句也算『幽默』的話：

『外國人真是熱誠，遠遠地要來替我們舉行觀艦式。』

在漢口的客棧裏宿過一夜，第二天早晨便往大智門去乘京漢鐵路的火車北上。和火車見面是有生以來的第一次，論理應該有些新奇的記憶，但無論是怎樣的搜索，所能記憶的却只是過磅時的麻煩，車站上的雜沓，車廂中的污穢。而尤其使人失望的是車行中所接觸的窗外
的自然。

車入河南境界以後是罕有看見山的。車道兩側所能望見的大抵是衰黃的枯草，間或有些毫無草木的砂丘。聽人說那些砂丘是北風由蒙古的沙漠地裏捲來的，可於一夜之間積成，也可於一夜之間被風吹去。得着那些見聞，在當時竟感傷得涔過一些眼淚。

——（這兒不是中原的中原，不是古代文明的搖籃地嗎？怎麼竟這樣地蕭條，這樣地蒼涼，這樣地行將沙漠化了呢？……）

青年人的多感和時令的交冬誠然是助長了這些令人幻滅的景象，然而中國的北部之有沙漠化的傾向，却也是一片的真實。封建制度下的農業文明早經超過了它的極致點；原始的舊式的耕種法在長久的年代中把土壤的膏腴榨取得幾無餘剩了，即使沒有帶着沙粒來的蒙古風，土壤本身是已經在向着沙漠進軍。

還有北地的建築在初出夔門的人看來也不免要喚起坟墓的聯想。夔門以內因為多山多

木，建築大抵是用木造，只有一般的墓冢是用磚土，因此之故，北地的多用磚土造成的農家或村落，便只好看成爲坟墓或坟墓的集團了。

——（沙漠化的進行曲，坟墓的進行曲，頹唐了的大地的葬歌——鳴，鳴，鳴鳴……火車駝着滿載的骷髏在鐵軌上痛哭。）

路過黃河橋的時候是在夜間，窗外繽紛地已經在下着初雪。曾把玻璃窗略略向上推起，藉着鐵橋上的電燈光，俯瞰過一下那在初冬水量已經激滅了的黃河。時間遇得真是不巧，假使是在夏季，看見了那滔滔蕩蕩的濁浪或者也可以鼓動一下少年人的雄心，然而橋下的曠莽的河床，却只是一片略有起伏的濕潤的黃土，有些水脈東鱗西爪地像蚯蚓一樣在那裏蜿蜒着。

我們往天津的一批人是在保定下了車，和往北京的清華學生的一批分了手的。在保定的客棧裏住了一夜，空空漠漠毫無印象留存的一夜，在第二天又搭着專往天津的火車出發。這一趟的車怕是世界第一的超等的慢車，每到一站都要停，停的時候比動的時候多，動起來也好像是沙漠中的駱駝走路。由清晨一早上車，坐到了午後四點鐘的光景才到了天津。在天津車站上接受了由吳老先生所指教的一家客棧的招單，六個人把行李票交給了那接客先生，他便要替我們雇東洋車教我們先往客棧裏去。六個人不約而同地覺得這好像是一場騙局，誰都

不敢把行李放手。

接客先生說：要等行李一道是還要等好一會兒的。但我們總不理會他，總說要同行行李一道。他也把我們沒可奈何。

客棧所接着的客不僅是我們六個人，等了怕有一個鐘頭的光景，等到了在一乘騾馬荷車上所堆積的行李，幾乎有車站的屋簷一樣的高。行李積齊了，接客先生又要和我們雇東洋車，但我們仍然是放心不下。商議的結果是大家去坐在那荷車上的行李堆上，我們要以身殉我們的行李，一位接客先生總不能抵敵過我們六個人啦。攀着荷車的輪子，更脫了鞋踏上接客先生的肩頭，六個人才挨次地爬上了頂。

接客先生和御者品坐在御者台上，騾馬走動起來了。

嗒吒，嗒吒，嗒吒，六個活的行李在騾車頂上顛簸着，成爲了天津市上的泰山北斗。

落下的是天津的一條很長的馬路上的一座古老的客棧，馬路的名字（似乎是四個字）和客棧的名字我都記不起了，只記得是在樓上開了隣接着的大小的兩室，我和一位比較意氣相投的姓熊名大中的（只有這一個人我記得他的名字），同住在小的一間。當晚兩個人把夜飯吃了之後便跑到一家戲園裏去聽了一晚的京戲。去的時候坐的東洋車是客棧替我們講好了價

錢的，回來的時候不約而同地都想充「老天津」，一出戲園門便跨上車去，說拉回客棧。原來天津的東洋車是要先講好價錢的，回到客棧照着去時的車價給錢時，車夫們嘩噪起來了，竟被敲了小小的一次竹槓，要去了三倍以上的車錢。

第二天到軍醫學校去報到，一位只有三十來歲的年青的校長，穿的是軍服，在會客室中接見了我們。校長的態度和易近人的，聽說他是段祺瑞的女婿，我只記得他是姓李。他對我們說，各省的人在三二天之內便要到齊，到齊後要全體覆試一次便正式開學。所說的話不外就是這些，事實上在四五天後學校也果然覆試一次，但我在未經覆試之前，早就起下了離開天津的想念了。

我自己本來是沒有學醫的意志的人，我不會想過要藉醫業來醫人，也不會想過要藉醫業來糊口。那樣着實的想念，在當時的我，是未免太不浪漫了。我自己住在夔門以內的時候只因為對於現狀的不滿，天天在想着離開四川。那時的理想的目標是遊學歐美，其次是日本，又其次才是平津上海。但要離開四川却難得有那樣的機會。要自費出門，家庭的經濟狀態是不許可的，年紀已近六旬的父母也不肯放你遠離，因此在中學校的五年和高等學校的半年中，完全是我自己的煩悶的時代。已經進了高等而猶決意投考了同等學校的軍醫的，只是視

爲一種方便，是因爲醫學校是官費，連旅費也不讓你自己出一個錢，好藉此以離開四川而已。但一出了四川，外面的情形却不見得比四川進步得怎樣，而於種種的觀感上，反在不識不知之間引起了對於故鄉的孺慕。故鄉是要更美麗一點，故鄉更少外來的刺激，故鄉似乎更可以有爲。而在根本上使我動搖了的，尤其是對於學校本身的不滿。

在未開始覆試之前，對於學校的情形是略略調查過一下的。據見聞所得，知道了在革命以前學校裏的教習大多是西洋人和日本人，在革命以後便多是用本校的畢業生和少數的東洋留學生了，但那些先生們在當時的中國的醫學界上却多是毫無貢獻的。青年人最重虛榮，尤其是在我的二十代的那個時代和那個時代的我，品評一個學校的高下是以外國教習的有無多寡爲標準的，連中學校的物理化學都須得聘請外國教習，至少也須得用外國教本。一座堂皇的軍醫學校竟沒有一名外國教習，竟沒有一位大有名聲的中國教員，這還成什麼學校呢？幼稚得可憐的我，就因爲這樣一點無聊的虛榮看輕了那座堂哉皇也的學校。

我想離開天津，是想到北平去的，因爲我的長兄橙塢那時住在北平，在替川邊經略使的尹昌衡做代表。自己有了這樣的靠山，尤不免有所仗恃，覺得一到北平總會有更好的出路可找。

——（我何必一定要學醫，更何必一定要學軍醫，軍醫的前途頂高不但是中少將級的軍醫總監嗎？而且學醫，又何必一定在這兒？……）

存着了走的心事但也還在遊移的時候，學校舉行覆試了。百無準備地也跟着大家去應試。人材是不可謂不濟濟，廿幾省的考送生足足在百名以上。科學方面的題目自然是已經忘了，但最最奇特，使我終身也不能忘的，是一道國文題，叫着

——「拓都與么匿」。

這五個字實在令我摩不着頭腦，我自己不記得是糊裡糊塗地寫了些什麼東西去繳了卷。在出了場後誰都在叫苦，說莫明其妙。有的竟怕名落孫山，被送回故鄉去沒有面目見人。

——「拓都與么匿」！

這樣神妙的幾個字，我想就是現在的讀者，能夠懂得的怕也不會有好幾個罷？但在我們四川的六個人中有一個人却是懂得了的。他對我們說：

——「這是 total and unit 的對譯，是嚴幾道的譯語。」

這個人的姓名我忘記了，他是在四川六個人中考第一名的人，曾經讀過嚴幾道的斯賓塞的羣學肄言，他說：「拓都大約是指社會，么匿是指個人」。我的媽！這樣偉大的一個難

題，實在是足以令人咋舌，同時也逼得我這個『么匿』沒有胆量等待揭曉，在第二天一早——似乎是十一月十號——便乘着火車要趕往北平去了。

在天津車站上爲我送行的只有熊大中一個人，他是淒淒涼涼地怕要被送回四川的。

——「你有令兄在北平，真好，我們是很難堪啦。」

——「萬一落了第，你也到北京來罷。在北京當會有方法想啦。」

——「假使都沒落第，你又怎樣呢？」

——「我是決不想再回來的。」

——「我們還有畢業文憑啦，萬一學校不肯退還，又怎樣呢？」

這的確是一件值得考慮的問題，因爲我們的中學畢業文憑是由四川省政府直接郵送到了學校的，假使文憑被學校扣留了，要想考別的學校却是一件難事。

——「請你臨機應變地替我幫忙一下罷，我們隨後時常通信啦。」

就這樣拜託了熊君，把天津那個『拓都』留在自己的背後去了。

在北平的正陽門車站下車，有從四川跟着大哥一道進京的跟人來迎着我，我才知道大哥並不在北平，他是在夏天便往日本朝鮮等地去漫遊去了，一直還沒有回來。同時那跟人又

給了我一個注意，說我的衣裳的穿法太不入時，定要叫我就在車站上更換一下。那時我是照着我們四川的章法，在一件玉藍色的華葛絲的棉袍上，套了一件鷄血紅的銀綢夾衫，又加上了一件和棉袍同色同質的大襟馬褂。他對我說：北平人穿衣，穿棉袍就廠穿棉袍，穿夾衫就廠穿夾衫，夾衫可以穿在棉袍下，不好穿在棉袍上。不然便很「寒儉」。聽了他的話向周圍看時，的確一切的人都是如他所說的那樣，自己頓時便感覺着了所謂「寒儉」的意義了。照着他的勸說，在車站上真個把穿法改換了一番，然而寒儉仍然是不免的。北方大約是因為冷的原故罷，衣袖之長幾乎要拖到膝拐，而一般人穿的馬褂又都是對襟，我的大襟馬褂，短袖長袍，是怎麼也沒法改換過來的。忽爾間才覺悟到在天津看戲時假充「老天津」的一幕悲喜劇的失敗之所由來。

我被引到的是吹簫胡同的一位同鄉京官的寓所。京官是我們同縣的舉人，也是在日本留過幾個月學的，在做着高等審判廳的推事。他是大哥的朋友，大哥本是寄寓在他那兒的，是在正院外的坐南面北的一座廳房裏。廳房是一列三間，正中是客堂，左邊是內客廳，由花格門與一道折腰紅布簾，和客堂隔着。右側是書房，是在法政學堂裏唸書的京官的一位兄弟住着的。進了內客廳看見在靠牆的一張木炕上陳着大哥所留下的寢具，那兒暫時便是我的下

榻處了。

在吃中飯的時候，京官回來了，京官的兄弟也回來了。京官還不上四十歲，身體頗高長，面目甚清秀，撇着一口的京腔。京官的兄弟却與他哥哥成一個對照，年紀只有十八九歲的光景，身裁削小，帶着一副很深的近視眼鏡，尖削而枯黃的臉上冒着一臉的燒瘡，有顯明的雪花膏的痕跡。

京官在法官所必具的清冷的態度中也含着一絲淡淡的暖意歡迎着我。他聽見了我不願意進軍醫學校的話，他是極端贊成的，以爲年青人應該有遠大的志向，軍醫的出身是沒有什麼『發變』的。什麼『拓都與么匿』的國文題，尤其胡鬧。

我得到了京官的贊許，自然更把決心堅定了下去，便決計住在北平等待着大哥的回來。雖然在不兩天之後，熊大中由天津來信，說是覆試已經揭曉，各省的人沒有一名落第，四川的幾位還很高列；又說是學校限我三天之內回校，如逾限不回，要掛我的斥退牌，扣留我的中學畢業文憑，並追還旅費，但我已經死了心，我回答他的信上記得有一句是：——『天津之拓都籠範不下區區之么匿。』

第三次逃奔

冰瑩

距結婚的日子只差二十天了，蕭家去了好幾個電報催促蕭明即刻回家，但他因為接到了我那封初抵藍田時發給他的哀的美敦書，所以不敢回來碰我的釘子。兩家的父母急得什麼似的，尤其母親簡直像熱鍋上的螞蟻一般，白天行坐不安，飯也吃不下，連最愛的酒也不喝了，晚上更是通宵失眠，不是咒罵她的叛逆的女兒便是找父親埋怨，說他不該在小時教我讀書的，否則她早已做了外婆，何至於到現在還沒有嫁出去。她最擔心蕭明不要我了，那時她的女兒嫁不出去，她非自殺不可的！

嫁粧，和一切的日用品，吃的，用的甚至連小到去廁所用的草紙，都準備好了，在父親面前我已好幾次很坦白地告訴過他：

『即使硬把我抬到蕭家去，也只有兩個前途給你看到，不是自殺，便是逃走，永遠不歸來，我決不會到蕭家去做老太婆的，爸，你絕對相信我的話好了，東西通通不要抬去，免得白白地送了他們。』

聽說這些話，父親也曾對母親講過，而且根據我幾次逃奔的事實證明，他也相信我的確

不會和蕭明結合的，但母親堅持着她的見解：

『自殺？她是故意說來恐嚇你的；逃走？她嫁過去，一個人守着這許多東西，就捨不得離開了，而況女人只要到了男人手裏，無論她怎樣強悍，也會像小羔羊一般溫柔的。假若蕭明是聰明的，待她特別好一點，她永遠也不想到往外面跑了。』

她是這樣被聰明誤了！她根本不了解她的女兒是怎樣的思想，怎樣的性格，她以為富足的物質，可以引誘她留戀，改變她的思想，因此在距離結婚期只有十日的那一天，她便將一切的嫁粧預先送到蕭家去了。這時我一面嘆息她的失策，將自己辛辛苦苦積了十餘年的財帛，通通無條件地送給人家去享受，未免太使她傷心！一面也在暗地裏感到痛快，這是她自己找來的苦惱，是找來的虧吃，有什麼可憐惜的呢？

第三次，我又逃奔了！

誠如姐姐所說，任我怎樣飛，也飛不出她的籠子。

這回來趕我回去的，不是凶惡的母親，也不是粗魯的農夫，而是穿着紳士長衫，搖搖擺擺走着的大哥和姐夫。當他們在一間鋪門口攔住我時，我立刻從懷里取出早就預備好了的刺刀架在自己的頸項上，向他們嚴重地宣誓：

『這次如果你們再把我拖回去，我就立刻死在你們的面前。』

大哥連忙從我手裏把刀子奪過去，也像我剛才一般架在他自己的頸項上說：

『如果你這次回去還受虐待，不許你出來，你可以用這刀子殺了我！』

『而且也殺了我吧，』姐夫又從大哥的手裏奪過刀子來，『兩條性命，總可抵得過你一條吧。』

他們的話，雖然說得十分堅決，但我仍然懷疑，我再也不願入他們的圈套了，我有我自己的主張，甯可死在路上，不願再回到監獄裏去。

他們知道和我講道理是講不通的，惟一的對付方法，就是要那兩個預先雇好了的壯丁來拖。

圍着看熱鬧的人，越來越多了，路上簡直擠得水洩不通。因為我這次是化裝一個中年農婦逃走的，所以看熱鬧的男男女女沒有不哈哈大笑的，但年老的女人，有些看到我含淚的愁容，甚至陪着我洒淚，但這並不是她們了解我的苦痛，同情我的境遇而流淚，乃是她們在剎那間見到了我的苦痛悲壯的表情，才發生的感情反應。

經過了兩小時的糾纏，終於又被他們拉回去了。

奇怪，這次回去，母親半句話也沒有說，父親只用氣得發抖的眼光望了我一下便低下頭了。房子裏，堂屋裏，處處都可聽到像老鼠剝谷似的切切的私語，可是她們見了我這種農婦的化裝模樣，誰也不敢笑出聲來，只有芸寶在問着她的母親：『媽，姨母爲什麼穿這樣的醜衣服？』姐姐連忙搖了搖手，孩子也就不再做聲了。

這次我再也不能沉默下去了！只等誰先開口罵我，我就要和他大鬧一場，如果母親動手打我，我使用刀子亂砍一陣，自己的生命決定在這次血戰中犧牲。我甯可給全世界的人罵我是叛徒，是逆子，而絕不願屈服在舊禮教之下。我的膽量很大，絲毫不顧慮什麼，我靜靜地候着那一幕流血的慘劇到來，誰知什麼都沒有，大家靜默得像啞子一般，我吃了一碗飯後便躺下休息去了。

結婚的日子快到了，蕭明還沒有歸期，他家裏雖去了不少的電報，但得到的答復是『電悉，緩歸。』

蕭家已決定先將新娘子接過去，等新郎回來然後舉行婚禮，起初我滿以爲母親會答應這個要求的，誰知她害怕我一到蕭家便逃之夭夭，對於她的名譽有妨礙，所以一定要候蕭明回來才許來迎親。

『新郎回來了，恭喜恭喜！』

媒婆坐着轎子來催親了！全家都忙得像戰場上打仗的兵士一般，姊姊和三嫂常常偷偷地跑來我房裏輕輕地嘆息，她們的內心充滿了恐怖和憂愁，誰都害怕那一幕意想得到的悲劇會發生在洞房花燭之夕。

『唉！如果有什麼變故，可惜丟掉了一肚子好書。』三嫂嘆息着說。

『豈只丟了一肚子書，她，人又聰明，做事又能幹，而且待人是多麼和氣呀！』

姊姊嗚咽地哭起來了，雖然她們談話是在母親的房子裏，但她的淚好像都流進了我的心窩似的感到難受，她們的每一句話的聲音，都落在我的心絃上顫動着。

大嫂，姨母，六祖母都來婉勸我，恭賀我，說着什麼『菩薩保佑你』的話，有時我聽得討厭起來，就恨恨地回答她們一聲：

『菩薩保佑你們吧，我自己也快要做菩薩了。』

孩子們在掛着彩燈的堂屋裏跳着，笑着，小嘴裏塞滿了蕭家送來的糖果，快活而且驕傲地。

謝鐸山的每個人都在等着看一幕又喜又悲的怪劇。一個怪物——叛逆的女性，做了他們

每天茶餘酒後的話題。整個的鄉村，都被這怪物轟動了！他們批評着，討論着，猜想着她未來的命運及結果。

翔也被母親請來吃喜酒，她見我累次逃奔都失敗，所以對我居然說出這樣沒有勇氣的話來：

『四叔，這一個月來你太苦了，你照一照鏡子看，你現在成了個什麼樣子了，我勸你這次過去還是多休息幾天再說吧。』

『你不想逃走了嗎！』

我望望室內只有我倆，所以大聲地問她。

『我不想奮鬥了，就這樣活活地讓封建社會的惡魔吃掉我算了吧。』

『爲什麼你這樣懦弱？』

『一個人的力量有限，我不能奮鬥了！』

『好，那麼你就這樣伏伏貼貼地屈服了吧，能服從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不但是烈女而且將來也是貞婦呢。』

我以這樣的話來刺激她，豈知她只是冷笑了一下，同時帶着譏諷的語氣質問我：

『你奮鬥了這麼久，有什麼結果沒有？』

『哼！結果？你看吧！』

兩個從小在一塊長大的好朋友，至此完全沒有感情了，彼此都看不起對方，認對方的思想與行動都是錯誤的。

沉默支配着我們，各人的目光集中在熊熊的火爐上。

這是我們最後的見面，當我做了第四次的逃奔者，而且永別了故鄉，一直到現在，這位被封建社會摧殘了的，做了三個孩子的母親的少婦，我都時時在懷念她，可憐她。

最後一次的逃走終於得着了勝利，那時我一點也不慌張，像一個詩人在翠柳依依的堤岸上散步似的慢慢地走着，嘴裏輕輕地哼着沒有韻的調子：

永別了，我的故鄉！

美麗的故鄉呵，

有翠綠的青山，

有潺潺的流水，

杏桃如畫，

垂柳如絲。

美麗的故鄉呵，

曾陶醉了我兒時的心靈，

消磨了我半載的青春。

封建社會的猛虎，

想要吞沒這顆黑暗中的明星。

奮鬥呀！

只有奮鬥才能得到最後的成功！

永別了，我的故鄉！

(人間世第二十八期)

老牛破車

老舍

二馬中的細膩處是在老張的哲學與趙子曰裏找不到的，『張』與『趙』中的潑辣恣肆處從二馬以後可是也不多見了。人的思想不必一定隨着年紀而往穩健裏走，可是文字的風格差不多是『晚節漸於詩律細』的。讀與作的經驗增多，形式之美自然在心中添了分量，不管個人願意這樣與否。二馬是我在國外的末一部作品；從『作』的方面說，已經有了些經驗；從『讀』的方面說，我不但讀的多了，而且認識了英國當代作家的著作。心理分析與描寫工細是當代文藝的特色；讀了牠們，不會不使我感到自己的粗劣，我開始決定往『細』裏寫。

二馬在一開首便把故事最後的一幕提出來，就是這『求細』的證明：先有了結局，自然是對故事的全盤設計已有了個大概，不能再信口開河。可是這還不十分正確；我不僅打算細寫，而且要非常的細，要像康拉德那樣把故事看成一個球，從任何地方起始牠總會滾動的。我本打算把故事的中段放在最前面，而後倒轉回來補講前文，而後再由這裏接下去講——講馬威逃走以後的事。這樣，篇首的兩節，現在看起來是像尾巴，在原来的計畫中本是『腰眼兒』。爲什麼把腰眼兒變成了尾巴呢？有兩個原因：第一個是我到底不能完全把幽默放下，而另換一個風格，於是由心理的分析又走入了恣態上的取笑，笑出以後便沒法再使文章縈迴

還宕；無論是尾巴吧，還是腰眼吧，放在前面乃全無意義！第二個是時間上的關係：我應在一九二九的六月離開英國，在動身以前必須把這本書寫完寄出去，以免心中老存着塊病。時候到了，我只寫了那麼多，馬威逃走以後的事無論如何也趕不出來了，於是一狠心，就把腰眼當作了尾巴，硬行結束。那麼，二馬只是比較的『細』，並非和我的理想一致；到如今我還是沒寫出一部真正細膩的東西，這或者是天才的限制，沒法勉強吧。

在文字上可是稍稍有了些變動。這不能不感激亡友白滌洲——他死去快一年了！已經說過，我在『老張』與趙子曰裏往往把文言與白話夾裹在一處；文字不一致多少能幫助一些矛盾氣，好使人發笑。滌洲是頭一個指出這一個毛病，而且勸我不要這樣討巧。我當時還不以爲然，我寫信給他，說我這是想把文言溶解在白話裏，以提高白話，使白話成爲雅俗共賞的東西。可是不久我就明白過來，利用文言多少是有點偷懶；把文言與白話中容易用的，現成的，都拿過來，而毫不費力的作成公衆講演稿子一類的東西，不是偷懶麼？所謂文藝創作不是兼思想與文字二者而言麼？那麼，在文字方面就必須努力，作出一種簡單的，有力的，可讀的，而且美好的文章，纔算本事。在二馬中我開始試驗這個。請看看那些風景的描寫就可以明白了。紅樓夢的言語是多麼漂亮，可是一提到風景便立刻改腔換調而有詩爲證了；我試

試看：一個洋車夫用自己的言語能否形容一個晚晴或雪景呢？假如他不能的話，讓我代他來試試。什麼『潺湲』咧，『淒涼』咧，『幽徑』咧，『蕭條』咧……我都不用，而用頂淺俗的字另想主意。設若我能這樣形容得出呢，那就是本事，反之則甯可不去描寫。這樣描寫出來，纔是真覺得了物境之美而由心中說出；用文言拚湊只是修辭而已。論味道，英國菜——就是所謂英法大菜的菜——可以算天下最難吃的了；什麼幾乎都是白水煮或楞燒。可是英國人有個說法——記得好像 George Gissing 也這麼說過——英國人烹調術的主旨是不假其他材料的幫助，而是把肉與蔬菜的原味，真正的香味，燒出來。我以為，用白話著作倒須用這個方法，把白話的真正香味燒出來；文言中的現成字與辭雖一時無法一概棄斥，可是用在白話文裏究竟是有些像醬油與味之素什麼的；放上去能使菜的色味俱佳，但不是真正的原味兒。

在材料方面，不用說，是我在國外四五年中慢慢積蓄下來的。可是像故事中那些人與事全是想像的，幾乎沒有一個人一件事曾在倫敦見過或發生過。寫這本東西的動機不是由於某人某事的值得一寫，而是在比較中國人與英國人的不同處，所以一切人差不多都代表着些什麼；我不能完全忽略了他們的個性，可是我更注意他們所代表的民族性。因此，二馬除了在

文字上是沒有多大的成功的。其中的人與事是對我所要比較的那點負責，而比較根本是種類似報告的東西。自然，報告能夠新穎可喜，假若讀者不曉得這些事；但牠的取巧處只是這一點，牠缺乏文藝的偉大與永久性，至好也不過是一種還不討厭的報章文學而已。比較是件容易作的事，連個小孩也能看出洋人鼻子高，頭髮黃；因此也就很難不浮淺。注意在比較，便不能不多取些表面上的差異作資料，而由這些資料裏提出判斷。臉黃的就是野蠻，與頭髮捲着的便是文明，都是很容易說出而且說着怪高興的；越是在北平住過一半天的越敢給北平下攻訐語，許多污辱中國的電影，戲劇，與小說，差不多都是僅就表面的觀察而後加以主觀的判斷。二馬雖然沒這樣壞，可是究竟也算上了這個當。

老馬代表老一派的中國人，小馬代表晚一輩的，誰也能看出這個來。老馬描寫有相當的成功：雖然他只代表了一種中國人，可是到底他是我所最熟識的，他不能普遍的代表老一輩的中國人，但我最熟識的老人確是他那個樣子。他不好，也不怎麼壞；他對過去的文化負責，所以自尊自傲，對將來他茫然，所以無從努力，也不想努力。他的希望是老年的舒服與有所依靠；若沒有自己的子孫，世界是非常孤寂冷酷的。他背後有幾千年的文化，面前只有個兒子。他不大愛思想，因為事事已有了準則。這使他很可愛，也很可恨；很安詳，也很無

聊。至於小馬，我又失敗了。前者我已經說過，五四運動時我是個旁觀者；在寫二馬的時節，正趕上革命軍北伐，我又遠遠的立在一旁，沒機會參加。這兩個大運動，我都立在外面，實在沒有資格去描寫比我小十歲的青年。我們在倫敦的一些朋友天天用針插在地圖上；革命軍前進了，我們狂喜；退却了，懊喪。雖然如此，我們的消息只來自新聞報，我們沒親眼看見血與肉的犧牲，沒有聽見槍炮的響聲。更不明白的是國內青年們的思想。那時在國外讀書的，身處異域，自然極愛祖國；再加上看着外國國民如何對國家的盡職盡責，也自然使自己想作個好國民，好像一個中國人能像英國人那樣作國民便是最高的理想了。個人的私事，如戀愛，如孝悌，都可以不管，自要能有益于國家，什麼都可以放在一旁。這就是馬威所要代表的。比這再高一點的理想，我還沒想到過。先不用管這個理想高明不高明吧，馬威反正是這個理想的產兒。他是個空的，一點也不像個活人。他還有缺點，不盡合我的理想，于是另請出一位李子榮來作補充；所以李子榮更沒勁！

對於英國人，我連半個有人性的也沒寫出來。他們的褊狹的愛國主義決定了他們的罪案，他們所表現的都是偏見與討厭，沒有別的。自然，猛一看過去，他們確是有這種討厭而不自覺的地方，可是稍微再細看一看，他們到底還不這麼狹小。我專注意了他們與國家的關

係，而忽略了他們其他的部分。幸而我是用幽默的口氣述說他們，不然他們簡直是羣可憐的半瘋子了。幽默寬恕了他們，正如寬恕了馬家父子，把褊狹與浮淺消解在笑聲中，萬幸！

最危險的地方是那些戀愛的穿插，牠們極易使二馬成爲留東外史一類的東西。可是我在一動筆時就留着神，設法使這些地方都成爲揭露人物性格與民族成見的機會，不准戀愛情節自由的展動。這是很會辦的事，在我的作品中差不多老是把戀愛作爲副筆，而把另一些東西擺在正面。這個辦法的好處是我從三角四角戀愛小說中救出來，牠的壞處是使我老不敢放胆寫這個人生最大的問題——兩性間的問題。我一方面在思想上失之平凡，另一方面又在題材上不敢摸這個禁果，所以我的作品即使在結構上文字上有可觀，可是總走不上那偉大之路。三角戀愛永不失爲好題目，寫得好還是好。像我這樣一碰即走，對打八卦拳倒許是好辦法，對寫小說，牠使我輕浮，激不起心靈的震顫。

這本書的寫成也差不多費了一年的工夫。寫幾段，我便對朋友們去朗讀，請他們批評，最多的時候是找祝仲謹兄去，他是北平人，自然更能聽出句子的順當與否，和字眼的是否妥當。全篇寫完，我又託鄺莖厚兄給看了一遍，他很細心的把錯字都給挑出來。把牠寄出去以後——仍是寄給小說月報——我便向倫敦說了『再見』。

談自己的畫

豐子愷

把日常生活中的感興用「漫畫」描寫出來——換言之，把日常所見的可驚可喜可悲可哂之相，就用寫字的毛筆草草地圖寫出來——聽人拿去印刷了給大家看，這事在我約有了十年的歷史，彷彿是我的一種習慣了。中國人崇尚「不求人知」，西洋人也有“*What's in your heart let no one know*”的話。我正同他們的相反，專門畫給大家看，自己却從未仔細回顧已發表的自己的畫。偶然在別人處看到自己的畫冊，或者在報紙、雜誌中翻到自己的插畫，也好比在路旁的商店的樣子窗中的大鏡子裏照見自己的面影，往往一瞥就走，不願意細看。這是甚麼心理？很難自知。勉強平心靜氣地觀察自己，大概是爲了太稔熟，太關切，表面上反而變成疎遠了的原故。中國人見了朋友或相識者都打招呼，表示互相親愛；但見了自己的妻子，反而板起臉孔不答白，表示疎遠的樣子。我的不歡喜仔細回顧自己的畫，大約也是出於這種奇妙的心理的罷？

但現在我要寫這個題目，非仔細回顧自己的畫不可了。我找集從前出版的子愷漫畫，子

愷畫集，等書來從頭翻閱。又把近年來在各雜誌和報紙上發表的畫的副稿來逐幅細看。想看出自己的畫的性狀來，作爲本題的材料。結果大失所望。我全然沒有看到關於畫的事，只是因了這次的檢閱，而把自己過去十年間的生活與心情切實地回味了一遍，心中起了一種不可名狀的感慨，竟把畫的一事完全忘却了。

因此我終於不能談自己的畫。一定要談，我只能在這裏談談自己的生活 and 心情的一面，拿來代替談自己的畫罷。

約十年前，我家住在上海。住的地方遷了好幾處，但總無非是一樓一底的「弄堂房子」至多添了一間過街樓。現在回想起來，上海這地方真是十分奇妙：看似那麼忙亂的，住在那裏却非常安閒，家庭這小天地可以和忙亂的環境判然地隔離而安閒地獨立。我們住在鄉間，鄰人總是熟識的，有的比親戚更親切；白天門總是開着的，不斷地有人進進出出；有了些事總是大家傳說的，風俗習慣總是大家共通的。住在上海完全不然；鄰人大都不相識，門鎖日嚴扃着，別人死了人與你全不相干。故住在鄉間看似安閒，其實非常忙亂；反之，在上海看似忙亂，其實非常安閒。關了前門，鎖了後門，便成一個自由獨立的小天地。在這裏面由你選取甚樣風俗習慣的生活：甯波人儘管度甯波俗的生活，廣東人儘管度廣東俗的生活。我們

是浙江石門灣人，住在上海時也只管說石門灣的土白，吃石門灣式的飯菜，度石門灣式的生
活；却與石門灣相去千里。現在回想，這真是一種奇妙的生活！

除了出門以外，在家裏見的只是這個石門灣式的小天地。有時開出後門去，換掉些頭髮
（子愷畫集六四頁），有時從過街樓上掛下一隻籃去買兩隻糰子（子愷漫畫七〇頁），有時
從洋台眺望屋瓦間浮出來的紙鳶（子愷漫畫六三頁），知道春已來到上海。但在我們這
個小天地中，看不出春的來到。有時幾乎天天同樣，辨不出今日和昨日。有時連日沒有一個
客人上門，我妻每天的興事，就是傍時光抱了瞻瞻，攜了阿寶，到弄堂門口去等我回家
（子愷漫畫六九頁）。兩歲的瞻瞻坐在他母親的臂上，口裏唱着『爸爸還不來，爸爸還不
來！』六歲的阿寶拉住了她娘的衣裙，在下面同他和唱。瞻瞻在馬路上擾攘往來的人羣中認
到了帶着一疊書和一包食物回家的我，突然地歡呼舞蹈起來，幾乎使他母親的手臂撐不住。
阿寶陪着他下面跳舞，也幾乎撕破了她母親的衣裙。他們的母親呢，笑着喝罵他們。當這
時候，我覺得自己立刻化身為二人。其一人做了他們的父親或丈夫，體驗着小別重逢時的家
庭團聚之樂；另一個人呢，遠遠地站了出來，從旁觀察這一幕悲歡離合的話劇，看到一種可

喜又可悲的世間相。

他們這樣地歡迎我進去的，是上述的幾與世間絕緣的小天地。這裏是孩子們的天下。主宰這天下的，有三個角色，除了膽膽和阿寶之外，還有一個是四歲的軟軟，彷彿羅馬的三頭政治。日本人有 Tototenka（父天下），Kakatenka（母天下）之名，我當時會模仿他們戲稱我們這家庭為 Tsetsetenka（膽膽天下）。因為膽膽在這三人之中勢力最盛，好比羅馬三頭政始中的領首。我呢，名義上是他們的父親，實際上是他們的臣僕；而我自己却以為是站在他們這政治舞台下面的觀劇者。喪失了美麗的童年時代，送盡了蓬勃的青年時代，而初入黯淡的中年時代的我，在這羣真率的兒童生活中夢見了自己過去的幸福，覺得了自己已失的童心。我企慕他們的生活的天真，豔羨他們的世界的廣大。覺得孩子們都有大丈夫氣，大人比起他們來，個個都虛偽卑怯。又覺得人世間各種偉大的事業，不是那種虛偽卑怯的大人們所能致，都是具有孩子們似的大丈夫氣的人所建設的。

我翻到自己的畫冊，便把當時的情景歷歷回憶起來。例如：他們跟了母親到故鄉的親戚家去看結婚，回到上海的家裏時也就結起婚來。他們派膽膽做新官人。親戚家的新官人曾經來向我借一頂銅盆帽，（註：當時我鄉結婚的男子，必須戴一頂銅盆帽，穿長衫馬褂，好像是代替清朝時代的紅纓帽子外套的。我在上海日常戴用的呢帽，常常被故鄉的鄉親借去當

作結婚的大禮帽用。) 瞻瞻這兩歲的小新官人也借我的銅盆帽去戴上了。他們派軟軟做新娘子。親戚家的新娘子用紅帕子把頭蒙住，他們也拿母親的紅包袱把軟軟的頭蒙住了。一個戴着銅盆帽好像蒼繩戴豆壳；一個蒙着紅包袱好像獼猴扮地戲；但兩人都認真得很，臉孔板板的，跨步緩緩的，活像那親戚家的結婚式中的人物。寶姊姊說「我做媒人，」拉住了這一對小夫婦而教他們參天拜地，拜好了又送他們到用凳子搭成的洞房裏（見子愷畫集三七頁）。

我家沒有一個好凳子，不是斷了腳的，就是擦了漆的。牠們當凳子給我們坐的時候少，當遊戲工具給孩子們用的時候多。在孩子們，這種工具的用處真真廣大：請酒時可以當桌子用，搭棚棚時可以當牆壁用，做客人時可以當船用，開火車時可以當車站用，他們的身體比凳子高得有限，看他們搬來搬去非常吃力。有時汗流滿面，有時被壓在凳子底下。但他們好像爲生活而拚命奮鬥的勞働者，決不辭勞。汗流滿面時可用一雙泥污的小手來揩摸，被壓在凳子底下時只要哭脫幾聲，就帶着眼淚去工作。他們真可說是「快活的勞働者」（子愷畫集三四頁）。哭的一事，在孩子們有特殊的效用。大人們慣說「哭有甚麼用？」原是爲了他們的世界狹窄的原故。在孩子们的廣大世界裏，哭真有意想不到的效力。譬如跌痛了，只要盡情一哭，比服凡拉蒙靈得多，能把痛完全忘却，依舊遨遊於遊戲的世界中。又如泥人跌破了，也

只要放聲一哭，就可把泥人完全忘却，而熱中於別的玩具（子愷漫畫集一六頁）。又如花生米吃得不够，也只要號哭一下便好像已經吃飽，可以起勁地去幹別的工作了（子愷漫畫六六頁）。總之，他們幹無論甚麼都認真而專心，把身心全部的力量拿出來幹。哭的時候用全力去哭，笑的時候用全力去笑，一切遊戲用全力去幹。幹一件事的時候，把除這以外的一切別的事統統忘却。一旦拿了筆寫字，便把注意力全部集中在紙上（子愷漫畫六八頁）。紙放在桌上的水痕裏了也不管，衣袖帶翻了墨水瓶也不管，衣裳角拖在火鉢裏燃燒了也不管。一旦知道同伴們有了有趣的遊戲，冬晨睡在床裏的會立刻從被窩攢出，穿了寢衣來參加；正在換衣服的會赤了膊來參加（子愷漫畫九〇頁）；正在洗浴的也會立刻離開浴盆，用濕淋淋的赤身去參加。被參加的團體中的人們對於這浪漫的參加者也恬不為怪，因為他們大家把全精神沈浸在遊戲的興味中，大家入了「忘我」的三昧境，更無餘暇顧到實際生活上的事及世間的習慣了。

成人的世界，因為受實際的生活和世間的習慣的限制，所以非常狹小苦悶。孩子們的世界不受這種限制，因此非常廣大自由。年紀愈小，其所見的世界愈大。我家的三頭政治團中勢力最大的瞻瞻，便是爲了年紀最小，所處的世界最廣大自由的原故。他見了天上的月

亮，會認真地要求父親給捉下來（兒童漫畫）；見了已死的小鳥會認真地喊他活轉（子愷畫集二八頁），兩把芭蕉扇可以認真地變成他的腳踏車（子愷畫集一七頁）；一隻藤椅子可以認真地變成他的黃包車（子愷畫集一八頁）；戴了銅盆帽會立刻認真地變成新官人，穿了爸爸的衣服立刻認真地變成爸爸（子愷漫畫九五頁）。照他的熱誠的慾望，屋裏所有的東西應該都放在地上，任他玩弄，所有的小販應該一天到晚集中在我家的門口，由他隨時去買來吃弄；房子的屋頂應該統統除去，可以使他在家裏隨時望見月亮，鶴子，和飛機；眠床裏應該有泥土，種花草，養着蝴蝶與青蛙，可以讓他一醒覺就在野外遊戲（子愷畫集二〇頁）。看他那熱誠的態度，以為這種要求絕非夢想或奢望，應該是人力所能辦到的。他以為人的一切慾望應該都是可能的。所以不能達到目的的時候便那樣憤慨地號哭。拿破崙的字典裏沒有『難』字，我家當時的膽膽的詞典裏一定沒有『不可能』之一詞。

我企慕這種孩子們的生活的天真，豔羨這種孩子們的世界的廣大，或者有人笑我故意向未練的孩子們的空想界中找求荒唐的烏托邦，以為逃避現實之所。但我也可笑他們的屈服於現實，忘却人類的本性。我想，假如人類沒有這種孩子們的空想的慾望，世間一定不會有建築，交通，醫藥機械等種種抵抗自然的建築，恐怕人類到今日還在茹毛飲血呢。所以我當時

的心，被兒童所佔據了。我時時在兒童生活中獲得感興。玩味這種感興，描寫這種感興，成了當時的生活的習慣。

歡喜讀與人生根本問題有關的書，歡喜談與人生根本問題有關的話，可說是我的一種習性。我從小不歡喜科學而歡喜文藝。爲的是我所見的科學書，所談的大都是科學的枝末問題，離人生根本很遠；而我所見的文藝書即使最普通的唐詩三百首，白香詞譜等，也處處含有接觸人生根本而耐人回味的字句。例如我讀了『想得故園今夜月，幾人相憶在江樓』便會設身處地地做了思念故園的人，或江樓相憶者之一人，而無端地興起離愁。又如讀了『流光容易把人拋，紅了櫻桃，綠了芭蕉』，便會想起過去的許多的春花秋月，而無端地興起惆悵。我看見世間的大人都爲生活的瑣屑事件所迷着，都忘記人生的根本；只有孩子們保住天真，獨具慧眼，其言行多足供我欣賞者。八指頭陀詩云：『吾愛童子身，蓮花不染塵。罵之唯解笑，打亦不生嗔。對境心常定，逢人語自新。可慨年既長，物慾蔽天真。』我當時曾把這首詩用小刀刻在香煙管的邊上。

這隻香煙咀一直跟隨我，直到四五年前，有一天不見了。以後我不再刻這詩在甚麼地方。四五年來，我的家裏同國裏一樣地多難；母親病了很久，後來死了；自己也病了很久，

後來沒有死。這四五年間，我心中不覺得有甚麼東西佔據着，在我的精神生活上好比一冊書裏的幾頁空白。現在，空白頁已經翻厭，似乎想翻出些下文來才好。我仔細向自己的心頭探索，覺得只有許多亂雜的東西忽隱忽現，却並沒有「物力強地佔據着。我想把這幾頁空白當作被開的幾個大『天牕』，使下文仍舊繼續前文；然而很難能。因為昔日的我家的兒童，已在這數年間不知不覺地變成了少年少女，行將變為大人。他們已不能像昔日地佔據我的心了。我原非一定要自己的子女為兒童生活讚美的對象，但是他們由天真爛漫的兒童漸漸變成拘謹馴服的少年少女，在我眼前實證地顯示了人生黃金時代的幻滅，我也無心再來讚美那曇花似的兒童世界了。

古人詩云：「去日兒童皆長大，昔年親友半凋零。」這兩句確切地寫出了中年人的心境，虛空與寂寥。前天我翻閱自己的畫冊時，陳寶（就是阿寶，就是做媒人的寶姊姊），甯馨（就是做新娘子的軟軟），華瞻（就是做新官人的瞻瞻），都從學校放寒假回家，站在我身邊同看。看到「瞻瞻新官人，軟軟新娘子，寶姊姊做媒人」的一幅，大家不自然起來。甯馨和華瞻臉上現出忸怩的笑，寶姊姊也決不肯再做媒人了。他們好比已經換了另一班人，不復是昔日的阿寶、軟軟和瞻瞻了。昔日我在上海的小家庭中所觀察欣賞，而描寫的那羣天真爛漫

的孩子，現在似乎早已不在人間了！他們現在都已疏遠家庭，做了學校的學生。他們的生活都受着校規的約束，社會制度的限制，和世智的拘束；他們的世界不復如昔日的廣大自由；他們早已不做房子沒有屋頂和眠床裏種花草的夢了。他們已不復是『快活的勞働者』，正在爲分數而勞働，爲名譽而勞働，爲智識而勞働，爲生活而勞働了。

我的心早已失了佔據者。我帶了這虛空而寂寥的心，彷徨在十字街頭，觀看他們所轉入的社會。我想像這裏面的人，個個是從那天真爛漫廣大自由的兒童世界裏轉出來的。但這裏沒有「花生米不滿足」的人，却有許多麵包不滿足的人。這裏沒有『快活的勞働者』，只見瑣着眉頭的引車者，無食無衣的耕織者，挑着重擔的頹白者，掛着白鬚的行乞者。這裏面沒有像孩子世界裏所聞的號陶的哭聲，只有細弱的呻吟，吞聲的嗚咽，幽默的冷笑，和憤慨的沉默。這東面沒有像孩子世界中所見不屈不撓的丈夫氣，却充滿了順從，屈服，消沉，悲哀，和詐僞，險惡，卑怯的狀態。我看到這種狀態，又同昔日帶了一疊書和一包食物回家，而在弄堂門口看見我妻提攜了瞻瞻和阿寶等候着那時一樣，自己立刻化身爲二人，其一人做了這社會裏的一分子，體驗着現實生活的辛味，另一人遠遠地站出來，從旁觀察這些狀態看到了了驚可喜可悲可哂的種種世間相。然而這情形和昔日不同：昔日的兒童生活相能『佔據』

我的心能使我歸順他們；現在的世間相却只是常來『襲擊』我這虛空寂寥的心而不能佔據，使我歸順。因此我的生活的冊子中，至今還是繼續着空白的頁，不知道下文是甚麼。也許空白到底，亦未可知呢

(人間世)

豐子愷和他的小品文

趙景深

好幾年不曾看見子愷了，偶然看見人間世和良友上的他的照片，不禁爲之莞然；他竟留了很長的鬍子，像一個莊嚴而又和藹的釋家。

記得我與他相識，是在一九二五年，那時我在充滿了藝術空氣的立達學園裏教書，他就是這個學園的創辦人。當時的同事，如朱光潛、白采、方光燾、夏丏尊、劉薰宇……都是在這個時候認識的。不過當時我與白采往還最多，子愷和別的同事們，都很少拜訪和聚首。

一直到一九二八年，我纔爲了我自己的中國文學小史、童話概要和童話論集請他畫封面，專誠去拜訪了他幾次。我知道他是最喜歡田園和小孩的，便買了一本描寫田園和小孩最多而作風也最和平的米勒 (Millet) 的畫集送他，還送了一盒巧格力糖給他的孩子們；這盒

糖也經過我的選擇，挑了一盒玻璃紙映着一個美麗女孩的肖像的。當時我與他談了些什麼，現在已經不能省憶；但他的態度瀟灑，好像隨意舒展的秋雲。

後來有一次，子愷到開明書店來玩，使我很詫異的，竟完全變過一個子愷了。他坐在籐椅上，腰身筆一樣的直，不像以前那樣的銜着紙煙隨意斜坐；兩手也垂直的俯在膝上，不像以前那樣的用手指拍着椅子如拍音樂的節奏；眼睛則俯下眼皮，彷彿入定的老僧，不像以前那樣現含情的眸子望看來客；說起話來，也有問必答，不問不答，答時聲音極低，不像以前那樣的聲音之有高下疾徐。是的，我也常聽可尊說：『這一晌子愷被李叔同迷住了！』照子愷的說法，以上的敘列就是我與他的『緣』。

李叔同是豐子愷的老師，無論在藝術上或是思想上，都是影響他最深的人。他的緣和佛法因緣都是專寫李叔同的。李叔同在杭州第一師範學校教過他的木炭畫，後來出家；子愷曾特地替他繪過護生畫集。兩個『？』更明白的承認他『被牠們引誘入佛教中。』我們一聽說佛教或基督教，就會聯想到迷信上去；其實，倘若除去了那些不科學的成分，這對於人世間的悲憫，恐怕是任何社會主義者思想的發動力和種子吧？

我覺得子愷的隨筆，好多地方都可以與葉紹鈞的隔膜作比較觀。在描寫人間的隔膜和兒

童的天真這兩點上，這兩個作家是一樣的可愛。其實這兩點也只是一物的兩面，愈是覺得人間的隔膜，便愈覺得兒童的天真。盧騷曾喊過『返於自然』，子愷恐怕要喊一聲『返於兒童』。

子愷是怎樣的寫人間的隔膜呢？試看東京某晚的事，老太婆要求一個陌生人替他搬東西，陌生人不願意，接連回報她兩聲不高興，因為他是帶了輕鬆愉快的心情出來散步的。子愷見了這事，心裏就想：『假如真有這樣的一個世界，天下如一家，人們如家族，互相愛，互相助，共樂其生活，那時候陌路都變成家人。像某晚這老太婆的態度，並不唐突了。這是何等可憧憬的世界！』再看樓板，樓上的房東與樓下的房客只有授受房租的關係，此外都可以老死不通往來，直是所謂『隔重樓板隔重山』。而這『樓板』，也就是鄰人篇中那『把很大的鐵條製的扇骨』。像『肯與鄰翁相對飲，隔籬呼取盡餘杯』那樣的詩意，是久矣夫不可復見的了。隨筆五則裏的第四則寫人們用下棋法談話，最為警闢：『人們談話的時候，往往言來語去，顧慮周至，防衛嚴密，用意深刻，同下棋一樣。我覺得太緊張，太可怕了，只得默默不語。安得幾個朋友，不用下棋法來談話，而各舒展其心靈相示，像開在太陽光中的花一樣！』

成人都是互相隔着一堵牆，如葉紹鈞所說。把牆撤去的，只有兒童。子愷在隨筆五則之三裏也說：『我似乎看見，人的心都有包皮。這包皮的質料與重數，依各人而不同。有的人的心似乎是用單層的紗布包的，略略遮蔽一點，然而真的赤心的玲瓏的姿態隱約可見。有的人的心用紙包，驟見雖看不到，細細攔起來也可以摸得出。且有時紙要破，露出緋紅一點來。有的人的心用鐵皮包，甚至用到八重九重。那是無論如何摸不出，不會破，而真的心的姿態無論如何不會顯露了。我家的三歲的瞻瞻的心，連一層紗布都不包，我看見常是赤裸裸而鮮紅的。』

子愷是怎樣的寫兒童天真呢？你瞧，元草要買雞，他就哭着要；不像大人那樣明明是想買，却假裝着不想買的樣子（作父親），阿寶和軟軟都說他們自己好；不像大人那樣，明明是想說自己好，也假裝着謙讓不說出來（從孩子得到的啓示）。

子愷又因爲思想近於佛教，所以有無常、世網、護生等觀念。

他覺得人世是無常的，短暫的；所以人一天天走近死之國而毫未覺得者，只是由於把生活歲月仔細的劃分，年分爲日，日分爲時，時分爲分，分分爲秒，便覺得生活是一條無窮而具有趣的路了（漸）。這意見，後來屢次提到。阿難云：『在浩劫中，人生原只是一跳。』

大賬簿云：『宇宙之大，世界之廣，物類之繁，事變之多，我所經驗的真不啻恆河中的一粒粒細沙。』新年與漸同意，也講到時間劃分愈細，則人也愈感到快樂。

他又覺得金錢常限制了興趣，這或者可以說是世網。第一本隨筆集的第一篇，就是剪網，大意說大娘舅覺得大世界樣樣有趣，惟一想到金錢就無趣。從孩子得到的啓示則讚美孩子『能撤回世間事物的因果關係的網，看見事物的本身的真相。』華瞻的日記說華瞻看見先施公司的小汽車就一定要買，他不知道爸爸不會帶錢不夠就不能買。

他又最愛生物，尤其是渺小的生物，可見他的仁愛是無微不至的。蝌蚪寫孩子們用清水養蝌蚪，子愷恐怕蝌蚪營養不足而死，便叫孩子們倒許多泥土到水盆裏去，後來還叫他們掘一個小池。隨感十三則中有兩則是憐憫被屠殺的牛和羊的。憶兒時對於蟹蒼蠅的殘殺也認為不應該做，尤其是文人所詠歎的『秋深蟹正肥』，他們以為風雅，『倘質諸初心，殺蟹而持其蟹，見蟹肥而起殺心，有甚麼美而值得在詩文中讚詠呢？』

照這樣說來，子愷的小品裏既是包含着人間隔膜和兒童天真的對照，又常有佛教的觀念，似乎他的小品文盡都是抽象的、枯燥的哲理了。然而不然，我想這許就是他的品小的長處。他哪怕是極端的說理，講『多樣』和『統一』，（自然和藝術三昧）這一類的美學原

理，也帶着抒情的意味，使人讀來不覺其頭痛。他不把文字故意寫得很艱深，以掩飾他那實際內容的空虛。他只是平易的寫去，自然就有一種美，文字的乾淨流利和漂亮，怕只有朱自清可以和他媲美。以前我對於朱自清的小品非常喜愛，現在我的偏嗜又加上豐子愷。聊記數頁，以表示我的喜悅。

(人間世)

醒獅還是睡獅

問 筆

(留美學生寫真)

老葉是醒獅社的社員，醒獅週報散了一房。桌上、書架上、床上、地板上都是醒獅。偶爾和同學談起國內的政治，他的主張是很乾脆的：『我們現在用不着三民主義，更用不着共產主義，唯一用得着的是醒獅派的國家主義。』和果你問他，什麼是醒獅派的國家主義，他的回答也是很乾脆的：『內不妥協，外不親善，內除國賊，外抗強權；我們的使命是要叫醒國內一切的青年。』說到這里時，他那擁腫的臉上，披亂的頭髮里，散出兇野的緊張來，宛然是一匹驚動了的醒獅。

說也奇怪，我們這一匹醒獅，想是出產于非洲森林里，曾被那兒的『子子蜂』叮過，每天二十四點鐘，据他的同房老李說，至少有十二點鐘是在睡眠里，四點在打盹里，其餘八點是否完全醒着，那只有上帝知道了。

他的床是向來不理的，五六床灰塵塵的被，橫的、直的、斜的，彼此擁抱着，那是墊的，那是蓋的，便是他自己也分不清。至于枕套、被單，他曾申明過，主張國家主義的人，利權不可外溢，于是到美國后就沒有買。果然是利權不外溢。老李却有些反對：

『我看你規規矩矩去買兩幅枕套，幾床被單吧！老實告訴你，你的床里往往散出一陣——』
『老李的鼻子想很靈——』
『汗里帶屁的怪臭味。』

『你聞不得算了，我素來是這樣睡覺的，不能妥協。』

『好，你就是不買，也該每天把床理一理。』

『理一理！那有功夫！』

老李聽着笑了，不得不笑。他實在是沒有功夫。每晚十一點前後上床，橫直每週只有十點鐘的課，又全在下午，便一直睡到第二天十二點左右起來。梳洗了，吃過午飯，要去上課。回來時，許是在課堂里坐倦了，便往床上一躺。這一躺就躺到晚飯的時節。夜間要看

書，看了書，床是更不用理了。

其實哩，理不理，也許有礙老李的鼻子，與他自己睡覺是毫無關係的。而且惟其不理，或許還要睡得更痛快一點。首先，他睡覺時，你再也不知道他的頭在那里，腳在那里。每晚臨睡時，一身脫得精光，往被窩堆里一鑽，他那小小的身體便登時不見了，不露半點曲綫的美麗。是的，登時不見了。這種情形，除老李外，旁人很少知道。

有一天，已經是十一點過了，老胡要向他借一本美國的憲政史，走進他的房，不見一個人。看床上只是蜿蜒擁腫的一團，沒有氣息，也沒有動靜。床前却有一雙鞋襪。他奇怪了，難道還沒有起來？他走攏去，抽開一角，角里露出一排腳指，指縫里是黑的。抽開對過一角，才發現了一個腦袋，一頭亂髮，鼻子里有點吼吼的聲音，口水流了一嘴唇。他放下了被，一陣冷風襲進被去，被里微微地動了。他等着，以爲這或者是要起來的先聲。不料接着又是死沉沉的一堆。他不敢再驚動，他的鼻子也是靈的。于是等不得，只得走了，沒有借着書，發現了一條『臥龍』。

這比喻在老胡看去是很適切，夠恭維的了，不想午後對老葉說起，他却不樂于承認：

『什麼臥龍不臥龍，我們現在要的是醒獅。』

老胡順手拿起一本醒獅週報來，看看封面，不覺冷笑的問道：

『你一天大約要睡幾個鐘頭？』

這是我們『醒獅』最不樂于聽的。他氣了：

『你管我睡幾鐘頭，你懂得什麼？現在多睡是養精蓄銳，將來回國後，有什麼事，才可以少睡。拿破崙在行軍的時候，每夜只睡三四個鐘頭。我們主張內除國賊，外抗強權，回國都是要革命，打仗的人。』

老胡深怕『獅子』動怒，沒有敢回答。

冬季到了，『獅子』怕冷，又加了兩床棉被。然而很不幸，不比秋季，『大英帝國的開拓史』是他非學不可的，時間却在午前十一點。要不缺課的話，每週有四個早間，最遲十點三刻是要起來的。無法，去買了一只鬧鐘，擺在被窩里和他同睡。『獅子』的耳朵許是不大靈。鬧了四天就缺了三次課。教授看他是一個外國學生，到還客氣。有一天下課後對他說：

『葉君，上週四小時的課，你便缺了三次。我的意思，如果你不喜歡我的課，可以不必選的。』

不選？想想又覺得不能。難道政治學的碩士不要了？特別到美國來，爲的什麼？他答

道：

『請你原諒，上週我確實有點病，以後決不再缺課了。』

要不缺課，大約一個鬧鐘是不夠的，又去買了一個。大小和他一塊睡。大的鬧了，小的跟着。每早他的被窩里，叮噠噠的，從十點半一直要響到十點三刻。好一遍音樂！儘管這樣響過了，他也醒了，還得在被窩里展轉地打幾十個滾，才得起來。這許是獅子的慣性，不足怪的。

課是不再缺了，却是一週里又遲到了三次。最後一次教授有些氣了。看他坐下後，對全班說：

『我現在鄭重地告訴你們，以後凡是遲到的，可不必進來，省得擾亂旁人的視聽。』

遲到的有誰？所謂『你們』，『凡是』，無非是指他罷了。然而儘管一身的氣，他却低着頭，沒有敢『外抗』。總算他清醒，就從這次以後，也不遲到了。然而半個月過了，腦袋又作怪。許是課堂里的空氣太暖；許是年老的教授會催眠，每聽講聽到一半，便覺得神志昏沉，眼臉不由己地往下垂了。實在不能耐時，便一手支着額，遮住眼瞌睡。課堂並不大，學生也只有二十幾個，不久連這也被教授察覺了。有一天，談到印度的學生，教授說：

『東方的學生是最靜板不過的。便是在課堂里聽講，有時也撐住額，閉着眼聽。不知道的教授還以為他們在瞌睡哩！』

全班大笑。我們的『獅子』從昏沉里忽然醒過來，顧左右而望，到也不知道『洋鬼子』在笑什麼。

季末，他的『大英帝國開拓史』不及格。他在老李的面前抱怨：

『我每次的小考都及格的。他媽的教授，看我缺了幾次課，欺負我吧了。——你看怎麼辦？不得一個碩士回去，未免太不像了。』

總算是有志氣的：便是每天要睡十二點多鐘，碩士也還是不能不得。不過說到像不像，那就未免扯遠了。沒有碩士的人，不是照樣睡麼？難道得了碩士便可少睡一點？好清醒的腦筋！

(論語第五十九期)

記摩南

王獨清

我初次聽見摩南(Paul Morin)這個名字，還是我到巴黎不久的時候。一次，一個安南

學生這樣告訴我：

『我們雖然是這樣受着壓迫，但是也有真心幫助我們革命的同志，像摩南便是這樣的人。……』

我便問摩南是做甚麼的，那回答卻是：

『當律師的，然而卻是革命家！』

這使我很詫異，我想不到當律師的法國人還能夠幫助安南的革命。但是，我卻從此便牢牢地記住了這個名字了。

好像過了三年多的光景，在里昂，我赴一個法國朋友底晚餐會，主人把我介紹給一位穿着旅行服裝的客人，說那是纔從東方回到法國的摩南律師。『就是這個人嗎？』我心中不禁這樣驚問了一下。他對於我並沒有喚起如我所想像的那種『革命家』底樣子，我只覺得他是一個很有禮貌的紳士，甚至是一個典型的法國底紳士罷了。我故意在問他安南底事情，但是他卻總把話轉到另外的問題上去，不肯好好地答復我。我只記得幾乎有三四遍他在說着這樣的一句話：『這事情談起來太複雜了！』這意思明明就是叫我把口封住，不要再囁嚅他。當時我真是不但失望，而且生氣。分手時我心中恨着說：『律師到底是律師，充甚麼他媽的革

命家呢！」

其實我所以對這位『革命家』不信任，主要的還是因為知道了他是在西貢執行着律師事務的緣故。我根本就懷疑那種挾着裝滿自家帝國主義法律的皮包到殖民地去做兜賣生意的人。在我想來，所謂幫助安南革命的這位摩南，一定總是『浪人』或者流氓一類的貨色。

於是我便決計不再記這個名字了。

但是不料有一次我看一種甚麼刊物，忽然發現摩南底一篇論文，這卻又引起了我的注意。那篇論文就是講安南的，他在很動人地描寫着安南人底生活，並且還用諷刺的筆調在攻擊着他們的統治者。文字是流暢得很，我看完了幾乎要跳了起來。

『這那里是他媽的律師喇！這明明白白是一個革命家，一個革命家……』
於是我又狠狠地把自己罵了幾句。

這樣，我就又從新留心了摩南這個名字。每當我在翻閱法國新出版的刊物，只要是能度較進步的，或是注重東方問題的，我總在留心，想在那上面尋出他底大作。

這計畫沒有使我失望。我知道他不但常常在寫政治的論文，而且還常常在寫文學的批評。同時我也知道他雖然在當律師，卻並不寫法律方面的論文。

一直到我動身回國爲止，我讀過他底文字大概總在十篇上下。

在馬賽上船的一天，我自己還在說：『經過西貢時，我一定要去會一會這位摩南，要問一問他爲甚麼那次對我不肯痛痛快快地發表意見……』但是，不知道怎樣，等到船到了西貢，臨時我底不愛訪問的癖性卻又抬起了頭來。我甯可在西貢空玩了整整的兩天，却始終打不起去會他的興子。或者我是因爲看見了在那兒的一般使人憤懣的雰圍，遂又隱隱然對他起了連帶的不信任的心理，也說不定。

然而這卻是我怎樣也沒有料到的事，回國後在廣東卻會見了他了。

大概是我到廣東纔兩個月的光景，一天，忽然當時廣東底要人之一的林××先生來對我說，有一位法國底革命家到廣東來了，革命政府本來打算聘作外交方面的顧問的，但是因爲目前情勢有些變化，只能請到廣東大學擔任特別講師，大概一兩天內就會來見我，要我特別招呼他一下。

果然，第三天那位法國底革命家便來見我了。他卻原來就是摩南。

『啊，怎麼纔是你呀！我們是認得的，認得的……他們只說是要我見王先生，那曉得纔是你呀！……』

他首先便這樣斷續地叫了起來。

不消說我底驚訝是比他還要厲害的。

他依然穿着旅行的服裝。但是態度卻好像是變了。現在從他身上似乎再看不見十足的紳士習氣，只看見他很熱誠發表着他底意見，一點也不裝腔作勢了。他對於中國情形雖然不大熟悉，卻是很肯留意。他照他底意思解剖着中國當時的政治，有些觀點居然也很正確。他底眼睛是閃着聰明的但卻是鎮定的光芒，從他那浮着淺笑的口中傳出來的聲音是很不含糊地把一種抑揚而有力量的調子擲到了對方底面前，他確是一個能夠吸引人的。

他到廣東，大概是負着一種政治上的使命。可是到了不久，他準備接頭的幾個要人都離開了廣東，他底政治的活動好像就停頓了。這便是那位林先生對我說的『目前情勢有些變化』的原因。

從此他便在廣東大學擔任特別講師了。

他底講演一星期只有一次。他先講的題目是關於哲學和經濟史的；但是不知道是翻譯的不好，還是有甚麼其他的原因，聽講的人卻是少得太不去。一天，他帶着自嘲的神氣來對我說：

『我看廣東對於我是太不適宜了，我還是回到西貢去的好……』

我再三地安慰他，給他解釋說，在廣東大學裏面，那種情形是很平常的，他儘可不必管這些事。然而他還是不能夠釋然。最後，他提出來要改講法國文學，問我可不可以。

可以當然是可以的，但是這一下卻給我弄上了麻煩。消息一傳出去，文學院底學生便要求我當翻譯。這是沒有辦法可以推託的。於是摩南忙碌的日子，便也成了我忙碌的日子。在我那種只傳達大意的翻譯之下他是講了一次拉馬丁和一次繆塞。然而聽講的人卻是出乎意料之外的擁擠。

我們漸漸地親密起來，他幾乎隔兩天便要來看我。他完全不是第一次在里昂和我見面時的他了，我問他安南的事情，他都一一詳細地告訴我，我曾經這樣笑過他：

『你第一次對我的態度真使我生氣。你可知道我那時把你看成了個甚麼人嗎？』

『那倒不知道。不過你要曉得我那時又怎麼能夠知道你是個甚麼人呢！』

他這種敏捷的回答，倒使我對我自己好笑了起來。

他就這樣在廣東住了幾個月（大概不到三個月罷），終於不願再住下去了。他走的原因，不消說是有政治關係的，但是廣東大學那種特別講師的位置不能使他發生甚麼興會，也

怕是原因之一。

他臨走時很悽然。他對我說：

『我到廣東來也決不是空跑，我認識了很多的同志和朋友。不過我還是惦念着我很熟悉的安南，我要繼續爲那兒去服務……』

我也曾極力挽留他，但因他去志很堅決，終於無效。

他一回到西貢，便寫信給我報告他底近狀。但是過了一段時期，我便再沒有接到他底信了。我寫過兩封信去探問他，也始終沒有一點消息回來。

直到一九三一年底冬天，當我在極不自由而又受着各方攻擊的時候，一位纔由西貢回到上海的朋友來看我，我問起摩南底情形，卻不料得到的報告是：

『一年前就病死了！』

這簡直使我半響都講不出話來。

據說他底病是腸窒扶斯，先前本是由他底一個朋友給他醫治的，已經有了起色了，可是不知道爲了甚麼，他忽然又轉到西貢的醫院中去療養，從此病勢就反而加重，竟到了不治的地步。

又據那人傳說，當地人曾起了一種謠言，說他的死還不免帶着點政治上的陰謀。

晚間一個人坐在少有朋友來往的寓所裏面，回憶着往日底舊事，看着自己特意掛在桌前的一張摩南底遺照，又檢出他給我的幾封信札，只覺得異常的淒涼。幾年來世界的黑潮不知道捲去了多少可追念的戰士，像這位摩南，便是我所能知道的一個了。

(文學五卷五期)

事 物

朔風吹蕩中的吶喊

李 凌

(一)

不管紅尾飛機飛的那麼兇，不管十字路口密排着成隊的警察，在奴化氣息濃厚的北平城裏，每個份子依然還在死水中跳動着。

雖然這不是黃浦江邊，沒有高聳雲際的大煙囪，沒有機聲隆隆的工廠，可是在城裏和城外，到處是散佈着容納幾百人的校舍，住在裏面的份子，是慢慢的在這個高壓得透不過氣來

的環境中，促成了一個堅強的動力。

天漆黑的，看不見一個活影子，只聽到咳嗽的一個個爬出被窩來。朔風的怒號打破了黑夜的沉寂，虎拉虎拉的代替了號筒的職司，雄壯而又嚴肅，把人們捲成了一團，走向禮堂去，靜靜的坐着，當主席作了個簡短有力的報告後，每人的面孔上都豎起鮮明的標幟來。

『只有我們的血，可以打出我們的活路來！』大家在預備着出發，然而事實會出我們預想之外的。

『不好了！我們的周圍已給幾十個「武裝同志」包圍了，大門已緊緊的閉上，走不出去。』

和平的交涉和請求，自然是毫無結果，於是在『一面交涉』一面想辦法的情況之下，一個個偷偷的從圍牆上爬出去，當警察們看到有些『異狀』時，他們才知道緊守着大門是無用了，可是爲了他們的命令，依然在門前站着，雄糾糾的站着，雖然大門裏已沒有了他們所要看守的人。

(二)

本來的計劃是要在新街口集合，可是爲了那裏已經有人被捕，不能停腳。只有照第二步

計劃到新華門去。

早晨，清冷，朔風刺面如刀割，路上碰到的，只是些三三兩兩的和我們同樣的人，在他們的面孔上，都表現着奮慨激昂的神態，大家無語的向着目的地——新華門——跑去，到那裏一排一排的站着。

太陽已吐露了光芒，風依然在飄着，在各個人的圍巾上領頭上，掛滿了冰珠。寒氣襲人是絲毫無情的，不過：

『冷，減煞不了大眾沸騰的熱血。』

人越聚越多，新華門前，已無一隙空地；於是我們聽到了響亮的口號：

『打倒×××主義！』

『打倒漢奸！』

『反對分割領土的自治運動！』

『……………』

悲壯激昂的口號，驚醒了睡在被窩裏的官僚們，一面他們來向羣衆們請求解散，一面在祕密的來加派街口的憲警，當由新華門裏出現了當局的代表時，羣衆們的視線，馬上集中到

身上，我們提出了具體的條件：

1. 反對祕密外交，公佈中日交涉經過。
 2. 反對領土破裂。
 3. 保障人民言論集會及愛國運動的自由。
 4. 立即停止任何內戰。
 5. 不得擅捕人民。
 6. 立即釋放請願被捕的學生。
- 這樣最低限度的要求，在他看來或許是事態重大，當然是不敢答應的。於是大眾們不得不照第三步計劃進行，來作遊行示威運動。

(三)

在新華門前擁擠着的人們，四個一排手挽手的緊拉着，在長安道上向西衝過去，紅綠的傳單在空中翻飛着。雖然經過西單牌樓武裝警察的打擊與威脅，可是在給衝散了的大眾，到西單商場北口，又嚴肅整齊的集合成長蛇般的陣線向前勇進了。

儘管在中途受幾次的強硬的壓制，儘管敵人們的荷槍實彈的汽車隊在大隊面前示威，然

而，參加的人們越發加多起來，如海潮澎湃，如萬馬奔騰，這成千的人們，由護國寺向東轉了灣，到達了輔仁大學——這有名的修道院。

古色古香神父型的老教授站在講壇上咕嚕着，可是講台下的聽衆，不約而同地向窗外招着手，他們放下了聖經，離開了坐凳，蜂擁的參加大隊裏去，其中還有幾位西籍的學生，當然他們是熱烈的表示着同情的。

大隊在悲壯的嚴肅的前進着，高鼻子的外國記者，緊跟着大隊同樣的不肯放鬆脚步，他們不時的拿出照像機來攝取一剎那的景像。從九一八以後，在灰色的古城裏，像這樣的運動，在他們眼裏，這還是第一次。

冷風依然在刺骨的吹着，從早晨到午上，從午上到傍晚，大衆們不停的急速的走着喊着，他們的勇敢，他們的熱血，吃飽了他們的肚子，在快到王府井大街南口時，太陽已快近地平線了。傍晚的斜陽，放射着閃爍的光輝。

(四)

在所謂『和平制止』的命令之下，當前的人們，開始的感到水龍的阻礙，冰冷的水急劇的射到面孔上和衣服上，憲兵，警察佔滿了整個的街面。當用水掃射不會發生什麼效力時，於

是皮鞭、短棒、大刀柄、刺刀，開始在人們的面孔、頸項、胸膛、脊背、四肢上亂打起來。

沸騰的心房，流出鮮紅的熱血！

前面的人們，在挨着打，流着血，後面的大衆，在高喊着！衝！衝上去！

這樣爲解放民族鬥爭的一幕流血劇，便正面的展開在我們的眼前。給水龍灑濕了的衣服，結成了冰塊，帽簷上纍纍的掛着冰珠，一切是冰冷的。

可是冰，冰冷不了大衆沸騰的熱血，在閃閃的刀光劍影下，我們聽見了火山崩發般的怒號：

『打倒×××主義！』

『打倒漢奸！』

『爭取民族解放的完全自由！』

『……………』

晚風從頭掠過，大隊的武裝警察在路口來往的巡視着，地上可以看到遺留着滴滴的血痕，大衆的熱氣隨着北國的烈風，依然在天空中吹蕩着。

上海八千餘學生救亡運動速寫

高 雷

(一)

一個偉大的運動，在我們眼前展開了！這是民氣，這是次殖民地知識份子的沉痛呼聲。在救國運動的大目標之下，全上海的學生，都站到第一道戰線上來了！他們衝破了死一般的沉悶，站在被壓迫的民衆之前，領導着、呼喊着。

先是江灣區的復旦大學，六百多同學到市政府請願之後，並聯合持志、法學院等校在閘北一帶大遊行示威。這個風聲一傳到暨南大學，暨南七百多同學，便立刻組織起來，採取響應的行動。他們星夜向大夏大學出發，邀合大夏的同學之後，便直向光華大學而來。那時候已經萬家燈火，光華的同學一看到大隊的人馬到來，在半點鐘之內，他們便組織起來，加入這個隊伍，開始向前進發。一路浩浩蕩蕩，直奔交通大學。走到安和寺路汪精衛和曾仲鳴的公館門前，羣衆大呼『打倒賣國賊』、『殺死漢奸』，『人民組織起來』，人心激昂萬分，就像上前線的兵士一樣。但行列的秩序整齊而又嚴肅。到了交通大學，已在夜裏九點鐘，同學們正在自修，隊伍一進校門，便呼『歡迎交大的同學參加救國運動！』、『交大的同學起來！』等口

號，一時人聲鼎沸，交大的集合鐘聲大鳴。在接連的敲了半小時集合鐘之後，交大的同學便很快的組織起來，加入了我們這個隊伍，因為租界上通不過，大隊便折回來，仍經安和寺路向中山路進發，走過汪會兩公館，大家又大呼『打倒賣國賊』，『大家起來救國』等口號。經過凱旋路，有許多保安隊的士兵，站在路旁看熱鬧，羣衆高呼：『歡迎武裝同志參加救國運動！』士兵高聲回答：『我們打前鋒！』聲音悲壯熱烈，一時隊伍更奮興。有人說：『兵士們個個都要打敵人的，但是政府不發命令。』又有人說：『叫兵士們大家拿着槍上戰線，誰敢來反抗。』我們這隊伍在荒野的路上進行着，只是黑壓壓的人頭在暗淡的燈光下蠕動，看上去有一兩里路長，『我們這裏足足有一師兵，如果大家都肩槍，他媽的，怕什麼！』黑暗中不知是誰在激昂的說着。每到一十字路口都停着許多汽車。許多外國人，軍警，大家癡癡的瞭望着這一字長蛇陣通過，隊伍中的：『打倒××帝國主義！』『民衆起來！』的口號又高叫了。

(二)

中山路是這末的長，在寒冽的夜風裏，這頑強的一字長蛇陣，仍然威風十足的向前進行。『女同學們疲倦了吧？』有人這樣問。但她們的回答：是一陣興奮的歌聲。有人在唱桃

李劫中的畢業歌：『同學們！大家起來！擔負起天下的興亡，聽吧！滿耳是大衆的嗟傷，看吧！一年年國土的淪喪！……』我們要作主人去拚死在疆場，我們不願做奴隸而青雲直上！我們今天是桃李芬芳，明天是社會的棟樑……明天要掀起民族自救的巨浪……』這歌聲立刻引起了響應，男同學的粗壯喉嚨，打破的沙鍋（因為喊口號破了嗓子了吧）在黑夜的空中響着：『轟轟轟……我們是開路的先鋒，轟……不怕你關山千萬重……是誰，障礙了我們的進路，障礙重重，大家莫嘆行路難，嘆息，無用……』

誰都知道這是大路裏的開路先鋒歌，這歌聲立刻蔓延了整個隊伍。打破了死一般的黑夜。大隊前頭部隊起了一陣熱烈的口號，隨後就聽到『……大家努力！一齊向前！……我們好比上火線，沒有退後只向前……』的歌聲。這時候已經是上午一時，大隊人馬已通過中山路，到達閘北，到了『一二八』之役最英勇的鬥爭所在地的八字橋時，大家更起了一陣興奮。在持志學院門口大呼口號，好容易把黑夜裏的同學叫醒，隨後，一陣集合的鐘聲，全校的燈亮了！他們也加入我們這隊伍，跟着向前進行。我們一陣『打倒××帝國主義』的口號之後，路旁的兩江女子師範，也在黑夜裏敲起緊急鐘來了。路過同德醫學院時，羣衆的呼聲更熱烈了！『同德同學參加遊行』的口號，把同德的男女同學叫醒了。裏面有人在嚷：『門鎖了不

能出來呀！」立刻就有人從隊伍裏出來，一躍而過鐵門，幫助她們打開。接着鐘響了，宿舍的燈亮了！

(三)

我們的隊伍，像旋風一般的在黑夜裏狂怒着，而且越集越多。復旦的同學來隊伍報告，說他們的同學早已預備好了。晨三時到達復旦，他們的男女同學排隊歡迎。一時燈光輝煌，鐘聲大鳴，『打倒××帝國主義』，『督促政府出兵收復失地』的口號越叫越有力。在復旦的操場上休息一刻，大隊的人馬又在暗淡的燈光下浮動着了。我們的隊伍是暨南、大夏、光華、交大、復旦、復旦高中和實中、育青、同德、持志、法學院、兩江女師，後來又來了大同、復旦附中，人數總共有八千多人。

這一個頑強的隊伍，從翔殷路到淞滬路，再過第一公園。整齊的隊伍在寒夜裏前進，前進的軍容是那末的威武；在微弱的燈光下，那人與人接成的一條線，像看不到盡頭似的，直向前蜂湧而來。那氣概像是有千軍萬馬，宵夜殺將前來。突然的，遙遙的看到市政府和附近的燈忽然熄滅了。有人開頑笑的說，他們在實行防空演習了！

隊伍在黑夜裏摸索前進，隨處可以看到三五成羣的警察，在夜風裏抖縮着。

晨六時，隊伍停止在漆黑一團的市府大廈前，深灰色的天空還未發亮。有人喊：『開燈，我們需要光明！』於是，『開燈，』『不開燈的是漢奸，』『打倒漢奸，』『你們是中國人麼，』羣衆嘯成一片。皇宮似的市府高樓窗口，有好些人頭在縮進伸出。大家喊一二三，『開燈！』『你們爲什麼不開燈，不開燈就是漢奸。』『打倒漢奸，』『驅逐賣國賊，』裏面還雜着憤怒的罵聲。在黑暗中有人嚷『打，』『打進去，』『把玻璃窗打破，』可惜市府門前是一片草地，沒有石子和磚頭，羣衆是越來越激昂了。大家忍着餓、冷、和疲勞，靜坐在馬路上等候天亮。大家叫喊着：『快點把吳市長拉出來！』代表團報告，已經打電話到市長公館去叫了，答應馬上就來。羣衆又等候了好久，還不見來，又打電話去催。

七時，市府的工友升國旗，八千多同學大家一致肅立致敬，並高聲唱歌。一種無以形容的情緒，襲擊了每個人的心頭。

等着，等着，吳市長還沒有來。飢寒與疲困，襲擊着每個人。不留情的天落起雨來了。大家喊着請『吳市長快快出來！』『把吳市長馬上拉出來！』『如果再等他不來，我們衝進去！』『我們衝進大禮堂去！』於是，代表團對大家說，『如果等二十分鐘他再不來，我們開始自由行動！』就在這叫嘯中，吳市長在台階上出現了。兩邊還站着社會局長和教育局長。

吳市長蠻客氣，他上來就說：『諸位同學辛苦了，走了八點鐘路。』羣衆立刻回答：『我們走了十二點鐘了！』並雜着一陣『啾啾』的叫聲。他問羣衆有沒有書面意見，代表便交給他。要求答復的七點是：（一）請中央制止華北軍政當局壓迫學生愛國運動；（二）請政府出兵討伐殷逆汝耕反對華北自治；（三）請政府維持領土與主權之完整，出兵收復失地；（四）請政府外交公開，實行革命外交；（五）請市長立刻釋放交大同學；（六）請市長保護全上海愛國運動；（七）保障言論集會自由。第五點，據交大同學報告：交大救國會委員李震聲君，被派送麵包，在門口碰着一輛汽車，車上的人說他也運麵包到市府，要求同行，李君上了車以後，才知道是公安局的人。他大聲喊：『我李震聲被捕了！』大家才知道他被捕。羣衆聽了非常氣憤，說這好像擲票似的。有人喊：『大家當心擲票！』於是，大家責問吳市長，爲什麼要逮捕愛國同學？有什麼理由逮捕他？吳市長說，不是愛國運動，是因爲反動嫌疑。羣衆問：『什麼證據？』吳市長說，『發現他有一封信，請他來問問。現在已經放了！』羣衆說：『放在那裏？拿出來給我們看看！』吳市長說：『不相信，可以打電話去問你們的黎校長。』

『我們的校長不管這些事！』羣衆是激昂了，吳市長也漲紅了臉激昂了。他說：『我吳

某沒有欺騙過上海市民，如果不相信我，你們可以說我不忠實，我是罪人，你們可以打倒我。」

他全盤的接收了意見。他說他是個地方官，可以把那些意見很忠實的轉告中央。關於第六條，他聲明純粹愛國運動，他絕對保護。

他竭力提高嗓子，要大家信任政府，不要信反動的宣傳。他勸大家說：『天下雨了，你們回去吧！』羣衆的回答是：『不怕，我們不回去！』『不回去做什麼？』對於他這激昂的詢問，有人在提出話來了：『你叫我們相信政府，事實勝過雄辯，東北四省亡了四年了，現在華北又被敵人奪去了！說不定再過些時候，連我們現在站的地方也沒有了……』這聲音立刻引起了許多響應，紛紛的有人站起來說話。（本來大家都是坐在地上的。）

吳市長一再說：『好了，現在你們趕快回去！』大家喊：『我們不回去，要你切實答復。』吳市長說，關於外交和軍政大事，是中央負責的，我是地方官，你們是不是有意和我市長爲難？』

大家說：『全上海市的愛國運動，言論和集會的自由，請市長保護。』吳市長答應絕對保護。這僵硬的局面總算緩和下來了。羣衆認爲沒有再和市長說話的必要，便開始整隊遊行示威。

草帽

李輝英

不要以為這是作者故意弄巧，假如一九三三年的夏天，你是在滿洲比較大些的都市中過去的，那你就會相信這篇中的故事不是虛構的。

天熱了，該戴草帽了。

幾天來，弟弟上學下學，總是冒着一頭汗，那頂舊呢帽的里子上，黏着濃漬的酸汗。

打算好，星期六，哥哥就好發薪水，星期日上街去買草帽，哥哥也要買一頂的，和哥哥一道去商店檢選。

說是去檢選，倒不如說去商店交錢，因為他早已經把要買的帽子選好了，為這事情，他跑了好幾回河南街，在商店的大玻璃窗前費去好多工夫。

哥哥也在想，星期六領下三十塊錢，除去下月內一應開支，餘下幾塊錢，帶弟弟買草帽去。自己的草帽，也舊得不成樣子，要是帽子不太貴，就該添一頂，在外面作事的人，不能把自己往壞裝扮的。

星期六過去了，哥哥從學校領到他的報酬，當小學教員真不是容易事情，平均每天要上

五堂課，回到家里還要改本子，真是累人。沒有辦法，累也得作，吉林省城單只在營謀小學教員不得的人，何止一二百個！生活困難，求職業困難啊。

星期日是個大晴天，吃早飯時，初夏的太陽已經播散出它的烈焰，——熱起來了。在飯桌上，弟弟跟哥哥說：

『哥哥，今天買草帽去好不好？』

哥哥因為早就作了這種打算，所以很快的就回答道：

『好的，好的，你不說我也就打算今天領你去買了。』

弟弟樂得忘記往嘴里嚥下該嚥的一口飯，哥哥對他的事情是這樣關心。笑着說：

『哥哥，你也要買一頂。』

『再看罷。』

看見哥哥有些猶豫樣子，弟弟着急了。

『不，哥哥你一定要買一頂，你不買我也不買。你是作事情的人，不好在同事中戴那頂

過了三年的破草帽。』

哥哥聽了弟弟這番話，答應了弟弟的要求，決心了買一頂新草帽。

吃完飯，兩兄弟每人吃得滿身汗，更感覺得買草帽的不宜遲延。

『上哪一家？』

臨行前，哥哥徵詢弟弟的意見。哥哥知道弟弟常好逛街，商店櫥窗里他會留神看看的，他會看見各式帽子和各種價錢。至于他自己，每天下課，賺得一身疲乏之後，只希望早些回家歇息歇息，從不化費時間到街上去閑逛。星期日，雖然他有一整天工夫，可以由他自己支配，不受學校的限制，可是，他依然沒有空餘工夫，他還是要改本子。他還要藉此讀上一點書。在買草帽這件事情上，所以是哥哥要向弟弟請教的。

『上哪一家？反正出不了河南街；和興隆、興順東、生興隆、義和東，除了這幾家還能到哪里去。』

『那麼，還是上和興隆罷。』

和興隆，哥哥平常買東西差不多都上這里來，如果說一個買東西的人有一種念懷老主顧的習性，哥哥就是這中間的一個。和興隆是河南街最大的商店，不，可以說是在吉林城最大的商店，只有這一家有三層高的樓房。商店是大的，可是哥哥因為拉下主顧，甚而買一根針都要到這老地方。其實他這句話未說出口外，弟弟就先給他猜出了。

但是，弟弟不同意他。

『不，哥哥，我主張到義和東去，告訴你說，』說到這裏，他露出自己飽有經驗的神色，『這幾家的草帽我早都端相過了，說到樣子好，不是日本貨，價錢又賤，頂數義和東。和興隆跟義和東有一種帽子完全一樣，——一樣花紋，一樣顏色，一個工廠出品，就比義和東貴五分錢。』

『好，依你。』哥哥說完，抬腳先走，弟弟跟在他的後邊。哥哥的話沒有說完，又接着說，『那麼，你看中兩樣沒有？』

『我看中的那一樣，就是我說和興隆比義和東貴五分錢的一種。』
『價錢呢？』

他們已經拐出胡同，走到大馬路上。路上，乾燥、熱，雖在上午，也沒有涼氣。人、馬、車來回走着，奔跑着，星期日雖是休息日子，沒有停下這些活動。

太陽，像故意和他們兩兄弟爲難似的，把他們沒有戴草帽的腦袋，晒得火一般熱。可是，弟弟還沒有忘記回答哥哥的話，他一邊抬手摸着腦袋，一邊說：

『便宜得很。人人都說日本貨便宜，這帽子我說就是日本貨也不會這樣賤。哥哥，你想

得到麼，九角五分錢！」

說到最後一個「錢」字，弟弟故意加重了氣力。

確是出乎哥哥意料之外，如果他料到有這樣便宜的草帽，那他早就決定下自己該買的一頂。弟弟的眼力，他一向是信服的，事情算是決定了。

走進義和東屋子里，兩兄弟不但頭上出了一頭大汗，晒得油光光的，身上，汗水也把衣服濕了好幾處，因而小買賣人送上兩碗熱茶，誰都沒有喝；渴是渴，但是喝下熱茶，身上更會熱癢得難受的。

草帽擺了一大堆，白的、黃的、還有灰的，有軟辯的，有硬辯的，有薄的，還有很厚的，價錢，用引人注目的大寫字標明：五元，四元，三元，二元，一元，九角五，還有八角錢一頂的呢。

這些帽子中，大坡阪發來的頂多，天津瀋陽製帽廠的出品也有，但比日本貨是少多了。

哥哥仔細把這些帽子端相一會，全神灌注，宛若舊式婚姻中男女兩家相看新人一般。哥哥一邊端相，一邊在心中評定着優劣，五塊，四塊的料子固然好些，但是些日本貨，日本貨不能買，雖然作了亡國奴，還不願作亡貨奴。而且式樣也不合學生一類人戴。三塊的顏色都

不好，兩塊的式樣太坯，一塊的有點發舊，也都是日本貨，那麼輪到九角五的帽子上。帽子式樣很乖，顏色合適，辮子壓得很周正，翻開里子看，『瀋陽××製帽公司出品』，好，弟弟的眼光真不錯，化低等的價錢，買上好的帽子，弟弟是個能幹的孩子。至于八角錢一頂的，那從任何方面說都不夠人滿意的。

望望弟弟的臉，弟弟開口了：

『怎樣，哥哥？你看中沒有？』

『看中了，你的眼力是好，你說的完全合我意。』

『那麼，是九角五的麼？』

哥哥點點頭。

兩個人拿起九角五分錢的帽子試着大小。身上的汗，退下去了，哥哥喝了一口茶。

買帽子的人真多，買九角五分錢帽子的人更多。差不多都是些學生。學生和學生的見解、嗜好很有些相似的地方。一塊以上的帽子，樣子老、蠢，只有在社會上作事的人才看得中。八角錢的帽子，是給商店店員苦工預備的。學生又單有個不願購買日本貨的心里，這九角五分錢的草帽，正適合他們的條件。

老掌櫃的口里含着旱烟袋，在旁邊慫恿着：

『買罷，買罷，這帽子好啊，學界人戴正合適。才到一星期，天天儘是你們一界人來買，城里只有和興隆咱兩家有，和興隆還貴五分錢，買一塊呀。』

『是呀，』弟弟檢好了一只，試一試大小正合適，『就因為這樣才上你們這里買的。』哥哥也試好了一頂，兩個人非常高興，交易作成了，一直到和送出門口的老掌櫃的作別時還是高興的。

帽子戴在頭上，兩兄弟的頭，都把太陽遮開遠遠的，戴上這樣的帽子，頭大概也是高興的。

弟弟提着兩個帽盒子，一邊走，一邊當着哥哥誇耀他的眼力。弟弟想：再上學，頭上不至冒熱汗了，哥哥也覺得戴這麼一頂草帽在同事中很夠看的。

可是，兩個人走着，讓一個警察嚇住了。弟弟一向就討厭這些警察，覺得自己沒有值得檢查的地方，理直氣壯地詰問道：

『什麼事，你不許人走路麼？』

『走！』

警察更凶，上來搶去他兩人的帽子。弟弟急了，有些耐不住警察的暴行，伸手就打了警察兩個嘴巴，他想用這個厲害使瘋了的警察覺醒。在吉林城，學生打一個警察，還不至受到別人的譏議的。可是警察更凶，往弟弟的屁股上一連踢了兩腳。

兩兄弟真有些莫明其妙了。

但是，帽子是可以搶的麼？警察是可以搶東西的麼，哥哥和弟弟，不論怎樣莫明其妙，到底同警察到了分所里。當着分局長面前，哥哥本要不管一切罵一頓的，然而，他們都被上了刑具。分局長一面用手掙着八字鬚，一面把帽里子的皮帶沾濕了水，兩兄弟看到了，每頂帽子都是清清楚楚五個字：

『反滿抗×軍。』

這可是什麼事情？這就算犯罪了？可是，拳頭，在他們的身上打起來了；腳，也在他們的身上踢起來了。

分局長得意地重念着：

『我要你們反叛！我要你們反叛！我要你們反叛！』

平常的故事

王淑明

船在老河嘴，上來了許多人。

這些人，大半是難民，鄉間鬧春荒，他們在家里存不住身，起初是拔油菜，和蒲公英拌着吃，後來是將剛發青的麥苗割下來煮着吃，終于連樹皮也剝光了，實在沒有好法子想，不逃村，還能怎樣呢？

當船剛靠攏的時候，還沒有來得及下棧，他們——這些人就像餓鷹似的撲上來。船身因為加重的緣故，就漸漸的傾到一邊去。茶房看見這情形，大聲喊叫說：船要翻了。可是就在這時候，他們也都擠上來了。

這些人的面孔；有的尪瘦得只剩着一張皮，如果不是蠕動着的話，幾乎要疑心那是剝製好的骨架。有的臉上黃黃的，看上去有些發油光，但其實却是浮腫，皮膚繃緊了的緣故。衣服：灰一塊，黃一塊的，有的布條拖下來，像扯長的市報；有的在灰黃破爛的棉服上，透露出了里面污黑的棉花，簡直和發腥的豬大腸，沒有兩樣。

他們中間有的身上背着衣包，剛落下來，就放倒着身子在喘氣。後來的却連站立的地方

都沒有，就只能成排的並立在一旁，把背脊靠緊着黃板，讓中間騰一條狹縫，做行人道。小孩子給大人擠緊了，急得哇哇哭，但做母親的可沒有地方詛。有的女人敞開她的胸懷，放出那乾癟的奶子來，給小孩吃，可是沒有一滴乳水滲出。一條條的肋骨，深陷下去，凹得和乾涸的河床一樣。

風大起來了，夾着雨點，無情地打到這些可憐的動物底臉上、身上。抖縮着身子的他們，在前面的受不住風雨狂暴的打擊，就彎着腰脊，像一個弓字形，向後面退。

風，越來越狂肆起來。雨雖已停止，船身却顛簸得比先前更其利害。烟篷上的難民，因為肚里沒有裝進食物，空洞洞地，經不住搖蕩，頭目都有些暈眩。有的背脊互相地倚靠着，身子像一條跳板似的橫伸在那兒。但好些人，是打着乾呃。船上各處同時發出嘔吐的聲音。哇的一聲，一些稀薄的黃色黏液，從各人的口中吐出來。隨着船的傾側，這些黃色的黏液，就向那方淌去，看看一齊停流在下面了。這里那里，又是一陣嘔吐聲發作，就又添加些雜色的成分進去。艙面上發散出一種發霉的麵包氣味，到處向人鼻孔里攢。

風聲、嘔吐聲、呻吟聲、小孩子的哭聲，在艙面上，混和成一片。

母親們因為孩子哭着，就又想起拿出乾癟的奶頭來，塞進他們嘴里去。沒有乳汁擠出

來，這些小生命就拚命的啃着乳頭不放。做母親的感着疼痛，舉起手掌就在孩子的頭頂上使勁的打了幾下。孩子更哭得利害了。做母親的，知道這是不對。沒有乳汁，怎能怪他啃住不放呢？一陣心痛，也就淌起眼淚來！

天漸漸的發黑。風不但沒有停止，比起白天，後面還帶着哨子。船在和兇惡的浪頭搏鬥中，向無底的黑暗里進行，載着這一批不幸的生物，從村莊里逃出來，又燃燒着求生的意志，向陌生的前路闖去。

(太白二卷六期)

電車上

夏時

近日來，北四川路一帶，又在大日帝國主義的坦克車輪下，戰慄起來了。這現象，雖然自「一二八」以來，已經是常見的，但自己畢竟是一個並不怎樣「鎮靜」的人，總感到大砲比「鎮靜」厲害得多，萬一又來一個「偶然」，「一二八」的教訓還不夠受了麼？

於是，早出晚歸，希望減少幾分危險。

天，悶悶地想下雨，換銅板的香煙店沒有開門。我坐上電車，眼皮上還掛着一絲疲倦，

望望窗外，黃包車夫零落的影子，寂寞地被丟在後面蠕動着。心剛活動起來，搖搖地震動着的電車，又把它掩沒在模糊的睡意里去了。

我的眼皮慢慢垂下。

『隆隆……』

『隆隆……』

一聲，兩聲，轟轟地不成聲的響。這聲音抹殺了電車鈴，抹殺了早晨的寂靜，抹殺了我的疲倦，抹殺了一切。我睜開眼。

是鐵甲車，大日本帝國的！

見慣了，雖然不太驚奇，逼人的氣焰畢竟使人生畏。何況又是這樣的年頭！

說可怕，其實還不是車，是那露出在車頂上的銅人頭。銅人頭是活的，僅有的兩個黑眼珠，溜溜地轉，和鷺一樣在搜尋小雞。前面是鋼彈砲，直挺地向前開嘴，這就是帝國的威風！『一二八』前是這樣，而現在，現在，我不敢想了。

『隆隆……』鐵甲車過去後，是坦克車。

我不願看，回過頭，却又是被帝國砲火燬了的奧迪安的廢墟。

電車停下了，黃包車停下了，走路的人停下了；鐵甲車、坦克車、連續不斷地衝，毫無阻礙地衝。

「吓……」我只好暗暗抽一口冷氣。

電車依然在進行，人的氣色也漸漸平靜下來了。據確息，在世界各民族中，貴國人是第一善忘的；五分鐘，也許一秒鐘，譬如，剛過去的鐵甲車隊，似乎在乘客中就不曾留下一點影子；沒有人說起，也沒有人問起。

過了白渡橋，視線從黃浦江頭的戰艦，落進了外灘公園。

「啊！」這倒真的使我驚奇起來了，公園內居然有一大隊武士在那裏練習太極拳。

這和大日本的鐵甲車隊恰恰成了一個對照。

我的眼皮又慢慢垂下。

我不禁神往於兒時母親告訴我的那個故事中去了。

話說：某省，某縣，某鄉，有一位財主。該財主雖有幾個臭銅，人力却甚單弱；既無靠

山，終鮮兄弟，所有者一個毛頭小子而已。常言道，「富者衆之怨也」，在此情形下，該財主受盡了外鄉的欺侮，不僅賠錢，且要挨打，無論那一回，總是財主吃虧。

「等我兒子大了再說吧。」財主常是這樣安慰自己，因此，也就凡事能夠容忍下去。

日子是最易過去的，毛頭小子也長到十四五歲了。於是該財主日夜計算，爲保家復仇，必定要從這時起把孩子好好培植起來。他想：「治世重文，亂世重武，」這時候，讀書是沒有用的，他就決心送兒子到峨嵋去學「術」。從此後，他的心是安定得多，不但安定，而且有點驕傲。比如，有人打他一個耳光，他可以忍着眼淚傲然地說：「現在我不理你，等過三年，再來同你算賬吧。」

三年畢竟一溜就完了，兒子已經功成圓滿，定期要下山。這時，財主該是如何的高興啊！他準備於兒子到時，遍請全鄉士紳開一歡迎會，這一方面可以增加兒子的威風，一方面也可以使全鄉知道他有這個有用兒子，不致再來捋虎鬚。

兒子確乎有點不凡，氣概超俗，相貌堂堂，伸出一隻胳膊，幾乎有別人的腿粗。在歡迎會，真是人人稱賞，個個點頭，財主於喝得紅光滿臉時，站起來拍着胸說：

「我們並不會欺負人，但我們也決不願讓人欺負！」數十年來，這是他最得意的一天，

他的所有怨氣，都從這幾句話吐盡了。

因此，財主確會真正過了一些平靜日子。

然而，平靜的日子，是過不長久的，紙老虎終於有時候要戳穿。一天，事情居然又發生了，別人欺財主，財主自然不願讓步的，於是，罵、扭、打，財主被人按在地下。

『阿毛，來啦！』財主躺在地下向他的兒子求援。

『來了。』

兒子站在離丈把遠的地方，放開脚步，一拳一腿，打着從峨嵋山學來的太極拳。

『快來呀！』父親嘶聲地喊。

『我在打啦。』兒子一意在旁呼呼地打。

後來，父親滿身受傷了，在向人求饒了；別人也搥得不耐煩，放了手。於是父親從別人的拳頭下爬了起來，看看兒子，兒子還在一拳一腿地打。

父親氣不過，走上前，一個耳光：

『媽媽的，父親被人打死了，你在幹什麼？』

兒子一楞，茫然地回答：

「我不是在這裏幫忙打嗎？」

電車又忽然停下，賣票員在喊着：

「先生，到了……」

我一驚，抬起頭，麗華公司冬季大減價的大號字在眼前一晃。我忙站起來，雙腳跳下了車。

(太白一卷十一期)

女人

吳組緝

這個女人二十來歲，扁扁的嘴巴，扁扁的鼻子，手粗，腳粗，身腰粗。她輕輕地推開門，蹣手蹣腳走進來，說：

「太太，我想我想……」說的時候兩隻粗大的手互相緊握，扭捏着；粗大的眼睛望下沉，釘着她自己的脚尖。——那腳趾頭也在扭動着，是赤腳。

她這忸怩的神氣好像是用功夫做作出來的：她的形狀很不宜於用這個方法來說話，來表

情。

太太和她年歲不相上下，但看來比她年輕得多。兩個人擺在一起，成功一個有趣的對照：一個粗糙、笨鈍，像一件剛出土的二三千年前的瓦器；一個精美、聰明，像一隻光彩美麗的電木玩意兒什麼的。她站在太太跟前只是一隻粗劣的人坯子，一隻沒修改潤飾，沒打蠟上油的人坯子。

太太剛才因為先生看了電影，沒曾約自己；又想到昨天晚上做了許多菜，等先生回來吃，等到八點先生纔回來，先生說吃過了；『吃過了！……早就不能告訴我！』氣得太太楞了一夜肚子。——於是和先生吵起來。先生有他自己的理由，不肯認錯；也不肯拍拍肩膀，貼貼腮巴，哄哄她。因之太太越想越生氣。

『我曉得你心裏早沒我！……』兩顆眼淚流下來，就伏到床上去抽咽。

先生捧着一本書楞了一回，戴上帽子篤篤篤地出去了。

太太一個人在床上躺着，覺得沒有趣味；枕頭上弄得潮膩膩的，腮巴貼在上面有點冷，就坐起來，拉開『五屨櫃』，把裏面亂七八糟堆着的各色各樣絲襪拖出來整理着。

理着理着，看見這個女人推門走進來，忸怩得那樣滑稽的樣子。

太太一看見這個女人心裏就想笑，覺得『頂有趣的』。（一個禮拜前這女人由薦頭行送來，先生問怎麼樣，太太說：『看那傻樣子頂有趣的，』於是就留下了。）現在，太太雖然剛拭乾眼淚，肚裏還撇着氣；可是她覺得很悶，很無聊賴，她願意有個人和她說說話。她掉過頭，耐心地問：

『你想什麼？你說不要緊。』

『我想太太給我看封信。』

『可以的。』太太很驕傲很尊貴的點點頭。

那女人拂開衣角，在腰上掏了一回，掏出一封沒封口的，已經皺摺得不成樣子的信，忸怩地遞給太太。那信上說：

『內人見字之悉。啓者。無別。所汝生氣離家。不覺已去兩月。音信不見。是何道里。前在城中。所人說汝今在南京。爲此特託人帶信奉。上。囑汝務要回信。所翁姑之言。皆不必聽。且小炭子無人吃奶。家下深未錦念。望速寄錢代下。以就然眉之卽。卽卽之要。對於翁姑之言。目今稍未甚好。明年汝務要反家察秧。必然不可打罵。望請知照。卽卽之要。所我氣中之言。皆謂寬慰。不在言中。卽卽之要。統此不令。並請坤安。』

良人汪得貴上言。初七

再啓者。無別。所如同信。卽交鴻勝先千萬可也。卽卽之要。』太太把信仔細看了兩遍，撇着嘴笑了一笑。太太說：

『唔。是你丈夫來的信。』

那女人想說點什麼，把頭抬起來，却又重複低下，看着自己的脚尖。那腳趾頭動了兩動。到底沒說出什麼來。太太接着說：

『你丈夫說，他和你吵了嘴，他很懊悔。叫你明年回家去插秧。他不再罵你。你公公婆婆也不再打罵你。說小炭子沒奶吃，叫你趕緊寄錢回去。……』

太太把信上的話說了一次，又說一次。說着，注意那女人的動作和表情。那女人頸子紅紅的，漸漸紅到腮巴子，紅到耳朵根。

『搗妹。……』咬住了，恨恨的再爆出兩個字：『死鬼！』

一下子的功夫，她剛纔那種忸怩的樣子一點都沒有了。

太太覺得頂有意思的，笑了。打着一種和小孩子說話似的口調說：

『哦，你原來是吵嘴逃出來的？你膽子可不小！你怎樣逃出來的？你在那裏？你說點

給我聽聽看。』

那女人把手扭了兩扭，又稍稍忸怩一下。嗚嗚着說：

『我是黑非。黑非。我家裏種田。種稻子。兩個老不死天天打我。罵我。那年水荒，說我帶來的，今年不下雨，又說又說我帶來的。我帶來的，我也不是存心帶來的。好比，可真的我帶來的。好比。那搗妹的死鬼也夾在當中罵。我插秧，我耘草。好比那小鬼的，好比那小炭子的，還在背上哭呀哭的。六月裏哭呀哭的。好比我車水，車到晚上。汗水臭哄哄的。露水下來。那小鬼哭呀哭的。哭到天迷迷子亮。就發燒。把我背上捱得一背子痲子。就說我把痲子，——把小炭子弄得病痛痛的。拿鋤頭把敲我腿直骨。就敲。就敲我。就敲我。』

——『咕啾咕啾嚥了兩口唾沫。』

太太看她說得那種急樣子：唾沫嚥了一口又一口，頭一點一點的，身肢一幌一幌的。太太忍住了笑，扮做很驚訝的神氣，說：

『哦！打你？虐待你？豈有此理！——你慢慢的說。唔。』

『搗妹的，我不過吃了你家三碗。——三碗鍋巴飯！搗妹的！我想，我就氣不過。就氣不過。就——就——就氣不過！我把我娘給的一根簪賣把紅毛鷄，販銀子的，做銀子生意

的。紅毛鷄是個老頭子喂，老頭子。我跟紅毛鷄走。紅毛鷄不肯帶我。我曉得他到上海。我死起八臉跟他走。一走走到南京。我用了一吊三百錢。我就就到行裏。三丁子、新嫂子、二嫂子、富頭的媽，都都在行裏。都不種田了喂，都進行了喂。……』

『都是你們村上熟人？』

點點頭。

『真好膽子！』太太鬆了鬆腰，讚嘆着。

『那鬼老頭子，紅毛鷄，還拿話嚇虎我喂！嚇得心裏本東本東跳。那鬼老頭子說，南京上海有洋鬼子捉人挖眼睛，有洋鬼子說。還說飛雞摔彈子，說，還說，出來了，只好當叫化子。說，還說，還說說。——搗妹子纔不怕！不吃那口氣飯，自己做，自己吃。搗妹子纔不怕！』

『那你的孩子你不管了？小炭子？』太太不知幾時有點感觸，態度驟然正經起來，關切的問。

那女人不說話，看着自己的腳巴鴨子動了兩動。半晌，纔說：『我問太太借兩塊錢。我托太太寫封信。』

『錢倒可以預支給給你，沒問題。可是你的回信不好寄呢。信上說回到鴻勝先，什麼東西呢？是個人，是家店？又在什麼地方呢？』

那女人把兩隻又粗又圓的大眼睛望到窗子外邊的天，說：

『怕是在城裏，是家店，是家茶館，姓鴻的開的。』

『那有個姓鴻的呢？沒這個姓。』

『搗妹子也不寫寫清楚！』

『是你丈夫寫的吗？』

『那搗妹子寫得出信！扁擔大的一字都不識！』我去問問二嫂子。』就卜禿卜禿出去了。太太深深吐了一口氣。回頭看見那枕上潮濕了的一塊，她就覺得自己腮巴上火辣辣的。

她不再『覺得這女人頂有趣的』。她佩服這個女人，她羨慕她。但是對於她自己，她不知道應該怎麼辦。她想着……

(太白一卷八期)

家

謝六逸

遠道的友人來信說，不久要把家搬到上海，我趕快去信勸阻。我的信裏，大致說了下面

的一番話。

向來人人稱頌上海是文化的中心，也有人以為這裏是樂土。實際上海有什麼文化可言呢。就以教育一端來講，我在上海住了十幾年，自己的孩子就不知道應該送進什麼學校才好。市立小學似乎較之私立的好些，有辦學經費，校舍也寬大，可是學生收得太濫，每一間課堂都擠滿，對於兒童衛生不知注重。前年我的小女兒在某市立小學讀書就染了百日咳。雖然每天治療注射，可是已經來不及了。廢學半年不用說，弱小的身體和病魔抵抗的情形，令人心酸。百日咳是顯明的疾病。學生患了這種病，當局一點沒有覺察，讓病者照常到校；也不知道隔離，致令傳染別人，真不知是何原故。像百日咳這樣一望而知的疾病，尙且如此輕忽。至如肺結核一類的病患，當局之若無其事，可想而知了。小孩不送進市立小學，還有什麼地方可以去呢？那就只有衙堂（近於家鄉的小巷，但嘈雜污穢，百十倍之）小學了。這一種小學，收費甚輕，然而所收學生，常超過校舍的容量。一間課室除了教師站立的地方之外，全是長櫈。學生三四人擠坐一排，猶如罐頭裏的沙丁魚，看去密密層層，盡是小頭在那裏搖幌。在這樣一種情形之下，如何能『教學』呢，教師倒有他的好方法，就是來得個兇，打手心，立壁角，都是補救教學效率的方法。小孩的心裏一駭怕，便什麼都得忍耐了。這種

衙堂小學，就連兒童衛生，兒童訓育都談不上了。昨天早上，遠遠地傳來了一陣『咚咚噠，咚咚噠』的聲音，仔細一聽，原來衙堂小學的音樂教材是『鳳陽花鼓』。向來家庭教育是補助學校教育的。但在上海，家庭教育就非特殊注意不可，要靠學校是萬萬不行的。

假令你住在上海，將來你的兒子也許要進大學罷。這裏供給給你一些參考的材料。上海有的是大學，國立的私立的，貨色一應齊全。你知道中國的大學變成什麼樣子了？學校裏的功課，全用講演式，教員須從上課第一分鐘起，叫喊到末一分鐘止，然後才可以不發生問題。在名份上應該要學生用手做，要學生動筆寫的，他們也要聽演講。學生是要在一種怡然自得的心情之下，在課堂上聽取『說書』、和『傳教』的。求學的目的，只在安然享受上課時間的五六十分鐘。如享受得還不錯，就算滿足。不然身體雖安坐椅上，眼睛也注視黑板，彷彿凝神恭聽，其實神遊數里之外，等於睜開眼睛在參禪。我這麼一說，你必以為我在挖苦青年，罪無可赦。其實青年中有此種分子，乃是事實。如要談到責任問題，無論攪到什麼時候，都弄不清楚。至於談到大學教授，那就更大有可觀了。大學教授在上海能值幾個銅子呢。上海有的是富商大賈之流，這就是住在上海的人所崇拜的。有人初次和你會面，開口問道，『恭喜在何處發財？』你如回答，『在華東大學任教』，對方的臉色就沉了下去。你必須回答

他說，『在華東洋行混混，』對方就肅然起敬，結果不免說出敝行買賣還請照顧之類。大學教授和富商大賈，新舊官僚比較起來，都有遜色，所以大多數早就有了『覺悟』。就是爲學術奮鬥的意念一天淡似一天，而趨赴利祿的心呢，一天濃似一天了。『尺波未涸魚先散，一骨才投犬共爭』，甌北的這兩句詩，其實是指這一班人說的。他們知道『洋場』的滋味比什麼地方都好，抵抗不過物質的誘惑。於是把大學當作尾閘，雖然身列講壇，然而目的卻在於做官。有官做時便去做，及到紅運已完，又仍然跑回學校，打起洋腔，『Boys and Girls 讀書要用功呀！』認真教書的也有，那就被嘲爲『用功的教員』，同時被大家看做傻瓜。如要受人重視，必須第一次上課時，自稱在政界我認識孔某，在商界認識虞某。有的聽了這一番說話，便以爲『這可好了，將來飯碗有望，一切西裝，求愛的費用，大約不成問題』。學校行政呢，則有兩大祕訣，一是儘量造幾所輝煌的屋宇，二是買收數十百畝的農田，做的無非是裝點門面的工作，此類羊頭狗肉的法門，還用得着什麼博士名流去做呢。請一兩個百貨店裏專門裝飾櫥窗的店員去辦學，不也就勝任了麼？我不相信百貨店裏的店員比不上博士名流的本領。

上海的日常生活，你也想知道一點罷。在這裏我們所最感不便的，就是一種莫名的喧

囂。這種喧囂，是從各種聲浪混合而成的，不能夠明晰地爲您指出是哪一種聲音。其重要的成分約有幾種，就是機械一類的東西，好像不斷地在摩擦、在敲打。其次是因社會蕭條之故，商店大減價，爲了招致顧客，吹打着沒有調子的樂器，再次就是類似爭吵的人語聲。只要你在這個都市的圈兒以內，無論什麼地方，都能感覺到這種喧囂。你也許說，學校遠在郊外，難道不能免掉這種喧囂麼？其實不然，例如賽球運動之時，理應喧嘩，可是冷冷落落，鴉雀無聲。有時我看見了奇妙的情景，一個長大的大學生，走在前面，忽然另一個躡足走上，猛力用手一推，拔步便跑；被推的或是傾跌一交，或是拚命的追趕，旁觀者便大聲吶喊。諸如此類，從童騃的行爲而來的喧嘩，我以爲倒是可以節省的。又如上課時，退課鐘雖響，教員的話沒有說完，室內的人沒有退出，此時教室門外已經擁擠不堪，有的在推，有的在嚷，馬上就要攻進，雖然座位是固定的，一人必有一座，然而非此不足以表示悅樂。許多無謂的喧囂，即在郊外，也隨處有之。

還有我們日常生活所不能缺少的蔬菜，您如住在上海，將大失所望。這裏的蔬菜不知是否隔夜浸在水裏的，永遠是不新鮮的、乏味的。即使到最大的公設市場去買，也未必能夠得着好的。像家鄉的白菜、芹菜、蘿蔔那樣的色澤鮮明，滋味清香，在上海我就從沒有遇見。

這一點您可以想像上海附近鄉村的貧弱，同時也就明白了都市這一隻『鐵手』的可怕。還有最嚴重的問題，乃是住宅，這是您所知道的，略去不提。

不過您得知道上海有的是娛樂，然而不是糜爛性的。跳舞場倒閉，這有何可惜，報紙的社論，卻大為嘆息，以為上海地方又少了一種『市面』，現金的流通不免受了影響云云。您看這是什麼一個社會。袁中郎說，『人情必有所寄，然後能樂。故有以弈為寄，有以色為寄，有以技為寄，有以文為寄。古之達人，高人一層，只是他情有所寄，不肯浮泛虛度光景。每見無寄之人，終日忙忙，如有所失，無事而憂，對景不樂，即自家亦不知是何緣故，這便是一座活地獄……』不錯，能有所寄，固然很好，但是住在上海，寄點什麼好呢？跑狗場、回力球、跳舞場我從來沒有進去一次，即進去也不懂。有時偶然帶小孩到 Capitol 去看整本的『米老鼠』，只有這個是我的寄情之所，然而整本的『米老鼠』不常有，所以終成了一個『無寄之人』。不過最近卻學得一樁本領。就是在三層樓上看書疲倦後，咚咚跑到底層，跟小孩子一起嬉戲。習之已久，凡是小孩子大哭的時候，我能在一二分鐘以內，使得他們大笑。我對自己的女人說，『有了這樁本領，您如再養小孩，我能做一個沒有奶的奶媽。』

上海有什麼足以誇耀的麼？租界裏的摩天樓，如國際飯店，只是敦睦邦交，送往迎來的地方；擺渡橋畔的百老匯房子，雖然號稱東亞的高樓，然而其中空空洞洞，一無所有。這裏沒有文化，更不是什麼樂土，值不得稱頌或羨慕。

您沒有結婚之前，我寫信給您，說，『聰明人不願結婚，甚至不必有一個家。』您來信，氣忿忿地，搶白我一場，道是，『你們有老婆的人，哪裏知道沒有老婆的人的苦處呢？』今番您想移住上海，我又要用『不以家累自勞』這一句話來勸阻你了。

想說的都說了。朋友！您的那個『家』，究竟是來的好，還是不來的好呢？

（宇宙風第二期）

書 店

蒲 堯

一

書店，有人認為是推行文化的先鋒，也有人以為祇是牟利的好商的一種。平心而論，雖是兩極端的批評，却都可以算得中肯。孔云亭桃花扇傳奇第廿九齣借書商蔡益所口裏唱の曲子道：

堂名二酉，萬卷牙籤求售；何物充棟汗牛？混了書香、銅臭、賈儒、商秀。怕遇着秦皇大搜。（鳳凰閣）

書和銅、香和臭、賈和儒、商和秀，把這幾種不能混合的成分，混合在一起，這就是所謂書店。

然而，在許多舊式的書店裏面，上自老闆，下至擦水煙筒，倒尿瓶的學生，簡直有辨不出書之爲香，銅之爲臭的，他們對於書，祇知道那種好銷，可以賺錢，那種不銷，不能賺錢，和綢緞店館的對於綢緞，鹹齏店館的對於鹹齏，毫無異致。在新式書店裏面，這一類的人也還不少。我曾聽得某書店老闆說，『書無所謂好壞；好銷的便是好書，不好銷的便是壞書。』還有一位大名鼎鼎的書店老闆曾對他的夥計們說：『祇要在白紙上印了黑字，我都有方法推銷出去。』在他的鼻孔裏，當然更無所謂香臭了！

二

今年是『不景氣』的年頭，什麼事都到了『尖銳化』，書店『尖銳化』的表現，無過於一折書的大傾銷。定價一元的書，祇買一角，硬綑一點的買客，還可再打一個九折或八折。據說，批發價已經跌到一折六扣了。倘使你從腰包裏掏出一張五元的鈔票，就可以得到這麼

一大捆，非雇了黃包車不能帶回家去。『便宜呀，便宜！』買書的人都這樣嚷着。有人想，書價這樣便宜，幾乎連買紙張還不夠，做老闆的豈不蝕殺老本？然而聽熟於此道的人說起，雖然賣的這樣便宜，書店老闆還可以得到三分錢的厚利。所以現在有一位大老闆，已經豫備二十萬資本，專門做這項一折書的生意。在開北買了大塊地皮，造起不少房子，再添上許多印書機，預備打倒一切的舊書店。

更有許多人想，一折書賣的這樣便宜，還可以賺錢，大家都競爭着做，那些實價發售的書店，豈不是要大發其財麼？爲什麼還有許多書店天天喊着虧本，甚至於要接二連三的關門呢？這叫做『戲法人人會變，各有巧妙不同』。否則，賣五香豆爲什麼也要內行呢？

三

從前中國的書店，賣的都是木版書。書的來源，有些是宋元明舊槧，有些向人家租了家藏版來印，資本較大的，自己也刻幾副小說戲曲一類的木版，互相交換販賣。到了石印法和洋紙輸入中國，印刷便利，成本減輕，許多書店，都利用了新法來印，於是時文課藝，醫卜星相，小說戲曲，經史子集，多變成了石印的本子。起初還注意到校對的仔細，字跡的清楚，紙墨的精良，定價也比較的貴。到後來爲的專門注重在『銅臭』，便『江河日下』，把

成本竭力的減輕。到了現在，一提起石印書，在我們的觀念中，好像祇是一些黃黃的油光紙，錯誤謬奪連篇的文字，模糊細小的字跡，鬆鬆的一捏就散的裝訂的那種冊子。無論那個人覺得要頭痛的。

但是，成本雖然減低，定價却還是照舊。一部六本或八本的三國演義，不過角數錢的成本，他的定價可以八九角或一塊多。有些自以為懂的一點的買客，問他有多少折扣，他可以告訴你九折或八折。再三的論價，用七折或六折，買定了，以為是大大的便宜。其實還不止對折轉彎的賺頭。如果這些書統從印的店家門口賣出去，錢固然賺的很多，生意却不會很大。生意的推廣，完全靠一班客幫，就是內地各處的販賣商人。因為內地很少印刷機關，所以這些書都要到上海來批發。所以舊式書店老闆的唯一本領，就是熟悉客幫。客幫的走水先生到了上海，大概都住有一定的客棧，你要販書，用不着跑上書店的門去，祇要一落客棧，就會被許多書店的跑街夥計攆住，或者從茶會上找到你。那時這位走水先生便非常之忙，今天某家請你吃飯，明天某家請你聽戲，後天又是某家請你上堂子，弄的你花天酒地，應接不暇。等到你吃也吃膩了，玩也玩厭了，纔問起你這回要配些什麼貨。你如果覺得吃的他太多，把配貨單送給他，他就如獲至寶般帶回去明天便整大捆整大包送上門來。裏邊有你所要

的書，也有你所不要的書。問他折扣，四折三折隨你去做，說明錢帶的不多，要掛一點帳，節邊年底也隨你的便。祇要你肯把書帶回去便是『婆婆萬福』了。

四

這種石印的舊書，都是無所謂版權的，無論那一家都可以印。但在同業裏面，也有一種不成文的行規，就是這一家印了這部書，別家便不作行再印，要印也須得到人家的允許，否則就要受同業的排擠。所以各家所印的書，大多數是各不相同。倘使需要別家的書的時候，也不必用錢去買，可以用同價值的書互相交換。書店的大小，就是用版子的多少來分別。

書店裏面，用不着什麼編輯員，祇有幾個繕寫員和販賣的夥計，薪水也都很小。但裏面却有一種極好的調劑法。就是幾個小夥計，可以拚起股子來印一兩本舊書。本錢掛在帳上，賺來的錢大家分派。所以舊式書店的夥計，正薪雖少，外快却是很多。

五

從廢科舉興學校之後，纔有新式的書店發生。買了新的書稿，或聘請了專員編成新書，別家不准翻印，這是比較新近的事情。到了版權法頒布，新書店有了一重法律的保障，便一天一天的加。新書店的成本當然不及從前的低，定價却也不能過高，但折扣却不像舊式書店學生減少，生意已經不及從前，競爭却反比從前劇烈。小學書六折中學書八折，已成公關的

的濫。因為祇有獨門出入，所以對於客幫，也不必像舊式書店那樣的遷就。可是，一本新書的銷售，決不會從出版的書店直接便到讀者的手裏，不能不經過那販賣人的手。一般的讀者，便從這裏喫了大大的虧。

普通新書的定價，大體為成本的四倍；就是成本二角五分的一本書，那定價總在一元左右。倘使每本書都從書店直接賣給讀者，書店的贏利，當然很可觀。但因為有販賣人的存在，便發生了問題。普通對於販賣人的折扣，大約從八折到六折，也有對折以下的，完全依了書店做生意手腕和看了販賣人生意的大小而定。倘使平均作七折計算，定價一元的書，出版家所得到的還有七角。可是中國的幅圓太遼闊了，一家上海書店的書，可以北至蒙古東三省，西至新疆西藏，南至南洋諸島，無論那一家大書店，都不能在這樣廣大的區域內，於各城市鎮遍設分店，勢不得不靠販賣人給你去推銷。販賣人除了從折扣裏取的利益外，最重要的條件是賒賬。因為他們決沒有這麼大的資本，用現鈔向你買了書去，攔在店中，再一本一本的賣出去。現在書的種類又多，銷行不銷行全不一定，萬一用現鈔買了來賣不出去，豈不大蝕其本？所以書店的放賬，是不能避免的。一年做五十萬元生意的書店，大概總有三十萬元以上的放賬。最好的年歲，這放賬至多到年底可以收回一半，像近一兩年能夠收起兩三

成，已經算是很好，甚至於不到一成的也有。因此放了賬幾乎等於送脫，不放賬便沒有生意可做。現在，讓我們把新書店的利益來計算一下：

假定有定價一元的書一千本，成本爲貳百五十元，其中一成，直接賣給讀者，收回一百元。還有九成，用七折批發出去，本來可收得六百三十元，如果作爲對折收進，可得三百十五元，共收回四百十五元。除著作人版稅一百五十元，淨得二百六十五元。那麼，本店對於這部書的純利，便祇有十五元。這一千本書全數達到讀者的手裏，那讀者所出的錢，總數却是一千元。如果一部書祇銷一版，書店怕祇有蝕本的份兒。

有人想，這樣看來，販賣人的賺錢，不是比出版家的來得大嗎？其實也不盡然。他們雖然享有了三成或四成的折扣，但裏面有水腳運費、有匯水、有利息、有開銷，有時也須打一點折扣賣出甚至也仍然有放賬，所賺的純利，也不過和出版家相仿。至於欠賬，也不一定賣出了不還，實實在在也還有許多存貨賣不出去，叫他們怎麼還起？何況也有放賬呢？

六

新書店最大的生意，要算教科書。別的書買不買隨讀者的自由，教科書却是由學校強迫着讀者去買的。所以，教科書生意，爲一般新書店競爭的目標。但是，在近來，教育衰頹，

折扣批發價再是五折六折，另加回佣，這樣，利益不會再厚。放賬方面，却比普通書更大。這欠賬的人，不一定是直接的販賣人，却往往是採用教科書的學校。近來幾乎無論那一省的教育官廳，沒有不欠官立學校的教育經費。內地有許多官立學校，往往要靠了書店纔能開學。就是學校對於學生，在學費中帶收教科圖書費，而一面却向書店欠賬。書店爲貪圖生意，不能不放。有時候校長撤換了，書店便放了倒賬。

教科書最怕的，便是教育部變更新學制。學制一變，從前印成幾千萬幾百萬本的舊書，立刻變成廢紙，祇能切碎去包花生米。聽說去年有某大書店，受了這學制變更的影響，幾乎弄得關門。所以非有大資本的書店，都不敢冒這編印教科書的危險。

七

照目前的情勢，書店幾乎已經到了末路。舊式書店，在從前固然很賺錢，但一到折扣日低，放賬日多，便也沒有辦法。從這裏想謀出路的，便是一折書。但這種生意，非有大資本不可。他們的紙張，一定便是一兩千噸，每種書的印數，起碼總是幾萬。一方面憑藉市面不景氣的賜與，排版印刷裝訂的工價都減到了極度，所以雖祇一折，還可賺錢，而且因爲折扣太低的緣故，可以少放賬。然而油光紙石印的舊式書店，却因此受了極大的影響，因爲這些

一折書比起那些舊式石印書來，便印刷清楚，紙張好看，定價又是低廉，脫手來得容易，販賣商人自然趨之若鶩。

一折書的盛行，對於從前那些油光紙石印的讀者，是很有利益的。倘使某大老闆的計劃成功，把那些石印書店完全打倒，而一折的成例，可以永久維持下去，並且使買書的人個個都知道這一類的書都是照定價一折，不上那些販賣人高抬折和的當，未始不是中國讀書界的一大革命。然而，誰也不敢這樣樂觀。

八

一折書不但影響全部的石印舊式書店，連新書店也受了大大的打擊。新書的定價實在太貴，雖是讀新書的人，因為『囊中少有錢』，隨便買一本一折書，也不妨過一過癮。而且那勢力也會逐漸侵入到新書裏去。侵入的路大約也有三條：第一是完全的翻板。不管你的著作權有沒有註冊，他們翻印了再說。好在中國的法律，是不會有極重大的威嚴的，無論怎樣打官司，被翻印的花了許多錢，費了許多事，結果翻印人也不至於喫怎麼大虧。所以翻印的自熱樂得翻印。第二是變相的翻板。對於新出的集子，可以來一個選集，近來什麼短篇小說選、小品文選、日記文選等等，已經非常流行，將來都會變成一折書。這樣，在讀者方面固

然得到便宜，著作人方面却未免要喫大虧。第三就是印售一折書的店家，從一些倒閉的新書店收買了若干種陳舊或低級的新書版權，也一樣作一折書來賣。

九

在現在，新書業的掙扎，不出兩條路：一條便是極力吸收函購客戶，使讀書的人直接向出版家購買，這祇要看近來各書店函購廣告的競登，就可以參透那裏面的消息。倘使讀者都養成了函購的習慣，將來也許會使書價減低。但這事也所謂有利必有弊。最重大的，就是許多滑頭的書店，把一本毫無價值的書，取一個漂亮的書名再登一個天花亂墜的廣告，一買到手裏，却是一個大大的失望。甚至於收到了錢，不把書寄給你，一封信兩封信去催，永遠如石沈大海，也是常有的事情。所以各書店的吸收函購政策，近來雖然比較發展，却決不能因此消滅中間販賣人。新近交通部舉辦各地郵局免匯購書法，也可以算得一個進步。但此舉也不見得會十分發達。第一，因為郵局經手的折扣還要八折，而買客却須十足付出還要加郵匯費，比直接函購更貴。第二，郵局裏祇備一本書目，不能把書目裏所有的書都備一本在郵局裏任人翻閱。如果能把這兩點改良，我想購買書店或者會被郵局打倒，減輕書價便利讀者的希望也不難達到。

新書業的還有一條出路，便是發售預約。這也是直接買賣的一種，而且在書店方面預先收到錢，不會有欠帳的危險，在讀者方面也可以得到便宜，可說是兩利。但這事必須有信用的大書店纔可做，而且祇限於價值較大的書。向來沒有知名的書店，發售預約，在老練一點的人，決不會理他，否則也往往會使你上當。於至一二元或數角的書，既不能登廣告，送樣書，使讀者先明白書裏面的內容，自然不會有人來預約。

這幾年來，各大書店都有幾部幾百元或數十元的預約書，往往第一部的預約纔截止，接着便來第二部的預約。表面上看起來，好像中國的文化大大的發展，骨子裏却實在祇是暴露着書業的不景氣，竭力在吸收現款。有些大書店，聽說欠出的預約書款，有一百幾十萬元之多，要把第一次的預約書印出去，還清欠款，勢不能再發售第二種預約。所以起初是爲了吸收現款而發售預約，現在却爲了要還清欠款而發售預約，欠款永沒有還清的日子，預約便也永沒有斷絕的日子。把大書店建築在預約上，這是何等的可怕！

然而，預約却是決不能永遠發售下去的。第一是大部書會得有出完的日子；大部的新書祇是有數的幾種，大部的新書又不是一年半載可以雜湊而成。所以有的祇能把印過的書，變

換了方式一印再印，有的把出版了十年的另星舊書，集起來作爲叢書，甚至有的已經在登報徵求出版計畫了。這都是預約發售不下去的預告！第二是預約的購買者也會得財窮力竭，不會得一批一批的繼續買你的預約，替你拔還債款的。

現在的預約戶大約不外幾種：一種是圖書館或學校，提出一二百元的經費，買部把本數很多的書來裝裝場面。第二種是民脂民膏刮得較多的軍人大官僚和那從前交易所裏投機發跡的商人，本來並不會看書，懂得什麼書籍的好壞，不過爲了要假充斯文，裝飾他們新造的客廳或書房，便拿出幾百塊錢買幾部新印的古書來擺擺樣子，其實等於『皇帝的新衣』，即使裏面都是白紙，祇要把書根印得好，也是一樣的。至於真正想讀的窮酸，即使偶而看到廣告，也不過討一本樣本來當屠門的大嚼罷了。

第一種預約書的顧客，本來祇有一點有限的經費，決不會永久光顧；至於第二種的顧客，有了幾部作裝飾品也已經很夠，決不會像書獸子的對書發生興味。即使新顧客不無產生，也不會很多。所以預約書縱使可以川流不息的出下去，預約的客戶也要逐漸的減少，何況不能川流不息的呢？

這樣說來，中國的書店，不是已走到絕路，不必等到『秦皇大搜』，早可以關門大吉了嗎？『盛極必衰，剝極必復』，這是中國人認為必然的定理，也許到了『山窮水盡疑無路』的時候，會得現出『柳暗花明又一村』來的。但據我的意見，一定要低折扣，濫放帳的書業舊方法消滅，書店纔能存立，一定要有真能決定書籍內容好壞，肯替讀者謀利益的人來經營書業，書店纔能繁榮。如果專從吮吸讀者的鮮血着眼，是決不能站腳的。

（人間世第十九期）

風景

太湖

兆鵬

（一）

『太湖有三十六澗，七十二明峯，七十二暗峯（礁石），一百零八港汊，三萬六千頃湖面』，這方士式的數字，我們不能說對，但也說不出錯處在那兒。因為關於太湖，從沒有可靠的數字，可以依據，我們所公有的概念，不過是『魚米之鄉』。

說到太湖，要提到它的河汊與港灣，這河汊與港灣，構成太湖流域的繁榮，與居民的習性。試站在高處一望，一片平蕪的湖田中，列着許多井字式的水道；因此陸路交通，很費周折，一二十里以上的行程，總是坐船的多。這些水道都是狹小的，船行很慢，船窗啓處，便是浣衣村女的搗杵聲。於偶然一瞥中，留着回味的情趣。江南美人之所以著名，也許就因為這浪漫的氣息！

船除汽輪外，有河船與湖船之分。湖船是平底的，遇風不易傾覆，但搖駛很慢；河船是尖底的，搖駛較快，却受不住太湖的風。河船有貨船、帽船、槍划子、大板船等。湖船有龍飛快、航船、石頭船、大漁船等。太湖中最引人注意的，是笨大的漁船，有的七道梳的，有的五道梳的，一道梳掛着一道帆，沒目的的蠕動着。有時煙波縹渺中傳來幾聲雞叫，彷彿是顫動在詩與現實中間的銀線，令人興莫可名說的風懷。船側有披水板，與浪潮撐距，任何風向，都可拉帆行進，據說當年的艤舫，就是這種東西。湖船推進靠風力，老舵工看天色、日色、水色，即知風候與雨量。河船推進靠搖櫓，因水道曲折，轉舵較快之故。划槳的很少，雖然推進快得多。

水道長度，以九爲單位。譬如十八里，他們說是兩九路。十里，他們說是一九多路。爲

什麼以九爲單位呢？誰都說不上來。風之遲速，及船重大小，都以浪爲單位。譬如說這船很大，能吃三個浪，或兩個半浪，即是說，一陣風能掀起三重浪，或兩重半浪，而船不至顛簸也。

(二)

太湖居民，多以捕魚爲業。他們捕魚的方法很多，規模最大的，是上述的大漁船。漁船捕魚是需要合作的：小漁汎時，兩船合作，叫做一檔；大漁汎時，四船合作，叫做一帶。夏天多爲檔，冬天多爲帶。合作的船，互稱爲對拌船。假使桅船單獨行進，那是形跡可疑，或是窩藏盜匪，或是爲匪劫持，水上公安人員，便要去查究了！漁網長幾百尺，兩端掛在對拌船的船頭，藉風力推進，任其所之，漁網經過之處，魚被包圍，不易漏網。漁民每日起網一二次，或乘舢板把入網的魚撈出來，擲向艙裏去。太湖裏七道桅的漁船有一百多，五道桅的漁船有三百多，三道桅以下的漁船，不可勝數，每日的漁獲物，是很多的。這些魚多醃成銀魚乾去發賣。有時漁民直接向魚行求售，有時等『行賬船』來收買。『行賬船』是魚牙子，爲漁民的剝削者。年來農村破產，人民購買力大減，而湘鄂贛閩匪區，實行糧食封鎖，銀魚乾更沒有銷場，漁民走頭無路，又要負擔苛捐雜稅，只得向行賬船作高利借貸，受其敲剝，

而無可如何。太湖裏還有一種寄生階級『烟差』，漁民飄流無定，他們專替債權人向漁民收賬，漁民除還賬外，尚有各種供應，每天至少一元的烟錢，其叫囂驟突，作威作福，不減於陸地衙門的胥吏。漁民沒教育，又沒人緣，他們的痛苦，爲外邊人不知道的；有史以來，幾曾聽過漁業放款的事蹟。

太湖船不能進內河，正如內河船不能進太湖一樣；他們的社會，是自成組織的，和陸地人很少關聯。要討親擇婿，只有在漁戶中去找。漁船無論大小，總有三數個小孩，衣服不完在船頭傻坐，到過太湖的人，總會引起很深的印象。據說漁民性情忠厚，又好敬神；從沒有無子息的。彷彿某書上說過，魚肉最能生精，漁民的子孫繁衍，也許就是這個緣故！

此外捕魚方法，除習見者外，尚有『放水烏鴉』及『放夾子』。這些方法是很別緻的：一個小船，養着幾十個水烏鴉，頸間都用竹篾絡住，使大塊食物，不能下咽。漁民不用東西去喂它們，它們飢餓時，自會到水面上去覓食，但因喉頭狹小，稍大的魚，便在喉間塞住，吞已不能，吐又不可，只得飛回船上，讓漁民把魚搯出來，它覺到喉頭舒服了，又飛到水面上去。『放夾子』是麻繩上裝置許多夾子，夾子端置魚餌，放進漁汛中，魚吞餌後，夾子張開，揪住其口，便沒法脫逃了。

漁民迷信很深，三天撈不到魚，或危浪撼舟時，總是向空中請五爺爺救命。一般傳說，太湖有五位尊神：大爺爺管五穀，二爺爺管水鳥鴉，三爺爺管蠶桑，四爺爺管油漆，五爺爺管撈魚，五爺爺是湖面上的權威，漁民對於它的祈求，幾乎是現實的。每日點燭燒香，歲時令節，或魚獲不旺時，則鯉魚公雞豬首去獻祭；秋夏之交，還要到袁山廟裏去建醮演戲。前年廟會時，爲匪所劫，不敢再在袁山集會了，於是遷到平台山來，酬神時請軍警去維持治安。花錢很多，但觀衆甚少，熱鬧不起來。

(三)

什麼是湖田呢？若干年來，因山洪傾瀉，山泥淤積，這淤積的地區，由地主或商人圍圩建壩，尋事墾殖，這就叫做湖田。經營湖田的人，便是湖田的業主。這湖田面積很大，大部份未向官廳備案，而業權自由移轉，若干年來政府設機關以清理湖田，要田主繳價稅契，裏面的糾紛，不知有多少。

湖田是很肥沃的，水旱災很少，麥桿油菜，幾乎齊人肩膀。水道均爲泥底，不易乾涸與壅塞。農人不用施肥土，力稍差的，便揀着河底黑糝的泥，屙到田裏去。我們船程中，時常逢到屙泥的船。取泥的方法很別緻，合掌的箕，箕有長柄，一入水則箕口張開吸泥，出水

因泥下墜而箕掌合。他們忙中帶閒的態度，充分表現出農人的安命與悠閑。

湖田的耕種者，有許多是客民。天災人禍的結果，如河南安徽江北有不少逃荒的災民，這般災民是有領袖的，向業主領得湖田，轉租到一般災民去耕種。每年收成後，按畝納租，倘不能繳清租谷，或與業主氣味不相投時，便不免解雇；這般被解雇的貧農，便是湖匪的來源。

(四)

湖匪是很著名的，他們大半是客幫人。客民越複雜的地帶，湖匪也越多，如渡村橫扇，常爲湖匪出入之處。幫別很多，大抵以地域爲名稱：如巢州幫、海州幫、河南幫等等，門戶之見很深，常因利害衝突，而互相火併。大概說來，湖匪力量的大小，以政治局面爲轉移，政局不穩時，統治者顧不到太湖，而敵方特意勾結他們，接濟他們，以便在後方搗亂。民十九河南大戰，民廿一上海大戰，湖匪盛極一時，各幫聯合起來，有旂幟、有官號，與官軍對抗；官軍出動軍艦飛機，尙未能奏功。一直到政局平定，接濟斷絕，官軍江浙會剿，湖匪的氣燄，才平息下去。如果和老水巡談談湖匪首領的性格與派別，如何招安，如何逼反，如何以賊制賊，這趣味勝讀一部蕩寇志！更足令人驚訝的，是浦東幫的槍械，多半從某處租來

的。該處的居民有的爲強盜了，有的不願爲強盜，却從強盜手裏找些利潤。一根槍以每月奉送若干私鹽爲條件。其中還有專做擔保的經紀人！

剿匪的主力部隊，爲江浙水警。大股湖匪目標較大，易以兜剿；最感到困難的，是小幫湖匪，他們搶掠後，便逃入蘆葦深處，或其他僻靜的地方；而且他們善於化裝，譬如水火幫，把贓物用長繩繫住，拴於船底，要浮水的，便網上石頭，依舊駛進。緝捕的人，很難尋出破綻來。

(五)

大概說來，太湖及其流域，算是一片福地。居民生活優美，所以不會產生峭拔的英豪與強盜。直接統治的軍警，直接危害的匪徒，多是客邊人。各寺廟都堆放不少空心的壽材，可推想他們生命的裕餘，農村破產的呼聲，究竟還是短時期的。

要旅行的，最好到太湖裏來。這時候不必顧慮到湖匪，旅程是安全的。東山的薛蘿春，東西山馬蹟山的枇杷楊梅，是名不虛傳的。元山的石，亮而着實，在這裏你可看到價值十萬元的南京陣亡將士紀念碑，是怎樣取出來的。西山的土法採煤，也極可玩味。如果假期很長，可在馬蹟山住下來。這裏有太古的靜穆，而有最新式設備的旅社。

湖光與山影的美，很難具體的說出來。我以異鄉人的基調，在太湖過了不久日子，看落日與帆影，聽湖風吹浪與推梢扳梢的交響，有時在西山的桑樹下，遠遠的聽到伐木聲與雞叫聲。這情景彷彿生活于一首詩裏，淒清中覺到充實的感受；此來是幹什麼的？自家都迷茫起來了。歸舟木瀆，猛覺得又回到塵擾的人間世，追念太湖生活的情趣，不禁掉下眼淚來。

(人間世第三十期)

都市風光

征農

太陽已經爬到電杆上來了。

小毛眼睛骨溜溜地向四面轉，真悶氣，半天沒有撈到半個『子』。電車停下來，又飛過去，叮噠地就這樣，小毛忙得來頭昏眼花。

『媽的，獸什麼？』阿狗從後面猛的向他的屁股上踢了一腳。

小毛嚇一跳。回過頭，隨手就一下。可是阿狗跳得快，拳頭落了空。於是，他罵起來：

『癩三！』

『小豬獾！』阿狗也回罵，嘻皮笑臉的。

小毛追上去，要報仇。阿狗邊後退；邊後退，一脚踏到了賣報的老槍的脚。

『瞎了眼睛，癩三！』老槍拚命的用力一推。

阿狗踉踉跄跄地，翻着白眼珠。

『眼睛咧？』老槍還是那樣的睜眉怒眼。最後，看看脚，才繼續哈聲哈氣的喊：

『老申報呀！』

『阿要看東洋兵打！……』

『老槍！』阿狗吐了一口氣，緊緊禪頭，埋怨着小毛。『就怪你。』

小毛這才得意地笑：『媽的，就要這樣。你還會害老子麼？』

彼此都無話，他們重又打成了一夥。

叮噹，叮噹，又是電車。人從車上擁出來，穿洋裝的，扭屁股的，還有西洋人。小毛趕上去，伸出手在一個肥胖的太太面前：

『太太把一個！太太……』

接着，阿狗的手搶着伸出來了；

『太太把一個！』

那太太煩厭地看了兩隻烏黑的手一眼，立即逃避什麼似地別轉身子，一扭一扭地走開。

『太太把一個，』

她再走。

『太太把一個，』

她走遠了。

小毛好失望。望一望阿狗，真的有點生氣。『媽的，你老同我搗蛋，你不會慢一點來嗎？』

阿狗抿抿嘴，不做聲，好像比小毛更難過。他承認，他不應該搶着去伸手討。然而，這並不是他有意要這樣。他也沒有撈到一個『子』，他總希望能夠撈到幾個，於是自然地看到別人伸手，他也就爭先要伸手了。他時而不安地看一看小毛，又溜一溜停車站，隨後，緊緊攏頭，慢吞吞地說：

『鬼太太。不要老獸在這里吧。』

離開停車站，沿着人行道漫無目的地走。阿狗的手搭在小毛的肩上。

人，來來往往地好像電車一樣忙。小毛撒開手，剛要喊，人就過去了。

『到那邊去。』阿狗好像安慰着誰，指一指那邊，那邊一家店鋪的玻璃窗子前面站了一些人。

那是大減價。洋鼓洋號正在吹打着桃花江，還有播送着京戲的無線電；還有，紅綠長紙條，貼滿了在玻璃窗上。

阿狗他們並不會注意這些。天天聽慣了，有什麼希奇？他們的目的，只在窗子前面的人。竄過了馬路，他們挨近了那些人。

小毛扯一扯阿狗的衣裳角，映眵眼。意思是叫阿狗不要動。

『把一個，把一個，』小毛從一個女人的腋下伸出手去，蹙起眉來，熱切地望着那女人的臉。

女人的臉尖尖的，有股香，她好像沒有聽到小毛的聲音，邊把身子向她身旁的男人靠緊一步，邊向玻璃窗子內指點着。

『你看，那雙襪子多便宜，只賣一塊二毛。』

那男人隨聲『唔唔』地答應，忽一會，活像碰着鬼，翻出眼珠子直射着小毛，一聲喝：『走開些！』

『太太把一個，』小毛仍是喊。

『真討厭！馬路上，到處是小瀟三。中國什麼都是不行的。』那傢伙嘆嘆氣，一理不理地，挽着那女人咯咯地走進店里去了。

小毛直着眼，無可奈何地把掛在嘴角邊的『太太』收回來。回過頭，對着站在後面瞪着眼睛看住他的阿狗罵：

『他們是外國人養的！』

阿狗走上一步，緊緊褲頭，解釋着：

『這一回，我總沒有搗亂吧。』

他們懶懶地靠到電杆上。各自把手指在電杆上隨意畫着，一點提不起勁來。

靜默了好一會。阿狗好像記起了什麼重大事情般，扯一扯小毛的手。

『你看，這是什麼字？』

『這是鬼畫符。』

『你不相信？這是一個大字，』阿狗急起來了。『這是我在火車站那里一個先生教我的。他還要我常常去學，不要錢。我媽不肯。』

小毛聽來絲毫沒有興趣，只是聳起鼻子扮了一個鬼臉。然後，別過頭，兩眼仍是向着那大減價的鋪子溜。

他好像是在專等候着那對外國人養的男女。他感到，剛才沒有從那里撈到一個『子』，真是一件損失。他的心，就失掉了什麼般，老是牽掛在那男女身上。

鼓號、無線電，一味那麼單調地在喧擾。

鋪子內真的又走出了一些人，小毛來不及招呼阿狗，就竄了上去。

『太太把一個，老爺……』小毛順嘴喊。

這已不是原先的那一對，然而，也有些像：女的是紅嘴唇，男的是光光的頭髮，而且，而且那男的也是向小毛一橫，便挽着女人一直走。

『討厭！』

小毛這回可不放鬆，跟腳追上去，還故意特別把身子挨近那女人。

『太太把一個，』他叫得也特別急。

走了一段路，那太太真像有點纏不過來，嘴里咕嚕着，隨手從皮夾內撈出一個銅子，向脚下一丟。

『去！』

噹噹地，小毛的眼睛跟身子都隨着那個子兒滾。

跟在後面看住的阿狗，這時心內可禁不住熱刺刺起來了。他恨不得一手伸過去，即從那皮夾內撈出一個子兒來。他緊緊褲頭，趕上前，但當他正要伸手時，他的眼前一陣發光，從對面一部黑汽車內，正跳下一個黑東西，向他們這邊跑。

『巡捕！』他轉身就逃。

小毛剛抬起身，模模糊糊地正想也跟着跑，來不及，肩頭早被人抓住。

『癩三，跑到那里去！』

小毛沒有動，也沒有做聲，就這樣半走半賴地被巡捕提上了那黑洞的汽車。

汽車內，擠得滿滿的，連那缺嘴老太婆也在里面。他緊緊地握了一握手掌內那個子兒，想說什麼；忽然叭啦一聲，汽車動起來，他的腦袋內便什麼也消失了。

太陽已經落到了電杆脚下。

風俗

搶砲

李三郎

溫暖的春天帶來了故鄉底回憶，那似乎永遠不會消逝了的故事，時時刻刻地佔着我的腦袋。不錯，正在這個時候，南方的人們——愛鬥的人們，跟着這樣溫柔的天氣，比什麼時節還要熱鬧地滾着。尤其是年青人，每個都給燃燒着的火焰烙紅了身子，無論在什麼地方，只要有點兒機會給他們活動的話，身子就像失了官感了似地咆哮着。給那祖上，不！是老遠老遠的年代以前所劃定下來的永不會變動的風俗所驅使着，爲了宗教，爲了封建社會里所遺傳下來的制度，他們就得依從以前的例子把生命供獻舊社會了。

這就是我，不忘記的我們家鄉台山縣的一種可怕的風俗，那名稱是「搶砲」，顧名思義，牠是像戰場上相拚殺似的來鬥爭；看誰勝利就取得那所謂「砲」的神的偶像的牌子，爲了一定要用氣力來「搶」，會有不幸的犧牲，是不消說的事了。

我們的家鄉里「搶砲」是三年一度的，每隔三年，到了將要搶砲的時候，每一個族里都挑擇了無數的勇敢而壯健的年青的男子，從十五六歲到四五十歲。差不多，每一條村子里

都有五六十個當選的戰士，每一個族里總有百把條村子，全個族里的族數當在千數以上。那是指每一個廣闊的地方，那麼連毗地展開，譬如東北部有李黃陳譚等姓聚居的人們，那地方一定有幾個大族或小族，跟這樣情形展開下去，一個廣大的縣分里的大大小的族數多得會驚人的。就拏這個例子來說，每一族有五六百個或千個勇敢而壯健的漢子搖旗握棒地聚集在一個廣大的草場上來舉行這一次拚命的「搶砲」，那單就拏這些英勇的戰士來說，那總數可真會驚人的，何況還有幾十倍的旁觀或啦啦隊，救傷隊之類的人們——從小孩子到六七十歲的老頭子、女兒們、婦人們，也許可以說是聚雜了全縣的俊秀者，一時的合攏起來，那情形真熱鬧而且緊張的。

據說，中國人最愛顧及姓氏和宗族的。這確不錯，何況南方的地方的人們是給熱烈的火燄供養出來的，提到打架，殺、搶，只要有人贊助，或是宗教例子所允許的話，更會像老虎也似的咆哮起來，不過，我們也不能夠相信像胡適在香港演說過的一樣，『廣東是蠻野之邦，廣東人是蠻族之後』裔的一樣，南方人好鬥，總有着一種北方人所沒有的不怕死的精神，同時，在這兒，我們可以說到，中國人所以被指為散沙，永遠是這樣的。但爲了宗族而拚命，而自相殘殺，這不但南方人一樣而全中國是同樣的。

我們的家鄉里「搶砲」大都是在春季，有時也在秋季，總之是耕種下種前。據說，「搶砲」是宗族下一種光榮的舉動，同時又是表現了勝利的宗族的繁華和富厚的發展，一得到勝利，那就永遠地得到「天神」的保佑，得到種種神的方便，不怕旱、水災，不怕盜賊，不怕自家有慘劇的發生。總之，神就可以保護了家族的一切的。然而，失敗了的某一族呢？可不是沒有神的保護而致破產或萬端的不幸嗎？況且，砲只有一座，神之最高者只有一個，勝利的也只有一族，除了一族以外還有許多許多人，也許有千萬倍數以上，那末，他們不是會遭失敗而且不幸嗎？但是，一般人們却沒有想到這個，而且一般人也沒有想到失敗以後的滅亡。總之，這裡可以說只爲了光榮，爲了表示家族的偉大，簡單地說就是「虛榮」之所致，同時又是極端的殘忍的風俗所致的。

每到了「搶砲」的日子，每族就擁了無數的人們到固定的場所里去等候，路程遙遠的未天光就起程，帶了燒飯的器物在場上臨時燒飯來喫，從早上到下午，那兒就擁擠着抱着火鉢的人們。在未到場以前，各族的祠堂或神廟一定燒着香火，婦人們老是迷着眼睛地在唸唸有辭，那符咒似的祈禱，不外是祝望勝利，同時保佑自己的子姪安全。這也是一種責任，在婦人們的心里總是一樣不改變的。

可是，這「搶砲」的日子簡直是仇殺或格鬥的日子。譬如甲族和乙族是有仇怨的。往往在這個地方藉小故而格鬥起來，跟着，幫甲族的丙丁……等族和幫乙族的子丑……等族又加入陣圍，又從里面擴充開來，一下子就成了幾個大大的戰壘。正像世界各帝國主義者互相明爭暗奪完全沒有一點區別的，殺的殺、吵的吵、外面啦啦隊的助威的聲音、鑼鼓聲、笑聲、罵聲，一會兒就把廣闊的地面上佈滿了可怕的恐怖的空氣。初時由拳脚而至捧棍，由捧棍而至手槍和長槍，向天嚮槍，高興時可以向敵人開兩口槍，這情形，沒有一點兒像爲了宗教或風俗的，而是爲了強弱的相殘殺。同時，每族里都有一團兵丁到場助威。不過，開槍是常有，開槍殺人却不常見。但死人也是平常的事。就是不用槍彈殺人，那每族都是強壯的漢子，有些還特意到省城或外地去請了一大幫打手，所謂拳技師的人們到場來戰，就這樣，受重傷或死的當然不少，而殘廢或微傷的却大多數了。

打鬥的時候大都是在放了砲火以後，經過了一陣「搶砲」以後就打起來，無論那一次，打鬥是一定的事，傷死也是一定的事。

至于那些情形，在一般人的傳說里都是一樣。我不會每一次都到場去看。而且母親也不會給我去看。但有一次，那是十一歲的那一年，我知道搶砲的日子到了，便悄悄地偷了一把

銀子和銅子跟幾個小兄弟們逃去了。那地方是離我家二十里遠的一個姓黃的地方，靠近荒林大山的，一般都說那是野蠻的地方。的確，那不但山林重疊，而且人們也比其他的人們較為黑色或粗大的，令人們瞧見也會害怕起來。我們到了那地方的時候，當然要找到了自家族的人們，不然，亂撞亂跑的準會給「拐子佬」迷走，甚至給人們踏死的。那些事，我們小孩子們也會明白的。不過，到場外的時候，同族的長者和兵丁都禁止我們進去。沒法兒，只在遠處找到一個可以望得清楚的地方站着，那時，單就場面的緊張的空氣和人羣的擁擠已感到可怕了，何況又有殺人的棒棍和閃着光彩的槍和劍呢？不過，我們小孩子的心里也不感到什麼可怕，總之，那時的心理是描寫不到的。

大約里面做了一些什麼「神」的動作以後，跟着，在準備搶砲的人們的眼睛便醒亮地在注意自己的敵人，即是同樣來搶的別族人。所謂砲，那是舊社會里常常採用的，一個鐵的像燈塔一樣蹲着，內里壓着火藥，火一到馬上爆發起來，「隆」的一聲，所謂爆的東西就飛沖進天半空去，這時候底下的人們就把臉仰着天空，脚尖不知目的的跑動着來搶那跌下來的砲。那時，馬上就有人給壓到，一個一個地疊着。倘誰會搶到了，就準給別人打過來，幾百隻手和腳，像急雨一樣的給他嘗試，或者把他壓倒在地面，跟着，一個一個地，地面上會變

了會動的高高的山墳，那時，不但聲音的吵雜，鑼鼓的響耳欲聾，而一般的戰士們也忘記了自己的生命似的，棒棍齊來，只見不是自家人就亂七八糟的打起來，有些聰明的搶砲手，一接着砲就會把牠飛到自己族里的地方去，倘如自己族人守門得宜，外族就不敢再來搶的。況且有手槍作後台呢。不過，無論如何，砲定歸給某族以後，就知道某某的死傷了。那時有人罵、有人哭、有人笑；倘如有什麼仇怨或發生了什麼事的話，馬上又跟着做一次劇烈的打鬥，這次損失更要厲害的。不過，打死人是沒有罪的，當然也不會跟據什麼法律來解決，而是族與族之間的交涉吧了。其實，「神」的偶像存在便什麼都不成問題了。

那時，我看得出神而且害怕地跟着張慌的人們逃開。實在，那時我感到興奮的，只是當死字閃動在眼前的時候，也不知不覺地悲哀起來了。

勝利的族便抬了神牌回族去，炮竹的響聲又跟着佔了靜靜的農村。不過，勝利的族却要捐出一千元以上的金額，那是風俗上的定例，至于牠的用途，我不大清楚。而且，勝利的族氏還要請了多少馬隊，請了多少美女，歌班到鄉來祭祠與遊行——那是慶祝勝利與得到「神」的保佑。

然而，每一次「搶砲」，耗消了這麼多的錢和人命，結果就是那麼樣，什麼都沒有存在的了。

家鄉是離開了許久了，關於那個不知道現在還是一樣不？不過，南方正在提倡復古的時候，這種風俗該不會壓制而該贊助的，況且，訓練出自己的民族來表現中國的偉大那也是應該的？

(太白二卷五期)

再醮風俗

巖濟寬

在沒有沾到新文化的鄱陽，一個死了丈夫的女人，不論她怎樣年輕，都是不應該再嫁的。原因很簡單，『烈女不事二夫，』事了二夫的，就不是烈女，那還有誰看得起她？

禮教雖是這樣，但是，有些女人，因為全靠丈夫賣氣力而吃飯的，丈夫一死，自己不能過活，有心要做烈女，也做不過去；祇好甘冒大不韙，去再嫁一個丈夫，找個終身之靠。她們不找終身之靠則已，要找終身之靠，那社會的制裁，實在是太殘酷而令人難受了。

比方，林家嫂死了丈夫，只要到了『七七』之后，專門以作合爲職業的媒婆知道，就問上門來，套套口氣。她會說，不嫁人，生活是怎樣怎樣的危險，嫁了人，就會如何如何的幸福，慢慢地她再講到某個男子漢是怎樣好的性情，爲人是如何的忠厚，說得甜子蜜流，硬會使得林家嫂非即刻嫁去不可。但是這種的說合，不是和閨女找人家樣，冠冕堂皇的，這是偷

偷摸摸，不能上台盤的事。假如你在談這些話，人家聽到，會側目而視，掩耳而過的。

事情說好了，日子定妥了，往往外面還沒有什麼人知道。就是到了出門的那一天，也是冷冷靜靜的，一點聲息也沒有。不但如此，並且她的門口，來往的行人都會稀起來，那一個附近的周圍，佈滿了清靜淒涼的空氣：男家來接的，只有幾個人，和一乘獨輪土車子，既不敲鑼鼓，也不放爆竹，一點表示也沒有。在中午的時分到了女家，他們在那里只吃一頓家常便飯，在吃飯的時候，把禮金交個清楚明白，飯後，他們就準備把女人一車推去。

在女人要出門的時候，家人就要上前去，嚴詞厲色地囑咐她不准回頭，如果回了頭，那個女人是要挨打的。換一句話說，她如想到死了的丈夫，也只能在心里想想，却不可以回頭來看看丈夫生前的住屋。出門時，門是半開的，要側着身子出來，出來之後，總有幾個年富力強的後生，在後面監視她的行動，第一點就是不准她回頭，因為她回了頭，對於男家是不吉利的。

她那時穿的衣服，是雙料的，里面是紅的吉服，外面是白的孝服，頭上也披麻戴孝，鞋子也是紅鞋上加白鞋，一扭一捏地哭死八臉地出去。大概走到離村的一個山上，或是一個十字路口上，早就預備了人在那兒，燒起一堆包（即紙錢）來，在火焰高張的時分，這個可憐

的女人，就放聲大哭，然後一股勁地跳過去，跳過去之後，就要收斂哭容，千萬要記着，她是新娘子了。這叫做跳火坑。這裡還有一個關鍵要特別說到的，就是在跳的一剎那，要將全身的孝服同時一起脫下，不要帶了過去，如果帶了過去，即使一隻小白鞋子，那個男家一定不高興的。要是沒有什麼不吉的事倒好，設若是湊巧打破了一個碗，或是死了一隻雞，那人家就會說這個女人是帶七煞的，從此，她會遭一切人的鄙視，永無出頭之日。

假使她跳得很好，一點東西也沒有帶過去。同時，收起哭相改做笑容，蠻像一個新娘子的神情，男家自然歡喜了。不過，再醮的女人，是薄命人，有許多地方和場合，是不准她到的。要是她識相的話，自動地不去，那倒還好，要不，就要受盡了人家的侮辱。好比，村里有一個年輕的女孩子，定了人家，那男家是要送花紅首飾和禮金來的，這叫做過禮。當送來之後，照例是要請人看看的，就是鄉下的婦女們，不論老少，也個個都喜歡去飽飽眼福，因為那里一定有許多花樣翻新的首飾，在鄉下是看不到的。要是再醮之婦，就只好坐在房里，暗暗地自嘆命薄，享不着這種權利。

禮教下的婦女們，是多麼的不幸啊！

讀 後

庚子事變在小說上的反映

阿 英

清末義和團失敗以後，曾有人作義和團與中國之關係一文，指出義和團的活動，在中國革命史上的意義，收在當時祕密發行的冊子黃帝魂里，此文說明義和團的產生，實為各國及教民在中國橫行的反應。他們不斷的欺壓，使『有國民之責任者，莫不勃然奮發，攘臂興起，思建獨立旗而擊自由鐘』，是在這樣的條件上結合起來。他們『唱滅洋之議，率無學之徒，視死如歸，搖動世界，屠外使，火教堂，毀公署，折鐵道，動天下之兵，寒列強之胆。雖巨礮如雨，堅船如雲，而猶苦戰經時，前仆後起。直至滿酋走，政府傾，北京破，然亦雅不欲罷，出死力以持之。夫義和團豈不知寡不可敵衆，弱不可敵強哉？然出於愛國之心，忍無可忍，故悍然冒萬死，出萬難，以一敵八，冀國民之有排外自立之一日耳。而謂二三民賊，假神託鬼，所能使之履險如夷，置生死於不顧乎？』這是當時對義和團最進步的理解。革命黨人對於義和團的態度，於此可以見之。而義和團運動的意義，也正確的表露無遺，誠

是『雖未達滅洋之目的，而亦開歷史之奇觀』。

這一運動對於中國的影響極大，暴露了清室的不足與圖治，促醒了很多的『有識者』走向改革，參加革命，也抓破了各國文明的假面。這祇要看繼庚子事變而產生之大量刊物，也就能以知道大家在那時是如何的希望中國日臻於獨立與富強。在文藝方面的反映也是一樣。李伯元首先作庚子國變彈詞於繁華報，以喚醒國人。繼之就有雜誌新小說、繡像小說、新新小說、月月小說、小說林等的產生。散見於日報上的著作，更是衆多。察其內容，都是攻擊當時政治的黑暗，官僚的媚外，希望新的世界胎生。詩歌方面最爲豐富，其次則爲小說。不過舊詩歌究竟是『非大衆』的東西，所以影響只限於智識階級，不若小說流傳之廣而且遠，而文言小說又不如白話小說。此時期之最大詩人爲黃公度（遵憲），人境廬詩草頗留了不少關於庚子的詩。新民叢報，新小說所刊者也都是些可作代表的佳品。這一方面，將來當另著錄，此地祇想說一說在小說方面的情形。

記庚子事變的小說，最主要的有憂患餘生的鄰女語。蔣瑞藻小說考證續編引清代軼聞語云：『鄰女語一書，記庚子國變事頗詳確，文筆清雋可喜，實近日歷史小說之別開生面者。惟十數回後，久未續成，坊間亦未易尋覓，詢之書賈，多不知是書名矣。』我之知有鄰女語

蓋始於此。按此書最初載李伯元主編繡像小說癸卯（一九〇三）卷與甲辰（一九〇四）卷，刊十二回即中斷。民國二年（一九一〇）由商務印行單本，亦已絕版。書中記兩宮西巡後的北上沿途情形，可與吳研人恨海記南下作一對比，文字確是『清雋』。

鄰女語內容，是寫一個有志青年，憤於聯軍入京，北方大局糜爛，想努力於救濟，變賣了家產，僱一僕由陸路北上，書中即寫其沿途見聞，很遺憾，當寫到快抵達天津時，竟捺下少年，用六回書連寫兩個官僚在事變期間的『話柄』，破壞了全書的統一性。可以用一個實證，即是此書前六回，用的是吳研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寫作方法，用『我』作了線索，處處與主人公有不可分的連繫，後六回是另起爐灶，用李伯元官場現形記的手法，完全拋開主人公，各自起迄的寫『話柄』。因此形成了絕對的不調和。如果能不中途變更計劃，依照前六回的方法寫下去，那真將成爲一部了不起的著作。所以這部小說，實際是祇有前六回有它的光耀的。至於憂患餘生以着怎樣的態度與情懷，從事於這部小說的寫作，透過第一回的引首，可以看得出來：

何事風塵莽莽？可憐世界花花！昔時富貴帝王家，祇贖殘磚破瓦！

滿目故宮禾黍，傷心邊塞琵琶！隨堤一道晚歸鴉，多少興亡閒話。

主人公金堅（不磨）所通過的路程，是從鎮江出發到清江浦，由那里的東大道，經王家營，入山東的境界。然後到郟城、沂州、蒙陰、新泰、泰安、達濟南。再由濟南到天津。所敘的事情，以兵馬倉皇的混亂情形爲主線，以民間所受官吏的迫害及其他疾苦副之，也有一兩段是無意義的插話。金不磨在作者的筆下，是一位個人主義的英雄。

最優秀的部分，是寫沿路所遇着的逃難的京官，騷擾搶劫的士兵，於一副逃難圖中，活畫出清室已達到非覆滅不可的程度，指出這一班人物出京的時候，是懦弱得不堪，但一到南方，馬上就換了樣子，在船上掛起『大人』『正堂』的旗幟，『打着京撇子』罵人，要送人『到衙門』，及至聽到所停泊的地點仍是『租界』，却又『噤若寒蟬』了。看不磨生在清江浦所遇到的，是怎樣的一番景象：

只見那游勇潰兵，如排山倒海而來，背大旗的背大旗，背槍的背槍，抬缸灶的抬缸灶；……又見來了一大隊兵勇，穿着總統江蘇全省勤王親兵隊號褂，簇擁着無數坐二轎的，坐四轎的，坐八轎的官轎，忽忽而來。不磨不覺大驚，以爲江蘇勤王兵打了敗仗。……那曉得就近一看，那坐八轎的，却是一個個美貌妖嬈，香氣噴溢，彷彿上海灘上的女信人一樣。坐四轎的，不是雛鸞鴉婢，卽是半老徐娘，個個在轎子里嬉皮着臉，向路人微

笑。那坐二轎的，到是一班尖頭小耳，俗氣滿面男子漢，好像是二太爺三小子的模樣。不磨甚爲詫異。仔細打聽，……是江蘇浙江湖南三省大員，在京里逃出來的官眷，……在河南邊界，恐怕路上出事，向統領借來的。

所謂『勤王兵』的作用在此，只是護送官眷而已。不但如此，他們一路逃難，還要一路的『打把勢』。看東光縣伺候南下催餉的欽差，誰也想不到是在亂世。沿途所遇到的軍隊，毫無『衛國之心』，只會『燒殺淫擄』，使民衆受害無窮，行旅爲之裹足。因此，不磨遇到的老尼，竟甘脆的說：『我們做百姓，知道甚麼是官兵，甚麼是長毛，只要不殺我們，就是好人！』其憤慨之情，溢於言外。第二回寫這一方面的事居多，第六回寫走到山東境界磨生目擊了梅統領的政績，那是：

已到東光縣城地界，只見樹林子里面，掛了無數人頭，老的少的、男的女的、胖的瘦的、有開眼睛的、有閉眼睛的、有有頭髮的、有無頭髮的、有臍着空骷髏的、有陷了眼睛眶子的、高高下下、大大小小，都掛在樹林子上，沒有一株樹上沒有掛人頭，沒有一顆人頭上沒有紅布包頭，沒有一個紅布包頭上沒有『佛』字……這樹林子約摸有十里方圓，卻無處不是人頭。

這是怎麼殘暴酷虐的場面！誰還能相信這是人間！據說所以要這樣做，「一則是警戒百姓的意思，一則是曉諭洋兵的意思，」告訴他們山東並不反對他們的。大概山東袁世凱殺義和團，和山西毓賢殺外國教士，和各國在天津放綠氣砲，可說是當時『異曲同工』的『三絕』，最深刻的獸性的暴露。看鄰女語如何寫城破後的天津罷：

洋兵既破天津城池，北洋大臣早已不知去向，惟見各城守城的兵丁，個個死在城上，依然手托快鎗，立而不仆，怒目外向，大有滅此朝食之意，洋兵看了，不覺大驚。……當由各國代為收屍，埋在一處，封為一大京觀，至今天津城外有個小山，即是掩埋此輩之處。

這和庚子國變彈詞等書所記，是無差異的。而事後沿途的情形，也就可想見了。在這以外的民衆痛苦，六回書里，也寫得不少。其情形，真是所謂『滿目中皆現一種淒涼之色』。不磨生：「惟見土階茅茨，塵沙橫飛，赤地如燒，飢民菜色，從無一耕穫之鄉，男女老幼，相率跪於道旁，一見着南來過客，即相與伸手乞食。」到了山東，更是遍地死屍，裸臥雪中，連緊身的衣服，都被同輩剝去。這裡，作者借一鄰女之語，暴露了賑濟官員的黑暗，真令人髮指；這敘述佔了二回書的地位，不啻老杜的一篇石壕吏。作者又借在平旅店的妓女之

歌，以發洩北方民衆的痛苦，其實施諸當時的南方，又何嘗不是如此？

戎馬匆匆，戎馬匆匆，旌旗閃爍龍蛇動。大家翹首望天公，問道：天呀！你怎的還是這般朦朧？萬民嗟怨，捋袖空空，風塵鞅掌，奔走西東！更不見誰是赤龍種，只聽說風潮處處洶！但任着這般老邁龍鍾，顛倒播弄，弄得這乾坤黑暗，日月昏蒙！更有一般無識小兒童，癡人呆漢同說夢，披髮徜徉類病瘋，只可憐蒼生路路窮！哭不盡的唐衢慟，眼見着這山河血染紅！

鄰女語除後六回所敘的兩個『話柄』而外，其精彩優勝處，大抵如此。寫清江浦的情形，寫旅店關於賑災的哀訴，寫山東民間的痛苦，都極真實，筆力亦清雋動人。描摹北方人物，則以第三回寫王家營一個賣馬的爲最好，寫出了一種强悍的英雄的性格。寫清江浦老尼亦不差。書名所以叫做鄰女語，是除不磨所目見的事實外，大都出自各地女性的報告，如聽隔板尼姑的談話，隔壁女性的悲唱，鄰店女東的怕賑災大員的小語等等。

吳研人小說寫庚子事變的有恨海，部分涉及的有新石頭記。恨海是寫兩性關係的『寫情小說』，以自北而南的逃難出京作爲了故事的背景。憂患餘生鄰女語寫北方，令人有『風沙

茫茫』之感，吳研人恨海所寫，一樣是非身歷者不能道隻字。他寫到達天津途中的混亂，有如鄰女語中之清江浦。

恨海的故事是：一個廣東的京官陳戟臨有兩個兒子，大的伯和，聘定同居張家的女兒棣華；小的仲藹，聘定同居王家的女兒娟娟。後來『拳匪』之亂，陳戟臨一家被殺；伯和因護送張氏母女出京，中途衝散；仲藹逃難出京。伯和在路上發了一筆橫財，就狂嫖闊賭，吃上了鴉片烟，後來淪落做了叫化子。張家把他訪着，領回家養活；伯和不肯戒烟，負氣出門，仍病死在一個小烟館里。伯和死後，棣華就出家做尼姑去了。仲藹到南方，訪尋王家，竟不知下落；他立志不娶，等候娟娟！後來在席上遇見娟娟，原來他已做了妓女了。（胡適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

書中主要的，是寫伯和與棣華母女衝散，棣華一路奉母南下，經過種種的艱苦，母親因驚嚇致病死在途中的情形。就在這過程中，吳研人不斷的寫了庚子事變聯軍入京後的南來途中狀況最顯出混亂情景的，是寫棣華母女和李富（僕人）雇船到山東德州，路經天津附近的時候：

是夜就在西大灣子停泊過宿，次日起身開行。誰知這裡停泊的船，盈千累萬，舳舻相

接，竟把河道塞住了，不得過去，船戶百般爲難，在乘船縫里鑽行，從日出時忙到日入，走不到三里路，只得停住。這還是幸得船小，才有縫可鑽，若是船大了些，竟是寸步難移的了。到半夜，恰值潮水漲了，船戶又起來覓縫鑽行，只走了半里多路，又續被大船擋住，只得泊了。如此一連三天，不得過去。

後來到了靜海，情形是更甚於此：『誰知避難的船，比西大灣子更多，一望無際，都是帆檣，仍舊在船縫里鑽過去。爭奈此處河道甚窄，竟有終日不能移動一步的時候。』水路上的混亂與難行，可以想見。在西大灣子的第三天，作者又藉着機會寫了天津的大火：

棣華出到船頭，站起來，抬頭一看，這一驚非同小可！只見遠遠的起了六七個火頭，照得滿天通紅，直逼到船上的人臉上也有了火光影子。人聲嘈雜之中，還隱隱聽得遠遠哭喊之聲，不由得心頭小鹿亂撞。忙問李富：『是那里走水？』李富道：『還不得確實消息。聽說是七八處教堂同時起火，都是義和團幹的事。』棣華再抬頭望時，只見岸上樹林中的鴉鵲之類，都被火光驚起，滿天飛舞，火光之中，歷歷可數。天上月亮，映的也變了般紅之色。

至於一路上的虛驚、謠言、恐怖、槍聲、搶劫、義和團、外國兵，也都是應寫盡寫了。

無往而不反映了一種亂世的狀態。又藉伯和在天津候棧華，寫了一些天津城破後的情形；藉仲藹寫了北京。因為恨海不是正面的寫庚子事變，所有的祇是這樣的鳥瞰，在素材方面，是沒有鄰女語的豐富，然而，也儘夠看到當時情形的一班了。

新石頭記四卷四十回，其第二卷前半，寫庚子事變前後的北京情形，指摘義和團處甚多，尤極寫在聯軍入京後一部分團民如何的媚外求生。事實大體根據當時的報紙，描寫沒有什麼着力的地方。如寫那時的北京：「每一出去，便看見那些人奴顏卑膝的跪着迎接洋兵，大有箠食壺漿以迎王師之概。遇了洋兵歡喜的時候，便一直走過了，不去理會他，碰了他們生氣時，反嫌他跪着礙路，不是一拳，就是一腳，那被打的倒反笑臉相迎。」不過如此而已，吳研人在寫庚子事變上，是沒有得到像憂患餘生鄰女語那樣的成功。在對義和團的態度上，吳研人是祇有憎惡，憂患餘生對他們，却從智識的缺陷上予以憐憫。

林紓（琴南）關於庚子事變的著作，蜀鵲啼傳奇外，有小說京華碧血錄，這是以敘述庚子事變為主，用兩性關係貫串全部事實的小說。此書作於清室覆滅後，故態度是很明白的表現出來，他把責任歸之於慈禧及一班利用拳民的王公大臣。李伯元要使慈禧負這一回責任，

是用很巧妙的方法，從側面襯托暗示，藉洋兵與太監關於光緒的話以傳達。到林琴南寫京華碧血錄，是已沒有了如此的拘束。京華碧血錄，即捨開文學的關係，也是一部很豐富的史料。如他寫義和團的成長：

是夜，張德成入都，開正陽門，以肩輿入大內。親貴諸人，爭膜拜於輦道間，張德成傲然過其車。張德成者，老團也。初起自山東曹州，名曰義士黨，專以仇殺洋人與教民爲報國。其兵器有刀槊而無火炮。初起，名曰大刀會。自清廷有辦團之詔旨，乃改名曰義合團，又名義和團。豎旗曰：『替天行道』；又曰：『助清滅洋』。繫以紅巾，內藏符籙，或有黃巾者。間有紅披掛而黑巾者，名曰黑團，則黃紅二種人皆側媚無敢抗禮。咸曰『此種人大有神通。』每人自四十歲以下，十歲以上，各抱大刀，露其刃，繫以紅布，遨遊市肆間。其詐人之術，以發火爲長技。……自衛能避槍礮，或以利劍自斫其支幹，不能斷，亦不見血。……選擇淨地爲壇坫，名之曰『團』，立大師兄一人主之。人必茹素，禁不得犯婦人，不得擄財物。……見洋樓則燬，呼洋人曰『大毛子』，教民曰『二毛子』，突前取其頭顱，卽遇槍砲，亦不之避。……日噉三白之飯，夜則席地臥，以苦行自勵。其能避槍礮者，名曰『金鐘罩』。又取十八歲以下，至十二歲以上之閏

女，衣履悉紅，手紅巾，提小紅燈，名曰『紅燈罩』。……總旗或畫『乾』卦，或畫『坎』卦，八卦弗全，惟『坎』卦最夥，即嘉慶時之八卦教也。

這不啻是一篇義和團小史。對於義和團，林紓所採取的，完全是一種憎惡的態度。於其法術，則逐一拆穿其僞，於其人物，則時時加以諷化。此於其描寫黃蓮聖母到天津一段里，即可以看到。第二十六章云：

明日，黃蓮聖母至津，直督頂禮如禮張德成。聖母年三十許，龍袞莊嚴，傲然徑入，衆皆譁駭，稱爲仙真。時某末弁侍側，少年也，善浪遊，竊告人曰：『此吾所善倡也。數月之間，何由證仙如此之迅？』然無學，卒不悟其詐，亦隨人拜跪墜下。直督問天津休咎，聖母曰：『天津不要緊也！』聲如梨園中旦角，尙有數語亦均效旦角所言者言之，醜態百出。

京華碧血錄，雖經作者渲染，史料殊多，義和團的本體，事變的全部經過，生靈的塗炭，聯軍的殘酷，均無一不涉及，且記之甚詳。不過此書雖稱完備的作品，其影響却遠不如鄰女語、恨海入人之深，因爲這一類的文言，能傳遍智識階級層，已是影響最廣大的，作爲大衆的讀物，事實上是辦不到也是不可能。

曾樸作孽海花六十回，在清末，祇完成第二十四回。此書用傅彩雲與金雲卿做貫串史料的線索，寫晚清三十年的社會。民國十六年（一九二七），又續作六回，完成半部，但仍未做到庚子初刊有全書回目，寫義和團凡十三回，改訂本並此目也刪掉了。在這里，依據初刊本（一九〇五），把這十幾回回目保存下來，以見預擬內容的一班：

大義滅親善男女冤受無情棒；

妖言惑衆小王公狂揮排外旂。

黃蓮母升座總督堂；

紅燈孃鬥法親王府。

破津門聯軍歌得寶；

朝便殿矯詔殺同僚。

豆粥素衣淒涼西狩；

丹心碧血慘澹南雲。

教育有效太守代槍；

羅織無遺疆臣設網。

三督保南天申江定約；

一身當北道山左屯兵。

夜宿鑾儀曹夢蘭從頭溫舊夢；

私投歐幕沈愚溪借手殺羣愚。

片語保鄉閩二爺仗義；

個臣投艱鉅八國協商。

替嬌娃代還風流債；

參酷吏聊快士類心。

駝路屍尙書受辱；

遇夜盜侍郎吃驚。

贈瓊瑤英雄悵歸國；

下綸綽典禮飾迎鑾。

學西語校書行作女校師；

陸東交使臣通謁公使婦。

賞寶星陪臣叨異數！

贖玉璫胡賈索鉅金。

這是原定的第三十四回至四十六回，是寫庚子事變的全面，惜乎終未寫成，真是遺憾，現在是祇能就此以略其見內容了。這可以說是庚子事變小說當時之在計劃中的。

又有署長廬居士的，在杭州白話報上作救劫傳十二回，演述義和團事，從和海外通商，一直寫到辛丑條約完成。對義和團責難備至，對帝國主義所施與之殘暴，則一筆不及。文筆也很拙劣。（已另有記，載太白）此外晚清小說之涉及此番事變，我所見到的，有宦海升沉（黃小配作，香港實報刊），冷眼觀（八寶王郎作，小說林），痴人說夢記（旅生作，繡像小說）等。民國十三年，有吳公雄義和團演義十六回印行，所搜材料，雖較前此各種為豐富，但並無特殊成果，見解亦甚舊。傳奇方面，有林紓蜀鵲啼，敘杭州拳亂時，吳德繡為亂民所殺事。陳季衡武陵春，寫庚子事變始末，鄭振鐸先生已別有記（中國文學論集敘拳亂的兩部傳奇）。京戲有團匪魁（新小說）一種，諷刺當時官僚，極見辛辣。筆記最多，不下千百種，

如平等閣筆記等，固已膾炙人口，還有一種，流傳很少，不爲人注意，而實有極重要資料的，那是鄒渭三（亦風）凌登岳（子亭）的榆關紀事。這是專寫榆關在庚子事變期間的事，分爲拳匪篇，聯軍篇（二卷），馬賊篇三部分。這里有在任何筆記里所看不到的事實，就是那時期的聯軍內部矛盾的暴露。聯軍既得北京，深恐津沽海凍，即思預估榆關，以爲後路，因爲秦皇島即凍，仍可行船。而俄人更想得此，以直接的與本國建立交通關係。所以未得號令，即拔隊向榆關開發。其他各國既得知，亦立派軍艦搶先，由水路抵達。書中寫此一幕道：

英差官禧在明同兵官古德帶兵由南海掛中國龍旗並免戰白旗，且打旗語致炮台，謂登岸議事。炮台答旗語問人數。復答僅十六人，炮台答無軍械即可。……禧君果令十六人棄艦登岸。……問來關何爲？據稱：『我雖英官，奉六國統帥命前來。因聞俄人由白塘據唐山，欲佔關內鐵路，直達東三省。如欲聯俄，各國皆不問，倘有意保全要隘，可將鐵路暫交英國。』大令（指縣令張堯領）曰：『……俄人已至安山，電報飛傳，百般威脅，火車若來，片刻立至。……』禧君曰：『若明日再緩一天，各國兵必可均至，俄國雖大復何懼哉？』……事爲俄人所覺，電稟俄帥，俄帥怒，竟令前隊趕速開車赴關，幸至留守營，見英旗不敢驟駛，延至三更後始到，時車站練勇與英隊皆不敢睡。即禧古二

君，亦徹夜梭巡，不稍息。

這是何等清晰的帝國主義矛盾圖！這一回，各國因要得榆關以防俄，接受了榆關令的一些條件，榆關得不大遭糜爛，正是他們『內在矛盾的賜予』！像這樣的事，定然時時發生於聯軍的內部，很奇怪，大多數的筆記作者，竟不注意及此。又有燕京刼華記（新小說）一種，雖所錄不多，却皆關重要，鈔其非國民一則於此：

自聯軍入京以來，王公大臣以至士庶，媚外之情形，有真出乎意外者。當京師初破之際，簞食壺漿，焚香頂禮，爲保產業衛妻子計，誠已無奈。殆事已大定，媚茲六國之風，日盛月熾。余親見大員某某者，與使館之興臺賤役剃師等相交甚密，親若兄弟，通財營商互相借重。往往於劇場酒肆稠人廣座中，見必高呼以相招，緊握手高至肩，抖擻七八九十下，或西音，或東音，呼好好不已。得意洋洋，以矜其同儕。通慶吊，見妻女，歌舞交歡，觥鳥交錯，眷屬樂之，親友羨之，政府奇之，號維新者是之，號守舊者不敢非之。……震之如雷霆，仰之如帝天，蓋自宮廷閣院以至閭閻，莫不如斯。嗚呼！

海外之所重者『國民』，京師之所重者，『非國民』！

當時吳研人作長篇小說痛史，藉南宋史事，痛罵媚外者流，不爲無因。燕市酒徒燕市新

樂府有二毛子，洋大人兩篇，痛詆此輩，亦淋漓盡致，均載新小說彈詞有李伯元庚子國變彈詞四十卷，在庚子事變文學中，是成就最大的，於南北各方事實均兼顧並及，拙稿晚清小說史和重刊庚子國變彈詞序都曾詳論。時調小曲，也頗有一些，如繡像小說等所載，均不見佳。庚子事變在文學上的反映，大略如此。倖大事變，而成就如斯，且無一能正確說明義和團者，真可慨歎！我很希望此文之出，能引起創作家的注意，產生紀念此偉大事變的巨製，以補過去的闕典。

附鄰女語回目

第一回 棄國狂奔倉皇南走

毀家紓難慷慨北行

第二回 清江浦逃兵佔作逍遙地

銀河宮老尼演說亂離情

第三回 美人擁兵豪僕醜裝官樣架

壯士贈馬書生神勇俗人驚

第四回 韓家垣美人枉送命

蒲臺縣災戶哭求糧

第五回 濟南道中鵝鵝成列

在平道上鶯燕悲歌

第六回 小民何辜十里荒林懸首級

長宮不幸運朝公署苦逢迎

第七回 居庸關劉提督奏捷報

張家口沈道台賺敵兵

第八回 逃都統重入張家口

廢道員二賺德國兵

第九回 沈道台三賺德統帥

鄭監司駢首太原城

第十回 北洋大臣拜師兄

黃蓮聖母遣神將

第十一回 董二姑劉三姑脫離虎口

布政使按察使迎拜馬頭

第十二回 權臣構禍殺三忠

罪魁偷生難一死

(文學五卷二期)

錶

L 班台萊耶夫作 魯迅譯(一九三五年七月出版)

錶底主題是一個過着放浪生活的浮浪兒成長爲一個愛好知識，熱心勞動，對生活能生起真實感應的健康孩子的經過。是從現實生活里取來的題材，然而却被叫做「童話」，寫給兒童們看的，這就和到現在爲止被介紹過來的(這裏且不說創作)兒童文學截然不同了。

在這以前被介紹過來的兒童文學底絕對大多數里面，我們看得出什麼主要的特徵呢？第

孟林

一，作家們把所謂「兒童」完全看成了一種抽象的概念，好像生殖器崇拜教底傳統觀念把處女看成神聖一樣，他們把兒童當作了神祕的存在。他們以為兒童是完全處在一個超現實的世界里面，祇是和幻影神遊，所以在他們為兒童寫的作品里出現的不是美麗的公主就是漂亮的王子，再不然就是能夠征服一切妖魔鬼怪的萬能的英雄。

第二，和上面所說的相反，一部份作家想把兒童屈伏在特定的道德世界里面，勉強他們祇是被動地接受教義，完全追隨作者底主觀希望。最明顯的例子是托爾斯太底童話，部份地說，愛的教育也是屬於這一類的。

兒童文學里面的這現象自然有它們底根源，但我在這里只想指出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作者們都把兒童當作一種抽象的東西，不會生動地和現實生活底糾葛發生感應。這雖然是把兒童底精神活動和現實生活絕緣，但實際上那些「超」現實的作品，內容依然是某種現實要求底反映，不過是在「天真」的笑聲中把兒童送進了有毒的認識里面罷了。

鑲底主人公彼蒂加是一個浮浪兒，被捉住送到少年教養院里去了。在去教養院之前，他在警察局拘留所里從一個酒醉的市民那兒攫取了一隻鐵，他熱烈地希望着拿着這隻鐵逃走，

換一筆錢來過一番海闊天空的放浪生活。這個逃走低計畫在路上沒有成功，他只好希望進了教養院以後再圖實現。但在教養院里，這計畫也不容易做到；因為那隻餓鬧了一些有趣的波折，他只好一天一天地住下。這中間，他漸漸地對求知的活動感到了興趣，在勞動里面體味到了快感，這興趣這快感終於消化了他底想逃走的慾望，養成了在人與人之間應有的健康的心理。湊巧碰到了一個偶然的機會，慌亂地把那隻無法處置的餓歸還原主了。

浮浪兒，這是一個具體的兒童，舊社會和變亂時期所留下的瘡痍之一；放浪習性底脫除和蛻變，被描寫在這里的是一個真實的過程，因為它帶着情勢底推激和感情底波動。這是餓底對於傳統兒童文學的最有力的反抗，也就是餓底最基本的特色了。

我們可以舉出主人公彼蒂加對於餓的感情變遷做例子。

他最初得到了餓的時候：

『哈！』他想。『好運道！』

他放開拳頭，看着餓。太陽在窗格子外面的晴天上放光，餓在他手裏發亮。他呵一口氣，金就昏了。他用袖子一擦，就又發亮。彼蒂加也發亮了：

『聰明人是什麼都對的。一切壞事情也有牠的好處。現在我抓了這東西在這里。這

樣的東西，隨便那一個舊貨店都肯給我五十盧布的。什麼？五十？還要多……」

他簡直發昏了。他做起種種的夢來……（八頁）

當他被帶到警察局長底面前，幾乎要被搜查的時候：

他悄悄的用一個指頭去觸一下褲子的袋子。有一點東西在那里動，有一點東西在那里跳，好像一顆活的心臟，或是活的掙着的魚兒，這就是錢。（二二頁）

進了教養院以後就要到衛生課去洗澡換衣服，這時候他底錢幾乎被發覺了，但他用了些狡計，鬧了一通笑話，終於拿回了它：

彼蒂加就走到浴布那里去。一點不錯！錢就躺在那下面。彼蒂加拿起牠，擦乾了，狂喜的看着。金好像太陽一般的在發光……他感動地把這太陽塞在嶄新的公家的褲袋里……（三三頁）

於是把它埋在園中底曠地里，但恰巧給教養院搬來預備過冬的木頭壓住了。他只好等着，但這中間他經過了一些事故，心情起了變化，對於生活的興味也起了變化。所以當他能夠重新把錢掘起的時候：

他坐在迴廊裏一個窗台上。定了神，打開那布片。

經過了很久的時光，金子却依然沒有鏽。恰如那時一樣，一般地在他的手裏發光。然而他覺得這錶變小了。變輕了……很輕……奇怪。

他在思索，驚奇。

他把錶放在耳朵邊。沒有聲響。他開開了錶蓋。不走了。

指針停在八點二十分前的地方。

這更奇怪了。

『這怎麼能呢？』他想。『經過這麼多的時光，過了一整年了，這錶却還走不到一點鐘麼？』

太陽忽然射進玻璃來。他吃了一驚把錶塞在袋子裏。

牠却一下子變得重了。牠墜下袋子去，還貼着他的腿。……（九〇頁）

彼蒂加然而沒有逃。不逃了……去年的夏天他也曾夢想過。但現在，現在是完全兩樣了。

在他頭裏的，現在已經是別樣的東西。這至多不過使他覺得奇怪：逃走麼？爲什麼呀？那里去呢？

然而錶是在的。他到底真的得到該死的寶貝了。

這總得定一個總局。

他天天把錶裝在袋子裏，不住的在思索：怎麼辦呢？

他想索性拋掉牠。但這太糟場了。還給庫兌耶爾罷？但他住在那裏呢？再也看不見他。好像消在土裏了。

各種的思想在苦惱他，而袋子裏是裝着這討壓的傢伙。（九一頁）

這是非常「深入淺出」的刻畫，神氣活現地如在目前，不僅僅使讀者知道這個故事，而且還能夠使讀者感覺到那內容底顫動。其他像彼蒂加對於錶主人庫兌耶爾的態度底變遷，對於壓住了他那隻錶的木頭的感情底變遷，對於書籍的感情底變遷，都是在合理的條件下面展開的心理狀態，自然而然地使讀者沉入了作品裏面。

把兒童看做也是現實生活底參加，把兒童底精神活動看做一方面也是和現實生活糾葛的交涉，這是產生錶這種兒童文學的創作態度，也就決定了錶這一類的「童話」不得不是反映了生活真實的藝術品。大人看了非常有趣，那原因就在這裏。

然而，作爲『童話』，作爲兒童文學，錶底特色在什麼地方呢？

第一，故事底結構非常明瞭而且有趣。彼蒂加在拘留所裏攪得的錶，到教養院去之前應該是會被搜出的，但這時候出現的警察却是一個『寬兄』，滑過了。在到教養院去的路上，這位『寬兄』使彼蒂加得到了逃走的机会，但彼蒂加底錶却掉在開始逃走的那地方，等到跑轉來找到的時候，又和那位『寬兄』警察碰住了。在教養院底衛生課裏，錶應該是無法收藏的，但他用詭計騙過了，於是埋在地下，又碰巧給木頭壓住了。夜裏偷着起來翻木頭，害病，搬木頭，弄假成真地做經濟事務負責者……後來終於得到了錶，但那時候他不但對它感到歡喜，反而覺得是一個累墜，運氣使他有機會交回了原主人底女孩子。

這情節是非常跳躍的，一會兒『運道』特別地好，一會兒很『悔氣』，這裏一個傻頭傻腦的警察，那裏一位好好先生的衛生課……。故事底曲折和湊巧，很合於兒童底好奇心，能夠使他們大大地高興。

第二，文字明快、新鮮、具體。隨便舉兩個例子：

他微笑着，拔步便跑，走掉了。

他轉過街角，這才真的跑起來。他狂奔。他飛跑。像生了翅子一樣。像裝了一個推

進機一樣。他的脚踏起煙塵來。他的心跳得像風暴。風在他臉旁呼呼發響。

房屋、籬垣、小路，都向他奔來。電線桿子閃過了。人們……山羊……警察……

(一八頁)

天全暗了，天空上裝滿了星星的時候，打起鐘來了。……(四二頁)

天還冷，有霧。發着新鮮的泥土氣。牆壁外面，喜鵲在白楊樹上吵嚷。

他打着寒噤。他悄悄的走近籬垣去，望一望樓窗。玻璃顯出淡紅色，微微的發閃，

好像小河裏的水。窗門後面是一點響動也沒有。(八九頁)

作者用的表現法都是具體的，使幼小的讀者們抓得住一個明快的印象；雖然被表現的情境並不單純，但他却能用簡易的文字向讀者描出了着色的畫片。不用繁複的描寫，不用抽象的詞句，然而却能夠寫出新鮮的真實的內容：這是兒童文學底作者所必要的本領。這個特色，在方塊字的譯文裏面也是非常惹眼的。

第三，幽默的甚至樂天嬉笑的色彩很濃厚。這裏只舉一個例子，是彼蒂加去教養之前和警察局長的對面：

他很恭敬的站着。很馴良。他微笑着，望着局長，好像連一點水也不會攪渾的一

樣。局長是噴着他的烟環，看起文件來了：

『唔，你什麼時候生的？』

『我不知道。可是我十一歲了。』

『哦。那麼，說出來罷，你到我們這裏來做客人，已經是第幾回了？我看是第七回罷？』

『不的。我想，是第三回。』

『你不撒謊嗎？』

『大約是這樣的。我不大清楚了。您比我還要清楚哩。』

彼蒂加是不高興辯論的。和一位局長去爭論，毫無益處。如果他想來是七回，讓他這麼想就是了。他媽的！

『如果不和他去爭，麻煩也就少……也就放得快了。』（一〇——一二頁）

讀到這樣的描寫，大概是要失笑的。浮浪兒底一副小小的狡滑面孔生動地擺在紙上了。

其它像浴室裏的一段趣劇（二七——三三頁），尤其能夠使讀者開心。

兒童們沒有染上生活底陰鬱，原來愛笑而且喜歡熱鬧；能夠說出對於生活的快朗的感覺

的表現方法，幽默的表現方法，當然會被他們所接受所歡迎了。

所以，用鑲做例子就可以說明我們對於傳統的兒童文學作家底見解是不能同意的。兒童文學底特徵並不是絕對地在於題材和主張，不過是選擇題材和設定主題的方面比較不同，而且須用一種特殊的結構和表現方法（技術）罷了。公主王子的童話我們不承認是有益的兒童文學，因為那不能使兒童了解人生的真實；用文學體材寫科學知識的兒童讀物，雖然是有益的東西，但我們也不能把那當作真正的兒童文學，因為那沒有藝術的力量。我們所要求的兒童文學必須是反映人生真實的藝術品，所以大人們看了也決不會覺得無味，但同時必須用的是切合兒童底心理狀態和知識水準的取材法和表現法，使兒童能夠最大限度地容易了解。

當然，兒童底精神活動裏面還有富於幻想的一面，兒童文學裏面是有浪漫主義的要素，但在這裏却無暇細說了。

科學小品

駱駝絨袍子的故事

顧均正

絲綿袍子穿上身，駱駝絨袍子就每天「站壁角」。

這件駱駝絨袍子，我已穿過三個年頭，今年是非拿去乾洗一次不可了。差人到洗染店裏去一打聽，說是要一塊錢，最低價格是小洋十角。妻說，「洗一件衣服要這許多錢，那太貴了。我們自己來洗。拿一塊脫脂棉蘸些汽油來揩揩，怕不會嗎？」於是駱駝絨袍子依舊「站壁角」。

今天晚上，妻忽然想起要洗那件袍子了。她一手拿了一瓶汽油，一手拿了那件袍子，從後房跑了進來，高興地嚷着，「看我們自己洗，省下十角小洋來看五次二角頭的電影。」

「危險！」我連忙喝阻了她，「汽油是會爆發的，這裏生着火爐。況且時候不早，快十點鐘了，還是明天洗罷。」

她的一團高興完全給我抑制住了。她遲疑了一下，就說：「汽油是在桌子上，火是在火

爐裏，難道火會跳出火爐來嗎？這才是神經過敏！這才是歇斯的里！」

『神經過敏』，『歇斯的里』這原是我說她的口頭禪，現在她倒說起我來了。爲了表示我沒有神經過敏，我不得不申述我的理由，『火雖不會跑出火爐來，但是汽油的蒸氣却會跑到火爐邊去。汽油是極容易揮發的，你隨手揩，牠就隨手乾，牠乾得快就表示牠揮發化氣得快。這樣氣體……』

牠不待我說完，就大聲打斷我的話，『好，好，好，這裏是臥室，不是教堂，你要講科學，你到學校裏講去。』

我不管，我還是辯白我的理由，『這種氣體若是瀰滿了全室，那就非常危險，只要火爐的熱度足以使汽油蒸氣燃着的時候，你就會見到滿屋子是火了。』

『這一小瓶的汽油，會瀰滿全室嗎？』她疑信參半地反詰着。

『當然會，你不要看輕這樣一個小瓶，氣體是會得瀰散的，不但是這一小瓶，連一小滴的汽油也會均勻地佈滿全室，只是濃度比較淡一點罷了。你在這裏揩，我在離你一丈多遠的地方也會聞到汽油的氣味，這就表示你這裏的汽油已經跑到我的鼻子邊來了。你應該知道，氣體是沒有體積的，把不論多少的氣體放在一個瓶子裏，牠就和瓶子一樣大，把牠放在屋子

裏，牠就和屋子一樣大。所以這一小瓶汽油蒸發起來會瀰滿全室，發生危險，那是沒有問題的。」

「照你這樣說來，那末天天在那裏使用汽油的汽車行，只好燒完了，」她索性坐下來和我辯論。

我說：「汽車行不燒完，正因為汽車行對於火警的防護比一般店家特別來得周密的緣故。你看那一家汽車行不備滅火機，那一家汽車行不釘禁止吸煙的牌子。況且汽車行失火的事是時常聽見的，單就我們自己親眼見到的來說，兩三年中就有過三次，兩次是在百老匯路，最近一次是在狄思威路。這還不足證明汽油的容易闖禍嗎？」

「你是聖人，不聽你的話，你就滿肚子不高興，嚕裏嚕嚇地說上一大套。」她找不出辯難的話，只能把話題轉了一個方向。

「我雖不是聖人，但是我的話卻是根據了自然律而說的。違背了聖人的話，除了名譽的懲罰外，聖人奈何不了我們；違背了自然律卻必受自然的懲罰。自然律規定人要呼吸，我們就得呼吸，不呼吸我們就死，自然律規定人要飲食，我們就得飲食，不飲食我們就死。現在你要把汽油放在火爐旁邊，就是違背了自然律。對於別的事情，你可以倔強一下，對於自然

律你是不能倔強的。」

『好，好，我不措了，省得你神經過敏！』終於她自己轉過口氣來收拾了這場小小的爭論。

(太白一卷十一期)

記 序

『伊特勒共和國』前記

徐懋庸

一 從電影『傀儡』說起

去年秋間，當我開始翻譯這本伊特勒共和國的時候，恰逢上海大戲院公映一部叫做傀儡(Marionettes)的蘇聯影片。這影片是暴露現代國際政治的機構的。其故事的梗概如左：

布弗利亞國境與蘇聯毗連，係一帝制小國，幼主無能，朝政由首相代攝，年來因受不景氣之激盪，內亂頻仍，而強隣蘇聯復有乘機越境之謀，此事影響世界政局甚大。衆乃決意廢幼主。擁王族後裔杜王子歸國執政，王子有酒癖，方遨遊巴黎，結識舞女米，朝夕出入于歌台舞榭，度其驕奢淫逸之生活。聞訊大喜，忻然接受此請。偕其隨從理髮匠蘇

乘飛機歸國。途中因酒發嘔吐，偶一不慎，墮入海中。理髮匠見而大驚，急呼停機，奈機聲甚大，司機一無所聞，直駛布京。

抵布京，理髮匠蘇既爲歡迎者誤認爲王子，強挾入宮行加冕禮。一時笑話百出，然而大臣皆以國事爲重，不稍暇顧，理髮匠遂得一嘗宮闈生活。未幾王子杜亦平安抵京。聞王已登極，不得已乃自稱理髮匠，投宮中審視。見蘇大怒，然蘇已加冕，遂亦無可如何。布國內政殊腐敗，服官者惟知享樂搜刮而已。偶因電訊之誤，盛傳革命爆發，全國飽受虛驚，然未幾謠風卽告烟消雲散。

王子戀人舞女米，旋亦來布京訪謁。適王外出檢閱，未遇。及歸，則赫然理髮匠也。驚而四覓，獲王子，始悉原委。然是時也，理髮匠已獲全國民衆之擁戴，此僥倖得來之金龍寶坐，遂得安然保持矣。」

——錄上海大戲院說明書——

當時有許多影評家，批評理髮匠做國王這事，不近情理，有失真實。但我以爲那國王既然不過是做傀儡，那麼不論王子也好，理髮匠也好，反正是繫在別人手中提着的線上的，只要能夠順着提線動作就算勝任了。所以雖是理髮匠來當，實在沒有什麼不近情理之處的。不

過上海大戲院的說明書的末段的話有點錯誤，那理髮匠之所以能夠『安然保持』其『僥倖得來之金龍寶座』決不是由於『已獲全國民衆之擁戴』，而是由於獲得提線人之信任，因為他做傀儡却做得很好。

我在這裏說起『傀儡』，乃是因為它和伊特勒共和國這本小說頗多相似之處，在內容上和技巧上。伊特勒共和國的故事，大略是這樣的：

『歐品登將軍，是瑙地利王國最傑出的人物，國王很信任他，所以派他做伊特勒共和國遠征隊的司令。這遠征隊，名為幫助伊國反抗東方的甫經革命的亞索爾帝國，實則想攫取伊國的富源，因為伊國產石油很富。』

歐品登到了伊國之後，偶然發現亞索爾王朝的一個廢王子，他就利用這位王子發動政變，將伊國大總統趕走，實行復辟。這個新王，自然是願意替歐品登做傀儡的，但是新王下面的首相却頗有手段，和王后串通了，跟歐品登鬥法。歐品登沒奈何，便重新把前大總統找來，叫他弑了新王，再握政權，然而亞索爾的軍隊和伊國的勞動者聯合起來發動革命，攻入首都來了。結果，歐品登將軍完全失敗，只好率着艦隊，回到瑙國去了。

伊國復辟時期的那位首相，原來是一個在海邊泅水乞錢的小癩三，那王后，則本是

璦國的一個舞女。』

傀儡以國際政治的黑幕爲題材，伊特勒共和國也是。傀儡中有理髮匠做國王的奇聞，伊特勒共和國中有小癩王做宰相，舞女做王后的喜劇。傀儡中的許多傀儡，結果因自相吵鬧，爲提線人所不喜，一齊打碎。伊特勒共和國中的大總統和王子，也是先後被歐品登將軍利用之後，同樣的滅亡。

還有，這一部影片和這一本小說中的各個人物，都被暴露得醜態百出，十分可笑。初看似嫌過於誇張，細想纔知並不失真。

這本是俄國的諷刺藝術的特色。是萊蒙托夫(Ternontoff)和果戈理(Gogol)以來一脈相傳的特色。萊蒙托夫咏地主的名句道：

『全頭埋在領襟中，上衣長到踵，

眼光陰鬱，聲音高噪，兩頰髭蒙茸。』

這樣的地主，去年也出現在一部叫做『循環』的蘇聯影片中，給我們看到，實在十分可笑。在果戈理的作品中，地主也是被描寫得很可笑的。但他們所引起的這笑，並非徒助消化的笑，乃是一種力量。日本文學家片上伸曾論及這一層道：

『凡可笑者，不足懼。至少在可笑者之前，並無懼伏的必要了。凡笑者，立於那成爲笑

的對象的可笑者之上，凡可笑者，便見得渺小無聊。一被果戈理所描寫，地主也失其怖人之
力，一被果戈理所描寫，而官僚也將其愚昧曝露了。笑，使農奴制度和官僚政治的幻影消滅
了。笑，是破壞；是否定的力。」

雖是同樣使人發笑，而傀儡異於王先生；伊特勒共和國異於官場現形記。這不但由於表
現的手段之高下，主要的還是由於製作的動機的不同。王先生等的滑稽和諷刺徒以給個人開
玩笑或中傷個人爲目的，別無何種藝術和社會的意義，當然不能成爲一種藝術作品了。

拉甫萊涅夫的各種作品，每富於傳奇的色彩，這伊特勒共和國的故事的波瀾，亦被寫得
詭譎奇幻，往往出人意表。但事實並非完全出於虛構，其中蘊藏着近代史的史料。譬如那幾
個假國名，都可以考證出來：所謂伊特勒，乃是喬治亞(Georgia)，璣地利實爲英國，亞索
爾則是俄國。曾有善於穿鑿的讀者對我說，看了其中的描寫，他疑心璣地利是指日本，亞索
爾是指中國，伊特勒是指『滿洲國』。然而，實際上都不是的。

二 作者傳記

在德尼浦下游，在河之出口處，舒適的懶洋洋的躺着一個小小的城布——郝爾桑，這是
普希金的祖先甘尼伯修的。夏季的時候，全城都沈沒在槐樹的綠蔭裏，當槐花盛開時，那芬

芳的花香把人的心脾都薰醉了。

一八九二年七月四日，拉甫萊涅夫(Boris Lavrenko)就生在南俄的這個小城裏。

那時拉氏的家庭是一個半破落的貴族的家庭。十九世紀六十年代前開始發生的貴族經濟的危機，到了農奴解放後就大大的崩潰起來，好多的貴族就從此破產了，在這頹廢的貴族的園庭裏生長了商業資本和少壯的俄國的資產階級。

作者的外祖母在德尼浦上是擁有鉅產的貴族，後來因為家道的零落和丈夫的飲酒打牌的無行，不得已離開了家庭，去到一位還沒有輪到破產的地主的家裏當女管家人。

她的丈夫當家產傾蕩了之後也走開了，給她留下了一個唯一的女兒，這就是作者的未來的母親。在極艱難的境遇中賺着工資，她時時的顧慮着怎樣才能使自己的女兒好好的長大，怎樣才能使她受點好的教育將來好改善她的生活。

作者的母親因為她母親的這樣的顧慮，所以在波爾達瓦一個貴族女子中學畢業了業，取得做教員的資格，到柏利斯拉夫城裏當一個小學的女教員。

那時俄國自由主義者的青年以為教員的職位是很尊榮的，因為牠擔負着開啓人民知識的任務，而且時時和人民接近，知道他們的疾苦與悲哀，在可能的範圍內能去幫助他們的。這

是在歷史上著名的『到民間去』的時代，俄國的自由主義者與革命者也極力的與農民接近，去激起他們的意志爲着最後的解放而奮鬥。

作者的母親在當教員的時候認識了一位男教員，於是就做了他的妻子了。拉氏就是這婚姻結合的第一而且是唯一的兒子。

未來的作者生長在家庭的愛的空氣中，這不大寬裕的家庭盡力之所能及的來培養他。

作者因爲雙親的教育經驗，所以在幼時受到了很好的家庭教育，到九歲就入了郝爾桑中學。

帝制時代的俄國學校辦得是不大高明的。一切的教授都是官樣文章，教員大半也都是無聊的官僚，不能引起學生求知的興趣。學校裏時時發生告密，懲罰，檢查一切自由的思想。

這些足以活潑愉快的中學生——拉氏，在中學時代引起無限反感的。

因爲他反對那官僚式的教育，領導學生起風潮，曾被學校當局開除過兩次，到畢業時他的品行分數是很低的。

直到現在，作者還帶着恐怖的心情回想着當年的時光。

無論如何，總算在中學畢業了，畢業後就入到莫斯科大學法科裏。一八一五年春畢業時

考得很高，畢業後留校預備做國際法教授。

但是這時世界大戰已經沸騰了，他的同輩在前線上都陣亡了，他也不能留在後方了。

他入到那時聖彼得堡的砲兵學校，受了六個月的軍事訓練之後就往戰場上去了。在那裏直到了戰事完結的時候，在戰場上受了傷，中了毒氣，受盡了那時俄國軍隊所受的一切的痛苦。

因為同士兵的接近，才使他認識了從前所不曾十分了解的舊時教育的黑暗。

因此，在革命時，他在莫斯科軍醫院養傷時，熱烈的參與顛覆沙皇尼古拉的義舉。

一九一七年秋他出發到羅門尼亞的前線上，同他的軍隊受盡了可怕的敗潰逃亡，但因為他同士兵有很好的關係，所以在軍官逃亡了之後，就都舉他為長官，他把這砲兵營完全整頓了起來，保存着一切的大砲，開到畿輔，由那裏回到莫斯科，這裏十月革命已經告成了。

他離開了軍隊，在給養局做了一年工作，該局的任務是救濟俄國飢荒的。

但是到一九一八年末，白黨將軍和陰謀的帝國主義者向革命進攻了，他又去到前線上。

從一九一九到一九二二年他在紅軍中做鐵甲車指揮和烏克蘭砲兵司令部參謀長。

一九一九年在畿輔附近與烏克蘭匪首宰林迺作戰時，拉氏足受重傷，送往莫斯科醫治。

由莫斯科又把他派往土耳其斯坦打土匪，但是沈重的病不能不使他離開衝鋒陷陣的部隊而作軍事教育的工作。

直到一九二三年，這兩年來他任土耳其斯坦紅軍報的代理編輯，一九二四年決然退伍，去到蘇聯北部的京城——列寧格拉照常的住到現在。

文學的活動，作者開始已久了。還在中學的時候他就開始作詩和論文。

一九一二年他的詩刊在莫斯科的雜誌收穫上。此後過了一年，他加入莫斯科未來派的團體裏，爲舊文學方法的革新而鬥爭。後來他的文學的活動被戰爭阻止了，因爲在戰綫上一個戰鬥的官長除却日記以外，沒有閒情去鄭重的作文學工作的。從一九一五到一九一七年他差不多什麼也沒有寫。

不過有一點例外，在這時他寫了一篇關係戰爭的小說加拉——彼得，這篇小說當時被軍事檢查官禁止，沒得發表，並且還受了一次的處罰。

實際上作者文學的活動是始於一九二三年。雖然在短時間戰爭使他拋開了文學的生涯，可是同時戰爭給他了無限的觀察的預備和英勇的經驗。當投筆從戎的時候彷彿是一個充滿了幻影的孩子。歸來的時候就是一個清醒的，了解人生的成人了。

在英勇的戰爭和偉大的革命的時代，他耳聞目見的，一切都反映在他的作品裏。在近五年來他作了六部書和幾個戲曲，其中一個關於十月革命時俄國軍艦的戲曲炸毀，得到很大的成功，蘇聯的各戲園已經演了兩年了。

文學作品，最風行的有：第四十一風，第七個旅伴和諷刺小說伊特勒共和國。

拉氏的作品因為內容的有趣的開展和異常的効力，所以好多處都製成了電影。

其作品被製成影片的有：第四十一，平常東西的故事，風，第七個旅伴，炸毀和敵人。

拉氏在蘇聯文壇上是屬於所謂俄國革命的『同路人』一派的。

出身貴族和資產階級，同現在執掌政權的俄國的無產階級和農人階級沒有血流上連繫的作家們——『同路人』，他們決然的同情革命，描寫革命，描寫牠的震撼世界的時代，描寫牠的社會主義建設的日子。

他們是革命後直到現在在俄國文壇上極豐饒而有力的一翼，他們的作品不但風行到自己的國度裏，並且越出國界風行了世界上。

拉氏的作品到現在被譯成的有：法文，德文，英文，意大利文，捷克斯拉夫文，格魯文，韃靼文。

被譯成中文的，除若干短篇外，長篇以曹靖華先生的第四十一為第一次，第二就是這伊特勤共和國了。

我翻譯這本小說，是爲了世界知識社的需要。我這譯文，從世界知識的創刊號登起，一直登到十二期，剛滿一卷，恰好完畢。發表了三四章之後，由於原著的好處，就得到許多佳評和對於譯者的鼓勵。原來，曹靖華先生的第四十一的譯本，是早已替原作者預約了無數的熱心的讀者的。

我們根據的本子，是 Mmes N. Trouhanva—IgnatiEFF 和 G. de Perdiguier 的法譯本，原譯文是登在三一四至三二八期的 VU 上面的。

說起由法文重譯這事，我就不免感到一種不安。去年某雜誌的『文學論壇』上，有一位先生議論翻譯的種種，也會說到重譯。他以為重譯是不妨的，可是倘以法文程度尙有問題的人來重譯意大利作品，那是不對的。

我不大懂得翻譯的道理。照我的呆想，倘是外國文程度不夠的人，根本就不配翻譯，自然也不配重譯了。假如是英文程度有問題的人，去譯意大利作品，一定也是不會對的。又假如同是法文程度尙有問題的人，譯意大利固然不對，但若去譯英吉利或德意志也未必見得會對

的罷。但是那位先生單單說法文程度尙有問題的人不配重譯意大利，這實在令人有些費解了。不幸的是，我就是個法文程度尙有問題而也偶爾重譯些別的國家的作品的人。這回的伊特勒共和國，又從法文重譯，那麼又一定是十分不對了，雖然這回所譯的是俄羅斯，不是意大利。

照理，我這樣的人，最好是開頭就不動手翻譯。然而，看看國內，萬無一失的譯手，似乎並不多，而這不多的幾位又似乎非常之忙，不能儘量翻譯出大家要看的東西來。要是我輩不來動手，那麼一般讀者豈非連『爛蘋果』也不能吃到，究竟不知蘋果是什麼滋味了麼？因此，我想我輩也還是來譯，但爲分別起見，此後的譯本上應各各注明，此是名手的名譯本，此是拙手的拙譯本，招牌分明，任人選買，庶不致悞。今年有人主張叫做『翻譯年』，這一個着是要緊的。

我的這譯本，就得聲明是拙譯本。我的拙譯，也有兩個心願：第一，是要儘自己所能地譯得忠實。第二，譯文要使讀者讀得懂。第一點總因法文程度尙有問題之故，明知難得做到八分，第二點却敢自信是做到了。但有一點最深遺憾的是，書中兩個小瀟三談話的口吻，我都不能像樣地譯出，在現在的譯文中，他們也在文縷縷地說話了。這事情，又使我想起了

大衆語問題。

感謝胡愈之先生的好意，他曾根據原譯本替我大略校對過一下，使這拙譯本減少了許多錯誤。在這單行本付印之前，自己又詳細校改了一番。但是錯誤之處一定還多，此後如承讀者諸君隨時賜教，實最歡迎。

書中的插畫，是 Basile Sokoukhaieff 所作，他也是蘇聯的一位大藝術家。

(芝種第二期)

無妻之累序

欽文

還在大前年，暑假中，爲着陶思瑾劉夢瑩兩姑娘所演成的慘案，已經吃了五個月的官司，有個報館要我寫點關於她們的稿子。我的回答中有着這樣的話，「她們究爲何事，固無從預知，亦迄未明了。此次慘劇，只是偶然的場所關係，弟係法定的屋主而已。照兩女士日記函件，可知她們相識固比與弟久，相愛比與弟切，相恨亦比與弟深，弟本無甚相干。因弟年逾三十，尙未結婚，於是各憑臆見，多方論弟以罪。致弟被拘看守所中一月又七日，被傳候訊，不知已幾何次。此種麻煩，雖非兩女士慘案直接正面事件，於弟總屬有關此次慘案事

項，早擬草一篇無妻之累，以紀此不幸之事。但目前弟於形式的法律問題尙未完全結束，當姑沈着待變，一以避多辯之嫌，二則且看渠們究要任性攻擊弟到何種程度。又弟覺得有些人似乎已在專吃『劉陶慘案』飯，同種消息，改頭換尾，東登西載，且多虛構，好像比當事人還清楚，比檢察官更明瞭，只是弟之部分，已覺不勝辯解，不勝更正，以爲不如聽其自然，由其前后矛盾，讓其自相暴露違法與虛妄，反正已連用人髮短也被罵作弟罪，連圖畫陳列室地基之高也被論作犯罪之据矣。『打落水狗』，自古有之，自亦無須以爲怪。卽已脫『水』登『陸』，也得先把身上『水』珠輾轉搖散，始可照常行路也。臨筆不勝愧恨，惟期日后有以應命。』

如今計算起來，這已是三年多前的事了。所謂形式的法律問題尙未完全結束，是指妨害家庭案還在上訴最高法院中。這個案子雖然已經宣告無罪，可是由此產生『組織共黨』和『窩藏叛徒』的兩個案子，戴上了『紅帽子』，就吃黃飯，晒地板，在軍人監獄里做了十多個月的囚徒，弄得爹死不知道，娘病管不到，不過兩年功夫，爹娘死得精光。又因『鐵飯盤』敲破；飯可仍然要吃，爲着還想活下去，於是溯長江而走西蜀，復漂海到閩南；困頓姑且不說，忙得『不亦樂乎』，也是夠受的了。當時以爲已經吃虧不少，那知『大劫』在后，

比較起來，原是算不得什麼的。不消說，無妻之累的材料是更加豐富的了。

材料固然大大的增添，勉強可以寫作的機會也已來到，只是所預約的報館早就關門，那些辦理的人也已不知道散到那里去。提起這一節來，好像原是久遠的陳年事跡；我的吃官司，委實已經許多歲月！案由『東人』『侵占』而『妨害家庭』，而『危害民國』，——『組織團體』『窩藏叛徒』，名目有五個，計被私訴六次，又聲請再議一次，被公訴罪名三種；被上訴四次；被庭訊二十回，另有一回空跑了趟法院，因為旁聽者衆，擠破了法庭的門窗，開審不成；被判罪名五回；自己上訴四次；宣告無罪五回，經手過的檢察官有七個，推事三十三個，——因『危害民國』係特別法，特別辦理，一部分的推事照例不迴避，否則還要多幾個。

或者以爲，無論劉夢瑩姑娘究竟是否叛徒，——剛在妨害家庭案中認定她爲未識世故可以隨便誘惑的幼女，忽然算作以危害民國爲目的之叛徒，似乎不大像樣；——和她有共黨嫌疑我以前是否明白知道；所謂窩藏，重在場所的關係，要是沒有元慶紀念室的房屋，何致這樣一案未了一案又起的吃官司，可謂『寸土之累』。但有士者衆，何嘗像我這樣受累？而危害民國案是妨害家庭案的延續，妨害家庭案由於殺人侵占案。關於侵占，劉夢瑩姑娘的姊姊

劉慶荇大小姐以爲因貪其妹的學費和衣服，所以我與陶思瑾姑娘共同謀財害命，她在私訴狀上這樣說，「際此日本戰亂，交通阻斷，家屬遠在湖南，誰來冒險收拾。自此後，一可增加二人親密情感，更可獲得劉女遺存財物。」這是認爲杭州已經「無法無天」了的話。事實上，所謂家屬，有大小姐在南京，不時函電來往；她未來到，法院早在着手辦理，一直延到四年之久，且有主席之一再函轉，湘人之再三公憤，根本不成問題。殺人，既然於情理都無必要，當時我不在場，有着七項明白的證據，沒有嫌疑，本來用不着羈押。終於把我在看守所里關起來，主辦的檢察官是這樣對我說的，「你年長無妻，這樣兩個青年女子在你那里，」瓜田李下，「你總脫不了……剝奪你的自由一下！」

雖然劉大小姐也以爲我同劉夢瑩姑娘不會發生什麼愛情，曾在她的私訴狀上表明，是從兩方面的情形認定的：一，劉夢瑩姑娘方面，「亡妹年才二十，素來自視不菲，志向高傲，」二，我的方面，「貌既不揚，年事又長。」但杭縣地方法院的檢察官，起訴我妨害家庭罪的理由，就是「年逾三十，尙未娶妻」，和「以一鰥居之人，而容留青年女子」。說來說去，我要這樣吃官司，總是因爲沒有討老婆。那末，把因此所受的麻煩叫做「無妻之累」，是確切的了罷。

所受的累，是由妨害家庭案延續到危害民國案的來得繁重，這不但是我個人實行吃黃飯晒地板的關係，弄得弟妹們也忙於東探西問，請律師，送衣食，接連的往來鐵門和事務所之間；好容易得到了停止羈押的批准，還得找鋪保，又須籌點現款做信洋，於是非多方向人去商借不可，真是飽受了『無罪之罰』。不過情節，是羈押在看守所的一段來得緊張。『你年長無妻，……剝奪你的自由一下！』檢察官這些話，在無妻之累，實在是個樞紐。我同劉大姐姐，以前雖然算不得有正式的交情，却也能夠互相了解。當『九一八』事件發生以後，她由日本被迫回國，曾經要我介紹過書局，因為有一本翻譯的書想出版，所以殺人案發生的第三天，她就趕來找我，在寓所里見不到，要我的兄弟陪到法院里，無論在用人或者新聞記者的面前，對於我的態度很客氣，都是聲聲口口稱作『先生』的。我也屢次要求檢察官轉給她信，以為只要同她面談一回，許多人都認作三角戀愛的誤會，就可以解釋清楚。不料在偵查期中，照例是停止接見的。小姐們大概不熟悉法律上應有的手續；不能接見探視的人，就以爲我的罪嫌是重大的了，因此疑問叢生，猜忌百出。同時有些無聊的『小記者』，先先後後的趕來，說是要介紹律師；我的弟妹等世故未深，不知道應付。他們感到失望，就故事撥挑，亂造謠言。大概是『情急知昏』，劉大姐姐信以為真，於是許多當然的事情，如屍體由

鄉警管理，和遺物照原保存等等，都被認爲我的罪狀。無聊的訴訟師乘機而入，因爲按照法律，要使我在此刑事上判了罪，才可以用附帶民訴的手段，要我賠出一千塊錢。因此不惜把本是『素來自視不菲，志向高傲』的劉夢瑩姑娘，算作已被『貌既不揚，年事又長』的我所誘拐，是未免『利令知昏』的了。雖然當初怕也未會料到，終於又把這樣的令妹，弄得被認作以危害民國爲目的的叛徒。而且劉大小姐，東請律師，西找訟棍，錢不知道化脫多少，無怪有人要說她是『賠了夫人又折兵』的了。要是我不曾失却自由，就是不『剝奪你的自由一下』的關在看守所里，劉大小姐來了，可以好好的招待，把事情的經過，實實在在的當面說個清楚；『小記者』們來『介紹律師』了，好好的招待，用相當的辦法應付過去。有了與事實不符的消息，當即去更正，就可以免掉這種很可痛心的事了。

更有可惜的事情，就是湘人再三公憤使得主席一再轉函，狀子一直遞到國民政府的主席里。這不但顯露了他們輕視法紀的態度，在杭州的法院，也像有了不被重視的情勢。不明白底細的，或者以爲湖南人太厲害，其實他們，難免上了敵省人的當，因爲，故事挑撥，亂造謠言的無聊『小記者』，大半原都是浙江人！

由上所說，可見我要受這些累，最大的原因固然是無妻，而促成之，擴大之，實在由於

無聊的小記者和惡訟師。你攻我擊，於無形中聯合着戰線；好像我愈加爲難，他們愈加得意。不過，他們對於我，與其說是『幸災樂禍』，不如說是『趁火打劫』；乘我之急以圖利，他們中委實很有幾個是面團團的了。但我對於他們，並非一向有仇；他們對於我，怕也不是早就懷着惡意的；只是他們，幾乎以此爲業，不幸我竟做了他們『工作』的對象罷了！然而如果只有他們一羣，總還不至於弄得這樣糟。因爲小姐們，有的是這樣容易受人愚弄，有的會得任性爭執而毆鬥起來，終於演成殺人案，又有着不可苟犯的法律手續。法律手續，我總覺得好像原是一部機器：許許多多的輪盤，都由皮條牽連着；一經上了皮條，就得一個輪盤一個輪盤的跟着轉過去。所怕的是這於呆板之中另有着『活動』的地方，往往活動得出於意料，有時簡直莫名其妙。所以，當被帶上了皮條，正在轉動的時候，雖然依次進行，仍然不可以安心。

受了這些無妻之累，在我的腦中，法院和這三種人的觀念特別明顯了，因此想寫一篇小姐們小記者惡訟師和法院。不過，把我帶上這法律手續的皮條的，固然由於這三種人的湊合。但惡訟師和小記者會得齊向着我襲來，無非因爲有機可乘，其故還是在『無妻』。

日記

梅雨日記

郁達夫

一九三五年六月廿四日，在杭州。

是陰曆的五月廿四日，星期一，陰；天上仍罩着灰色的層雲，什麼時候都可以落下雨來。氣溫極低，晚上蓋了厚綿被，早晨又穿上了夾襖。本來是大家憂旱災再來的附近的農民，現在又在憂水災了；『男種秧田女摘茶，鄉村五月苦生涯，先從水旱愁天意，更怕秋來賦再加，』這是前日從上海回杭，在車中看見了田間男女農民勞作之後，想出來的詩句；農村覆滅，國脈也斷了，敵國外患，還不算在內；世界上的百姓，恐怕沒有一個比中國人更吃苦的。

這一次住上海三日，又去承認了好幾篇不得不做的小說來；大約自六月底起，至八月中旬止，將無一刻的空閑。計譯文一篇，人間世一篇，全集序文一篇，是必須於十日之內交出稿子。此外則時事新報與文學的兩篇中篇，必須於八月中交出。還有大公報、良友、新小

說的三家，也必須於一月之內，應酬他們各一篇稿子。

開始讀A. J. Cronin 著的小說Eatter's Castle，係一九三一年倫敦 Victor Gollancz 公司發行的書；這公司專印行新進作家的有力作品，此書當也係近年來英國好小說中的一部；不過 Hugh Walpole 的近代英國小說的傾向中，未題起這一個名字，但筆致沈着，寫法周到，我却覺得這書是新寫實主義的另一模範。

中午接到日本寄來的三冊雜誌，午睡後，當寫兩三封覆信，一致日本鄭天然，一致日本邢桐華，一致上海的友人。太陽出來了，今天想有一天好晴，晚上還須上湖濱去吃夜飯。

中午記

六月廿五日，星期二，陰，時有陣雨。

舊曆五月廿五，午前出去，買了一部詩法度鍼，一部皇朝古學類編，實卽姚梅伯選皇朝駢文類編，一部大版經義述聞。三部書，都是可以應用的書，不過時代不同，現在已經無人過問了。午後想寫東西，因有友人來訪，不果；晚上吃了兩處飯，但仍不飽。明日尙有約，當於午後五時出去。

與詩人戴望舒等談至夜深，十二時始返寓睡，終夜大雨，臥小樓上，如在舟中。

六月廿六日，星期三，大雨。

午前爲杭州旬刊寫了一篇雜文，書扇面兩張，雨聲不絕，頗爲鄉下農民憂，聞富陽已發大水。中午出去吃飯，衣服全淋溼了。

一直到夜半回寓，雨尙未停；喝酒不少，又寫了好幾把扇面。

六月廿七日（五月廿七），星期四，晴。

天漸熱，除早晨三四個鐘頭外，什麼事情都不能做，午後祇僵睡而已。

三點後，有客來，即昨晚同飲的一批。請他們吃飯打牌，鬧到了十二點鐘。

客散後，又因興奮，睡不着覺，收拾畫幅等，到了午前的一點。夜微涼，天上有星宿見了，是夏夜的景像也。

六月廿八日（陰曆五月廿八），星期五，晴熱。

午前寫了五六百字，完結了那一篇爲杭州旬刊所作的文章，共二千字。

因事出去，回來的途中，買蕭季公輯歷代名賢手札一部，印得極精，爲清代禁書。

午後讀任公飲冰室詩話，殊不佳。

晚上大雨，蚊子多極，有鄉下來客攪擾，終夜睡不安穩。

六月廿九日（陰曆五月廿九），星期六，陰悶。

晨六點半起牀，開始寫自傳，大約明後日可以寫完寄出，這一次約有四千字好寫。終日雨，午後，鄰地之居戶出屋，將門鎖上，從今後又多了一累，總算有一塊地了。晚上睡了，忽又有友人來，坐談到夜半。

六月三十日（陰曆五月底），星期日，終日雨。

晨起已將九點，出去上吳山看大水；錢塘江兩岸，都成澤國了，可傷可痛。中午回來後，心殊不寧靜，又見了一位友人的未亡妻，更爲之哀痛，苦無能力救拔她一下。

二時後，趙龍文氏夫婦來，與談天喝酒玩到旁晚；出去在大同吃夜飯，直至十點方回，雨尙未歇。自明日起，生活當更緊張一點，因這幾天來，要寫的東西，都還沒有寫成。

七月一日（陰曆六月初一日）星期一，陰雨終日。

午前寫自傳，成千字，當於明日寫了牠。午後略晴，有客來訪，與談至旁晚，共赴湖濱飲；十一時回寓，雨仍不止也。不在中，又有同鄉數人冒雨來過。

七月二日（六月初二），星期二，晴。

久雨之後，見太陽如見故人；就和兒子飛坐火車上開口去看大水，十二時返家。

午後小睡，又有友人來談，直至夜深散去。

七月三日（六月初三），星期三，晴，悶。

大約今晚仍會下雨，唯午前略見日光，各地報水災之函電，已迭見，想今年浙省，又將變作凶年。

晨起，有友人來，屬爲寫介紹信一封，書上題辭一首。中午有人約去吃飯，飯後在家小睡；三時又有約去放鶴亭喝茶，坐到旁晚；在羣英小吃店吃晚飯，更去戴宅閒談到中夜纔回。

七月四日（六月初四日），晴和，星期四，以後似可長晴。

晨起讀曲利紐斯荒原叢莽一篇，原名Im Heide-Krant. 原作者Trinius於一八五一年生於德國Schkeuditz，爲拖林幹一帶的描寫專家，文具詩意，當於明天譯出寄給譯文。按自上海回後，十餘日中，一事不作，頗覺可惜，自明日起，又須拚命趕作稿子，纔得過去。爲開渠題下一張畫，二十八字錄出如下：

扁舟來往煙波裏，家住桐州九里深，

曾與嚴光留密約，魚多應共醉花陰。

中午又買航空獎券一條，實在近來真窮不過了，事後想起，自家也覺可笑。

晚上去湖濱納涼，人極多，走到十二點鐘回來。

七月五日（六月初五），星期五，陰，時有細雨。

早晨發北新李小峯信一封，以快信寄出，約於本月十日去上海取款。

午睡醒後，譯荒原叢莽到夜，不成一字，只重讀了一遍而已，譯書之難，到動手時方覺得也。薄暮秋原來，與共飲湖濱，買越南志士阮鼎南南枝集一部，只上中下三卷，詩都可誦。

晚上涼冷如秋，今年夏天，怕將遲熱，大約桂花蒸時，總將熱得比伏天更甚。

生活不安定之至，心神靜不下來，所以長久無執筆的興致了，以後當勉強地恢復昔年的毅力。

七月六日（六月初六），星期六，晴。

午前爲鄰地戶執等事出去，問了一箇空；回來的路上，買郎仁寶七修類藁一部，共五十卷加續稿七卷，二十冊。書中雖也有錯誤之處，但隨筆書能成此鉅觀，作者所費心力，當亦不少。寄園寄所寄之作，想係模仿此稿者，也是類書中之一格。

今日譯荒原叢莽二千字，不能譯下去了，只能中止，另行開始改正全集的工作；這工作

必須於三四日內弄牠完畢，方能去上海。

自七日起，至十日止，將全集中之短篇三十二篇改編了一次，重訂成達夫短篇集一冊，可二十萬字。

十日攜稿去上海，十一日遇到了振鐸，將下學期暨大教授之課程等，略談了一談。下午回杭，天氣熱極。

自十二日起，至十四日止；天候酷熱，什麼事情也不能做，祇偶臥在陰處喘息。

七月十五日，（舊曆六月十五日），星期一，晴。

昨晚西北風驟至，十點半下了十五分鐘大雨，熱氣稍殺，今晨覺清涼矣。讀關於小泉八雲的書，打算做一篇散文。

午後仍熱，傍晚復大雨；出去了一趟，買刪訂唐仲言唐詩解一部，係罕見之書，乃原版初印者。

晚上早睡，因天涼也。

七月十六日（六月十六），星期二，晴。

晨五時起牀，上城隍山登高，清氣襲人；在汪王廟後之嶺脊遙看東面黃鶴峯亭山一帶，景尤偉大。

午後小睡，起來後看唐詩解，得詩一絕，以贈姜氏者：難得多情范致能，愛才賢譽滿吳興，秋來十里松陵路，紅葉丹楓樹幾層。

七月十七日（六月十七日），星期三，晴。

昨晚又有微雨，今晨仍熱。寫詩三首，寄東南日報，一首係步韻者：叔世天難問，危邦德竟孤，臨風思猛士，借酒作清娛；白眼樽前露，青春夢裏呼，中年聊落意，累贅此微軀，題名中年次陸竹天氏韻。

午後讀寄園寄所寄，見卷四燃鬚寄詩話（五十四頁）中有一條，述雲間唐汝詢，字仲言事，出列朝詩集：蓋卽我前日所買唐詩解之作者。仲言五歲卽髻，學問都由口授，而博極一時，陳眉公常稱道之，謂爲異人。

七月二十七日（六月廿七），星期六，晴，熱極。

近日來，天氣連日熱，頭昏腦漲，什麼事情也不能做。唯剖食井底西瓜，與午睡二三小

時的兩件事情，還強人意。傍晚接語堂自天目禪源寺來書，謂山上涼爽如秋，且能食肉，與夫人小孩擬住至八月底回上海，問我亦願意去否。戲成一絕，欲寄而未果。

遠得林公一紙書，爲言清絕愛山居，

禪房亦有周何累，結習從知不易除。

(宇宙風第一期)

病夫日記

東亞病夫

民國二十三年六月八日

我現在在文學上表現的，都是些生活上的零星回憶，覺得除了回憶，沒有生活；除了回憶，也沒有文學；從前覺得希望是美麗的，現在經歷的多，竟不覺牠美麗了；倒覺得回憶是美麗了。這大概是年齡的關係罷！

未來，是一個妖媚的妓女；常常誘騙你！

現在，是一個醜惡的老婆；常常厭倦你！

過去，是一個飄渺的仙女；常常依戀你！

讀魯迅的野草；魯迅有了進步了，吶喊，徬徨，不過是新式的儒林外史。這一篇却別有風味，過客和楓葉兩篇，尤淒婉可誦，我說：是象徵的影像主義。

七月五日

差不多一個月不記日記了。我回去了一趟常熟，就攔了半個多月，中間又爲趕月刊，沒工夫寫，總之沒有繼續不斷的常性，是我一生的大毛病。

我一回到常熟，大家都勸我離開上海，搬回去住，母親說：上海費用大；姊妹們說：母親年紀大，近來早起總覺頭眩，夜間常要睡不着，應當在家裏侍奉侍奉；朋友們說：家裏有花園，樂得享享清福，幾個從小的老朋友，都老了，大家希望我回來，朝夕過從，結個談侶；人人說的都有理由。但是，我的要上海，到底爲了什麼呢？上海是個商場，我在商業上是個驚弓之鳥，不願再做馮婦的了。何必住上海？上海是政治的策源地，我對於政治，是厭倦的了，決定在五年內沒有談政治的可能，何必住上海？上海是個游樂場，我既不想嫖，又不好賭，京戲令我頭痛，大餐也叫我倒胃，跳舞我不會，游戲場我怕鬧，何必住上海？我可以捨不得上海的緣故，祇爲了一件事。上海是我國藝術的中心，人才總萃，交換廣博，知覺靈敏，流布捷便，是個藝術的皇都；既想做藝術國裏的臣隸，要貢獻他的忠誠，厚集他的羽

翼，發揮他的功業，光大他的榮譽，怎能離開那妙史的金闕呢？然而事實却叫我不能住上海了。這是何等可惱的事！

我回常的第二天，就叫了一隻船，到寶巖去父親墳上祭掃。我兩年多沒來了。一個墳了，滿頭白髮，皮皺骨出，形容可怕。他若不叫我，我幾乎認不得他。墳上一切都還好，不過中主塚，土有些坍卸，到冬天非修不可。珊瑚的墳，到還完好。我在祭掃時，心中存想各人的形貌，父親的聲音笑貌，如在目前，珊瑚的面目，再也不想像不出，自亦不解何故，難道相處的日子過短，腦膜上印得不深嗎？然而一想到臨終時一番慘狀，則又使我心中難受，淚涔涔忍不住了。

回來時，順便往游小石洞。洞在寺後，深入地底，中爲泉池。拾級而下，愈下愈寒。上蓋危石，石縫中出一朱簾，蟠曲似龍形，壽官拍一照。回來已上燈了。

這回到常熟，我祇做了一篇第三十三回的孽海花。敍的是乙未年台灣獨立的事。起先原想從台灣獨立直敍到孫文廣州革命。後來做來做去，總做不好，換了三次稿子，到底祇敍了唐文卿七天大總統的事，連劉永福守台南的事，都來不及敍，可見做文章自己也做不了主，筆勢到的地方，就把你原定計劃衝破了；文章尙如此，何況別的事呢？誇張意志自由的，也

可以醒悟了。

我因此忽然起了一個念頭，想把孽海花一氣呵成。我仔細算過，一天祇要能做二千字，一個月可做六萬字。孽海花如做六十回，除去已做好三十三回，尙餘二十七回，每回一萬字，共計二十七萬字，四個多月便可完工，不必逐回在雜誌上慢慢發表了。

我回家看見一個老僕陳松，樣子已老得不堪。忽然因他我就想起一件小時候的事了。從前我們也有一個老僕，名字却忘記了。他也是一頭白髮也是駝腰曲背，但人是很凶，常要管小孩子的。我小時候淘氣得利害，常常拿了錢和丫鬢們到門口買東西吃，被他看見，輕則說幾句，重則告訴母親，因此吃打的時候也有。我恨極了。有一天，好像他偷了米或是衣服，有一個丫環告知我，我就借公濟私的報仇，把這件舉發了。這個人，就被三叔父罵一頓開發了。當時我得意非常，好像我打了勝仗一般。看他垂頭喪氣而去，我還對他冷嘲熱諷。後來過了一年多，忽然這個人不知在那裏尋了短見。我一聽見這個消息，直把我嚇得來發抖。我也不曉得他爲什麼死的，但是，在我心上，總好像是被我害死的。我夢中也常常見他；一個人獨坐時，眼睛彷彿看見他；這樣的良心不安了差不多有兩三年哩。

昨日下船，走過興隆橋，我忽然感觸了我心上不可癒合的傷痕。

記得我十七歲時，春天，傍晚。我在虛靈出來，要到一個地方，打興隆橋走過，正要下橋時，忽遇 Pin Kin 在對面走來。臉色很不好的向我問道：——你往那裏去？我臉紅了，一時答不出來。——我……——我告訴你，請你回家去罷！求你以後少到我們那裏來，祇怕要得罪你！

這幾句話，簡直是法堂上死刑的宣告！當時不知道我怎樣捱過去的。

這一段事，是沒人知道的。所以後來的結果，我是老早知道沒有望的了。不過何以弄到如此，其中必定有個緣故，我始終沒有明白。

我昨天午後，三下鐘，到馬斯南路公館。閱來信中，有徐蔚南給我的信，賞嘆孽海花叢金花與向菊笑戀愛的一段，以為描寫得深刻，其實這一段很蹈虛的，祇怕是過譽罷。季小波給我的信，想從我做法文的導師，他替我們畫圖案。我歡喜談法文，却不願意為人師，祇可以做個研究的同志。胡適之送我白話文學史，余上沅戲劇論。

（五月二十五日）我又全夜沒有睡，譯了一段莫利愛的青年事蹟，又看了 Pierre Louys 一節論文，題目是：莫利愛傑作的著作人，是不是高耐一？這個奇僻的問題，他的意思，是不信是莫利愛自己做的，是高耐一代作的；他的證據，就是兩點，一莫利愛沒有受過高深教

育，二莫利愛沒一些遺留的手稿，有的，祇有兩張收據，綴字多錯誤，便斷定做不出假面人，厭世人等諸作品，真算得奇論了。

有人問我道：——魯男子的戀，是不是事實？

——當然是事實。但情節有變換或顛倒，時間不盡同真事物合，這是各小說家自序體的小說的常例，祇爲所重的在情感，所以寫情感處全是真的，幾乎沒些子虛僞。

——齊宛中不用說是實有其人，難道附屬人物如丫環阿林，也是真人，事情也是真的嗎？

——是，但不是本鄉人，也不是本鄉的事，是我浪漫史中一段最疚心的事。

唉！這件事，一提到，我心裏總覺怦怦不安。我良心上過不去的事，當然不願面告別人，記在這裏，當我的懺悔罷！

我幼年時，感情極豐富，性慾也極強烈。我和T的戀愛，祇爲尊重她，始終保守着醇潔，沒有犯她的童貞，這是真的，但我的受苦是大了。記得每早晚相會後，經過一番偎倚纏綿的親暱，沒有不弄到神智迷離的程度。你想，像我那時情慾正盛的時候，受了這種刺激，全身如火一般燃燒，如何過得去呢？在先，祇好學着西廂記上指頭兒告了消乏的法子，發洩

一下。心裏終究不滿足。慢慢兒，就想真的試驗了。第一個，是年輕的僕婦，相貌並不好，是胖胖的圓臉，兩頰常是緋紅，像兩顆桃子一般。年紀約十九歲。——我那時祇有十六歲，我略略的引誘一二次，竟把她弄得狂了，竟色膽如天的早上到了我牀上，這是我第一次性試驗。不多幾日，被母親覺察，把她轟走了。第二回是個鄰女，姿色比較的好，却是她來誘惑我的，我也就來者不拒了。這種行爲，當時很自知不對，一做後，無不悔恨，不過一到不可遏抑的時候，不知不覺的又犯了。爲了這種事，被T知道，不曉得暗暗吵鬧多少次，常常弄得我遍體鱗傷，然她却能了解我，體諒我，知道是胡鬧，並不動真情。然習慣却養成了，我一生的浪漫行爲，未始不伏根於此。

後來我和T婚姻問題，已絕了望，我病了一場，精神頹唐到萬分。這種舉動，也不發生了。不過終日唉聲嘆氣，過着愁夢光陰。父親那時在京，怕我弄出真禍來，叫我到北京去，應順天鄉試。我一進京，住在常昭館裏。有一天，臨晚出門閒步，忽見斜對門一個大宅子裏，門上貼着都察院徐的門條。走出一個十五六歲垂髻的女子，手裏拿了一個信封似的交給門公，便站在門階上閒看。

我看她長得眉目如畫，膚色雪白，尤其一雙水汪汪的眼睛，竟有幾分像T，不覺呆看

住了。我那時T的影像，還印刻在腦裏，一見相貌好些的女子，總覺得像T。

她被我看得長久也覺得了，頓時把眼光瞟過來，正碰上了，一點不避我，彼此對看了好久，大家笑了一笑。

從此，每天臨晚，我總到門口，她常常出來。記得到第三天晚上，我和她說了話了。

等到第二次進京，我還去訪問，長班告訴我：她在去年上害癆病死了。我聽見這消息，哭了她幾天。我疑心她的病，是不是因憂鬱而起，也沒處去問，直到如今，還是我良心上一件最難過的事呀。她姓林，小名叫杏春，戀裏面的阿林，實在是影射着她。

（宇宙風第一卷二期）

雜談

病後餘談

魯迅

我常說明朝永樂皇帝的凶殘，遠在張獻忠之上，是受了宋端儀的立齋閒錄的影響的。那

時我還是滿洲治下的一個拖着辮子的十四五歲的少年，但已經看過記載張獻忠怎樣屠殺蜀人的蜀碧，痛恨着這『流賊』的凶殘。後來又偶然在破書堆裏發見了一本不全的立齋閒錄，還是明抄本，我就在那書上看見了永樂的上諭，於是我的憎恨就移到永樂身上去了。

那時我毫無什麼歷史的知識，這憎恨轉移的原因是極簡單的，只以為流賊尚可，皇帝却不該，還是『禮不下庶人』的傳統思想。至於立齋閒錄，好像是一部少見的書，作者是明人，而明朝已有抄本，那刻本之少就可想而知。記得彙刻書目說是在明代的一部什麼叢書中，但這叢書我至今沒有見；清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將牠放在存目裏，那麼，四庫全書裏也是沒有的。我家並不是藏書家，我真不解怎麼會有這明抄本。這書我一直保存着，直到十多年前，因為肚子餓得慌了，才和別的兩本明抄和一部明刻的宮闈祕典去賣給以藏書家和學者出名的傅某，他使我跑了三四趟之後，才說一總給我八塊錢，我賭氣不賣，抱回來了，又藏在北平的寓裏；但久已沒有人照管，不知道現在究竟怎樣了。

那一本書，還是四十年前看的，對於永樂的憎恨雖然還在，書的內容却早已模模糊糊，所以在前幾天寫病後雜談時，舉不出一句永樂上諭的實例。我也很想看一看永樂實錄，但在上海又如何能夠；來青閣有殘本在寄售，十本，實價却是一百六十元，也決不是我輩書架上

的書。又是一個偶然：昨天在安徽叢書第三集中看見了清俞正燮（1775—1840）癸巳類稿的改定本，那除樂戶丐戶籍及女樂考附古事裏，却引有永樂皇帝的上諭，是根據王世貞弇洲史料中的南京法司所記的，雖然不多，又未必是精粹，但也足夠『略見一斑』，和獻忠流賊的作品比較了。摘錄於下——

『永樂十一年正月十一日，教坊司於右順門口奏：齊泰姊及外甥媳婦，又黃子澄妹四個婦人，每一日一夜，二十餘條漢子看守着，年少的都有身孕，除生子令做小龜子，又有三歲女子，奏請聖旨。奉欽依：由他。不的到長大便是個淫賤材兒？』

『鐵鉉妻楊氏年三十五，送教坊司；茅大芳妻張氏年五十六，送教坊司。張氏病故，教坊司安政於奉天門奏。奉聖旨：分付上元縣擡出門去，着狗喫了！欽此！』

君臣之間的問答，竟是這等口吻，不見舊記，恐怕是萬想不到的罷。但其實，這也僅僅是一時的一例。自有歷史以來，中國人是一向被同族和異族屠戮、奴隸、敲掠、刑辱、壓迫下來的，非人類所能忍受的楚毒，也都身受過，每一考查，真教人覺得不像活在人間。俞正燮看過野史，正是一個因此覺得義憤填膺的人，所以他在記載清朝的解放惰民丐戶，罷教坊，停女樂的故事之後，作一結語道——

『自三代至明，惟宇文周武帝，唐高祖，後晉高祖，金，元，及明景帝，於法寬假之，而尙存其舊。餘皆視爲固然。本朝盡去其籍，而天地爲之廓清矣。漢儒歌頌朝廷功德，自云『舒憤懣』，除樂戶之事，誠可以舒憤懣者；故列古語瑣事之實，有關因革者如此。』

這一段結語，有兩事使我吃驚。第一事，是寬假奴隸的皇帝中，漢人居很少數。但我疑心俞正燮還是考之未詳，例如金，元，是並非厚待奴隸的，只因那時連中國的蓄奴的主人也成了奴隸，從征服者看來，並無高下；即所謂『一視同仁』，於是就好像對於先前的奴隸加以寬假了。第二事，就是這自有歷史以來的虐政，竟必待滿洲的清才來廓清，使考史的儒生，爲之拍案稱快，自比於漢儒的『舒憤懣』——就是明末清初才子們之所謂『不亦快哉』！然而解放樂戶却是真的，但又並未『廓清』，例如紹興的惰民，直到民國革命之初，他們還是不與良民通婚，去給大戶服役，不過已有報酬，這一點，恐怕是和解放之前大不相同的了。革命之後，我久不回到紹興去了，不知道他們怎樣，推想起來，大約和三十年前是不會有什麼兩樣的。

但俞正燮的歌頌清朝功德，却不能不說是當然的事。他生於乾隆四十年，到他壯年以至晚年的時候，滿洲人的凶燄已經緩和，那時的禁書，我想他都未必看見。現在不說別的，單看雍正乾隆兩朝的對於中國人著作的手段，就足夠令人驚心動魄。最陰險的是改了古書的內容。乾隆朝的纂修四庫全書，是許多人頌爲一代之盛業的，但他們却不但搗亂了古書的格式，還修改了古人的文章；不但藏之內廷，還頒之文風較盛之處，使天下士子閱讀，永遠看不出底細來。

嘉慶道光以來，珍重宋元版本的風氣逐漸旺盛，也沒有悟出乾隆皇帝的「聖慮」，影宋元本或校宋元本的書籍很有些出版了，這就使那時的陰謀露了馬脚。最初啓示了我的是琳琅祕室叢室裏的兩部茅亭客話，一是校宋本，一是四庫本，同是一種書，而兩本的文章却常有不同，而且一定是關於「華夷」的處所。這一定是四庫本刪改了的；現在連影宋本的茅亭客話也已出版，更足據爲鐵證，不過倘不和四書本對讀，也無從知道那時的陰謀。琳琅祕室叢書我是在圖書館裏看的，自己沒有，現在去買起來又嫌太貴，因此也舉不出實例來。但還有比較容易的法子在。

新近陸續出版的四部叢刊續編自然應該說是一部新的古董書，但其中却保存着滿清暗殺

中國著作的案卷。例如宋洪邁的容齋隨筆至五筆是影宋刊本和明活字本，據張元濟跋，其中有三條就爲清代刻本中所沒有。所刪的是怎樣內容的文章呢？爲惜紙墨計，現在只摘錄一條容齋三筆卷三裏的北狄俘虜之苦在這裏——

「元魏破江陵，盡以所俘士民爲奴，無分貴賤蓋北方夷俗皆然也。自靖康之後，陷於金虜者，帝子王孫，官門仕族之家，盡沒爲奴婢，使供作務。每人一月支稗子五斗，令自舂爲米，得一斗八升，用爲餼糧；歲支麻五把，令緝爲裘。此外更無一錢一帛之入。男子不能緝者，則終歲裸體，虜或哀之，則使執爨，雖時負火得煖氣，然纔出外取柴歸，再坐火邊，皮肉卽脫落，不日輒死。惟喜有手藝，如醫人繡工之類，尋常只團坐地上，以敗席或蘆藉襯之，遇客至開筵，引能樂者使奏技，酒闌客散，各復其初，依舊環坐刺繡；任其生死，視如草芥。……」

清朝不惟自掩其凶殘，還要替金人來掩飾他們的凶殘。據此一條，可見俞正燮入金朝於仁君之列，是不確的了，他們不過是一掃宋朝的主奴之分，一律都作爲奴隸，而自己則是主子。但是，這校勘，是用清朝的書坊刻本的，不知道四庫本是否也如此。要更確鑿，還有一部也是四部叢刊續編裏的影舊抄本宋晁說之嵩山文集在這裏，卷末就有單將負薪對一篇和四

庫本相對比，以見一斑的實證，現在摘錄幾條在下面，大抵非刪則改，語意全非，彷彿宋臣晁說之，已在對金人戰慄，嚔嚔不吐，深怕得罪似的了——

舊抄本

金賊以我疆場之臣無狀，斥候不明，遂豕

突河北，蛇結河東。

犯孔子春秋之大禁，……

以百騎却虜梟將，……

彼金賊雖非人類，而犬豕亦有掉瓦恐怖之

號，顧弗之懼哉！

我取而殲焉可也。

太宗時，女真困於契丹之三柵，控告乞

援，亦卑恭甚矣。不謂敢眈眈中國之地

於今日也。

忍棄上皇之子於胡虜乎？

四庫本

金人擾我疆場之地，邊城斥候不明，遇長驅

河北，盤結河東。

爲上下臣民之大恥，……

以百騎却遼梟將，……

彼金人雖甚強盛，而赫然示之以威令之森

嚴，顧弗之懼哉！

我因而取之可也。

太宗時，女真困於契丹之三柵，控告乞援，

亦和好甚矣。不謂竟釀患滋禍一至於今日

也。

忍棄上皇之子於異地乎？

何則：夷狄喜相吞併鬥爭，是其犬羊猖吠

咋嚙之性也。唯其富者最先亡。古今夷

狄族帳，大小見於史冊者百十，今其存

者一二，皆以其財富而自底滅亡者也。

今此小醜不指日而滅亡，是無天道也。

褫中國之衣冠，復夷狄之態度。

取故相家孫女姊妹，縛馬上而去，執侍帳

中，遠近膽落，不暇寒心。

遂其報復之心，肆其凌侮之意。

故相家皆攜老嫗幼，棄其籍而去，焚掠之

餘，遠近膽落，不暇寒心。

卽此數條，已可以見『賊』『虜』『犬羊』是諱的；說金人的淫掠是諱的；『夷狄』當然要諱，但也不許看見『中國』兩個字，因為這是和『夷狄』對立的字眼，很容易引起種族思想來的。但是，這嵩山文集的抄者不自改，讀者不自改，尙存舊文，使我們至今能夠看見晁氏的真面目，在現在說起來，也可以算是令人大『舒憤懣』的了。

清朝的考據家有人說過，『明人好刻古書而古書亡，』因為他們妄行校改。我以為這之後，則清人纂修四庫全書而古書亡，因為他們變亂舊式，刪改原文，今人標點古書而古書

亡，因為他們亂點一通，佛頭着糞：這是古書的水火兵蟲以外的三大厄。

三

對於清朝的憤懣的從新發作，大約始於光緒中，但在文學界上，我沒有查過以誰爲『禍首』。太炎先生是以文章排滿的驍將著名的，然而在他們那廬書的末改訂本中，還承認滿人可以主中國，稱爲『客帝』，比於嬴秦的『客卿』。但是，總之，到光緒末年，翻印的不利於清朝的古書，可是陸續出現了：太炎先生也自己改正了『客帝』說，在再版的『廬書』裏『刪而存此篇』；後來這篇又改名爲檢論，我却不知道是否還是這辦法。留學日本的學生們中的有些人，也在圖書館裏搜尋可以鼓吹革命的明末清初的文獻。那時印成一大本的有漢聲，是湖北學生界的增刊，面子上題着四句集文選句：『舒懷舊之積念，發思古之幽情，』第三句想不起來了，第四句是『振大漢之天聲』。無古無今，這種文獻，倒是總要在外國的圖書館裏抄得的。

我生長在偏僻之區，毫不知道什麼是滿漢，只在飯店的招牌上看見過『滿漢酒席』字樣，也從不引起什麼疑問來。聽人講『本朝』的故事是常有的，乾隆皇帝南巡的盛事也很少有人講述了，最多的是『打長毛』。我家裏有一個年老的女工，她說長毛時候，她已經十多

歲，長毛故事要算她對我講得最多，但她並無邪正之分，只說最可怕的东西有三種，一種自然是『長毛』，一種是『短毛』，還有一種是『花綠頭』。到得後來，我才明白後兩種其實是官兵，但在愚民的經驗上，是和長毛並無區別的。給我指明長毛之可惡的倒是幾位讀書人；我家裏有幾部縣志，偶然翻開來看，那時殉難的烈士烈女的名冊就有一兩卷，同族裏的人也有幾個被殺掉的，後來封了『世襲雲騎尉』，我於是確切的認定了長毛之可惡。然而，真所謂『心事如波濤』罷，久而久之，由於自己的閱歷，證以女工的講述，我竟決不定那些烈士烈女的兇手，究竟是長毛呢，還是『短毛』或『花綠頭』了。我真很羨慕『四十而不惑』的聖人的幸福。

對我最初提醒了滿漢的界限的不是書，是辮子。這辮子，是砍了我們古人的許多頭，這才種定了的，到得我有知識的時候，大家早忘却了血史，反以為全留乃是長毛，全剃好像和尚，必須剃一點，留一點，才可以算是一個正經人了。而且還要從辮子上玩出花樣來：小丑挽一個結，插上一朵紙花打諢；開口跳將小辮子掛在鐵杆上，慢慢的吸煙獻本領；變把戲的不必動手，只消將頭一搖，辟拍一聲，辮子便自會跳起來盤在頭頂上，他於是耍起關王刀來了。而且還切於實用：打架的時候可以拔住，掙脫極難；捉人的時候可以拉着，省得繩索，

要是被捉的人多呢，只要捏住辮梢頭，一個人就可以牽一大串。吳友如畫的申江勝景圖裏，有一幅會審公堂，就有一個巡捕拉着犯人的辮子的形像，但是，這是已經算作「勝景」了。

住在偏僻之區還好，一到上海，可就不免有時會聽到一句洋話：Pig Tail——豬尾巴。這一句話，現在是早不聽見了，那意思，似乎也不過說人頭上生着豬尾巴，和今日之上海，中國人自己一鬮嘴，便彼此互罵爲「豬攏」的，還要客氣得遠。不過那時的青年，好像涵養工夫沒有現在的深，也還未懂得「幽默」，所以聽起來實在覺得刺耳。而且對於擁有二百餘年歷史的辮子的模樣，也漸漸的覺得並不雅觀，既不全留，又不全剃，剃去一圈，留下一撮，又打起來拖在背後，真好像做着好給別人來拔着牽着的柄子。對於牠終於懷了惡感，我看也是人情之常，不足怪的。

我的辮子留在日本，一半送給客店裏的一位使女做了假髮，一半給了理髮匠，人是在宣統初年回到故鄉來了。一到上海，首先得裝假辮子。這時上海有一個專裝假辮的專家，定價每條大洋四元，不折不扣，他的大名，大約那時的留學生都知道。做也真做得巧妙，只要別人不留心，是很可以不出岔子的，但如果人知道你原是留學生，留心研究起來，那就漏洞百

出。夏日不能戴帽，也不大行；人堆裏要防擠掉或擠歪，也不行。裝了一個多月，我想，如果在路上掉了下來或者被人拉下來，不是比原沒有辮子更不好看麼？索性不裝了。賢人說過的：一個人做人要真實的。

但這真實的代價真也不便宜，走出去時，在路上所受的待遇完全和先前兩樣了。我從前是以爲訪友作客，才有待遇的，這時才明白路上也一樣的一路有待遇。最好的是獸看，但大抵是冷笑、惡罵。小則說是偷了人家的女人，因爲那時捉住奸夫，總是首先剪去他辮子的，我至今還不明白爲什麼；大則指爲『裏通外國』，就是現在之所謂『漢奸』。我想，如果一個沒有鼻子的人在街上走，他們還未必至於這麼受苦，假使沒有了影子，那麼，他恐怕也要這樣的受社會的責罰了。

我回中國的第一年在杭州做教員，還可以穿了洋服算是洋鬼子；第二年回到故鄉紹興中學去做學監，却連洋服也不行了，因爲有許多人是認識我的，所以不管如何裝束，總不失爲『裏通外國』的人，於是我所受的無辮之災，以在故鄉爲第一。尤其應該小心的是滿洲人的紹興知府的眼睛，他每到學校來，總喜歡注視我的短頭髮，和我多說話。

學生們裏面，忽然起了剪辮風潮了，很有許多人要剪掉。我連忙禁止。他們就舉出代表

來詰問道：究竟有辮子好呢，還是沒有辮子好呢？我的不假思索的答覆是：沒有辮子好，然而我勸你們不要剪。學生是向來沒有一個說我『裏通外國』的，但從這時起，却給了我一個『言行不一致』的結語，看不起了。

『不亦快哉！』——到了一千九百十一年，後來紹興也掛起白旗來，算是革命了，我覺得革命給我的好處，最大，最不能忘的是我從此可以昂頭露頂，慢慢的在街上走，再不聽到什麼嘲罵。幾個也是沒有辮子的老朋友從鄉下來，一見面就摩着自己的光頭，從心底裏笑了出來道：哈哈，終於也有了這一天了。

四

然而辮子還有一場小風波，那就是張勳的『復辟』，一不小心，辮子是又可以種起來的，我曾見他的辮子兵在北京城外布防，對於沒辮子的人們真是氣燄萬丈。幸而不幾天就失敗了，使我們至今還可以剪短、分開、披落、燙捲……

張勳的姓名已經暗淡，『復辟』的事件也逐漸遺忘，我曾在風波裏提到牠，別的作品上卻似乎沒有見，可見早就不受人注意。現在是，連辮子也日見稀少，將與周鼎商彝同列，漸有賣給外國的資格了。

我也愛看繪畫，尤其是人物。國畫呢，方巾長袍，或短褐椎結，從沒有見過一條我所記得的辮子；洋畫呢，歪臉漢子，肥腿女人，也從沒見過一條我所得的辮子。這回見了幾幅銅筆畫和木刻的阿Q像，這才算遇到了在藝術上的辮子，然而是一條生得合式的。想起來也難怪，現在的二十歲上下的青年，他生下來已是民國，就是三十歲的，在辮子時代也不過四五歲，當然不會深知道辮子的底細的了。

(文學四卷三期)

入廁讀書

知堂

郝懿行著曬書堂筆錄卷四有入廁讀書一條云：

「舊傳有婦人篤奉佛經，雖入廁時亦諷誦不輟，後得善果而竟卒於廁，傳以為戒，雖出釋氏教人之言，未必可信，然亦足見污穢之區，非諷誦所宜也。歸田錄載錢思公言平生好讀書，坐則讀經史，臥則讀小說，上廁則閱小詞，謝希深亦言宋公垂每走廁必挾書以往，諷誦之聲琅然聞於遠近。余讀而笑之，入廁脫褲，手又攜卷，非惟太褻，亦苦甚忙，人即篤學，何至乃爾耶。至歐公謂希深言平生所作文章多在三上，乃馬上枕上廁上也，蓋惟此尤可以屬

思爾。此語却妙，妙在親分不浮也。」郝君的文章寫得很有意思，但是我稍有異議，因為我是頗贊成廁上看書的。小時候聽祖父說，北京的跟班有一句口訣云，老爺吃飯快，小的拉矢快，跟班的話裏含有一種討便宜的意思，恐怕也是事實。一個人上廁的時間本來難以一定，但總未必很短，而且這與吃飯不同，無論時間怎麼短總覺得這是白費的，想方法要來利用他一下。如吾鄉老百姓上茅坑時多順便喝一筒旱煙，或者有人在河沿石磴上淘米洗衣，或有人挑擔走過，又可以高聲談話，說這米幾個銅錢一升或是到什麼地方去。讀書，這無非是喝旱煙的意思罷了。

話雖如此，有些地方原來也只好喝旱煙，於讀書是不大相宜的。上文所說浙江某處一帶沿河的茅坑，是其一。從前在南京曾經寄寓在一個湖南朋友的書店裏，這位朋友姓劉，我從趙伯先那邊認識了他，那年有鄉試，他在花牌樓附近開了一家書店，我患病住在學堂裏很不舒服，他就叫我住到他那裏去，替我煎藥煮粥，招呼考相公賣書，暗地還要運動革命，他的精神實在是很佩服的。我睡在櫃台裏面書架子的背後，喫藥喝粥都在那裏，可是使所却在門外，要走出店門，走過一兩家門面，一塊空地的牆根的垃圾堆上。到那地方去我甚以為苦，這一半固然由於生病走不動，就是在康健時也總未必願意去的，是其二。民國八年夏我

到日本日向去訪友，住在一個名叫木城的山村裏，那裏的便所雖然同普通一樣上邊有屋頂，周圍有板壁門窗，但是他同住房離開有十來丈遠，孤立田間，晚間要提了燈籠去，下雨還得撐傘，而那裏雨又似乎特別多，我住了五天總有四天是下雨。是其三。末了是北京的那種茅廁，只有一個坑兩梁磚頭，雨淋風吹日晒全不管。去年往定州訪伏園，那裏的茅廁是琉球式的，人在岸上，豬在坑中，豬咕咕的叫，不習慣的人難免要害怕，那有工夫看什麼書。是其四。據語林云，石崇廁有絳紗帳大牀，茵蔯甚麗，兩婢持錦香囊，這又是太闊氣了，也不適宜。其實我的意思是很簡單的，只要有屋頂，有牆有窗有門，晚上可以點燈，沒有電燈就點白蠟燭亦可，離住房不妨有二三十步，雖然也要用雨傘，好在北方不大下雨。如有這樣的廁所，那麼上廁時隨意帶本書去讀讀，我想倒還是囁嚅的罷。

谷崎潤一郎著攝陽隨筆中有一篇『陰翳禮讚』，第二節說到日本建築的廁所的好處。在京都奈良的寺院裏，廁所都是舊式的，陰暗而掃除清潔，設在聞得到綠葉的氣味青苔的氣味的草木叢中，與住房隔離，有板廊相通。蹲在這陰暗光線之中，受著微明的紙障的反射，耽於冥想，或望著窗外院中的景色，這種感覺真是說不出地好。他又說：

『我重複地說，這裏須得有某種程度的陰暗，徹底的清潔，連蚊子的呻吟聲也聽得清楚

地寂靜，都是必須的條件。我很喜歡在這樣的廁所裏聽蕭蕭地下着的雨聲。特別在關東的廁所，靠着地板裝有細長的掃出塵土的小窗，所以那從屋簷或樹葉上滴下來的雨點，洗了石燈籠的腳，潤了跣腳石上的苔，幽幽地沁到土裏去的雨聲，更能夠近身地聽到。實在這廁所是宜於蟲聲，宜於鳥聲，亦復宜於月夜，要賞識四季隨時的物情之最相適的地方，恐怕古來的俳人曾從此處得到過無數的題材罷。這樣看來，那麼說日本建築之中最是造得風流的是廁所，也沒有什麼不可。』谷崎壓根兒是個詩人，所以說得那麼好，或者也就有點華飾，不過這也只是在字上，意思却是不錯的。日本在近古的戰國時代前後，文化的保存與創造差不多全在五山的寺院裏，這使得風氣一變，如由工筆的院畫轉為水墨的枯木竹石，建築自然也是如此，而茶室之代表，廁之風流化正其餘波也。

佛教徒似乎對於廁所向來很是講究。偶讀大小乘戒律，覺得印度先賢十分周密地注意於人生各方面，非常佩服，即以入廁一事而論，後漢譯大比丘三千威儀下列舉『至舍後者有二十五事』，宋譯薩婆多部毗尼摩得勒伽六自『云何下風』至『云何籌草』凡十三條，唐義淨著南海寄歸內法傳二有第十八『便利之事』一章，都有詳細的規定，有的很是嚴肅而幽默，讀了忍不住五體投地。我們又看水滸傳魯智深做過菜頭之後還可以陞為淨頭，可見中國寺裏

在古時候也還是注意此事的。但是，至少在現今這總是不然了，民國十年我在西山養過半年病，住在碧雲寺的十方堂裏，各處走到，不見略略像樣的廁所，只如在山中雜信五所說：

『我的行踪近來已經推廣到東邊的水泉。這地方確是還好，我於每天清早沒有游客的時候去徜徉一會，賞鑑那山水之美。只可惜不大干淨，路上很多氣味，——因為陳列著許多本草上的所謂人中黃。我想中國真是一個奇妙的國，在那裏人們不容易得着營養料，也沒有方法處置他們的排泄物。』在這種情形之下，中國寺院有普通廁所已經是大好了，去找可以冥想或讀書的地方如何可得。出家人那麼拆爛污，難怪白衣矣。

但是假如有干淨的廁所，上廁時看點書却還是可以的，想作文則可不必。書也無須分好經史子集，隨便看看都成，我有一個常例，便是不挈善本或難懂的書去，雖然看文法書也是尋常，據我的經驗，看隨筆一類最好，頂不行的是小說。至於朗誦，我們現在不讀八大家文，自然可以無須了。

父子兄弟(獨幕劇)

墨沙

時：現代，一個晚上。

地：瀋陽，一個貧民窟中。

人：父親，——六七十歲。

長子——劉志貴，三十多歲。

次子——劉志強，二十三歲，警察。

幼子——劉志剛，十六歲。

景：一個窮人家，是客堂，也是臥室，且兼廚房的一間屋子裏：正面靠牆近右壁，是一張

土炕。炕前靠右壁下有一張方桌。桌上置瓦茶壺、茶杯等物。桌旁有破椅、獨凳。

左邊壁下有火爐、鍋子、水吊、青菜及洗臉盆架之類。火爐上正燉着水。爐子稍後有門，門外是一條狹巷。門口有一張矮凳子，幼子正坐在凳子上，低頭就門外薄幕微光中縫着一隻襪子。桌子前邊有門，通到一間小房子裏。門框子上貼着報條，寫着：

『捷報貴府民國二十年……』下面一半被撕去了。坐在炕上的父親抽着旱煙，在沉思

什麼。眼睛盯着這張報條。

開幕，只聽見早煙袋抽着嘶嘶的聲音。遠遠有放工的汽笛在叫。稍停：——

父（轉臉尋到了幼子。）志剛呀，天晚了，已經放工了，還做什麼？

幼（伸一伸腰。）縫一雙破襪，——就好了。

父（命令地）別縫了，留神傷了眼。

幼（依舊在縫。）不礙事的，爸爸。

父（不以為然地。）不礙事的？等到眼睛弄壞了就礙事啦！看，我就是因為小時候傷了眼，到現在天一黑就任嗎也不看見了！

幼（停了一下。）爸爸那時候連煤油燈還沒有，用的都是豆油燈，自然會傷眼呀！

父小孩子總不聽話！——豆油燈會傷眼，不點燈不是更要傷眼嗎？！

幼（猛然想起。）哦！我忘了點燈哩！（站起來走向右邊門裏去，順手將破襪子放在桌上。）

父一轉眼，天就黑下來了，已經是秋天啦！

幼（取煤油燈出，從桌上取火柴點燃。）是呀！這同三年前日本人進瀋陽時候的天氣一樣：天一晚，就涼起來了。（傍桌子縫襪。）

父（低聲地）你一開口就是日本人日本人的，幹嗎老給這三個字放在嘴上呢？

幼 我這一輩子再也忘不了日本人！他們給我們的罪還不夠受嗎？

父（急止之）得了！得了！（從坑上站起來。）怎麼還要縫？不聽話！

幼（強笑地。）就剩了兩針了，爸爸！

父（走近來。）明天不能再縫嗎？看你二哥就要回來了，飯還沒有做！

幼（舉襪示父。）這也是二哥的！——等着穿哩！

父 什麼？是你二哥的；（俯視。）人沒回來，襪子怎麼到家啦？

幼 剛才碰見他的時候給我的。他沒有空縫，又沒有得穿，要我替他縫好，明早就穿哩！

父（取襪審視。）哦！——這不還是去年買的那一雙嗎？

幼 是呀！

父 左補右補的，也該買雙新的啦！……唉，你二哥這孩子也太省儉了！（爐子上水開了。）

幼（跑去提過水吊來。）爸爸，這那里是二哥有意省儉？實在是……（突然止了口，以開

水注入茶壺。）

父（懷疑地看着幼子，默然良久！）……唉，……是的。我也老糊塗了！可憐他也是窮得

沒法呀！（放下襪子。）

幼（將水吊放回原處。）是呀！

父（就桌旁坐了，悲傷地。）唉，你二哥真苦壞了！每月八塊錢，打去三塊錢伙食，還要養着家裏的我們倆，真是夠吃不夠穿的，叫他怎麼辦？（又裝上一袋烟，但在沉思中並未點火。）唉，……要是……

幼（立桌旁縫襪。）……

父要是你大哥還在，或者你媽媽不死……也好丫！偏是你大哥八歲上就賣給人家去做兒子，到現在也不知道他的生死存亡；你媽呢，在你才三個月的時候就死了！到現在，除了你二哥，我們都老的老，少的少，沒有一點用！——要是他們都在的話，日子不也好過點嗎？……（低頭。）

幼（放下襪子。）爸爸，你怎麼又想起這些事啦？媽媽，是早死了，還想她幹嗎？大哥呢，就當着沒有這個人的，忘了吧！

父唉，我也想忘了他們；可是年紀一老，眼看着快要下土的人就不由想起他們來了。——這幾天，每夜都夢見他們哩！

幼 (倒杯茶給父親。)爸爸，你還是替二哥想想吧：他不是辛辛苦苦地孝順爸爸嗎？——
有着二哥，爸爸也該寬心啦！

父 (呷口茶。)是呀！正因為你二哥太辛苦了，就更想起你大哥啦！

幼 (裝做不高興的樣子。)我不相信大哥會比二哥還強！

父 (苦笑。)嗨，孩子，你別安慰我了！——你二哥呢，這孩子也沒得說了。不過總因為你媽死得太早，他沒有唸書，所以到現在只不過當一個警察這樣的苦差事。可是你大哥，從小就聰明：(想。)七歲吧？——那時候我們還住在鄉下，西邊的王先生教他認字，一天就認上三五十；南頭莊上的張師傅教他打拳，也一教就會，誰個不說他聰明？要是從小就唸起書來，到現在一定能夠做點大事啦！……可是又做了人家的人了！……

(思之愈覺悲傷，不禁淚下。)

幼 (接過茶杯。撒嬌地推着父親。)爸爸，你只說大哥聰明，我就不聰明嗎？——我不是十二歲就進廠做工的嗎？

父 (含淚微笑。)孩子，(以手撫之。)你也聰明。可是你也沒有唸書。可就更趕不上你大哥啦！

幼 (向盆架那兒拿手巾。) 我要是有錢進學堂，還不是一樣會聰明嗎？

父 (感傷地看看兒子。) ……可是，你大哥的天份比你高！

幼 (走回來。) 我偏不信！將來我要跟他比一比，到底看誰強？

父 (搖頭。) 你到那兒跟他比呢，孩子？

幼 (爲父拭淚。) 我會看見他的，將來。

父 (取過手巾。) 你看見他也不會認得呀！——並且他也不會回來了！

幼 怎麼不會回來呢？爸爸不是說他給別人做了兒子嗎？

父 可是(悲傷地)賣給人家的人還許你再看見嗎？

幼 給他們做了兒子，難道連看都不許可嗎？

父 傻子——那就是人家的人吶！

幼 那我們偷偷地看他。——他總會出來的！

父 ……可是，現在到那兒去偷看他呢。

幼 他住在什麼地方？

父 誰知道？

幼 爸爸怎麼會不知道呢？

父 本來，我是知道的。就在鄉下吳家集那兒，離我們家祇十來里路。（不由得想起往事。）——唉！那年，是個大旱災的年頭，你媽病了半年沒起床，地下收不到糧食。我們大家沒有飯吃，你媽也就沒有藥吃。一家子整天的鬼哭神號，教我怎麼辦呢？……後來，人家都賣兒賣女來度命了，我們沒有法。我恨極了，說『賣吧』——這樣，就把你大哥賣掉了！——唉，有什麼法呢？我想讓他在我家同我們一起餓死，倒不如賣給人家做兒子去；他有命了，你媽也可以活啦！

幼 （低頭聽着。）唔！……

父 幸而那十塊錢救了我們一家子的命。可是一想起你大哥，我和你媽就哭得死去活來。後來，你媽偷偷地溜到吳家集去，躲在樹林裏跟你大哥會了一面，可偏又給他家裏看見了，你媽挨了一頓打，從此再也見不着了！……

幼 （忿然地。）媽媽挨了打？——他家在那兒？吳家集嗎？

父 （搖頭。）他家早就不在吳家集了。

幼 （急問。）到哪兒去了？

父 第二年鄉下又被水淹了，土匪又多，他家被土匪搶個光，鄉下不能住，便搬到南方去了，一直沒有回來。我們呢，也沒有法，就進城逃生了。從那時起……

幼（失望地。）唔！……

父（悲痛）可是我爲什麼要賣他呢？現在如果有你大哥在，我們也不至於這樣受苦，你媽也不至於那末早就死呀！

幼（爲父拭淚。）爸爸，大哥離家的時候不是已經八歲了嗎？

父（點頭。）賣他的時候是八歲，離開吳家集已經九歲了。

幼（倒杯茶。）那他已經記事了？——只要他有一天想起了家，他一定會回來看看的。（遞茶。）爸爸，再喝杯茶吧！（接過手巾。）

父（喝口茶。）我也是這麼想呀！可是，（擦了一根火柴。）二十多年了，沒有一個信息，知道他還在不在？……（火柴在手上滅掉了。）

幼（掛了手巾，突然轉過身來。）爸爸，你不是說這兩天都夢見大哥嗎？

父（抬起頭。）是呀！

幼（認真地。）那怕是，他要回來了吧？

父 但願了！（幻想地）只要你大哥能夠回來，我死也甘心了。因為我對不起他，對不起他啊！……可是，他又怎末會回來呢？他已經是人家的人啦！

幼（幻想。）如果大哥二哥都在家，那多好啊！……

父 是呀！要是有你幫着掙錢養家，我就什麼心都不焦了！現在苦的，是你二哥呀！——你看，他到這會兒還沒回來，又有什麼事了？（焦心地站起來，向門外張望。）

幼（再拾起襪子，縫着最後的兩針。）這些日子警察局裏忙得很，城裏強盜又多，鄉下義勇軍又鬧哩。

父（不曾注意幼子的話。從門那兒又走回來，沉思着。）苦就苦了他一個人！每月八塊錢夠什麼呢？還要養家活口；知道我喜歡的是烟和酒，所以一回來還又買酒買煙的，怎麼夠呢？……唉！……（在室內徘徊沉思。）

幼（縫好了襪子放在枕頭下。）……

父（轉身向着兒子，欲言又止。）……

幼（看着父親。）……

父（吞吐地。）唉，孩子，……

幼 (驚。) 什麼爸爸？

父 (撫其肩) 唉，孩子，我想你，——唉，不是爸爸看不得你在家閑，實在你二哥一個人
擔當不來。我想，你明天也該去找點工做做，幫幫你二哥，好嗎？

幼 (抱歉地笑。) 這還要爸爸說？我也早想到了。剛才去找林二哥，托他找工做。可是自
從前年日本人進了瀋陽，同我一起沒工做的大人也不知道有多少，小孩子更沒有辦法
了！

父 唉，日本人！自從日本人來了，什麼都給攪毀了！飯碗也給他們搶光了！就是你二哥，
也因爲局子裏日本人不歡喜他，所以到了現在還升不了巡長哩！（坐下。）

幼 (憤然。) 爸爸，你還沒有看見哩！現在瀋陽滿城裏都是日本人！走到那兒都碰見他
們。那一副兇神煞像，真怕人，衙門裏是他們，工廠裏也是他們！一聲不好，開口就
罵，動手就打，就像對付一條狗一樣！——那些女工可更可憐啦！簡直受他們糟蹋死
了！唉，我一想到這些事就害怕！……這些日子我拚命想找工做，可是一想到那些日本
鬼子就又不敢去了！

父 (禁止) 小聲點！

幼 唉。……（走過去提下開了的水吊子。）

父（嘆。）真沒有人過的日子了！……可是苦就苦了你二哥！

幼（將鍋子放在爐上。）可是爸爸你放心，怕就算了嗎？我已經托了林二哥，只要有辦法，我總要去做。

父 唉，只恨我不早點死，空累了你們！

幼 爸爸說那里話！（急岔話頭。）啊，爸爸，我們先熱好了飯再等二哥吧？

父 啊，我也忘了！你二哥怎麼還不回來？

幼（走到門口望。）說下了班就回來的嚟！——哦，說着就來了！那不是？（退讓在一邊。）

父（望。）回來啦？（起立。）

（劉志強，一個樸實的青年警察，身上揹着子彈袋和手槍。眉宇之間，結鬱着許多煩悶。疲倦地走進來。）

次 爸爸，吃了飯嗎？

父 哎呀，才回來嗎？——正等你吃飯哩！

次 爸爸該先吃了，天氣涼了。飯該等冷了吧？

幼 因為等你，還沒有熱哩！（走去洗菜。）

次 那爸爸該餓了？（倒在坑上伸一伸腰。）哦呀，累死了！（又坐起。）

父 怎麼一直沒有回來呢？（走向幼子處去洗菜。）有一個月啦！

次 哎呀，這一個多月忙得一直沒有個停。請假是請不准。——今天連請了三次，才准了三個鐘頭假，還不許在家裏住！（示衣）衣裳也來不及換就回來了。

父 今天不在家住嗎？……唉，就像賣給他們似的！脫了衣裳歇歇吧！

次 （起立，只解了子彈袋和手槍，置桌上。）可不是？——我們連狗都不如！

父 那忙些什麼呢？

次 忙的吗？（見父洗菜，走去搶過來。）爸爸，我來吧！

父 不要緊的。

次 （推父坐坑上。）爸爸，你歇歇。

父 一共八塊大錢，一天到晚忙些什麼呀，這麼不得閑？

次 （洗菜。自怨自艾地。）當警察的還有什麼好事？——第一樁就是捉強盜。……

父 現在強盜又多了嗎？

次 自從日本人進了瀋陽，第一就是強盜多！第二就是義勇軍多！——我真恨死了。當義勇軍的是人，當強盜的也是人。爲什麼不去當義勇軍，偏要當強盜呢？

父 （低聲）。小聲點！孩子！

幼 二哥，聽說義勇軍鬧得厲害嗎？

次 怎麼不厲害？東三省起碼有好幾十萬！現在（緊張地）連我們瀋陽城裏都有了！

父 我們城裏也有了（低）義勇軍？

次 是呀！——他們都藏在工人和窮人們的家裏，大概預備起事哩！

父 （回顧門外。）他們想佔瀋陽城嗎？

次 （點頭。）……

幼 城裏很多嗎？

次 多極了！所以（頹然地）我們每天也就忙得個要死呀，……（立起丟了菜。）

父 怎麼？

幼 怎麼，二哥你？……

次（苦笑，走開。）……

幼（看着二哥。）……

次（碰到弟弟的眼睛，痛苦地逃開。）弟弟，你不曉得我們當警察的除了捉強盜以外，忙的就是捉義勇軍嗎？

幼（驚極。）哦！

父你？……

次（有點像生氣的樣子。）是的，我，我就是捉義勇軍的！

（緊張的沉默。）

次（極苦痛地。）呵，爸爸，你不知道你的兒子從五年前就做了一條狗嗎？不過自從日本人進了瀋陽，我才明明白白地知道自己是一條狗，並且是一條日本狗了！——這三年來，我們跑東跑西地去捉義勇軍，我們又親手去殺死他們！（悲痛。）可是爸爸你想，我，我是一個中國人呀！

（大家默然。）

次當我每次去捉義勇軍的時候，我的心就給上千上萬的刀子戮着一樣，我不能下手啊！

——我拚命地躲在後面，好讓他們逃走。——可是這有什麼用呢？義勇軍還是一個個地被捉來，一個個地被殺掉，並不因為我不動手就少捉一個啊！

父 可是，這也是沒有法呀！

次 （興奮）當那些義勇軍用恨恨的眼睛看着我的時候，我的臉紅了，我的心跳了，恨不得拿手槍打死我自己才好！（憤恨）啊，爸爸，我還是一個人嗎？

父 （搖動地）唉，孩子，別這麼傻！都是我不好，引得你難過了！

次 不，爸爸，不怪你。這一個月以來，差不多天天都碰到捉義勇軍，我也就天天想。想怎樣打死自己！爸爸，我實在難過呀！（倒在坑上。）丫！……

父 （撫其肩）孩子，不要這樣，你要有個什麼，爸爸將怎麼了呢？

次 （抬起頭。）是呀！……當我想起了家，……（低頭。）

父 （也難過起來。）唉，要是有你大哥在，我也不需要你當這個差事呀！

次 唉，只要我有一個哥哥，奉養你老人家；就是打死我也不幹這種事了！（跳起來。）那我要去當義勇軍！

幼 （被感動。）二哥，你別難過！

父 啊，弟弟，你不知道哥哥的苦處啊！

幼 我明白，二哥。

次 （煩惱地。）爸爸，下個月一定不幹這差事了，——我不能再受這種罪！（跑到左屋角那兒徘徊。）

父 唉，（坐倒在坑上。）要是你大哥在……

次 （悲歎）丫！……我要是有一哥哥啊！

幼 （跑過來）二哥，你也有一個弟弟呀！

次 （驚異）唉！——可是弟弟，你太年青了！

父 唉，……（怨恨自己）只怪我空累了你們，孩子！

幼 二哥，你別叫爸爸再難過了！

次 （驚醒似的。）啊，爸爸，千萬別這末說，那兒子要更加難過了！

父 孩子，只要你們不再難過就好了。

次 （找話說。）哦，飯好了嗎，弟弟？

幼 （走向爐子。）飯已經熱了，我來熱菜。（換一隻鍋放在爐上。）

次 就好吃了吧？

幼 湯還沒有做。

父 哦。志剛呀。你去買點臘肉來給你二哥吃飯。

幼 唔。

次 (攔阻。) 不要買菜，爸爸。

父 哎呀，輕易不回來，買點菜去。

次 家裏人還要客氣什麼呢？——不要買！

父 孩子，你怎麼這樣拗脾氣！——我也要吃呀！

次 (陪笑。) 啊！——我倒忘了！買的酒還在酒店裏哩！我去拿，順便去買點菜吧！

父 可是你又打什麼酒？我也不不要喝這個東西了！

次 我已經打了喲！(取桌上子彈帶及手鎗裝束好。)

幼 我去拿吧。——在哪家酒店裏？

次 不，我去。——順便還要問一聲口令哩！

父 (以目止幼子。) 好，你就讓他自己去吧！

次（向門外去，回顧一下。）好，我就回來。

父（目送之去再向幼子。）志剛，你再去買點臘肉來。他自己一定不肯買多少菜的。

幼 唔。（望鍋）可是菜還沒有熱哩！

父 你去，我來熱。（走向鍋爐去。）錢在裏面坑上，知道嗎？

幼（走向右窗房裏去。）知道。

父 可是孩子，天涼了多穿一件衣裳去呀！

幼（在內應聲。）唔。（披衣走出。）菜湯等我來家做吧。

父 好，你去吧。

（幼子向左門下。）

父（向門外叫：）孩子，慢點走，別讓你二哥碰見啦！

幼（聲）知道了。

父（收拾一些零碎東西，在室中來回踱着。）……（一個粗壯的聲音在門外問。）

聲 請問這兒是姓劉嗎？

父（聽見聲音，但不以為是問自家的，又低頭做事。）……

聲 請問這兒姓劉嗎？

父 (驚。) 誰呀？(向門口走去。)

(一個約莫三十多歲的強壯男子，農民裝束，帶點粗獷強悍的樣子，趑趄地出現門口。)

男 老太爺，請問這兒姓劉嗎？

父 (懷疑) 是呀，你找誰？

男 (走進。望着父親。) 老太爺，這兒有個叫劉志貴的嗎？

父 劉志強？

男 不，劉志貴呀！

父 (突然醒覺了，驚怪起叫起來。) 劉志貴？你叫他幹嗎？他是我的大兒子呀！可是……

男 (猛地撲上來，抓住父親的手便叫：) 哎呀，爸爸，我就是志貴！呀……

父 (驚退了兩步，不知所措地) 什麼，你？……(看着他。)

長 爸爸，你不認得你的兒子了嗎？

父 (驚叫) 啊！你是志貴嗎？——孩子，你還在呀！(哭泣。) 丫！……你想死我啦！

(抱住了兒子哭。)

長 (哭) 爸爸！…… (想起了，推開父親。) 啊，爸爸，媽媽呢？

父 (悲哀) 她……早死了！……

長 (哭) 啊！媽媽！……

父 (拭了淚，真切地看着兒子。) 啊，孩子，你也不要難過了。(上下打量。) 我現在歡喜得要命！孩子，快告訴我：——你怎麼回來的？……你一向好嗎？……他家准你回來嗎？…… (一拉拉他向坑上坐。) 噯，你到底在什麼地方的呢？……

長 (扶父坐下。) 爸爸，你坐下。

父 快告訴我，孩子！——啊，你餓嗎？——噯，你坐下來。

長 (坐) 不餓，爸爸。

父 啊，你說，後來到什麼地方去啦？孩子？ (站起來摸茶壺。)

長 我怎麼知道呢？那時候我才九歲吧？好像遭了大水。我們——不，不。——那一家子被土匪搶光了，便帶我跑到別處去。這裡那里地也不曉得搬了多少回，才在一個地方住了。……

父 (倒茶) 孩子喝點茶。

長（搶過茶杯。）自己來，爸爸。（急急喝了一杯。）

父 那是一個什麼地方呢？——哎呀，孩子你冷吧？祇穿這一點點兒衣裳？

長 不冷。——那地方我也叫不出它的名字。——因為他們不告訴我。

父 你就一直住在這兒嗎？——孩子，再喝一杯吧。

長 我自己倒。（倒茶。）

父 你吸煙吧，孩子？（想去買烟，但又捨不得走開。）

長 爸爸，（拖他）你坐下，談談吧。

父 哦，哦。你說，你說。——在那地方住多久呢？

長 也祇住了一年多，那裏又打起仗來了。我們，——不，那一家都給軍隊衝散了！

父（驚懼）那你一個人跑到什麼地方去了？

長 我能到什麼地方去呢？——我，我就在街上討錢啦！

父（長歎）唉！……可是孩子，你餓嗎？

長 嗯，還不餓。

父 先買點燒餅來吃吧！（想去買，但又想起。）可是孩子，他家就不再找你了嗎？

長 連他們也衝散得不知下落了，也就沒有人找我了。

父 啊，那真是阿彌陀佛。——後來怎樣呢？

長 後來從這兒到那兒，一直跑到濟南府。……

父 在濟南府住了嗎？

長 那兒正在招兵，……

父 那你就當了兵了？——爲什麼不回來呢？

長 是呀，我本想回來的，可是那時我才十六歲，認不得路，又沒有一個錢，怎麼回來呢？

父 （撫其身。）那當兵也好，——可是升了官嗎？——呀，孩子你冷呀？

長 不，不冷。

父 可是你升了？……

長 （苦笑）爸爸，像兒子這樣蠢貨，怎麼會升官呢？在軍隊裏混了頭十年，永遠還是一個

小兵兒。從山東到江蘇，從江蘇到福建，後來又投了奉軍，回到關外來。……

父 （走去端下鍋子，又放上水吊。）回到關外？——那該來家啦？

長 （站起來走走。）我本想回來的。可是軍隊一到關外，就開到黑龍江去了。到了黑龍江

沒有多久，她媽的日本人就來啦！

父（驚。）你們同日本人打嗎？

長誰不要同他打？弟兄們誰都肯拚命，偏是他媽的上邊一股兒勁讓：退却，退却！我們那一營弟兄們受不住，偏不聽命令，——跟日本人開了火啦！

父哎呀，上邊不生氣嗎？

長那還管他生氣！我們換了旗子，編做義勇軍啦！

父（又驚又喜）啊！那你就是（低）義勇軍啦？——你們是預備來佔領瀋陽的不是？

長是的，爸爸。——你怎麼知道的？

父（喜）啊，好極了！志強知道要歡喜死了！可是，（提下水吊，向門外看看。）孩子，你得留神呀！城裏查得緊啦！

長爸，您別怕，到今天的夜裏，瀋陽就是我們的啦！

父（驚。）哦！……可是城裏有多少人呢？（注水入壺。）

長我們進城的有一千人，都藏在老百姓家裏。還有城裏的工人，約莫頭兩千。因為我好容易到了瀋陽，上半天到鄉下老家去找了半天，才曉得搬進城了；在城裏也找了半天，才

找到這兒。

父（放水壺到原處。）那你們就在今天夜裏？……

長（倒一杯熱茶喝了。）是的，只聽到這一聲槍響，大家就動手。

父啊，那好極了！——可是孩子，你現在又是我們劉家的人啦？

長是的，爸爸，我還是您的兒子！——永遠是您的兒子！

父丫！……天啦！我真做夢也想不到啊！（突然想起）可是孩子，（看）你這樣子不行呀！要給他們查着，那就毀了！（想）我看，（在坑上找衣裳）哦，他也沒有長衣裳。——你坐坐，我去……

長找衣裳嗎？——我不冷。

父我看你老喝茶，早知道你冷了！孩子，別騙我！——啊，我還要買點燒餅，買點煙捲兒來——你什麼沒有吃哩！

長（笑）爸爸我不餓，也不冷！

父就是不冷也要穿一件衣裳呀！（已經走到開口。）他們警察查得緊哩！（下）

長警察？他媽的！我先要打死這些狗！

父（又在門口重現。）孩子！坐一忽兒，別出來呀！

長 別去了吧，爸爸。

（父已去，志貴在屋中徘徊觀望，窺探。）

長（慨嘆）丫！已經是二十多了！（向右首房間探視。）哦！……（忽然想起一件事，從

腰間掏出手槍，用衣揩了一揩，仔細把玩一下。微笑。）

哦！今天的夜裏！只要等到今天的夜裏！

（幻想着舉起槍，又想起了什麼，從腰間掏出一塊折起的紅布。正要打開來看的時候——）

（幼子志剛拿着紙包匆匆跑上。）

幼（見了人，立刻驚惶地站住，看到他的手槍便恐怖地叫起來。）哎呀！……有賊！……

（想攔住他，又想逃走。）

長（慌張地藏起了手槍和紅布，低聲地禁止他。）喂！不要叫！——孩子，（向他走去。）

你姓什麼！

幼（驚恐逃去。）哎呀！有賊呀！……

長（窘急。）喂！別叫！你是誰？……

幼 (聲音) 有賊呀!……

次 (聲) 有賊在那里?

長 (恐怖地倒退一步。) 呀! 糟糕! (找尋隱身處。)

幼 在屋子裏，還有手槍哩!

次 (立刻現在門口，將手裏酒瓶劈面向志貴擲去，右手拔出腰間手槍指志貴) 不許動!

幼 (在門口張望。)……

長 (見警察大吃一驚，躲過酒瓶。憤恨的罵:) 媽的! 狗! (向後退着。)

次 (逼近來) 舉起手來!

長 (一閃身之間抽出自己的手槍，順手向警察一擊。) 狗東西! 去吧!

幼 (驚逃。) 哎呀! 不好了! (下)

次 (讓過子彈，立即還擊一槍。) 好強盜! (連放數槍。)

長 (不斷還擊，且擊且退。) 放屁! (突然中了一彈，大叫:) 呀! (向後倒去。)

父 (瘋狂的聲音。) 志強! 不要打呀! 是你大哥呀! 是你大哥呀!

次（驚魂甫定。）什麼？

父（跑進來，手裏拿着衣裳，燒餅，紙煙。見狀大驚，衣物墮地。）丫！（向長子屍身撲去，暈絕。）

幼（同父親一同跑來。）二哥！不要打！他是大哥呀！他是大哥呀！

次（如夢初醒，手槍墜地。）什麼？弟弟？

幼（見狀亦撲倒在地。）哎呀！大哥呀！

次（被雷擊了似的大叫一聲。）丫！（跑向死屍旁邊。）這是大哥？（狂號。）大哥！（俯身想拉起屍身似的。對着屍身狂叫：）大哥呀！我殺了你啦！

父（醒轉來，悲痛地慘叫：）孩子！你是回來送死的嗎！（撫屍痛哭。）

幼 大哥！大哥！

次（從死者腰間拾起那塊紅布，驚異地打開來。原來是一條寫着『東北義勇軍』的臂章。他木然地看着。）丫！……

父（哭叫）你爲什麼要回來呢？爲什麼要當義勇軍呢？孩子！……

次（奔向父親。）爸爸！

父（不理他，只顧哭叫。）志貴呀！你就死在外邊不好嗎？（一直哭。）

次（轉身向弟）弟弟！

幼（不理，只哭。）大哥呀！大哥呀！

次（完全瘋狂地叫喊着，轉動着。）大哥！大哥！（搥擊自己的胸膛和頭。）丫！我殺了我的哥哥！我殺了哥哥啦！……丫！我是一條狗！我不是人啦！（突然抬起手槍。）我不是人呀！

幼（抬起頭）二哥，我們殺了大哥啦！

次（舉起手槍。）丫！我不能活了！（向頭轟擊。）

幼（急跳起扳志强手，子彈向半空射去。）做什麼！二哥！

父（驚起）哎呀！你又做什麼，志强？

次（掙扎着被扳的手。）丫！我不能活了！我殺死了我的哥哥！（重擊自己的頭。）

幼 二哥，這有什麼用呢？……

父（扳住另一隻手。）志强，你，你做什麼？

次（似乎醒了。忽然冷靜下來。）是的，沒有用。……可是，我殺了他啦！（舉起手中紅布，木然看着。）丫！……

父 孩子！……

次 （突然又瘋狂地。）丫！我認得我的仇人了！（轉身向外奔去。）

幼 （攔住他。）那裏去！

次 我們的仇人是××：我要打××去！

幼 （拖住他。）別胡說！

次 （突然向外奔去，一手舉臂章，一手舉槍。）……（但聞聲音）打倒××帝國主義！

幼 （不知攔阻。見二哥已去，忽然追下。）二哥！我同你去！（奔下。）

父 （慌亂地去拖住他們。）你們那兒去！……（走沒兩步也跌倒了）……

（外面的聲音「打倒××帝國主義！」

一聲槍聲。

接着萬聲齊發。）

——幕急閉——

（文學五卷一號）

文藝辭典·年鑑

書……………名

中國文學家大辭典

譚正璧編

七·〇〇

光明

廿三年度中國文藝年鑑

楊晉豪編

一·五〇

北新

文藝理論

文學論文集

曾覺之等

〇·二五

中華

現代文學評論

錢歌川編

〇·六〇

中華

新文學概論講話

陳君冶編

〇·六〇

合衆

西洋文學講座

方璧等編

二·五〇

世界

英美文學概論

張越瑞著

〇·三五

商務

中國文學講座

劉麟生編

一·八〇

世界

中國文學通論上卷

孫俚工譯

〇·九〇

商務

中國民衆文藝論

陳光堯編

〇·一五

商務

編著者

價格

出版者

中國小說概論

鄭振鐸著

○●七〇

亞細亞

詩與貞

梁宗岱著

○●三五

商務

門外文談

魯迅著

○●二〇

天馬

文學閒談

朱湘著

○●三五

北新

詞曲研究

盧冀野編

○●七〇

中華

文學百題

傅東華編

一●五〇

生活

文學問答集

征農作

○●五〇

生活

給初學寫作者的一封信

張仲實譯

○●三〇

本人

寫些什麼怎樣的寫

尹庚著

○●二〇

天馬

蘇聯作家的創作經驗

Y K 編

○●二〇

天馬

電影戲劇的編劇方法

洪深編

一●〇〇

正中

周作人論

陶明志編

○●五〇

北新

屈原

郭沫若著

○●四五

開明

文學史況

世界文學史	由稚吾譯	一・三〇	世界
中國文學發展史大綱引論	李華卿著	〇・四〇	神州
中國文學史新編	張辰弓編	〇・六〇	開明
中國文學史綱要	鄭作民著	〇・八五	合衆
法國文學史	穆木天譯	二・〇〇	世界
英吉利文學	徐名驥著	〇・三〇	商務
世紀末英國文藝運動	蕭石君編	〇・六〇	中華
美利堅文學	張越瑞著	〇・三五	商務
今日歐美小說之動向	趙家璧譯	〇・八〇	良友
先秦文學	游國恩著	〇・四五	商務
漢代詞賦之發達	金柅香著	〇・二五	商務
遼金元文學	蘇雪林著	〇・一五	商務
宋文學史	柯敦伯著	〇・六〇	商務
明文學史	宋佩章著	〇・五五	商務

明代文學

小說

錢基博著

○·三五

商務

一九三四小說年選

該社編

一·〇〇

中學生

現代小說選上下

胡雲翼編

各·六〇

北新

創作小說選二集

申報月刊

〇·五〇

申報

情形小說

巴夫著

〇·七〇

天馬

戰爭小說

沈起予等

〇·四〇

中華

冬兒姑娘

冰心著

〇·四〇

北新

電

巴金著

〇·九〇

良友

路

茅盾著

精·四·五

文化社

珠落集

靳以著

精·三·五

文化社

虫蝕

靳以著

〇·九〇

良友

火葬

萬油鶴著

〇·六〇

良友

疤僕集

鄭振鐸著

一·四〇

生活

七年忌
酒家
火線內
早災
腐鼠集
野性的呼喚
瓢兒和尚
春桃
南國之夜
徬徨中的冷靜二冊
紅一點
無名英雄
歸客與鳥
沒有菓醬的麵包

歐陽山著
塞先艾著
沈起予著
周楞伽著
羅洪著
劉大杰編
張夢麟編
郁達夫等
落華生等
艾蕪著
陳銓著
崔萬秋著
揚帆著
繆崇羣著
潘子農著

○·五〇
○·七五
○·六〇
○·三五
平·四〇
精·六〇
○·六〇
○·四〇
○·八〇
○·五〇
一·〇〇
平·五〇
精·八〇
○·六〇
○·六五
○·四〇

生活
新中國
良友
中華
未名
中華
中華
生活
良友
商務
時代
民族
正中
正中

異鄉與故國

無軌列車

掃帚星

豐收

豐年

成人

神與人之夏

驢子和騾子

山胡桃集

犧牲

中國大學生日記

女明星日記

聖處女的感情

父子之間

黑嬰著

林疑今著

王家楫著

葉紫著

李輝英著

周楞伽著

谷崎潤著

魯彥著

傅東華著

老舍等著

萬迪鶴著

雪映著

穆時英著

周文著

○·二〇

○·八〇

○·八〇

○·九〇

○·五〇

○·二五

一·三〇

○·四五

○·五五

○·八〇

○·五五

○·六〇

○·六〇

○·七〇

千秋

良友

良友

容光

中華

中華

中華

生活

生活

生活

生活

生活

良友

良友

橄欖園	樊仲雲譯	○・五〇	黎明
紫戀	戴望舒譯	○・七〇	光明
馬班小姐	林徽音譯	一・三〇	中華
狂人與女人	劉大杰譯	○・五五	中華
老拳術	張夢麟譯	○・二五	中華
人與超人	張夢麟譯	一・二〇	中華
紅字	張夢麟譯	一・二〇	中華
幽默小說集	張夢麟譯	○・二五	中華
心	小泉八雲 楊維銓譯	一・〇〇	中華
真妮姑娘	傅東華譯	一・六〇	中華
失戀後戀	傅東華譯	○・六〇	中華
更生記	查士驥譯	一・一〇	中華
史姑娘	毛秋白譯	○・四〇	中華
人 心	李劫人譯	○・八〇	中華